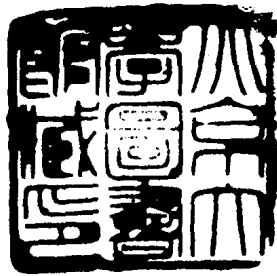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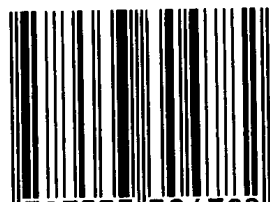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三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07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62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三〇册目次

子部・兵家類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

〔明〕曹胤儒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軍事科學院圖書館藏

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提要

序

古握機經蓋黃帝風后之書世之人莫之講也久矣然自晉馬隆唐獨孤及而下皆有圖說其炳炳可稽

者則有九峯蔡氏父子慈湖王氏之言在邇崑山明齋王氏復與念菴羅公荆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以其說盡授之予同里

魯川曹君曹君素雄健喜韜鈐諳騎射蓋遊心周孔兼綜孫吳倬乎有四方之畧惜乎其未之試也隆慶辛未壬申間曹君銓次馬

隆獨孤與明齋王氏王蔡諸家之言又兼以所獨得發之著爲握機經傳圖說考畧此其爲書視昔益覈而握機之奥遂皎若日星

夫風后呂望之爲戰法也期在萬全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已曹君向與戚大將軍商之戚深以爲然數數向予稱道之戚

素號知兵而重詡曹君則是書也固用兵料敵制勝者所宜資焉者曹君年方壯氣方銳昔方山薛公三華譚公楚侗耿公皆深器

曹君謂必當大用於天下君其勉之禁庭頗牧豈謂今無其人而武侯藥師是何得專美於前哉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云我戰必克則夫願學孔子者信不可不知兵而欲知兵者當等孫吳而上之則舍握機奚以哉

瑯琊王世貞撰

握機經 姓氏

古風后著

漢呂望

宋阮逸增衍

戰國吳孫武

魏吳起緯

明曹胤儒集註

葉應元

唐琳

皇甫龍點校

孫武子目錄

握機經

古握機經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增衍握機經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

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已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掎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

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
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
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
右天地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雲居兩端虛實二
壘即此是也

增衍握機經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速奔
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數起于五終于八

古握機經第一

風后握奇經奇原註讀如奇耦之奇晉馬隆本奇
作機今從之唐李靖云機奇無二法是矣經文凡
十有九字乃風后古文也黃帝立井田法因以制
兵破蚩尤於涿鹿之野其臣風后實佐之此握機
經所由始也嗣後太公望衍之以輿周張良韓信
肆之以帝漢乃唐獨孤及云圖成樽俎帝用經略
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戮黎于阪泉省方于崆峒底
定萬國勞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于是遺風

古而圖存焉於戲聖蹟長留神機未昧酌其流者
循足以制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羽得之霸西楚
驃布得之奄九江漢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牧
穢貊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宋高氏
子畧乃曰按魚復之圖全本于握機贖其妙窮其
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以爲項驃武帝得之殆未之
思豈知此圖中列之六千四百人遊軍八千八
百人項羽破秦軍正用此數彼所學萬人敵謂此
也迨至垓下窘矣止有二十八騎猶用此陣法分

爲四隊四而馳下期山東爲一處點布置陣一如
項王漢高望而惡之漢高祖武帝俱深明兵法漢
藝文志稱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而漢法太司馬每以
立秋日肄孫吳六十四陣十月又會五營講八陣
漢用握機于茲可驗通明齋王氏曰漢高祖得淮
陰而申明之以開漢業故與項羽戰垓下韓信將
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
樊將軍又在皇帝後即此經虎翼陣是武帝命四

夷之交侵日夜砥礪教其臣以兵法是將軍政楊
僕紀奏軍錄都肄如故晚年猶令丞相公孫弘演
八陣義授霍光俾習之於長樂宮然則須點漢武
皆諳握機獨孤得之東漢罷都肄而陣法亡建安
末曹孟德曾講求其法行之然不得其本意而雜
以權變巧爲漁獵自是而後知之者鮮會而通之
惟諸葛孔明馬隆李衛公諸人而已馬隆蓋得之
武侯之徒李靖乃得之母舅韓擒虎即擒虎未聞
其用握機也乃以其法授甥則孔鷹揚之傳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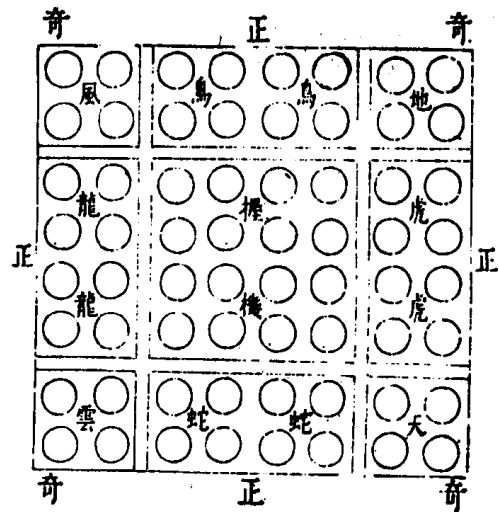
此法者亦多矣又孫吳六十四陣漢制然也非自
漢始也薛士隆仲宣云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
昭昭曰緯與常在君有熊在臣風后受作握機𡵚
九是討六十四陣演自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
然則今所存孫子吳子乃此六十四陣法之緯而
此陣法爲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之經無疑也由
斯以觀孫吳皆本握機而西漢用此稱强焉諸儒
斷然以握機爲萬世兵法之祖有以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

崑山明齋王先生應電曰四正方曰龍曰虎曰鳥
曰蛇即禮記所謂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取象於天文二十八宿而立名也四隅方曰天曰
地曰風曰雲取象於後天八卦方位乾坤艮震巽
而立名也山靜不以名兵變山言雲山出雲也或
取天文或取卦位各就其變動者而立名此八陣
之體也八陣與中爲九即後續經所謂陣數有九
中心零者大將握之是也太倉北沙陸先生寰又
謂儒曰八陣列外中心無兵大將如直指使者雖

所在爲理虛以御實故曰握機其言亦是第握機
做井田爲制乃井田亦有公田則八陣豈不合中
零爲九耶蚓與後衙軸等陣及陣數有九諸語弗
協宋蔡氏沈亦云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六十四
而識者未以爲然故以王先生之説爲當王先生
曰陣名雖八陣數實九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
四正之兵倍於四隅所以爲居重馭輕之勢是非
周有云雄入九軍

此八陣經傳明齋王先生與念菴羅先生荆川唐

先生共參駁之而以其纖悉罄之不佞儒向因島
夷之警恒究心焉後侍家大人斗墟府君宦撫豯
便晤三蓺譚尚書綸又道杭適値南塘戚都督繼
光皆客與商焉二公曰此古戰法百戰不殆者也
今人鮮能解之幸天下無大敵可無用此苟有赤
眉黄巾安史匪是弗克矣若今南倭北虜正技擊
制之耳將方位隅未敢動譚先生華言而心竊以
爲弗然夫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語然矣
乃獅爲獸雄莫或攖之則以其搏兎不遺餘力焉

耳即今南北用兵宜做此意斟酌行之可也

○按龍虎鳥蛇四爲正。龍者居八卦震方。即左青龍。虎者居八卦兌方。即右白虎。鳥者居八卦離方。即前朱雀。蛇者居八卦坎方。即後玄武。天地風雲四爲奇。天者居八卦乾方。故曰天。地者居八卦坤方。故曰地。風者居八卦巽方。故曰風。雲者居八卦艮方。艮爲山。山出雲。故曰雲。薛氏士隆云。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則八卦之象。東坡志林所謂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而南軒張氏以爲黃帝太公丘井法。此圖是也。此乃八陣之定位也。

唐李靖公對唐太宗云。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陣圖。此則黃帝陣圖也。李又云。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其說良是。至謂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則又失遠。夫孔明之圖。握機之象也。握機之文。魚服之髓也。猶之龍馬之圖。與羲文之易。乃互相發明者。且也繫易之言。或未盡意。而握機之文。更遜于圖。惜也靖之未辨此也。乃若宋人所著武經總要等書。列黃帝所傳風后握機陣圖。地軸九隊居前。四雲翼

之天衝十四隊居後。大將居天衝中。四風居天衝四面。鳥蛇翼之。不知何義。其論陣法。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似已頗。以虎翼蛇蟠飛龍鳥翔爲四奇。于陣名既贅。于經義尤裂。又存續圖。亦無足採。邇東萊藍中丞章。新安王侍御獻芝。所裁校八陣合變圖。既失真。經亦勦闕。下營則衝衝前後何稽。用陣則分變初大無據。蓋沿師律提綱等書。平近之見。而不知握奇有經有圖。所由來舊矣。顧自唐以來。孫吳八陣。僅存其名。六十四陣。已亡其圖。韓信有

握奇注釋。公孫弘有握奇演義。范蠡樂毅俱各有說。皆散佚無傳。而獨孤及乃稱天寶中有客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是亦臆度言之。至于宋人茫然失措。遂參用李筌裴緒諸人之言。及昔人所存斷簡而訛傳焉。故其詞旨多舛。且所引經皆不全。或間以公孫弘解語雜之。或前後倒置。或辭義破碎。稽古且弗確。然安望其善爲陣哉。迨至于今。握奇宗論遁甲八陣諸書。乖錯尤甚。不得不爲之辨也。

昔傳軒轅黃帝於西蜀之裯稉山遇九天聖母下降授帝丹經兵法所謂兵法即此經文陣圖是也

增衍握機經第二

凡三百六十五字。世傳太公望因風后握機經、增而衍之者也。昔唐太宗問李靖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闔闢。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對曰。周之始典。則太公實繕其法。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旣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又曰。管仲制齊之法。亦由司馬法之義。其實皆太公之遺。此儒讀史記。漢張良傳。圯上老父所

授良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之師。覩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此正合太公所衍握機經文。後世不知。或以三畧六韜當之。乃韜畧所列。多淺劣也。又有撰爲黃石公素書及丹書者。尤謬。良得是書。與之常習誦讀之後。數以此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高祖既得天下。令良與韓信序兵法。用以秋冬訓旅。則五營八陣是矣。詩緯稱風后黃帝師。又化爲老子。以書授張良。其言固神怪。總之見圯上所授書。爲增衍握機經文無疑。運籌決勝。誠不出此。書述漢武帝晚年。令霍光習之於長樂宮者。卽此。

或總稱之

明齊王氏曰。此篇雖增衍之文。然此句當繼前一十九字之下。通爲一篇。儒按薛氏季宣云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高氏子畧亦云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皆合古文十九字。增衍三百六十五字言之也。云何或總稱之。言不但餘奇謂之握機。或合四正四奇餘奇。總名握機也。

先出遊軍定兩端

此言下營之始。大軍遣中軍知筭法能度地者定之。覩合布何營。先定前後。其餘諸軍。依次而集。大約有剩隊無剩地。布陣亦如之。此遊軍非外二十四陣遊軍。乃大將之親兵。以非正兵。故曰遊軍。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于天。雲附于地。

衝。古文作轊。因篆文衝與衛混。故用轊。今楷仍衝。此舉八陣之名。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爲名。天地取其動靜闔闢。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

馬以行天衡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乎外故曰天衡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三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之爲言陷敵決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果威武爲用也風者推撓剝落之象行于天上故附天雲者超忽變化之象出于地中故附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閒總爲八陣

此述八陣之數天居兩端按前遊軍所定之位而居之也兩端皆重列各四隊爲十六隊前後衝各四隊爲八隊四風居四維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陽圓而在外以象天地軸居中毋列各三隊爲十二隊四雲居四角各二隊爲八隊共爲三十二陰方而在內以象地總六十四陣所謂孫吳六十四陣則此是也謂之隊者或二十五人或五十人或百人或二百人以至數百無定數也若夫陣隊之安營出戰而有步騎車之相參則又臨時隨地而未可執一論矣

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右古文作又因篆文右與左混故用又今楷仍右

此下言對敵出軍之法所謂遊軍者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遊軍驚撼以覘之按遊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以爲應援爲遊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遊騎以當險阨戰則爲選鋒爲探敵

爲陷陣爲間道別支之軍皆蹻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儒按諸葛公之破張郃等皆遣兵逆擊之正此遊軍也大陣未嘗動也故曰軍之遊奇之奇舍是靡取捷焉矣出四奇者即出後虎翼飛龍諸陣也正皆變名爲奇故祗曰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

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

八陣有三。四正。曰龍虎鳥蛇。四隅。曰天地風雲。此八陣之定位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也。然兼體用言之。亦爲八陣。併後變陣爲三。

天前衝居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

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併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風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四角各自爲更休。而不逐隅併出者。亦使常無空缺也。

○按龍虎鳥蛇四正。而別謂之天地衝。衝天地風雲四奇。而總謂之風雲。此乃太公陣圖也。別步隊故也。宋儒云。自黃帝而奇正之名立。自太公而步隊之法分。所以者何。兵不可無㑹伍。陣不使有缺。故更設之以名號。表識之以旗旛。分數明。調發便。所謂孔明先以奇數擬隊。臨敵制勝。正無非奇。

李靖云。八正取稟於四奇是也。然奇正之變。止變其名。不變其隊。靖又云。天地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宋韓琦之論結隊且曰。今邊臣知奇正之體者已無其人。況奇正之變乎。噫。弊也久矣。

虛實二壘

此語有二義。每一陣有二壘。即後世所稱彌牟陣

一百二十八壘是也。調出者爲虛。居守者爲實。又安營之法有三。即下天衝居兩端。天衝居四圍。從布天地風雲居四方。三陣是也。陣有定法爲實壘。無定名爲虛。此蓋指安營言。故下文仍結之以此。

○按虛實二壘。即後唐太宗李靖問荅中所云。隊間容隊。而慈湖王氏幼學亦云。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是也。握機以全取勝。義乃在斯。蓋每一隊有二隊。每一伍有二伍。其一以聽調。其一以備守。調與守亦互用之。調出者戎行奮揚。居守者

管壁嚴謐分數明而奇正之相生莫可窮也勞逸均而分合之互綜不可測也攻則有餘守非不足覘其出者衆胡可犯覘其守者隙胡可乘爭利不聯管逐北不空壁勇者不獨奮怯者不獨退各認旗鼓迭相分合奇正虛實各適其宜黃帝之所以七十二戰而兵不殆用斯道也彼不知學古兵法而謾云顧方畧何如者其不敗寔天幸耳

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

天文日月星時日之吉凶也氣候風雨雲物之美惡也山川山林川澤之險易也或向我背敵利我害敵或向敵背我利敵害我皆宜趨時而動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翼擊者爲奇

○按唐太宗之與人戰也不得其便彌月守之苟利可乘晝敵乃止所謂處女脫兎以全取勝者也勇而無剛人能挑之守之弗固人能致之于是乎利害不暇擇向背不及審性貽之禽自取之耳

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佇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

此條與前陣范遊軍從後躡敵意同大約引遊軍爲援當前曰角傍足曰犄前列不動凡變陣天前衝與地前衝並不動恐爲敵所乘也離合有二八陣俱出爲合一陣析出爲離此即各隨師之多寡是也一方陣爲合八變陣爲離馬隆八陣贊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是也寀于彼巳隨機應變存乎其人而巳

○按前列不動即實壘義矣孫子云以本待之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或者因疑握機之法可以守未可以戰是未知遊軍從後而躡龍虎張翼以進機莫捷焉者也隋初諸將與虜戰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陣在內楊素以爲此自固之道乃除舊法令爲騎陣此素不能用握機故也方陣實騎陣虛兩得之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即此是也

○按傳云布陣之法有三一陣天衡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衡在外包連而爲陣也一陣天衡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並居右天地後衝並居左

而爲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爲營宜天衡在外四圍不動中間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衡在外爲營不動也前爲右後爲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爲右虎天地後衝總爲左龍也天地四望之屬者天前衝爲虎天後衝爲龍地前衝爲鳥地後衝爲蛇以天地之衝分列於四方也若有險可據則以天衡背敵併兵防守不動而以前後衝從險處出兵此條自天居兩端至兩地爲比俱明此陣蓋險在左右則天衡重列居前後兩端以對敵故曰天居兩端天衡在中而風雲在旁故曰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前後衝在左右而風雲亦在旁故又曰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爲比也此乃布陣之例若險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衡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衡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

天二次之者以天衡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爲輔也天衡地軸四風皆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今經文云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疑誤或曰兵家以前爲右後爲左亦通此二句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者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爲輔也必如此置陣者蓋或敵軍圍我之軍吾欲潰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

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遊軍必合而爲一不使斷絕或單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我倉卒不暇結營故亦須以精卒隨處輔我衡衡也若此者不過變通陣法衆此三大例若夫先出後擣棲盛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正孫武所謂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如環無端孰得而測之虛實二壘者陣爲實法以布於壘壘爲虛位以待夫陣所布之陣則壘爲實不布之陣則壘爲虛蓋就此三變陣法而言之也

此與隊間容隊義微有不同故前傳云有二義也則此是者若曰此亦是虛實二壘義也

總之衡前橫也軸持輪也衡旁突也古人命名其有意義或爲營衛或爲彌縫或爲衝突則車之用大也黃帝始制車周人用衡櫪風后太公其尚矣列用車寧惟中土申公巫臣使吳舍偏兩之一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此何以也此謂者之未悉也如用之則有宋李綱刻勝之製在做而爲之與時宜之其可焉

經文

天有衡有軸前後有衡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今爲圖此李衛公所謂大公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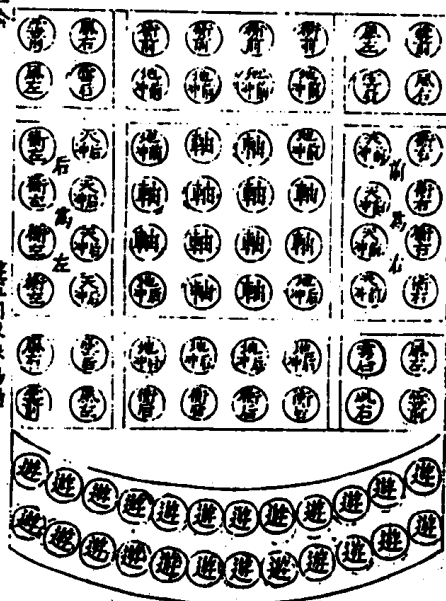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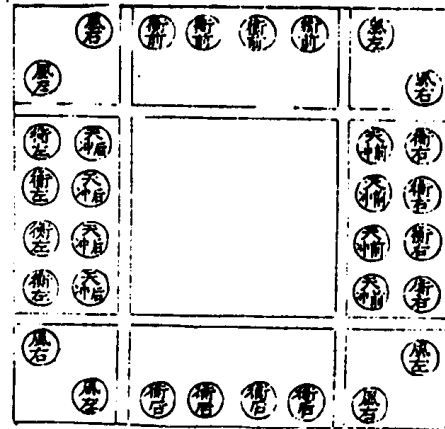
太公衡軸等總圖

亦曰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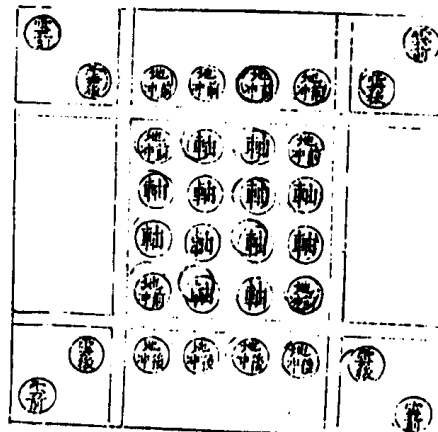
天衡等三十二陽

地軸等三十二陰

正軍方列象陰靜

遊軍圓後象陽動

天衡陣圓圖

此爲天陣三十二陽

天　天陣贊
衡　天陣十六、内方外圓、四兩風衡、其形象天爲
陣　地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圓　風陣贊
圖　風無正形附之于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
贊　能鼓動萬物挽爲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地軸陣方圖

此爲地陣三十二陰

地　地陣贊
軸　地軸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
陣　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于陽、
方　雲陣贊
圖　雲附于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壯乃成烏
贊　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按上總圖乃大公陣法而諸葛武侯質詡述之後二圖即前一圖也分之欲人易曉耳夫八陣之制始於風后演於太公壘於武侯今所傳握機經文魚復石磧是也武侯八陣遺蹟在蜀有三一在成都之棋盤市一在新都縣北之彌牟鎮新都舊屬廣漢一在夔府之永安宮南魚復江灘上蓋孔明治蜀以八陣法訓練軍士其在夔者乃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而棋盤市在成都東南隅

此舊八陣營也據各圖經及誌在夔州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鎮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一百五十有二下營法也又有人云在棋盤市者其爲陣方在彌牟鎮者其爲陣圓棋盤市今無其跡彌牟鎮土堆僅存而布位參差不齊不可強曉惟在夔者迄今如故晉桓溫見之以爲常山蛇勢唐杜甫詠之則曰江流石不轉蓋神之也劉禹錫嘉話錄以爲聚石分布宛然尚存東坡蘇氏軾志林謂自山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梅溪王氏十朋謂夔州武侯祠門之東去祠一百八十五步城有八陣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則常山之蛇四頭八尾之勢宛具在目北直夔府倉倉故永安宮址也范氏蓀謂武侯之法前爲八者八皆東向其勢直而方後爲十二者皆南北向其勢曲而圜方者所以爲正也圜者所以爲奇也遍升菴楊太史愼記之尤詳謂嘗放舟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蹟惟時

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没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旬餘忽復突出此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太史新都人夔其所經陣蹟至今未磨其言當不誣也華陽國志一統志四川總志夔州志又金稱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皆布列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間南北巷悉方廣五尺各六十四蕝或爲人散

亂、及爲夏水所沒、水退復如故、又有二十四絶、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絶。有石鼓與圖相對。而婁人至今以人日傾城出遊。踏八陣上、謂之踏蹟。宋紹興中。潮陽劉昉嘗修之、且云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不敢少有加損、顧魚復之圖、類皆不絶。初無陣名、觀者茫然、以故劉夢得云、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蘇子瞻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而李氏昭玘直云。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蹟。真與僞皆未可知。是蓋以茫昧髣髴遂疑之耳。

殊不知觀象於魚復、稽文於握機、以象驗文、以文証象、八陣之懸、炳然可徵矣、昔人謂世傳風后握機文、即魚復圖之註脚、有以也、自唐以前、握機陣法尚行於世。迨李靖變爲六花、後人多宗之、而握機之旨遂晦。今更雜引諸家之言推而論之、李氏昭玘曰。考其根柢、陳之所以八者、自有所祖述、蓋其法祭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遁八卦、而建二、都之法、然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若夫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周公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華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陳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從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於三軍。自五人爲

伍而演之、周旋皆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天也、蔡氏沉曰、握機之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衡、衡重列、居兩端、左右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間、上下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衡。四陣右衡之左、爲天前衡、四陣左衡之右。爲天後衡、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衡、六陣前軸之前爲地前衡、六陣後軸之後爲地後衡、各三隊。天衡四而地軸六者。

衡有餘而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兩陣爲一隊也。三十二隊，其分陰陽，則各十有六也。二十四陣爲遊軍，在八陣之後，其形曲如偃月。又曰：此之爲數，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六十四，總之八十一。其部隊則有戰隊迎敵，有正隊更化，有奇隊旁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衞，有殿隊

爲駐隊之後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以自固。要皆隊間容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折相對，四面八向，隨感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致虛。此蔡李二先生之言，亦既彰明較著。與慈湖王氏、西山蔡氏及羅氏士琥之八陣圖賾賦、楊氏維禎之八陣圖賦，大畧相同。止則爲營，行則爲陣，有制之兵，莫或先之矣。後乃不知何人畫而爲圖，前天地、前衝、後天地、後衝、左右天衡。盍泥前後之名而臆列之，此之總圖，已自可哂。至所謂一變、二變、三變、四變，又本易範經緯、師律提綱而小損益之，益見其移易牽合，而無足取者。豈知握機陣法，經與圖相爲經緯，古與今若符節。武侯推演八陣，人稱得其新意。劉隅以爲式法太乙，李筌以爲勢比常山，虞集以爲先天獨得，而李與以爲不在孫吳。信乎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固無有也。升菴楊氏又云：漢竇憲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凉州，是武侯之法，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宋闕延云：方以八環一而爲九，馬隆遵之以破賊；圖以

六包一而爲七，李靖裁之以破虜。是武侯之法，世嘗用之，而用亦未嘗泥。武經有云：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是也。或者又疑諸葛新書所論布陣，一曰前奇，二曰後奇，三曰右角，四曰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及世所傳孔明八陣，曰洞當，曰中黃，曰龍騰，曰鳥翔，曰連衡，曰握機，曰虎翼，曰折衝，皆古有是名，而宋人又謂武侯之法非古八陣，其說何也。答：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有以四時

名者有以四獸名者有以五行名者而八陣之名
尤爲異同孫子八陣則爲方爲圓爲牝爲牡爲衝
方爲車輪爲罘罝爲鴈行吳子八陣則爲車廂爲
車扛爲曲爲銳爲直爲卦爲衝爲鵝鸛或天覆蛇
蟠列而爲名或三才五行合而爲陣紛紛異名殊
無定論豈知名雖各異實則弗同不過即古握機
移易稱謂李衛公云古人秘藏此法詭設物象是
矣而薛士隆又以爲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四
卦之變其變也無窮如此天地風雲等八名特八

陣之統焦氏易學變至四千九十六奇正相倚豈
得而盡名之其言亦是以故諸家陣法皆因時所
變亦可採之以備緩急會通之用惟夫諸陣法中
有所用之衆與所變之陣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外
兵不能爲方內兵不能爲圓前兵不能爲虎後兵
不能爲龍直不可使曲散不可復合或左右前後
盡兵以行或地軸之兵折以附外若宋人所譏李
筌配陳定而不變者比比皆是蓋後之無識者依
倣附會而大失其真既昧機奇安足齒錄公孫弘

云世有八卦陣法未可參用此類是已虞集伯生
八陣圖賦云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
而李昭玘亦云魚復陳跡桓溫幸僚佐之未識也
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家謂
之率然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首
尾俱至考之陣勢此特曲直一陣法耳烏在其爲
八哉武侯所祖在黃帝太公而溫桀以率然目之
比之李與不在孫吳之說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
莫溫若也又云鄭之魚麗鵝鸛魏之鶴列晉之三

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已之私而孳赤子於
肝腦塗地耳故力陳八陣之美以譏後世之武備
而又闢魚麗鵝鸛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此
二言者良亦近是范蠡所說遊軍古者用奇之法
或處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
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垓下之
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淮陰侯好以弱致人故
其爲奇者列于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
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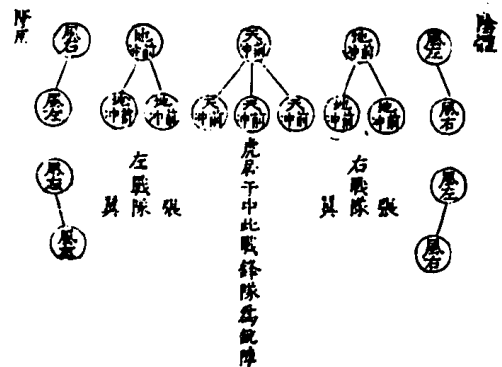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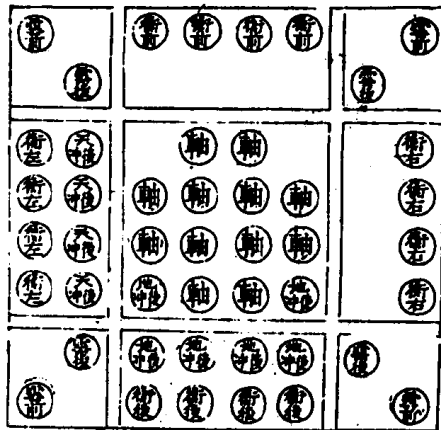
正兵旣有所恃而奇兵乃無出出將不可禦此隱說也似是而實未然握機法先出遊軍定兩端之遊軍即奇兵之處於中者也伏於後者下營之恒規圖經已明列於左右者出戰之應兵蟠翔可証此所謂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與後世楊奇備伏之法則亦逈乎弗侔也已總之握機陣法美善盡於太公風后爲鼻祖武侯有神解李靖得皮毛西漢用之三季莫強焉後之人不用兵事不古若矣宋人及今多摹擬抑又失之

按荆州記云魚復縣鹽井以西石磧平曠盼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夫孔明常云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非耶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者鐵崖楊維禎曰圖八陣以用武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妙陰陽之互宅庶乎可爲知言者矣

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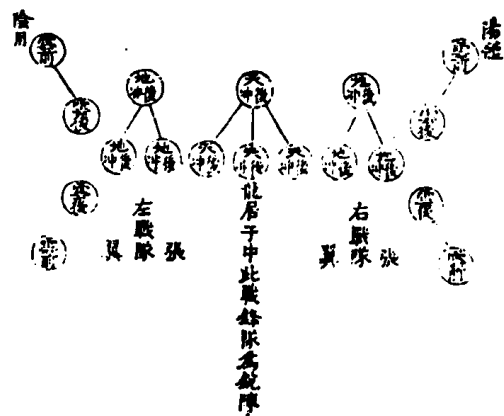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今爲圖

虎翼蛇蟠陣圖

虎翼蛇蟠陣贊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蛇蟠陣贊

風爲蛇蟠吞敵大嗔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陣壘圖

飛龍鳥翔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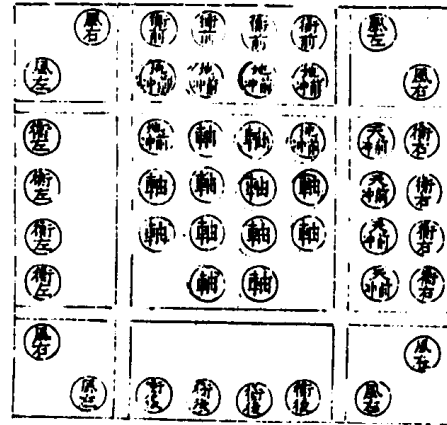
飛龍鳥翔陣贊

飛龍陣贊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亦然象名爲龍

鳥翔陣贊

鷙鳥搏擊必先翶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飛龍陣實壘圖

○按上四圖亦一圖分之唐獨孤及曰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伊懸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設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忒軸不忒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維以倚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使必陷堅陣拔深壘若矢馳天旋雷動山破朱祭元定曰按漢志立秋之日斬牲肄孫吳六十四陣是

古有是八陣非諸葛武侯創爲也其法六十四陣天衡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天前衡四陣居右後衡四陣居左地前衡六陣居前後衡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衡幷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軸幷前後衡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遊軍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凡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遊軍先出遊軍定兩端天居兩端地居中間天地之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兵

家先陰以右爲前又風從虎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每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也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輕重之權剛柔之節者定計也以實擊虛以先奪後者合變也我易而敵常險我簡而敵常繁兵法所謂致人而不致于

人此其機要也

又按明齋王先生云凡戰以正兵當之以風雲在旁繞之突之翼之代之以遊軍在後警之疑之援之救之以故戰必有戰鋒隊有左戰隊有右戰隊此虎翼飛龍二陣之謂葢每遇敵其爲天衡在外之陣則右兵與前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左兵與後兵繼往而四雲應之其爲天衡居兩端之陣見後則前陣之兵先往而四風應之後陣之兵繼往而四雲應之此八陣兩番更休之法其當方面兵各

自爲番休大約一隊有兩隊首次天地之前衝內只如二百人以百人爲駐隊其應調百人內七十五人出戰爲三番法二十五人將大車不動二次天地之後衝往亦然三次前衝之駐隊往四次後衝之駐隊往如是而一軍之卒調無不徧力無不休當營更無缺對敵常不窮此之謂奇正循環而無端此之謂分數紛紜而不亂其號令在旗鼓其提挈在將領風有左右雲有前後凡天前衝發則四風之右應地前衝發則四風之左應天後衝發

則四雲之前應地後衝發則四雲之後應其陣內亦自爲更休與四正同所以然者人之力一鼓而作再鼓而盛三鼓而竭使三軍齊奮而至于竭胡以繼之且也援桴鼓之未經戰之兵戰慄不禁荷心無所恃勢且瓦解即經戰者此時勇怯並奏再鼓而怯者不得獨後終而怯者罷矣于是勇者不能立而有大敗之師茲者參定戰法隨機用焉大要天衡云者定爲家計死守不移所謂不可勝在巳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一軍以之爲歸地軸云者

叢棨輻湊經畫策應猶人之心腹萬象籍之爲固
前後衡風雲主力戰配合之後各死其事或前後
衡輪徹力殫衡軸蓄力思奮則重爲配合故衡可
爲衡衡亦爲衡苟不足則以軸補之陣有定名軍
可迭居或欲布大陣則衡軸之兵齊陞或有危急
則全軍皆戰此又不可拘以常法所謂勢險如彍
弩節短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
沌形圓而不可敗此之謂也又兵不貴多但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須十分教閱無不一當百乃可

教閱之法先以恩聯之隨以法肅之孫武之斬宮
姬穰苴之戮嬖倖吳起之于先出者彭越之于後
至者苟違軍令必殺無宥三令五申訓而練之衡
軸不動所用者惟前後衡風雲然前衡後衡更出
迭入動者半而靜者半也不盡營以行虛實二壘
一戰一守用者半而休者半也故八陣之兵所用
者無幾大約以十之一萬取千而千取百惟以其
犯之不可入當之無弗斃與敵人曠日持久可擇
利以圖全勝此所以爲善而晉之三甄宋之壘陣

所不足言也又陣開四門當戰則前後衡更出迭
入敵兵小用衆少則偏將領一面之兵出戰開吉
門放出出即閉之餘面不動所謂離而爲八也敵
兵大用衆多或欲取大捷即四面齊出前當其衝
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中軍與後軍在其後風雲居
兩旁駐隊所以爲守輜重隊常守不動皆如前法
所謂合而爲一也又諸葛公云器械鋒利是謂器
械而兵不雜則不利五軍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弓弩長兵也鎗矛刀盾短兵也未合則以長兵

遏制既合則以短兵接戰故云弩手去賊百十五
步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發箭賊至二十步射手
舍弓弩後隊人收之射手絡膊將刀捧病敵齊入
奮擊古無火器今有之尤爲器中之最利者是宜
參錯用之如一伍之中伍人各執一器習一技或
更兼一技乃以字號別之如天前衡某隊某伍金
木水火土某字兵技有定習籍有定號或欲以弩
制賊則舉某字旗出各伍弩手而餘四人不動餘
伍餘技手皆然此又一分番法也八陣有遊兵或

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突敵軍或夜擊敵營或間出敵後或軍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立必令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擊或鼓譟于陣旁或橫截于戰衝背臨時制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又昔人有云四翼一首爲虎翼六翼一首爲飛龍二陣數同而曰四曰六則以風居四維但見其二雲居四角有似乎四故耳

又按虎翼龍飛二變陣之出就戰地也中爲戰鋒

隊有左戰隊有右戰隊戰鋒隊則爲銳陣狀如鴨足益四衝隊併二爲一居中而左右各一隊也左右戰隊分爲兩行如鴈行翼之其排列與戰鋒隊齊所謂張翼以進也戰鋒隊接戰左右旁助之或橫擊之或先誘之或後衝之或初次戰鋒隊接戰卽前拒也二次右戰隊接戰卽右角也三次左戰隊接戰卽左角也其法如此其變無窮鼓進者如鷙擊無敢遠奔金退者如魚貫無敢遽走宋制三等兵或爲五等亦此意也三等兵每層三陣凡如鴨足者三乃爲三層如鴨足者九若握機法則齊列云隨機用之或如鴨足亦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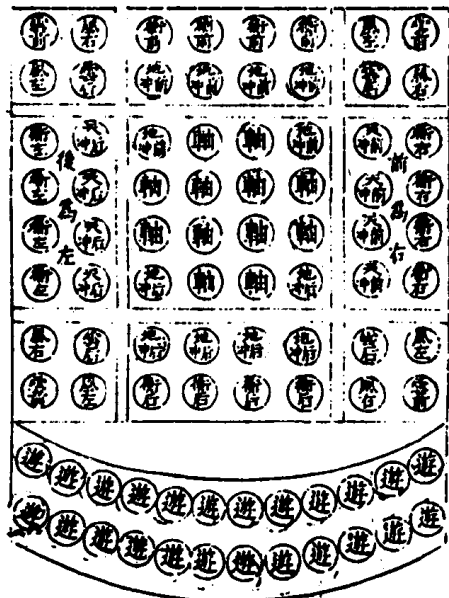
嘗謂虎翼陣法韓淮陰以之誠楚羽而王文成亦用以擒宸濠蓋宸濠之叛文成禦之先破南昌巳合兵法乃其置營以乾坎等八字爲名比與濠遇樵舍也賊衆數十萬號十八萬公命伍文定以正兵五百當其前余恩以兵四百繼其後邢珣引兵五百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各兵五百張兩翼以分其勢陳槐劉源清等十二人各領兵百餘四面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四起合擊部分甫定賊鼓譟乘風以進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三千餘人赴水死者萬計次日復戰又破之賊乃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公督文定等火攻之邢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余恩等易兵四伏火發而合宸濠遂擒此正

與虎翼等陳法合而公亦自謂奇正相角有以哉
蓋公所驅烏合之衆亦幾萬餘而出戰之士不越
五千今之人皆謂籌畧之文成而擢驍騰之宸濠
其勢將無難焉不知奇正虛實動合古法不遺餘
力如此雖過古所謂大敵也者亦莫出其彀中也
已

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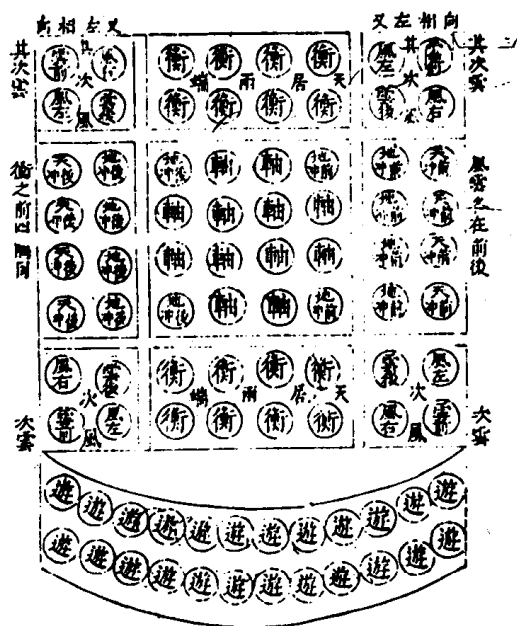
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
今爲圖此圖與前總圖同

天圓不動圖

○按此圖天衝在外包運與八風陽陣相統攝故日圓而不動也傳謂天衡云者定爲家計死守不動不可敗在我之道如此也古來以握機法用兵者少有以衝軸出戰此不可不知衝軸居守其餘如林不動如山前後衝風雲迭出其疾如風侵掠如火此握機所以爲萬世兵法之祖非孫吳輩之所能贊一詞而八陣之異於六花者由斯義耳又天前衝居右而天後衝居左者兵事尚右故以天前居右也地前衝居前而地後衝居後者兵家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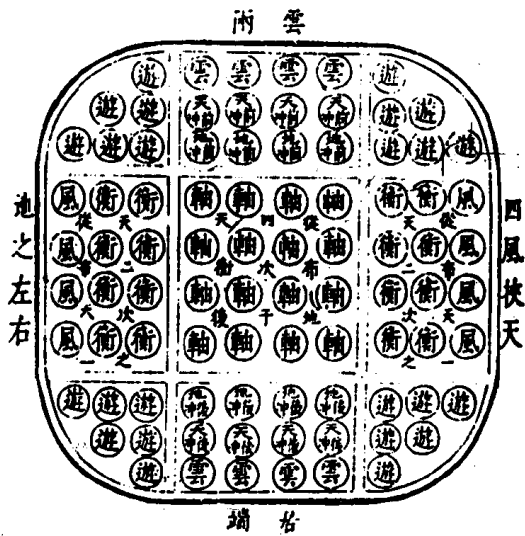
陰故以地前居前也近代坊肆刊行諸書昧於此義遂以天地前衝在衛居前天地後衝在北居後天衝列在左右謬矣宋蔡氏八陣圖說云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即魚復圖八陣分晝陣隊地軸十二居中天衝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此天地風雲四陣爲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此所謂正變而爲奇也即正即變非合非離正陣利用守奇陣利用戰兵之爲道不越戰守二端故始終言之天居兩端從布天一二圖又自此圖而分蓋太公陣法不過此三圖而正奇奇正妙不容言唐太宗有云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是以歷代名將每每用其一二以成功而彼之倖勝者或以小術或以片善斯安足論兵法哉

天居兩端圖

經文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右左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今爲圖

○按傳稱此圖。爲有險可據。及從險出兵。陣當如此。布地軸居中。而與地衝相比。故曰兩地爲比。然此乃布陣之例。諸陣皆然。不止此例也。

經文

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衡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衡居其前、後衡居其後、雲居兩端、今爲圖。

○按傳云、我軍受圍勢、欲潰出、我不欲戰、斂兵爲一、又或師行之際、爲敵所乘、如此三者、合布此陣、遊軍在四隅、雖無經文、然缺其四角、則不得爲營陣之法、其勢必當如此、前陣云、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與此陣從布地四、次於天衡後、微有不同、蓋地軸四角、與地前後衡勾連者、或使之出戰、以助前後衡、則與之同、謂發也、總稱地軸者、以其親兵爲大將所握也、義各有所指耳、但親兵雖大將所握、亦必以親兵將分領之、大將毎處中而統全陣、乃當昔賢所謂處靜而制動、務寡而服衆、道固然矣。

又按、已上不過三圖、而三圖之變、不可勝窮、總之陣無空缺、兵有番休、此握機之爲經、迥出於百八十二家兵法之上、而非孫吳尉繚輩所能望其萬一者也、宋蔡氏沉云、夫兵之要、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爲無一失、不有乎正、何有乎奇、

正以合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如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而奇或奇而正須刻萬變難與預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虵繞虎嗔龍鳥之變用無定形愼詳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靡騐其神順天之道逐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

又按孫武有云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諸葛武侯亦云三軍之衆可使必戰而無敗者在於奇正奇正之變使敵不能措手而大

敗者此奇正之功也以大軍對遊軍言大軍爲正遊軍爲奇以正陣言外八陣爲正中握奇爲奇以外八陣言衡衡爲正風雲爲奇以中握機言十二地軸爲正四角無地分馬爲奇以敵攻言當頭受敵者爲正二尾旁援者爲奇以更休言就列爲正駐隊爲奇以戰言正兵接戰爲正兩旁風雲翼擊爲奇正兵中戰鋒隊出作銳陣者爲正左右戰隊分作兩列如冉足佽戰者爲奇諸葛新書又以步軍爲正馬軍爲奇而出奇設伏交代左右夾擊者爲正邪而制敵者爲奇蓋正或變而爲奇奇或變而爲正正常以奇爲首行則以奇居前故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昔諸葛武侯以能用奇正爲將之智謀矣云何無地分馬宋朝制軍之法大將營旁有無地分馬夫所謂無地分馬者即握機地軸將四角之兵也無專位無定數處於大將營陣前後左右以備緩急驅使者也

總之巳上戰圖凡衡軸風雲諸陣爲一圈小列之一圈二十五人共一千六百人通遊軍二千二百

人凡小教閱用此數一圈五十人共三千二百人通遊軍四千四百人教閱之數以此爲大馬隆勝樹機能十萬之衆用此數中列之一圈一百人共六千四百人通遊軍八千八百人項羽破秦軍百萬用此數大列之一圈二百人共一萬二千八百人合周制爲二千五百人一軍之數通遊軍一萬七千六百人苟或用衆多多益辦如吳起所云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孫武亦云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又按地軸宜倍於四

正故從布天地陣云從布地四而四角不復係於地前衝即宋人所謂無地分馬蓋凡善將者必有所親厚士若秦穆公之陷陣者越勾踐之君子兵吳起所云選而別之愛而貴之以爲軍命者也此後地軸四角皆以無地分別之又分數云者旗鼓以嚴之將領以鳩之而已將領見左

四正方四衝四衝凡八將四隅方四風四雲凡八將共十六隊將各主其本隊之事者也

四正每正各總其衝衝凡四將曰龍虎鳥蛇四隅每隅各總其風雲凡四將曰天地風雲合十六而爲八此八陣將各主其方面之事者也

地軸將總地軸地衝八雲之兵爲三十二陰天衝將總天衝天衝八風之兵爲三十二陽合八而爲二提零就簡以爲提挈弛張此副將事也

中軍又總八陣兵合二爲一此大將之事也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應之合前於右合後於左八陣以四爲用四陣以兩爲化恭將之事也

風將總其四風雲將總其四雲應於四正此驃騎將之事也

遊軍二十四陣與大軍爲援遊擊將之事也

遵衍握機經第三

凡六十七字兄唐太宗李靖問對相傳云宋阮逸
擬作然義明暢而詞簡當蓋古語也

〇按古本握機經文惟風后古文一十九字太公
望增衍今文三百六十五字共三百八十四字首
已遂義已殫矣後人復以阮逸所擬六十七字附
爲益因其直截易曉可與經文互相發明耳此亦
無傷姑從之宋浚儀王氏曰李靖兵法世無全書
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是矣

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明齋王氏曰陣法如井字專指其外則爲八兼舉
其中則爲九四正四隅各有督將而中心奇零之
兵則爲大將所握四正曰四面兼四隅故曰八向
皆視大將旗鼓以爲進退動止故曰皆取準焉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
一大陣內分九陣奇正布列每一隊有兩隊虛實
二疊是也

以後爲前以前爲後
此回軍轉陣之法又敵攻我後即以後爲前如下
文觸處爲首是也

進無速奔退無遽走
進必從旗鼓勇者不獨先怯者不獨後獨後者必
誅獨先者亦無赦如吳起之殺挾雙首而還者曰
勇則勇矣非吾令也退師必依軍法無敢爭先是
在將令素行耳諸葛公有云孫武所以能制勝於
天下者用法明也

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

受敵者爲頭旁援者爲尾一正爲頭則兩隅爲尾
四正爲四頭而八隅爲八尾也一隅爲頭則兩正
爲尾四隅爲四頭而四正爲八尾也雖云首尾而
本無定位以其首先受敵故謂之首耳所謂觸處
爲首也兩頭即兩旁凡稱受敵者爲首則旁援者
爲兩尾稱受敵者爲中則旁援者爲兩頭亦無定
名又按李靖稱唐太宗所制破陣樂舞前出四表
後綴八旛左右折旋步趨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
陣四頭八尾之詞而太宗常云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制闕且議李勣論兵不究出處則太宗之制陣本乎握機而所謂擇精微垂後世者即此黃帝及諸葛之法此太宗之所以爲知兵也

數起於伍終於八

○按傳有之諸家兵法惟伍法爲要故五人爲伍一人居中爲伍長而旁各攝二人勢順而易此伍法也制字之義亦取諸此尉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是已李衛公法有以三人爲隊

隊者以中一人爲主旁各攝一人也昔人有泥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爲伍八伍爲隊則偏側不齊其勢乖外大謬不然矣陣法如井田其形方故合四正四隅而八此正所謂五爲陣法故起於五諸部連綫故終於八宋神宗云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是已若夫素分之時制之散而爲八復而爲一外畫之方内環之圓鬪亂而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即太公所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此不可不辨也

已上安營出戰之法略標梗概善將兵者度宜而行當與葛李齊名矣若夫軍行法教閲法與夫天文趨避營陣時日布算驚備諸家之言各軍志並有而握機因敵所變五行八陳及八陳合變諸圖說不過李筌裴緒之枝流茲皆弗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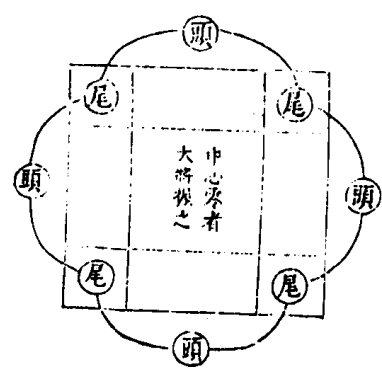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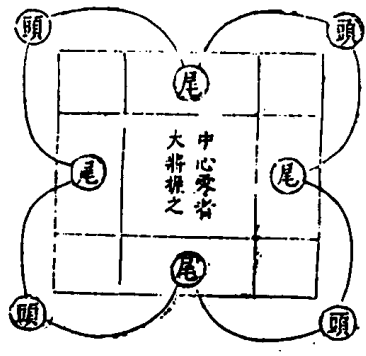
○又按景泰初于肅愍公謙爲本兵立京營團操法時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之蚩尤之陣教閲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又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

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

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列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於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踏致釁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

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夫林所上陣法。不過六花遺意於握機。尚未能窺。然亦可行。且見

我

朝用八陣之驗云。萬曆初有李敎授承寶者。譔遁甲八陣書三冊。其書亟稱鄭黃門。似矣。顧引握機文。多訛謬。而八陣總圖衡衙淆亂。大誤觀聽。所謂變陣亦承傳舊圖。且欲以遁甲神握機。尤爲劣見。細閱之無可採者。又師律提綱乃成化太原衛官陳璠作。內有條件軍令亦可觀。

〇按前後頭尾之圖大要善矣後世且未能用似
與天居兩端從布天地等圖互為表裏蓋大營忽
然受敵倉卒不及布陣及未訓練之卒卽與敵戰
此法亦可若大將握機從容閒暇不可勝在我可
勝在彼致人而不致於人則天圓不動諸圖說莫
此為上至於布營出戰虎翼龍飛二陣其選矣宋
蔡氏沉曰八陣之妙在於四奇而四奇之法在於
二變二變者一之用也有味哉其言之也
又按握機之為義也風后著之經諸葛武侯布之

圖東漢以降斯法遂廢覯其圖者漫然莫辯孰為
天地風雲孰為龍虎鳥蛇又安能推經文之意行
之乎晉迨元明去武侯僅百餘年人已莫之能識
獨桓温知其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犄角足以相應
而猶憒於奇正迭出之妙唐獨孤及雖用栢鈐之
客記其遺制而罔盡其旨李筌太白陰符經繪為
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之圖弗侔曁
諸儒類多紙上之語又摹諸家陣法以附益之或
王七軍或主五師或為風揚或為雲垂支離散漫

益與經舛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為形如井字開方
九焉大將居中諸部遶統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此
數語最為切當但衛公以時ノ用武人或知之乃
變為六花六花陣法用二萬人分為七軍一軍居
中前軍後軍左軍左虞候右軍右虞候居外合為
一陣此與八陣亦畧相似而每戰七軍俱用大約
管子三軍皆戰之法蓋當後世無制之兵欲取大
捷尤便其易知易行耳故握機之妙武侯當壘敵
析之甚精衛公當脆敵知而不用遼宋制軍一祖

六花自是黃帝風后之遺蘊冥漫而無傳焉噫
裴不佞儒髫而庠游卽值島夷之擾烽燹疚心桑
蓬在梁追風貫虱之技常從事焉徐為當路者所
錄或在兵間時與任滿參寡董寇剛邪政揚總戎
尚英盧總戎鏜及劉都督顯俱凡攻守之狀勝負
之形頗亦諳之乃心韜鈐頗學焉未竟也先大人
斗墟府君與崑山明齋王先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魏先生
亟有志當世務因次營讀握機經昕夕不輟不佞
儒時時從旁旋問焉王先生及先太人謂不佞儕

可教遂舉所得盡授之學劍未成海氛亦息因烟
於博士家言者垂數十年然間亦與海内明達士
榷而論之恒有所得萬曆庚辰叨以一命尹漳嵓
嵓多大山畲猺之所藪也意其地將或弗靖携王
先生所授書以行暇則披之蚪鼠蠹之遺編殘字
漶不佞儒之罪其何能逃所幸天未塞聰遺言猶
炳遂憶所聞與書所存合新所得者聊參伍之適
嵓屬白土山中聽撫義民張成顓引所餘衆五百
願充鄉兵隨縣月操爰集縣所官民兵新簽鄉兵

與白土兵遵時制校習頃偶以虎翼陣試之諸人
茫然成顓色動拜而言曰成顓身經戰陣數矣未
見有用兵如此者也乃知諸葛公七縱七擒有自
矣不佞儒笑曰此其㕍略耳因收其兵而止斯時
林冠未殲海船告急不能忘之胸中癸未左遷且
以妄言獲
罪謫歸卧舊山謝與世遯旹友朋輩知握機者不佞
儒故所屬意者也多從椒滕間詢難焉比歲已丑
不佞儒諸吁江弔先師近溪羅先生因自閩道浙

歸炎泛舟延津慕將樂玉華洞之勝遊焉歸化揭
君鴻時寓將也揭君曾爲潮陽別駕職在防倭身
經戰陣而傷如故壯志未衰遣其子庠生喬椿與
不佞儒偕縱譚孔釋爰及握機喬椿恂恂而有四
方志是足與議也即以所聞命侍書者筆授之旅
儆不能避客草次無由善思辭多重復義未曉暢
欲删削之亦未能也時同遊者臨川黎君文燦將
樂蕭君來鳳稍加校正喬椿欲書速成稿甫脫即
持去卒未有以裁之喬椿間頃問曰楚漢之事兹

弗詮矣諸葛公用八陣降孟獲斬張郃王雙走司
馬仲達亦既聞命矣其他名將克敵成功者亦繁
有徒豈皆握機顧有請也答蔡仲默有云八陣之
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
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故諸葛新書云
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書圖以傳於世罕
有知之者而暗合之者亦可倣而指矣今靖方陣
之法即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向
者即天陣之類也衛青將左右翼以遣單于清澂

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兩翼夾擊。官軍大敗。即蛇陣之類也。石勒攻劉曜。金墉石虎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等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勒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衆大潰。掄之宗城之戰。王重礼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大敗。金太祖收國元年。自將攻遼黃龍府。右翼先馳。左翼出其陣後。婁室等衝其中堅。遼兵遂敗。即鳥翔陣之類是也。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項羽。孔將軍

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后。絳侯樊將軍又在皇帝后。周世宗與劉旻戰於高平。李重進等將左。何徽等將右。向訓等將中軍。張永德以禁軍衛蹕。金史僕散忠義並石烈志寧以大軍追及移剌窩斡於泉領。左翼緣南岡自南而北。右翼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合戰賊敗。窩斡為俘。即今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皆虎翼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潼關之戰。什什伍伍。散如

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郤。精兵嚴陣於後。及兵既合。偃旗欲逃。以誘其進。乃發伏兵乘之。雲陣之謂也。韓世宗太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兵擾亂。宋師迭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龍陣之類也。之數十人者。雖未能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法合。亦足以致勝矣。今用古陣而制教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形而分列。觀地勢而變化。靜則有

定體。動則有定用。觸之為首。援之為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謂八陣活法。儻拘文泥圖。以求古法。不知合變。或繁碎而重遲。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死法。故云道不虛行。存乎其人。故云運用之妙。在于一〻。夫知陣法。不知合變者。固不足以論兵。而近年諸大率併陣法棄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胡以陣為。曷不知陣法果何自而起乎。衆易亂也。亂易潰也。諸葛武侯云。陣兵縱橫曰亂。將之過也。故夫分

數不明則無所統御而人各其心左右不相顧首
尾不相應可離而不可久於是乎冢伍之法生焉
布列無法是使士卒自占其地隊伍必紛亂而不
整家自爲敵敵因可乘於是行陣之法生焉擊刺
無節是極士卒之力而不度其能怯者敵勇者不
獨立於是有坐作進退之法焉調發無藝是擁太
衆而無奇正也戰者獨勞居者虛傺故有出兵次
第爲處舍不周徙舉不當是知存而不知亡棄吾
民于敵也故有營壘軍行之制爲教道不明則鼓

之不進金之不退器雖利而不殺兵雖多而無用
是以有教閱之法焉蓋自黃帝以迄於今未有不
用陣法而能勝者何獨於斯時而可廢之不自悟
不能用陣法而且詆陣法不足用嗟嗟愚甚矣寓
考數百年以來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
勝者少不用陣法而勝者皆以彼此浪戰均無法
制稍優者勝其勝倖耳是烏可執一廢百而措其
倖者以爲常哉諸葛新書有云用兵有法則可以
取勝於人苟不得其法雖有百萬之兵而能必勝

者罕矣斯言誠是也喬椿又問吾有是法而彼亦
用之奚以相決答是大不然便捷輕佻而不能備
物倏聚倏散而不能持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而
無節制此盜賊夷狄之常也彼雖得是法必不能
用若果勢力相敵更有德義帥之諸葛武侯有云
兩軍相拒各用兵機深者勝淺者敗而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孫武以爲勿擊勿邀兩軍體均勢等李
靖以爲不可輕肆此兵有不戰有必戰而持久以
圖全勝多方使敵一誤此非明於握機者其孰能

之世所傳孫吳等書皆僅僅言兵家之權畧若會
陣戰守之制莫逃於風后之所作惟聖盡善莫之
能違凡有安攘之責如之何可一日而弗講哉喬
椿又問倉卒遇敵陣不及布則如之何答教惟素
戰惟節人不知兵未教而戰是容有之將而知兵
兵而習戰如唐李臨朐之役王茂章以淮南一偏
裨當天下莫彊之朱溫戰酣退坐以拒馬拒之召
諸將飲酒飲畢徹拒馬復戰此豈異人任哉吳子
云兵以治爲勝李靖夕云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

無古法也今不佚儒衷古經傳小融撮之間以已意發所未備正者所謂區區古制皆㮣以闔廢乎成有制之兵云

孫武子卷之一

諸家約註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杜牧曰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張預曰節制嚴明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晳曰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
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
然後法脩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
而不畏危。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答曰彼
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
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
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
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胷臆也如
此始可令與上下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
疑也
曹操曰危者危疑也
張預曰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
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曹操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
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
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
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牝
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
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
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
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
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篇首欲以決
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

爲譎書以奇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
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
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爲冬夏興師也漢征
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谿卒多疫死皆冬夏興
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
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
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

九地篇中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曹操曰將宜五德備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
先
何氏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
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
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强齊衆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
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
則可爲將帥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旌
旗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
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
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

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
物必有用度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
以計而索其情。
曹操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
者勝負之情
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
其情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王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將孰有能。

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法令孰行。

曹操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

杜牧曰縣法設禁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兵衆孰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

士卒孰練

杜牧曰辨旌旗審金鼓明開合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也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銳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操曰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已見聽用然後於常法之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為權謀以勝敵耳

兵者詭道也。

曹操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為道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實而備之。

曹操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為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為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脩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即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為備也

強而避之。

曹操曰避其所長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迴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脩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觀變而應之

怒而撓之。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
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張預曰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
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
驕怠

佚而勞之。
曹操曰以利勞之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
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
親而離之。
曹操曰以間離之
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之離

間之
陳皡曰彼食爵祿此必掎之彼貪財貨此必輕
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
間之說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操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曹操曰以上數事不可傳說
杜牧曰言道也

張預曰因其事勢而用不可先傳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
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曹操曰算計也
梅堯臣曰廟算者計於廟堂之上也
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操曰謂五事七計得算多少而見勝負也
孫武子卷之一終

孫武子卷之二

作戰篇

曹操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于敵也

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與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隊舉十萬之衆皆可知也

王晳曰曹公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晳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為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晳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士萬步卒數也晳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

千里饋糧

曹操曰越境千里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曹操曰謂購賞猶在外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杜牧曰勝久謂淹久而後能勝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衂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

王晳曰屈窮也求勝已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

益甚也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于此之後善爲謀畫也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操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

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于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于害速則利斯建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内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

焉歸而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

言遠而利也

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于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

張預曰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于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于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于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亦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于道路弊于轉運百姓日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曹操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于遠來

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操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于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

陳皥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需如此則財竭于人人無不用也

王晳曰急者暴于常賦也

張預曰運糧則力竭輸餉則財殫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一本作十去其七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

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費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也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曹操曰丘牛謂丘邑之牛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操曰六斛四斗爲鍾萁豆稭也稈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

王晳曰萁今其稈故書爲芊當作稈

故殺敵者怒也。

曹操曰威怒以致敵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

取敵之利者貨也。

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矣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操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

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
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
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
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
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
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
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
卒能獲敵車十乘以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

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
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
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
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操曰與吾同也

車雜而乘之。
曹操曰不獨任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
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强。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旣爲我用則是
增已之强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强

故兵貴勝不貴久。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
力也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孫武子卷之三

謀攻篇

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

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

伐兵攻城也

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

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

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操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

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

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

何氏曰以方畧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操曰司馬法曰一萬五千五百人爲軍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操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操曰一校以上至一百人也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操曰百人以下至五人

杜佑曰百人爲伍

何氏曰自軍至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

畧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

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皡曰戰必殺人故也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故上兵伐謀

曹操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

張預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

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其次伐交
曹操曰交將合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
孟氏曰交合强國敵不敢謀
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
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其次伐兵
曹操曰兵形已成也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
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
器械爲寶
其下攻城
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降舉櫬轅門
百姓怡悅攻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
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以此攻之爲下也
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

梅堯臣曰費財役衆最下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
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
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踊土
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杜牧曰櫓即今之所謂彭排轒轀四輪車排大
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
塡塹木石所不能傷今俗所謂木驢是也距闉
者積土爲之即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
也言修治器械及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
恐傷人之甚也
陳皡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即當此
用楯字曹云大楯蓋近之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
此攻之災也

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
如蟻之緣墻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
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
攻趨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
過陛矣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
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
三中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何氏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
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
不可戰而服之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李筌曰以計取之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
伏取之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茲
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操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敵國

滅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
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
謀而屈敵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
財不費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
鈍均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而取之、
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
必十倍然後圍之、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
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
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

五則攻之。

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
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
處、出奇而乘之、

陳皥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
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
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
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
可攻、

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
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倍則分之。

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
一、或趨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
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
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
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尚不聚之、猶設奇正、循
環相救、况於其他哉、

陳皥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即我
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
說也、

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倍、一以
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
前擊之、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
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操曰已與敵人衆等者當設伏奇以勝之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已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皥曰料已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王晳曰、謂能者、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其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兹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操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尚候隙便、奮决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耻、敵人求挑不出也

陳皥曰、此非說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耻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

不若則能避之。

曹操曰、引兵避之也、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援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
大邦爲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
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
曹操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
安强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操曰形見於外也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杜牧曰患於軍者爲軍之患也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
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操曰縻御也

李筌曰縻絆也如絆驥足無馳騁也
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
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
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操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
兵也
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

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與同
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
杜佑曰夫治國尙禮義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
敎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致以用治民
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
兵以詐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曹操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

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其非人則舉措
失所軍覆敗也
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
必相牽制也是謂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
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
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
其政任使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

自去其勝
曹操曰引奪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
我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
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
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
勝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則善
上下同欲者勝
曹操曰君臣同欲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以虞待不虞者勝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
之兵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杜佑曰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
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

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効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以一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

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起兵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已無敗

張預曰知己知彼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牧曰恃我之强不知敵不可代者一勝一負

陳皡曰杜說恃强之兵無名而伐無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

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强弱則或勝或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武子卷之三終

孫武子卷之四

形篇

曹操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

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于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于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故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外故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

李筌曰守則深壁多其軍食善其教戍則撓栅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山川右丘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掎角勢連首尾相應此數者以爲可勝也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

不能使敵之可勝。

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

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

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

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

故曰勝可知。

曹操曰見成形也

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

而不可爲。

曹操曰敵有備故也

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

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

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

不可勝者守也。

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巳則藏形爲不可勝之備以自守也

可勝者攻也

曹操曰敵攻巳乃可勝

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巳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鬬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於九天之上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

陳皥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官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

勝先爲九地之下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

王晳曰九者極言之耳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當見未萌

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

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

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操曰爭鋒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操曰易見聞也

張預曰人皆能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

曹操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旣少制勝旣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於未形者是其勝易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

故其戰勝不忒。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旣見於

未形察於未成則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杜牧曰措猶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致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不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弱是不失敵之敗也

曹操曰有謀與無慮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

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情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對敵方始趑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無疑部伍狼藉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餌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操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

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

賈林曰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五曰勝。

曹操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地生度。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理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本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計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

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小大也

量生數。

曹操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

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

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

變數也

數生稱。

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王晳曰稱所以知輕重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衆多少之數與以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稱生勝。

曹操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王晳曰重勝輕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踈密得宜

故可勝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

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兵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高勢疾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不湍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曰千仞之谿至陗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孫武子卷之四終

孫子卷之五

勢篇

曹操曰用兵任勢也

李筌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操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

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

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

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鬬衆如鬬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戰陳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其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敗則自敗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是也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

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操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旁出爲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

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日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

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

梅堯臣曰碬石也音遐以實擊虛循以堅破脆也

張預曰下篇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赴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以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旁擊不備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

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無有窮竭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混沌終始無窮也

聲不過五

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黄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illegible]萬途之勢不可以窮盡也
張預曰戰陣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而用之則萬途千轍烏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窮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
梅堯臣曰變動周旋之不極
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
曹操曰發起擊敵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攫之故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則折物
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故先取漂石以喻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曹操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彍弩
王晳曰險者折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

勢

其節短。

曹操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卒擊近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

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能禁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操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機者固須以近節量之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反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之

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戰之遇敵疾則易捷若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敵得形便如張弩發機勢宜疾速仍利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

王晳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符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

敗也。

曹操曰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卒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

杜佑曰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

何氏曰此言鬬勢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

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彊。

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

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彊然後能爲僞弱也

賈林曰恃治則亂生恃勇彊則怯弱生

治亂。數也。

曹操曰以部曲分名數爲之故不亂也

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

爲治然後能爲僞亂也夫爲僞亂者出入不將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

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

勇怯。勢也。

李筌曰夫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兵法無定惟因勢而成也

杜牧曰言以勇爲怯者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

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勢也

彊弱。形也。

曹操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彊爲弱須示其形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操曰見羸形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

予之。敵必取之。

曹操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本文所解是也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

來也則以勁卒待之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

杜佑曰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

師衆強使力進也

故能擇人而任勢。一作擇人而任之

曹操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

變明也

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

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慎者可守智者可說無棄

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

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操曰任自然勢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

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遏者由勢使之也

兵在於險而不可制御者亦勢使之也

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

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

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

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如峻坂走丸

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武子卷之六

虛實篇

曹操曰能虛實彼已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

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也

王晳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也

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知虛實蓋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操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李筌曰力不足也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據示不敢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勞而我不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强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不也

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

曹操曰誘之以利也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之來者誘之以利耳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故敵佚能勞之。
曹操曰以事煩之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
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

趨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
勞也
飽能饑之。
曹操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
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
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爲客則食
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畜積掠其田野以
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飽彼反饑矣則是變
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
敵矣
安能動之。
曹操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
不相救也
李筌曰擊其不意使不得不救也
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曹操曰使敵不得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
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操曰出空擊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
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整軍
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
地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警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杜牧曰不攻尚守何況其所攻乎

梅堯臣曰賊擊我西亦備乎東

王晳曰守以實也謂將能兵精壘堅備嚴救及

食足心一爾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操曰情不泄也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勝之隙速而攻之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張預曰大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以有餘者非力強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積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杜牧曰微者靜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知天之司命

王晳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其妙

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闘吾之實彼視形之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

虛實之法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
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耳不能聽其聲
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
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
虛實之變極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
及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者必輜重在先行
遠而大軍始退是以不可追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
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
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
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我敗必能
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曹公果敗
豈是敗喪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而進敵
不知所禦退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必救也
曹操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則絕其糧食守其歸路
若我爲客敵爲主則攻其君主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强而食少彼勢弱
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
不得守其險而必求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
使之相救援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

也。
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
與我戰
杜牧曰言敵來攻我我不與戰設權變以疑之
使敵人疑惑不決與初來之心乖戾不敢與我
戰也
張預曰我爲主彼爲客我糧多而卒寡彼食少
而兵衆則利在不戰雖不爲營壘之固敵必不

敢來與我戰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

梅堯臣曰晝地喻易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張預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

梅堯臣曰離一爲十我常以十分擊一分

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張預曰見敵虛實不勞多備故專爲一屯彼則不然不見我形故分爲十處是以我之十分擊敵之一分也故我得衆敵不得不寡

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杜牧曰約猶少也我深壍高壘滅跡韜聲出入無形攻取莫測或以輕兵徒馬衝其空虛或以強弩長弓奪其要害觸左履右突後驚前晝日誤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敵人畏懼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簾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敵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張預曰夫勢聚則強兵散則弱以衆強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吾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操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

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也
分而寡是以吾所以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
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
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
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
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
巳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操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
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
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
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
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
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
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
之日能使敵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
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
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

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
量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
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
乎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
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
也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
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勁敵則倉遽而與之
戰左右前後猶不能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遠
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敗哉。
曹操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讎國
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
能知其勝敗乎

張預曰吾字吳字之誤也吳越讎國數相侵伐
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
日衆多但不知戰地戰日當分其勢而弱也
故曰勝可爲也。
孟氏曰若使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
有也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
爲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
敵若有備則不可以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
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敵雖衆可使無鬬。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
與我鬬勝也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
不能併力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籌之我得彼失之

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
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
知其將如何吳起曰令賤勇者將銳而擊交合
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
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
旗旙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

不行擊而勿疑

陳皥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偃旗鼓形之以弱或虛列竈火旌幟形之以强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

陳皥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形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曹操曰角量也

王晳曰角相角也角彼我之力則知有餘不足之處然後可以謀攻守之利也此而上亦所以量敵知戰

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

李筌曰形敵之妙入於無形間不可窺智不可謀是謂形也

何氏曰形列在外機變在內因形制變人難窺測可謂知微

因形而錯勝于衆。衆不能知。

曹操曰因敵形而立勝

梅堯臣曰衆知我能置勝矣不知因敵之形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操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制勝也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之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

曹操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李筌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夫兵形象水。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水之形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順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張預曰方圓斜正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李筌曰不因敵之勢吾何以制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必出怒兵辱之强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張預曰虛實强弱隨敵而取勝

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

水無常形。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曹操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地變化取

勝若神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擊虛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故五形無常勝。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王皙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操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李筌曰五形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

死生義也孫子以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孫武子卷之七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

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

王皙曰爭者爭利得利則勝宜先審輕重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勞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恭行天罰

合軍聚衆。

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

王皙曰大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陣

交和而舍。

曹操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間和雜也合軍之後彊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忭之力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

之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交相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營舍

莫難於軍爭。

曹操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陳皥曰言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孫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則不能與敵爭也

曹操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王晳曰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爲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

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爲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趙奢撲北山而敗秦軍郭淮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爲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爲利。軍爭爲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爲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宜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之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恐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

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爲一

舍倍道若加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巳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跡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

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半至。

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

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

賈林曰上猶先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牧曰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十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陳皥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也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杜牧曰預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不能行師也

卷之七 七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王晳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王晳曰誘之也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虛空也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犬林小動而其人不移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

李筌曰駐軍也

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王晳曰形藏也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掠鄉分衆。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

可語傳故以摩檥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
尤順訓諫分明師徒服習也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
之民所積不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郭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
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速遲不
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金鼓。
杜佑曰金鉦鞞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
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爲目候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
旗也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
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
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感敵人耳目

故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王晳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荃曰心之令憒撓之令亂閒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始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

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

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饑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巳之力以用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晳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强則避之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王晳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佯北勿從

李筌曰恐有伏兵也

張預曰敵人奔走必審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卻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强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

隋師敗績

餌兵勿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釣我我不可從

王晳曰餌我以利必有可伏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

窮寇勿迫。

陳皥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追逼此用兵之法也

孫武子卷之八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晳曰晳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或曰九地之變

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絕地無留。

曹操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收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鬪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畧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畧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聚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

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

不可由道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即須不擊蓋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皥曰見小利則不能傾敵則勿擊恐重勞人

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君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

於後

張預曰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北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五事也

杜牧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

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覽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耳凡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他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衆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於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曰盡在此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故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變一云五變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寇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

利也
王晳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以害雜利行之處人以害之形居以救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王晳曰曲謀其利則可勝矣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爲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王晳曰周知其害則不致矣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爲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

無臣或遺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爲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或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王晳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
李筌曰煩其農也

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
乃可爲也事業者兵衆國富人和令行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來也、
李筌曰誘之以利
王晳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亡危常設備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故將有五危。
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
伏中之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
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
王晳曰無鬬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晳謂見
害亦輕走矣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
虜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若敵人如此

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杜佑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
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怒則輕侮而
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
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則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皥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戸動靜以計

不可喜怒也

何氏曰將才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耳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敗於已爲凶於兵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言須識權不可執一道也

孫武子卷之八　終

孫武子卷之九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

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

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皥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面東
也
戰隆無登。一本作戰降
曹操曰無迎高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張預曰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也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絕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杜牧曰水內乃汭也誤爲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
候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
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
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張預曰或岸邊爲陣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
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溉我也
杜牧曰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
人得以乘流而泊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
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家所忌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
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
地無陷溺也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
稠樹以爲固守蓄地利兵之助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
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
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
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
臨地用兵便高在右回轉順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
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
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黄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則勝水、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堯臣曰高則爽愷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

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可必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勝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淸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計智料敵而行

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操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道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濘人馬不通謂天之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蒹葭深遠謂之天羅

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翳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恃其險也

王晳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一本作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

張預曰敵欲人之進故處于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張預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賈林曰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

陳皥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兵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烟塵之埃
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
横斷絕貌也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堠故塵少
也

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
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款我也
辭彊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
王晳曰辭强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
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
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曹操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謀也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
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
者期也與民期於下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
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杖而立者飢也。一本作仗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佑曰倚杖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取者渴也覩一人三軍可知也

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驛飢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

陳皥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旣無畏乃鳴集其上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一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一杜牧曰言進退衆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佑曰旌旗謬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傴亞不次無紀律也

吏怒者倦也。

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

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一作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

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食肉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缻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

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者皆是窮寇必欲
決一戰耳缻音府炊器也
王晳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缻不
以飲食也不返舍無同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
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
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
語而言是失衆也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縮
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然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
強安恐衆離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王晳曰衆窘而不和豨則數賞以悅之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王晳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上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
之極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

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其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
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非貴多

王晳曰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爲益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厮養足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曰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厮養之中揀擇

與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賈林曰雖無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敵人也

王晳曰晳謂善分合之變者足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故雖厮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曹說是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曹操曰無有深謀遠慮但侍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

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所擒不獨言其勇也

王晳曰惟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張預曰衆居將師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怨懟而難用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慢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猶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晳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

信

梅堯臣曰信以何事不從服已

王晳曰知此者始可言其併力勝敵矣

孫武子卷之十

地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王晳曰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

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挂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丘陵也

有遠者
梅堯臣曰平陸也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别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于人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于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絶然後爲利也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于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獲之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者牽挂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皥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陳皥曰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悉擊之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誘之令必
出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
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
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
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

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牧曰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
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皥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
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于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
高陽以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
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
疾也今若于崤澠遇敵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
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就高不可
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若我來就
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
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
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
近也
陳皥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
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
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强弱可以加敵則爲之
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

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

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

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饑飽勞佚十倍相懸

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

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爲駐

止矣

王晳曰不待鬬而走也

卒强吏弱曰弛

便弓矢習擊刺也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賞罰孰明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

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

之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

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

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

王而求用

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

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
小將恚怒而不服于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
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于此亂之道也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
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
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

道
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
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張預曰設若奮寡以擊眾驅弱以敵強又不選
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敗北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眾不能選精銳
以弱擊強皆夯之理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眾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
于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
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于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
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助也山
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也乃末也料敵制
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
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
道
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

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旣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則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

敗戰可也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于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變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陳皞曰合猶歸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

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晳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必勝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

陳皞曰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曹操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陳皞曰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己知彼又察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孫武子卷之十終

孫武子卷之十一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

王晳曰用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何氏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

王晳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鬭志也

何氏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彊

陳皡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擊衆弱勝彊也

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日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助也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為之屬先往而通之
得其衆也
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晳謂先至者結
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
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
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
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

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返師返旆不可得也
杜佑曰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
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
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
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
曹操曰少固也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圮沮洳圮地不得久留宜
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
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
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
以奇伏勝也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
礙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
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卸糧
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
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
不勝是不可以戰也
輕地則無止
李筌曰恐逃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肯險阻士心不專無以
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晳曰無故不當止也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交地則無絶
曹操曰相交屬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
聯屬不可使之斷絶恐敵人因而乘我
王晳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
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絶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絶其路當以奇
伏勝也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結行也

梅堯臣曰地既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
幣合
重地則掠
曹操曰蓄積糧食也
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
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絶則掠
畜積以繼食

圮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
李筌曰不可爲溝壘宜急去之
張預曰難行之地不可稽留也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
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

死地則戰。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意也

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皇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杜牧曰據我便地畧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

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

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頼之事皆可奪也

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擾散亂無所不至也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

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

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

王晳曰兵尚神速奪愛尤當然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

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專精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

王晳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死者投之無往之地

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

死焉不得

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

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

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

王晳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

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

不得已則鬬。

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敵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鬬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一本作至死無所災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亂死而後已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

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婾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

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

王晳曰感勵之使然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
之勇
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
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爲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
應
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

也八陳圖曰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
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讎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
況非仇讎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
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使爲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
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
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
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
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雖有權智使人
合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
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

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陳皡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
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
之道也
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
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强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
梅堯臣曰兵無强弱皆得用者是因其地之勢
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
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

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爲後以
後爲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
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
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
治
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
能撓
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
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
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
聾如瞽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
人能識也
王晳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
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皥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

而審謀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皥曰發其心機

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

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

王晳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

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

李筌曰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反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

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

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

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

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
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
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
常理須審察之
王晳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
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
深專淺散鬬禦之謂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

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
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
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晳曰此越鄰國之境也
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
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
其志。

梅堯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
襲之
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
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曰使相及屬
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
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救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牧曰必爭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
不後哉
陳皞曰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
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衆來爭我以大衆趨其
後無不尅者
張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
故當疾進其後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
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

王晳曰懼襲後也

張預曰不當阻絶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

王晳曰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

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絶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

李筌曰不可留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曰以一士心也

王晳曰懼人有走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曰勵志也

杜牧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無生意必殊死戰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不得已則鬭。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鬭

王晳曰脫死難者唯鬭而已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間則無不從計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

張預曰恃富强之威而亟伐大國則己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用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己威得伸而自私

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隣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賭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晳曰杜姦踰也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犯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王晳曰情泄則謀乖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晳曰慮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
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存之本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為之爾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為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詳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

而擊之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志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鬭心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梅堯臣曰詳法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地我志
乃得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事成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閉關以絶其符信勿通其使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盖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聽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見其微而智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

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一本作謀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

杜牧曰厲揚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

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張預曰、開闔間謂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微與之期

曹操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皡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陳皡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絕亦不可爭競擾亂也

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道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曹操曰處女示弱脫兎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兎之脫走不可捍拒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兎應敵決戰之速也

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兎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

孫武子卷之十一 終

孫武子卷之十二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

王晳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

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

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庫中土道來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

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伏兵器

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

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

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熯易燎

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

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衆定而攻之無益故曰早也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兵變也

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

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也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

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王晳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

故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强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强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强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强也

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蓄積也

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

賈林曰費留惜費也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

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尅捷之功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

張預曰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

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

杜佑曰凡主怒興師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說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

張預曰君當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武子卷之十二終

孫武子卷之十三

用間篇

曹操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

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

張預曰或問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於敵也亦有磧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惜爵賞之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祝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不可驗於度

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總言先知之難也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間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惟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
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但莫知我以何道爲通
神理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爲間也

杜佑曰因其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
用之可使伺候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
梅堯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
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
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己之材能者翻覆
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
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
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
爲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
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
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杜牧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
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
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間不能知幽深
密故曰死間
生間者反報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佑曰擇己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
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凡所爲己知其實還以
報我故曰生間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晳曰以腹心親結之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
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
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歟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
非聖智不能用間。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

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孟氏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察妙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之又彼則何所不知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

拙則量材以應之
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
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留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是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張預曰可使往來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詐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斯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祿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太公也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

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

王皙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

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用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

孫武子卷之十三　終

卷之上

劉寅約註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吳起姓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爲魯將破齊有功人有譖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適魏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

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以事之見于外者可卜其隱于內者以往于既

往者可察其未來者以君之所爲觀之主君心好軍旅而言曰不好何故言與心不相同也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斬離衆獸之皮革掩之以朱漆之材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

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

蓋言朱漆丹青之皮革也此以下乃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之事

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戶。縵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戶言其多也縵輪籠轂者以皮革縵其輪籠其轂故號爲革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于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

此也。

又製此長短之戟縵輪籠轂之車既無華麗可觀又不便于田獵此證其言與心違之謂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

若是將皮革戟車等具以備軍旅進戰退守之用却不求會使之人正似母雞護雛去鬬狸乳狗護兒去咬虎其很鬬之心雖有而才力短淺隨即自取其死此吳起于用之謂也

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
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言其不好軍旅之事故引此二君偏廢之失以
動之
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主鑒此二君之失必內修文德以撫綏
百姓外治武備以防虞寇擾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
矣

若只守文德不修武備當敵來而不進戰是失
其義也及至民被敵傷屍僵于地而哀憐之不
足謂之仁也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為大
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
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此章後人總叙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謂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凡六章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
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
姓曰教萬民曰親互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
姓不親也
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
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況四不
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于國者君臣
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既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

以出軍也不和于軍者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
軍既不和衆心乖違故不可以出陣也不和于
陣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陣既不和行伍乖
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于戰者坐作進退不
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
也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于國和于軍
和于陣和于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

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公也必告于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于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于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然後乃舉兵而爲戰伐之事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民知君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啓于元

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是愛其命惜其死如此之極與使之臨難民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道者圖國之道也反本者反求諸身也復始者復合乎理也凡事而合乎理則得圖國之道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苟事之合乎宜所當爲者則行之以成其功事之不合乎宜所不當爲者則不行之斯得乎圖國之義也

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圖國之謀專欲得其利而遠害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圖國之道之義之謀其大要只在于保全其業守其成法而不廢墜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其所行不循理所動不合宜平居小人猶且不免于刑戮況處大位專富貴居人之上豈能久

乎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惟聖人之圖國必安民以道治事以義敎民以禮慰民以仁故能享國長久而患不及其身也

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修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衰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修之則興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敎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

禮者節也凡所行之事既得其宜則中于節事之中節者有嘉事之失節者有罰故人恥于失節而尚乎中節也

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人既恥于失節而奮于義則大足以進戰則小

足以守固矣

然戰勝易守勝難

若計算已多出而勝敵者易惟敎之以禮勵之以義使人有恥不敢越禮背義自然悅服能守此道而勝人者可謂難矣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圖治其國不尚仁義專以窮兵黷武雖能五勝于人而禍必及之四勝于人者不無久暴于外國之供給不足自取虛耗之弊三勝于人者是其能先爭天下之交養其權謀威加于敵僅可以霸不若以仁義二勝于人則可以王又不若治國以道勝于人則爲帝于天下矣故曰數勝得天下稀以亡者衆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

兵之所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于黃池是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伐如晉楚之于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于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于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于楚也

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彊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彊。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

此釋上文五者之義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彊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彼既能禁暴而救亂以行其義必不敢動于非禮此則修飾典禮使之開之自然罷去是謂以禮服之也彼既恃其彊盛此則示以謙卑仰卑而驕之之謂也彼必輕我可以乘隙破之此謙服彊也彼因怒而來必剛忿此則愈以惡辭激之使其愈怒而疾戰我則多設奇伏之兵堅壁自守不與之鬭伺其怠歸之際發伏邀誅夾擊之此謂服剛以辭也棄禮貪利凶暴之兵必無深謀可知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近示之遠遠示之近之詭詐之法以服之彼既國亂民疲復舉兵革之事動起大衆而來戰者此則因其變勢而制其權謀以破之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敎。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法見下文

故彊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也

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有此三千人如上文五者練銳之軍故出入可以決圍屠城矣

右第五章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

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

君能使中國之人賢而有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下位，賢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此乃立見陳必定之法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則知愛其上死其長矣。此乃立見守必固之法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以吾君爲是，以鄰國爲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而不畏危也。此乃立見戰必勝之法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于是武侯有慚色。

右第六章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强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

今旣知戒，是可以與之言安國之道也。先總論六國之俗，次復細釋其所以，繼之以擊之之法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心不一，力不齊，故雖重而不堅固也。此釋齊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勢力脅而從之，其陣可得而壞矣。此擊齊國之法

秦性彊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

其人不相遜讓皆有爭鬬之心故陣散而各欲自爲戰也此釋秦國之俗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既貪於所得而離其將帥我則乘其乖錯獵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得而取矣此擊

秦國之法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陣雖整治而不能持久也此釋楚國之俗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取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輕進而速退因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其軍可得而敗也此擊楚國之法

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好愛勇義寡少詐謀故陣守而不走也此釋燕國之俗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或陵而遠之或馳而後之如此則在上者疑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於敵人必避之路其將可得而虜矣此擊

燕國之法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

其民疲困於戰鬬無致死之志故陣治而不爲用也此釋韓國之俗

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陣而壓之衆來則絕而拒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國之法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

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上文言擊敵之法然亦必選猛勇之士愛之以恩貴之以祿可以保全軍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健剽疾志在吞滅敵人者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以決勝五兵謂戈盾戟夷矛酋矛也戈平頭戟也盾干也戟小枝向上者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

二丈皆鈎也

尊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爲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人之倍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己也然必先選士養己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言凡料敵之道有不必卜問而可與之戰者凡八事初一日當大風大寒之時或未明而便起軍或既睡而復遷移剖氷凍而渡冷水不顧辛苦艱難者是其必有危難不得已也彼若如此破之必也不待占卜而疾與之戰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于取遠

次二曰盛夏天氣炎熱晏起愈熱兵士擁塞無有間隙疎通步行者乘馬者又皆飢渴而秎在遠去者其困憊可知可與之戰也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

次三曰師既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存百姓怨而且怨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人不能止息

四日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

次四日軍之資財既竭盡薪芻既寡少天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日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

次五日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生疾疫四隣之救者不至

六日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次六日道路遙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懼倦怠而未得飲食解甲休息于路

七日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

次七日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固三軍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日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日行陣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于內半出于外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遇敵之軍勢有如上之八樣則擊之不必疑慮也

有不戰而避之者六

有不必占問而避之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初一日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兵必彊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日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宣布于民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日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者明

也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日陳有功者之多寡列居位之上下以激勵之又凡所任使者皆是賢能

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日師徒衆多則力彊兵甲精銳則利戰

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日有四隣之相助得大國之援援亦救助

接應也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敵有此六件審詳我既不如必須避之不所疑慮而不定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内。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觀敵之外以知其在内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

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此觀外知内之法敵人之來放蕩無備旌旗亂動不齊人馬頻頻回顧若敵之形見於外如此我觀之即知其内必無奇謀遠慮彼雖有十分我則以一分擊之必能使之不能處置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隣國諸侯未曾會合君臣上下未曾協和溝壁壁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洶然驚懼欲前進而不能欲退後而不敢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危殆也此察進知止之法

右第三章

武侯問敵不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

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來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右第四章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況能與人戰乎凡七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地輕便于馬馬輕便于車車輕便于人人輕便于戰此是四輕下復中其輕之之法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于馳逐故地輕便于馬也喂飼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輕便于車也脂膏鐧鐵常不缺乏則軸滑澤故車輕便于

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則無所失故人輕便于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皆以信爲將者能審達曉察此理乃制勝之主也重賞重刑是二重行之以信是一信四輕二重一信乃是取勝之主將也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郤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言大將素以恩威刑賞禮節法度治理其士卒士卒皆服習故其或進前或退却皆應節制或左或右皆應麾指雖斷絕而陣勢不絕雖散止

而行伍不亂大將或使處安穩之地以應敵或使處危險之地以應戰則其衆皆肯合而不肯離皆肯應用而不肯倦怠也治兵苟能如此則投之所往天下莫能當也此名爲父子之兵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在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凡爲將行軍毋亂其進止之節制則人知所從

毋失其飲食之所宜則人得其養毋竭人馬之力則能壯而佚依此三件行軍則士卒皆服其使令士卒皆服其使令則上文以治爲勝之治法從此起也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人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敗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戰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此因下文猶豫狐疑而言止屍之地即死地也

言凡兵戰之場最不可令吾士卒猶豫狐疑當陷之死地示之以必死則莫不疾戰以求生地若示之以可生之路則皆貪生猶豫而不力戰必致敗亡所以善將者陷之死地如坐于漏船之中伏于燒屋之下危急之甚若不疾速求出則必死也所以使智者不假猶豫而謀勇者不暇狐疑而怒盡舍死以承戰敵可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

爲將者發號施令猶豫不決用兵計謀狐疑不定必致災患又豈可使三軍之衆猶豫狐疑哉

右第四章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言臨敵交戰之際常死其不能者能則不死常敗其不便者便則不敗所以要教戒爲先使一個學成去教十個分而教之使三軍皆能皆便則何死敗之有說見下文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能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則不死也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
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士
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將兵
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而變爲方
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坐一起如司馬
法立進跪坐進跪是也行而止之者謂行又當
止而齊之也如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
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
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郤有節是也

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
而能分也圓而方之至結而解之每變皆習則
便熟也所以不敢

右第五章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
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
教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刺矛夾矛酋矛也
矛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
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
以指麾旌旗搶攘非強者不能持勇者持金
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
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爲
計謀之主刈草爲防者曰廝炊烹者爲養[illegible]
取薪之人謂之廝養

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
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同伍者相保[illegible]
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二十五家爲一里十人爲

什五人爲一伍皆古法也一擊鼓使整兵器
二擊鼓使習陣法三擊鼓使促飯食四擊鼓使
嚴整裝束五擊鼓使就行列聞鼓聲咸合然後
舉旗而施令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
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爲敵所衝二則恐爲
水所淤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爲敵所圍二

則恐水草不便

右第七章

吳子卷之上 終

吳子卷之下

論將第四

論將評論爲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善而爲取勝之道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文以附衆武以威敵太剛則折太柔則廢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謹君臣之禮飭上下之儀順俗教民綏士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文也受命忘親臨陣忘身進死爲榮

退生爲辱信賞罰廉智謀明法令威震天下武也斯二者合而有之乃可以爲三軍之將也剛而能柔則不暴而有節制柔而能剛則不廢而有變通剛柔兼濟斯可以任兵之事也

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是勇乃數分中之一件也

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

曰約

故將之所當謹愼者有五事謂理備果戒約也此因勇者必輕合故教之以五愼先舉其目下文復詳之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理者將得其治兵之理也備者預備之謹也果者果敢于戰也戒者戒之至也約者令之簡也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右第一章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

四機氣地事力也機者術也言治勝之術說見下文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

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故將勇則兵彊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氣者即孫子所謂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之氣計險阨遠近謹而勿勞此乃養氣取勝之術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路狹道險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名山大塞如蜀之劍閣秦之潼關

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來以疑之分散其衆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人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櫓楫修水戰也人習戰陳教練之有素馬閑馳逐僕御之有法

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彊。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率下安衆德也仁也怖敵決疑威也勇也施令而下不敢犯又專言威也所在而寇不敢敵又

專言勇也

右第二章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嚴

耳威于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于色故色不可不明也心威于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三者指金鼓旗幟禁令刑罰而言言此三者不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者蓋由此三者清明嚴也

右第三章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而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

其將愚昧而輕于信人可以詐謀而引誘之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于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

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貧而生怨可使人離而間之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惑其衆又無所倚恃而可驚而走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

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使其來而前以擊之也

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

處軍卑下潤溼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沈之也

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茅荊棘幽深翳穢又有疾風頻數而至因可焚而滅之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動移將士懈怠無言戒之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襲之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多爲智將勿與戰也

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以嘗試之務于奔北無務于貪得觀敵人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其政又整治而不亂其追北佯爲之不及其見利佯爲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爲有智之將勿與之戰也

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若其士衆讙譁喧鬨旌旗煩擾紊亂其卒自行自止不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橫不聽約束其追北如恐不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爲愚昧之將雖衆而可獲也

右第五章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得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倉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陳言之也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彊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之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彊敵攻無堅陣矣

法度號令皆在教習之有素也若令不素行以

敎其士卒及至卒遇敵人亂而失行之際雖有
智者亦莫如之何也
右第一章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于易
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
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
我少彼衆在于平易之處必被彼擒引而誘之
至于險阻之處我先居之倚地勢之險設伏投
機以取其勝彼雖衆多無所措手此以少擊衆

之法也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
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皆此以證用少務隘之驗
右第二章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
深溝高壘守以彊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
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
力聖人之謀也

彼師既如此之盛不是車騎之力所能勝也所
在聖知之人計謀以勝之也謀見下文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
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以徒步其法共
一十萬衆也可分爲五軍令一軍當一衢夫五
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
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
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
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鬭
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
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彊之道也
五軍分爲五路戰若勝則勿追恐有伏也若不
勝當疾避其彊也如是敵人佯爲敗北我當安
行疾鬭不可忽也或曰我佯北以誘之亦遍使

一軍會其前一軍趨其後又使一軍[illegible]而進
我卒左攻于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作
而我必有其利此乃擊彊之道也

右第三章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忌。雖衆可服。
分而乘之即孫子因敵則分之之法也言我衆彼寡則分開我衆作二隊一正一奇或一前一後以彊之攻勝敵衆我寡以方從之是從其一面薄我之處何其輕我之寡少不以我爲忌備而擊之雖衆可服也

右第四章

武侯問曰若遇敵于溪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恐爲敵之所襲也若高山深谷卒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乘人之不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

右第五章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

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陣。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此謂谷戰兵雖衆而無所用召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持鋒利之兵爲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隱伏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人必堅陣固守進退皆不敢矣於是令吾軍出旌列旆行出山營之外敵人必有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以車騎而[illegible]掠之勿令彼得休息

此乃谷戰之法也

右第六章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之于旁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

水之淺深乃可爲奇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迫之

右第七章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强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

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陽燥則興起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强車若進若止

必由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庶無失也

右第八章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强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暴寇初來必慮其勢力之强善守吾壘勿輕出應之彼將暮晚而去其所負載之物必重其心

必恐懼還歸退去務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其兵必覆矣

右第九章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右第十章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爲燕賞之禮而激勵無

功名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與衆相得然後可也蓋嚴刑明賞者末也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者本也苟能勉勵之使士卒果樂聞樂戰樂死則嚴刑明賞可無用也世之爲將者于刑賞尚不能信又豈能知勵士使之樂聞樂戰樂死哉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舉有功而進享之無功而勵之能致之樂聞樂戰死也

于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長短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于諸侯失權于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

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疋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右第一章

吳子卷之下　終

握機經三卷握機緯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曹允儒撰允儒字魯川太倉人是書首載風后古文一十九字次載太公望增衍三百六十五字次載宋阮逸所撰李衛公問對中六十七字採輯諸家註釋於衡衛風雲諸陣皆繪爲圖凡三卷又以孫子十三篇吳子六篇爲握機緯孫子輯諸家訓釋凡十三卷吳子惟用劉寅註凡二卷考千頃堂書目有元人孫子握機緯十三卷劉寅吳子握機緯二卷書名卷數與此書一一相合其即得此書之殘本誤爲標目歟據王世貞序稱崑山明齋王氏與念菴羅公荆川唐公因倭變力研窮之而以其說盡授之魯川曹君曹君向與戚大將軍商之戚深以爲然數數向予稱道之云云則確非元人及劉寅作矣然以孫吳二子加以緯名亦殊杜撰二子之書各明一義與握機不相發明也

孫子參同五卷

〔明〕閔于忱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閔氏松筠館刻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子參同五卷》提要

孫子批釋序

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太史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闔閭時。破楚入郢。為大將。武稱雄於言兵。其書自始計至用間。率多權譎叵測。輔之以仁。為言縱橫倏忽。莫可端倪。故梅聖俞評其書為戰國相傾之說。而鄭厚則以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暨唐杜牧之喜論

兵。其論武大略用仁義。使機權
因脩注之以發其意。自聖俞與
杜鄭。代為軒輊。而宋初四庫書
目所撰孫子注二十餘家。人輒
雌黃。未有以折也。夫以聖俞之自
背於杜鄭。殆故創為異。求渝

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
略而意深。其行師用兵。料敵
制勝亦皆有法。顧諸家所雌黃
者。善其言曰。三代王者之師。司
馬九伐之法。昭如兩曜。安所取詭
道用之。是不能也。孔子嘗相其君

會夾谷矣。逆揣齊變而具左右司
馬。兵萊夷。萬世而下。慕為神武。
夫孔子而賤陰謀。如季友孟勞之
搏則可。然曷以善桓公猗角江
黃。悼公還師救楚哉。雖吳用兵
時戮荆王尸。分處其大夫之室。亦伍

員之快憾而倒行而逆施之。非武志
也。今武及孔子時。所誦十三篇者。縱未
敵方三代行師。詎不與桓悼方軌
而出哉。孔子於兵。自云我戰則必
克。以此取孫子可知也。是故孫子
而不當孫子已耳。孔子而當孫子。

則必引而附之。敬仲知瑩使亞旅其間。當不至賊之如于鄙也。蓋梅聖俞涉孫氏之譎者也。而遺於仁則詆以傾險。鄭厚亟取其仁者也。而略於譎。遂擬以論語易大傳之流。夫妄為詆且擬。而闇中其竅。等

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武子者。牧之其知言哉。孫子外。管子六韜越語。不佞各有序。指亦稱是。

瑯琊王世貞撰

松筠館主人書

孫子參同序

卓吾李贄撰

蒙谿張鏊先生序武經七書。其略曰。文事武備。士君子分內事

也。姬鼎奠而尚父之動可紀。羣雄角而孫吳之略稱強。天不生仲尼。則斯文之統以墜。天不生尚父。則戡

亂之武。曷張七書六經。固仁義一原之理。陰陽貞勝之符也。今之士大夫。何獨不然乎。高爵以崇之。厚祿

以養之。其受之君者重矣。一旦邊夷猖獗。小醜跳梁。則栗胘戰股。撫髀撚鬚。顧後瞻前。張皇錯諤。又從而

自謏曰。儒專習文。將專用武。原是兩途。縱儒有知兵者。然亦射不穿札。騎不絕塵。不思子房無三尺之軀。

淮陰無縛鷄之力。綸巾羽扇。指顧而挫鋒芒。隻馬單騎。談笑而退戎虜。所貴乎士者。一究心之耳。若能以

臥側爲邊防以埀使爲卒伍則折衝樽俎決勝幾席不難矣正正之旗堂堂之陣豈專在孫吳與太公也耶李卓吾曰此言固知武事之爲重矣然猶不免與文士爲兩也猶以治世尚文而亂世用武分治亂時

世爲二也猶以太公似未可以繼斯文之統而孔子似未可以謀軍旅之事也夫軍旅之事雖孔子且未嘗學而可責之鯫生小子乎且世儒之不如郭令公諸葛武侯者固衆也而獨我也乎我能通經學道四

六成文。即可稱名士。不愧名儒矣。彼吳起淮陰諸人。有才無行。又況皆非我之所屑者。則蒙谿此言。未免

使人以不信也。然其日仁義一原。陰陽貞勝。則確論矣。夫天下未有有仁而無義。亦豈有有陽而無陰。獨

陽不生。獨陰不成。謂文專指陽。而武專指陰。則不但不成武。而亦不成文矣。故予嘗譬之人身。然。夫人身

有手有足。蓋皆所以奉衛此身者也。故凡目之所欲視。耳之所欲聽。舌之所欲嘗。身之所欲安。非手足。則

無從而致也故一身而非手足則欲飲誰與持欲食誰與供欲衣誰與穿欲遠行誰與到我欲尊吾身誰

與跪拜而致恭我欲受吾身誰與奔趨而趨事是文用也固此手與足也一旦有外侮或欲我跌也度不

能敵則足自能趨度能敵則足自能與之交或欲我搏也度不能敵則自能舉手以相蔽度能敵則自能

反手而推擊之是武用也此亦手與足也非他物也故平居無事則手持而足行有所緩急則手抵而足

踢。執匕箸者此手。而執棍棒者亦此手也。執茶桃者此手。而執刀劍者亦此手也。伸之則爲掌。可以恭敬

而奉將。捏之則成拳。可以敵愾而禦侮。雖手足亦不自知其孰爲文用而孰爲武用者。蓋衛生之物。天寔

畀之。豈直於人爲然。雖禽獸亦若此焉耳矣。齒牙爪角。咸有其物。各適于用。未嘗少缺也。唯是痿痺不仁

之者。則文武皆廢。不可齒於人數明矣。此皆待人而後得以苟延其生者。文用且無。況武用耶。然則儒者

自謂能文而不能武。有是理耶。既不能武。又豈復有能文之理耶。則亦不過取給於聞見。借功於昔賢而

已。是自痿痺而自不知也。是待人而後能起居飲食而猶強以謂不屑也吾不信之矣。吾獨恨其不以七

書與六經合而爲一。以教天下萬世也。故因讀孫武子。而以魏武之註爲精當。又參考六書以盡其變。而

復論著于各篇之後焉感歎深矣。

孫子參同叙

兵猶禪也。極其用。海墨書而不盡。究其精。即一言不可得。古今兵法。已慮數十百家。世所尊為經者七。而首孫子。、、之言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又曰。微乎、、。至於無形。神乎、、。至於無聲。合而言之。思過半矣。余友禿翁先生。深於禪者也。於兵法。獨取孫子。

於註孫子者。獨取魏武帝。而以餘六經附於各篇之後。註所未盡。悉以其意明之。可謂集兵家之大成。得孫子之神髓。余在雲中。始得讀竟。中於兵。猶齋魯之於文學。其天性也。故為廣其傳。使人知今古兵法。盡於七經。而七經盡於孫子。若善讀之。則十三篇。皆糟粕也。况其他乎。余

家居。與禿翁未數見。亦未與深譚。且不知有禪。已論兵。及余在行間。亟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家楚。諸大夫正憂賊。禿

翁曰。毋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辨賊者。夫余兩人者。未相與譚。而心相信。此其故。即使余兩人者言之。亦不可得也。禿翁者。李贄。稱卓吾子。

麻城梅國禎撰

吳興蕉迷生閔振聲書

孫子參同小引

按孫武事吳左傳不載史記列傳稱武為臏之祖臏之兵法傳於後世云則是書殆傳於臏而本於武者與余謂吳入郢事在周敬王十四年孫臏救趙事在顯王十六年相去一百三十九年太史公從五百餘歲後作傳以稱祖孫蓋本於此或曰孫武本

無是人戰國辯士妄相標指說亦有見歟據以傳書見存於世者即十三篇是也漢藝文志稱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杜牧亦云武子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則今之十三篇豈魏武註之而刪定者與高氏緯略曰兵流於毒始於孫武其言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是書果出於戰

國相傾之說亦或其然迄今數千載後經生武弁童而習之若其精蘊白首未得也甲寅歲余留鄴邸冬官景愚郎公以所刊鳳洲批註十三篇見示其註大都本於魏武於孫子闡與尚徑庭也後復於舊笥中檢得了凡手筆點畫甚詳段絡條貫呼應起伏無不昭然顯揭讀之數過恍若

起孫武而面質之者與卓吾子以參贈合因請以歸集為合璧付剞劂氏公之宇內云時萬曆庚申歲菊月洷日吳興松筠館主人識

孫子參同凡例

一舊刻叅序先孫呉次司馬李尉又次六韜三畧卓吾子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從之

一舊註凡一十二家梓行於世者止魏武杜牧張預及近時劉寅數家而已今復旁集諸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之未備

一舊評有蘇老泉王元美及陳子淵所集等

刻俱多散佚脫略今加考訂以正舊刻之訛

一批點悉依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家並存標之篇首使覽者一閱了然

一卓吾叅同乃其生平之最屬意著述中之最苦心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批點茲不擅改

一刻中有主意綱領用‖有改絡用乚有眼骨用◯有關鍵用○有精華用◎有波瀾用、、。。有條目用丶丶丶此袁公原筆茲不剟改

一諸家箋釋意旨互有異用無礙發明者並存之以便披覽

孫子兵法集註

孫子品節

李氏叢書

唐荆川武編

三蘇文集

王弇州文集

事文類集

藝文類集

爾雅

唐雅

稗稚

海篇

孫子列傳 附前

蘇老泉論 并附

考訂諸書目錄

易經

周禮

春秋

左傳

國語

史記

武經七書

六書

百將傳

大將傳

武臣傳

武經淵源內外編

武學經傳

孫子講意

孟德新書

古今註釋姓氏

魏武帝諱操
李筌
杜牧
王晳
張預
賈林
梅堯臣
陳皞
杜佑
孟氏
何氏
解元
張鏊
李材
黄治徵

今古批評考訂姓氏

蘇洵老泉
王圻
唐順之荆川
王世貞鳳洲
陳深子淵
李贄卓吾
梅國禎
焦竑漪園
郎文焕景愚
陸弘祚屋臺

孫子參同十三篇目錄

孫子參同卷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

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

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

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

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

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蹷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孫子老泉論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

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瑕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

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孫子參同卷一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

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勢者因其所利而制權變之道者也如韓信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我之所利也乃敢遂下井陘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又選二千人人持一赤幟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若趙空壁逐我則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明日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此因利制權之事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趙奢救閼與領兵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日有以軍事諫者死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使來入趙奢善食遣之間使還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至閼與離城五十里而軍發萬人拒北山秦師至遂大敗之解閼與而還

用而示之不用 呂蒙詐稱病孫權露檄取廻以陸遜代之陰遣蒙圖羽秦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為將者斬因敗趙括叚紀明欲擊鮮卑而詐為召還是也叚頍字

紀明桓帝時人後封新豐侯鮮卑犯塞傾擊之恐賊驚去乃詐稱璽書召還頻潛於還路設伏悉斬獲之

近而示之遠 越與吳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勾卒相去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乃潛涉水當中軍襲破吳兵又如岑彭申令西擊而潛兵渡沔是也

遠而示之近 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如韓信盛兵臨晉陳舟爲必渡之勢魏豹遣兵拒之信從夏口以木罌渡河襲破魏兵

利而誘之 李牧以利誘胡人入境因大破其衆楚人以採樵者誘絞人設伏兵以敗之

亂而取之 謝玄與苻堅夾淝水而陣玄說秦退軍欲與之戰秦軍因退而亂玄遂進兵大破之馮異與赤眉戰使軍皆朱其眉以相亂遂破赤眉兵

強而避之 敵人兵勢盛強且以避之如王霸閉城休士避周建蘇茂之鋒周亞夫謂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堅壁拒守待其饑疲出兵擊之

怒而撓之 敵將剛忿則辱之令怒使其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故可掩而擊之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或曰忿速可侮

卑而驕之 如冒頓以千里馬閼氏與東胡東胡志驕不爲之備又求地於冒頓冒頓怒襲而滅之越子率衆朝吳列士皆有賂子胥以爲豢吳後果爲所滅唐公李淵以書與李密卑辭推獎李密果驕而取敗

佚而勞之 敵人本佚當設計勞之如吳三軍迭出而楚疲於奔命田豐說袁紹外結英豪內修耕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彼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操疲於奔命人不安業之類

親而離之 敵人上下相親當設計以離其心如項羽使至陳平以太牢具進及見使者則佯曰吾以爲亞父使今乃項王使也更以惡草具進使者歸告項羽羽由是不聽范增之計秦應侯使人間趙王曰廉將軍爲人易與且降矣今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於是趙退廉頗而用括秦晉合兵伐鄭鄭遣使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

於秦無益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呂蒙因關羽撤兵而襲取南郡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出蜀不意

魏武帝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校計索情出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政令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

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
者將莫不聞知其變極則勝也法令孰行者
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以佐其外常法之外
也制權權因事制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
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
敵治實預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
而勞之以計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
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

也先傳泄也 李卓吾曰經之以五事下五
事也校之以計下七計也七計即五事其曰
兵衆孰強等總不出五事中將與法二者而
已言以此五事計筭校量於廊廟之上則彼
我勝負之情自可索而得之矣將能聽吾計
即爲能將自能於常法之外爲之勢以佐之
矣勢者權勢也兵無定勢所謂詭道奇謀此
則臨時因利而後制不可以先傳也唯有五

事七計兵家常法當預筭於先耳故曰始計
始計者豫筭也君能豫筭將能豫筭則勝筭
常在我矣以是用兵則臨時遇敵有不能因
利而制權勢者乎 一曰道孫子已自註得明
白矣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
之生而不畏危是也夫民而可與之同死生
也則手足扞頭目子弟衛父兄不啻過矣孔
子所謂民信孟子所謂得民心是也此始計

之本謀用兵之第一義而魏武乃以導之以
政令解之失其本矣緣魏武平生好以權詐
籠絡一時之豪傑而以道德仁義爲迂腐故
只以自家心事作註解是豈至極之論萬世
共由之說哉且夫道之以政令只解得法令
孰行一句經耳噫此孫武子所以爲至聖至
神天下萬世無以復加焉者也惜乎儒者不
以取士以故弃置不讀遂判爲兩途別爲武

經右文而左武至於今日則左而又左蓋左之甚矣如是而望其折衝於樽俎之間不出戶庭不下堂階而制變萬里之外可得耶箇箇皆能抱不哭孩兒一聞少警其毒尚不如蜂蠆而驚顧駭愕束手無措即有正言亦不知是何說即有眞將軍亦不知是何物此句不合論語此句不合孝經此說未之前聞此人行事不好此人有處可議嗚呼雖使孫武

子復生於今不如一記誦七篇舉子耳二場三場初不省是何言語咸自爲鹿鳴瓊林嘉客據坐瑶堂而欲奔走孫武子于堂下矣豈不羞歟夫孫武子且然況魏武乎益以市井奴輩視之矣嗚呼若魏武者吾以謂千載而一見者也學者愼勿作矮人觀場之語可也

參考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一曰道夫道莫先於得賢莫要於愛民得賢則明愛民則親所謂未戰而廟筭勝者此矣然非平日修德愛民以致賢人則賢者亦安能致之哉故惟德修而後賢人至唯賢人至而後德益修道益明民益親也此篇專爲君言故曰主孰有道其實將道亦如是而巳矣故首述得賢爲將者當參考也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

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舜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

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

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若何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

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文王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敎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

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美容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

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

黃石公曰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

雄則敵國窮
黃石公曰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而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
黃石公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

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
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故曰

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

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鬭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起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

解關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我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以上皆得賢之道

文王曰願聞爲國之大務太公曰愛民而已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淸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太公曰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

黃石公曰夫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閒敵強下之敵佚去之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以上皆愛民之道

文王曰何如而可為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

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讐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處之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

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文王曰君臣之禮何如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聽何如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何如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文王曰守國柰何太公曰齊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齊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文王曰守土柰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

文王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太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

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暴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灾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灾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内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

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大哉聖

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王曰聖人何守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嗇何憂萬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爲家聚

家而爲國聚國而爲天下分封賢人以爲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繁刑繁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啟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柰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爲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黃石公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

黃石公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司馬法曰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

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
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
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
勇力不相犯

以上皆愼修之道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二曰天三曰地天者陰
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
故參孜以天地

文王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
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
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
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
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
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
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
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
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
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
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
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
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
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
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
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
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尉繚子曰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右鉞死
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
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
而克商伐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
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

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玆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

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

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嚀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曰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誡也

以上皆言知天知地

卓吾子曰始計五事四曰將五曰法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曰將孰有能而繼之曰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然則賞罰明而士卒練兵衆強者其爲有能之將審矣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之制官道者統攝偏裨各官之道主用者主軍中凡百之用此皆一定之法唯得人以主之而後軍用不

乏也夫天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有國家者可一日而忘戰乎唯以不教民戰以不知兵者將斯殆耳故未戰而廟算勝始謂得算多夫未戰而廟算已勝未戰而彼我之勝負已可計索而立見其情則凡詭道奇謀要不過爲將者臨時因敵制勝以佐之耳其必勝之戰豈至此而後決乎故曰始計言計之於始者不可以不豫也若臨敵而後選將又安得爲豫計於始而得廟算之勝也邪其爲忘戰之主必危之國無疑矣故讀始計者尤不可不留意也因具述六書選將練兵行賞之法以備參攷如左云

武王曰論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

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

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敗軍破將

武王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衷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温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

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衷情相應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武王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

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

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

武王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柰何太公曰將有三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

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

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饑飽寒暑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文王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武王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

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武王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强離親散衆爲之柰何太公曰因之愼謀用財夫

攻强必養之使强益之使張太强必折太張必缺攻强以强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

○黄石公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

○黄石公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

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黄石公曰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

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

兵爲天下雄

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

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

軍讖曰將能淸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日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

則其勝可全

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智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説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説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

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

衆不強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鬭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

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尉繚子曰夫將能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士成功

者臣以為非難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

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獨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間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

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

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

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以上皆言將與法

卓吾子曰夫法者將之所設亦將之所守也

故語將而法自寓矣合而言之是五事也凡爲將者孰不熟聞之乎苟或語之以此五事又孰不以爲皆老將之所常談乎然其實不知也其實不知則雖日聞五事何益歟故曰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聞之而不知此將之所以難也李衛公亦有五事之目與此同而意各別余謂必如此乃可謂眞知五事者故具錄如左以備參考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甞分爲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説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説陰陽地之説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説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孫子參同卷一終

孫子參同卷二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獘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

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

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攻城則力屈攻人之城久而不下其力必至於困屈若祿山之亂尹子奇令狐潮等攻睢陽久而不下張巡許遠設奇殺賊甚衆後雖城陷而于奇今狐之力已困矣

諸侯乘其獘而起如吳伐楚入郢後又加兵於晉盟於黃池久而不歸

越襲滅之當時雖有伍員孫武不能爲之謀矣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楊玄感李密起乘其獘縱有蘇威高熲豈能爲之善謀於後乎

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萇曰苻登用兵持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成計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江都聞計於魏思恭對曰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衆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剋期天下必定敬業不從。果敗。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兵甲戰具取之國中物輕而易致也糧餉因於敵粟重而難運也如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國家困於師旅者必其糧之遠輸也糧既遠輸則百姓貧乏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今以七十萬家之力千里饋糧供給十萬之衆百姓安得不貧乎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丘役百姓近於師旅者必貪利而貴賣其物於遠來輸糧之人則財不得不竭矣百姓財竭則急於丘役供給之事丘役者驗丘甸之數而供役也如春秋成公時作丘甲之類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

故殺敵者怒也故軍士能殺敵者在我激其怒氣也如田單守即墨令間誑燕使盡劓齊卒之降者又誑使燕人掘城外冢墓於是即墨城中士卒皆怒欲殊死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後漢荊州刺史度尚候軍士出獵密使人燒其珍積獵者還莫不泣涕尚因激之曰卜陽潘鴻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皆奮踊願戰遂破潘鴻趙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獲帑藏悉以饗士國家

所欲惟土疆耳由是將吏
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魏武帝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
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日費
千金購賞猶在外也鈍挫也屈盡也拙速雖
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
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
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
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

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
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家也丘牛謂
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萁豆稭秆禾稾也
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
石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
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更其旌
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益強益巳
之強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戢

將自焚也　李卓吾曰始計之後便言作戰
者言欲行師須知日費之廣饋糧之難必先
振作士氣速圖取勝不宜持久也雖曰作戰
其實皆是不欲戰之意耳何也蓋如此則鈍
兵不可也如此則力屈不可也如此則財殫
不可也如此則國貧於遠輸財竭於貴賣不
可也如此則中原內虛私家之費十去其七
公家之費十去其六不可也唯有因糧於敵

務食於敵乃可耳然亦不可以久也故至於
不得已而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但能速勝
雖拙可也非愛拙也以言速勝爲巧之至而
人不知也故未見有巧而久者則凡久於師
者是謂眞拙矣其愼重於戰何如哉故終之
以貴勝不貴久而又叮嚀以告之曰此民之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誠不可以不愼也然
則善戰者服上刑正孫武子之所不赦矣或

曰籍籍民爲兵也近師者貴賣近師之地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丘役卽丘賦軍中財用旣竭則丘甸之役又不得不急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殺敵者怒激怒我軍令殺敵人如田單之守卽墨是也取敵之利者貨以貨與人乃可取敵如趙充國守金城誘羌豪自相斬捕每獲一人予錢四十萬羌人自攜先零坐困是也

參考

卓吾子曰糧不三載三載者隨糧繼糧迎糧也三載而戰國安得不貧於轉輸乎是未能勝敵而先自敝也又曰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然則可聽其貴賣而不有以處之乎處之者市也故備述運糧之難與爲市之法如左

黃石公曰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

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

鼓而進吳分兵禦之戰於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戰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右言權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

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

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爲吾所効用也

右言市

卓吾子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何謂也夫民以命爲重而司命者在將國家以安危爲重而主安危者亦在將將其可以易言乎所謂民命者非止三軍之命也十萬之軍興則七十萬家之民不得事農畝而七十萬家之命皆其所司矣又不但此七十萬民之家已也國貧於轉輸財竭於貴賣賦急於丘役私家公家並受其敝其屈力殫貨又可知矣不得已而後戰柰之何無良將也

故述良將述戰將述車戰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不可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内整示饑而實飽内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鋭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

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及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尉繚子曰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

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絶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尉繚子曰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

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駃彼駑馬鬐

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内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

右良將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畏則審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輕重舍謹六甲行愼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

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尉繚子曰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

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卽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右戰將

武王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柰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卽陷之旌

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

武王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

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敢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

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

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一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

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

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人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

右車戰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

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

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如文王伐崇因壘而降宋曹彬取南唐元伯顏取南宋皆能全人之國劉裕取南燕曹翰取江州誅殺太甚此不能全人之國者又如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如光武收銅馬鐵脛尤來大槍及赤眉之類皆全人之軍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則唯事殺戮破人之軍者

上兵伐謀　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

峻即日開壁而降諸將問曰斬其使而降其城何也帥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伐謀也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昭歸報晉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深溝固壘以待士會謂秦伯曰晉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好勇而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獨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是敵謀伐我我先伐其謀士會之對是我謀伐敵敵人亦謀拒我乃伐其謀使不得與我戰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

其次伐交。張儀說秦以地六百里與楚懷王詐絕齊交隨何於騶布座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遣蕭淵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皆是或曰交將合也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濮之破華氏是也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將心忿急使士卒蟻附攻之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此攻城之災也如魏武帝攻宋臧質於盱眙使士卒分番相代墜而復升死者屍與城平終不能拔是也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言伐交伐謀不戰而屈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燕將聞之不戰而退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不戰而遁麴城遂降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或攻其必救使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克西安臨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坐俟其斃慕容恪禁室反耕克段龕於廣固是也後漢臧宮圍妖賊於原武東海王謂宮曰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之矣從之而拔武原魏攻壺關唐太宗降薛仁杲皆得此義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久則變生當乘勢如摧枯拉朽若武勝殷沛公取秦之類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激挑不出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此就將智勇等兵利鈍均者言之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謝玄以八萬破符堅百萬宇文泰以一萬破高歡十萬又非此例論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進秦將符融揮軍少却而敗是不知退又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

賈充尚請班師哥舒翰守潼關祿山兵強未
可與戰玄宗強命之戰遂至於敗此君命內
御縻繫其軍使不得自由也漢
唐多以中官監軍爲患如此

識衆寡之用者勝有以少而勝衆有以多而
勝寡在乎度其所用而不
失其宜如秦伐楚王翦曰非六十萬
人不可吳起破秦則以五百乘是也

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士會察楚師之不可
敵陳平料劉項之長
短是
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王猛臨終謂符堅
曰晉雖僻在一隅
而正朔相承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未易圖
也符堅不聽舉兵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
可斷江流遂有淝水之敗是
不知彼之實但知己之強也

魏武帝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爲
上興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
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司
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自
校以上至百人爲卒百人以下至五人爲伍
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伐交將合也
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也

修櫓轒轀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
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
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
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不待攻器成而使
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
以全爭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
爭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
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
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
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
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
奇敵則能戰之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
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
戰也輔周者將周審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
外也縻軍縻繫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不知三軍
之權者不得其人也　李卓吾曰夫謀欲攻
人之國便先謀全人之國以至全軍全旅全
卒全伍無一點不要全蓋唯以全人之國爲
攻人之謀又以伐人之謀爲謀攻之上策故
軍旅卒伍無一而不得全也始謂以全爭於
天下矣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爲善而以不戰
屈人兵爲善之善則所謂善戰者服上刑尤

孫子之所不赦矣是非效儒生之迂腐也乃
所以爲善戰所以爲善謀攻耳後之用兵者
其愼毋忽引勝謂吾以亂軍而引敵致勝也
或曰識衆寡之用即識上文十圍五攻倍分
等之用也

參考

卓吾子曰謀攻者必以全爭於天下故攻城
之法爲不得已而況城守乎故述攻城與守

者

武王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
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
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
亂上下恐駭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
車騎必遠屯衛驚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
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
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

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
迷惑三軍敗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當
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
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
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
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
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
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

至愼勿與戰絶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

太公曰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

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

尉繚子曰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吝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

救期戰而歷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武王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敵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繫累爲敵所掠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絶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

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

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内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

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于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尉繚子曰兵有勝于朝廷有勝于原野有勝于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刄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撤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右攻城守城

卓吾子曰謀攻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故曰識衆寡之用者勝

武王曰吾欲以少擊衆爲之柰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

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爲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起對曰避

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爲之柰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右鬪寡

卓吾子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故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將其可以不周歟然又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乃勝夫惟不御始謂善御御將之君非周武

齊桓其孰能當之也否則必至於不受君命矣夫君命有所不受則其權在於將孰若嚴不馭之權而使其權一出於君乎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胄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

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黃石公曰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而能是謂三略爲衰世作

右馭將

卓吾子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將而知彼已也謀攻可也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

已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已兵家大要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右知彼已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巳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

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巳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地靜而利藏天運而利動守者潛藏其形不使敵能窺測攻者高遠神速不使敵人備我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

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又何救焉凡圍八十日終不拔而去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如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約曰破趙會食衆皆不信又背水而陳趙望見以爲不知兵竟破趙而食此衆所不知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破軍殺將天下稱之不戰而屈善之善也慕容延釗假道征荊南兵不血刃李愬降元濟不戮一人庶幾乎此

無智名無勇功折衝樽俎制勝無形。天下不聞料敵決勝之智不見斬將搴旗之功若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先勝而後求戰管子曰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敺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必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

地生度因地形度軍勢

度生量。酌量彼己之強弱

量生數。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

數生稱。稱量孰愈。如韓信之論楚漢也。

稱生勝。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如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兵法曰得地者昌失地者亡。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魏武帝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爲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敵攻己乃可勝也九天九地喻其深勝於易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修道者先修爲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己與敵孰愈也稱生勝

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李卓吾曰軍形者兩軍勝敗之形也不可勝在己我軍之形既如此可勝在敵彼軍之形又如彼故嘗修爲不可勝之道而保吾必可勝之法能爲勝負之政者以此然所謂勝者又非以其難勝而能勝之也故戰勝而天下曰善便以爲極不善若天下稱善便是

有智名勇功非勝於易勝而令人忘其爲勝者矣是非不欲其有名也大凡有其名者必然多費其力多費其力者必然多費其財多費其財者必然多損其兵便非全軍保勝愛國安民以全爭於天下之道矣夫舉兵爭戰本以爲國爲民而後爲之者也而至於費國損財傷民又安忍乎故寧無名無功而令吾軍實受其福也是以其勝也謂之勝易勝又

謂之勝已敗已敗者彼其軍形已自敗壞吾特因而敗壞之耳非我能敗壞之也如舉秋毫如見日月如聞雷霆其形如此其易如之何而天下又孰能善之如以鎰稱銖如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天下又孰肯以智名之以勇功之乎蓋必如是而後爲眞愛民之主也眞保國之將也始稱善戰於孫武子而不可以稱善戰於天下矣守則不足者不可勝者守也言我若守則敵必不足以勝我而藏於九地之下矣九地之下何隙可窺何間可入其爲不足不已極乎攻則有餘者可勝者攻也是爲動於九天之上其爲有餘又已極矣非有餘則不攻也是勝於易勝也

參考

卓吾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又曰地生度唐李衛公之言與予合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柰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

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卷之二終

孫子參同卷三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

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十百千萬之數各有統制而大將總其綱領故治百萬之衆與治寡同此韓信所以多多而益善也

奇正是也 兵體萬變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

視之爲正如韓信出背水陳以兵銜山而拔趙幟則背水正也銜山奇也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

以正合以奇勝 正兵合戰奇兵出其不意以取勝如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於前以潛軍襲其後是也

其勢險其節短 險迅也勢迅則難禦短近也節近則易勝如麴義破公孫瓚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勢險節短之義

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奇者零也陳數有

天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又曰先定將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號先定地界然後軍而遊之兵於旗下及出奇正變爲陣也閱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此法善將兵者進退紛紜似亂然士馬素習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作離作合人以爲敗然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形圓無行列也若武侯之八陣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陳樂舞皆其遺制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恃治則亂生恃勇強則怯弱生如秦皇都關中陳勝吳廣乘弊而起亂生於治也苻堅伐晉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及敗風聲鶴唳皆爲晉兵怯生於勇也吳王夫差破越伐齊陵楚兵無敵於天下還爲越所滅弱生於強也

善動敵者形之齊將田忌伐魏孫臏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不如因勢而利導之乃減竈而趨大梁龐涓喜曰吾素知齊怯入吾境三日士亡者大半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此強而形之以弱動其來也隋煬帝爲突厥所圍太宗應募救援謂定興曰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宜多齎旗鼓設疑兵以張我軍旅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觀塵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弱而形之以強動其去也

擇人而任勢先料兵勢後擇人以任之如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命張遼李典樂進守合肥誡曰孫權至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將皆疑遼曰出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敎及其未合而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權至遼與典大破之還修城守衆心乃安

魏武帝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爲分什伍爲數也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也奇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鷙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形勢也與之

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精銳擊其空虛孤特也任勢專任權也　李卓吾曰兵無一定之勢故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利而制權故奇兵之勢亦因敵而變化也無正不成奇無奇不成正謂奇正之相爲用可也無有奇而不正者亦無有正而不奇者謂奇正之合爲一又可也奇正之變化其勢又烏能定乎故凡可以誘敵者皆奇也

是權勢也是詭道也凡所以待敵者皆正也皆本也所謂以本待之也是故以利動之以形示之以亂與之使敵人但見吾之爲怯而聞吾之爲弱也此奇也然已使敵人皆見而聞之矣則雖奇亦正如李牧之居趙代雖自家士卒亦以牧爲怯況東胡諸種乎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求之於勢故勢常在我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亂實生於

治也怯實生於勇也弱實生於強也此正也然吾之實治實勇實強夫誰則知之唯其不可知則雖正亦奇奇正之用又曷可窮也故凡敵之人未有誘之以利而不來者未有多方以誤之而不可致者然亦未可以一定執也設使利之而敵不動形之而敵不從與之而敵不取則雖孫武子亦且柰之何哉故敵人如太山吾雖勢如激水之疾可如何敵人

如狡兎之深藏於穴吾雖勢如鷙鳥之節可如何敵人能先爲不可勝以藏於九地之下也吾之勢縱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也可如何故任勢者可動卽動不可動卽不敢動可動卽如轉圓石如鷙鳥節如漂石激水遲慢一毫不得矣不敢動卽如山之安如木之靜如方之止夫如是故其勢常在我也是故著兵勢

參考

卓吾子曰勢者機也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夫兩軍勝敗之形雖未戰而其形已見矣然非眞聰明神智之主則不能知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知之則謂知已而知彼雖百戰而不殆矣夫惟其能知彼已勝敗之形於衆人之所不能知也是以因利制勝以應形於無窮雖鬼神亦莫

得而測之也蓋形雖不可知而猶可見若任勢則無形而不可見况可知耶故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然則非變易無方之神人又安能運變化無窮之神勢也勢雖神妙總不過奇正奇正雖變總不出虛實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武王曰攻伐之道柰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閒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

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孤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

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

武王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繆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諠嚚者所以行奇謀

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里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

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半過矣

右任勢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是亦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二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爲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小大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

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

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爲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爲變此教戰之術爾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鬭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符堅非謝玄之善也蓋符堅之不

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

一考其辭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敎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鬭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學者

兼通而已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凢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巳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蕃落宜自爲一法敎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

巳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巳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

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

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右奇正

武王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卽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卽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

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武王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則可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

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

擊勿疑

尉繚子曰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右虛實

卓吾子曰夫虛實之端奇正之術此兵家之勢不可先傳者也且非但不可先傳卽雖欲傳之而不可得矣故善用兵者敎正不敎奇

正者節制之兵也然旣謂之節謂之制矣則雖正而奇自在唯知兵者自悟之耳故談兵與談禪一也不悟則終不可得而用也故述節制有制必先選士故述選士士選而後練故述練士士練則敎法粗備故述敎法而陣法而伍法而騎法而步法而司馬法皆備矣況將令也軍器也有不備乎然則將之可以先傳者只此矣

武侯問曰兵以何為勝又
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夫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
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
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
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
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
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
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
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
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
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
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

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
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
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
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
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
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

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
爾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
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
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
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制破陳樂舞
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
有其節此卽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
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巳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

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旣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

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而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

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

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右節制

武王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群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理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

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

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武王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巳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

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巳下長七尺五寸巳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王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

銳力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

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

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右選練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凡畜車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

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武王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柰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敵與將猶權衡焉

尉繚子曰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

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

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敎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

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耳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

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
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
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
開方之形也毎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
步立一人縦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
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
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毎陳六千人共三萬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閲地方
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步分爲
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
常教士三萬毎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
爲方圓曲直鋭之形毎陳五變凡二十五人
變而止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

名方圓曲直鋭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
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名五
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克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伍爲要靖曰臣按春
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爲
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
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

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爲
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
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
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爲要
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
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
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
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

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武王曰戰騎柰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柰何太公曰敵人初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鬭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

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

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柰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

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

此法回軍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武王曰步兵與車騎戰柰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强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吾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强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

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

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尉繚子分塞令曰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于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

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遯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尉繚子經卒令曰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伍行置章於首次二伍行置章於項次三伍行置章於胸次四伍行置章於腹次五伍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尉繚子勒卒令曰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

諠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有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武王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

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

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武王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

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

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方首鐵棓維朌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

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劒刃扶胥廣丈二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

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鋌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

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寸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橫一名天船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

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四萬二千枚天兩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乂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枚鐵乂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

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椽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爲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右敎法

陳法

伍法

騎法

步法

司馬法

將令

器械

孫子參同卷三終

孫子參同卷四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

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

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

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

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漢征隗囂諸將爲囂所敗光武令息軍栒邑未及至囂遣其將行巡取栒漢將馮異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異曰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而出大敗行巡東魏將齊神武擊西魏周文引軍會戰步將李弼曰彼衆

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乃背水東西爲陳戰破神武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赤眉委輜重以餌鄧禹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魏人寇趙邯鄲齊將田忌救之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耳今二國相持輕銳者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圍而奔命直走大梁邯鄲解

飽能饑之隋欲伐陳問計於高熲熲曰江南土熱禾收何彼農時我正服稼徵兵掩之彼必徹農而禦我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廢矣又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積悉依其間因風縱火糧儲必盡候其營立再爲之行其計於是陳人大困又如周亞夫絕吳楚餉道堅壁不戰待其飢疲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如周文帝使將軍尉遲迥伐蜀迥以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遂精甲鋭騎星夜襲之出其不意衝其心腹蜀人向風不守曹公北征烏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輕兵兼道以出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大破烏桓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如漢耿將令軍吏治攻具約五

日攻西安西安聞之日夜警守臨淄不爲之備至期夜半弇勒諸軍蓐食趨臨淄出其不意一日拔之漢末朱儁擊黄巾賊帥韓忠鳴鼓攻其西南賊衆悉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乞降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如周亞夫平七國堅壁拒守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吳兵果奔西北不得入遂亂遁走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懿阻遼水以拒守宣王曰賊堅營高壘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

敗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
兵出其後果來邀戰乃大破之

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 曹如
操爭漢中。蜀先主拒之時趙雲守別屯將數
十騎軒出遇操軍且戰且却雲入營使大開
門偃旗息鼓曹公疑有伏引去諸葛武侯屯
陽平使魏延等并兵東下惟留萬人守城司
馬宣王來攻之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
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四門掃地却洒宣王疑
有伏引
去是也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 寇恂知晉人遇師必於
殺是知戰地也陳湯料
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孫臏伏弩
馬陵度龎涓日暮必至項羽謂曹咎曰後十

五日必定梁地覆與將軍會
此皆知戰之地戰之日者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高祖討黥布問於薛公
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
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
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
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
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布計將安出對曰布
以酈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其後
必出下計西魏遣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
孫儉問曰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
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
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
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定出何策
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
未遑外略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

始皆戀邑居忌遷惡移當保羅郭必用下策
後皆如其言古名將能策人之得失者多矣
姑記此二
事為法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激作敵人觀其動靜也
如晉文公拘宛春以怒
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躁動也諸葛亮
遺巾幗婦人之服以激司馬宣王宣王終不
出戰是
鎮靜也

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左傳曰左右角之
謂張兩角從傍攻
之也如蕭王以兵三千親犯尋邑中軍知敵
之有餘也謝玄遣劉牢之領兵五千趣洛澗
斬梁成知
敵之不足

因敵變化而取勝 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
力未屈而去繡出襲其後
賈詡止之繡不聽為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
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繡曰復以敗卒襲
之果敗曹公唐李愬既收元濟諸將請曰公
始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
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卒以成功
何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
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
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
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
慮大者不計細若務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
何暇立
功乎

魏武帝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己也先處戰地

而待敵則力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也佚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饑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人之地出空擊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乖其所之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己形藏敵

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知戰之日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也因形而措勝因敵形而立勝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非以一形勝萬形也不復者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勢盛必衰形露必敗則因敵變化則取勝若神也五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李卓吾曰兵無常形未戰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

將戰則避實擊虛而已此爲將者之所通知也若夫敵佚而能使之勞敵飽而能使之饑敵安而能使之動敵衆而能使之寡敵不必備而能使之無所不備敵不欲戰而能使之不得不戰故敵雖衆可使無鬭敵雖強可使不敢恃敵雖近而左右前後可使不得相救若我則雖遠而行千里可使無人不欲戰而能使敵必不敢戰則不但以待其虛衝其虛

而已矣蓋敵人雖實我能虛之而敵人之命皆懸于吾矣故能爲敵之司命也夫敵人之命我實司之則何勝之不可爲乎故曰勝可爲也勝可爲則制勝之權常在我矣制勝之權是豈敵人之所能知乎非唯敵人不得知吾之因形而措勝者卽以此衆耳而衆人亦安能知吾之所以勝乎故曰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一勝不

復再勝以吾之所以應形而制勝者其妙未有窮極也制勝之妙虛虛之術致人之巧至於形聲俱無矣又孰能致我乎故形人而我無形致人而人不能致我則所以虛虛實實者亦已極矣故虛實之端制勝之將司敵之命也因敵制勝與因地制流等耳又豈有他巧耶以其自然故謂之神人自不神故形見勢露而卒爲我所致爲我所虛也嗚呼五行

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軋死生之相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或曰戰勝不復復者復起之謂也必有失而後有復若顏子不遠之復是也夫顏子之學可以言不遠之復耳若大軍一動則生死存亡繫之可以言失而後復耶故唯善應形於無窮者不復有失故亦不復有復也

參考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

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李卓吾曰軍形篇言勝可知而不可爲以能爲不可勝而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也今虛實篇中又曰勝可爲者何哉作戰篇言知兵之將民之司命今篇中又曰能爲敵之司命又何哉蓋能爲民之司命是以能先爲吾之

不可勝能爲敵之司命是以又能爲敵之必
可勝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

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

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交和而舍 軍門爲和門者言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陣和於戰然後可決勝也

莫難於軍爭 言合軍聚衆交合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則難苟不知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則不與敵爭此軍爭之難能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 如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是迂其途而誘之以利也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至閼與據北山是後發而先至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行緩而不能及如符堅以百萬衆與晉爭是也委棄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捐如龐涓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併行與齊爭是也

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奔馳力盡則我勞彼佚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必被擒矣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魏武逐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以有赤壁之敗秦師襲鄭三帥爲晉所擒是也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全軍而往勁者在先疲者在後力不齊而爲敵所乘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蓋是時金剛既敗衆心已阻追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也

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 袁紹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其輜重敗之於官渡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漢高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皆身北軍遁不能復振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用彼處鄉人引導若吳代魯鄖人導

之以克武城衆嚮使大夏導知水草軍無飢渴得地利者也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天寶末李光弼以四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宋時張齊賢守代契丹兵薄城下齊賢中夜遣兵由城南持幟然炬虜見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伏兵擊大破之是變亂以火鼓也後漢臧宮攻延岑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望之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春秋時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變亂以旌旗也

三軍可奪氣

魯與齊戰齊人三鼓而曹劌方鼓之齊師敗績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陳久人倦而奪其氣者也寇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佯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此以鼓譟而奪其氣者也薛仁貴領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帥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見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此又以威名而奪其氣者也

將軍可奪心

後燕慕容垂遣子寶伐魏時垂已有疾後到五原魏斷其來路父子間絕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懼而去戰國時燕將保聊城魯仲為書以遺之燕將自殺漢末王允謀董卓而俾呂布用貂蟬計以

奪其心布遂殺卓

擊其惰歸

唐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汜水東建德列陳數里太宗謂諸將曰賊逼城而陳有輕我心當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列坐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勒兵與戰生擒建德司馬法曰新氣勝是也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敵據高而陳則人馬之馳逐矢石之施發彼順我逆不可仰而攻之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迎而與戰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顧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韓信斬龍且子儀虜慶緒皆佯北也惟其從之是以取敗

銳卒勿攻

蜀先主率大衆伐吳陸遜曰蜀兵東至銳氣正盛難以卒攻攻之下亦雖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相持八月火攻拔之唐太宗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曰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深溝高壘以挫其銳烏合之衆莫能久持糧盡力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後果然

餌兵勿食

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設伏大破之斬其十萬騎匈奴大震十餘歲不犯邊

歸師勿遏

人懷歸心則人自為戰故不可遏曹操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與吾

死地是以知勝

圍師必闕 闕其一角示之生路使不堅戰也如曹公圍壺關下令曰城破皆坑之連月不能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攻之則士卒傷持之則頓兵堅城之下非計也公從之衆遂出降漢耿弇討張步步將費邑守鍾城祝阿弇先擊祝阿城拔開圍一角放其衆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

窮寇勿追 吳伐楚楚師敗走闔閭復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趙充國討先零羌先零棄輜重欲渡湟水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果赴水沉溺數萬因大破之

魏武帝曰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也莫難于軍爭從始受命至于交和軍爭爲難也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先人至明于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林險阻沮澤坑塹爲險一高一下爲阻水草漸洳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爲澤以分合爲變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疾也如山守也掠鄉分衆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正正整齊也。

堂堂。尊大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李卓吾曰。軍爭自九地篇所謂爭地則無攻是也。兩軍爭地。故軍爭爲難何也軍爭本以爲利。非以爲危也。而衆爭皆不免于爲危耳。故舉軍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而蹶上將軍雖所爭在三十里之遠不能也若弃軍以爭之則無食必亡矣。故必先知迂直之計而後可以爭地而取勝

也然非知諸侯之謀知山林險阻等之地形知用鄉導而識地利又何以爲迂直之計乎故戒以一耳目而治氣治心又且治力治變種種不可向不可逆不可攻者厥數以至于八夫然後所以知迂直者計有餘矣不然豈不危哉或曰蹶上將軍者上軍先至故蹶上將也輜重者隨行衣甲器械也委積者貯積器物也無此三者安得不亡委軍爭利之害

又可見矣

參考

卓吾子曰兵以分合爲變故有治變之法又曰三軍可奪氣故又有治氣治力之法今具如左

太宗曰分合爲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不追北行止縱横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

右分合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

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鬭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

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右奪氣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右治力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

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塗有所不由

周亞夫征吳楚欲經崤澠而東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崤澠險阻之間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之使人索崤澠間果得吳伏兵馬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援竟進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而船不上會暑甚士多疫死援亦疾亡

軍有所不擊

如陸遜不擊吳班是知其有巧而不擊者也唐太宗不擊薛仁杲是避其銳而不擊者也周亞夫不擊吳楚是待其疲而勿擊者也李牧不擊匈奴是誘其來而不擊者也宋慕容延釗假道征荊南是招其生降而不擊者也春秋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擊此又以我曲彼直我弱彼強而不擊者也

城有所不攻

春秋時士匄請伐逼陽荀罃曰城小而固拔之未足為武弗服則挫我兵勢是也宋順帝時沈攸之反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盡銳攻之不克衆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河陽以伐齊宇文弢進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少山平攻之易拔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弢計以滅齊

地有所不爭

吳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北岸有邾城議者欲分兵鎮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

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且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獨虜有可乘之會此又其所資也後薳亮戍之果大敗

君命有所不受 如懷其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漢文帝時周亞夫屯軍細柳上勞軍先驅不得入都尉曰軍中但有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信伸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之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信行也如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我欲解敵人害我之患先以我能勝敵之利參

雜計量之如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克捷晉將符彥卿為戎人所圍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率勁騎出擊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多方害之使之屈折或間之使君臣相疑韋孝寬間斛律光陳平間范增是也或勞之使士民失業高熲平陳之計子胥三師肆楚是也或以淫樂變其政令蘇秦說齊高宮室大苑囿欲以敝齊而為燕是也或引致其林智斷其手足離其腹心岳飛破楊幺先招降黃佐等是也或蠱之以美色犁鉏以女樂遺魯越以西施禍吳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以事業勞役敵人也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事之遂無寧日韓畏秦強說使鑿渠以分其力秦欲入蜀誘使通劍閣棧道以取金牛之類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動之以利使之必趨如曹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急至公放牛馬以餌眾眾亂取牛馬公得渡後魏伐北狄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也列河等並款附相率南遷謹曰彼六汗拔陵兵眾聞也列河歸附必來邀擊令以也列河餌之拔陵果來擊破也列河謹發伏兵大敗拔陵

必死可殺 漢賈復與五校戰傷甚光武曰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我之不令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會吳子伐齊齊將國書閭丘明公孫夏相誡曰吾子必死歌虞殯以行東郭書曰吾三戰必死於此行遺其友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戰於艾陵齊師大敗五將皆俘焉

必生可虜 晉將劉裕追桓玄戰於崢嶸洲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漾輕舸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鬬心遂大敗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以致潰

忿速可侮 忿剛怒也速褊急也姚襄攻黃落秦將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高壘

固守不戰鄧羌謂黃眉曰襄性剛狠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必奮而出戰襄果怒出爲眉所斬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宋人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遂殺申舟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發兵圍宋卒歲無功

魏武帝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圯地無舍水毀曰圯無所依也衢地合交四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畱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

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畱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雖小而國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也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忿速可侮忿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以汙辱致之愛民可煩出

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　李卓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惟圯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有衢地則宜合交絕地則無久止圍地則發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其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有時咸變而

不肯攻。不屑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國事爲重三軍爲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之受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不救梁而幾於讒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言之九變之利爲將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

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亦不能得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蓋利害常相雜唯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爲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爲五危可不雜思之乎

參考

九變曰圍地則謀

武王曰敵人圍我斷我前路絕我糧道爲之

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路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鬭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

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鬭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隨我

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
糧食明告吏士勇鬭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
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
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
者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
精銳勇鬭莫我能止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
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
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
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
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
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
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

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
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
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
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
井蒹葭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
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

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衆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

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

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絕山依谷 絕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但不可當大谷之口而居也如馬援討武都羌據其便地奪其水草不與之戰羌衆窮困悉降彼不知依谷之利故也

視生處高戰隆無登 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先據隆高之處不可登而迎之與戰

絕水必遠水 軍行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使我進退無礙如魏將郭淮在漢中劉昭烈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昭烈疑不渡

令半渡而擊之利 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彼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再敗之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曰衆寡不敵若出鬭百戰百敗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果破建德

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我欲與戰敵。無近水而迎敵恐敵不肯渡也我若不欲戰則當阻水拒之使敵不能濟。若晉將陽處父與楚軍夾泜水而軍處父退舍欲使楚人渡楚人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不戰而歸是皆知此術也

視生處高、無迎水流相視生地而處其高陽無迎水之下流地卑下決水可灌水下流戰有不便兼慮敵投毒於上流如司馬子魚卜戰不吉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是軍必欲處其上流也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地氣濕潤水草薄惡不可以居斥鹵鹹地也東方謂斥。西方謂鹵。

養生處實軍無百疾。諸葛孔明伐魏。屯兵渭南、曹操伐吳。馬援征蠻士衆疾疫此失養生處實之道也

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溪谷深峻。不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葭葦隱蔽。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凝騎爲天陷道路狹迫地多坑坎爲天隙

其所居易者利也其軍居平易之地是以利便誘我往擊也如劉昭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與陸遜戰遜知其有巧不擊是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人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遺使遺燕將書曰城降之日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單乃潛收火牛出戰。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示人以勇進是脅我而潛遁也如吳晉爭長未定。越襲吳吳王會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而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必會而先之乃以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而軍聲動天地謂晉君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歃吳王既會遂亟還又如秦晉相拒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其懼我也秦果夜遁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漢王欲伐秦使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賈孺孺欲和漢王因其怠而擊之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擊之矩遣使奉牛酒詐降潛其精兵見其弱卒暢大饗士卒皆醉矩夜襲敗之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于浚乃請修朝覲之禮浚不疑而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詐與侍中馬燧款懇因奏請盟會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勤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烏集者虛也 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楚兵去矣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遁矣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栢葉爲幕燒糞穰去高齊視之三日始知其空營追之不及故敵大作營壘而鳥集其上是空營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將能持重軍不擾亂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俄頃自定張遼屯軍長社夜軍中忽亂遼曰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中陳而立戒左右勿得妄動須臾即定

懸缾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缾炊器也懸缾於外示不復炊暴露於外不復返舍欲決一戰也如楚師破釜孟明焚舟之類

惟無武進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將還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獨以偏師濟遂敗李陵善騎射帝使與二師擊匈奴陵願以五千人自當一隊戰敗降匈奴皆失之武進也

無慮而易敵 齊與晉戰齊侯曰吾姑翦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易敵而武進者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耳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是也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民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知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法要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人人願留一戰大破魏兵

魏武帝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前死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實滿向水草放牧也待其定恐半渡而水遽漲

也凡山水深大者爲絶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絶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淊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隙險者一高一下之地也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衆樹動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結草爲障

欲使我疑也伏下有伏兵也覆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辭卑而益備者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皆備也辭強而進驅者設詐也陳陳兵欲戰也勞士卒勤勞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其衆先輕敵後聞其衆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唯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斷養足也　李卓吾曰行軍

之道察地形識敵情服士卒而已或曰所居易者不依險阻而居平易之地欲以利誘我也

參考

尉繚子曰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

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尉繚子曰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内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鬭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

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巳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于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司馬法曰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

右刑罰

卓吾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巳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然則行罰者武也必先使吾士卒親附者文也此非行軍篇中要語乎若尉繚子所云是或一道耳後世唯楊素專用尉繚子取勝恐非萬世通行之道王者之師

必須參之司馬法李衛公并吳起告魏武侯
之語乃是孫子正法也吳語集在始計篇後
學者尤宜參考之無忽

尉繚子曰。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
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
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
離散則敗

右文武

孫子參同卷四終

孫子參同卷五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
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
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
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
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

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
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
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
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
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
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

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横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敵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致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 四通利戰之地先據高陽坐以致敵也亦慮敵不赴戰必使餉道無阻不爲敵所致也裴行儉討突厥際晚下營塹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可見高陽不惟便戰亦免水患

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 險阻錯互與敵犬牙相制動有掛礙者必察之敵情無備一舉勝之敵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其有備出而復克敵守險截我歸路我欲戰則不可畱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如韓信張耳擊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願假臣兵三萬絕其輜重彼進不得戰退不得歸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此有備之說也成安君不用其計韓信一戰破之則無備之驗也又如鄧艾破蜀山高谷深艾以氈自裹轉推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蜀竟無備遂破成都若其有備艾豈復有歸路也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各守險固以相支持則先出者失險敵若設利誘我慎無出逐我當佯北引去誘其來追俟其半出行列未定擊之可也唐輔公佑僞將馮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于博望山河間王孝恭率步騎軍于青州孝恭堅壁不戰出奇兵斷其糧

道。縱羸兵以攻賊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追遇祖尚軍遂大敗

險形者我先居之。險峻之地尤不可後人若敵已據則難與爭矣唐太宗先據武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營壘相去既遠勢力又均若挑戰則我勞彼佚不可也如後周遣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周之前鋒盡殪

卒強吏弱曰弛。弛壞也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庭湊布長在魏魏人易之數萬人皆乘驢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

大吏怒而不服。大吏次將也晉伐秦荀偃行令日雞鳴而駕惟予馬首是瞻欒黶怒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遂棄而歸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楚蓫越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公子光曰楚師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楚師果敗

兵無選鋒曰北。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若齊之伎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

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也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募勇士三千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虜樹機能以萬衆遏隆隆依八陣法且戰且前弓矢所入者應弦而倒謝玄北鎮廣陵劉牢之以驍勇應募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視卒如愛子。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有病疽者親為吮之卒母哭曰往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復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漢光武破銅馬賊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親勞慰之衆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譬如驕子不可用也。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陰符經曰害生於恩故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專用恩則驕而不可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勾踐所以投醪醉三軍楚子所以溫言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以此觀之知善用恩威矣

魏武帝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于人也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

齊臨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臨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可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戰迎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故弛壞也陷者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譬如驕子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　李卓吾曰前

言爲將不通九變之利則雖知地形必不能得地之利故遂言行軍必先察地形而稱引四軍之利乃黃帝之所以勝四帝者然特泛言處山處水處斥澤與處平陸之軍耳未詳及通掛支隘險遠六地之形也故分別而詳著之以謂將之至任不可以不察焉唯是走弛陷崩亂北六者乃將之過非地之災不可以歸咎於地形之不察也故復言地形爲兵之助唯料敵致勝之上將自能計遠近險阨而用戰必勝而終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勝知敵之可以勝又知吾地形之可以戰知天知地也將而知天知地也則其勝全矣故下篇遂言九地夫地形無不知然後運兵計謀爲不可測無所往而不得地之利也宜矣

參考

〇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矢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觀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

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

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
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
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
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
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
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
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
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

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
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
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
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
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
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
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
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
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
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
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
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
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
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

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
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
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
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
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
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
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
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

者一不知非覇王之兵也夫覇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巳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是故巧能成事是故政擧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戰於境内士内顧而易散也如鄭人軍於郟恃近其城莫有鬬志爲楚所敗是也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險固之處務在必爭如孫劉之荆州楚漢之關中是也

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如鄭界於齊楚晋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沛公先入關秦民惟恐其不爲王也及楚拔成皐酈生説漢王曰陛下進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此二者漢得天下之大勢也

散地則無戰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無戰則必固守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土以陳則不堅以戰則不力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絶其粮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吳王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其精騎啣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吳王曰形勝之地敵人先至據要保利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趨其所愛敵必出救分兵設伏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

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吳王曰交地我不絕敵敵先圍之彼可得而來我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我不可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吳王曰衢地必先至若我道遠發後至不能先柰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必先重幣交親旁國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得衆助彼失其黨犄角攻之莫知所當越王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申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矣遂伐吳滅之

圮地則行少固之地勢無所依則別據險要不可遲留也漢景時吳楚反或說吳王曰吳多步卒漢皆車騎車騎利平地步兵利險阻願大王所過城邑勿攻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車騎馳入梁楚之郊則事敗矣吳王不聽果敗

圍地則謀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隘絕我粮道利我出走敵鼓噪不進以觀我能柰何武曰我入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萬人同心三軍齊力乃并炊數日無見烟火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備必輕則告勵士卒奮怒陳伏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王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也

死地則戰李衛公曰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由窮途絕爲行魚貫之岩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粮馬困人疲智窮力屈一人守險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此則因敗爲功轉禍爲福之計也

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奪其所顧愛必專注救之不復能盡力於我故

聽我所爲如姜維救麴城魏將先奪牛頭山遂不戰而歸是也

深入則專深入重地則士以軍爲家絕無顧慮故心志專一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司馬宣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難敵是也

三軍足食酈生說漢王曰知天之天者王業可成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敖倉積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守敖倉此天所以資漢也漢王遂守之轉漕關中未嘗乏絕又如張詠知益州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察知民間廩有餘積而苦鹽貴乃聽民以米易鹽食遂不乏郭子儀還河中親耕百畝士卒競勸於是野無曠土軍有餘粮

併氣積力王翦伐楚楚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而撫循之久之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二舉而滅楚。蓋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必養積全力取勝於一戰也

死焉不得。人人死戰何所不得尉繚子曰一賊仗劒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率然速也昔諸葛於平沙壘石縱橫皆入晉桓溫見之曰此常蛇勢即九軍陣法也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交地吾將謹其守上言交地無絕此又言謹其守者蓋以我之備待彼之不虞我可以乘其間彼不得伺我之隙也李牧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誘匈奴入而擊之。是也

圍地吾將塞其闕。凡圍師必闕。所以開其生路。使不堅戰也若我受敵圍必塞其闕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如齊神武爲爾朱兆所圍闕其一角神武連繫牛驟自塞之士卒無出路四面奮擊大破朱兆兵

不得已則鬭過則從死地求生不得不鬭不得已之過極則聽從吾計也漢班超至鄯善謂其屬曰今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數日耳而王禮貌即廢有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吏卒皆曰危亡之地死生皆從司馬超乃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大驚亂盡殄滅之

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如秦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伐之魏懼不敢救。是也離其交削其權則已之威益信故下文云其城可拔國可隳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吳子敗北者有賞馬隆未戰先賞是法外之賞也李愬襲元濟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諸將請所止曰蔡州是政外之令也

先其所愛微與之期。先奪其愛必微示之期使其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故曰爭地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兵雖用變用奇始終必守繩墨吳王使孫子教婦人戰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魏武帝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也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衢地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圮地少固也

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交地無絕相交屬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蓋積糧食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不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先奪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矣謹養勿勞并氣積力者養士氣并兵力爲不可測度之計也死焉不得士死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鬬人窮則死鬬也不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得已也涕沾襟交順者皆持必死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也靜以幽

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誤也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也莫知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理見利而進遭難而退也使之屬使相交屬也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也塞其闕一其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士也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者也過則從備之甚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不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法令不可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膺功作賞也犯者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然也能爲勝敗必殊死戰也詳敵詳審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并敵一向者先示之以開空虛弱之處敵

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成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有間隙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繩墨總無常也處女示弱也脫兎往疾也

李卓吾曰地形雖多九地足以盡之矣故先言九地之害與處九地之常法然古之善用

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是故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合其爲霸王無敵之兵如此又何有於九地之變乎況吾之兵又唯恐不投之於死地者蓋爲客之道深入則專甚陷則不懼不得已則鬪投之無所往則死且不北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

而信如常山之蛇率然而首尾俱至如吳越人之同舟遇風雖彼此相惡率然而相救也如左右手則縶方馬埋輪專難如此且不足恃矣故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唯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非虛言也但人情見利則進遇難則退故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耳若先使之知之又誰肯甘心而自投於死地乎夫民至愚

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故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用之以事不告以言用之以利不告以害然則聚三軍之衆而投之于險者信將軍之事矣故復言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則可知也率然者率然而自至也如手足之捍頭目不謀而親不約而會率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此九地之利不

可以不察也。

參考

卓吾子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故述交地入人之地背城邑多者爲重地故述深入

武王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陣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可以來爲之柰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

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于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吹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右交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溪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illegible]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于前無有[illegible][illegible]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柰何太

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衝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地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

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陳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衆去寇十里而伏其

兩傍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傍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慮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于死地與敵

相避遠我旌旗踈我行陳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至二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傍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太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絕人執

旌旗內外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千人爲一屯誡而約之各愼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發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柰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追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

兩傍。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利便。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

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傍。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其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兩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

守心。爲之柰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

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柰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柰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

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兵備其表衢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

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柰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寶必因敵使精微爲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

以險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陣皆固衝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右深入

卓吾子曰政舉之日夷關拆符無通其使既無通其使矣設有陰符陰書稱緊急君命而

來者當如之何故述陰符陰書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

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事聞泄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柰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

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右陰符陰書

或問卓吾子曰踐墨隨敵以決戰事何謂也曰踐墨者節制之師教習於平日所謂校計索情豫修吾必可勝之道善保吾不可勝之法而爲將之所受於君者是也隨敵者因利制權初無定勢隨敵盈縮臨時變化所謂須

設不得先傳不得而爲將之所自出雖將亦不得而知者是也既不得而知故不得而言則凡所言者可知矣是以但有墨流傳於世而人可得而踐之也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

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一曰火人　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或敵衆我寡。難以力勝者。則火其人。自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丘。始以火田。後遂有五火之變。以佐取勝。如赤壁之戰。曹兵舳艫千里。連環而下。周瑜命黃蓋以舟薪燥荻枯柴灌油幷積儲投入曹中。因而爇火焚燒殆盡。諸葛武侯與藤甲軍戰。其甲皆編藤灌油爲之。刀矢不入。力倦則浮甲渡水而去。莫如之何。武侯曰。凡利於水者不利於火。縱火焚之。片甲無存。

二曰火積　焚其蓄積。使乏食也。漢高與項羽相持。使劉賈渡白馬津。燒楚積聚。羽由此食盡而敗。

火輜火庫火隊　車載衣裝在道未止曰輜。營壘已定貨有所藏曰庫。器械戰具曰仗。許攸謂曹公曰。袁紹輜重有萬餘輛。屯軍不嚴。以輕兵襲之。出其不意。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紹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人銜枚。馬縛口。從間道進。人抱束薪。所過途路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以爲信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悉燒其輜重。營中驚亂。因大破之。○王猛伐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爲持久之計。猛遣步兵五千。夜從間道起火。燒評輜重於青山。火見鄴中。因而滅之。

行火必有因　因風因夜因燥旱因奸人內應。因草莽因無備也。皇甫嵩保長社。黃巾賊圍之。兵少而恐。嵩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縱火。其夕大風

可以得志乃約勵士卒皆策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鼓而奔其陣遂大破之益州牧羅尚遣隗伯攻蜀賊李雄于郫城雄使朴泰紿尚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遣隗伯率精兵從泰擊雄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爭緣梯泰盡斬之雄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煙火必素具 艾蒿荻葦薪芻膏油之屬皆須預備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皆出臨時所備具也如諸葛欲火燒兵先於谷盡藏設茅屋草堆伴積柴草密藏引火之物是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借火勢以攻敵及其驚亂而擊之若

應之不早火鬬衆定則無功也唐馬燧討田悅悅踰橋掩其後因風縱火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陣募勇力五千人分爲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而敗此但知用火而不能早應者也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敵先有備火不能亂則防其反攻魏將滿寵征吳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 上文云火發於內此言無待於內所謂五火之變也如吳王既會潢池越闕愈章恐齊宋之爲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焚其北郛焉而過之是火發於彼使敵不得邀我歸路也宋張齊賢居代契丹薄城下齊賢於三十里外燃芻列幟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謂且并兵至引去齊賢追擊敗之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束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

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火動物也得風則善行而數變能用之者千變萬化再推星纏之度數與風起風止之數守候行之以我攻人亦防人攻我消息行事也天文志箕壁軫翼四宿好風月離此者必多風常以雞羽八兩掛五丈竿上占

風所從來則知用火之法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水可以絕敵人之軍取一時之勝不若火能奪人之成業使之滅亡如韓信囊沙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班超焚虜使收鄯善等國是奪其國都也一本作水可以絕火可以奪謂敵以水灌我我可以絕之如智伯灌趙襄子於晉陽襄子夜殺守隄吏決水下灌智伯是也敵以火焚我我可以奪之如單于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放火燒斷葭葦奪其火勢是也此說於變字甚合但篇名火攻自當借水以見火功之大水不及火故詳於火而畧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所戰

以勝攻所以取者有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殺將者士卒之力也不修舉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魏武帝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

其蓄積費留者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費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　李卓吾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則待而勿攻極其火力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而勿從慎矣哉火攻之法也火發於內則以兵應之於外若火可發於外則又無待於內矣但貴以時耳故五火之變有數存焉皆不可不知也

參考

武王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

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

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内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内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

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内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

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因間　因敵之鄉人厚撫而用之如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人遥通書疏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令諜取之俄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内間　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反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皆可潛通

厚賂結之使爲內間如越賂太宰嚭吳納子胥曹操用許攸漢高結項伯是也唐太宗討竇建德凌敬說建德曰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上策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陰以金玉啗其計將以亂其謀因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遂謝敬策不從而敗

反間 敵有間來則厚利以啗之僞情以示之或留之使言其情或縱之僞報我事則反爲我用也如班超發于闐兵擊莎車龜茲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告龜茲王大喜不設備超即勒兵馳赴大破降之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术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术諜者飛佯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术事因謂諜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刲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术兀术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死間 佯爲虛詐之事令吾間知之而傳泄於敵事乖必死也宋時曹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即下之開讀乃所遣彼謀臣書也戎王怒誅其臣并殺間僧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娶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鄭襲而取之

生間 以不意中間其骨肉君臣而間者得以生還反報如范雎入秦永巷左右曰王來雎曰秦安得王臣在山東時但聞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於是秦徙太后廢穰侯逐涇陽華陽焉隋時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趨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日暮歷敵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 上言五間不可少此言五間不易用歸重在主將也晉豫州刺史祖逖之鎮雄州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隷皆恩禮厚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遊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異謀輒密以聞故前後克獲焉李達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爲諜間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我用間亦防反爲敵使如秦間不得趙奢之實情楚間不能得陳平之實情必淵微精妙之將始察其眞僞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間泄其事

有人首告者俱殺之以滅口軍機貴密也

姓名必令吾間必索知之欲潛入其軍必熟知用事者之姓名則可隨機應卒如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劫楚盟若非素知左右之姓名何由得登其床也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我令間往來必備知敵情不如因彼間來由為引誘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大忠必反為我用矣既知敵情四間皆因此而可用故下文獨重反間反間尤為五間之本

魏武帝曰用間者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也不可取於鬼神者不可祭祀而求也不可象于事者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可驗於度者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因間人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

之實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牙呂望也 李卓吾曰因間者雖敵之人而於我有鄉里故舊之親如魏武之於韓遂亦其一例也內間者敵之內人也如信陵得如姬便能竊符以救趙也魏王雖非信陵之敵然趙決不可不救而魏王雖萬端說之而不聽則比之敵人又為甚矣或曰即為官於敵者是亦敵內之人也反間者即敵間之來間

我者反而用我之間以間敵也生間。則生而反可以報我若死間則且以誑吾間而使之傳於敵間矣可生反乎如酈食其已說齊撤去守備韓信復襲齊使齊烹酈食其又其一例也然信實可以不用襲齊酈食其實可以不用死間信之此舉其與無知名無勇功又不知相去幾千萬里矣卒以誅夷不亦宜歟。或曰。漢高帝白登之圍用陳平秘計賂單于

闕氏絕妙圖形卽得圖解是亦內間之事也夫間事未發而先聞閒與所告者皆死夫一先聞卽時皆殺矣間事又可得聞乎間之密何如耶故曰事莫密於間

參考

卓吾子曰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卽此觀之則三軍之事莫急於用間矣故以用

間終焉取於鬼神者祭祀祈禱也象於事者事類推求也驗於度者卜筮占驗也故曰用兵之道盡在於人事彼鬼神等不過詭道奇謀因以便於使貪使愚云耳其實必以先知彼巳爲急也苟知巳而不知彼又何以勝敵而制其命乎故用間要矣今述如左

太宗曰田單詭神怪而破燕太公焚書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所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巳矣

卓吾子曰用間篇說出用間事十分鄭重言不如此則是視民命如糞壤以安危爲兒戲矣安得不先知敵人而爲之間乎然李衛公反以用間爲不得巳何哉今亦具述于左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

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甞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能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卓吾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

牙在殷夫伊呂以大聖而爲殷周用殷周天下一六百載一八百載誰之力歟伊相湯又相太甲中間歷事外丙仲壬以及居桐復辟則不但閫外之事伊得專之伊實專殷權與廢大事咸其自主矣至太甲思庸伊乃明農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則亦氣匱力竭死將至而後肯乞休也若呂尚者八十而始遇文王文王薨又不知幾年歲矣乃佐武王至于一十三載之久然後借兵盧戎諸國伐商而有天下則呂至是又是百有年歲人也然呂卒受齊封猶然不遺餘力富國強兵不辭老不憚勞與煩則此二老者又何其功成而不止耶雖曰成湯與尹咸有一德武亦以呂爲三朝元老太公所望以興周之人始終敬禮未嘗少衰然爲伊呂者亦不宜如此貪位而固權勢也故黃石公作三略以授子房獨諄

切於功成之戒云由此觀之伊呂是一樣人黃石是一樣人故子房尊敬黃石獨不受封而辟穀有以也此非可以優劣論也所見各不同也然中略之言非專謂臣下居功者設蓋專爲君上者謀欲其先收臣下之權以保全有功之臣耳則黃石公實自老子而來伊尹呂尚又實自軒轅而來彼此主意各自不同也後人不知乃以黃老並稱失其旨矣故

因論用間而幷述中略之語以告成功之君又因以告夫人臣者功成名遂身退是則天道不可不以爲鑒而自免耳否則韓彭葅醢蕭何繫獄雖欲自免又可得乎故謹錄黃石分以備參考

黃石公曰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

黃石公曰三略爲衰世作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成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爾至于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

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六書參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

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林木極廣吾道
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
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
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
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
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
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司馬法曰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

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
險阻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
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
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
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栂也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脇吾西楚帶吾南趙衝
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

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柰何起對曰夫安國
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
尉繚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
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
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
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
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
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

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
又將理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
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
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鉤
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
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脇束人之
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
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

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因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

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又治本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

呼酖酒以敗善類乎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又戰權曰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

按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

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孫子參同卷五 終

孫子參同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前有凡例又有萬歷庚申吳興松筠館主人序亦不署姓名其板用朱墨二色與世所稱閔板者同疑爲烏程閔氏刻也所採註釋列曹操李筌杜牧王晳張預賈林梅堯臣陳皥杜佑孟氏何氏解元張鏊李材黃治徵十五家所採批評列蘇洵王圻唐順之王世貞陳深李贄梅國楨焦竑鄭文煥陸宏祚十家而卷中不盡見卷中所見如茅坤王鏊之類卷首又不列名其凡例稱卓吾子以吳子司馬法李靖問答六韜三畧集其品類分列十三篇後今悉從之又稱今旁集諸書廣采事實以補前人所未備又稱批點悉係鳳洲了凡原筆而評則蘇王諸家並存又稱卓吾參同具載叢書中原有梅司馬評點並不擅改所言轇轕糾紛無從得其端緒葢坊賈湊合之本故漫無體例如是也

孫子彙徵八卷

〔清〕鄭端撰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孫子彙徵四卷》提要

孫子彙徵序

粤稽古軒轅黄帝命風后以制兵因五八而起數紛紜變化渾混莫測太公又繕其法建井畝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戰法備爲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葛武侯乃王佐奇才猶自比管樂衛公李靖亦云張良學太公三略韓信學穰苴孫武即靖男辨擒虎每與靖論兵輒嘆曰斯人可語孫吳田數子觀之可見習兵之家皆逸有師承非苟而已也然趙括熟讀父書馬謖親事孔明而易言兵法與泥信兵法遂至於敗不旋踵說者又歸咎其學爲無用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往往不肯明言而寓意於語言文字之外以聽人之自取故同一法也善用兵者名成功立不善用者喪身愎國是以君子慎之非其人不輕授非其時不輕試也古今談兵之雄者首推孫子蓋孫子能推黄帝太公之意而試諸衛公又皆推孫子之意故言兵者以孫子爲宗第孫子之微旨不傳而名將臨戎俱經身試故多所論著苟能博及群書旁通曲喻獨陳悟新合者融之不合者俟之然後澄心靜慮默誦句文以求大義而孫子亦幾幾乎旦暮遇之余本章句腐儒安敢妄言兵政因歲在甲寅逆賊犯順杖策從戎武備爲急故不揣愚陋彙集諸家仍折衷於孫子以志弱學之意云

江蘇巡撫協辦王務鄭端輯著

孫子彙徵目錄

鄭端司直氏輯著

孫子十三篇註解

計篇 事莫難於慮始計莫善於得情如得其情則審時度勢知明處當此役十二篇之經盡一以貫之矣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曹孟德曰始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校計索情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政令危者危疑也天者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地者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智信仁勇嚴將宜五德備

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糧路也主用主軍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矣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法令孰行者設而不犯犯而必誅也知勝負者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以佐其求外常法之外也制權權因事制也詭道者兵無常形以譎詐為道也遠而示之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也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佚而勞之以利勞之也親而離之以間離之也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也出其不意出其空虛也先傳泄也以上數事不可傳說算計也勝負見者謂五事七計得算多少而見勝負也

子罕有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何可去也兵既不可去便不不可不知彼行師之正經兵家之常談不特武士聞之文士亦聞之不特曾將兵者能言之即未曾將兵者亦能言之然人言之而我聞之此謂耳食耳食者鮮能知味我聞之而我亦能言之此謂坐談坐談者不能應機必得心計之人平日既明於策數臨時又求其情實五事七計逐件校量孰勝孰負了然心目如是而後為真知兵者矣真知兵者方可命將能通經者方可行權於是以吾之所知者投意於吾將而能耳受者自能心通此可與言者也則留與計事其不聽吾言者必敗乃公事屏而去之不必與謀擇將既得計利既熟則凡以譎敵者又約略言其畢數端若曰閫外之事將軍主之不從中御兵家萬變難以遙度亦不敢豫泄也蓋兵法有常有變有內有外即奇正之說也以常為正則以變為奇矣以內為主則以外為佐矣善將兵者教正不教奇善將將者主內不主外非不欲主也稱物平施所謂權道隨時準數原是活法未有其物安所施權因利而制何可預料然除非不能算不必算者則不強算凡可以用吾算者吾將無所不算算君算將算天算地算法算兵算實算罰既算我又算人算之精則知之至知之至則見之明然後舉此加彼則建瓴而下勢如破竹矣

此篇經權分兩段而以多算為主故詠嘆以結之其大旨乃料敵遣將二件皆君相之責非閫外之事觀廟算等語孫子儼然自居命世之佐孰謂一將之任足竟其才耶

作戰篇作戰如作屋乃先作起間大段規模之意與前篇計字相類但計字虛作字實漸有著落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聞兵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曹孟德曰作戰者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馳車輕車駕駟馬革車重車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千里饋糧越境千里日費千金賞猶在外也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役不再籍籍猶賦也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糧不三載始用糧後遂因糧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近師者貴賣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長轂車也六斛四斗為鍾萁豆稭秆禾槁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也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為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殺敵者怒威怒以致敵也取敵之利者貨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也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以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者賞之而言賞得何言欲賞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卒長一人車滿十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曰言使自有車十乘以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以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更其旌旗與吾同也雜而乘之不獨任也不貴久久則不利也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也

此篇先以勝久二字喝起遂痛言利害仍以勝久二字結住

謀攻篇 兵既貴勝不貴久故勝敵者又在謀而不在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
已脩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
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
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
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
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
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
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
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
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
與不可以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
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
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
敗

曹孟德曰謀攻者欲攻敵必先謀也全國為上興師深入
長驅距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得
之為次也全軍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
旅自校以上至百人為卒自校以下至五人為伍不戰而
屈人兵未戰而敵自屈服也上兵伐謀敵謀始有謀伐之
易也伐交將合也伐兵形已成也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
守也脩櫓轒轀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其下四輪從中推
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
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
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墻必殺傷士
卒也毁人之國而非久毁滅人國不久露師也必以全爭
於天下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爭於天下則不頓兵
挫銳也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
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倍則分之以
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眾
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也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
與戰也不若則引兵避之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
大也輔周者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者形見外也縻軍縻
擊也不知三軍之事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

治兵也不知三軍之權者不得其人意也亂軍引勝引奪也上下同欲君臣同欲也

此篇不戰而屈人兵是主意謀攻兵城四項是條目總起一段緊接三段敘明其法而歸重於將以知字結之

形篇孫子原敍以謀制勝故前篇所議皆不戰之術至不得已而用戰形與勢最為首務故以軍形次謀攻兵勢次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喻為不可測幽焉不可遊

曹孟德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脩治以待敵之虛懈也勝可知見成形也不可為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藏形也可勝者攻敵攻己乃可勝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

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時之變者動于九天之上九天九地喻其深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言當見未萌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爭鋒也勝於易勝者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無慮也修道者先修為不可勝之道也保法者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勝敗之政者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也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如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己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千仞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此篇分三段首段言自守之密藏形於不測二段因敵有敗形則易勝三段能操必勝之權者寔有法以致此末句總結點明形字

勢篇 假敵敗形我操勝權勢 因勢形任勢兵家至要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混混形圓而不可敗也亂生於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彊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曹孟德曰兵勢者用兵任勢也分數部曲為分什伍為數各相統制則不難治矣形名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各有節制則不畏敵矣奇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如碫投卵以至實擊至虛也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制敵奇者從

旁擊不備也五聲等喻奇正之無窮也鷙鳥之疾發起擊敵也勢險疾也節短近也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或曰勢險其勢險峻不可阻遏也節短其節短促不可預備也紛紛紜紜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混混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三句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以部分名數為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強弱形形勢所宜也形之敵必從見羸形也與之敵必取以利誘敵人遠離其壘而以使勢取其擊其空虛孤特也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如轉木石任自然勢也

此篇先言奇正變化之妙後言奇正節度之法以擇人任勢結之

虛實篇 知虛實然後能用奇正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也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敗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死生之

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錯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

曹孟德曰虛實者能虛實彼已也先處戰地而待敵則力有餘利之謂誘之以利害之謂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也佚能勞之以事煩之也飽能飢之絕其糧道也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行於無人之地出其空虛擊其不意也不知所守出不意也不知所攻情不泄也攻其所必救絕糧道守歸路而攻其君主也乖其所之乖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使人備己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知戰之日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也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讐國也角量也因形而措勝因敵形而立勝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不以一形勝萬形也或曰不備知也不復者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因敵變化則取勝者神也五行四句兵無常勢盈縮隨敵也

此篇首段先自處於實次段致敵使虛三段因而乘之四段我之所以實敵之所以虛者我不可知而敵可知也五段其所以能知敵者形之而其情立見也末以兵形結之

軍爭篇 先處戰地以待敵則不得不爭利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曹孟德曰軍爭者兩軍爭勝也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陣也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也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為難也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至也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軍爭為利軍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舉軍而爭利則遲不及也置輜則恐捐棄也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皆以為擒道近至者多則無死敗也輜重糧食委積無此三者亡之道也不知諸侯之謀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也山林險阻沮澤高而崇者為山衆樹所聚者為林坑塹為險一高一下為阻水草漸洳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不能行師也以分合為變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如火疾也如山守也掠鄉分衆因敵制勝也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三軍可奪氣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正正整齊也堂堂尊大也圍師必闕

司馬法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

杜牧曰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

夜不息乃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十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申未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跡聲响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以六十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此篇總是知迂直之計一句盡之前後段落逐節註明綱目井井一絲不亂

九變篇 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故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害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曹孟德曰九變者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也圮地無舍水毀曰圮無所依也衢地合交四通之地結諸侯也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雖小而固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地有所不爭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

事不拘於君命也雖知五利謂下五事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務可信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患可解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屈諸侯以害者害其所患也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無恃其不來不攻恃吾有以待有不可攻者安不忘危常設備也必死可殺勇而無慮必欲死鬭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必生可虜見利畏怯不進則可虜也忿速可侮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以汙辱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

李卓吾曰九變之中又自有奇正也圮地無舍水毀之地無所依止不待言矣惟有衢地則宜合交絕地則無久止圍地則奇謀死地則殊死戰此四者勢之不得不變也賢將之所易知也若夫所共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與所必爭之地而有時咸變而不肯攻不屑爭則奇之奇賢將之所未易知也然此猶其易焉者也至於君命有所不受則變之大矣此非置身於死生之外而直以國事為重三軍為急者孰能當之哉故非但可以語賢將語智將而已也如周亞夫之受詔救梁卒以不受詔而平七國之難亦卒以不救梁而死於讒毀之口者可以觀矣合而言之九變之利為將者皆所宜盡心也若不通九變之利則雖地形亦不能得地之利也雖知下文五利亦不能得人之用也何謂五利蓋利害常相雜唯智者能知之耳利中有害在害思利則為五利害中有利在利而不思害則為五危可不雜思之乎

此篇先敘九變以通變以不通變接敘以見不可不知之意下遂平分二段以明其利害

行軍篇 既能知彼又能擇利可以行軍矣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彊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肉食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曹孟德曰行軍擇便利而行也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也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並攻可敗也無附於水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亦當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交軍於斥澤者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前死後生戰便也養生處實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待其定恐半渡而水遂漲也凡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澗道迫狹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

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衆樹動者衆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也衆草多障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鳥起者伏兵也獸駭者覆敵廣陣張翼來覆我也辭卑而益備者其始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設詐也陳者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見利而不進者勞士卒疲勞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諄諄語貌諭諭失志貌先暴而後畏其衆先輕敵而後聞其衆心惡之也必謹察備其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利力均也唯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厮養足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也令之以文仁也齊之以武法也

此篇分兩段前段論地形所以處已軍後段相敵情所以制人軍而得衆尤行軍之要務故即以此結之

地形篇

前言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故行軍先察地形益能知其形斯能通其變能通其變斯能盡其利也然特泛言處山水斥澤平陸四軍耳所以為地形者仍未詳也故於此分別著之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挂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其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曹孟德曰地形者欲戰先審地形以立勝也通挂支隘險遠此六者地之形也以戰則利宜致人無致於人也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戰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若敵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可也矣險形者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也挑戰延敵也走者不料力也弛者吏不能統卒故弛壞也陷者欲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小將也崩者大將怒小將小將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也不嚴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爲將若此亂之道也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又無選鋒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譬如驕子恩不可專施罰不可獨任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此篇地勢形與兵勢兩平分起終以知地形結尾點明正意中間愛士卒察敵情皆行兵要務隨意補足孫子十三篇簡切完密文有盡而旨無窮每一篇中有正筆側筆陪筆補筆前後左右起伏照應總無滲義皆如此類善讀者自能領悟

九地篇（蘇老泉曰上言地形之常此言地勢之變）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不得已則鬬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得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对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伸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

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
地然後生夫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
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此謂巧能成事者也是故政舉之
日夷關折符無通其始使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
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
處女敵人開門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孟德曰九地欲戰之地有九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
此九地之名也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也輕地士卒皆
皆輕返也爭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也交地道里相交錯
也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我與敵
相當而他旁有他國先至得其國助也重地難返之地也
圮地少固也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
礙也爭地無攻不當攻當先爲利也交地無絶相交屬也
衢地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也圮地則行無
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卒離而
不集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勒兵而戰也敢問者或問也
先奪其所愛者奪其所恃之利也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
必得矣兵之情云云者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謹養勿
勞并氣積力者養士氣并士力爲不可測度之計也死焉
不得士死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不懼者陷

在死地則意專不懼也則拘專也則鬬人窮則死鬬也不
求而得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禁妖祥之言去
疑惑之計也非惡貨惡壽者棄財致死非得已也涕沾襟
交頤者皆持必死之計也方馬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
言專難不如權巧也剛柔皆得強弱一勢也若使一人齊
一貌也靜以幽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愚
誤也民與樂成難於慮始也莫知之所之一其心也人情之
理見利而進見害而退也使之屬使相及屬也趨其後地
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也繼其食掠彼也進其途疾過去也
塞其闕以一士心也示之以不活勵志也過則從陷之甚
過則從計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不
爭天下之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絶天下之交奪
天下之權故己威得伸而自私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不可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勢誓屑功作賞也犯者
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然也投之亡地然後存
陷之死地然後生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詳敵詳愚也
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退開而擊之并敵一向者先
示之以間空虛猶之處敵則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
將也是謂成事之巧矣是故謀定則閉關梁絶其符信勿
使通使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也踐墨隨
敵以決戰事行踐規距矩總無常也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也
九地有常法為客有常道惟善用兵者合屈伸之利制權
巧之法此將軍者所以統兵深入而不可預泄其機也蓋
九地之勢有利有害人情之理有趨有避因其害勢使之
不及避轉以利機使之爭欲趨所謂變也其幾微在疑似
之間而勝負分轉瞬之際然則為客之道誠非易事而九
地之說不厭反覆者欲得其情以善其用而成霸王之兵
也霸王之兵威加於敵恩結於衆明於利害趨避之途出
於死生存亡之地非知其變極焉能至此用此決戰何地
勢之足慮而敵又焉能拒之哉

火攻篇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
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
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兵
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
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
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
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
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
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曹孟德曰火攻者以火攻當擇時日也行火必有因因姦
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天之燥者旱也火發於內則早
應之於外以兵應之於外也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也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
夜風止數當然也故以火助攻者明取勝明也水可以絕
不可以奪水但能絕其糧道分敵軍不可奪其蓄積費留者
若水之流不復還也或曰貴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

時故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也

用火者戰攻之一助也戰攻之必所以必勝必取者士卒之用命也士卒之所以用命者爵賞為之觀勸也不脩舉有功則不肯用命必至敗北也是以明主既事慮其終未事慎其始良將既戰修其功未戰警其心主必不得已而用將將必不得已而用兵故結之曰安國全軍之道其不肯輕於用兵知此而况火之為害慘烈更甚一有不慎禍不旋踵其不肯輕用又不待言矣

用間篇

王鳳洲曰用兵必先用間以知敵情然後前十二篇之條欵欵動不忒算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里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能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

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善用兵者因敵而動其所以能因敵者先知也所以能先知者因間人也故結之曰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

曹孟德曰用間者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故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也不可取於鬼神者不可以禱祀而求也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而求也不可驗於度不可以事數而求也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因間人也因時任用五間人君之寶是謂神紀矣孰知其道哉故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也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伊摯伊尹也呂牙呂望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

役英與雄

劉邵曰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為異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之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

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
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
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　文王問太公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
貴明耳貴聰心貴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以耳
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
矣　又曰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
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
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　三略曰夫為國之道恃
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
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閒　管子曰明主之擇賢人也言
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
於官而事智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
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
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舉不自舉焉
漢高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
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
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
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
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
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

富國强兵

武王問太宗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備盡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廪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廪庫也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强兵之道也　管子曰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有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虚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絶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也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以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敺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尉繚子曰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

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
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
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
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
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
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
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威勝
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
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
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
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
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
大事　又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
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
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
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
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
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
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
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二
家以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
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
食無用之卒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
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
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
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
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
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
各推其家之強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
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
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
府之籍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
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
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
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
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
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萬年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民
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
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

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為餌委之喉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不可勝數也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為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為民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為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益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為民者且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為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為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為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為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為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為平名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為兵兵得復還而為民則天下之知兵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獨有言者將以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倍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用兵有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黄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内乃知其意必見其疎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乃可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彊彊可勝也全勝不鬭大兵無創也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管子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為客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成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贏縮為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贏贏縮縮因而為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

又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人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彊國衆合彊以攻弱以圖霸彊國少合少以攻大以圖王彊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彊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夫聖神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彊國衆者危後舉者利彊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王彊國待之也以牧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夫國小大有謀彊弱有形服近而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事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為事易形無不敗者也　范

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强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覩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　又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　吳起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又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强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三畧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强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强其國必亡　又曰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而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　又曰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

學兵有法

李靖曰兵之大體不出三門四種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兵家者流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由下而及中由中而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不足取也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　虎鈐經曰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不師古也因古而及之爾　戚繼光曰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誦習而得頴敏之人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率為明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輙能闔闢變化運用無窮者即有之必害經歷戰陣閱見日久否則吾知其必不能也但古人兵法之類與藥肆同而五金八石草木鱗介無所不有但不知所患何症所宜何藥耳必待醫家察其病勢宜用某藥取諸肆中無不奏効倘誤診而浸服之不瘳將歸罪於藥烏乎効也為將者須先識士伍之情山川之形須敵動静即醫之問病診脉也假令識之不周偵之不早而歸罪於兵法烏乎可也夫人幼而學之壯又宜履名將之門處實境方知兵法為有用方能變化以措諸行至於見任將領付以疆埸之事底舉桴鼓可謂舉學於實境之闊矣或恃其驍雄或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有俾實用遂又棄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者又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才為干城之器乎　張巡守睢陽時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宋澤謂岳飛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

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籍民為兵

羅大經曰韓魏公云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詩云莫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頼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棄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如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悪使操弓韣州符今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丁壯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

疑猶强果闘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横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説不可易也然魏既知籍民為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温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為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馬端臨曰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則兵多而勃然以興民叛則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恭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兵而為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為二矣兵與民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供養之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内外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内兵則中人擅之其勢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之儀李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渾瑊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内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温舉兵内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内楊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為人主而國興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為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悖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冦戎之淵藪而所謂盗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鞘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勲庸亦多是削平内冦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己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沱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强壯而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未有以兵多而國亡者今唐兵雖多强悍而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喬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痱痹之人恣其罷苶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損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以斃其身者乃手足

也又古者籍民為兵其法不過因其户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倖免而以不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言户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良民不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懸卒曰老兵蓋言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之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驅之以親其上死其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為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勝慨哉

魏宇文泰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之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閲戦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唐李泌曰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戦陳國家有事徴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閲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歳自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府兵浸墮百姓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開元之末張説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及李林甫奏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

多方求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國者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謙謹而無恭敬者有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成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無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慤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天下所賤聖

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
情相應者也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
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
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
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
肖別矣　又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
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説者賞之殺
貴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
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之威行也　又曰將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
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
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
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
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
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者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
苦之明也　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
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
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

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
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
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
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至正則主不能
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謂之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
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
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
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將則通於神明矣　吳子曰夫總文
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
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
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
衆如制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死如克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
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又曰用兵之道先明
四輕二重一信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
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
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又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又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將　又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旄旗幟所以威目禁令刑賞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三略曰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世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　又曰將能清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治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心離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武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又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又曰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又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

禮興法表裏也文興武左右也　又曰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尉繚子曰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威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成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又曰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也乞人之死不索尊彊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己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又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諸葛武侯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于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為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歐陽脩曰求將之法先取禁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閱其伎勇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必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

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才識出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于軍中自可求將者也　淮南子古命將禮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禦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鬭氣厲青雲疾如馳騖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決斷於軍中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　漢文帝語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擒滅今聞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
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
牧弗能用也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
拜唐為車騎都尉　世祖章皇帝勅洪文襄曰茲以湖南江廣地
方底定已久滇黔阻遠聲教罕通不呈之徒未喻朕心時復
煽惑蠢動漸及湖南以致大兵屢出百姓未獲寧息朕承天眷
民不忍勤兵黷武困苦赤子將以文德綏懷歸我樂宇必得風
望重臣曉暢民情練達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機撫勦方可敉寧
遍察廷臣惟爾克當斯任前招撫江南奏有成效必能肅清
將朕命綏靖南方茲特命爾經略湖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
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扎應巡歷者隨
便巡歷總督應關會者必咨爾而後行爾所欲行者若係緊切
機務任爾便宜知會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兵馬糧餉
悉聽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
從事一應剿撫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滿兵留撤俟到
日酌妥即行具奏事關藩王及公者平行咨會相見各以賓客
禮文武各官在京在外應軍前及地方取用者隨時擇取任用
所屬所省各陞轉補調悉從其便撫鎮道府等官有地方不宜才
品不稱應另行推用者一面調補一面奏聞吏兵二部不得拘
例掣肘應用錢糧即與解給戶部不得稽遲如緊急軍需撥給
未到即于就近藩司榷關行文取用具疏奏聞其歸順官員內
外酌量題錄投降兵丁隨宜安插事會可乘即督兵進取機緣
有待則慎固封疆各處土司已順者加意綏輯未附者布信招
懷四川江西河南陝西地方隣近湖廣應有兵事相關者移文
總督巡撫犄角策應卿受茲任委務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收拾
智勇不為逆賊所用撫綏窮民不為貪官所苦進戰則得地以
守固守則出奇以戰練士卒在平時選賢良置要地務使滇黔
望風歸來官民懷德恐後庶稱朕誕敷文教至意功成之日優
加爵賞候地方既定善後有人即命還朝慰朕眷想爾其欽哉
故勅

天官人事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黄帝刑徳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徳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乎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絶地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唐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伐紂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所謂權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白陰經曰昔王莽招天下善韜鈐者六十三家悉備軍吏備於行閒及昆陽敗會大風雷屋瓦皆飛雹雨下樹當是之時豈三門不興五將不發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耶當是之時殆至於此張伯松者值亂出居營內為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譚語曰至愚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　許洞曰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為虛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益田以虛為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則銳氣銷亡當夷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執天象之吉凶者是盡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迹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也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

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為勝勝勢可以為敗也苟不勢執人勢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雜於凶而難可釋雜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而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雜於險而事易雜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雜於利而敵見其害雜於害而我敗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書其閒明屈伸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節氣時刻

胡萊二十四氣論或問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義存焉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有上而下也芒種二字見周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每月有節氣有中節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為節寅之半則為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巳陽極故曰至午陰於此生亦曰至日影短至長短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漢律曆志驚蟄在正月中注今作雨水蓋至秋分水始涸立冬始冰冬至水泉動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為露為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為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為泰天氣下降當為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為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為三月節此風屬巽蓋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為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為風也巽曰潔齊胡故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意律曆亦明潔之義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卽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以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始初羸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羸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于一陰既生之後曆言于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雨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農家方種穀蕢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于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尅木也麥必要其誠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于夏火尅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勝不當又謂之小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曰小暑大暑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沖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于大也由小而副至于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未至于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

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卽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于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爲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也至小寒大寒亦由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觱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耳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風曰雷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雪曰霜皆成之氣下半年言于時不言農農事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觀二十四氣而參贊燮理之事豈無小補也　圖書編曰中原地形所居者悉以居高則寒處下則熱試觀之處高山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寒平川多熱可徵矣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大者東西南北各三分也其一者自漢屬江南至海也二者至漢江北至遂平縣三者自遂平北山北至薊界北海也故

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
之分其寒徵微大寒之分其熱微然其登步極高山頂則南面
北面寒熱懸殊榮枯倍異也又東西高下之列亦三矣其一者
自汧源縣西至沙洲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汧源縣三者自開封
縣東至滄海縣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
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
極變為大寒大暄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極于東北
熱極于西南九分之地其中有高下不同地高處則寒下處則
燥此一分之中小異也若大而言之是則高下之有一也何者
中原地形西高北高東下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
南北高小可知今以氣候驗之乃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冬氣南
行夏氣北行以中分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氣候正與曆候同以
東行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每一百里秋氣至晚一日春氣發早
一日西行校之自汧源縣西至蕃界磧石其以南向及西北東
南者每四十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
南者每一十五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南行校之川
形有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一十五里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
早一日南向及東南西北川每一十五里熱氣至早一日寒氣
至晚一日廣平之地每五十里陽氣發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
北行校之川形有南向及東南西北者每二十五里陽氣行晚

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北向及東西南川每一十五里寒氣至早
一日熱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二十里熱氣行晚一日寒
氣至早一日大率如此然高處峻處冬氣常在平處下處夏氣
常在觀其雪零草茂則可知矣然地土則有弓形川蛇形川月
形川地勢不同生殺榮枯地同而天異凡此之類有離向丙向
巽向乙向震向處則春氣早至秋氣晚至早晚校十五里有丁
向坤向庚向兑向辛向乾向坎向艮向處則秋氣早至春氣晚
至早晚亦校二十日是所謂帶山之地也審觀向背氣候可知

十二月太陽過宫正月在子二月在亥三月在戌四月在酉
五月在申六月在未七月在午八月在巳九月在辰十月在卯
十一月在寅十二月在丑　二十四氣太陽過宫立春子雨水
壬驚蟄亥春分乾清明戌穀雨辛立夏酉小滿庚芒種申夏至
坤小暑未大暑丁立秋午處暑丙白露巳秋分巽寒露辰霜降
乙立冬卯小雪甲大雪寅冬至艮小寒丑大寒癸　二十四氣
太陽纏度正月立春虛四度雨水危九度後四日入亥纏娵訾
之次二月驚蟄室九度春分壁五度後七日入戌纏降婁之次
三月清明奎十一度穀雨婁九度後八日入酉纏大梁之次四
月立夏胃十一度小滿昂十度後九日入申纏實沈之次五月
芒種畢十三度夏至井二度後八日入未纏鶉首之次六月小
暑井十七度大暑鬼一度後七日入午纏鶉火之次七月立秋

柳十二度處暑辰七度後九日入巳經鶉尾之次八月白露翼
五度秋分軫一度後十二日入辰經壽星之次九月寒露軫十
五度霜降角十一度後十三日入卯經大火之次十月立冬氐
五度小雪房四度後十一日入寅經析木之次十一月大雪尾
八度冬至箕五度後八日入丑經星紀之次十二月小寒斗十一
度大寒牛四度後四日入子經玄枵之次　日行天分晝夜別
寒暑一日一周天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不及天一度積三百
六十五度而與天會是一歲一周天也一歲十二月二十四氣
其過宮分宮纏度悉依上所載而推步之不爽矣　十二節氣
太陽行度冬至第一日箕四度寅二日箕五三日箕六四日箕
七五日箕八六日箕九七日斗一度八日斗二九日斗三艮十
日斗四十一日斗五十二日斗六十三日斗七十四日斗八十
五日斗九　小寒第一日斗十度二日斗十一三日斗十二丑
四日斗十三五日斗十四六日斗十四五七日斗十六八日斗
十七九日斗十八十日斗十九十一日斗二十十二日斗二十
一十三日斗二十二十四日斗二十三十五日牛一牛二　大寒
第一日牛三度二日牛四三日牛五四日牛六五日女初度六
日女一癸七日女二八日女三九日女四十日女女五十一日
女六十二日女七十三日女八十四日女九十五日女十女十
一　立春第二日虛一度二日虛二子三日虛三四日虛四五

日虛五六日虛六七日虛七八日虛八九日虛九十日危一度
十一日危二十二回日危三十四日危四十四日危五十五日
危六　雨水第一日危七度二日危八三日危九四日危十五
日危十一六日危十二七日危十三八日危十四九日危十五
十日室一度十一日室二十二四日室三十三日室四十四日
室五十五日室六　驚蟄第一日室七度二日室八亥三日室
九四日室十五日室十一六日室十二七日室十三八日室十四
九日室十五十日室十六十一日室十七十二日室十八十三
日壁初度十四日壁一十五日壁二　春分第一日壁三度二
日壁四三日壁五四日壁六五日壁七六日壁八七日奎初度
八日奎一乾九日奎二十日奎三十一日奎四十二日奎五十
三日奎六十四日奎七十五日奎八　清明第一日奎九度二
日奎十三日奎十一戌四日奎十二五日奎十三六日奎十四
七日奎十五八日奎十六九日奎十七十日婁一度十一日婁
二十二日婁三十三日婁四十四日婁五十五日婁六　穀雨
第一日婁七度二日婁八度三日婁九度四日婁十度五日婁
十一六日婁十二七日胃初度八日胃二九日胃二十日胃三
辛十一日胃四十二日胃五十三日胃六十四日胃七十五日
胃八　立夏第一日胃九度二日胃十三日胃十一酉四日胃
十二五日胃十三六日胃十四七日胃十五八日昴初度九日

昴一十日昴二十一日昴三十二日昴四十三日昴五十四日
昴六十五日昴七　小滿第一日昴八度二日昴九三日昴十
四日畢初度五日畢一六日畢二七日畢三八日畢四九日畢
五十日畢六庚十一日畢七十二日畢八十三日畢九十四日
畢十十五日畢十一　芒種第一日畢十一度二日畢十二三
日畢十三四日畢十四五日畢十五申六日觜半度七日參一
度八日參二九日參三十日參四十一日參五十二日參六十
七日參七十四日參八十五日參九　夏至第一日井初度二
日井一三日井二四日井三五日井四六井五七日井六八日
井七九日井八坤十日井九十一日井十十二日井十一十三
日井十二十四井十三十五日井十四　小暑第一日井十四
度二日井十五三日井十六四日井十七五日井十八六日井
十九未七日井二十八日井二十一九日井二十二十日井二
十三十一日井二十四十二日井二十五十三日井二十六十
四日井二十七十五日井二十八　大暑第一日井二十九二
日井三十三日鬼初度四日鬼一五日鬼二六日柳初度七日
柳一八日柳二九日柳三十四柳四丁十一日柳五十二日柳
六十三日柳七十四日柳八十五日柳九　立秋第一日柳十
度二日柳十一三日柳十二四日星初度五日星一六日星二
七日星三午八日星四九日星五十日星六十一日張初度十

二日張一十三日張二十四日張三十五日張四　處暑第一
日張五度二日張六三日張七四日張八五日張九六日張十
七日張十一八日張十二九日張十三十日張十四十一日張
十五丙十二日張十六十三日張十七十四日翼初度十五日
翼一翼二　白露第一日翼三度二日翼四三日翼五四日翼
六五日翼七六日翼八七日翼九巳八日翼十九日翼十一十
日翼十二十一日翼十三十二日翼十四十三日翼十五十四
日翼十六十五日翼十七　秋分第一日翼十八二日翼十九
三日軫初度四日軫一五日軫二六日軫三七日軫四八日軫
五九日軫六十日軫七十一日軫八十二日軫九十三日軫十
十四日軫十一巽十五日軫十二　寒露第一日軫十三度二
日軫十四七日軫十五四日軫十六五日軫十七六日軫十八
七日角初度八日角一辰九日角二十日角三十一日角四十
二日角五十三日角六十四日角七十五日角八　霜降第一
日角九度二日角十三日角十一四日角十二五日亢初度六
日亢一七日亢二八日亢三九日亢四十日亢五十一日亢六
十二日亢七十三日亢八十四日亢九十五日氐一氐二巳乙
立冬第一日氐三度二日氐四三日氐五四日氐六五日氐
七六日氐八卯七日氐九八日氐十九日氐十一十日氐十二
十一日氐十三十二日氐十四十三日氐十五十四日氐十六

十五日房初度房一度　小雪第一日房二度二日房三三日房四四日房五五日心一度六日心二七日心三八日心四九日心五十日心六十一日尾初度十二日尾一十三日尾二十四日尾三甲十四五日尾四尾五　大雪第一日尾六度二日尾七三日尾八四日尾九五日尾十六日尾十一寅七日尾十二八日尾十三九日尾十四十日尾十五十一日尾十六十二日尾十七十三日箕初度十四日箕一十五日箕二箕三　授時曆冬至日在箕八度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三刻小寒日在斗十四度出辰初初入正四大寒日在女初度出卯正四入酉初初立春日在虛五度出卯正三入酉初一雨水日在危十度出卯正二驚蟄日在室十一度出卯正一入酉初三春分日在壁八度出卯初四入酉正初清明日在奎十四度出卯初三入酉正一穀雨日在婁十度出卯初二入酉正二立夏日在胃十二度出卯初一入酉正四小滿日在畢一度出寅正四入戌初初芒種日在畢十五度出寅正三入戌初初夏至日井三度出寅正三入戌初一小暑日在井十八度出寅正四入戌初初大暑日在柳初度出卯初初入酉正四立秋日在星一度出卯初一入酉正三處暑日在張九度出卯初二入酉正二白露日在翼七度出卯初三入酉正一秋分日在軫一度出卯初四入酉正初寒露日在軫十七度出卯正一入酉初三霜降日在亢二度

出卯正二入酉初二立冬日在氐七度出卯正三入酉初一小雪日在心初度出辰初初入申正四大雪日在尾十度出辰初一入申正三　時憲曆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十一分入申正二刻四分晝三十六刻八分夜五十九刻七分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四分入戌初一刻十一分晝五十九刻七分夜三十六刻八分春秋分日出卯正初刻入酉正初刻晝四十八刻夜四十八刻立春立冬日出辰初初刻入酉初初刻晝四十刻夜五十六刻立夏立秋日出卯初初刻入戌初初刻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刻小寒大雪日出辰初一刻七分入申正二刻八分晝三十七刻一分夜五十八刻十四分清明白露日出卯初二刻十四分入酉正一刻一分晝五十刻二分夜四十五刻十三分大寒小雪出辰初初刻十四分入申正三刻一分晝三十八刻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穀雨處暑日出卯初一刻六分入酉正二刻九分晝五十三刻三分夜四十二刻十二分雨水霜降日出卯正二刻八分入酉初一刻六分晝四十二刻十四分夜五十三刻一分驚蟄寒露日出卯正一刻一分入酉初二刻十四分晝四十五刻十三分夜五十刻二分小滿大暑日出寅正三刻一分入酉初初刻十四分晝五十七刻十三分夜三十八刻二分芒種小暑日出寅正二刻八分入戌初一刻七分晝五十八刻十四分夜三十七刻一分　日百刻配十二時之數天行之圖

晝夜百刻配十二時一時得八刻十時得八十刻又二時得十六刻總九十六刻所餘者四刻每刻分為六十分四刻該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每一時得八刻二十分故有初初刻者十分正初刻者十分今具於後初初刻一十分初一刻六十分初二刻六十分初三刻六十分初四刻六十分　已上是上四刻　正初刻一十分正一刻六十分正二刻六十分正三刻六十分正四刻六十分　已上係下四刻一日總該六千分今曆所分又不同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總九十六大刻總二十四小刻亦准大刻一故共為百刻也上半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為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最後小刻為正四若子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一陽來復為天道之初耳古曆每時以二小刻為始各繼以大刻然不若今曆之便於尋策也世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非是　曆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元授時曆則長極于六十二刻短極于三十八刻以為驗于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蒸羊脟未熟而天時明者推步太陽經度以定昏旦中星冬至日日在箕五度每歲以冬至日度為首冬至日在箕五度日與天會其日寅時初二刻天運始于寅日行亦始于寅按推步之法

以璇璣玉衡圈天盤輪推步至辰時初初刻日欲出以前九十一度則見軫宿在午為旦中日入之際加申時正四刻以後九十一度則見壁宿在午為昏中後八日至寅時初初刻順行十二位已退一位過丑小寒日日在斗十一度將斗十一度自丑時順行至卯時正二刻日始出則見角宿在午為旦中至午時正一刻斗宿在午井宿在子為日中順行至酉時初初刻則見奎宿在午為昏中順行至子時初四刻斗宿在子井宿在午為宵中　大寒日日在牛四度後四日入子女二度其夜子時初四刻女宿在子柳宿在午諸星居垣入局順行至卯時正二刻氐宿在午為旦中自卯時順行至午時正初刻女宿在午為日中自午時順行至酉時初初刻胃宿在午為昏中立春日日在虛四度其日子時正一刻虛宿在子諸星居垣入局而星宿在午為宵中自子時至卯時正一時刻房宿在午為旦中自卯至午時正初刻虛宿在午為日中自午至酉時正一刻虛宿在酉昴宿在午為昏中　雨水日日在危九度其夜亥時正四刻危宿順行至子時而張宿在午為宵中自子順行至卯時正一刻尾宿在午為旦中自酉卯至酉時初二刻畢宿在午為昏中後四日入亥危十三度　驚蟄日日在室九度其夜子時而翼宿在午為宵中卯時危宿在午為旦中酉時觜宿在午為昏中春分日日在壁五度後七日入戌奎二度其日戌時諸星居垣

入局自戌時順行至亥子時正初刻奎宿在子角宿在午為宵
中至子至卯時正二刻斗宿在午為旦中自卯至午奎星宿在
午為日中自午至酉井宿在午為昏中　清明日日在奎十一
度自戌時正二刻順行至子時正初刻角宿在午為宵中順行
至卯時初三刻斗宿在午為旦中自卯順行至酉時正二刻井
宿在午為昏中　穀雨日日在婁九度後八日入酉胃四度其
日在酉時諸星居垣入局其夜子時正初刻胃宿在子氐宿在
午為宵中卯時女宿在午為旦中酉時柳宿在午為昏中　立
夏日日在胃十一度午時胃中卯時女中子時氐中酉時柳中
小滿日日在昂十度後九日入申畢七度子時心中午時畢
中卯時危中酉時張中　芒種日日在畢十三度　中星同前
夏至日日在井二度後八日入未井九度其日未時自井宿
順行至酉時角宿在午為昏中子時斗中卯時奎宿在午為旦
中午時井中酉時軫中　小暑日日在井十七度子時斗中午
時井中卯時奎中酉時角中　大暑日日在鬼一度後七日入
午柳四度丑時正初刻柳宿在午為日中酉時氐中子時女中
卯時胃中　立秋日日在柳十三度中星同前但度數不同
處暑日日在張七度後九日入巳張十五度午時張宿在子為
日中子時危中卯時畢中酉時心中　白露日日在翼五度其
日午時翼中子時室中卯時觜中酉時尾中　秋分日日在軫

一度後十二日入辰軫十度其日午時正初刻軫宿在午為日
中酉時箕中子時壁中卯時參中　寒露日日在軫十五度後
子時奎中卯時井中酉時斗中　霜降日日在角十一度後十
三日入卯氐二度其日午時正初刻氐宿在午為旦中酉時女
中子時胃中卯時柳中　立冬日日在氐五度子時胃中卯時
柳中午時氐中酉時女中　小雪日日在房四度午時房中子
時昂中卯時星中酉時虛中後十一日入寅尾四度卯時翼宿
在午為旦中午時尾中子時觜中酉時室宿在午為昏中　大
雪日日在尾八度中星同前　夫太陽歷宿以二十八宿為經
日月五星為緯上古聖人制立璣衡法天地自然之運夜考中
星晝驗日晷以察經星之所在測推日月五星之纏度而推步
之法則以日度為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將太陽
所至之度按節逐氣逐時逐刻隨其運轉而步測之自不爽也
新安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步度外其零數有一度四
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
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日其二百三十五分
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
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分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
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
三刻弱也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為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

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其五千六百四十分訣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式二十年必氣朔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盖今年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六小盡者此數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于其間二者參合而交相成玆其為萬世不能易之妙法歟　歲差瀗按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二百三十六分此一歲之氣積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五百六十四分太陽所躔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即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度每一萬注以一度為萬分自演紀至開元甲子冬至在斗十度凡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乾德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分至度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此法通古合今　古曆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五十度則由帝堯後萬餘年冬至日反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復萬躔而冬至在子夏至在午當在二萬年之間逆而推之帝堯之前亦必如是　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明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宿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風雨占候

魯孝李荃作日月合宿大約之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東北七宿共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月二十八日一周天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强皆以月中氣起例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在室八度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在奎十四度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在昴二度小滿四月中日月合宿在參四度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在井二十三度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在星四度處暑七月中日月合宿在翼十二度秋分八月中日月在合宿在角六度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在氐十四度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在箕二度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在斗二十一度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在虚五度每月朔以夜半推之此占風起之例也　月在箕畢翼軫此四宿風起之日如正月太陽在子初一日太陰孕於子謂之朔五日過兩宮卯戌位此三日内決有風者月在壁宿是也初十日太陰過申三日内主雨者月離於畢是也十五日太陰過午謂之望十七十八十九太陰過巳及辰三四日内有風者月在翼軫是也廿五太陰過寅二三日内有風者月在箕宿是也廿九三十日太陰復於子謂之晦二月太陽在亥太陰隨之餘倣此大率節候不同弦望亦異節候不同者如立春或在月前後弦望不同者弦有初七初八初九望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是以月之過宮亦有三四日之差其風亦應在三四日之内質以曆之所推無不驗矣　風濤歌曰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何方有風日没脂紅無雨風駁反照没前臙脂没後星光閃爍必定風作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大雨相交單起單止雙起雙消早晚風和明日更多暴風日暮夜起必毒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最難晴仍防暴生春易傳報早生晚耗一日南風一日北到南風防尾北風防頭南吹愈急北即不專雲若車形大主風聲雲下四野如霧如煙名曰風花主有風天雲若鱗次不雨風顛雨津西北雲如潑煙墨起作眉梁風雨先飑雨急易霽天晴無防水生靛青主有風行海燕成羣風雨便臨白肚風作烏肚雨淋海猪亂起風不可已逍遥夜叫風雨即到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緻籠得鋪必主風水蛇蟠蘆上水高若干頭豎立至頭高稍延月盡無雨來朔風雨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illegible]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尾正月忌七八北風必定發二月忌初二三月忌清明五月忌雪至正月落雪起算至百二十日期内必難已欲知彭祖忌六月十二日前後三四宵必不爽此朔七八三日南必有北風還九九當前後三四日内難十月忌初五三四之後前冬至風不爽臘月廿四閒　清明之前風候不常清明屆期方有東北風作且

多日而不變過五月有風自南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
風自西北冬夏之交南北風息未定七九月風濤洶湧故舟行
者往西以仲春往北以仲夏往東以仲秋往南以仲冬則利涉
大川不疾而自速矣　相雨書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
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
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
猪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斗中無雲唯河
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以丙丁辰之日四方無
雲唯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以立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
望日始出時如日上有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日雨赤者
以丙丁日雨白者以庚辛日雨黑者以壬癸日雨黃者以戊己
日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事時視雲有五色
黑赤並見者即雹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
沛流潦四方有躍魚雲遊疾者即日雨遊遲者雨少難至　熊
公曰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至起如
欲上而不得者雨之徵也蓋[illegible]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
為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illegible]雨礎潤將雨燈燼理可同觀朝
日出光暗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
雨徵也烝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噗食匆遽以求速
飽雨徵也蠅蚋蚊虻匆遽咂食雨徵也螺蛸之屬倉皇飛騖面

徵也穴處之蟲群出於外雨徵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
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
諺云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戊申己酉連庚戌
天上無雲地下濕每值日干執破多風雨又云執破無雨危水
當　凡寅戌二時風雨不久午子二時者頗久若雨至午時偶
然日出謂之雨候其雨通宵大抵東北風多雨西南風多晴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蓋陰來求陽而陽不應之故不成雨
風雲際會而相從者也凡雲走東北者乃係西南之風必無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
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去來
占滂沱說者類疚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
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
蚼蟻强知時蜥蜴與闘訂垤鳴東山鸛雲窗南村蟻或加陰石
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形鵝與象龍聚訟非
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
援引占雨事甚祥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霖腦日出晏晒殺雁
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説尚遺何也
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月有九行青白
赤黑各二道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為
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為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

日為光月生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弦反樣是行陽道矣故知早潦者以此　潮汐之説消息盈虛本乎陰陽一理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則水為氣所擁而南奔是為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則張張極復翕此潮又長而落矣至於潮必東起者東乃生氣之方陰陽之氣始於此矣百川之盡赴於東反本之義爲如人身之氣血必歸源於中焦亦起於寅時生氣之際也是以每月初一初二十五十六日潮張於寅時半於卯平於辰落於巳半於午盡於未長於申半於酉平於戌落於亥半於子盡於丑初三初四十七十八日長於卯落於午長於酉落於子餘倣此每月初五二十謂之小水漸小至初八二十三大虧而不長為極水小水廿五初十謂之起水漸長至初三十八大盈是為大潮灌諸港浦無不充滿塗礁無不平沒水脉無不流通春夏之潮晝小而夜大凡秋之潮晝夜俱大八月十八謂之潮生三冬之潮晝大而夜小凡此潮候不可不知

雲氣勝負

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則可逆知矣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驚備守慎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常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　凡興兵動衆忌大風雷雨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甑上氣敘敘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哺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黄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沈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　凡敵上氣黄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　凡氣如龍如虎或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如門上樓皆猛將氣　凡敵上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　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

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
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入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
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敘旌旗暈暈順
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　凡敵軍上氣如山
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　或敵上
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吾軍必大勝或敵上
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　或遙視軍上雲如鬭雞赤白相
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　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
者戰必勝　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
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　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
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敵上氣如虎狀其軍
不可攻、　若逆風來應氣旁敘牙旗陰折不見日旌旗激揚敗
候也　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止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
風雲俱來此為敗候在急也　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
類傴蓋皆敗徵　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　或軍上
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
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　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
下食血敗軍也　或有雲氣五道蒙蔽盡山此敗候　凡城中
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攻　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　或有青

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　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
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　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主戰其
氣無極者不可攻　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
勝不可攻　或城上有雲分為兩彗狀者攻不可得　凡攻城
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
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破矣　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
或有氣如灰氣出如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　或城上無雲
氣士卒散　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
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
三日內城屠此皆敗氣　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
雙青蛇雲氣可擊大勝　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
可擊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　邊城雲如蛟龍所見
處軍將失魂　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
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　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
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　凡占軍氣
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
祭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祭之若我軍上
氣不善但驚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候之在南日中候
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

文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使有氣　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
將士精銳不可擊　氣如堤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見彼軍
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旗幡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
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
上下撩擴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備之　凡雲起王相
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罰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
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
短則我軍勝也他皆放此　兩軍相對遥見軍上有氣紛紛敦
敦如煙如塵賊凶敗　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　若我軍
無氣將脩德撫士衆存問寒暑警誡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
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豬者瓦解之氣軍必敗有白氣
如瓜蔓連結部對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及至八九而不斷者
賊必至嚴守之　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
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
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群羊擊之必大尅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
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　兩軍相去十里
內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　兩軍欲戰視彼
軍氣勞氳如焚生草之煙者初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
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　軍敗之氣如群
鳥亂飛疾代之必大勝　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

城有大輔疾去之勿攻　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鈇垣如壞
屋如人無頭如驚麞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
氣　敵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
敵上氣黑中有赤色在前精悍不可當　敵工氣如轉蓬者擊
之立破　天子雲如千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
遊兵氣如慧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如無根本　敗軍之氣
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　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
脩德審令嚴礪鋒甲勤誡搢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
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問觀其祥應矣

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音宛以
鳴此得神明之助將以安衆心乃可用矣雖云任賢使能則不
占而事利今明法審制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
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列郡分野

唐僧一行以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為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至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亦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荊陽分而東流漢水淮瀆相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於淮東達鉅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河南之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三晉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代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恆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踰河界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

墺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為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遠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闕於易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闕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庭其分野自河南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闕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達陽城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之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之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拾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說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

北直隸順天府古幽州尾箕分野漢名廣陽宋名燕山　保定府古幽州尾箕分野秦為鉅鹿上谷　真定府古冀州昴畢分野秦為鉅鹿常山　順德府古冀州昴分野　廣平府古冀州昴分野秦為邯鄲　大名府古冀兗二州室壁分野商舊都春秋為晉地唐為魏郡周為天雄軍

南直隸江寧府古揚州斗分野漢為丹陽郡吳為建業　鳳陽府古揚州斗分野古為塗山氏之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淮南唐為濠州　蘇州府古揚州斗分野秦置會稽郡改江都

松江府古揚州斗分野晉時屬川郡名雲間　常州府古揚州斗

分野秦為會稽郡唐為常州　鎮江府古楊州斗分野秦屬會稽
郡晉屬昆陵唐為丹陽郡　楊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為九江
漢為廣陵　淮安府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為九江漢屬臨淮　廬
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為楚秦為九江郡漢為江國　安慶
府古楊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廬陵
太平府古楊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屬　郡漢為丹陽郡　寧國
府古楊州斗分野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漳郡漢置丹陽郡晉名
宣城　池州府古楊州斗分野先越後楚漢為丹陽　徽州府古
楊州斗分野先越後秦為漳郡漢為丹陽　廣德州古楊州斗分
野戰國屬楚漢為丹陽　和州古楊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為九
江漢初屬淮南　滁州古楊州斗分野戰國屬楚秦為九江漢為
淮南　徐州古徐州房心分野春秋為宋地秦置彭城縣項羽都
此
山西太原府古冀州觜井分野漢置并州唐為河東道　平陽府
古冀州觜參分野堯都於此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為河東郡
　大同府古冀州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為雲中鴈門代郡　汾
州古冀參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漢皆為太原　遼州古冀
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為上黨　沁州古冀州
春秋屬晉秦漢皆為上黨　潞州古冀州參井分野西伯戡黎即
此秦置上黨郡唐為潞州　澤州古冀州觜參分野春秋屬晉戰

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為上黨　山東濟南府古兗州危分野春秋
戰國未無濟漢為濟南郡　兗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春秋
為魯國戰國是屬楚　東昌府古兗州危室分野春秋為齊西鄙
戰國為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為東郡　青州府古青州虛危分
野太公封於此漢分置州海郡　登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唐虞時
為嵎夷秦為齊郡漢屬東郡魏析東萊郡　萊州府古青州危分
野古萊夷地秦屬齊郡漢析至東萊郡遼東冀青二州界分冀東
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今廣寧以之地
箕尾分野戰國屬燕
河南開封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
魏於此號為大梁秦為三川漢為陳留　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
野商河亶甲居相即此春秋為晉之東陽地戰國為魏之鄴地秦
為上黨邯鄲二郡　衛輝府古冀室壁分野殷紂所都朝歌之地
秦屬河東郡漢屬河內郡　懷慶府古冀州覃懷之地室壁分野
商為畿南戰國為魏衛鄭三國　河南府古豫州柳分野成王營
洛在此東都於此　南陽府古豫州張分野本夏為之國春秋併
於楚戰國屬韓光武起兵舂陵更始立於淯水即在此　汝寧府
古豫州角亢氐分野秦置潁川郡漢置汝南郡東魏改蔡州
陝西西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為王畿漢為三輔後改京兆秦
漢西晉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　鳳翔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為

岐周春秋戰國為秦武帝更名古扶風　漢中府古梁雍二州井
鬼輿鬼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漢高祖初為漢王都南鄭即
此漢武分隸益州　平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北地郡漢析
安定郡　鞏昌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為戎羌秦屬隴西郡東
漢分立南安郡　臨洮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羌所
居秦漢為隴西郡隋改金城　慶陽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時為
義渠戎國秦屬北地郡　延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上郡漢
初屬翟國　寧夏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羌戎所居秦為上郡漢
置朔方郡赫連夏氏都於此　洮州古雍州井鬼分野秦為諸戎之
地後為吐谷渾所據隋置臨洮郡　岷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古西
羌地秦為臨洮縣屬隴西郡漢晉時因之　河州古雍州西羌地
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　靖虜古雍州西羌地秦屬隴
西郡漢屬金城　文縣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為氐羌地
　甘肅古雍州井鬼分野漢以前為月支國漢武置酒泉武威張
掖等郡

浙江杭州府古揚州井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為會稽郡
東漢屬吳郡隋置杭州改餘杭郡唐復為杭州　紹興府古揚州
井女分野為會稽徙於此春秋戰國時為越國秦置會稽郡隋改
越州唐改會稽郡　嚴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
屬楚秦為會稽鄣二郡漢屬會稽丹陽二郡唐為睦州　金華府
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國秦屬會稽郡漢為烏傷仍屬會稽
唐為婺州改東陽郡　衢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為越西鄙
秦漢屬會稽郡　處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戰國越秦為會稽
郡漢為東甌　台州府古揚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為越地秦
屬閩中郡漢為東甌國　溫州府古揚州斗牛女分野春秋戰國
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為東甌國　寧波府古揚州牛女分野
夏商制皆為越地　湖州府古揚州斗女分野古為防風氏之國
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屬江都改會稽丹楊二郡唐置湖州改
吳興郡　嘉興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越分境秦為會稽郡
漢屬吳

江西南昌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戰國為吳越之交秦屬九江郡
漢置豫章郡　饒州府古楊州斗分野秦屬九江郡漢置豫章郡
　饒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後屬楚秦屬
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廣信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戰國迭為吳
越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屬豫章郡及會稽郡　南康府古
揚州斗分野春秋為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
郡　九江府古揚州斗牛分野春秋為吳越地楚秦為九江郡漢
分屬豫章郡　建昌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吳南境戰國屬楚秦
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　撫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為吳境後
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為豫章郡吳名臨川　臨江府古楊

州斗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屬淮南後屬豫章　吉安府古荆揚二州之域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晉爲廬陵郡　瑞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唐置靖州　袁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隋名宜春　贛州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因二水名章貢　南安府古揚州斗分野春秋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隋屬虔州

湖廣武昌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周屬吳楚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

漢陽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安陸縣三國屬魏後屬吳　襄陽府古荆豫二州翼軫分野春秋屬楚秦爲南郡南陽郡　德安府古荆州翼軫分野雲夢即此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劉宋置安陸郡　黄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　荆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爲楚郢都秦置南郡漢改爲臨江郡　岳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周以前爲三苗地戰國屬楚秦爲長沙郡劉宋復分巴陵等縣　長沙府古荆州翼軫分野高爲荆楚地因始名長沙　寶慶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東漢屬零陵郡　衡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漢初屬桂陽吳郡分爲湘東衡陽二郡　常德府　辰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本蠻夷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爲長沙武陵二郡三國爲武陵郡　永州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境秦爲長沙郡　沔陽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　安陸府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宋齊並爲竟陵郡　靖州古荆州軫分野秦爲黔中郡漢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洞　郴州古荆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項羽徙義帝於此漢置桂陽郡屬荆州　施州古荆梁二州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戰國爲楚巫郡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　永順古荆州翼軫分野蠻夷之地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爲武陵郡　保靖古荆州翼軫分野隋爲辰州地唐爲溪州地宋置仕靖州　四川成都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爲蜀國秦置蜀郡漢武置益州蜀郡隸焉蜀漢都此　保寧府古荆州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秦置巴郡漢末改爲巴西郡　順慶府古梁州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秦屬巴郡劉宋析置宕渠縣郡　叙州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爲僰國漢爲犍爲郡　重慶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周時巴子國秦置巴郡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　夔州府古荆梁二州地翼軫分野秦爲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改巴東郡　馬湖府古荆州井鬼分野古僰侯國之地夷獠所居漢武爲犍爲牂牁二郡　潼川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蜀地秦爲蜀郡漢置廣漢郡屬漢分置梓潼郡隋改

新城郡　眉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為蜀郡漢為犍為郡　瀘州
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為巴國秦屬巴郡漢為犍為郡　雅
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為嚴道屬蜀郡東川屬南詔　烏蒙古梁
州井鬼分野古為竇地句漢為牂牁郡　烏撒古梁州井鬼分野
芒部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為屈流大雄甸　播州古梁州井鬼
分野秦為夜郎且蘭二縣漢屬牂牁郡　永寧梁州之南境井鬼
分野秦為蜀郡漢為益州　龍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周秦為氐羌
漢為陰平道屬益州　天全六番梁州之南境井鬼分野古西南
夷　平茶洞古荆梁二州軫分野戰國為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
屬武陵郡　松潘古梁州參分野古氐羌地漢屬蜀郡　四川行
都司指揮使司古梁州井鬼分野本西南夷漢武置越嶲郡
福建福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置閩中郡漢屬會稽
郡唐為泉州改長樂郡　邵武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
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改屬建州　建寧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
為八閩秦屬閩中郡　漢屬會稽郡置建州改建安郡　延平府
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閩越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為建福
汀二州　興化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
會稽郡唐置隸豊州後隸泉州　泉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
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武榮州改清源郡　漳州府古
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漳州改

漳浦郡　汀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為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
會稽郡唐置汀州改臨汀郡
廣東廣州府楊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為南越地秦置南海郡後
趙佗據其地漢武為南海郡　韶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為百
粵地戰國屬楚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漢武屬桂陽郡　南雄
府古雄州牛女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兼屬桂陽郡　惠州府
古楊州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初屬南越國　潮州府古楊州牛
女分野古為閩越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肇慶府楊州之南
境牛女分野春秋為百粵地秦為南海郡漢為蒼梧合浦二郡　高州
府古越地牛女分野秦為南海郡漢為合浦郡三國吳置為涼郡
廉州府古南越地翼軫分野秦為象郡三國吳改珠崖郡　雷州府古
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為徐聞縣　瓊州府古百越地牛女分野漢武置
珠崖儋耳二郡
廣西桂林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古粵地戰國為楚秦為桂林郡漢
屬蒼梧鬱林二郡　柳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為桂林郡漢
屬桂林鬱林郡　慶遠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為交
趾日南二郡　平樂府古荆州翼軫分野古為百越地秦屬桂林郡
漢屬蒼梧郡吳置　郡　梧州府古荆州牛女分野閩為百越地
秦屬桂林郡後屬南粵漢置蒼梧郡　潯州府古百越地翼軫分野
秦為桂林郡漢屬鬱林蒼梧二郡　南寧府古楊州西南境翼軫

分野周為百粵地秦為桂林郡漢為欝林郡　太平府古南粵地漢
屬交趾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為羈縻州　田州府古百越地漢屬
交趾郡唐隷邕州　思明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隷
邕州　思恩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古百粵地唐隷邕州　鎮安府古
百粵地屬交趾泗城府古百粵地屬交趾未隷邕州　利州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郡未建利州　泰議州古百粵地屬交趾　向武州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　都康州古百粵地屬交趾郡　龍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江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上林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安隆古百粵地
漢屬交趾
雲南雲南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　大理府古梁州界鬼分野漢為益
州郡　臨安府古梁州井鬼分野漢屬牂牁郡　楚雄府古梁州界井
鬼分野漢為益州郡　徵江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
化府　景東府古柘南也　廣南府宋名特磨道儂智高之裔君之
廣西府古梁州界古鎮國東南境漢為益州牂牁郡　鎮元府古西
南極邊地唐時南詔蒙氏為生銀府　永寧府昔名樓頭賧地接
吐蕃　順寧府東蒲蠻之地　曲靖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為益
州郡　姚安宋鎮國地漢屬益州郡　鶴慶東漢為永昌郡唐為
越南詔之地　武定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古滇國漢屬益州郡　尋甸
古滇國地昔焚剌蠻居此　麗江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為越雋
益州二郡　元吉古西南夷極邊之地　忙勝州南詔異牟尋好開

甚地　馬龍他郎甸阿焚者都蠻台者據之　瀾滄元為州勝州地
金齒古梁州西南徼外之地古哀牢國　騰衝漢為永昌郡西境
車里蠻名車里倭泥貉獠蒲剌黑角諸蠻雜居　木邦舊名孟都
一名孟邦　孟養地名　拘　緬甸古西南夷　八百大甸　老撾
俗呼撾自古不通中國　孟定府舊名景蘇　孟艮府　南甸舊名
南宋千崖　龍川舊為麓川地以白夷所居　威遠州　灣甸州　灣名
細睒元屬鎮康路　芒布其地舊曰怒謀
貴州貴州宣慰使司荊梁二州之南境參井分野東西南夷　思州府楚
為黔中地漢屬欝林　鎮遠府荊州南境舊為豎耶大田溪洞
石阡府荊南裔　銅仁府荊州南裔星分野古為漢蠻地　黎平府
荊州荒裔翼軫之餘夜郎之地　晉安州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古夜郎
之地秦為黔中漢隷牂牁郡　永寧州古為荒服地　鎮寧州古為
荒服地　安順州古為荒服地

九州區域

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於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雍州西據黑水東據西河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兖州舊為濟河之間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徐州東距海北至岱南及淮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楊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荊州北據山南及衡山之陽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 帝王世記曰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二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凡以供財用儉則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上中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是也或田賦等如兖州田中下賦下下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

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瘦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楊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荊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兖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鄙陋又無荊楊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

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校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兖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荊河豫州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荊山衡陽荊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楊州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雍州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荊河淮濟之間徐兖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楊州之大郡不得而釐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未始及此蓋難言之也竊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

山川之間阻唯捄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内夷險不齊
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相夫萬頃一塍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
地利盡良疇既闢曠土實稀故三州徐兖豫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
以南揚州荆州在漢南函劍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劍閣之西江湖盡濫關山重役
又僻在遐陬潤疎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難故四州境土最為潤
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
萬而徐兖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
萬戶夫民非五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
疇之廣闢核今驗古其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
矣嗚呼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千仞湯
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以食哉惟時
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官九職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
後可以立市朝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候甸之制軍國之用皆取足於民田故官無閑冗則兵無
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之歛民有不二之業有田
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菜色故禮節著而榮辱彰
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
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步水陸而建都
會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遂形勢之地良田更寡至
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敝夷不安之地而不知務大抵
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
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大名郡多至數十萬
戶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
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閑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
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古之一年
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墾也今耜耒之足僅能當天下十之
三使歲皆有年則新民僅能糊口設一歲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
後知先王之制所以為后稷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前
王者非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之未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
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而不復可行於後世耶
抑亦復之者未得其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服而先王愛
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
田是重是崇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因考九
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
以見先王之心無徒論其道里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冀州之域今山西之太原府平陽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澤州沁
州遼州所屬
河南之懷慶府彰德府衛輝府所屬
北直隸之順德府真定府順天府宣化府河間府永平府廣平府

大名府之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導河云至大伾今大伾在濬縣
故知濬滑在冀州之域古志謂開志長垣在河故道之北則知開
州長垣亦在冀州之域
冀三面皆河東北阻陰山一帶故河折而南流為冀西河至華陽
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
之下南河歷砥柱之西東河施旋於大陸之野故禹首事壺口梁
岐等處以殺河勢太原則汾分所出大岳則汾水所經也
兗州之域山東濟南府所屬濟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
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
利津霑化滿臺東昌府所屬州縣兗州府陽谷東阿平陰東平汶
上壽張
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内黄開州冀長垣東明魏
縣
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胙城
河間府吳橋縣有黄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發清池縣
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
慶雲縣鉤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黄河故道相近蓋先
儒皆於紙上求之此古志得之士人父老之相傳為是所謂禮失
求之於野者況有文典可徵乎一則近海一則在正北一則相去
不遠似當時分合之迹河雖為冀兗之界然兗地下九河之分則
皆在兗地而其治之也惟兗為多故九河於兗言之兗不言山多
平地也
青州之域山東之青州府萊州府（莒州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
長山新城齊南濟陽及遼東廣寧以東
濰水出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莒州即箕縣也經本府諸城入
萊州府高密經本府昌邑濰縣東北入海濰縣即都昌也淄水出
本省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入本省青州府臨淄至博興
縣入濟博興即博昌今却至壽光入
青州北據海西南距岱據謂跨之也故海北遼東西之地皆青州
之域舜十二州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淄汶雖俱出原山惟汶入
濟淄濰二水俱不達於河
徐州之域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州所屬邳州所屬淮安府
桃源縣沭陽縣清河縣安東縣
山東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城蒙陰兗州府所屬金
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楊
徐二州當以淮為界淮北為徐淮南為楊徐即魯境其川莫大於
淮淮受泗沂泗受鄰沭大野即鉅野澤今南旺湖是也大江以北
長河以南諸水皆與大野相聯屬在當時已為入貢之路
楊州之域南直隸江寧府楊州府鎮江府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
池州府徽州府寧國府太平府安慶府廬州府鳳陽府淮安府所

屬山陽縣盱城縣廣德州和州滁州
浙江杭州府嚴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溫州
府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
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吉安府瑞州府袁州府贛州
府南安府建昌府撫州府九江府所屬瑞昌縣南康府
揚州北距淮南距海中貫長江大江之南西偏諸水莫大於彭蠡
東偏之水莫大於震澤三江即震澤下流
荊州之域湖廣武昌府漢陽府荊州府岳州府襄陽府襄陽縣宜
城南漳房縣德安府黃州府長州府永州府長沙府寶慶府衡州
府常德府沔陽州安陸府鍾祥安陸州靖州郴州永順軍民宣慰使
司保靖軍民宣慰使司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
司所屬
江西袁州府所屬萍鄉縣吉安府所屬龍泉縣永寧縣所屬建昌
地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大昌縣大寧縣荊州據荊山南及衡山之
陽江漢發源於梁入海於揚而二水會合於荊故曰朝宗於海九
江即今洞庭諸水是也
豫州之域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陳留杞縣通許大康尉氏洧川鄢
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府所屬南陽府所屬汝寧府
所屬
湖南襄陽府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

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據地勢則直隸之東明當亦屬豫
豫於九州為中土南跨漢據荊山北距南河洛自西來中分豫境
受伊瀍澗三水以入於河
梁州之域四川成都府重慶府順慶府保寧府叙州府馬湖府潼
川州所屬眉州所屬瀘州所屬雅州所屬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
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
府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
溪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使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
係域中者不載梁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山江源所自出嶓
冢漢水所自出凡蜀中山南谿谷諸水皆至江謂之沱山北谿谷
諸水皆至漢謂之潛
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府延安府慶陽府平涼府鳳翔府臨洮府鞏
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
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
及岷州衛洮州衛文縣守禦千戶所古沙州據岷嶓既藝則鞏昌
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州縣亦當有屬梁者
雍西距黑水東據河弱水既西者衆水皆東惟此水獨西也雍水
莫大於渭中貫雍境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自北來注渭漆沮
自東北來注渭惟灃水在渭之南自東南來注於渭

三都形勝

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在矣大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棊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依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渾一禮教修明表正朝廷綱目郡縣於是偃武修文輕徭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俾盛右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先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拔乎戎俗中宅洛邑爍然新一之政逮併盛右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於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逃德知槃侮於海隅而忽難起於京華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篡符秦而姚萇實扃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涅師統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脅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偏師犯闕如履門閾以至曲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悠久故戴戢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狃[illegible]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强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居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陝西為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數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以槩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為優而愚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履裁一心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

漸漬浇以自固是何亦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為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寃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謂上計於是而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霑霈發號施令則易以敷暢皆所以均惠斯民也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

直省形勝

圖書編曰京師據一統圖在東北之境南京在東南之境南京之東南為浙江浙江之東南為福建濱海南京之西南則為江西由江西而西北則為湖廣轉而東南則為廣東濱海廣東之西少北是為廣西濱南海廣西之西北則為貴州貴州之西南則為雲南而貴州西北則四川也此四藩者總在南方此以地分東北論河南在京師之西南乃天地之中據一統圖湖廣安陸襄陽之間居地之中朱子亦云荆襄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京師東南為山東西為山西之西南為陝西此四藩者總在北方其九邊則遼東薊州皆在京師之東而薊州為近宣府大同皆在京師之西而宣府為近榆林固原皆在陝西北境而固原在外寧夏在河套過河而西寧夏之西轉南則甘肅也統天下地方所至東則山東登來楊州之通海蘇州之大倉浙江之定海福建之興泉皆濱大海此自東北以東南所至之境而日本琉球則居東南海中由東轉南則廣東之瓊由南而西則蘇門答剌安南諸國交趾在安南之東暹羅在安南之西而雲南孟定等府亦濱海居於海中者則西洋等國也皆在西南正西則雲南之麗江極西則四海之星宿海崑崙山黃河黑水諸處更西不可詳矣由西而北則西域諸國吐魯番所居而大磧陰山瀚海在焉所謂沙漠者也又西北數千里有鐵門關過此則不可詳矣東北則由京師出居庸關自北而東過白良山抵女真過黑松林以達北海出居庸關

至北海六四千餘里大抵中國之勢南臨大海北接長城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此其概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戲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谷有不盡之地今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惟西北尚未底于海耳然視之前代每句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悉人性復擴非復人告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為重輕也又曰南都之形勝跨江南北以為固服岷峩以西五嶺以北川流以萬數皆會于江繞鍾山而之海岍岐之南太華恒嶽之間川流亦以萬數皆會于河入乎淮朝宗幾句而之海布帛栽粟之富魚鹽財用之饒甲于天下天下無事則坐享楊越之粟而無轉輸之勞天下有事則席卷全吳之甲而為張皇之舉誠周禮所謂陰陽之會風雨之交諸葛孔明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居也北都之形勝奄有幽燕以為王畿外設八府以為捍衛太行在其西醫無閭在其東重岡疊翠雲鳳峙而蛟龍走大海居其左九河經其前滄漭浩蕩浴日月而浸乾坤沉鷙激悍之材雲錦騰驤之馬為天下最而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育幽以建武而御乎戎狄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誠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以為王者也然二都之勢北都為急請得復舉而備言之漢之遷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遷在西亦去長安數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擬關中者將以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此其外患之可畏也至唐之漕因於河宋之漕因於汴明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漕然後漕舟自江達於浦自河達於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抔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鍤決而迎塞爪州之埧則江不達於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於京師矣斯時也將何以處之哉此其內變之足虞也是故知外患之可畏則必選將帥係甲兵廣儲蓄要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內變之足虞則必慎隄防設重鎮恤軍士廣田畜先為不可犯而後人莫之敢犯如此則勢權既重思弭變消而京師可無虞矣又曰天下大勢譬人一身京師元首也而朝廷政令出焉則心也四方四體也體戴夫首則外有統而其勢尊心運夫體則內有主而其勢順居尊而達順則重常在我重常在我然後天下不勞而治國家定鼎於北南面而聽天下謹按輿圖以觀其勢上門遼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股也交廣滇粵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欲彊足無跛盤相承而奉元首以聽命於心而心與元首則又精神所聚會以運用百體而榮衛灌注焉然後形氣充暢而外邪不奸也

丘濬議以宣府為北府俾守北門東以永平為輔守松亭遼左關隘西以易州為

輔守紫荆南以臨清爲輔坐鎮㳘河總扼山東河南之衝南屯兵於徐州通兩京咽喉　太行西來迤邐而北歷居庸而東極於胥無閭爲第一層之内藩籬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於保德州之黄河爲第二層之外藩籬其内藩籬天造地設重巒疊嶂以爲北門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外藩籬固有天然之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闕塞其罅以爲外冦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　山後沿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

居庸隸薊州紫荆倒馬隸保定雁門偏頭寧武隸山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太行山雁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亘南北太行絶東西表里縱横左右縈帶閣狄藩華險由天造　山西司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抱爲居庸迤邐東折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轄蓋魚陽盧龍富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皆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可屯重兵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紫荆倒馬二關溢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内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亚井陘出山西路險溢士馬不能成列東南經順德廣平遂入齊晋下江淮雁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内蔽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濆雁門稱絶險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　大同之南寔寧雁折而之西則有偏老三關形若鱗次東稍南爲雁門百八十里抵寧武又二百里抵偏關絶懸西北與大同峙而雁門寧武則有馬邑朔州爲外藩　目營集曰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濟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寧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插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娱骨口要路雁門關設在代州西抵寧武偏頭東連紫荆倒馬遠近朔州城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甲乙而寧武扼雁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控八角堡内維岢嵐尤爲緊關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坪界西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黄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桂萼曰山西背臨朔漠表裏河山東俯揭中州之勢大同與延綏宣府互爲聲援保德河曲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界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黄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冰先合後泮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交冬冰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　元史朱思本曰自兆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右天德軍中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入西南入陜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

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辯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　陝西三邊列鎮曰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延綏東黃甫川至定邊營千二百里西接寧夏花馬池出花馬池至橫城三百二十里東至黃甫川千五百二十里皆在河內邊牆外悉為河套由橫城渡河而西為寧夏鎮城鎮城至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在河外賀蘭山後由鎮城東入靈州至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至固原鎮城三百里由固原出靖遠之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皆河內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至甘州鎮城一千二百里至嘉峪關六百里皆在河外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二十里固原鎮一千三百里固原甘肅鎮一千八百里邐共五千六百餘里　陝西通志曰省城西安府西三百六十里為鳳翔府西南一千二百里為漢中府南六百八十里為興安州西北七百里為平涼府西北一千二百里為鞏昌府西北一千六百七十里為臨洮府西北六百里為慶陽府北七百四十里為延安府西北一千五里為靖遠衛西北二千七百里為甘州衛西北一千五百里為洮州衛西北八百一十里為固原鎮北一千五百里為榆林鎮西北一千四百里為寧夏鎮西北二千四百里為陝西行都司總督白如梅曰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南北三千餘里計四衛則萬餘里矣省會之大未有過秦者且三面邊陲番彝

止間一墻省分之要又未有過於秦者原設西安延綏寧夏甘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裁併延綏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部落効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事屬遙制已可寒心至于寧撫駐札寧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遙近套彝甘撫駐札涼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遙近海彝甘寧二撫各相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此秦省形勢之迥大較然也後康熙四年又裁寧撫歸併甘撫總督白如梅議令駐札蘭州離寧夏一千四百餘里離甘州一千五百餘里實為寧甘適中之地　甘撫劉斗曰河西西界哈密南北俱逆蒙古一綫延袤二千餘里誠要地也向來兵少倉糧猶有盈餘自增兵後僅足兵用倉廒如掃萬一年歲不登事出意外倉無一粒外無所運兵困民逃地方可虞合無將河西兵餉支與三季折色一季本色使一年兩留一季之蓄三年兩留一年之蓄行至六年或九年後照舊本折兼支存此糧米以備凶荒緩急之用　圖書編曰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亦可行舟　又曰關中之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此函谷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

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禁有玉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及平陽與陝西人之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當詳於是　又曰虎牢潼關誠為險要能以蔽遏然臨大河若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潼關不守蒲州皆予用其險　桂萼曰河南闚關中夏四方湊進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以蔽山南今河南西境也南陽汝寧直走吳楚實湖廣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沂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必開陝焉　河南為九省通衢自磁州而下由開歸一路達於江浙閩粵諸省由懷慶一路達於秦晉蜀諸省自許州而南一由南陽之葉裕等州縣一由汝寧之西遂等州縣以達楚粵滇黔諸省　桂萼曰山東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於德州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境為餽運通衢南盡邳徐北溯天津歲有河患運河築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礁運船經此觸礁稽之往蹟則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以通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閘故蹟在近北新河居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地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圖書編曰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遂州屬燕青州屬齊疆域雖海道無異至於漢遣楊僕從齊泛渤海旬羅出遼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初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為常至永樂四年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止今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旅順止卸其運船本南京龍江關成造正德初以湖廣災傷暫議停止今並編列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水關岸水程海島以備成法焉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徑五百五十里水程道中海島名曰羊埚有礓上

鷂南岸達北岸共五百五十里兩日內風力順可到先一日辰時
自登州新河發航至晚抵旅順泊岸次日辰時自旅順發航至晚
北抵三汊河泊岸蓋自旅順口起抵海中羊堝黃城二島約三百
里自黃城南抵欽島鼉磯島約三十里欽鼉島抵井島約七十里
井島抵沙門等島一百三十里門島抵新河水關僅二十里總括
其數亦五百五十里各島相接如驛遞而島之住戶俱納水利銀
兩於金州　廣輿紀曰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為海盜出沒
險阻若風與鬼劫略商販人甚苦之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
運二人乃招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
府三以清瑄與羅壁為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
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沙嘴
月餘始至海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
到九皋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
為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
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
七年朱萬戶請張興李福四押運至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
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府轉成山西行入沙門
開萊州大洋進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升
朱為浙江省參政張為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
七年招浙江上戶自造船與腳價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

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
石京師稱便逾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村馬頭凡一
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達省費不貲由長樂港出福州
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明初洪武三十年猶做其制歲
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惠河成始不復講議者恆有
意外之慮以為人生一日食不下咽則死亡立至會通河固南北
之咽也討求故道擇才而任之且重其權柳亦可為先事之防即
使有如清與瑄者亦且消其驕縱而誘以自効又博采王恩使獻
膠萊河之說因其垂成之功暫以畫一之法使表裏兼資參酌利
害以甦漕卒之困而求無疆之利夏世君子豈無是心哉　圖書
編曰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
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楊州而淮安而泗州乃金陵之右臂也
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乃金陵之左臂也東無淮
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
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
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故九江
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
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
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
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達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

吴背金陵之門庭皆蔵云爾 桂萼曰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地跨中原吟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司職轄運亦示控扼之勢焉 桂萼曰浙江崇山巨浸所在限隔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嚴江南嚴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為鄱鄱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關在福建北境大海東蟠饒出淮[illegible]揚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興縣俱湖州府以西本山越巢罟界在廣德南京屬州之間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分太湖是之所經也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于福寧福建屬州倭夷入貢風帆直指寧波突至俟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則在定海寧波府屬縣即其從舟所入 圖書編曰江西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南昌[illegible]北負大江依大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沮嶺梢轄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鄱湖周大澤壓四郡之境春夏水溢渺茫萬頃則波濤洶湧不可湊泊秋高水落烽堙微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入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圍詰他諸嶺北通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迴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嵎迸入其中則事連數省彼此相持莫之誰何故江西大勢凡四鄙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可慮而贛州尤為可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東風南指不害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消皆震贛州處上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皆靡爛矣 桂萼曰湖廣古荊地襄襄陽鄧即今河南鄧州襄陽北境抗

其頭顱蘄黃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桂陽縣陽之路閩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阨塞斯具備矣 成毅曰鄖陽一府箝巴蜀之門戶扼全楚之上游房竹一帶接四川之太昌巫山連陝西之興安沂江而下直達荊湘地形便利四出可以窺伺兼之山險不平人獷難理自前朝一來常多盜賊故特設鄖陽撫治彈壓鎮撫 桂萼曰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劍閣即劍門在保寧府阻塞其北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東之峽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illegible]阻以蠻部東川烏撒烏蒙部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軍東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於龍州烏撒芒部鎮雄府碉諸夷於敘敘州瀘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乃若碉門碉音石北室名也之臂視諸番播州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 阿仲默三秦誌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洋縣屬漢中府東南曰斜谷在郿縣西南五十里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成縣和西和縣階階州文文縣秦古陰平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祖攻陳倉古陳倉寶雞縣即由之從褒褒城縣鳳鳳縣出者為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南鄭漢中附郭縣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者四道三谷者關之險阨攻

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　桂萼曰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信州府)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為右臂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為外戶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　圖書編曰福建僻阻海濱危關鎮嶺於浙江江西廣東俱盤涉而出諸水悉注省下建延邵汀為上四府據上流福興泉漳為下四府濱海而我民盜海者漳則為甚關大則崇安之分水關建寧之仙霞關次則光澤之杉山關江西上饒以越建寧仙霞由浙江江山以越建寧杉關由建昌以越邵武防守要害有三航海為閩道奇兵之所從也甌寧為險地南浙之所窺也杉關為隘地江右之所趨也海寇入閩其道有三崇安為隘道正兵之所趨也光澤為險道偏師之所趨也航海閩道奇兵之所乘也山寇從入有二從汀州至者則自將樂衢入延平流劫諸縣從潮惠至者則自詔安趨入彰泉轉掠沿海　桂萼曰廣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南雄)連(連州)可以向荊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　總督盧崇峻曰粵東山川形勝大約窄於南北而長於東西其東西延袤殆四千里而靠北一帶山綿土瘠向少稻梁之田靠南一帶水沃田腴兼有魚鹽之利故粵邊素號殷富者資於南之海涯而不在北之山陬也　日營集曰廣西當西嶺南右偏三江襟帶三面皆楚西面接壤滇中府江綿亘八百里

黨谷駱谷同一谷

潯州跨黔粵二江興安西延六嶺與楚之武岡接壤南寧控扼兩江坐蹋交趾實桂筦之保障　圖書編曰桂林正禹貢要荒之服所謂荊楚之南百粵之西衡山之陽蒼梧之野九疑之塞皆是也五嶺西止於越嶠嶠去興安五十里去靈州九十里秦伐南越運道皆由於此　又曰貴州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單月粟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山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讐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衛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恃通行舟楫商賈舟楫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省原為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　蓬窗日錄曰貴州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自鎮遠偏橋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壩普安莊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壩安順鎮寧永寧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劉佐龍場谷里水西畚香金雞關鴉鶻化皋節崗泥黑章互回烏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勻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霑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勻南獨山豐寧達廣西南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州由思南東達四川

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川由黄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北底寨養龍四川播州其谷小路不能悉載　又曰貴州區制之縣永控泗城而依在普安畢節控播州而倚在烏撒上下八衛開道而自相為倚五開烏撒守門戶而五開接鎮遠烏撒挨普安黎平門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衛　目營集曰雲南封域其南以元蕃開以車里為蔽而達於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於本邦西南通緬甸而底於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界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　又曰元江臨安控交趾金齒騰衛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靖麗江由寧遠北而東彈壓烏蠻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至於地之廣饒如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諸郡正有中土所不能及者　圖書編曰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敘南然後合於大江趨於荊吳此其水之所縱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歷晉迄隋以及於宋各酋之叛服靡常而漢法之羈縻難定故路之通塞因之遂明太祖平定天下命將征西諭頭州侯傅友德曰關索嶺本非正路正路在西北是誠神謀睿算明見萬里矣茲欲悉兩路之肩拊滇雲百蠻之背通諸夷梯航之道會三省絡聯之防則開導疏濬誠有不可緩者節經巡按御史毛鳳詔等建議經畫不為無據而事未竟成焉何哉所謂狃於苟且而惑於異說者是已大約說之異者其說有四其一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楫縱之江水難從流而山多巉嶮由東川之小江猶至瀾州則有河補溪灘矣由瀾州至烏芒則有跳大川灘大流小流灘矣故非奔騰衝撞之勢兵見者方懼焉而悍其排鑿之難成焉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江夷儸雜居險山伏穴易援難訓竊弄鋤梃行將傑人矣故其桀驁忿鷙之性開者其戒心矣而畏其即次之或虞也況滇雲一省恃環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為其土其為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一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為貴陽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路舟而憚勞於路其轉輸之貨當必克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間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噫是豈得為通方之利哉蓋天下之大勢猶一人之一身善養身者必使脈絡貫通然後元氣壯而心腹賴之以榮衛善審勢者必使華夷通道然後疆定而根本賴之以輯寧故良其限而列其寓者非衛生之術也任其壅塞而幸其暫安者非長治之計也茲四端之說雖殊而阻撓之心則一無意於長慮者每憚其即事之難而有心於自便

者又岐于爾我之限此是非之所以未決而功之所由以未成也
殊不知灘石誠可懼也然則鑿龍門而闢伊闕者非其已試之功
乎凡怒濤於中流者亦在乎去之而已矣如人力必不可施即如
蜀之新灘設為盤運之夫亦可也夫灘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
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蹟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
矣如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既以
錢糧為難則經理之勞須當猶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推
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況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也容
可參以彼此之念如是哉貴陽既以尚貧為病則貿遷之征滇當
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
況滇之與貴本有比鄰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是
四者皆有調停處置之法未見其為難也河足以惑吾之定見哉
矧夫勞於暫者堅永佚之功用之久者成周行之道前無協濟之
費而二省俱便貴省供應之勞而兩路經行允見其有利耳又何
害之足云抑愚猶有說焉滇去神京遠甚凡惟正之供方物之獻
歲時之朝賀冠蓋之往來多士之計偕商賈之行貨如必舍舟而
徒跋履於萬里外肩負擔之勞任艱險之苦如之何不重以自困
也若今舍陸而登舟焉則由金沙而之馬湖非有高山大川為限
隔也計程七晝夜可達非藉曠日持久為濡滯也以此易彼孰得
孰失孰易孰難孰紆孰捷必有能辨之者何為畏難以自阻耶故

曰揭炬而度闇昧者明也乘舟而抗江湖者便也於其所謂便者
顧扞格而不行焉深昧於天下之大勢矣又嘗稽古而有得焉宋
藝祖得國之初尚未徧覩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
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革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
擄段智興遂取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為界若有得於閉關謝
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為謀也疎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
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窺伺也上此又利害
之大較深切而著明者也今六詔思深阻峭然之崎層崖土酋驕悍
易動難馴劉安曰有野心者不可以便勢言當勤之於微也今何
不加之意乎矧寔有遠距京師照例解奏報撫開動經歲月究
祁有云喪羊於易悉生無備言當防之於豫也又可不加之意乎
夫披輿圖而覽形勝則經畧不可以不周度時勢而揣夷情則閱
防不可以不豫江路之闢正所以撤諸箐之藩籬而聯三省之脈
絡析百蠻之巢穴而大一統之規模所謂扼其項而拊其背奪其
險以分其勢者胥此矣豈可恤一勞而不為久安之計吝小費而
不懷遠大之圖耶　又曰久安長治之策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
三省擇其形勝控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為總鎮方其無事
也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
有素屹然坐鎮之界三省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欽戢而潛消其跋
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視奏請動

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況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為通衢而列郡之血脈經絡既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啓釁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何也我之勢合則彼之勢分彼勢一分則鄰境諸酋皆為我用我之勢合則籌畫素定動中機宜朝廷無南顧之憂百姓免鋒鏑之苦一勞永逸策無善於此者司國計者加之意焉

南北大勢

圖書編曰粤自蜀江東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越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黄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黄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黄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南江之地以淮漢為咽襟以荆襄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弃則鐵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衿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遠邇鋒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弃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也蓋自春秋戰國以來至於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莫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

唯宋武帝嘗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難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恭代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得[illegible]者豈惟力之不逮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河南彼河南江北之間特為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已

又曰自京口而自至秣陵控踞荊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接梁宋人皆知其為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江陵東通吳會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為荊湖之險也自洛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為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守淮之計則非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荊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為襄漢之計則非荊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為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為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為荊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苻秦窺淮北而朱泚必欲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荊湖則荊湖必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心姜維退保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安惟守江以為門戶備淮以為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荊湖為重鎮以襄陽為唇齒則荊湖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為營以漢中為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以為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踰漢沔以取荊蜀以魏延鎮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荊襄江淮蜀漢之相為用其效可覩已昔祖逖自淮進兵以復河南劉孝之自漢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荊襄之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

又曰昔諸葛亮勸劉備以取蜀結吳跨有荊益周瑜亦勸孫權合以荊州資劉備以發兵爭蜀還據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也昔荀彧說曹操則

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説劉備曰跨有荊益州魯肅説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之劉備領荊州牧則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間以死援戰而荊州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南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此豈非荊州之形勢乎孫權初有江南而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晉羊祜滅吳果自襄陽始元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自江陵通襄陽直抵關中進自灞上而還柳元景自襄陽率諸軍據潼關戰於陝下南國之威少振馬符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冠襄陽則江表之勢固可憂矣此豈非襄陽之形勢乎嘗聞吳紀涉之言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夫荊湖之地為州者十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已何以明之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

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羣蠻西連荊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九江武昌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又曰江淮河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也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蓋晉宋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壯於此則彼衰盛於此則彼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道壯於北方故天下自之美與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繞越淮漢以南頓然廢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冀兖幽豫并青營徐雍)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荊益揚)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兖豫青并幽冀雍)淮漢以南居其二(荊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漢以北居其九(兖豫青徐涼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居其四(荊益揚交)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

隅兩淮四川蓋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五路之地淮南江南荊南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蜀川四路及京西南路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源匱竭食貨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疎商算亦罕其仰以給國家之用者不過桑農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盤南夏財賦所出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英傑抑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於此海岳之藏勃焉洶湧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文變夷軌順盜賊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五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於宋朝之興罰罪弔民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豐泰遂為九圍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魯鄒多儒古所同也至於宋朝移在浙閩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谷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涼矣青齊冠蓋衣履亦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桑麻所出而桑麻之饒關河為甚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鐵香礬關津之利歲入不貲雖兩稅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此而太平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熙豐盛時分天下為三路而淮漢以北止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陝西兩路河北兩路河東路共八路淮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終天下戶餘千有六百五十餘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戶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共百二十萬京西北路共四十九萬河西北路共九十六萬陝西兩路共一百三十二萬河東路共五十九萬共五百二十七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萬餘戶京西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共一百六十一萬江西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湖北湖南兩路共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五萬共千有一百一十九萬戶廣南兩路餘八十一萬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爭十五倍之人以爭十五倍之人而爭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利盡萃於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還物極而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於此耶抑嘗譬之人之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得失不可不審也

又曰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室之亂瑯琊南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賴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參言陝右誦杜牧之罪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北西路河東路及燕雲地也而南服之地未有稱焉寡見謏聞之士大抵雷同吾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者無徒驗功業之已成考其治亂興亡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王

霸之興豈擇見利而後制勝沃野不能起惰農高賢不能成格虜山河襟帶又安保亡國之君是以荊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周湯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起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狐微赫然稱霸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强霸於南下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矣使邑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皆以天錫勇智俾表正萬邦者也一旅之衆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待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惟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企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西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人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罷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長短固不可一概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難以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惰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紛爭西北以强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復雜以羌狄之人然而羌狄之人驕吝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然而蠻獠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然不可以德化是知西。

北之人難治也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參知易之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江南之政多以寬爲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多淤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稼故由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貨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貧於貨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糧若几間有司軌南北一家則儲糧常仰於東南貨賄常資於西北此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兵沉勁其失也於肆東南之兵躁亂其得也剽銳其西北之兵伏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驟求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項王特孤軍轉戰無前及遇高祖堅守相持卒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梁州高田戰不獲與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眾遂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伏利故耳故張良賈克鄴襄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也願議者何敢爲愚端南北形勝初無輕重舉其大將人事如何耳　漢高帝既誅韓信醢彭越黥布恐禍及身舉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併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東取吳西取楚併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無事矣然布故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必出下計後布敗卒如薛公言時漢封布爲淮南王都六縣合壽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　宋胡寅曰漢唐取咸陽明祖取金陵皆一舉而撫天下之大勢者上計也漢將天下大定已不得撫吭拊背而有之矣擇一形勢勝處山河險固得與漢抗者使爲上計蓋吳楚則江漢爲固齊魯則河海爲固漢兵雖多散兵莫及焉豈能朝發而夕至且漢南攻則布東避漢東征則布南起亦有擊其首尾應之患故曰山東非漢之有也凡倉卒新定利守而不利戰利主而不利客布以吳楚爲本而即進據韓魏是戰也客也兵出一途而無首尾牽制之應也是亦敗多而勝少矣況身居下流乎且齊魯間王封已皆經韓信撫循田橫得士也有聞風而響應者傳檄燕亦五六國從之急也　景帝用晁錯計以削楚東海削趙常山方議削吳而吳王遂七國之兵西向京師七國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及膠東等四齊王景帝遣周亞夫將兵擊之亞夫問計於鄧都尉鄧都尉對曰吳楚兵銳難與爭鋒方今吳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之必矣趙涉又遮說曰吳王素轄死士久矣此知將軍行必置人於殽澠阸塞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

走去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詣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從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亞夫會兵滎陽以梁委吳吳楚兵果先攻梁梁孝王堅城守睢陽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餉道糧絕卒饑相拒三月而吳破初吳王舉兵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之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王不從是以至於敗淮南王亦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人言其不能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是不知計也

三國時魏都洛東自廣陵揚州壽春合肥廬州沔口漢陽西自襄陽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渭州南安鞏州祁山漢陽米倉重兵以備蜀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

吳都鄂後遷建業以建平峽州西陵峽州樂鄉江陵松滋縣南郡江陵巴丘岳州夏口鄂州武昌鄂州皖城舒州濡須塢和州牛渚圻宣州為重鎮後得沔口邾城黃州廣陵自孫權破曹操於赤壁之後將劉璋牧益州周瑜請於權曰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蜀都成都以漢中白帝夔州興勢興元為重鎮諸葛武侯說先主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後主五年武侯拜表出師北定中原六年由斜谷北山曰斜在今興州取郿鳳翔府郿縣遂據箕谷利州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漢關中響震冬出散關圍陳倉七年敗陳戒平武都陰平二郡十一年出斜谷據五丈原永興軍與司馬懿對壘渭南 魏延請兵五千負糧直中出循秦嶺在今鳳翔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武侯以此為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不用其計 後主時蔣琬以諸葛亮數窺秦川道險運艱卒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楫欲由漢沔襲魏上庸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計卒不行

明太將命諸將北伐詔信國公徐達曰自元失其政予與諸公率眾渡江與群雄角逐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

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掠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狂𫄨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如何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我久逸之卒挫可勝也都城既克衆勝長驅餘可建瓴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關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捲而下諸將皆曰善　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問達令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人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孤城必克之太祖振畫指示曰卿言是然北土平壙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都水從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鄆趨濟特臨青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等既克通州元順帝在半開建德門北去

沿邊要害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北臨朔漠南枕滄溟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自虞舜分天下為十二洲來遼為營西遼為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絕舜特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於青是其中間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內之為青州為則其貢賦之轉展官屬之羈縻其往來通達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為一州以海為通衢無疑也　古遼西郡即明初舊設大寧都司契丹號為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中其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幀千里馬遼遷宋陲延遼西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又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潤而發且其地東傍福餘若招津湖吳浙水商逐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洸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為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津湖大商或經唐思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　山海關為貢冀州之域書曰夾右碣石此其方也明洪武將創建永樂中是都京燕燕京列為畿輔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於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觀扼而塞之為力易

甚易自山海關起西迄居庸白洋若箪筆城東西延袤千里有餘
里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皆荒漠無人之
境非若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錯請于山之後去山
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使築墩基就其空缺之
處接連以為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以衛都城此誠
千萬年之遠計也　宣府古冀州之域春秋時上谷郡也漢以下
或為郡或為州五代石晉時入金遼為宣德宣化州元改為宣寧
府為宣德明號宣府為朔方巨鎮其地東距黑山南距紫荊關西
距枳兒嶺北據西高山東南距居庸關西南盡順聖川西北德勝
口距野狐嶺東北據獨石廣四百七十里袤八百六十里東
至鷂鳴山堡南至深井堡西至萬全左衛俱六十里北至張家口
七十里去京師三百五十里隔一關之險蓋西北第一鎮云　大
同古雲中地原陸平衍無名山大川之障魏取燕元取金皆道雲
中故稱中國後戶然各邊有險可據故堡戍外捍鎮城大同無險
故鎮城地當極邊西則平魯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東則天成
陽和東至枳兒嶺二百一十里西至了角山三百四十里南至雁
門關二百六十里北至鎮羌堡八十里　陝西延綏沿邊地方東
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
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台城堡為守備邊牆東自
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
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里共計
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復塹山
塹谷是曰夾道共計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明
撫臣余子俊所修築也　三受降城唐所築中城南直朔方西城
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里　寧夏鎮東南去
黃河三十里西北去賀蘭山百二十里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
而右重塞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廢田上上人易為生明初寧
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人庶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
轄後中二衛弁平虜靈州興武韋州四所巍然巨鎮與八塞並列
而塚慶開城諸內地藉以蕃籬　漢武帝時衛青出塞中西至高
闕返至隴西取河南為朔方郡按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
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連夏
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
都大總管兼安北部護唐末拓拔致思恭鎮夏州唐賜姓李五代李
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獻
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
奸雄因之以竊據詔隳其城呂蒙正亦言遂指磨之遷其民於銀
綏其州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死其子德
明款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夏州遂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
即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

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雖其一二可考而其它不可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也　固原邊鎮在寧夏之南賓番胡要之地東向可以固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東之於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於番也以蘭一帶為門戶本羌戎故地秦闢壞為隴西郡明初建號第二府並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於其還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究轉三十六百餘里蓋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今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今沒于狄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西寧號南涼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於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于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民士避難者多往依之益其風土可樂如此唐韋堵詩云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賴其為塞北之江南以此按涼州各衛及五涼故郡地為右在漢為與武威郡及甘肅一帶即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勢險阨風氣強勁且多產良馬唐末失之吐番明初始復其地置各衛以相羈屬燉煌在嘉峪關外係與西番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全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之西高臺鎮夷百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則皆漢燉煌郡地也明初下河西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至蘭州迤至嘉峪關孤懸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一線既遂隔諸咽喉肓物為快喘息弗繼矣故最貴以屯田修農事以積穀相泉脈而鑿井不可一夕弗講也　肅州幅幀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六十里則燉煌柔地在焉按漢書張騫謂烏孫本與月氏共在燉煌欲招令東居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烏孫以地遠不欲從於是燉煌郡史稍隔絕南羌月氏畢于大抗即此是也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台以東捷枝渠黎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諸田所為本業稍築列城以威西國會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議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唐遂置西州及交河等縣舊接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故壘在焉鎮羌西北有黃羊川口內為扒沙地多礦利美水草習住牧往來其間以達西海即桑壞也　甘肅撫臣延年疏曰甘肅孤懸天末番彝交雜素號衝險之區又經兩羅兵燹凋敝至極謹就目前防邊最要事宜臚列四款一互市之當革一宜前朝舊制洪水從

然市廠惟西寧設互市口諸土司番僧互相牽制自順治十五年暫
臣孟喬芳且　題議於洪水開市所在沿邊諸番借互市之名擁
眾內地或蹂民田為芻場或掠氏畜作嬉戲恣意橫行漸成狡危
如山丹峽口洪水一帶出沒靡常公行劫奪今雖時加申飭戒嚴
各彝往來而狡肆猖獗莫顧國法雖加合將洪水市廠嚴禁罷革
庶防先杜萌之擾一邊國界限宜分查沿邊地方舊有內外境界
戎民不得輕出彼番不許擅入分別勒碑中外一家任意出入且初
奪擄掠南山一帶從無邊垣人與各番雜居無忌偷竊探虛實識
熟地方萬不一匝測大可寒心合將各彝驅回原巢分守疆界不
不許私越一燒荒之政宜舉前朝十月之初各邊鎮舉火燒以絕
伏莽今久廢不行甘肅沿邊沿山內外一帶荒草茂盛各屬部落
秋夏往牧山後春冬移帳境內名曰日趣中外不分難得攔阻每
每釀禍釁實由於此合請復燒荒之勅將沿邊內外荒草湖灘舉
火燒毀使彼不得藉口畧牧擁入內地一守邊兵馬宜增甘肅一
鎮前朝設兩少兵丁凡萬一千五百有奇分設守防多寡不一遠
近應緩急足備兵我朝制設營兵五百餘名一萬九千三百餘名
教首歲少過半像强紫多分布難周每懷顧此失彼之虞合將甘
鎮增兵三千名於寧安害營堡酌量分布如是則河西一隅之可
保全湯之固矣　出塞北伐尤因其時嶺北苦寒水草所歸督
諸當撥往幕地南人其東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過雪深死傷過半

凡冬有雪則所料中國之馬雪盡死十則馬不耐寒人蒐弄不能以
弄入雪嚙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齧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於春二
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馬困雪瘠甚僅活之將分數道驗
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餘騎將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務詣
白師之路然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
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即待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以備寇為
名調集邊色而念之衆慮營之或速也則早以通貢為名分遣
間諜而視其起止天旗所指各有定方亂歆將旋下求重載急歸
子嗅逃畜牧急放一聞變作四竄畢無術求兵不得覔馬之來
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奮擽不能為謀車營在前督廷
弩不能為患蓋我智犬羊耳震之以威則懼而奔亦之以球怯則
驕而至昔呼韓之剃不在於金繒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
餘境崖之迫不在於衛韓擬之時而在於大貴兩致之後是有明
證也

西邊事宜

西彝為患尤首在河西以河西切近之彝言之其在南邊者各有分地皆為住牧且依傍內地日久熟深漸無異志即有跳梁不過侵盜與在北者牧住無戲遊牧持多漫無總束彼遊牧者不過去或來不知內地之虛實道路之通塞且有邊墻為界邊守為守六無大患所可患者金山之峨爾丹其志不小其部落最多河西南北两邊彝人畏之如虎將來為彼脅從彼有達賴剌麻為之謀主一懷異志則河西之患良為不小河西受患則関陝皆驚矣為今之計宜於未雨綢繆增河西之兵益邊兵之餉任諳練之將併各衙之險實心舉行庶幾內治修而彝無可乘之隙也

一邊兵之宜 皆河西為西彝首冲沿邊四面在在皆彝雖設提鎮標兵各協守戍守然在其實處處分守所以處處兵單至於邊堡凡參寥無幾尤弱且多是以邊堡往往受侵邊堡有警而提鎮之兵遠不及援則邊堡之兵不得不議增也沖要邊堡酌量增兵皆令召募精壯則河西邊堡各能自守矣

一邊兵之餉之宜益河西馬步守兵之苦不能悉舉但以守兵言之如守墩台者日夜瞭望目不轉睛偵哨路者出哨塞外冒死往來守隘口者深山險阻堵禦番彝此皆窮絕塞之邊處極寒之地日啖小麥夏衣皮服冬於此曲一身衣食不能自給其父母妻子飢寒又不知何如矣邊兵所以飢寒者苦於本折兼支也按明之邊兵分几等每月糧餉有加至一石八斗者除領本色二斗外分其餘一石六斗每斗折銀七分則每月折色一兩一錢有奇且有加米二斗矣其時邊兵又皆三守七屯或係謫戍罪人而糧餉尚且如此今之邊兵即今之邊民非罪所犯無田可屯皆召募為兵乃餉糧不足養其身欲得精壯之兵比萬〻不可得之事也且余邊如延綏六皆亦皆月有加米惟河西重地乃獨本折兼支且本色不過麥豆黃麋青稞之屬每石所值不過四五錢而已至於折色百凡千瘡不勝枚舉此糧餉所以不足供兵衣食致河西之民不願為兵也今自提鎮標兵之外餘屬極邊則兵愈少老弱蓋兵實非應募强勻撥為兵聊以備數耳今內地馬步守兵皆按月折色外有加米三斗彼處內地極其安閑比處邊方極其勞苦宜以大至公至正之心酌為苦樂相均之法於沿邊馬步守兵按月給以折色與內地馬步守兵一一相同如此則河西之兵不苦於無折色也查經制步兵折色多於守兵但邊地有警全恃馬兵若步戰不過守城堡則與守兵之守墩臺相去無幾其餉宜合為一不論步守每石每月皆給折色一兩三錢良為允當既給折色至於折加米亦照內地按月加口糧二斗其米即以舊例本色內給之如此則加米與內地一一相同而河西之兵不至於獨苦矣法既變通然後責令邊將召募壯丁則邊民樂於耕應募而彝患不難禦矣

一邊之宜擇邊將與他將不同先必人地相宜次必諳練日久尤必才智兼優而最難得者實心

為國四者全備乃可固邊地而禦寇人所人地相宜者長生長邊地能耐寒苦或經塞垣能服水土此可謂之與地相宜身經行陣善於騎射熟知地利既暢寇情乃可謂之與人相宜然必以邊員推邊地於邊缺補邊人而後人地相宜行伏相當矣所謂諳練日久者歷代名將惟任事日久所以兵心之向背地利之遠近險易寇勢之强弱情偽無不深悉故能有功若遷移不已屢諸人處傳舍越宿即行利弊既知之不深興革自為之不利亦勢所必然也但邊地勞苦大寒人貪百物騰貴誰甘久居然其人既與地相宜久任事日久老成熟達自宜加銜久任以觀其後所謂才智兼優有必知機之哲外有經濟之才然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凡簡練士馬修築險隘聚積糧草善用間諜撫恤兵民威令嚴肅設施有方者此經濟之才也料敵如神徹桑未雨者此先機之哲也將采才智哉為難得苟有其人宜付以嚴疆重任尤能整飭邊防安内攘外矣所謂實心為國者居一官即盡一官之職任一日即盡一日之心但知有國家不知有身命但知守地方不知守錢帛但知恤兵民不知事權勢不行賄賂則必無名不敢欺罔則必無功如此之將必不合時宜非指為無用則詈為狂人且將群起而逐之矣今日而欲鼓勵將士宜先察對邊員有不尅扣士卒不虛冒餉餉不餽送上官而能飭整營伍能騰士卒修葺邊防米有實效有全懷加優異使天下知廉將之可為而後實心任事之人出矣

一險阻之宜修查全秦邊地其西北者多廣平坦舊築有邊其西南者多屬山谷皆有隘口凡隘口修築成功固易而隘外之夷但屬住牧禁其出入事亦非難惟北面無險俱築邊墻起榆林黃甫川止於肅州之嘉峪關統計四千三百餘里内除黃甫川至横城一千四百里些連河套高可稍寬惟自寧夏至嘉峪延長三千里其邊墻有尚存者有全傾者有不費人功者有須創築者舊邊之外半原曠野夷人遊牧部落無定出没不時凡邊於牆低溝與宜挖掘至於明瑞之處遂為坦途雖有星羅基布之兵不能防於俄頃呼吸之際則邊墻不可不因舊基更加修葺也查康熙二年奉旨為咨陳防邊要務以固封疆以垂萬年之基事通行修葺原任陝西總督丑疏内去舊將例小修則動支部銀大修則併發帑金當此軍興費繁之日將然恐難舉盈等語遂停修築至今二十餘年不復議及今若照前督臣所計全邊五千餘里所需創銀未五百三十餘萬則是傷財勞力必不可行之事也今請不必全築但用補修且不必修全邊但補三千里則不費督臣所估十之一二而險阻全修矣所謂補修者因舊邊日久雨水所壞今仍因舊基存者增高薄加厚缺者補填傾者全築或山傍臨水或鹹土多沙則擇地改築如此而已但三千里間一時並修人力不贍工料不備宜挨次修築一處成而後修一處按土估工擇該地文武中有廉能中止之員使之督築務求堅固寬以限期令仍令方面大臣

不時稽查其墻之內計里而修墩台近墩台乃留閘門因山勢而水孔其墻之外必濬濠以限馬足或種樹以捍風沙此修邊之舊例但一舉行而河西之北西有金湯之固矣至於南邊自嘉峪至西寧皆依山為固凡隘口可通之處亦相地利壘木石修墩堡置敵樓設關門如此而已修險之費較之築邊所費無幾但一舉行而河西之南邊亦有金湯之固矣但修築之費於何措辦查明制五年小修十年大修口糧工料皆動支正供故版築堅固此明修邊之概也其時稍有頃圮地方官即報即修或宜創設關邊者無不題請此明制之舊例也今則未聞報修未聞題請非盡不留心邊務也或有恐一經部議不准動支正供但令設法捐助則河西塹發艱苦之地未受修邊之安先受修邊之擾文武官貧不能捐助必致賠累此所以數十年中未敢議及於修邊也今惟有出於廟裁允動正供計口受粮派料估值而後人心以奮版築以堅邊防以固矣是成大功而不惜小費計久遠而不苟目前則萬年之基兆固尚何西番之患哉

莊浪衛

此地塞蘭州之門戶接甘涼肅之咽喉南通西寧大路東連靖遠一隅誠為河西之要地也今裁去副將只設參將兵不滿六百餘人其汛廣兵單奚且衛地四面皆山番夷雜處萬一蠢動兵馬寡寡自守尚難何能策應雖此有阿壩一營西有鎮羌一營然相去甚遠難於應援宜於莊浪改設副將增兵數百方可以壯本衛之聲勢也

莊浪衛東至蘭州二百三十里　西至涼州三百四十里　西南至西寧三百七十里　東北至靖遠衛之蘆塘四百餘里　北至阿壩營二百餘里　西至鎮羌一百三十里　西至甘州八百二十餘里　西至肅州一千二百四十里

岔口堡 南邊

此乃莊浪通涼甘肅之大道其地山荒路僻西番最多又通口外大通河等處最為要緊今兵只一百五十名合無增設為兵數十以便東西應援

岔口堡東至莊浪八十里　西至鎮羌五十里

安遠堡 南邊

此莊涼交界又屬大路然山僻人少西番甚多又通口外西夷最為緊要今只設守備官軍兵少不足彈壓

安遠堡東至鎮羌三十五里　西至黑松二十五里　西至古浪五十里

黃城兒 南邊

此地原屬內地康熙十二年夷人叅力幹借以牧馬至今不還此地在涼州西南萬山之內忽然開豁可以耕種舊有土城營房址塞要路此處屯兵數百則涼州永昌之南面一帶可以高枕無虞所

以元朝築幹耳朵城明朝築黄城兒皆此地也黄城兒南向則通邊外之酸茨河及大通河西海等處黄城兒北向二十里爲紅泉口又十里爲一顆樹又二十里爲黑渠河又十里爲唐家沙又三十里爲扁都口自黄城至扁都口只八十里皆兩山高聳中通一路此天所生成口外入内地之陸也一出扁都口即爲内地永昌永固泉木扁川一帶人爲甘肅涼州往來大路如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参力幹由黄城出扁都口至水扁川堡南二里下帳房聲言通達往昌寧湖養病十月又至次二十四年二月又至参刀幹病死亦從扁都口往黄城兒出口外所謂生成口外入内地之路也且黄城之北有黑滑口又通出一路來西通炭山堡通西把截通涼州通張義堡古浪黑松安遠通莊浪之鎮羌冤口等處且黄城之北有一顆樹又横出一路西向通火焰口到新城堡高古城大草灘等處故但守黄城則涼州南面處處皆安黄城不復則涼州南面處處可慮必有通邊與昌寧湖相往來則甘肅大路咽喉必至阻塞所關甚大非細故也康熙二十二年議復此地達定未決今参力幹已死其長子南力木乃黄口小兒易於降服宜及此時預先整練兵馬遴擇大將定期恢復大約宜分三路甘州之兵從火焰口入涼州之兵從扁都口入莊浪之兵從西把截入剋定時日供搗黄城既復此地設一副將鎮守屯兵約千人則涼南之西把截炭山張義等堡之兵可以重減矣然發兵之際宜宣諭達賴黄台吉令其侍諭南木力木撤去彝人返還故地仍諭刀爾吉懐阿不賴等黄城原係内地今宜取還其餘邊外草地衆從等族往牧寸土不侵爾等不得忘安生疑些倘有先患劫迷即移師撲滅如此雖兗羽必有成功

高古城 南边

此城在大黄山之下大草灘之東水泉堡之南雖設有遊擊領兵不過三百餘人宜增兵二百餘名共成五百之數庶足以防守沿地彈壓彝人若黄城已復宜接建新城此處則在所緩

大黄山

此山延長百里横廣三十餘里山脚之下四面即大草灘大黄山之東即水泉堡山之東南即新城堡高古城山正南即大同博山西南即大馬營山北即新河驛石峽口定羌廟東西南北四面俱屬内地今彝人刀爾吉恢阿不賴等之部落往來遊牧大草灘逐踏此山往牧但有查巡即避山中深處查巡纔去彝即公然出入且於三道溝一帶搶奪行李今水磨川以至定羌廟石硤口百里之地皆涼甘必由之大路往來之咽喉常恐阻塞故大黄山之彝不去實心腹之大患也

定羌廟 北邊

此甘涼交界之地又屬大路此地山高風冷廟下即大草灘南向五里即大黄山皆有彝人出沒不常大路有梗而廟中塘兵立有數名其何以濟其地東至水泉二十五里西至石硤口二十五里中間絕無人烟極其荒僻所以康熙六年彝人欲此處過邊相持一月即定羌廟也定羌廟後即邊墻其墻薄而且低易於挖倒今彝常窺伺宜於定羌廟左右設立堡寨屯兵以守一可以護守邊墻一可以衛送行人然屯兵不在定羌廟中而別築堡寨者何也定羌廟地勢太高其地無水人馬必渴故也

大草灘

此甘涼腹裏之地東起高古城北近定羌廟石峽口甘涼大路西至洪水營南則祁連山之石崖口寧番口扁都口大都麻口後所山口西水關等處東西長三百餘里南北相去或十里以至八九十里不等今所設永固城里一城馬營墩大馬營俱在大草灘之中大草灘地極寬平草最茂盛馬牧於此但過數日立見長膘順治八年間彝人從南山各口往來遊牧漸次愈多公然無忌康熙八年理藩院兵部會同邊帥俱往踏勘因其實係內地又屬涼甘咽喉乃設永固副將高右遊擊大馬營馬營墩二守備又增各營堡官兵但官兵雖增而各處山口甚多何能防守今彝人刀爾吉懷阿爾賴二部之彝往來不絕盤踞於中凡各營堡官兵僅守城堡不敢驅逐以死于戰鬥之事輕而開邊釁之罪重所以甘心欺隱醜戎彝人之勢開有開邊官至彝人知其並不留心巡查不過經過一遭于是暫避山谷轉身即出故大草灘為彝所據無人敢言將來甘涼邊釁必在於此今宜宣諭懷阿爾賴刀爾吉等不許放縱部落遊牧大草灘及潛藏大黄山嗣後如有往來許令邊將剿殺各將不實行驅逐即處以失守地方之罪仍令於各山隘口相地塞險分兵輪戍庶幾甘涼可以無患大略邊地官兵不敢槊彝者皆懼開釁二字之故今宜著為令凡出隘口出邊塞之外者謂之開釁如彝入內地有能擒斬者俱以軍功行賞如此則彝人自不敢入內地矣

斜堡口 北邊

此處山勢稍平近於大路彝人每多出沒短截行商恆從過邊蓋其邊墻土鬆時常倒壞宜不時修整或添墩數道或于甲子墩設兵以防侵擾

觀音山口 北邊

此處口外原有紅泉堡明朝屯兵以守今已廢棄北邊彝人時常出沒宜于山口增設官巢杜其內犯

人宗山口 北邊

此甘州之後屏山也舊有山南關今悉倒壞今雖有千總防守宜更築關於口內設墩兵於硯瓦溝等處庶無彝警

紅崖堡南邊

堡在甘州西南高臺之南其地四面皆山黃蕃西夷四面雜處往往為患其地北有榆木山黃蕃八族住牧黃蕃頭目八部代乃嘎爾旦之妹夫東有巴絲墩夷人滾卜住牧南有紅崖口外夷人乩手子麥爾根嘗藏住牧北有榆木山夷人綽庫免滾卜插漢住牧西南有紅土坡夷人嘎爾旦之圖頭完卜住牧西有金佛寺山後達賴刺嘛之圖頭麥力幹喀住牧故紅崖一堡最為危險且紅崖北至高臺一百二十里中途絕無人烟故紅崖一堡最為孤懸今止一守備兵一百二十餘名宜於高臺紅崖之間建立堡寨增設官兵以為應援

金塔寺堡北邊邊外

此堡在肅州北面之邊外其地南至下古城五十餘里此路皆邊外草地中途俱西夷遊牧絕無漢人踪跡至於東西北俱是草地此堡乃明朝安插黑蕃所設絕無居民今雖設有遊擊屯兵于此但此地不生粒麥顆豆物物俱無凡食用之物皆仰給內地且此地孤懸塞外既非扼要又非守邊徒以有用之兵置此無用之地自當撤回再查肅州北面一帶西自兩山口起北至鎮夷止計二百一十里因土潮鹻不可築邊即築之亦隨築隨倒既無邊墻又無界限且二百一十里之地止下古城設一守備鎮夷設一遊擊其中途若跖水若塱井若鹽池若深清乃甘肅之通衢每處雖設有把總兵僅數十所以下古城以及跖水等堡常有夷患而南北之夷每從深溝塱井南北往來此處若有一危則肅州之咽喉絕矣合無撤回金塔寺之官兵令其駐於下古城以下古城之官兵移於塱井仍令自兩山口以至鎮夷凡土不甚潮處仍築邊墻其潮鹻之地外挖深壕二道內豎木柵以為界限以遏冲突如此則內地有守邊之兵而塞外不虞無益之餉矣

南邊西夷

達爾加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兒部落三四千人住牧河州西南三百餘里地名南公灘滾卜川等處此夷于康熙十四年曾圍河州

達賴黃台吉部落五千餘人住牧西海西海之地東至西寧四百里東北至莊浪六百里北至涼州黃城兒十程北至甘州之扁都口十二程

麥力幹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兒此夷最為狡猾時常犯邊且占據黃城兒等處康熙二十四年身死其長子名南力木部落五千餘人住牧大通河酸茨河及黃城兒一帶

刀爾吉係懷阿爾賴之兄弟部落四五百人住牧白石崖口外其地北至白石崖口五十里北至山丹衛二百七十里北至甘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高古城一百二十里此夷最生事縱其部落遊牧大草灘懷阿爾賴黃台吉之妹夫部落一千人住牧野馬川其地北至扁都口大草灘五十里北至甘州三百里此夷最生事縱其部落遊牧大草灘大黃山一帶

滾卜係達賴黃台吉之姪孫部落一千餘人又有順治七年間叛去回子數百善用鳥鎗在其部下住牧巴絲墩川其地北至西水關口

七十里北至洪水營一百一十里北至甘州二百里
虬子子麥爾根係西海上佃素害之子部落二百餘人住牧紅崖堡
口外其地北至紅崖三十里
勞藏係麥爾根之兄弟部落數十人住牧亦在紅崖堡外此夷生
事好殺且善為賊為紅崖之害
綽庫兎保麥爾根之兄弟部落近百人住牧榆木山滾卜摔漢係
麥爾根之兄弟部落三百餘人住牧亦在榆木山一帶
完卜係嘎爾旦之收添巴圖頭部數十餘人住牧紅土坡在紅崖堡南
麥力幹額係烏思藏達賴喇嘛收添巴之圖頭部落三百餘人住牧
肅州金佛寺山後
阿爾賴青台吉係烏思藏小阿賴之子部落四百人住牧肅州之南
討來川康熙十九年新到

北邊西夷

索囊南占係阿卜賴之子部落三百人為嘎爾旦殺敗逃至肅州邊外地
名紅泉住牧
索囊王建兒台吉部落一千人住牧肅州之西邊外地名扇馬營康熙
二十二年九月內新到
綽力兎合首氣台吉部落三四千人住牧亦在扇馬營一帶係達賴喇
嘛粹來康熙二十三年新到
勞藏滾卜係七星之姪為嘎爾旦所敗部落五百人住牧于赤斤城其
地即赤斤蒙古衛康熙十四年到此
額力刻綽爾吉係七星汗之部落部落二百人住牧亦在赤斤城
罕頓台吉係綽庫吳把什之姪係合首氣擺代宦羅等之主此夷年尚
少綽庫吳把什有衆萬人為嘎爾旦所敗部落千餘人住牧于金塔寺
堡之西北地名坤都魯東南至金塔寺六百里康熙十四年到此
無素奈爾定合首氣係綽兎吳把什之部落因為嘎爾旦所敗輔其
幼主罕頓逃至坤都魯住牧合首氣有二子長名滾卜摔漢次名滾卜
月爾吉
擺代拜彦係合首氣之兄此為賊夷漢夷之物皆偷善戰每戰居先渾身
傷痕部落百人極精壯遊牧于坤都魯一帶
額力刻宦羅部落三百餘人住牧于肅州之東北地名威魯其地南至金塔
寺堡八十里宦羅亦屬于罕頓係康熙元年到此
祝囊台吉係七星汗之部落麥力幹之妹夫為嘎爾旦所敗逃來避
禍部落三千餘人住牧賀蘭山後其部落遊牧東自寧夏邊外之
長流水銀盤水起以至涼州邊外昌寧湖等處及甘州邊外之觀音山
等處此夷在北邊最為强盛諸部多歸之今又欲併河套部落其志
甚大最為生事

西夷

嘎爾旦係達賴喇嘛之大徒弟把都兒黃台吉之子僧格之弟初僧格
有部落萬餘人為叔七星汗所敗殺併其部落嘎爾旦知之乃還俗

招集部落爲兄報仇遂殺七星汗併其部落十萬餘人又併綽庫𠮷把什之衆一萬餘人又併六七台吉之衆又降服哈密各國今部落五十餘萬又脅服河西之南北兩邊諸夷又歲歲出兵與西域同同爭戰今自稱爲卜失兔汗自康熙十年間起兵至今日漸强盛此西夷之巨魁也噶爾旦所住在金山即沙陀也其地名夷言阿爾太其地東至肅州之嘉峪關有兩月路程

京省道里

北京至南京二千四百二十五里山西一千二百三十里山東九百二十五里河南一千三百一十里陝西二千三百九十里浙江三千三百四十里湖廣二千二百二十里江西二千九百八十五里福建五千三百二十里四川四千七百三十里廣東五千五百四十里廣西五千一十里雲南五千五百七十里貴州四千七百三十里

南京至山西二千二百七十里山東一千七百八十三里河南一千一百一十五里陝西二千三百二十五里浙江九百二十里湖廣一千六百三十里江西一千五百九十四里福建二千七百九十五里四川四千五百八十里廣東四千五百五十五里廣西四千一百十七里雲南五千三十五里貴州四千里

山西至山東一千七百三十里河南一千一百五十里陝西一千八百九十里

浙江三千一百九十里湖廣二千一百里江西三千六百六十里福建五千二百八十里四川二千六百七十里廣東五千二百三十里廣西四千三百八十里雲南五千一百四十里貴州四千一百里

山東至河南九百八十里陝西二千三百二十里浙江二千七百里湖廣一千七百五十里江西三千三百七十七里福建四千一百五十里四川四千二百一十里廣東四千九百八十里廣西四千二百五十里雲南五千二百四十里貴州四千二百里

河南至陝西一千二百四十里浙江二千三十里湖廣一千二百一十五里江西二千五百二十里福建四千四百二十里四川三千四百十五里廣東四千二百十里廣西三千七百里雲南四千三百一十里貴州三千二百七十里

陝西至浙江三千二百七十里湖廣二千一十五里江西三千七百六十里福建五千一百里四川二千三百五十里廣東四千八百一十里廣西三千七百五十里雲南三千八百五十里貴州二千八百一十里

浙江至湖廣一千三百二十五里江西一千一百七十里四川三千九百六十里福建一千八百七十里廣東三千六百七十五里廣西三千七百五十里雲南四十五百九十里貴州三千五百五十里

湖廣至江西六百三十五里福建二千二百零五里四川三千八百六十里廣東一千九百八十里廣西二千四百八十七里雲南三千四十里貴州二千里

江西至福建一千七百九十里四川三千四百一十里廣東二千五百六十里廣西二千五百十五里雲南三千九百九十里貴州二千九百五十里

福建至四川四千三十五里廣東一千四百二十里廣西二千四百六十里雲南五千一百三十里貴州四千六百四十里

四川至廣東四千三十里廣西三千一百里雲南二千一百七十里貴州一千一百三十里

廣東至廣西一千二百三十里雲南三千五百七十里貴州二千一百六十里

廣西至雲南三千三百八十里貴州二千三百五十里
雲南至貴州一千一百三十里
遼陽鎮至北京一千五百八十里
紫荊關至北京二百七十里倒馬關至北京三百九十里
居庸關至北京一百二十里
宣府鎮至北京三百四十八里
大同鎮至北京六百七十八里
鴈門關至北京八百三十里寧武關至北京九百一十里
偏頭關至北京一千里
延綏鎮至北京二千二百里
寧夏鎮至北京三千六百八十里
固原鎮至北京三千四百里
甘肅鎮嘉峪關至北京四千二百四十里

審察地利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却案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單于縱火焚李陵於大澤陵先於營外縱火燒其葭葦奪其火勢是也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烟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為四武衛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為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為表戟楯為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勑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為伍林間木疏以騎為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凡三軍處

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為烏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為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為主必因敵使精微為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為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為烏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吴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擇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閒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則奪其所愛也　吴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城壘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守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攻之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敵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地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
吴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高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迺選驍騎啣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艱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　吴子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或備或奇則如之何武曰争地

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趨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外伏於險阻敵人還鬬伏兵傍起此全勝之道也　吳子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道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　吳子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彼相當而傍有他國所謂先者必先重幣帛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與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吳子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退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所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為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復吾後營吾左而守吾右良

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斯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吳子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阻隘路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為散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全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疾擊我則前鬬後拓左右犄角也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旗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人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意故曰困而不謀者死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敗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敗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武侯問吳起曰若敵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

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
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
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
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
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
其前一結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之
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為之奈何起對曰為此之
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
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
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
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
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
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
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
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且留
具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深淺乃可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
渡而薄之　諸葛武侯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
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李衛公曰凡背山戰宜藏軍以
少誘之入伏攻之　凡駐軍結陣不得包原隰險阻在內　凡前路有險阻賊
又固守則示利誘之潛令人取背奪之　凡賊入隘口待十過其三則從後促

脅之如賊驚亂即當兵橫斷之然後戰賊出隘口來鬬候其半出擊之左右夾
攻斷其進退之路可全虜　凡背水戰步軍當衝馬軍為翼步軍後排當有利
則前戰無利則淺退　凡軍前有水隘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隘中即擊若
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名山通谷直草林
木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
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也　吳起曰三軍進止
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
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　晁錯曰兵法云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
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
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
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
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李靖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
卒迷惑三軍困敗飢飽勞逸地利為實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
設伏趨其所愛傍而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
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
穢垣焰潰濆此車之害地有入無出長馳迥軀大阜深谷汚泥塹澤此騎之敗
地候視相及限塹谷川斯可以縱弓弩層巘接深林藂薄斯可以奮矛鋋蘆
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蔚翳薈則必率其伏平垣則方布汚斜則圓形左右俱
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為主虛實為佐變化為輔不可

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為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縣車之逕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巖兵陣未整而强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晉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極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一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矣

北攻錄曰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地利以抗之拒能挑敵人於倉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法有三一曰據山謂三軍遇敵既無城邑又無溝壘即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為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登石斫木可避鋒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曰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為險靜以待敵敵渡則俟其半涉而擊其濟泊之師敵逼則誓衆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曰據林謂三軍遇敵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據以為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旌矢而敵不可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僞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武編曰下營法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被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龍脊之地是也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人居士卒必為疾病不居地柱謂四下中高其地四面廣平中間有因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周匝受敵不居地獄謂四高中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來高攻我必敗其中也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退避應敵不居江河溝澗灣曲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我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援卒難相救不居大江險絕掩抱之中恐賊分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不居江河之岸大山之側三面受敵最忌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舟楫船抵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可乃安營若居江河夾岸連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武經曰詳諸兵書安營之法相視地形各有所宜今大河之北至於右北平千餘里三關南北幽燕恩冀之間地平如掌頓軍置營方圓自取其便唯深溝高壘大車為固今西北銀夏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地接隴蜀南北數千里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原大隴高坡之地或尖斜或屈曲或披大山或臨深淵就其地形坡坂迤互相掩人馬咫尺不相見可以登高視之遠見人馬易為設備今二廣之地自荊湖之南桂嶺至邕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原盡為水田少有平陸江山雖固安營亦多占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又西南巴蜀之界地接蠻夷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淵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兵舊跡亦隨岩穴硎道屈曲坡坂之中凡置營陣之法但求其地形穩便既將相度人馬多寡有無出入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崗大隴視下之勢者可置營寨亦不離九地之法也意欲揚威示人則虛則廣張旗幟勢若減竈卧旗伏

戈詳在主將目視心生隨四方山川水陸形勢應時之變也　北攻錄曰涉水為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遇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而涉則遇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為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一為五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佯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其顧而拒我四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發先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已涉者蓋已三四是謂分渡　通典曰水平法用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二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箧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綫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兩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崗溝洲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搜探情偽

北征錄曰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顏之不相覩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槩而得傳者類皆粗畧故其所傳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壞堤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萬蓊鬱茅葦掩映四曰林伏蕉葭剎棘茂林脩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晦冥六曰烟伏山嵐氛霧單占郊野七曰水伏衆葦流身覆荷蓋面八曰津伏橋梁枯涸屋舍坐牀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窘於無兵欲設不伏而恐其襲我故就險阻之處偽為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合千人名為伏兵將應行軍下營專一揀擇形勢多設奇伏以備盜刼故伏兵之一人不知萬人不期一夫不睹萬騎失措至於縱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樁而後有伏弩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能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伏而至此詎容以一言盡耶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負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而為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疏道路險隘恐其設伏尤當先發發伏兵將縱橫搜索斯無疏失故草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草林中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濕則伏必在水溪澗渾濁則伏必流凹塢昏暗則伏

必僻野無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晩鷄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絙竹擊石連弩搜生而縱死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北征錄曰兵家之有採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爲廢人採探不設則爲廢軍故古人以峰山阜望爲軍目以游騎採探爲軍耳故候吏不嚴君子以爲無耳目之軍　黒韃事略曰盲骨子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爲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其行軍常恐衛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虚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有敵兵某所有糧草皆責辦於哨馬回報虜見鞑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内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内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有哨馬星擺棊布忽遇風塵之驚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人馬也

令行禁止

管子曰君有三欲於民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得其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　又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絶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禄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禄分威權　尉繚子將令曰將軍受命君身以斧鉞受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過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内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合豫

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經卒令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勒卒令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音失次者有誅讙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

兵令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為軍實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

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不如萬人之鬥也萬人之鬥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
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信賞必罰

管子曰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
不見者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
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
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
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
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
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李靖曰盡忠益時輕利重節者雖讐必賞
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游辭巧說
飾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
故賞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隨時而與之移因机而與之化目貴明耳
貴聰心貴知三者並進則能賞罰不欺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隱變而為
忠信若賞罰在於耳目之前而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
有罪合罰限三日內士卒有罪犯情理別無切害或誤犯者捨之情理重即時
處分若移時恐有變大捷不賞大敗不誅一軍俱聞偏賞生怨飲酒不可飲醉
醉不可行刑行軍在外未經戰陣吏卒有過送於別司處分恐軍心不樂士卒
有病主將必親行撫問則盡死力戰兵將總聚將不識兵兵不識將雖法令嚴
明人心未附主將須親問材伎高下揀選任使曉諭激勵使士卒知將之智勇
知士卒之熟練然後料敵興師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惑
亂捺訪到事制不喜制惡不怒在其再三斟酌可也　戚繼光曰烏合之衆上
下不親非有賞罰孫吳不能以為將夫賞不專在金帛之惠罰不專在斧鉞之
威有賞千金而不勸者有不費數金而感深挾纊者有賞一人而萬人喜者有
斬首於前而不畏於後者有言語之威而畏於刀鋸罰止數人而萬人知懼者
此蓋有機機何物也情也理興於心情通於理賞之以衆情所喜罰之以衆情
所惡致中明曉諭耳提面命務俾人人知其所以賞與罰之故感心發則怨心消
畏心生則怨心止微乎微乎用之正則聖人所謂王道仁者之事也用不以正
則聖人所謂五霸智者之事也

勵士勸功

齊租金歲四萬二千管子入復於桓公曰請以是行一朝素賞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之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十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為名於其內鄉為功於其親家為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並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為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返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魏武侯問吳起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　軍讖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魏明帝自攻蜀至長安

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劒閣漢丞相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
千時魏軍始陣旛兵適交亮叅佐咸以敵衆强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
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
子企踵而計日乃勒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命臨軍
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懿一戰大剋此之由也

練心養氣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
擊其惰歸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鬥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
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
人人自鬥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爲喻也
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
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戚繼光曰兵之勝負者氣也兵士能爲勝負而
不能司氣氣有消長無常盈在司氣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爲兵任是何等
壯氣一遇大戰後就或全勝氣必少泄又復治戢之以再用庶氣常盈若一用
之而不治再用則竭三用則涸故無常勝之兵矣譬如清泉細流瓶以巨罌連
汲之斯竭竭而不少間以蓄之則涸必汲其清而澄其濁又停其汲故能供再
汲之罌斯罌常滿而流弗可涸其在平時也用破格之號令極重之賞罰
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臨陣事或以戲笑間陳刀斧威其所以伍威
信之必行而無他虞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以共跋涉或皮帑隊
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細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倡
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少息雖未勝之卒而馭之更百
倍于未勝之先也夫方寸之地出入無鄉一少恃其舊氣便着障旅以漸變去
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無未嘗無百戰百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
及於用兵臨敵則去戰期二三日之前先以塘報約之重刑厚賞追隨賊之動
静圖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有報凡跡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

前則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及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然矣方以所得情形或以泥塑為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圍别分布使各目了然如身經素履然後赴期分路以進于敵所未陣而恐其遲及陣而恐其猝交陣而恐其誘既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無不流通於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餘又復如解衣以收亡殺出第以恤孤嫠重其錚鏽之賞而明其逮坐之誅雖大敗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不無行刑之人隨查有心神志氣之利害處從宜鼓盈之而決其机

又曰操兵之道不独執旗走陣於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閑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束畏兢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為操之害何則譁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兢業為將者辨此為急知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悉之而輕其死以倖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為恩為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為威為罰操之于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静處閑閑亦謂之操乃其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况茲之曰有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為乎可

又曰走陣于場習藝於師習耳目以金鼓齊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為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該全體也即如三軍之政行伍號令旗鼓技藝之数少一件固不足以為萬全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為一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内屬于心心之所謂係則神明之感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心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奮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豈斧鉞之力哉不言而信豈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讐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務求于氣則所發為勇者乃浮氣之在外非真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戰不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戚子于哲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蓄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太浮是心漸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墮賊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何如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毋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啞子飲食為之適疾病為之恤患難為之共甘苦為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為之謀諄諄諭以忠君之義禍福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為榮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載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禍福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為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非

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哉

料敵制勝

管子曰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又曰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於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於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於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於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又曰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又曰凡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

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饋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之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

伐齊之利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幷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湣王出走　晉杜預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州郡皆望風歸命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候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郡帥直指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衆寡機宜

田單問馬服君趙奢曰吾非不悅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餉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鉤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鉤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矣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乎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

狗主客遲速惟務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　李綱曰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荊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為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為策若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蹈隙之其機在少譬猶轉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猶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興敢死之士三千人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漢江慨然吞東晋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軍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蹈隙之不假於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役不再籍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荊而王翦以為非六十萬不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荊軍而平其地以為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為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兔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屬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奔敗述大驚曰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為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於速戰難與爭鋒故以梁委之而堅壁不與之爭而絕其餉道待其飢而一舉破之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羌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班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也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餘之喪秦軍以多為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繇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俞大猷曰用兵之義有三曰截殺曰鵰剿曰大征如流劫之賊事勢急迫不得已而應之只將見在之兵不論衆寡驅與從事或邀於險道或伏於曲徑敵可勝不可勝一時皆不暇計此之謂截殺之兵又如賊在巢穴之中久為地方之患急當一擊以使醜賊知警民情少泄此亦當密計於數月之前動調輕兵務要精銳不使脆弱者襍於其間多不過五六千人少不過二三千人有若鵰之擊鳥乎飛飲其一擊而去不復顧戀此之謂鵰剿之兵又如巢穴之賊其徒黨多四出流劫截殺之兵不勝其應巢遠路險鵰剿之兵不可卒拖此則大征之兵不可以已但謂之大征徵兵積糧遠近皆知堂堂正正分道並進宜以

數月為期不能限以旦夕錢糧又須多備不致臨期缺乏世人用兵明此三義
而後舉事則後悔可無若鵰剿兵用兵太多機宜難密計餉不多竟致告乏兵
未出山賊復恣肆委曲收拾反驕賊志此無他鵰剿之義孰認不真所致耳若
大征兵用兵太少既無圍攻之勢限以旬日不知守困之方賊遁無把截之兵
賊衝無迎戰之兵此無他大征之義孰認不真所致耳二者之義孰認不真名
為鵰剿其規模則類於大征名為大征其氣象則類鵰剿是故大征鵰剿之功
而不得收濫於此義知之頗稔非其有過人之智敢倡為違衆之論蓋在兵間
三十餘載目擊耳聞乃奴知耕婢知織千慮之一得耳謹書以告同志

用兵任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
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
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
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
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
同非國師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
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
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以為常物有死生
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
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
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
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
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
者野無橫戰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
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
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
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
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

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
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
以降城服邑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
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
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
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
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
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
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
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
備將不强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
將者兵强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
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
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
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
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陣已定誓衆已
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何哉
譬虎有牙兕之有角身不敢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
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
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
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飢渴風波驚擾
將吏縱横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
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其氣仍須鼓而怒之感
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攫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
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
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于鳥
獸亦何能取勝于勍寇乎乃須怒士勵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强陣於前無堅城
於外以弱勝强必因勢也

奇正相生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霍邑之戰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凡兵以前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眾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起若何靖曰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旛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何為得宜靖曰臣叅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依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依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散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為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　太宗曰北荒悉平甫達

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兩安全靖曰陛下勑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堠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蕃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蕃漢便見奇正之法矣 太宗曰蕃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蕃漢所長而戰也蕃長於馬馬利速鬬漢長於弩弩利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陳亮曰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嚴其行陣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鬬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犯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陣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飄風退如疾電地險戰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觸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取孟獲七縱七擒而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魏王畏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虜冉肇衆水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揵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兵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從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狡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漢王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大戰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

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
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尉繚
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為前西南為右東北為左西
北為後左右前後之中為中故漢高垓下之戰韓信為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
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為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
後漢高在韓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為拒先鋒所以為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但羽
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内為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羽之右軍能攻漢之
左軍則漢左軍必敗兵自救而信或反為羽所敗矣此二將皆愚優劣之辨馬
隆曰淮陰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
操以前後中為三覆大畧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長亮如虎三進三失其
將何數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
葛之後故也　寧王反江西留兵守省城自引兵東下王守仁攻破其城寧王
督兵回救守仁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
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
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
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
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計其數守仁乃分督各兵乘夜
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
張兩翼以分其勢賊兵鼓譟乘風而前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
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皆
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

虛實彼己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
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避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
而反為敵所致故也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
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
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
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
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
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
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
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其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為虛
吾之虛使敵視之為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為虛敵之虛吾能知其非實蓋敵不
識吾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知彼所守者為實而所不守者為
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之所攻者為不
急而所不攻者為要吾將視敵之虛而鬥吾之實彼視形之東而吾設備於西
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
虛實之法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明目不能窺其形之微天下之聰
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

覔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　唐太宗云孫武十三篇無出
虛實何氏云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愚謂能審虛實之用者尤莫過於孫臏
彼逐射而三駟再勝以強對弱非以實擊虛乎疾走大梁以來敵與又衝其方虛
也而其要訣則盡於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二語若夫因勢利導致人而不致於
人則迺祖成法神而明之矣丑錄於後以備參考史記曰孫武百餘歲後有孫
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
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
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
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
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
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
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
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
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
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
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
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
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

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
百里而趣利者蹷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
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
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
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
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孫臏曰用兵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
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追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
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
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大騎者能
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　唐太宗嘗
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
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
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又可與孫子三駟之說相發明也

攻守一法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除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蘇洵曰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以此入以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墻趾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墻隙之不恤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

李光弼而不備怨懟自是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
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
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綿竹
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知備林言尚讓
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
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
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節制嚴明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
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
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
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
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
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太宗曰諸葛
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
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
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
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
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兩軍相臨欲
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
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　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
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
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
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
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
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
者在敵　李超問戚繼光曰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
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塵土飄揚必是賊遍身傷得兵
着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況所差之人既有賊遍身自家也要躲矢石
刀鎗還得工夫只拏得一二不直正之人行法萬衆參比拏與誰處光曰
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個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個
個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
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
以千管萬以節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撥兵三千一營都是一色旗號譬如一
色白旗為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時遠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衛
鋒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只拏本營內參遊等將一二人來
斬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動或右先動或中先動只拏該部千
總來斬了別個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處得一二個人與衆人走的何干光

曰如前種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主將其中軍千總都罪來殺了中軍千總臨陣必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了累他斬首中軍千把總就拚命護着主將站在陣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個人豈能支得敵人决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營千總何在有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總陣亡我把總必是該償命尋思不如死在陣上護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不走但係本管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護着把總站在陣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旗總就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了旗總無功贖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旗總站在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隊下九個兵殺了償命九個兵若見隊總不動脚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個個似刀在頭上個個似繩子縛住脚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却那一個還好動身却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强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　又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先恤死然後及生者　又曰軍中惟有號令宋將虜極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二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分峙可以據取鎖定而他處土石不來相湊萬人百萬之力互相湊合援濟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一心各是一個身子即賊一個便可衝動之或者又曰萬人要他一心此理之當然但萬個身合為一個身合為百萬斤力氣吾所不省也戚子曰試看凡擡巨石大木萬萬斤之重用千餘人便能擡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杠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萬斤之物該用百人方舉即以九十九人擡亦不可起只添一人便擡得起豈九十九人不如一人哉緣分量已定即九十九人而不足添一人而有餘若分量內擡不起便如何勉强不可得也夫添一人百斤之力安能遍分與九十九人各一斤只添此百斤便使九十九人皆得擡起那全是繩子杠子均到各人身上一斤一兩亦不差錯偏重兵法曰勝兵以鎰稱銖敗兵以銖稱鎰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法都是擡石木的繩杠一樣人人遵守號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賊敗走被賊追來却也是死走在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愚衆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死的念頭肯向前與賊廝殺殺他一個做個好漢死也報得吾仇自然萬人一心萬人一力況尋常與人爭競一句一言都要報復却被賊殺來不肯動手一對情愿低頭聽殺不想我若殺死賊賊必不能又曾殺我有功生還登時富貴何等之好今日决要比岳家軍又如一株大木一塊大石繩子杠子不拘千萬人同擡都要壓倒肩上來此只有臨陣連坐法便是斷然不准人各異心如往年兒戲也　又曰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罰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語傳呼而止無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之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審動止有則使强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撥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亂猶整百戰不殆握定勝算以全制敵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衆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工夫始于什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

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弃此令不敢不守此命可弃此節不敢不重視死為易視令為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為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用之塞上則外摧勁敵用之域中則内清叛亂萬戰無失天下莫當此兵矣　又曰夫軍中可使心鬥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鬥衆如鬥寡形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死長苟事急布惠當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威儀習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孟田上人視此為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懲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不正名分不正則履加于冠上太阿倒持臂豈能使指哉為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中令再三期集於場主將監之務使小卒曉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僞以輕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戮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耳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長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把總把總于哨官哨官于哨長哨長于隊長隊長于士卒皆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少有玩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偏裨哨不敢棄總隊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素習成自然軍禮之關於鬥宜不切哉

部伍分數

周禮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班固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畧也　管子治齊作内政而寄軍令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

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又曰楚子荊尸而舉卒乘輯睦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其君之戎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軍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　又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解曰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陳陳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矣故其卒分為五陳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　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以二陣為遊兵六陣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人以為一陣之部署舉一軍則三軍可知　尉繚子束伍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逃遁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　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類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諸軍新置不經陣敵今教以何道為要　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

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
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　靖曰臣按春秋
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
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
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
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小列
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伍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
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
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　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
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
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
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
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
皆曹公之術也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　靖曰臣按春秋魚
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
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
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
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
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
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
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
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
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
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武
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
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為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
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
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
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為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
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為一屯六十騎
為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
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
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　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
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
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
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
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右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
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

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眾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眾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為四武衝陳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旗幟金鼓

李靖曰凡大將建五方旗依色配方面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若南方有賊大將軍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則舉青旗以應之西方有賊則舉白旗以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以應之無賊常偃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從來也其諸軍見本方旗舉當方面兵急裝束旗向前亞則前進㐫舉旗正竪則止旗卻偃即回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爲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腳但取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指虜分明凡將出師其旌旗切須整牢若或傾側衆生異議也又曰凡大將置鼓四十面小總管給十面營列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擬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令傳響相聞如軍行時前軍卒逢賊即急擊鼓中腰聞之抽兵急救中腰有警前軍便住後軍有警中腰亦如之凡有警者擊鼓並量抽軍兵相救如發列稍長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　戚繼光曰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西南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左右前後屬人之一身凡人皆有左右前後庶爲易曉凡面所向謂之前則用紅旗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凡腳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若舉點黃旗則是中央

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紅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點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立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嗚呼此教戰之指南也　又曰每一大營大將認旗從納音五色帶各營將認旗用本方之色以[illegible]主將以號帶應德德國王也把總認旗以心坐本方以違應營將以帶應德哨官認旗以心坐本方以違應把總以帶應德旗總旗以色應本哨以違應總司隊長旗以色應旗總軍士盛有纓而無旗隊總區旗長二寸上書隊哨分數字樣方色照哨將旗　又曰各營兵看本隊長所執旗隊長看本旗總所執旗旗總看本哨官之認旗哨官看本把總旗色把總看本營將旗色營將看主將旗色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營俱動如止于一旗立點一則該應之旗俱點其旗向某方指點該應旗俱向某方各兵隨旗而往別旗照常若主將五方旗俱偃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之若只一旗偃則該應之旗亦偃別旗照常大將旗或立或點或磨先營將應之把總不許先應是營將旗先把總應之哨官不許先應是哨官旗旗總應之隊長不許先應是旗總旗隊長應之隨旗所指而往隊長以下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號令同有差錯者以軍法治主將至把總俱用五方旗哨

官以下用認旗凡旗伏而不起脚下即是信地不許移動夜看火鼓與晝一般名將所先旗鼓而已若旗無制法真兒戲也或輕難視遠或重難執動方色混雜莫辨而設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于逼喑為嘯聲至有大將名冑而亦烏合縱横一聽兵士分咎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用兵付之自然以勝負付之無可奈何吁可勝嘆哉　又曰大將所司惟旗鼓百萬衆聽麾莫不同仇莫不用命故所賴於大將者重矣我朝軍中惟金鼓之設尚用于升場將陣而耳教猶有十之五惟目教則盡廢之上陣絕然不用具義亦鮮聞焉為大將者或恃勇當先或率家丁特為一隊并旗鼓不知為何物平日不講臨將安措可勝嘆哉即行列于途但見擺設繁華飾觀視耳亦絕不知所列有定法有深意有幽繫十二辰九軍八陣五行四門等只此備足行有條理用有分合一欲變何營何陣反掌立成矣必使士卒視旗為命兵法麾之前指莫不就死旗前則前旗左則左旗右則右旗後則後寧以泥沙視五尺而斧鉞視旗鼓知畏將而不畏敵知東旗鼓而不知將與身如此可以赴敵矣故大將雖不在於操戈躍馬而旗鼓二字却乃萬萬難稱若鼓之不進麾之不從見賊便思敗走大將却借旗鼓搖之曰軍士自敗不聽旗鼓于所司之謂何安用大將誰人不可司也　又曰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如某色旗竪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裡火裡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有銀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違等大家兵作一個眼兵作一個耳兵作一個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又曰夜營燈中軍旗鼓上應備各畨油紙鋏絲燈一盞俱圍八寸纛上用五色燈五盞一行脚下俱圍九寸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一盞俱圍六寸低執隨身前總哨旗上紅油紙鋏絲燈一盞俱粗四寸長七寸每一隊旗上一盞色同俱粗五寸長一尺黑油單一件左總燈尺寸同但用藍油紙右總燈尺寸同但用白油紙後總燈尺寸但用綠油紙中總塘報等燈俱圍而黄高圍俱七寸

守圍

尉繚子曰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深池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么麽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武經曰用兵之法必不得已而後攻城然攻亦有道必在乎審彼之強弱量我之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之道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必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而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者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強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闕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糧數計人爲費糧多而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也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趁其所已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絶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交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枕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　又曰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大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貨積于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脉踈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如此者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通典曰凡築城下濶與高倍上濶與下倍城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栿濶以此爲準料功上濶加下濶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四寸五分以高五尺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

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員簽並計之夫功之内　城壕面濶二丈深一丈底濶一丈以面濶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壑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二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　宋陳規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唯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去范宗尹為相分鎮以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唯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反覆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落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為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亦無失規不揆至愚竊覩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大帥施設應敵扞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却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為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強弱之勢自古無定唯在用兵之何如耳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益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為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為率若止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内分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達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絶其糧道必不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衂潰散為盗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為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為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為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

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為金人所得咸為
攻城之具規以為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
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
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採
濕木編洞屋以生皮蓋其上載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
計則城內先施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不[illegible]京城
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
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禦近衆其小
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致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
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
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必不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為之
泥丸之力利亦博不獨時放易得無窮放去人必傷死若要摧毀攻械
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
攻械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為對樓雲梯火車等攻
械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磴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為砲欲攻之所到
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
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墻坐城外砲
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
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唯女頭墻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
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容裹布洞子外
容處以大麻繩横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
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
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
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複勝者固甚善也又恐
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宋門守禦官亦能禦對樓雲梯至每
以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
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成五對樓過壕攻城下列砲二百餘所稍
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星炮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
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
珠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
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杈木以防賊急急登城
上分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
城裏脚下取土為深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
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
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
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物甚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
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
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
砲攻京城守禦人亦當用砲城闕內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
雖有砲臺而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

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賊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裏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設施少偏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找砲人揎轉砲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能爲也築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笆籬惟可以隔遮弓箭若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笆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墻兩邊皆見城外脚下于墻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深濶裡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裡壕又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裡壕根上新城脚下繞緣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根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都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

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内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間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及爲守之計不獨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有數十座齊於城内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緣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覊閉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内設除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冠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城北壘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遇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十疋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砲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鵞車對樓慢道雲

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
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
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
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
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為
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
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墻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
架瓦欄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墻裡墻皆低下則砲雖在外
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
兵則不能無碍宜為弔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
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
是賊陷穽並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通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
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
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內腳下亦築雀臺高二三
尺濶四尺雀臺上於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
槍路一如大城上女墻頭墻墻重疊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填
平壕塹及破羊馬墻至城腳下則賊於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雀臺
上與大墻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
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兩

城相乘齊用使賊雖破羊馬墻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墻雖甚
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
正是被城下寨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
墻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
內出入又羊馬墻去大城腳止二丈不可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
磚石難過墻內反害墻內人又不可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以回轉
長槍又於大城腳下作深濶裏壕幾向上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
裏城排杈木但多備下賊近城應敵處用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
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
圍城以械為牒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
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
者每見敵人設為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
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形說詐
為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大備禦之策宜乎
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
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
打京城守禦者不以將設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
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京城器械施設之前則每聞人云
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昔聞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辨衆人言之則
亦不敢痛析今既知其詳則宜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規竊嘗聞國

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密則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其
膚人掠京城當時攻城施設略舉其捍禦之策大槩言之至於盡精微致
敵之方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唯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前精加思索
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從輙序於僉言之後　王鳴
鶴帷問問答客曰攻可必取則守無良法也明矣今守城之法乃保疆之
必講守疆之急務子復有必固之法乎予曰有之此又易易焉者也客
曰何易哉予曰攻者乃奪人之所有故難為功守者乃使己不為人所奪
故易為力夫攻之與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勞而我逸彼動而
我靜彼客而我主不待筮卜而數者之勝已操自我矣使吏賢將明
兵精糧足城高池深有大兵可恃以為援有通道不為其所困此
則萬全而無虞者矣脫有一事不備則當先其所不備者而加之意
捲吾之疵而不暴吾之短敵雖至神何能飛越客曰吏愚將暗雖諸
器皆備亦不能以守此無足言者若吏賢將明或兵精而糧不足或
糧足而兵不精將奈之何予曰吏賢則有先事之防糧何憂不足
將明則無不治之卒兵何憂不精客曰倘變起一時卒然為應或借
調改委非我素守之地亦未可知糧不足而欲使之足兵不精而欲
使之精其亦有法乎予曰兵無精不精無事在選在練有事在鼓其
氣耳故霍去病不學古法當出塞之時而所將常選夫選之一字大有
工夫後人卻當作不要緊字樣混看過了若識得一選字乃大將

知偏裨偏裨知士卒血脈流通精神貫串可成身臂指使之勢乃自
然之妙非神于兵者不可語此張睢陽守孤城以抗強敵不云其他乃云
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後世將臣所當究心者夫兵不在多止在精精非
選不能選之有道則精者留而冗者去冗兵既去則食自可足客曰
兵精矣則所汰者衆萬一有事而寡不勝衆奈何予曰守也焉用衆
用衆則易亂取敗之道客曰兵少而勢孤勢孤則怯兵雖精亦難于角
勝予曰有鼓氣之道在己客曰何以鼓之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田單
是也田單之被圍也并無他奇策止用一火牛而得復七十餘城今
之談火牛者至於火牛上矣安知田單固用一火牛而竭盡心力
方成其謀客曰何以言之予曰先行反間去樂毅而用騎劫一也
使燕軍掘塚劓鼻以激吾士卒之怒二也立一卒以為神師而愚士
卒之耳目三也縛利刃於牛之角畫五綵龍文飾牛之身以駭敵人
之視四也舉城皆擊銅器以為聲以亂敵人之聽五也穴其城使牛
不得返走六也總之不過用以火牛耳其詳於用心若此使樂毅不
去則火牛不可投也不掘塚不劓鼻則士卒之氣未易奮也不立
一卒為神師則衆心恐懼而生疑也不縛刃不畫龍文則燕軍
未必畏之以為神也不盡敲銅器則吾之軍威不壯也城不穴則
牛必返走而實以自戕也今人動稱曰火牛火牛哉談何容易不細
考古人用意立心而妄為談兵幾何而不為趙括流耶夫田單用火
牛正為兵不足力不敵鼓其氣而神其謀乃反弱為強之大機括卒

一戰而復已失之城故曰臨事在鼓其氣客曰兵必選而可望其精鼓其氣可望其奮假如無兵可選無氣可鼓將奈何予曰城者所以衛民也城而無民則空城矣守之何益客曰被城雖無民而城實為一帶保障又不容輕棄將奈何予曰左右之鄰堆其輕重或招或調或棄小守大或聚小成多但人數少可調度不在多寡則自能支吾況敵有久暫地有重輕審其勢察其情相其機則去留自可決也不然先出數十人于近城高處虛設旗鼓作為疑兵使敵不敢輕自逼城少延一二日則吾救且至或於深澤之處暗設炮聲使敵背後狼顧而乘其所之或掩伏旗鼓於城中若無人狀使敵不測衆寡而將所有精銳盡當敵之來面一切砲石切勿輕發伺機可動發必中節必使挫其心膽無不可者又當巧設守城之具安于城墻之下敵若蟻附即擒入城中使敵人驚駭莫敢再賍兵雖少而人心齊一亦可守也如再不然將四門之內掘下深坑暗藏机軸出輕兵以誘之城門之門當下重閘閘內暗藏火器誘至城下待我兵先入發其機軸踏者必落敵若擁門待取土填滿而後入則急下重閘將已入閘內者發其火器而焚灼之則繼至者將望之而寒心矣客曰兵少尚可支吾至餉奈何予曰若敵係暴寇或外夷內犯勢難久攻行且他徙縱糧不足亦可支持若係中原敵國旗鼓相當勢將久困吾城則不必待其兵至當先計其城中兵糧之數如可支三月則無足慮矣若兵少糧多守又更易若兵多糧少則盡捜城中之無用冗食者乘敵未至先徙之於無事地方使各就食不惟糧省亦且全活其衆曉諭在城兵民當無事之時須日減一餐至臨敵時而用力之人須令其飽食城有隙地不拘何樣蔬菜皆先種之以備不繼有牲畜等項除馬供戰陣之用不容輕殺其餘者皆令殺之預為暴乾毋過用鹽可以食用使牲畜不奪人之食而又供人之食則實足以省其十三客曰衆心惶惶無食不養思亂奈何予曰有張非陽之得士心至於食茶食紙而無去意有尹鐸之輕其賦税至於沉竈産鼃而無叛心如衆情乖違則吏不賢而將不明可知矣雖倉有陳粟庫有朽貫亦無人與之共守不幸而有此則當詢其意之所趨而撫其既離之心戢其將萌之志久則自然妥服矣客曰兵精矣糧足矣而城不高池不深奈何予曰此實易為力者夫將臣驅三軍而與戰敵遇于原埜之間不過各占地勢之高下其安營下寨不過以竹木為柵以桃掘為溝塹尚能為堅壁之守隱然而稱敵國今城縱不高猶勝於柵池縱不深猶勝於溝將官得人士卒用命敵人欲求尺寸之利尚不能況城且池乎古人有城垣被敵攻損佯言請降而緩其師延一夜而城復堅其應卒能固守也如此若調度有方則高自可增而深自可濬又何慮之過也客曰倘敵人攻其得法或用大砲碎其城或用鈎杆鈎其堞注矢如雨吾兵不得張目以賍而彼即欲借勢以登將如之何予曰如此攻其有前

人已試之驗而禦之之方載在各書雖三尺童子皆知之毋容再贅今不能一一反之止圖其防禦之具于别冊在智者變而通之自可保無事至於攻具之妙尚有不可測不可禦者亦不足慮况此等也客曰敢問前所云有守城之具預安於城外使敵不敢蟻附而攻此何技也予曰此予新增守城之拙計也客曰敢問其詳予曰亦不能悉其纖細但述其大畧可矣其制也用大木四根交叉兩頭深埋城上中横一巨木如横梁狀梁中起二鹿夾假以南向而言兩頭横於東西其高約城之半兩頭罯席蓋如屋形以便宿歇軍士使敵莫測其具外用長繩一條粗如茶鍾口放於鹿夾木中一頭垂於城外一頭垂於城内擇其城内有隙地者始安之照繩頭所垂之地挖一井約深有城之半於城裏城頭上横一巨木用五六百斤以上或千斤大石一塊或生鐵鑄成者更妙鑿有鼻孔將大繩繫之安於所横向内大木之上其勢有欲墜之意傍用一小木作活機將繩縛定使其石不墜其向城外繩頭又分繫小麻繩十數根多多益善亦要積桃粗每小繩一根掛四曲風鈎如秤鈎大或三五箇或十數個相地廣狹為之其城下地挖虛一塊將土攪灰實之將鈎四面八方分埋其中其不碍繩處仍留實土忽軟忽硬使敵不疑且大繩頭之下埋一大椿上用一鈎將大繩頭上安一環將椿上鈎銷住繩環使吾兵可以緣繩而上緣繩而下使敵人遠望以為垂城

而下之軟梯或夜間蟻附來攻或日間見吾兵緣繩而下赶來捉拿或初到不知淺深逐來勢恃勇輻輳城下其垂城而下之兵見彼赶來即將椿鈎解活先緣之而上伺彼擁衆而來見其脚步已入吾鈎繩之内預立暗號專用二徒兵手執利刀將城後所縛小繩砍斷機動石落直墜坑中而城外之繩猛然振起不論三五人十數人皆可鈎搭而起其城上架木有半城之高其城内坑井又有半城之深則鈎起之人此落彼起其高與城等城中預安撓鈎及長桿利刃或活捉入城以問敵情或砍落城下以寒賊膽出敵不意一遭挫折則下次望城而自生畏懼矣使一城週圍立二三十處皆如此下之賊不來亦無傷損賊來如法鈎之彼將奈何予因倭警凡遇城守之處皆講守城之法故於静夜思及之似非迂緩妄誕之比貴省而城大亦守城之不可少者縱賊有鈎桿之法飛梯之制亦必擁至城下而始得施展此具預布之於城外則賊不便易至城下雖有攻技將何施乎客曰此亦奇技也但不可輕傳又聞有雲梯之制奈何予曰近有大發礩可碎之不足慮也客曰聞大發礩在城下能攻擊守城者若在城上放反不便又恐震傷城堞然乎否乎予曰有此說也但用綫綳而於城下直對城放去放畢又綫入城再裝如前施放則無敵矣若以木發礩每城門用數十具用小木架預架於城之根底用蘆蓆搭小屋之狀蟠之以

備風雨惟留砲口向賊將火線走入通心竹子之內直至垛
口如遇賊大至自城點火放之無不中者所費不多賊人得去
不足為重輕一放之後無復再用甚得策也客曰守城之具止
於此乎予曰守城之具千態萬狀豈坐說之間所可能盡者且
武經總要所載諸品具人人能言之又何必一一而數之也如火
攻答內火毬火磚毒火烟毬弃火礶石炮等具又守城之必不
可少者而石炮尤為無敵在先事預防者備之而已客曰古
人攻城有棚車及天橋尖頭木驢之製或高與城等或仗之
遮蔽以掘其城或臨城池水不深地勢少平推運而來其一切
些小砲石皆不能入因勢而登將何以處之予曰天橋舊有撞
竿之制可破及今時大礟禎皆可以降之而棚車及尖頭木驢
身體重大轉運不易以火焚之無不挫者客曰彼有水門及
泥漿桶足以滅火予曰彼所滅者草柴火耳今有火藥等制
雜而燒之使彼敵人不敢出頭而吾之城又非一時可穿者火熖
大張彼安能當哉客曰使彼棚大且堅而救援者又復巧妙將
何以處之予曰予亦常思及此若只此等亦不足慮只恐此外再
有作用則攻城有必克之勢惜古今無知之者其制未敢輕言如
不得已欲破此具使彼不得抵吾城下惟有修城之一法耳亦予
思之久而始有得者客曰修城有何法也予曰嘗謂修城之法
凡立城門必有重門取其曲直相掩映而敵人縱進得一層門

內亦不能入第二層門古來城池有得其妙者此制度亦人
人能言之但不知此制者甚多今時造城首言多立敵台以
便左右互相應援誠善策也但又不可太露如太露則三面受
敵反為不美而修台之制其磚石又當加倍於他城何也恐敵
人用大砲而獨攻一面易至於碎也予之制於兩敵台之間平城
之下當留二小門如斗口大週圍用極巨堅石砌之僅容一人扁
身出入其厚約五尺內如井形四面壁立留砌磚磴盤旋而上每
門用大砲一個其井中可容一二人挽身又容預備大砲四五個
若敵人駕大棚車及行天橋力疊車之類吾之天石雖不能傷
但亦必須得抵城下而始得祇展今開小門大砲直對來路而擊
之其在下之人立腳不住上面方用火弃燒紅鐵具焚之無不敗者客
曰門雖小恐多亦難守且慮奸細易入予曰縱敵人仗勢得入小門
之中而城上之人視彼如在井中以石擊之無不死者況尚有一二
人守之彼何能得入客曰彼用彎弩鈎之或用長鎗搠之在內之
人必上一二磴彼將奈何客曰若無人守恐彼得用巨木挖掘而
入奈何予曰大砲疊施安有當之者若井中再用機關上用板搪
吾兵在內死住機關住其行走如吾兵上磴則活其機關下掘深
坑坑藏利刃彼縱能入一踏其機則跌入坑中是自送死耳豈城
上再無一人相為應援而令其任意挖掘自便如此耶井下有
坑不惟賊不能入縱敵掘地道而進此亦足拒之使其計不得逞

城中更多備土石若勢急則填實之彼將奈何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若只以九天言高九地言深泛泛視之乃得其粗耳必字字體貼留心妙運則自得其精矣此不過專言守之之道若遇攻遇守而以守為攻則一切作用當另有機軸千變萬化將無窮矣若句句而言豈審機達變之說也客曰每見有磐上下通行俱要預備滚木擂石石灰瓶等項想此數者乃守城之所必需也予曰需則需矣而施之亦各自有法滚木者取其堅重而滚今所備皆長丈餘粗不過碗口安能下滚而傷人乎石有大小三等而用有遠近之分今混而不分且內實以草土外加以石灰又何取此故事為哉夫石灰必用礦灰乃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即爆今所用乃已經水泡之灰安得將敵人箇箇捉住以手掬灰搽入眼中使其痛也守城之法譬如醫家保身之方其藥一味不精則其方不效事不同而理者也客曰鬧糞亦守城所需者予曰人糞煑熟傷人則爛及於骨亦是緩圖夫守城乃救一時之急若待敵人瘡爛及骨時寧不悞盡吾事與其省事又不如用滚水之為便也往歲虜犯陝西海納都地方西木堡卒然無備舊惟養羊而所積羊糞甚多遂用火焚令赤虜抵城下即以木掀揚下虜不能當遂得保全若運用有方何物不可為守禦之具也客曰未必然也嘉靖年間倭犯

揚州城用數十徒倭將大舊船座項運直至城下上面矢石皆不能傷任意搖城而其餘或扛門扇或執木方紛紜而來矢石不畏豈惧滚水羊糞火哉予由此出一時無備耳使智能應卒將大砲用絞關絞放城下對而打之彼船座止蔽其土豈能下衛人身哉若有飛鈎之制鈎翻其船彼又何能施也至於城下如預備有小門則此等又不足畏其扛門扇而執木方此又兒戲事耳又何足以言攻之具也　揚經曰懸樓體制高七尺濶八尺出墻六尺一樓止用十人而十人用兵可禦百尺其餘垛口即不用人亦可此其益一也樓之左右各開外捲火門在我得以視彼而彼不得以視我此其益二也門之左右隨便用諸般火器使我得以擊彼而彼不得以擊我即雖以弓矢亦可此其益三也樓底之門上繫蜂窩大砲使其左右遊擊使賊不敢倚衆以齊攻此其益四也夾墻之內時寘滚虎圍砲使其往來衝擊使賊不得恃猛以近墻此其益五也又樓相設約可兩三箭之地得以兩頭夾攻使賊不得以施其一面專攻之計此其益六也上下三處以砲擊使賊顧此失彼顧彼失此不得恃其齊心捨命之勇此其益七也樓在各面視聽即賊使詐使巧便能覺知而預防不得遂其日夜襲取之謀此其益八也又况更鼓者亦在于樓雖昏夜必知賊動靜其餘在城墻内往來提鈴不能外視賊或潛跑上城者異矣此其益九也又况戰守者俱在於樓雖遇雨雪亦不失信地其視避雨腰鋪

或睡着隱藏賊或因雪上墻者殊此其益十也　戚繼光曰城守尺丈有數法令易及且在平地耳目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垜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墻遠近高下幾二千里雖有山險墻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邊墻僅十里者山内遠行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與乘又屬遲悞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為守彼無身家在墻下彼無督責于墻上就使軍士用命射打賊死誰則知之即或先走誰則見之况邊墻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賊衆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墻下矢如蝟集墻上即使數十軍一垜人相挨擠舉足跌落亦不能展手况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胡可得乎今議建空心敵臺各騎墻相映軍士據臺為守正面可禦山梁擁衆之賊兩面可打拆墻之賊便是賊馬得向臺空拆墻而入而臺上暗認賊首數銃齊發必死於空心臺銳石之下然欲致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尊卑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長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况今臺座俱當馬衝垜上之軍皆臺上官目親臨屈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書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固守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着為最上策也

又曰敵臺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濶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步或二百餘步不等者為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騎墻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墻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内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窻上層建樓櫓環以垜口内衝戰卒下發火炮外擊攻賊賊矢不能及賊騎不敢近　又曰石砲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壘以孔内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經線筭筒置於邊墻垜口遇賊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為我拋擊不中不再隄防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為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時數萬可備節財威敵誠為妙策蓋賊至墻上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視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即拋一石不過擊一人况仰視石下每可廻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砲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莫不畏懼人人奔適此所以為利也

轉輸

尉繚子曰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在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又曰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管子曰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　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隋文帝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富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較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宋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與土居進士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元至正十六年董搏霄建議於朝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唯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名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陸贄曰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輕重之術知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從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盜丟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挨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嬴又有勢要近親羈游之士或附託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又費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絺紵充直窮邊寒冱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邀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致危迫

戚繼光曰每兵一名各將米二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為細末

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燥一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研為麵另包四合用鹽醋浸晒亦以不入為度研為末另包非圍困至急不許用　武經曰米一石取無谷者淨淘炊熟下漿水中出水曝乾淘去塵又蒸曝之經十遍可得二斗每食取一大合先以熱水浸之待濕徹然後煮食之一人可五十日　鹽三升以水和入鍋中炭火燒之即堅小不消一人可食五十日又宜夏月將行　取小麥麵作蒸餅一枚浸醋一升曝乾以醋盡為度食每梧桐子大煮之一人可食五十日　豉三升搗如膏加鹽五升捻作餅子曝乾每食如東棗大以代醬菜一人可食五十日　麋餅用麋末作麵沸湯和為餅厚一分切作棋子曝乾收貯如在營砦內以湯沃而食之如路行及戰陳中乾食味美不渴　每人將油麻半升如渴取三十粒含之立止亦可將烏梅乾酪行軍馬軍每人將乾酪與馬恐馬渴之　山行採松皮每十斤與米五合煮之令爛熟半斤一人可食一日　通典曰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跡之有水鳥鳥所集處有水　地生葭葦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　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筩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筩入水五尺即於筩尾取松樺乾草當筩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　武編曰烟尋泉入山遠道及砂磧之處乏水者掘一穴容一二石許用濕蓬艾滿中燒之火猛而閉留一小穴相通四望之但見烟出之處不論遠近掘之得泉脈也妙哉石山中即近石掘之如土山即草木掘之砂磧擇高處掘之此能救急但煙出多水惟深更妙亦但尋煙出處皆有水一食頃烟未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無不得泉勝也

選士

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

覺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又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　武經曰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昔齊以技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劒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則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蹻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萬人選千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押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充　軍律曰軍中才藝片善莫遺臨事有闕如何卒救或施小計以獲大功設一計而收萬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識變若多藝而無行則擇藝而棄行能謀而怯鬬則舍怯而用謀各有所長難為求備亦有鷄鳴狗盜孟嘗得以脫身夷門屠夫信陵納之全國選士之時宜多採究　戚繼光曰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車書混同編民忘戰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攬分揀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無虞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第二不可用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藐然不忌者是也又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是也第二可用乃慣戰之人曾見賊無功之人慣戰知利害知利害則奸猾生但熟知戰陳勢所必用無功必膽怯但曾見情狀故以二項為次等然有一

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豈大而膽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豈偉不可恃也藝精而膽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皇至有倒執矢弋盡失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膽不充則未警之先受擇便宜未陣之時預思走路臨事之際除己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膽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興言至此則吾人選士之術荒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别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有膽氣使其再加力大豈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謂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而以膽為主膽在腹不可見何以選為殊不知人之精神露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為主而當兼用相法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盡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夫鄉野愚鈍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愾氣易於振作若將威素立則先收之以恩若將威未行則先振之以威使就我彀中而已中有妙機因情為政不過欲使為我用命若受先玩於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威而忘恩矣但威嚴不能自行永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情莫慈父之於孝子是也子之聽命於父者以其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於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况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故必恩以佐使其威嚴庶威嚴之畏為有濟如載物者舟而所以使之安載如意轉旋從心則舵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舵乎有名將出必不易予言也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相容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概給之則如藤牌宜於少壯便捷狼筅長牌宜於健大雄威長鎗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概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圍徑二尺之牌而跳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没以縱横於鋒鏑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於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内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倏起投兵之思則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倏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渠蓋此時既未受約束又未食錢糧不惟無所繫抑且無

所畏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係某官生營）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營）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營）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營）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營）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營）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為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務每牌下留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號牌下用桌一張橙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名俱分立停當然後坐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哨官者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哨長當前立訖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於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於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在坐後立將第一隊長令在選中兵中帶愿入隊兵十二名在公坐前面橫一字立先將隊長用束伍腰牌紙一張於習藝空內填領隊二字給與方色隊旗一面連人先送至填營伍處其填營伍處先給定成營伍無姓名行伍冊一本過送人到將腰牌紙內照營伍填畢又連人牌送與填縣分都圖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年貌疤記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連人牌送至填尺寸筋力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填住處地名畢乃將本隊長帶過十二名兵內先撑年力老大一人付以長牌長牌無甚花法只欲有膽有力賴之遮蔽其後兵前進耳　次將年少便健手足未硬一名為藤牌藤牌如前說之謂也　次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為狼筅狼筅枝幹繁重足以蔽身而壯膽故用法明直易習便於老成手足已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為長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為短兵長槍用法多習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於刺故選拔又貴於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肩負甘為人下者一人充為火兵欲力負鍋裹之重性下肯為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為某器即填於腰牌內習藝空內連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記牌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錄腰牌紙內所填格眼在冊即將一隊兵送於空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二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於先編過本哨該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着的第二箇哨長來編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隊如前選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授以約束責令哨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互相識認亦照約束伍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於式內每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若至過完仍照選兵法分立牌所總對讀腰牌一過

差者換者即便以重法連坐其一二人以立重信此乃治兵之始初下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此而寓幸勿畧焉　又曰凡選編選必用把選哨哨選旗旗選隊隊選兵聽各任真任怨擇各平素所知或先同當兵或係同鄉相認或見同欵相憐平日守法生事膽力勇怯渠覩於不作意中得於所忽甚真今令自選千條在選者若臨時不堪上陣平時生事胡為原擇扯之人何辭自認庶行連坐亦不怨於上官若官府面前一時選驗不過年貌力氣而已全無可憑且飾為兵態怒目抵掌口稱忠義膽勇心事包藏於胸如何足信故上一層不可有意掌肘仍要多方開譬使等等自擇此軍中第一要着第一至教

教戰

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二十五人長中士號兩司馬五人長下士號公司馬）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貉讀為禡禡師祭也）誓民鼓遂圍禁（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火弊（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草止之也）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群吏戒衆庶修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群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成儀也　管子曰三官不繆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故能致遠以數縱强以御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金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有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烏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韟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强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又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為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子曰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加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决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鬭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

者若敵逴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應心也前軍絶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又曰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咸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連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來於戰車前後縱横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離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教戰陳每五十人為隊從營纒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絶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絶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黄旗耳聽鼓聲黄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鬬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趨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却行聘上架槍側行廻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絶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絶一時舉槍第三聲絶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槍舉幡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絶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絶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舉諸十將一將取大將賞罰畢止第三所教絶即從頭卷幷還軍　又云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此激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封會使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交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却為一百五十人隊看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絶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絶一時

舉槍第三聲絕一時蔟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曾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却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蔟而不蔟應散而不散應條而不條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擊而錯擊入他隊言語諠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疎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　一云凡教兵必擇平原曠野孤山高阜可以登高視遠之地太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在前列旗次之裨副左右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為左右以精新甲冑旗幟教之蓋以易見而生勇也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為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人間容人出入往來不間馳逐以長參短以短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混混形圓而不可敗以正合以奇勝聽音望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而五申之三令一令觀敵人之險阻道路之使知生死之地二令聽金鼓視旌旗以齊其耳目三令舉斧鉞以重其刑罰五申一申中賞罰以一其心二申龍分合以一其途三申晝戰旌旗四申夜戰鼓火五申教令不恭視之以斧鉞白旗點鼓聲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離之與合皆不過中央子午之位左廂陽向而旋右廂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初位信旗下立侯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各如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廂各復初位前後左右人立之疎密使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軍吏之罪罰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陳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敗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　校獵一人守圍地二尺十二將將別千人凡萬二千人守地三萬六千尺積尺得步六千積步得里一十五餘二百四十步圍中徑澗得地五里餘二百步以左右決勝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為節度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皆為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之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櫓守圍有漏禽者坐守圍之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

陣法

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者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者謂人陳　尉繚子曰陳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其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者必勝術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　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凡戰智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重輕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

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懼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懾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以反其懾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黃帝握奇經曰縱布三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央　正義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天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為三隊前後之衝(地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天衝)地居中間(地軸地衝)總為八陣陣訖游兵從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繞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尚可想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終其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瞿塘魚腹江前六十四壘其體後方遊騎二十四壘形如却月其

八十八陣也奇兵分爲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
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奇兵居先止則奇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
牙如爪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
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握奇角經續圖角音二初警衆未裝
衆革音五一誓兵二結陣三行四鬭五急鬭金音五一緩二五三退四
背五急背麾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
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
黃下青八地後冲上黃下赤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
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
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者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
之間加以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
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
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正者師不整金革
既息而角音不正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衝八隊天前後
冲八隊風三十二隊地十六隊地軸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
爲虎翼天地後冲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鳥翔天地以下八重
以列或四據機望敵即引其後游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合而爲
一或離而爲八分合如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之或圓布前爲右
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於
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

軸是也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
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
是也　馬隆八陣圖贊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
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
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勞輪輙相稱嚴
兵前守後隊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兵在陣
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陣之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
形不偏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
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
其意鬼玄風能鼓動萬物繞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
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
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
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
之敗會魯公莫測　翔鳥　鷙鳥將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
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爲蛇
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性能曲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
首尾相困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
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

地居其中敵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衛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游兵
游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撓威結陣趨地斷繞四徑
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音有五革音有五退則聽金
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鼗鼓　紅
鏖戰深向刃相臨勝負未決懷懼心乍鼙乍背或縱或橫行伍錯
雜整作鼗音　麾角　麾法有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驚末收
麾者指揮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
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為為物禁暴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為將夕惕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樂以身後苦以身先
小人偏勝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
機為陣動則為賊後賢審之勿以為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
下聖人之言以告來者　武經曰五陣之名曰水木金火土五陣
之形曰方圓曲直銳而方主金殺氣也其形方其色白故陣法皆
起於方方陣者即八陣總圓是也可用以守圓陣者以方陣規而
圓之八面皆對敵圓融而無空缺者也被圍用之曲陣者左軍在
前軍前之右左軍在前軍前之左前張兩翼以進也掩敵用之
直陣者前軍居中右軍居右左軍居左並列而戰也凡對敵皆
用之銳陣者右軍在前軍後之右左軍在前軍後之左如鳥喙
矢鏃之進也衝敵用之比三者中軍皆在陣後為主後軍又在中
軍後以為拒風雲皆在四隅為奇兵也雖曰前軍在前然逐方面皆可為前軍凡陣皆指敵出戰所為

本營則韓攻也易範經緯曰五行之初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故西方
之金為方陣而方變為圓中央之土為圓陣而圓變為曲北方之水
為曲陣而曲變為直東南方之木為直陣而直變為銳南方
之火為銳陣而銳又變為方五行之相剋火剋金金剋木木剋
土土剋水水剋火火之剋金也故銳陣可以破方陣金之剋木也
故方陣可以破直陣木之剋土也故直陣可以破圓陣土之剋水
也故圓陣可以破曲陣水之剋火也故曲陣可以破銳陣五陣之
變皆必始於方卷而藏之則為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軍中舒
而張之則為曲陣直陣銳陣而握機之數在陣後
方者所以馳張也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
右高利牝牝利吞後高前下利壯壯利潰前高後下利衝衝方
衝方利爭險平易利車輪車輪利進斥澤利罘罳罘罳利敵
城丘利鴈行鴈行繞洞當陣方布之以其行伍洞徹而相當
也故云平原平廣野彼寡我眾則利為洞當洞當利變可
以變前為後變後為前變左為右變右為左變其形正而厚可
以勝中黃法曰方陣正而厚圓陣隨而取正厚者力併故洞當
勝中黃猶厚勝薄也中黃陣圓布之以其居中位者土也故云四
面俱高中央處下彼眾我寡則利為中黃中黃無角宜於堅守
可以馳龍騰鳳騰張其兩翼若掩取之以牝吞圓勢可敗也法
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牝可敗也故中黃勝龍騰猶

聚勝散也龍騰陣偃月布之前翼而後方龍之躍足在前者陣兩
翼屈曲如龍騰也故名左右俱高行軍谿谷則利為龍騰其形前
張兩翼便於吞搶使彼奔轝三面受敵足以勝鳥翔鳥翔前
銳後重象劒之鋒龍騰以兩翼夾攻其鋒法曰銳而重者夾擊
之故龍騰勝鳥翔猶複勝單也鳥翔陣其布之前銳而後眾
鳥之飛首在前此陣前銳如鳥飛翔故名前下後高乘虛胃
亂因其地勢則利為鳥翔鳥翔可以勝折轝折轝前眾後踈
戰者相促居者有餘鳥翔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虛可以
敗敵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鳥翔勝折轝折轝陣前
廣後狹布之前眾而後踈以其直前折轝於敵故名前高後
下左右或險則利為折轝折轝可以勝握機握機兵得成行蓋
胃亂敵而為險阻折轝勢仰高守險以疲握機故折轝可以
勝握機握機陣龜文布之中齊而旁銳以其進正機巧得名平
原廣野且行且戰則利為握機握機利進可以勝虎翼虎翼
備其首尾虛在兩旁其勢不堅握機四備强弩善轝亂敵
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故握機勝虎翼虎翼陣
直方布之首尾薄張兩翼以其遊騎兩旁而舒翼故名一
名魚麗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鄭公為魚麗即
此川澤漫衍草樹扶踈則利為虎翼虎翼前後橫中央
縱張其四翼備其首尾且戰且息利於相救雁行延斜

而行惡其斷絕故虎翼可以勝雁行雁行一名衡陣延斜布之前
銳而後張以其連接如秤衡也故名背城向敵易斷繞入則利
為衡陣衡陣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可以勝洞
當洞當形正而厚伏居者眾用力者寡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
勇力勝其兩旁故衡陣勝洞當　蔡氏曰八陣皆生於方圓方
者坤也圓者乾也轝方罘罳牝陣皆方之變即巽離兌也壯陣
車輪雁行皆圓之變即震坎艮其相為勝負者向背虛實之
機也此公孫弘所謂世有八卦陣法亦可參用者此也王氏
按此八陣皆古有是名一逐地形因敵勢而設然不出於五陣
而已蓋洞當者陣之祖用以為營者五陣之方陣是也中黃
者初圓而設五陣之圓陣是也轝方者對敵布陣是也五陣之
直陣也龍騰者掩敵之陣五陣之曲陣是也鳥翔者轝敵之陣五
陣之銳陣是也握機者裁而為六蓋即六花陣圓之變也罘罳
者張其四翼方之變也雁行者延袤兩行用之以行直之變也因
敵變化皆可以致勝今其法曰方勝圓牝勝壯豈圓不足以勝方
壯不足以勝牝也雖有此理拘則不通學者知而切泥可也
又曰舉白旗鳴一鼓則為洞當舉黃旗鳴二鼓則為中黃舉黑旗
鳴三鼓則為龍騰舉朱旗鳴四鼓則為鳥翔舉青旗鳴五鼓
則為折轝舉熊旗鳴六鼓則為握機舉虎旗鳴七鼓則為虎
翼舉鶻旗鳴八鼓則為衡陣唐太宗問曰黃帝兵法世傳握

奇文武謂為握機何謂也李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法不預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常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祕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閒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

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棋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鎗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然也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

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為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者此其旨也太公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謂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

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內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以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前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右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居則各視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衆者也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侯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旗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侯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旗左奇後之右布

右角之旗於右旗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
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右左三鼓八正
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
左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大將軍營陣
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初先鋒左角馬隊更
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於陣前更番出擊八番而止
返入本處而右奇出次左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
則左奇後奇自兩門而出以勝則四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
則前奇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
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則先鋒次右角次右奇次右角次右
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牙次後軍止則四頭
八尾遇敵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第二變雁行陣利
以衆敵寡及利圍先正陣馬更番而出五番而變遍次出奇
隊馬更迭爲奇正八番而遍如見利則兩奇俱出必勝則四奇
俱出第三變七門陣平川廣野以衆敵寡及利用正兵第四變雙
門陣先左爪右牙正隊馬更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
右奇兩將故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後奇
俱出其陣利前狹後廣及利奔衝分合敵制亦曰銳陣象火第五
變八門陣更番四面八門而出以應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
爲左右翼以勝之其陣利以寡制衆及利自固亦曰圜陣象土第
六變四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變張翼陣
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銳陣方陣應直陣第八蛇行
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木先左角先鋒馬更番出遍次前奇全
將從左出戰右奇自右進補前奇左奇自左出補右奇後
奇自右出補左奇前奇還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而復始
見利左奇引二正爲左翼後奇引二正爲右翼以擊之右周
敵變化與地形之宜縱而復始以取無窮焉　趙本學曰十二將
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因突厥寇掠擴騎奔衝所謂作也唐太
宗蓋其法衛公問對有曰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
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趍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
四頭八尾之制也夫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
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
領八陣則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
於武侯而各適所變此杜佑所以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
宗李靖爲法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
面陣周曲受敵以爲必固倘若選鋒而擊之其陣必敗此非天
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
衝破一處則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
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永成定例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
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戰陣相應猶手臂

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以中軍爲中黄陣次有若前衝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摧兇决勝先鋒破敵以上除中黄之外餘十二陣以應十二辰大黑子大赤午破敵丑左突寅青蛇卯摧兇辰前衝巳先鋒未右擊申白雲酉决勝戌後衝亥凡每八百人爲一小方陣陣周圍十二隊五十人中間二百人並騎射長鎗短兵等伏在陣中隨便衝擊其白雲青蛇大赤大黑既礙掩尾趍退每陣加騎長鎗一百人凡都騎馬步軍共萬八成一大陣其中三千人是騎射長鎗馬軍除中黄大黑大赤白雲青蛇之外餘八陣每陣抽騎射弓弩一百人共八百人充遊突軍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兵多即於陣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即爲營動即爲陣逢賊告急鼓聲一發陣即咸立更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所向無敵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號凡每面如有賊來攻擊即諸陣相應欲救南面即南面鼓動八百人一特傾目向南轉戰東西北同此只轉步人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詐挑戰引之令入即背他陣突出弓弩騎射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唐太宗之初四夷内服當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當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分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三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當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驍桀之資蕃騎兵別聚爲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隷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椎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法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可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宋吴璘伍法論曰夫兵師之制形勢所存必有奇有正必有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左右中必有攖奇必有游鬬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疏數之權度而已函虚實攻守之妙用也其間法制之精微則小以析大大以稱小咸武各足語夫一人之鬬有五體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爲之前後

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駐一體偏廢不能爲也故伍法具於一人焉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自一伍以至百千萬伍同一法也論一人之鬬身與手足皆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於前屈於右者伸於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五體不能爲也故伍必以三人爲正二爲奇什必六七人爲正三爲奇八陣必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五軍必三軍爲正游闕二廣爲奇自一人以自千百萬人同一法也自一伍以至千以百千萬伍無不同故一人之身四肢屈伸爲之變化有無窮盡之形若伍法焉

是以前止而後奇忽焉止後而奇前止聚而奇散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止而騎奇忽焉騎止而車奇形勢虛實攻守奇止若天道之轉旋動不可測勝不可知者也故萬人之變化猶一伍之運用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合一人之身與一伍之法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　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明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嘗閱師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此一人所使人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凡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具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具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藉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哉當時將校莫不信服

俞大猷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圖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圖冥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唯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容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

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擧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强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疊勢　　奪前蛇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搖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為正後衝為奇奇復為正正復為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倘得數萬之兵教閱經年北虜東倭其何能逞今之為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之人而教閱之亦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烏合之衆望之以旦夕之效責之以寡勝衆以弱勝强以疎勝精之能夫安有是理耶忠於謀國者願加之意

戚繼光曰鴛鴦陣乃殺賊必勝屢效者此是緊要束伍第一戰法今開式於後二牌平列狼筅各限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伏牌力過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筅以救牌長鎗救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試法毎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狼筅面右俱牌後遮蔽分面立定鎗等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設長鎗一人為敵俱鑼响坐定聽吹哱囉起身點鼓兩處俱進擂鼓吹天鵞聲喇叭納喊一聲敵兵執長鎗以鎗高處戳入牌身高起闘鎗頭上過陣內長鎗伸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戳脚下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鎗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由左戳進期傷牌兵之腦左面狼筅拿鎗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隨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短以救之急收原伍次敵鎗戳右欲傷右邊後二個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刀砍其鎗右面長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云　如賊亦有數人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筅防左右筅防右左鎗隨左筅出殺右鎗隨右筅出殺左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鎗進的老了救援藤牌來二筅之勢於筅中滚出以殺為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闘鬪左右前後悉是如

何斷毅定不可亂了原伍　王鳴鶴陣法荅客曰古人教兵必先陣法自黄帝特己然而春秋戰國絲之則勝不絲則敗而孔明李靖尤得變化之妙者至岳武穆野戰之後說者以為陣法不足恃宋之平戎萬全識者譏之以為宋制兵弱不能禦夷錄於陣法之未善果然乎否也今世教兵大約多三才陣及四門斗底而取勝又專仗兩翼奇兵雖南北教練不同而大畧多不外此以此合戰果可以勝乎予曰夫陣者陳也定也陳定而後戰古今之常也天有積卒十二星是陣之象顯於天河出圖洛出書是陣之體胎於地如伏羲變太極而兩儀兩儀而四象四象而五行八卦如孔明之變九軍而為八陣李靖之變八陣而為六花是陣之義存乎人將貴明三才之道如不曉陣法之制是不知天地之理人之義也但無定形而陣亦因之此車輪鴈行長蛇皆水之所以異也夫陣不貴立而貴變不貴守而貴應夫立陣以待敵不過整齊自己人心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勇若一政之理也若陣不立則兵無制見敵而譁接刃而走將何以為約束之道哉譬之奕與雙陸之類夫立陣之地其奕之局雙陸之盤乎兩敵相向而陣其奕之勢子與雙陸之梁馬乎但其勢必有先舉者先舉為客後應為主奕子從敵子布勢雙陸先走二馬則為及人奕子從己勢子相聯布勢雙陸先做己梁則為守己夫奕以聽敵變為應雙陸以聽骰擲為動似難於預必者但操先着之在己而後料其敵所必至審遅速之機而終不出於吾算之外則善奕善陸者必能先洞然者矣奕之攻殺雙陸之闖打即陣法之相敵也若徒混戰而不知變化以求勝是奕雖外圍而不知點眼是雙陸雖己梁全備而外子不得出則己梁終不免於自捧又何取於曉陣法哉此尤其淺者也如深知陣法者先立於不敗之地敵雖强求戰不得欲罷不能動有所制而以全取勝此所謂善陣者不戰即奕之用敲而雙陸之放遲此又玄之又玄者也客曰以奕與陸譬陣是矣倘敵兵衆多吾兵寡少將欲迎之乎亦當立陣乎予曰兵在精將在謀而多寡非所計也如奕之子多而不整其勢可斷雙陸多而不歸後反為累何取於多也萬人合戰用力者不過千人千人合戰用力者不過百人百人合戰而倡首以先登者止在一人況陣勢既成或平原或山澤必有可擊不可擊之處而應變之兵或防其可擊之處則雖兵少亦自足用客曰衆寡固不較矣夫應之之法當何如予曰夫兵之變孫子每以常蛇喻之矣夫所謂常蛇者非以其形之長而言也或曲或蟠或方或圓皆長蛇也今人曰一字長蛇陣言其蛇無脚無足只一長條凡見兵單擺一條即謂之長蛇豈其理也古人云常蛇者常山之蛇也豈常山之形再無高下曲折之處止有一座長條乎山而蛇居其上也又曰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

尾俱至此古人所以喻其變也非擊首必待尾應擊尾必待首
應也予在黔省叙谷戰法亦少明其槩矣夫陣以蛇喻即術人
呼山為龍之意夫山是山因是因而謂之龍何也因山勢或大
或小或隱或見或有或無或見而為龍棲鳳殿或隱而為蛛絲
馬跡惟龍變化莫測斯可以喻地之不窮其他雖猛如虎大如
象皆不足以喻之以其蠢而不知變也今兵家以長蛇而名陣
即術家呼山為龍之意惟智者師之而愚者泥之為將者甚不
可以形求也孔明魚腹灘石陣縱橫而桓玄一見稱為常山蛇
勢千古以為知言若只以形求譬如孔明出兵祁山萬嶺盤旋
車不得方軌人不得並肩逶迤一線其形似長蛇矣萬一與敵
相遇從首擊來只待尾來應其尾上之兵安能越過萬層山而
援其首乎夫長蛇原無首無尾惟觸處為首而應處為尾敵無
所不觸我無所不應如不觸則不應所謂循環之無端誠知言
也頭上就有尾尾上就有頭頭可以為尾尾可以為頭腰間皆
有頭尾不論方圓曲直銳不論混一三才五行八卦九軍六軍
等陣只識得觸處為首之一言則千陣萬陣皆了然矣若觸而
不知應雖太公秉尾孔明執羽亦無用矣客曰觸處為首足破
千古之秘但觸而應之之法有一定而不可移者乎亦隨時而
不定乎予曰陣之變惟敵是視敵兵之來有一面直攻有二面
夾攻有三面鼎攻有四面分攻有週遭圍攻有或去或來分班
來琅以攻有相守不動長圍合攻或左騎右步或先騎後步或
先步後騎之攻敵攻不一則變化因之安能預設客曰若如此
則陣亦虛具也雖教之於衆但能知其常而不能知其變予曰
變生於常能知其常者即知其變智者之常愚者之變也今推
以八陣為喻夫孔明八八六十四陣各按方位似不可臨時變
者但二十四隊遊兵乃隨時變通而不窮者今八陣譬之一年
三百六十日而二十四隊遊兵即閏月也夫八陣無二十四隊
遊兵以為之變則八陣窮矣歲功無閏月之變則歲功窮矣凡
軍中衆寡損益分撥調遣逃亡加益皆伏此遊兵以為之地而
出奇致勝先衝後殿尤於此需之此八陣所以稱萬變而不窮
為後世之所宗此也客曰如此言則八八六十四陣皆遇敵不
能變只待遊兵以取勝也予曰兵法活法也何執以設之遊兵
八陣內則為八八六十四陣六十四隊出陣外則為二十四隊
遊兵無不可者何嘗有定名定向乎陣兵左出則遊兵右補其
缺遊兵右轉則隊兵左實其行路狹或先遊而後隊或先隊而
後遊如無出奇之地或盡可以為隊如遇散地或皆可以為遊
因地相形因敵變化無不可者客曰此言隊兵與遊兵交相為
用之說也至於六十四隊之變當何如予曰一面來攻則正面
為正而左右為奇兩面夾攻兩面為正而左右各分半救為奇
如四面來攻則四面為正而內層自四角出救為奇此其大略

若以八陣天衝天衝風雲各隊分布言之使書不與圖對人皆易惑如欲盡觀其變當觀所變之八陣以類而推則自得之矣何也八陣總陣為體而天覆地載等八陣為用使有體而無用則執而不變矣使有用而無體則其變易窮體用合一萬變不測甚矣陣法不可以執一求也如按圖以盡變則敵奕秋之諸者皆可以為奕秋矣客曰如此言之則岳武穆野戰之說得其妙矣予曰非是也岳武穆野戰之妙不可以一例求夫武穆所與戰者虜耳虜陣以馬勝當中原殘破之餘盡屬平曠之地處處可入若不野戰應之而拘拘于陣而後戰敵將引而他向矣若中原敵國旗鼓相當域有所必攻地有所必爭吾兵先據則敵人自屈未有不本于陣法而能堂堂以戰者況武穆所恃皆百戰之餘士馬慣習且中原之民不皆南渡人自為戰家自為守雖野戰亦如身臂使指無不如意若只以未經戰陣之兵烏合之族而一旦慕武穆之所為以稱野戰未有不至覆仆者夫陳兵以待敵猶擺局以待人先定和局敵攻打使盡如吾算只得兩平若差一着則敵敗必矣將臣之能不在能勝而在不能敗能不至于敗則所勝自多毋論何等陣法而貴自立於不敗之地此又論陣法之最上一乘也客曰善哉

黑韃遺事曰黑韃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百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其隆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相地勢察敵情偽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徑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眾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撞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為布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團牌下馬步射一部中鏑則兩旁俱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敵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攪敵陣未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稍久敵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或其兵寡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敵疑兵眾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鏖交刀佯北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誠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真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

彼縱此横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
遁其敗則散迸走追之不及

戰法

曹公軍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
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
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疎數
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
表而陳臨陳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
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
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
督戰步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
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
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間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陷
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髡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間者斬若步
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
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
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
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
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
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騎督
明受都令諸部與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
凡還令諸部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絕後六音嚴畢白辨便出

卒逃歸者斬之家人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　李衛公曰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中軍四千人右左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右左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總而言之得二萬人內取萬四千人為二百八十隊出戰六千人守輜重凡中軍四千人內揀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其間弩手四百弓手四百馬軍千跳盪五百奇兵五百左右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每軍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左右軍各二千六百人每軍內揀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弩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凡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次右軍次前軍次中軍次後軍次左軍次左虞候軍除馬軍八十隊外其步軍有二百隊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共五十四隊須先置大隊以三隊合為一隊防賊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為戰駐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間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為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駐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

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給牌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戰鋒每隊重行在戰隊前聞鼓聲即入也其馬軍跳盪奇兵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減迴則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却迴整頓援前若跳盪奇兵馬軍又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如擊賊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可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却打賊敗退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　又曰凡五十人為一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隊中為一大隊餘少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五十人至於行立前却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陣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又曰夫兵進輕退重士卒利退爭先雖整敵若自後驚我軍衆心亂敵若乘而襲我其患尤甚故對陣抽軍須方計隔一隊抽一隊頭押官翻押後副隊頭翻引前隊兵皆看副隊頭進止退及百許步其隊便且止定立整頓槍刀執弓弩架箭為將戰勢既定則又抽前隊一如上法若賊來逼則立隊便當捍敵見抽之隊亦須回軍拒戰凡退並按次徐動不得急行仍逐隊不得相越　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則宜為豎陣法其法弩手

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駐隊兩邊相翼布列旣定諸軍即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黄旗向敵並鬧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呼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黄旗却立不並及鬧擊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猴隊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還營

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降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析為五等當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鬪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不使紛雜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鬪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下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鬪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鬪時捉馬人有前却及應捉擾亂失次第失鞍馬者斬其賊退步趂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趂當知賊退擾亂驚怖然後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析衝果毅當鬪之時雖整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

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右傔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取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此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

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

戚繼光探練篇曰路狹一字行到極處過驚放砲一回立定候定又點鼓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即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左右營即由右取路以出賊之右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哨急出伏出於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候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於前三枝大兵之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

相見不必答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之地急吹單擺開喇
叭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鴛鴦陳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為
右翼左營第一層後哨為第二層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左
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為正兵後哨為二層接應左哨為
左翼右哨為右翼其右營奇兵亦　照前營兵分于右通每一
層為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鴛鴦陣如路寬則自大鴛鴦
陣又分擺為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以場操兼對敵之實
事言也若專在場操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
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道
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比伏收功最易但伏之甚
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能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
而出不大成則大敗唯有隨兵同出遇賊則之處從便伏於兵
後一着此最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失大但此從伏所以防前兵少
却為第一功除此無所用其力如此攻伏恁是如何賊不可測
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後二三里之
地據險劄老營如此擺陣須速其定　伏兵俱伏已畢候近賊
百步之內中軍放銃一個吹長聲喇叭鳥銃手在前打銃每聲
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在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
止是要鳥銃手一齊放了也不　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
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鵝聲喇叭擂

鼓各兵爭勇徑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恁是如何斷殺不許
亂了鴛鴦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筅鎗刀
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忽廝打一般不荒不忙殺進一層又殺
一層殺死倭賊恁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恁賊擲來金
銀只是廝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擂鼓少緩又擂鼓第二層
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擂鼓　第一
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伍兩翼奇兵一體
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際扮賊奔走乜
巢之衆鼓又少緩再吹擺隊伍喇叭各兵即將賊所奔入之巢
或工山林之內即時四面各整鴛鴦大隊團住每遇門路處以
厚兵一哨官者當之緊于門路要口鴛鴦陣列定以備併力衝
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恐中賊伏及或一人有失悞事不小賊
之銳鋒死鬪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為功其非門路之處各營哨
分內信地之兵聽即設計出奇從便攀登以入敵戰但責其取
勝而已大捷既畢撒報無驚警各兵照舊困攻聽中軍差親兵
入圍內搜報平安聽摔鈸响各于脚下收成大隊再聽摔鈸响
各哨為一聚各營為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
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
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稱喝一聲立定又聽鳴
金一聲又後一層未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

二聲齊咢一聲立定如此閘隊依舍退至中軍大營放砲三個吶喊三聲喝全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挨次看旗頭收回作四大疊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為正二營為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劄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為正兵一營分為左右一營之半為伏兵半為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為正兵一半分為左右一營一半為伏兵一半為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雖是一個人亦可如圖操習及如圖臨陳也刻舟求劒者豈足以語此　又曰挨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合一營操如此雖十人亦可用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須兩翼一尾中軍為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為頭迎鋒尾即繼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自遠而近迎合於前但遇敵處即為頭為正兵但在左右則為翼為抄賊奇兵但在後即為尾為策應兵其全鼓號令雖操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一營以至十萬皆同　又曰如在教場前面操完收回原地方立定未及回軍忽報後面有警即以在後之哨為第一層正兵先回之哨為第二層策應正行之兵各於脚下鮮次鴛鴦陣轉身立定迎敵在左之哨一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在右之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各照舊法但伏兵即於戰兵第二層之後左右即在陣中設伏不及別尋伏地抄兵急急張兩翼而上不必

正兵二層輪進之時方繞同二層進此是一總通出之法其出戰對敵一如前令收回仍立定聽吹轉身喇叭仍轉前面再聽報左面有賊即以左面左哨為第一層正兵右哨為第二層策應前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後哨一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對敵收軍一如前令先回原地仍聽吹轉身喇叭照前立定未及回軍又聽報右面有警即以右面右哨為第一層正兵左哨為第二層間出前哨一哨二哨為左翼三哨四哨為左伏後哨一哨二哨為右翼三哨四哨為右伏對敵收軍一如前令所謂無不可為頭無不可為尾無不可為翼無不可為伏庶臨事任從何面有警任從前後左右無不即成營陣隊伍左之左之右之右之無不由之如驅群羊是也若不如此廣習獨用萬一地窄賊近仍要調過前哨向賊為正兵悞事宜小哉　又云若遇地形偏斜止有一邊可以伏兵臨時聽本哨便宜分布若一邊可伏一邊可抄則聽各哨之便可抄賊者盡數抄賊可埋伏者通哨埋伏　又云凡戰但係正兵或擺鴛鴦陣或擺三才陣（三才陣中隊長籐牌兩旁狼筅夾之左廂開四當長鎗夾之右長牌兩旁長鎗夾之二鈀在後）隨號無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鴛鴦陣蓋伏兵要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衆跑遠易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為便　又曰陣勢之制特因浙江一方之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以形措國以熟愚氏分合之勢以救畝畝初用之官隨

敵特化苟用之異地是誠難免父書之變也蓋倭性疑疑則遲
兵臨之時我若進而有制彼若先不預闢便不就合我得易于
分布余數年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持我師只至日暮乘
我惰氣衝出弍手收兵錯雜乘而追之又能用衆銳氣盛以初
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
氣多執明鏡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我兵持久便爲所怯
余所著操練圖令內切切分祥退兵之法諄諄面諭爲鴦陣速
戰之條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敵馬動以數萬
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必須革車二千練騎萬餘甲兵
數萬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跡乃可出塞千里也

營制

軍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陣言營陣同制也法云陣中容陣謂
隊伍布列有廣狹之制欲其回轉離合無相奪倫營中有營謂
部分次序有深容之法欲其左右救援不相奸亂卒有外寇侵
軼皆堅整全備莫得而動也苟非規摹素定其孰能與於此乎
故司馬宣王觀武侯營壘處所而歎曰天下奇才美其法制精
妙也昔衛青出塞以武剛自環蓋今之車營也充國屯田則校
聯不絶蓋今之木柵營也其來尚矣　攏槍營凡攏槍爲營者
其槍如狐窠攏幕外七尺攏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
衣甲器械每人一推知有驚急易著衣甲車牛在旁橫排　立
槍營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閤架令均容黃昏擂鼓各
著麻槍鼓聲絶刺槍訖兵士更不得出白繩便斷烟火營外置
約鋪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有驚當鋪不得高聲欵槍傳過四
面既知有驚預作阻防　車營凡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
一乘爲戰車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外營橫排牛在當中拒
馬槍在外仍連車楝爲左右廂和門　拒馬營每人配鹿角馬
槍兩枝平列相去前槍城三步布置須首尾相犖魚鱗布之則
牢固矣　柴營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過其閒釘撅仍着
木壓之其車橫排須閤架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若久駐營中
置望竿　掘壕營凡掘壕立槍則白繩取定其壕底濶一丈二

尺深一丈口濶一丈五尺其土向裏拍作土岸高四尺五寸令
實至推塌裏面削成其上通人行立濠門掘微即推施浮橋急
疾拆去當界二十步置一戰樓以門扇及他板木權造濠唇外
掘陷馬坑一重濶二十五步每坑鹿角槍三根尖頭入令堅近
濠布棘城一重濶二十五步凡布棘令堅為營其棘須魚鱗布
之令棘頭平濶三十尺　城營凡築城為營其城身高五尺濶
八尺女墻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
一具每三尺置連枷棒一具每鋪更板兼并架城內去城五十
步卑幕城中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濠
一重濶三步立木栅一重栅外更布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
重　木栅營凡木栅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
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栅方圓高下隨宜深埋木根重複
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
之栅外掘壕一重濶二丈深一丈木栅裏每百步造戰樓一具
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凡繩營所以拔馬若入敵境芻秣
不給即須尋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攔馬索一條入夜則為繩營
以護畜產其制立槍為杠凡兩重上繫攔馬索連絆相續馬居
營中布官健收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逸出營外復置更鋪夜則
環營擊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雜即姦人
無使以入凡周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扞外寇　舊法有九種

大約軍不久駐則為立槍櫳槍車營拒馬之類若兵久駐則用
柴營掘壕城營木栅之類　李衛公曰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
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
營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每隊幕五口四步下幕
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濶十五步計當一
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壁徑當
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步
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即斜角更
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
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二
寸地併街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郭即五步以上下幕准
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逐諸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為
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
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
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
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
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
央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
右虞候在後諸軍併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本軍

卑幕得相統攝緩急須相救援若不欲得放馬在其外營幕即
狹長布列務取營裏面寬廣不使街巷窄狹營外仍置掎隊
凡軍營處有突犯故於營外常置掎隊防禦並抽當營戰隊克
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若賊來掎隊不敵然後營中出兵相
助不得令賊犯大營　地勢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
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
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驚急畜牧並於後營安置其隊依前於
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　下營法方營法置積數為實別
置一算為下法從末常超一位定實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
法亦置上商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乃倍方
法為廉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之得數廉法之次照上商置
隅以廉隅二法命上商除積得盡而止不盡乃倍隅法併為廉
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廉法之次照上置隅以廉隅二法皆
命上商除積至盡而止不盡如法命之若欲為三角營則取方
營積數倍之得三角營得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三角營一面
之數凡三角得方二而一若欲為直營凡直積數如方則從橫
相當直則從羨而橫減其所羨與所減亦相當也既得積數如
準從也以為上商而消息其衡之步以為下法如準衡也以為
上商而消息其從之數以為下法其布算大略如方營而上下
法不齊為異若欲為銳營則取直營積數倍之如三角營取方

營之數也既得積數布算如直營法凡銳得直二而一若欲為
圓營則取方營之積四乘而三歸之得圓營積數布算如方營
法得圓營徑三之得其圍凡圓得方四而三六花營如圓營法
若欲為偃月營則取圓營積數倍之或取方營積數八乘而三
歸之得偃月營積數布算如方營法得偃月弦徑半之得偃月
矢徑凡偃月得圓二而一得方八而三凡營因地以立營遂以
起數所謂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也如軍以萬七千九
百五十六人為率每一人從橫占地四步總之七萬一千八百
二十四步是為方營之積方徑七二百六十八步直營之積如之
直廣徑百步則其從七百一十八步有奇其從徑七百一十八
步則其廣百步有奇從與廣率相消息也四方積而三之得九
萬五千七百六十三步三分步之一是為圓與六花之積其徑
三百八十四步餘積十九步七分不盡其圍一千一百四十二
步有奇八方積而三之得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六是為偃月
之積其弦徑四百二十九步有奇半之得矢借方積得十四萬
三千六百四十八是為三角與銳之積三角徑三百七十九步
強銳徑底百步則銳長千四百三十六步有奇銳長千四百三
十六步則底百步有奇銳與底率相消息也方營法其術置積
數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為實別置一筭為下法從末常超
一位約實百下約一萬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

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
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
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
者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九寸一為一
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吾五度審矣量
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
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
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
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
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圓生矩矩方生繩
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
為智為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
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

行營

李衛公曰諸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軍去營二三里外當
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撥微巡處二十步布
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
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道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
鋒隊為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
之若道平川濶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
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
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
十人分為五隊第一隊為戰鋒隊第二第三為戰隊第四第五
為駐隊每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為輜重隊列
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退為聲援若兵數更
多皆此類諸軍當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
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為省易不然推逐
稍難爭競不定　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
同聽角聲俱供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
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
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聲絕右一
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
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

頭円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
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迫不得停推過訖以後軍准
前排催急迫過　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爲
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
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
去步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
候不虞以後餘軍准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
路修理泥溺橋津險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闕
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先左虞候馬軍次左
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
掌准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
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衆疊散行李卒難就萬一賊至
並非所管　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
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
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
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
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
當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
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橫引
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克兩
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克後
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緩急亦得成陣
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行常
令輜重併近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
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袞若得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
重等隊分布使均　諸方陣既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
頭其陣行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
其陣中間多有斷絶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切令斷絶
諸軍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佳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厢
助上五里着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
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助上即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
馬人每令遥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賊無賊此旗常卷
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覔穩處既先知賊來
得設機伏整齊步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
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
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静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
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
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
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知覺來報

烽烟皆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火准前應滅賊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賊路既置烽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為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為四團將撥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為方陣四面外向覆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

下營

李衛公曰諸軍營將下之事當警逃盜奇兵馬軍并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准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牸收放　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　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百步外各着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怨勿令眼睡其晝日諸軍前亦各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　諸軍營常須虞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　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推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里去營下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黔鈴為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

變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為久長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斟酌機便　通典曰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閑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安營之法其道略同　黑韃遺事曰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分番警地惟前面無軍營帳之左右與太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序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即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營則整整不動也唯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四表傳木刻以代夜邏即漢軍傳箭法秣馬營衆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具火謂之火鋪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鋪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霆見其多用狗鋪其下營直是日早要審覘左右形勢

夜營

衛公李靖兵法曰孫子云晝戰多旌旗夜戰多火鼓所以變人之耳目也或曰夜黑之後必無興敵列陣尅期而戰若當襲敵之營鳴鼓燃火適足以助敵人之耳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曰此孫子之微旨也凡夜戰者多為敵來襲我軍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務立營立營之法與陣法同故軍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蓋大陣之中必包小陳陣大營之內亦包小營前後左右之陣各自有營大將營居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連曲折相對相去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逕通達是以相對相去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凡路口必定立小堡上置柴薪穴為暗道以胡梯上之令人守望夜聞鼓聲四起即令燔燎賊人夜入營門四顧屹然皆有小營各自堅守未知所攻大將營中或諸小營先覺賊至者當按兵勿動縱賊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皆起燃火內照諸營兵士悉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面俱發若奸人踏入一營所營殺士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羅網矣今之立營通達洞豁部分無法若有賊夜至軍中所營軍中無不驚擾雖多置斥堠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縱有衆力安能用之哉故夜戰之法貴在於來敵之不備幸敵之撓亂駭而攻之則有勝計前史所記或因天之

陰霾夜之風甚各執火炬御枚疾馳出其不意若寇營士卒驚
怖蹂躪吾以精騎勁兵乘之此火勝之理也若來之而不亂攻
之而愈靖將卒不驚營壁如故則彼之法制謹嚴備預周悉我
當舍而勿攻不然非己利也蓋兵者避實擊虛以整待亂故銳
而避之亂而取之此良將之善計也晉羅尚遣人夜襲賊將李
特營特知之戒嚴以待及至其營特堅卧不動俟其衆半入發
伏擊之大敗此所謂舍而勿攻者也　戚繼光曰夜間與賊對
壘須去營二十步每隊燃火一堆徹夜見賊即與抵敵勿近已
營使我不能見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　又曰每燈一盞用黑
油布四層罩蓋一個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伏
或暗營伏明為莫測之巧也又曰凡更籌過日晦夜暗行軍宿
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早晚緩急之備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
十二時每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六十分共分五百分為一
時依二十四氣節為十二籌以日出入為則每籌長二尺四寸
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籌計珠
二串一串用小珠七百四十個為數緊慢行數七百四十餘步
或數珠七百四十餘個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為一刻行數
七千四百七十餘個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餘步為十刻晝夜
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程限二百零八里有餘是為百刻每一
時八刻二十分該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
十五個為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夜長短
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
以日入為始時定而更漏均大同小異可為警備矣且如安營
一面一百八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
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夜極短二十
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倣此　定太陽歌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
出兔入雞腸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出寅入犬戕五月生艮歸
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月與十二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歌正九五更四點徹二八五更二點歇三七平光起寅
時四六日出寅無別五月日高三丈地十月十二四更二仲冬
纔到四更初此是寅時須切記

五兵

戚繼光練兵薊鎮登壇問諸將曰夫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腔血報朝廷賊來只是向前便了卻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勝就與諸君今日在北算之北虜惟以弓矢為强我也弓矢況又不如他便射得他一百個死他死射得我七八十個死賊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鉤子我也只有短刀況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殺他一百他不退動他砍殺我十個我軍便走了賊以一人而騎牽三四個馬且馬又喂息膘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盔甲與軍之本身也不能若與他馬相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地鬪能捨命頂當須要盔甲今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裹鐵葉一片數個眼銹爛惟存鐵形還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般賊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長但火器又有病病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每營只得六百桿況一營決無此多又不敢以六百桿一齊放盡思以何為繼只得分為五班每班不足百桿臨陣之際死生只在眼前人人面黄口乾心荒手顫或將鉛子先入或忘記下鉛子銃口原是歪斜大小不一臨時有裝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臨放時流出者有將藥線燃不得入用指引唿而燃之者有將火線滅了者此類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桿矣放出高下不準潤濕不燃者又有四十餘桿中賊者不過二十桿內有中賊腿及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賊死其中賊致命處而死者不過十數人夫以賊數千人衝來宜打死十餘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與君還未出門還未殺賊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賊來卻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為何如諸將無可對繼光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拚捨一身實因一戰非真戰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為將士求生耳今賊馬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伏郎機皆遠過木箭根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賊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鈀棍長鎗鉤鎗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短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强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賊以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營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險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賊衆人自為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伺其原攻其情就便益他許多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大都用

寡與用眾不同今賊入動以十數萬本鎮主客亦有十萬餘非他鎮人少莫可奈何之比即使通機應變相敵治軍亦須五六萬之上兵到數萬以上就用不得雲散烏合之法就用不得將領家丁之套就要堂堂相遇就要以全取勝一些虧吃不得若用兩家相等伎倆決是不得便益譬如賊以弓矢我亦用弓矢賊以短刀我亦用短刀賊以馬眾我亦以馬眾就先勝他畢竟要取何也器械軍馬相同須是對砍對殺交手方分勝負數萬之眾堂堂之戰豈是待交手之後方決勝負之物也耶須是戰以前件件算個全勝使他寸刃不得傷我一交手便討他些便益乃為用眾之道為今之計譬如賊以弓矢來我須使他弓矢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刀來我先使他刀到不得我身上我先傷他賊以馬衝衆我使他馬衝不得我動我先殺他件件事事皆如此是以一交手就勝衆力不屈衆勝不怯方才是堂堂用衆之道由、此思之正吾所說以火器五種對弓矢一種以鈀棍五種對短刀一種以車營對衝馬等類是也又有人謂鈀棍等件太長使打不便者此非鈀棍之不便蓋人習之未熟用之未久不能與手相忘之故也況懸之馬上只見不堪用緣用一隻手照管馬轡只得一隻手用器機宜能用數尺長鎗鈀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已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馱送甲冑軍

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正好步下用到陣上只們只愁短不得長方知我言得是若平時將器具短小馬上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站不住還要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思之但肯真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士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復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部愚思繹不得其旨乞再示繼光即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繼光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僅三尺馬頸且長三尺果不及繼光身而繼光鎗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毋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讙譁踴躍以為賊必可殺　又曰如南方狼土之兵士官軍令嚴重人人用命宜戰無不勝也初輙殺倭每得一勝旋即敗衂何也所用皆長牌短刀而倭寇則以長鎗重矢此所謂短不接長及短刀相接刀法廻不如倭此所謂以不能而鬪能也余乃因啾思便以敗求勝乃精倣鳥銃之法以代矢矢不及銃步下短兵有若長鎗手握手根而倭則持鎗中截鎗法惟長彼一寸則必勝乃較倭長可五尺是倭鎗不足以敵吾之鎗矣狼筅鈀棍皆被倍刀之長藤牌捍身而進刀不可入是以幸而屢捷此後百戰未有一挫固中間感召之道立定脚根之效雖不全繫於器技匪此是又以袒裸搏虎不幾以卒予敵乎　又曰天生飛潜之物猶以爪牙鱗甲飾蟻人而無此則畀五兵代

之夫天有五行以應五兵長短相救勢所必至但五兵種類既繁人力有限弟適于用足矣不必求奇使臨怯而臨時棄擲皆為虛具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卒既選成必給以器械為爪牙大器有二不過遠近之分也遠多近少者合力則致敗近多遠少者未接而氣奪遠近不兼授則雖衆亦寡大槩每一兵必授以遠器禦敵于百步之外必授以近器為角于手足所接第一刀牌手皆近接器也各授鏢一枝緣牌刀俱短難以直進故藉鏢為長器藉鏢為先鋒毋論中否彼必應應則藤牌可入第入很筅手以筅即為長器各腰刀一為短器備筅困則刀足以救危牌亦筅之短兵也凡鎗手以鈀為短兼習弓矢為長南方以毒弩代之鈀手以鈀為短兼給火箭為長且鈀頭橫股可架放也火兵以推加刀為短器備意外耳不用長鳥銃手以銃為長但銃桿子短等重二十餘斤矣別難給器各授腰刀為短或賊近身則棄銃而用刀授器之既教習方有可施此其練兵之大序也　又曰藤牌腰刀長刀偃月刀鈀棍鉤鐮粗閣撾錘皆短兵也以之敵長鎗彼以一丈七八尺我不過七八尺與二三尺舊法鈀棍大刀俱手握在柄中其手去鋒頭不及二尺長却又要使倒用逸身縱橫此遊方教師單人對擊飾觀者之目則可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短器執習精熟臨大敵當只能格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我欲進則彼原進我內不深一縮

復出在外我不得撥定彼鎗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即為所乘今俱如長別有尺寸手握根間一寸不可留皆有七八尺在外齊股肱進步計一丈之遠彼若以長來待他入我深五尺間一撥格他歪了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鏢鎗依以很筅即短兵長用之法也用棍如讀四書鉤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一切不足當大陣者俱不贅說　又曰長鎗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大分兩刃造法自脊平削至刃乃利初用殺倭全賴于此此利其長倭刃短即所用精慣然未及我身彼已突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為馬所閣折今視之更可與賊戰蓋狼筅當鋒藤牌在下而前行既有遮衛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入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免細弱也設若賊馬乘肆廝來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戳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遏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

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　或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鎗刀棍叉之法可以用於敵否所教亦有是與戚子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怯先者不得後叢鎗戳去畫鎗戳來亂刀砍來亂殺還他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寸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功用得八分出天下無敵未有臨陣能盡用十分本事而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廝打時忘了拿法兵宜易言哉長鎗單人用之如圈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有所謂單舞者此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人對較惟有六鎗按一字對戳一鎗每一字經過萬變過不失字字對得乃為成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制勝也藤牌單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從此學來內有滾亦是花法須用持鏢與長鎗對殺先鏢使去亦要不早不遲鏢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方為成藝鉤鐮叉鈀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且學熟誤人第一鈀如轉棍花法甚多剗去不盡或曰如今鄉兵所執所習亦可用否戚子曰平昔所執名為鋭叉鈀鎒者橫頭用無刃鐵梁習武藝之藪不信師教遂誤大事者甚多如鄉兵所執名為鋭人鈀鎒者橫頭用無刃鐵梁柄頭用平項鐵權長不踰眉其所習之法又前後左右回頭跳舞

雙手平拿兩頭所餘不過一尺平日在鄉黨爭鬪每打必勝遂但謂無敵雖有他師教以正藝皆不聽蓋渠用之利習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思此器此習乃鄉中互相爭鬪用之彼此皆然且恐以刃傷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傷就或打死終非刃殺之意其賊之來也利刃長鋒二丈有餘及身寸餘應刃而斃以一尺無刃之物而當一二丈利刃之鋒就能見肉分鎗亦只格得他開去不及我身幸矣使終日對局豈能跳進一二丈之遠以中彼哉就使中彼不過一打一擊苟不中在頭顱便能死人否賊亦得返刃于我也逆而知之反為所誤遂謂人鈀鋭鎒不可用習藝為無益有是理哉又如長鎗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軍所倚之法亦有回轉但大敵交鋒與平日場中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叢如麻逕豈能舞丈餘長竿迴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耶至于中分其半則又從尾中節一為左右所挨擠手中豈能出入遂逈遇敵而敗不曰習藝之非制器之誤乃曰鎗不可恃於鎗何尤哉故用鈀鋭鉤鐮人鎒之類必如予所載短兵長用說制之習之長鎗之屬必如予所載長兵短用說制之習之司教士之責者須先一一隨其土著之所習尚器藝如善者聽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敵所宜者須先一一說破執迷之病然後說我新制之利待彼曉然知舊習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

後督習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則弱兵可勇庶幾不為習所陷沒可以語成功也　又曰三軍之藝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藝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敵一藝也是故藝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寡我衆則人人得盡所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行悉知其說弗因前進退側縱為奔却不可一齊動脚則庶幾矣若數萬人之敵勢如蜂擁擠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跳一人用進退之法則從行旁行以為奔北逐使萬衆奪氣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法則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豈小小哉　又曰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賊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於場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困也今當先將銃手交於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還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於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於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賊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個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欶看軍放起火一枚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賊者即一銃打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不敢衛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於叉鈀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於根即如把舵使舟又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酬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以為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胆大殊為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器猶為快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而後入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為難矣此蓋愚勞于百敗之中百勝之餘一一面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又曰夫戰之有秋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容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擡營而進或寇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

火器聰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煙如雲一齊擁進須是走容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毫髮遲疑短兵救之無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煙之勢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火攻

丘濬曰臣按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木術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為之硝之名見於本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可為兵用也硫黃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制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具石子之所及者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以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遣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册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於何時昉於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　戚繼光曰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濟于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愈無實用用火

器者失法而每以伺候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
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隆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找
柴可以敗荊況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大箭次之南方則
大砲火箭鳥銃此為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須同而非
陸戰所宜也北方火器有夾把鎗快神鎗佛郎機碗口銃大小
將軍等項種色尚多就中夾把鎗之制即快鎗也但多一鉄把
以備急時充鉄棍之用耳緣所制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
而又非任怨任真之心不過捲成鉄筒而已腹内未曾用鋼鑽
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器時有炸損
人手不敢托架于前却以雙手把持柄後又用一手點火試以
藥力既可炸損鉄銃豈兩手之力所能擎禦火未出而手先動
銃已歪斜鉛子何由得準人軍士不知放法官給鉛子大小不
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口便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
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為其
銃身長腹内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相合火氣不泄之故也
藥幾錢則鉛子幾錢重子重藥少則無力子輕藥多則子華子
去多中而準者為其火發而銃不動也火發而銃不動者為其
一手把於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
去必直後手不點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常執銃而臨發穩正此
鳥銃之所以為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致中雖弓矢弗如也此

鳥銃之所以洞重鎧而無堅可禦也馬上步下惟鳥銃為利器
其車上守城必用佛郎機今之佛郎機鑄造失法甚有母銃口
小欲將鉛子如母銃之口則小銃之力不能發蓋機銃于母為
二子銃口邊有隙漏火氣大氣常傷也如然子銃制子則子小
母銃腹大藥氣先出子必滾落即落發去亦不遠不中又子銃
之口多與母銃口不合藥發則火氣激回于後不復俱送子向
前裝放之法又每以土石實子銃或用木馬而浮鉛子于面以
輕激重必不能遠求其善用必將母銃口鑄與子銃口合子銃
須深御子母銃之間放法將鉛子務與子銃口一半相合用四
心鉄送送入子銃腹内不用木馬此即機之妙用也碗口砲腹
小口大項短藥少子重發出無力不堪用如用之必腹長三
尺以上而鉛子合口送至腹底發出乃急且中也五十人之中
可備一位以防要路大勢冲突之處今所名虎蹲砲即是又神
鎗明初之制有木箭體輕而火力急斯箭發多高跌有鏃向内
而尾擊物者且遲鈍費工臨陣不過三發而已大小將軍不可
行用只可守城而每過試放多炸破傷人若放之無法也因用
藥太多土石築之將藥築實内無轉力遂乃橫攻今須用藥僅
約至大腹之半木馬長三寸下至腹口塞其内四五寸使藥有
轉旋之空上用一窩蜂大小子數百外用一合口大石子壓之
若無大石子壓而激之口大如盂小子如果出口便落不能遠

中惟其腹之虛也故火發何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
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逞意浪造皆不如式習
之苟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火器惟無敵於多
瑞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箭言
之頭須鋼鐵鋒須兩刃取刃自脊鋏長三寸中間以燎矢與火
筒輕重得宜鏃眼須直眼不直則發不正發准遠近以為高下
自天而墜擾亂後隊着人馬皆洞燃攻犬盡而後止以噴筒言
之慢藥明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固緊無破每
子下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成煙霧揚威驚馬
近敵之具也　王鳴鶴火攻答客問中國制勝之具當以火攻
為第一以其象陽也但今時將官爭談火器千百為種用之百
不一効或反至誤事其間真實可用宜攻宜守子當為我一一
言之答曰火之一器號為神器以神言言不可測不可禦也夫
中國之於夷狄只在習與不習又在藥料之有與不在陰陽也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磺東倭之國有磺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
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
之故用之以為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販亦且
律有明禁在明初時猶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机橋相
接故倭得以資其硝磺之餘而反以為銃為威中國之具甚者
雲南緬酋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

夷長技亦可減其勢矣夫明初私販硝磺之禁甚嚴而火器私
學之禁猶嚴明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
機言不欲輕世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之無敵
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黔省有
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
妄以神器授之土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為他日之憂縱
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
其制度方為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
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籍之反為中國一勍
敵大可恨也今時效用多山人遊客或得其方或曉其制粧點
誇誕以為此足以無敵也殊不知制藥有方而用器有地施用
有機而精器在人彼昆吾巨闕器非不利也以懦夫持之見敵
而走雖利何益於用同一火器也善用者足以敵敗不善用者實
足以自焚故孫子繫於兵法之末以示慎重之意良有以也
客曰火器之制能指示否答曰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問攻
守其種實多如發熕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
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鑄鐵成者自廣東葉軍門
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
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為國機或間有損
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

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敢重有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萬之衆可使落膽至佛郎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使落騎至佛郎機內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擊常目爲勞一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張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著鉛子二三箇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闖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雖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筅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生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利鈍惟在習之何如耳習之既精且久皆可得名我以名勝人人以名畏我如倭之刀虜之箭苗之弩之類聞者生懼將官用兵貴因勢利導能相地置器因時制宜何有定器定人哉客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奈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答曰快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也但五六寸閘即鎖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沈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品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答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錘方能濟頭上須用面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鏃必用蒺藜頭點鋼長信入箭腹中三寸信外鋌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大一蹴則鏃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鰾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圖

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寔一而已矣或外假以龍虎之狀獅象之形千態萬狀總之一火箭之名也善用者長技短用不務高遠或三五十枝或百枝裝成一籠總一火信用有力之兵負之或禦虜禦倭只伺二三十步之內間隊而出平接地上直衝而去雖山嶽可摧況倭虜乎若遠遠見敵即先放了何益於是(事)一長技短用之間有無窮之妙此真必勝之訣知兵者自得其妙又長鎗之工可用火箭人人知之亦是遠遠放去徒費工料今鎗上各帶火箭一枝其法用黄藤紐做二扣光滑不澁以火箭一枝或二枝安入其內其火信要長外用一小箭桿竹劈破一半用刀剜空將火信按於半竹之下用細麻線縛於鎗上要在鎗之半中其所縛之竹不礙下節使箭信藏半竹之內下出一二寸人帶火繩一小段不拘左右以拿鎗前手中指夾之伺賊至三十步方反手點之其信已燃隱入半竹之內敵人不覺惟兩手執鎗向敵廝殺其信燃至火箭從門敵已與吾接刃矣其箭一發對面而去焉有不中之理敵人着箭其鎗即至敵人躲箭其鎗亦至鎗不中而箭中箭不中而鎗中此勢險節短之妙法百發百中之玄機探而熟之可百戰而百勝予半生妙用專在於此制器之法用器之精不可不留心也予昔征苗苗多牯牛陣各披綿被二三床來抵陣惟以此禦倭可敵彼之鳥銃收功必矣箭燒之未有一戰不勝者以此禦虜可除其馬以此禦倭可敵彼之鳥銃收功必矣此法無難一說就會無分智愚雖百萬之衆一夜教之可成精兵就裡尚有未盡玄機惟智者心會神運若就說破恐有外泄傳之四夷反成無敵之器縱以予當之亦難破也客曰火毬火磚火礶之制願聞其祥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為驚心駭目之具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狠有曰內用毒火毒煙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死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煙即令人立時(死)也凡迂緩不情者予不敢用呼吸之間勝負已分若等中毒人死之時大事已去矣火毬火磚火礶此三者軍中必用之物但用之各有其時各有其地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燃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篷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大礶專為水戰之用器制將槳(作)縛在磚外遇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illegible]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之水

中不然則反爲本船之害矣今制毎罐八鼻鼻各挐火繩四五
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
伺便始投一投則罐破罐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宜無一繩燃
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毬火磚若在水戰
全在點信之人有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丢入敵船敵人
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内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
均反爲累況臨敵之時手忙脚亂之際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戰不如火罐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碗火燃
碗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携筩擲去其船可焚亦佳
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碗易覆未及害人而先自害凡將官用
一舊法思一新制必先求有益於己後思有傷於敵行吾所明
無行吾所疑才爲萬全若徼倖之事安得所用之人俱如自己
之用心得其機要而不失也今之火罐惟多以投之似不在戚
公火桶之下也客曰火罐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
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遠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奈何
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
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鎚打二萬鎚不可其
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鎚打其力
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
力大而帆蓆薄一射徑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

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
遠竹札札十字交人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射石榴箭如
二三十步則賁筩之制甚妙戚南塘紀效新書已載之祥矣如
近十數步之内或焚帆或焚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串
之木串作棒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内中串空入明火藥裝滿通
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
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
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焚帆無奇策矣客
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可用如陸戰今持諸器者各帶
一具臨敵合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
敵人無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技
長用之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爲有力火
飛抓之外而又有火妖之說何以明之答曰火妖與火毬火磚
總是一般只是方圓之形不同而中用火鎗火刀或毒藥煮炒
不同耳所費甚繁而取效未必如所說之妙但發遲發速利害
相半恐軍中愚蠢之兵用此未必能盡使利而不害也客曰昔
諸葛有地雷之妙今可行乎答曰可行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
窪下之地方掘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
有竹桿通火線而火信已被潮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
費無窮心機一箇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客曰其制可

得聞乎答曰此無難者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有用千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鐵鑄石榴砲或石砲平地碎[illegible]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客曰近日有新制竹將軍者聞有七利可得聞與答曰竹將軍即竹發熕雖木亦可為之亦謂之木發熕北方謂之千里勝其器雖一發而壞不似銅鐵崩毀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每位通工計價不過七分費廉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遠負其利五易與分佈易與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樂信并制藥又與別器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會客曰默會一言吾已明之矣而又有百虎齊奔五虎出穴一窩蜂長蛇破敵群鷹逐兔飛刀飛鎗之類何其繁也皆稱衝鋒之具何者為最答曰以上數法皆火箭之變也各立異名惟人所命總之大小多寡之不同耳實則無奇巧為將者量敵之眾

寡而用器亦有多寡之別惟軍中事事皆宜預備則無不可用之器矣其制與火龍同不必逐件詳之但存其制而已客曰數者皆火箭之變誠用之在人矣然鞍馬之上弓矢之間亦可發火箭歟答曰能之法有火馬之制用竹扎作人形將大木砲坐并火箭數百枝各列有次第外用木做鞍架一副將假人釘於鞍架之上用五色裝如人形手執器械一陣定用幾騎臨時將鞍拴於馬上用中等性烈之馬兩邊夾制使馬不得回轉其尾扎以棕麻浸以油脂其信盤曲於假人身上臨發之時人馬兩處點火將馬縱去馬尾燒痛雖敵營亦衝入不顧矣此亦田單火牛之遺制也田單用牛於穴城之中牛不能轉且外兵圍合數層而沿城道狹故觸之者無不傷今以曠地用之馬多戀群萬一不肯直行回衝傍走一馬一器之費亦不為少人將奈何凡非吾所明之事似未敢必為可用至於用竹筒內盛火箭十數枝帶於馬上敵用之或可耳至於用弓箭可發者乃箭之焚帆火石榴箭一名螺螄箭也法用箭一枝將明火一包用松香潤布二三層包明火於內縛於箭頭之上將火信先點將弓攙滿待火出方放去水戰可焚帆陸戰可焚寨或焚城樓等項皆可客曰火馬不可用也火車何如答曰車戰吾素講之惜未嘗一用夫古者以來紀國莫重於車也後狄人毀車為徒而制始廢不獨車戰之制不行於天下後世而先王制兵之意從此湮

矣此後人所以多野戰也今虜馬奔衝信非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笑以為迂似以遲頓之車而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所謂有脚之城無糧之馬也奈何欲與虜馬較遲疾也客曰虜馬一入雷擊風馳不能與較遲疾則無救於搶掠無補放敗亡來不能遏其入去不能阻其歸將焉用之答曰何不考諸古人之得失乎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為匈奴所畏難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收保而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遠夫間諜遠矣則虜之入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騎步皆收入營內如騎虜之來將車上火器大箭等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為衝敵之具則虜馬雖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車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眾寡不敵則仍收入營中虜再至車上攻打復如虜自東來則東路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塞如此應之虜未有不捨此而之他者他處應敵亦復如此凡虜所到之處皆如此應之大虜之入也野無所掠及近城堡又不得逞一堡如此而堡堡皆然一鎮如此而鎮鎮皆然更出精騎埋伏險要因敗而後擊之將見虜無餘命矣如只要將車去逐馬足隨地推轉前去廝殺不惟車疲難堪且失車制之善若連九邊之心如一人之心俱能以車載火器連施迭放則河套為中土而兩川無虜跡矣夫車上火器莫過百子銃佛郎機及火箭之利車須雙輪單輪相間惟在二人可推而行大則無用而反為累內雜竹木發槓馬腿砲三眼鎗滅虜砲而用之乃制虜之上策也若禦虜無車雖有火器亦難禦其奔衝有車無火亦不能制其死命凡用車營須二三相連有犄角之勢方可若獨一孤營萬一為虜馬所困恐火器有限難以久支若近城堡而下車營相為聲援乃為萬全若出塞搗巢非馬不能而非車之利也但亦當預設一二車營於途中為搗巢各兵之依歸人膽自壯萬一虜馬追來奔入車營為休息之地歇而後戰無不可者若南方禦倭近山則多崎嶇近水則多溝塹似非用車之所若能神其妙用當極險極狹之地突用一車而阻逆之火器一發不惟彈殺我兵而倭將駭然懼矣計一車之費不過三四錢收奇功而神妙之用端在是矣惟在有心機者方可語此客曰戰車之制不一未獲見其最善者願求教焉答曰南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為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來相並中用木拴拴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執作前挽之把手其鎗直貫於後執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必棄車以戰將拒

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
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
臨時變通相地為之車上載佛郎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
二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筒而後入箭恐緩不濟
事也車前畫虎豹御踢以為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
亦恐太高難過險阻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
甲糗糧每十人一輛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
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蓋去上面牌
插下為平車一輛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備焉此車戰之妙也亦
馬隆之制而損益之也偏箱鹿角及木屋三者皆稱備矣毋論
夷險無施不可客曰善哉車之制也若得三萬人久練而成熟
中生巧可成卒然之勢或攻或守無不如意我朝傾東南之財
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
斬之者未曾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
可行則吾兵借以為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無法分量
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答曰知言哉獨不觀市井元宵之花火
分少有加減而花火各別若無制度分別不惟不效而且害事
昔予練兵陝西有閫司督造火藥分發各兵始而試放不響既
而大响損銃主者莫知其故疑而問予予曰有說也南方火藥
對定分兩皆加水舂其硝磺與灰三者合一皆如菉豆子大臨

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將三者碾細耳并未入水
舂過各兵又不能分定而或用紙筒或用竹筒裝盛以便隨用
而乃總入一大皮袋裝了兵係馬兵終日馬上顛篩其硝與磺
性重而沉底灰性輕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
磺也磺多則銃損此理甚明又何疑焉客曰思深哉敢問南方
之製何如答曰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磺不用底灰
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之別紅杉白杉情有
遲速之殊猶當知焉而新葫蘆舊瓢蒂性亦不同至於茄稈灰
苧蔴灰其說甚多而銃之有聲無聲皆于此中分別分量既定
當用水舂之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史入頭料燒酒一碗舂
如菉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舂之不細則有
灼熱落手中尚能傷手豈止熱也如藥至于手擎不熱炭入銃
豈有後坐之理偽銃不後坐而照星又對準焉有不中之理所
謂器精在藥精也客曰銃不後坐專係於藥乎答曰此其一也
又在銃眼平底則不後坐少高一分則後矣客曰製藥已精而
銃眼又平仍復不中何也答曰對未真也客曰對真而又不中
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銃犹弓也鉛子犹矢也弓
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銃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
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箇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
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予舊有歌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

於子火鎔子死子藥桕停更合管門子門同罰藥力亂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煉子或偏歪之必乖子被火使决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子矢此數更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皆同外四川有石油者知藥可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團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倉之中掩敵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為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水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于中安于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于水中用一索橫于水面而竹狗機栝用千日火生于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柁或底撞動其線機落火發砲伺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為水加油紙封固之不同耳予變為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于船上恐木損入反先損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畜水不可沈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熕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用走舸二隻每隻用善泅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于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濶而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口某港視其所起之方位將此筏先期來于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樁木以識之先擇一二具照倭來路打去計砲多大用藥若干多能發鉛子若干重打及步數若干遠將打到之地亦用樁木識之上用浮板以便覘望其戰船居于木筏之後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夫倭在水中長技不過鳥銃今筏有絮被遮蔽于前若得二三十具一字排列則倭船遠望不啻城墻莫測中之虛實不用鳥銃先發不得入伺看倭船將入吾原識樁木浮板步數之內將絮被用活機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將筏扶正用長竿點火照敵打去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齊攻發倭船未有不損者風有不定吾筏亦可多造以備調遣一班守此又一艘班防彼未有不可砲之信藥亦用柿油等紙封固此在架上非同水底偶雷常在水中之比何能得濕彼倭船見損一二則氣已奪我兵見敵船已潰勇氣自倍却將戰船搶其上風用前項諸火器次第制之而攻其既敗分散斬擄首級全仗走舸萬一有不測予所謂用其善泅者正慮此也客曰海濶浪大泅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腹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增鐽人騎其中以便攀扯

馬頭弓外安桶中空一段可藏乾糧足備三月之用有此一物
則人人膽壯其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甲上用鉋片為甲葉
鉋取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傳於堅木短把首用鐵為刀
可為戟具而挽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
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有幼子各繫一整匏于其背以防
一時之溺今將水帶亦用黃藤編辮至于兩腋惟一備曾或以
皮聯之取其不得礙戰鬪至于負之背上者加大為而胸前次
之各兩用而亦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擊此帶而史騎水
馬則泥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火藥賦曰五材並用火德最靈
東莞藏之精氣的朱雄之權衡棘創法以衛[illegible]民生五金八石
按炎帝之草經乾金倚火命風后而制兵謂錉鋒利䥪力尚有
窮而火藥之精無堅不潰雖則硝硫之悍烈亦精飛灰而已配
驗火性又無我寄諸緣而合會硝則為君而硫則臣本相須以
有為硝性豎而硫性橫亦並行而不悖惟灰為之佐使贊附尾
于同類善能革物尤長陷陣性炎上而不下故畏戰而欺硬臣
輕居重藥品斯匀烈火之劑一君二臣灰硫同在臣位灰則武
而硫則文劃疾則武收殊績猛炸則文策奇勛雖文武之二途
同輸力于主君世直道而翻右武時橫行而乃尚文如締芝與
桔梗時為帝而稱珍若乃硝材真正君明則宜硝脏其材主暗
取讒君子賢明而治理城郭完全文恬武嬉君不明而暴虐文

武縱橫滅裂裘衣且藥不精為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為多
過與不及分失其調劑之適中分數理平和灰硝少文雖速
而發火不猛硝黃缺武縱燃而力慢奈何棄武用文勢既偏而
力弱堪成白火之用棄文用武事雖齊而力窮乃在噴火之料
臣懦居強不堪布政惟宜直前宜吐臣勇居明有似煥汗忽爾
中今激烈財格明此兩端存患豈諳傷旁文一武十是謂先驅
渾圓則流轉而不窮而四圍推直遂則中適一線而百步爭
途縱一兩之藥行三百步有奇恐千里之馬終有一蹶不虞難
于百發百中大抵藥力多少之論耳若夫方以類聚材在兼收
滴醋以酸折助順大酒以燥性相投水折皮或微潮而冀遠班
猫以酷烈而取道至如獨蒜亂亦相求論其製法須諳利弊硫
黃粗分灰易細文武乘勝硝研細而黃灰粗煎熬失味合藥不
厭碾藥不厭細鎚打不嫌多藥座最所忌若夫土囊所以壓砲
蓋為金土相生沸易用以和藥是則水火既濟鄉且根其大都
指破迷途之士　解曰謂硝產不是道地性微軟故曰不明因
硝不道地加上黃灰恐致暴裂故曰虐黃居硝六分之一爆仗
用之黃居硝三十分之一灰居硝五分之一為下料為行火藥
火箭流星地老鼠及藥線用之一云有硝無黃為藥線黃多則
能發火杉灰為緊藥輕煤為慢藥柳枝灰茄楷灰最輕而易引
火瓢灰蜂窠灰則又輕矣黃居硝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灰居

硝四分之一為上料凡紙筒紙毬梨花竹筒瓦罐敞口之物火箭頭上及銃砲欲炸者用之黃居硝二分之一水火毬煙毬用之黃居硝十分之一灰同之為料凡銃砲及鳥銃用之各藥稱足分兩先碾硫黃如麵細次下硝碾將灰稱足投入熟水攪入硝黃內碾為片塊晒乾復碾細愈細愈佳此即良法　提硝用泉水或河水池水如無以上三水或甜井水用大鍋添七分水下硝百斤燒三煎然後下小灰水一斤再量鍋之大小或下硝五十斤止用小灰水半斤其硝內有鹽碱亦得小灰水一點俱然分開鹽碱化為赤水不坐再燒一煎出在磁瓮內泥抹沈底淨硝在中放一二日澄去鹽城碱水剁去泥底用天日晒乾宜在二三八九月餘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放于燒處可也又曰提硝用瓦鍋盆慮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藥線用熬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不過水入地無礙　提黃每鍋用水五六碗燒滾然後下黃三四十斤煎開出在磁盆內澄一日去黃底生用黃梢將底坐用黃稍將底坐加水入鍋再煎澄通用黃梢又曰用好硫黃十斤將麻油先製去油後用去硫黃內油法先將硫打菉豆樣碎塊每斤硫黃用麻油二斤入鍋燒滾再下青柏葉半斤在油內看柏枯黑色龜撈去柏葉然後入硫黃再滾油內待油面上黃沫起至半鍋隨取起安在冷水盆內倒去硫上黃油爭硫凝一併在鍋底內者是取起打碎入柏枝湯內煮洗淨聽用砒紅者去脚用　製火藥每料用硝五斤黃一斤茄桿灰一斤以上硝黃灰共七斤分作三槽定碾五千八百遭出槽每藥三斤用好燒酒一斤成泥仍下槽內再碾百遭出糟拌成粒如黃米大或菉豆大須入手心燃之不覺熱方可尋常藥用一斤此藥止用半斤因藥力大迅不可多用如無茄灰柳條亦可去皮去節南方如無柳茄杉槁俱可　製火線藥淨硝一斤黃三兩六錢柳灰四兩三錢茄灰五錢白砒五錢朝腦三錢如前合或止用前藥走線扁線皆用之但不作粒若作炸炮藥方硝黃如前灰減五錢加白砒五錢朝腦一錢好燒酒和勻晒乾若作起火黃減去一兩二錢硝灰白砒朝腦如前班毛二錢為細末重羅合一處用好燒酒拌濕晒乾再研一次仍用燒酒拌潤晒乾研羅即起火若作箭藥黃減去一兩一錢柳灰四兩硝白砒朝腦如前茄灰五錢　製扁線用細布裁成條以稀麪糊刷過乘濕敷火藥雙搨成線黏壁上陰乾用生桐油油過聽用以防雨水　火藥詩曰硫黃本是火之精燄硝一見便興兵硫硝為君而硫作臣炭灰佐使最通靈硝性豎而硫性橫炭灰在內助力真三家本是各類產會合君臣萬古雄

用間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姦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為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為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示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為之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一節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節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者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國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志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採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遺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言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計違使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以靜動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偽言狂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假之所失

若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爲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間而傾敗者若東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擢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擊而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纖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車

考工云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軫輿後橫木也)四尺謂之一等戈柲(柲戈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迤謂著戈於車邪倚也)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八尺曰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倍尋曰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猶附著堅固貌微至謂至地者少以其圜甚著地者微而易轉也)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戚速言行之疾也)輪已崇(已太也)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阤阪也若太庳則為馬高而難行乎地終乎如登坡阤然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軹轂頭也)崇三尺有三寸(輪有六尺則軸中但高三尺三寸也軹頭處)也加軫與轐(轐伏兔也今人謂車之伏兔)焉四尺也(為軸之心中)(中國戎車者為軸軸末謂之軹輿後橫木謂之軫軸上伏兔謂之轐車軸上有轐轐上載車軫上加與其高七寸加軫與轐四尺有三尺三寸又加七寸共高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轂中虛而容軸故利轉)輻也者以為直指也(輻是所持故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牙謂輪輮也牙包轂輻而外輮故取于固抱)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幎均致貌)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揱殺小貌)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謂弘殺相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眼出貌)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幬轂之革革急則裹廉不廉隅)

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綆謂輪箄也輪外而逃有一重鎮牙者謂之箄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蚤當為爪菑謂如爾不齵齵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齵言三十輻入轂與入牙一一相當不相佹戾則輪雖敝不匡輻不枉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藃當作秏秏起也轂小而長則柞柞讀為咋謂輻間柞狹也大而短則摯摯讀為槷謂輻危槷也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椁度也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伸其長以其長為之圍量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阞三分之一也捎除也藪轂空中輻之所趨也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容轂必直陳篆必正篆轂約也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扤大杌也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竑讀如紘量度也其輻廣以為之弱弱謂菑也輻入轂中者也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溓讀為黏也參分其股股謂近轂者圍去一以為骹骹謂近牙者言股以喻其豐言骹以喻其細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識之于水以均其輕重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為輪行澤者欲杼杼削其輪之外殺也處如劍脊也行山者欲侔侔謂上下相等也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也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無苦也而內不挫無折也旁不腫無腫也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為蓋蓋車上蓋也達常圍三寸桯桯讀如楹圍倍之六寸信信讀如伸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五之為制上為部五斗也中為達常柄通上下也下為桯杠寸有十分一分之一謂之枚尊高也言蓋斗上隆高一分也弓蓋弓也入鑿處廣四分鑿上有二分鑿下有二分者鑿孔下止而上低三分也鑿深二寸有半者欲其入深則牢鑿孔之內深處亦惟一半也下有二枚鑿上二枚而此鑿端一枚也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謂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殷橫也畝而馳不隊隊讀為墜謂之國工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隧讀如邃宇之邃車輿深也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揉其木使正直也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較謂車輿兩相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轛讀為對圍如版立者為轛橫者為軹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棧車

末上附欲弇（為其無革鞔易折壞）飾車欲侈（大夫以上車飾以革故欲向外飾）輈人為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軌車轍也）前十尺而策（策御者之策也）半之凡任木（車以木任物即車所任也）任正者（輿下三面之木也）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任者）衡任者（衡在兩軛之間）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當兔謂輿下當軸之處）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頸前持衡者）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踵後承軫者）圍凡揉輈欲其孫（孫者欲使順理）而無弧深（深無折如弓之大曲也）今夫大車之轅摯（摯下也）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轅直而牛不能如縛之也）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援者執引之意）其邸必緧（緧者總緧之意）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頎典堅刃貌）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注若水之注下）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經順水之性）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楗倦也）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需謂不傷蹄）終歲御衣衽不敝（言車行順適不搖動故御者之衣衽不敝）此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馬良輈環灂（回環皆漆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所不漆者自伏兔至軓中七寸而已）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靖康中統制張行中獻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架以載巨弩其上施皮籬以捍矢石繪神獸之象弩矢發于口中而竅其目以望敵其下施甲裙以衛人足其前施槍刀兩重重各四枚上長而下短長者禦人短者禦馬兩旁以鐵為鈎索止則連屬以為營體制簡而運轉速其出戰之法則每車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望敵以發弩矢二十人執牌弓弩槍刀列車之兩旁重行行五人遇敵則牌居前弓弩次之槍刀又次之敵在百步內則牌偃弓弩間發既逼近則弓弩退後槍刀進前槍以刺人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使鼓譟相聯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兩翼追擊取勝其布陳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為將佐衛兵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面各用車二十乘車相聯而步卒彌縫其間前車向敵後車倒行左右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左右前後其變無窮將佐兵衛輜重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勢之便行則鱗次為陳止則鉤聯為營不必闕溝塹而築營壘也

秦紘全勝車輪高三尺一寸轅長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釘以圓鐵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鐵佛郎機八及流星炮或一窩蜂炮一上馬架用安銅鐵神銃一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槍筒一箱之四角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鐵鈎各一併火藥鉛子撒鏤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狻猊之象及旁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蔽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推之輓之二人翼之戰則隨地形環布為陣軍馬居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鎗斧鈎刀短兵出戰敵敗則馬軍出追遇夜則用火箭魯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面各發勢如火城魯不敢逼進退所向無前魯不敢遮其火器安于車上點放安穩不搖寄定其苗頭高下一以高五六尺為準所中非人即馬較之手中點放戰搖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蓋馬步兼用長技並使戰

守皆宜誠可萬全取勝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縋是雖不能追奔逐北星馳霆擊然擺列邊墻以遏魯人據扼險要以邀魯歸占據水頭以拒魯馬誠可化弱為強以寡敵衆而車製輕便前遇險阻陷沙又可扛擡以過較之挑壕釘樁自保不暇者誠萬萬不侔矣

馬

事林相馬經曰二十二相眼為先次觀頭面要方圓相馬不看先代本一似愚人信口傳眼似垂鈴紫色鮮滿眶凸出不驚然白縷貫睛行五百斑如撒豆勿同看面若側墼如鐮背鼻如金盞可藏拳口叉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如蓮口無黑黶須長命唇似垂廂蓋一般食槽寬淨顋無肉咽要平弓筋有欄耳如楊葉刀批竹燕骨高弓靜不堅八肉分而彎左右龍會高而上古傳項長如鳳須彎曲鬃毛茸細要如綿鬐高膊濶搶風小臆高胸濶脚前寬膝要高弓圓似掬骨細筋麄節要攢蹄要圓實須卓立身形充闊要平實筋骨節彎須堅密排鞍肉厚穏金鞍三峯壓歷須藏骨卧如狼落豆如山鶩鼻曲直須停穏尾似流星散不連骨筋大小須勻壯下節攢筋緊一錢羊趾有距如雞距能奔急走日行千以前貴相三十二萬中難選一俱全 三十二相眼為珍次觀頭面要停勻相馬不看先代本亦似盲人信步行眼似垂鈴紫色浸睛如撒豆要分明白縷貫睛行五百瞳生五彩壽多齡鼻紋有字須長壽如火如公四十春壽旋頂門高過眼鬃毛茸細萬絲分面如剝兔肶無肉鼻如金盞食槽横耳如楊葉根一握項長如鳳似雞鳴口入須深牙齒遠舌如垂劍色蓮形口無黑黶齒須長命唇似垂箱兩合停四大三高衰二小雙長兩短一灣平瘦見肉而肥見骨視而不棋聽無驚八肉灣而分耳後龍會高而上古闊扎腦不育偏多騾驊駿歸嘴善能奔首鉤項曲三峯穏筋麄骨細四歸輕鬐高臆廣平弓手胃寬髈潤小搶風頭長腰短雙兔大腹垂腺小逆毛生蹄停寸緊歸堅實膝高節近骨筋分肋骨彎而須緊密排鞍肉厚穏鞍輪腎袋小藏如吊殼實囊垂大苦懸鈴燕骨隱微三山小膂似琵琶後大蹲尾似流星須於細鶖鼻曲直汗溝深骨筋大小須勻壯身腰充闊要寬平已上毛骨皆是駿還將駑逸細推尋腰凹脊弓馬致遠麄蹄捺蹄豈能奔白前黑身須可忌銀鬃玉項不須欽破臉孤蹄真未吉耳白腰花實是凶流鼻繞項休誇美泌睛環眼莫高稱面短骨横真可惡根深無肉不堪親槽微口閉多無食腿背麄蹄大實無行毛殊旋廣休誇貴寸長蹤數其稱駿背直尾高休言美耳大頭肥不足欽羊精炎目遙無力豬胯駝腰不善奔龍顱突目天然快猙頭鹿耳號雖風孔中筋現非常相目有重瞳勿視輕溺而似犬真難得耳毫一尺值千金初生無毛稱龍子骨角雙生亦號龍耳微一寸行千里溺過前足半前程羊鬚有距馳三百距如雞爪日千程已前貴相分明載古典流傳萬世遇王良百一歌略相

曰耳小根一握頭長鼻要寬能行三百里蹄立四蹄攢一膸前
須潤倚脉膭股須平項長筋骨促尾骨短為精二虔耳天然快
牸頭第一徑蹄輕膝又短伯樂亦稱良三鼻上紋王字目中青
暈使雖然有筋骨更要汗溝深四初生無毛者伯樂號龍駒七
朔方如起千匹也應無五近看雖似小遠望却成高要知深有
力腹上逆生毛六蹄大蹄又軟腹潤更腰長行時無步驟何必
問孫陽七口淺不能食脉深多咬人猪膝難任重馬堪致遠行
八要知有壽馬唇慢口方停如好是如羊目睤良壽亦長丸不
在如龍狀追風號古來目前毛骨駿未可比駑駘十馬毛病曰
項上如生旋有之不用誇環綵不利長所以號騰蛇一後有衣
門旋前兼有挾屍勸君不用蓄無事也須旋二牛額并銜禍非
常害長多古人如是說此事不虛歌三帶劍渾小是喪門不可
當滴淚如入口有福也須防四黑色耳全向從來號孝頭假饒
千里走奉勸不須留五背上毛生旋驢騾亦有之只惟鞍貼下
此者是馳屍六銜禍口邊銜時間禍必逢古人稱是病焉敢不
言函七脉下毛生旋遥看似淚痕假饒福也病無禍亦妨人八
毛病深知害嫌人在不占大都如此類無禍也宜嫌九攢耳蛇
繫項雖然毛病殊更若兼騣尾有實不如無十凡旋毛自上向下下向上左向右右向左者為
善旋上不向下下不向上右不向右右不向左又或左右旋而向上向下上下橫而向左向右衆差
不一為患旋也旋毛進為見善旋君識君宜君失也
雜忌曰騎來未得飲汗解是為其卸鞍面向北此事最招殃一

欲出須知此龍頭莫掛垂雖然無大患驚懼是防為二面北朝
朝醫形軀漸漸傷其中忽有患有患悔難當三遠來亦忌飽出
去不妨饑向水莫令驟偏傷肺與脾四渴水休教飲多饒毛色
焦時間雖不覺月內不生膘五偏怕腥膻物仍嫌土作槽鼠穿
成大穢更忌草中毛六上山猶許驟下嶺不宜騎必定傷筋骨
能令日漸羸七近學新醫者還知此事難將鍼宜淺刺方使更
須端八凡鍼六脉血不在苦令多移時若不止傷損返如何九
有病何妨療無傷血莫鍼近來愚學者此意未知深十眼病曰
一切眼昏瘴皆因熱所傷莫令肝臟冷淚出轉難當一黃風有
赤脉白翳翳忌使脂須細狀脉血救療有功能二烏風起肝臟
忽患使青盲使是通神妙除飛解換睛三有瘴多須淚無令冷
藥多細辛並地骨犀角決明紅四外瘴須磨熟黃連最能驅烏
魚骨頗妙輒莫用珍珠五欲療先令擬仍須使子肝防風圓尉
好去淚得睛寬六不可全憑藥時間亦用鍼頻抽口鼻血腦熱
勿令侵七肝病眼睛病眼昏肝有風發來時生暈嚾烙抵神功
八環睛難為病侵睛多即驚月中騎亦懼雷內更同盲九多熱
傳肝臟尼羸也易推求何嬰月脂得較也何時十醫候曰欲知
看口色春季忌於青若似秋特候醫之必得寧一夏病不食草
口中赤色深莫將為熱療熱療病難尋二秋病口中白時時喘
息慮於中黑色肝肺恐應無三冬季口中黑醫之必不痊卧[illegible]

雖有色望退也無緣四大抵怕青黑兼變喘且齕細細功也不
效遲治氣全無五肺病多方療心傷鶻骨細目前雖湛效已後
發無休六鼻內出膿血如加氣韓抽宣堪逆背硬何用更開喉
七肺病休疑冷腥膧不可爲但將涼藥療莫使小猪肪八天門
還治肺他胃也醫肝心熱黃芩妙人參性不寒九前面熱赤退
腰胯却行遲是熱須醫熱少將冷藥醫十起臥曰脾寒令肉顫
胃冷吐清涎但鍼脾上穴暖胃藥爲先一撲見婁昏痛起臥四
蹄攤頻頻顧膝上冷熱氣相干二起臥無時度將身似狗蹲腸
中如糞結巴豆最爲珍三若作如斯候切在細推尋如逢腎脈
上多應腸入限四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橘皮檳榔爲第一葱酒
最相宜五止痛當歸妙牽牛芍藥和生薑宜剉使滑石勿令多
六治脾人問妙鍼脾第一功目前兼悪急氣脈當時通七尿血
還緣熱風虛結澁爲奈蒐能治療通利大黃奇八忽傷糞如水
亦水黃氣急膽鏡醫能用藥口色怕微青九若還逮草科腸中
虛氣鳴大似腸黃候脾家氣不勻十療風曰有傷即爲急無傷
呼爲慢先鍼喉脈血亦須先出汗一尾揭過身硬耳皆閃背生
此風從後得發處勿吹驚二病見從前得斯須便過關大風烙
最妙入口下應難三四脚難移動一邊汗出微口中時吐沫見
此莫生疑四不獨如斯狀忽然後脚遲盡知呼脾冷卒急也難
醫五是藥皆治病唯風邪要蛇防風並半夏最急是天麻六治

療皆憑藥就中風也難七朝就似退火烙大無端七歇汗風鏡
痒爲瘡急療多肺風多揩擦疥癩即相和八花蛇及乾蝎亦療
腦旋風烏頭勿單使麻黃更要芎九有風切忌驚肖耳最爲精
漢椒并附子相合耳中傾十筋骨曰膊痛緣騎苦蹄傷敗血攻
痛時鍼且妙蹄損火能通一膝骨難任痛行時脚失多無端鍼
脈血得效也漸蹉跎二予骨連蹄痛多應是物傷烙蹄蹄不發
漸漸骨開張三失節莫交頻鹿節黃水成假鏡用火烙滑石鎮
長盈四但是筋骨痛皆因傷捐損爲於中硯子骨末後不過醫
五食槽腮雖烙多緣肺病生胃翻加吐沫何藥效能成六小胯
骨若痛牽連雁翅疼欲鍼須得穴用藥更持鋒七曲池鶻鼻骨
脹時不在鍼芸薹并紫葛巴豆最功深八附骨伏於膝走爆多
銑失火烙意還瘡藥消爲第一九筋腿用猪脂冷藥安蛇牀細
辛并藁本米醋及生薑十療黃曰躁悶忽喞腫此即是心黃先
須用火烙時下得安康一腎黃忽腫硬赤可用鍼鍼須使消黃
藥無全痛所使二偏次黃雖少還緣積熱成瞥閒迎五臟根勾
肺中生三喉內若生黃此病甚難當藏鍼但少效向裏結成塵
四急慢腸黃候患時俱一般慢時一月多急則當時問五腎黃脈
腫積冷致如然還須燔熰上以出頑涎六水黃連帶脈虛腫在
皮膚先用火鍼治消時膿出除七脿黃不川鍼塗藥妙能浮滑
石并葶藶橘皮使蔚金八蝶馬緣風然因此作妳黃塗藥教騎

五切恐結成農九一切黄虛腫多緣積熱生宜抽喉脉血諸毒
不能成十瘡痍曰竹節療將瘡骨錯亦難當若要先用洗欲洗
使鹽湯一貼瘡須用藥艾灸且令住乾道將入內根出始方消
二麻瘡生眼畔麻血化為虫却漸侵於腦和精也作膿三口內
忽生從心臟熱如然有瘡須用藥包藥使綿纏四肺毒若生瘡
豁之要肺涼貼藥宜洗可用甘草湯五斷蹄跑風血燥蹄亦
一般麝香葶藶子散及黃丹六冷病緣草結膿多瘡口寒乳
杏并附子貼此始應有七冷麻深秋肚爪瘡或夏多都緣風血
獸忙踩莫蹉跎八血脈泄絡肚筋風血作膿蒸莫鶴風蝕能殺
此般出九一切破損瘡勿令口之傷瘡瘡難治療容風須是防
十齒歲曰齒有數般蒼教伊識不妨莫言為小事講得大賢良
一黑白一齊全生來始八年中間初似破十二歲無偏二齒如
十二月駒牙象四特二十四多足伯樂始為規三山齒不曾退
年已只似駒但看邊畔者咬得曰還殊四駒子生齙齒齵之必
不勾直饒齒歲小區曰也多平五向南馬齒口野放咬山多區
曰雖先破莫言齒歲過六黃區將欲盡黑曰以全無上下齒更
展十二歲應餘七駒牙初出肉信俗言五六春至老或不生須
泡區曰真八駒牙無可定騾馬不曾生若泡為端的休言此是
真九有壽三十歲筋骨一依常雖然能走驟爭如少年强十三
十二歲缺一歲駒齒二二歲駒齒四三歲駒齒六四歲成齒二

五歲成齒四六歲内牙生七歲角區缺八歲盡區如一九歲咬
下中區二齒白十歲咬下中區四齒白十一歲咬下中區六齒
白十二咬中區二齒平十三歲咬下中區四齒平十四咬下中
六齒平十五歲咬上中區二齒白十六歲咬上中區四齒白十
七歲咬上中區六齒白十八歲咬上中區二齒平十九歲咬上
中區四齒平二十歲咬上下盡平二十一歲咬下中區二齒黃
二十二歲咬下中區四齒黃二十三歲咬下中區六齒黃二十
四歲咬上中區二齒黃二十五歲咬上中區四齒黃二十六歲
咬上下盡黃二十七歲咬下中區二齒白二十八歲咬下中區
四齒白二十九歲咬下中區六齒白三十歲咬上中區二齒白
三十一歲咬上中區四齒白三十二歲咬上下盡白　夫獰之
齒者血精為本秀結為骨骨精為齒一歲至二十五歲齒之區
白不三十歲區俱平無餘力亦無力矣　芻水論凡飲喂芻
水者其則有三故云三飲三喂也夫三者一曰少飲者半芻二
曰忌飲淨芻三曰戒飲禁芻是故少飲者飢腸休飲足但羸休
飲足妊娠休飲足半芻者飢腸休喂飽出門莫喂飽遠來亦忌
飽此謂一飲一喂也忌飲者濁水休教飲惡水休教飲沫水休
教飲淨芻者穀料須當節灰料須當潔毛髮須當擇此謂二飲
二喂也戒飲者騎來不得飲料後不得飲有汗不得飲禁芻者
肷大休加料騎少休加料炙暑休加料此謂三飲三喂也夫喂

飲而有此三者則馬騾四時無患任意騎矣内經云凡來者一
日行二日驅三日騾四日馳五日奔終而復始千里無病遠來
有汗揮行喘定汗息去鞍即時放騾繫於迎風勿近舍檐移時
方喂凡喂者冬暖屋夏涼棚面南拴勿北繫節蔽豆谷凡有砂
石灰塵蛛絲毛髮揀于潔淨日令觀其形狀夜則聽其喘息較
驗草料多寡詳察病疾有無但如尿清糞潤鼻氣溫和脉呼三
至唇舌鮮明皮毛光彩體健神清頭尾不動輪欹后蹄刪此則
為無病之狀是飲喂得其則也　黒韃遺事曰其馬野牧無芻
粟六月饜青草始肥壯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
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且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鐵薄
而壯石者業以鐵或以板謂之腳澁凡馳騾勿飽凡解鞍必索
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冷冰然後從其水草牧者謂
之凡剌赤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一也嘗考韃人養馬自春初
罷兵後凡出戰好馬并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
取而空之縶于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膘落而實騎之
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并不許其
喫水草蓋辛苦中喫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
反是所以馬多病也其牡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剌馬種外餘
者都扇了所以無不強壯也移剌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騍馬
群不入扇馬隊扇馬騍馬各自為群隊也凡馬多是四五百匹

為群隊只兩兀剌赤管手執雞心鐵撾以當鞭馬望之而畏每
遇早晚兀剌赤各領其所管之馬環立于主人帳房前少頃各
散去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于于自
來飲足而去次者復至若有越者兀剌赤遠揮鐵撾俯首佇足
無或敢亂最為整齊其騍馬群每移剌馬一匹管騍五十匹騍
馬出群移剌馬必咬踢之使去撃而有别尤為可觀　葉越集
曰余嘗至廣西其地接雲南八番冬有雪有氈衫有車輛產大
馬能上下山谷亦人教之繫馬母山巔繫其駒于山下饑則嘶
鳴放之登山又拴其駒于高峻之所留馬母于其下飢則放駒下
山如此一二年則蹄腳牢硬履險如夷　左傳秦伯伐晉晉侯
逆秦師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
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
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狡憤陰血周作張脉
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戰于韓原
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
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
廄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
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
數上下寧勞于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

行天下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兵將曰臣按戎事以甲胄爲主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爲先蓋甲所以衛身身必得其衛然後可以制人苟無甲焉則一身且無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謂之函人焉屬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續之數一葉爲一札上古以革爲甲堅者札長故其屬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屬多此其所以有七屬六屬五屬之異也革堅者歷久而後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故甲亦以壽言先爲容者欲制爲甲必因人之形長短小大而爲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稱不過之而有餘不不及而不足也既因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肬之患上旅腰以上爲衣也下旅腰以下爲裳也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從横欲周其身而已摯之言至也凡甲必鍛革爲之不摯則鍛之不熟不熟則革不堅不堅則易壞鍛之太熟則革過耎而易曲也若大察眡之除其鑽孔以受線縫小而不寬緩則其革堅實而難壞可知矣其革之裏和易而不敗蔑則其材歷久而難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條直而不橈曲則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櫜而韜則約束而易收舉而袒之豐厚而寬大衣之于身則方正周全而無參錯不齊之患周旋而無不齊舉動而無不便則是甲也雖極天下之銛鋒利鏑皆莫能傷之矣　北征録曰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董錯以五同論兵甲弩矢馬燧以短長三制造鎧衣士皆所以避鋒鏑全肢體稱大小使進趨也然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其長不同其制亦異否則拘於定式牀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開後膺而前胯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絣襆有絓弦脫筈之憂揮劍利鎗則甲不付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肥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滓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難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謹其微於制作之初　士有肥瘠甲身不可無廣狹材有高下甲裙不可無長短故第一等所給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分爲三制使肥而長肥二短者皆可披帶第三等甲所以給中常之士也二者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爲三制使長者短者皆可披

帶每遇給散則隨其肥瘠長短而選給之則肥瘠長短無一不稱其用人瘦甲寬則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則包裹不及闊避金矢皆成棄物是謂人甲制　馬軍與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則直身起立馬軍則蹲坐抵控馬軍腰圍若依步人皆用五吊則上柱兩腰而不容低昂下撩也胯而不堪轉動所以獨用四吊步人則兩足循行左掩則背安結項有穿扣不順馬軍則緩急上馬右掩則擋定左足而跨鐙不及馬軍甲身所以獨用左掩步人則直身行立短則露足馬軍則曲膝蹲坐長則綰絆馬軍甲裙所以獨用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圍吊腿連成一片名曰全裝而易爲披帶馬軍則吊腿拖泥遂作二段名曰摘吊而便於去取故截爲兩段上安結項四枚遇敵則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進師則解入條袋而免被牽制馬軍吊腿所以獨用摘吊是謂馬軍甲制　弩手與鎗牌弓箭劍斧手馬軍之甲有三不同蓋馬軍鎗牌等手例欲身材長大獨弩手不嫌矮短故軍中類選不及等伏者爲之比馬軍鎗牌弓箭等手已爲最短況攀足入蹬而易被變絆曲膝靠椅而易爲走衮此弩手裙所以獨用短徒其他甲裙後交前空則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後空則有礙椅鞍蓋故法陣前有車車伏弩則令制陣前有牌弩隨牌後弩手之甲雖不庇兩足而牌高一丈二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蔽此弩手甲裙所以獨用向後

宅甲唯欲緊束則挽弓刺鎗無所牽制弩手唯欲鬆寬則踏鐙衮拾無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獨用寬綽是謂弩手甲制用馬之身最爲利害唯頭面胸臆馬面子舊制雖巧近日符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毒星腦額而死目今制爲貼額用綿布袖作一片貼在馬面子內額腦之間脫遇矢石可透鐵面尚有鐵額可隔此馬面所以合用貼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錢小或[illegible]月間熱雷雨水結徹去秋錢尚有了項可藏肥此馬甲所以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甲身例是垂下過韉[illegible]所一披帶重滯馳驅綰絆賊軍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矯揉所以披帶輕捷馳驟俏使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韉雞項重則頭低項曲而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項直而馬臆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綿布甲衲赤身帶甲則搽損肌肉而久成臭爛襯以藉褡則甕惜皮毛而不致破傷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馳滑辣甲圍兩件是謂馬甲制　慶曆元年太常丞田況言今賊甲皆冷砧而成堅滑光瑩能勁弩可入自京齋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今請下逐處悉令土匠冷碑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

武編曰廣西造皮甲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硯舂碎篩取米大層調生漆傳上油浸透則利刃不能入成繼光曰南方地形險隘固多用步步騎難以負重天雨地濕鐵甲易

生銹爛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賊率用火銃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著用但鉛子俱能洞入且體重難久今擇其利者步兵唯有綿甲用絹布不等若紙綿俱薄則箭亦可入無論鉛子今須厚一寸製法用綿密縫可長至膝太長則田泥不便太短則不能蔽身倭甲貴而短亦飛(作)兵力可得又龍(作)宮皆能製姑置勿論唯舟中可用重甲蓋不行路不踏泥田則唯銃子可及(作)難堅不能禦鍪牟亦用藤內以綿花襯帽甚堅且輕(無)無可加矣鍪牟以細藤為之用藤若干內用綿帽一件帽外用布二層帽裏用布一層內用絲綿若干繭紙若干用絹線縫之帽後不合口開高三寸以便人頭有大小臨時自縱 臂手每一副用布內外四層若干尺丈綿花若干繭紙若干張絹線若干錢如北方之鐵者同此則沽使輕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處在肢曲之伸 以上官製給軍兵者如此凡頭目(自)製外用綢緞內用麻鄉尤好

弓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謂以鋸副析而不邪行絕理也)則弓不發(弓不發傷)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直而澤也)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于剬而休于氣(休謂近腦…)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最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于剬而不休于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一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文之交錯也)昔也者深瑕而澤(言…文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也)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于其獸筋欲敝之敝(…也)漆欲測(…也)絲欲沈(如在水中之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也)春液角則合(…也)夏治筋則不煩(…也)秋合三材則合(…也)寒奠體則張不流(…也)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析幹必倫(…也)析角無邪(…也)斵目必荼(…)斵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也)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斵摯必中膠之必均斵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

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謂當弓之隈也長者以次需長短各稱其量者
居簫也恒角而短謂短而竟簫而上下于隈者是謂逆橈引之則縱縱謂力不釋之則
不校不校疾也恒角而達謂角上下長如達于簫頭譬如終紲譬如弓在紲中非弓之利
也今夫茭解中謂弓隈與弓簫相接之處有變焉故校謂弓簫與臂用力有異引之則臂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故校
於挺臂中有柎柎弓把處人手所執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
利撟撟揉制也幹欲孰于火而無贏贏過也撟角欲孰于火而無燂燂爛也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
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在外
動者在內雖善于外必動于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凡為弓
方其峻峻謂簫也而高其柎長其畏畏謂弓之曲處而薄其敝敝謂人所持處宛之
之無已應引之不正而不宛宛應下柎之弓末末謂簫也應將興弓柎卑而簫應發為柎
而發必動于閷閷謂中也弓而羽閷羽讀為翦柎中勁則簫也末應將發簫應弦而發角幹俱發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幹勁也張如流水順如流水之維體防之內之于以定其體
引之中參弦之一尺引之三尺也維角定之定強也欲宛而無負弦無負弦也引之如
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
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
幹權筋三侔侔等也膠三鋝鋝相稱也絲三邸邸相敵也漆三斞斞有所受也
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
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
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

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為弓各因其君之
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
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
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
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
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
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灂而六材俱美無灂也其次筋角皆有灂
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
蕡灂蕡枲實即麻子麋筋斥蠖灂斥蠖曲虫和弓毄摩將用弓必先毄摩之覆之
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
深弓武編曰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勁二者太和而有力
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
正凡弓往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
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極之復長一尺然後用
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
所以為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虞節長則徑而柱節得中則和
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
暑則弱而不勝矢則膠之為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
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
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

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北攻錄曰筋重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相堅實故壯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資必隋旬日候其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否則功雖易成膠亦易脫至若用黃樺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魚枕以裹弓稍徒為觀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髹雨重則雨不能濕水不能透亦必弓力軟弱錢痠之平方能牽捘滿箭不能則拽不過面箭去無力是謂弓制　一披背筋法披筋一版晴㬂合待半月陰雨合待一月方令再上或連披數版則內濕外乾射不旬月鮮脫可待　一漆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㬂合待十日陰雨合待二十餘日方再漆不可日漆數重則內濕外乾射不季月斷脆可待

矢

矢人為矢鏃鏃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㭊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笴矢幹也）（量其刃之所陷）水之以辨其陰陽（陰沉而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笴之兩傍）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量名）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指夾矢而搖之）以眂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指撓其笴也）以眂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生無瑕摶讀團也）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武編曰故人之製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欲其去之銛利也故鏃之以金鏃重則弓軟而去地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惣法箭頭重過三錢則箭去不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當用一碩是謂弓箭制　事林廣記曰　古法曰弓不等箭與短兵同箭不等弓與無鏃同謂箭重則絶輕則颺也蓋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短直雖蒙羿不能必中古者弓矢之制弓八斗以弦重三錢半箭重八錢為準　焙宜火候江南之地多卑濕弓矢四時必火焙適宜然後筋角膠漆和暢而不解使弓手力常存矢翎羽常附凡造焙之制高不過五尺橫稱弓身而有餘隨弓之多寡而廣狹之弓之去火四尺之上下火近太迫則燥火去弓太遠則火氣不及務適宜耳弓面上向焙其背不焙其面凡火四時有寬猛增減不欲太猛亦不欲太寬蓋太猛則有弓枯之患太寬則火氣易息與無火同火在爐春夏秋冬上常覆三分灰於梅蒸則宜上覆二分之灰春宜陰潤亦如之常使微露見火朝以繼暮夜以繼日四時值天氣明爽時取弓出而列於架使筋角之活也良久復藏於焙江南射者易傷其弓往往于秋冬不潤或置之風疾不知一日失焙弓未解遠梢日則鮮矣凡自焙內取弓出射必候頓坐令弓絶無火氣方可安弦庶幾無傷折之患箭亦不可不焙不焙則翎羽不附焙箭之法要在以直安箭箭橫安則易曲也弦之靚者必潤安之于焙

以去其潤然後結而上弓庶不差于長短大抵射以弓矢為本
凡當謹護其逐月用火分數詳列于左正月二月用火五分三
月四月用火六分五月梅蒸用火十分六七月用火七八分十
一月十二月用火五分八九十月用火六七分　射　王琚射
經曰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
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
為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
使其的縱横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　凡控弦有二法無名
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
指壓勾之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
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致箭
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脫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
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圖其
執弓欲使把前入把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
指使不礙則和美有聲而復快也習挽進力古法曰莫患弓軟
服當自遠蓋習射之始必須稍挽其法以木弓三四斗挽少至
多不可躐越稍之弓服然後加以手力推而上之至一石止蓋
石力人皆有之可拋而及挽力既盡則架箭以識其滿弓欲弱
箭欲長弓弱則易至滿箭長則引滿有餘他日射之可無殘箭
之患　常放體勢古法曰前手如托太山後手如抱嬰兒前足

如踏雞子後足如踏蝎螳丁字不成八字不正謂手欲前直而
後圓足欲前虛而後實前足尖對的後足横則有力也左膊患
高右肘要下頸患偒引頭患却垂胸患前仰背患後偃肚患凸
髀患高力勝弓則容貌閒和弓勝力則體動神疲蓋射以和容
為上主皮次之其或撮口挽弓嗔目拿箭斜視其的架挽失容
一身態度尚不自持又安能求中　遣放求親古法曰射不入
鏃不如不發射不入石徒勞爾力又曰有力不親不能害人親
而無力不能入物又曰疾而箭往反被敵傷親而箭遲敵可閃
移三者射之要也蓋射始於舉箪終於遣箭箭高則下傾而箭
鈄筈低則上揚而箭徐弓急則失威儀而難中弓緩則力弱而
去遲昔由基百步穿楊鏃甲七札精通於神唯在遣放遣放之
法須人力勝弓操審在我偃其左手仰其右腕箭發則靡其前
弰前弰盡地後弰附右膊後手不得總前手不得迸身不得動
文章而武敬然後發無不疾疾無不毒毒無不親　治心調攝
古法曰得之欲心應之於手蓋心一不治則射無中理凡射有
十不可他想不可他疊不可奔走而至不可醉不可饑不可飽
不可怒不可不欲射不可射多而好不止不可爭奮不可戒此
十者則不徒射發射中勿喜喜則心易而反跌射不中勿憂憂
則心惑而無主手執其弓弦安其箭目注其的心實運之平居
暇日更當調其氣息節其飲食避其寒暑持其喜怒誠其嗜欲

此射之至要　馬射總法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緊放箭目無斜視身無倨坐不失其馳含失如破　步射總法左肩與胯對垜之中兩脚先取四方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垜中心此為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左手開虎口微鬆下二指轉弝側臥則上弰可隨矢直指的下弰可抵胛骨下此為靡其弰右手摘弦盡勢翻手向後要肩臂與腕一般平直仰掌現掌紋指不得開露此為壓肘仰腕　步射病色開弓勘手謂前手太高後手低不平開弓提手謂前手太低後手高開弓偃弰謂身直頭偃前手腕仰兩摘謂不發用力及前後分開不齊所弦謂遣箭分弓齎握不轉腕微鬆手轉弝脫弝謂手太鬆倒提手弝倒弰弰子大二件謂下弰傳右胛後手約謂手側不仰腕後手小謂剑定手不放平後手偃後手捲二件謂遣箭不直硬或箭弦列手　宋盧宗邁大尉釋撥蘇劃切說文云側手擊物曰撥謂當後手如擊物之狀令臂與肩一般平直是也捩音列說文云捩拗也謂以前手推弝後手控弦如用力拗捩之狀勢祖說㘙說文云擘斷也謂當以後手摘弦如擘斷之狀翻手向後仰掌向上令見掌文是也控丁結切俗作擷說文云控擷也謂當以前手點弰如擷物之狀令上弰指的下弰抵胛骨下也　鄧鍾曰射法雖多大要不過審固滿分四字耳持弓欲固開弓欲滿視的欲審發矢欲分分者兩手齊分也知難者滿之象也而審益精臂力者固之徵也而分始齊射有臂力知鍛工夫靡不命中矣　李呈芬曰弓箭力量欲其相稱（古者弓以石量力今之弓以箇量力未引出成然相傳九斤十四兩為一箇力什箇力為一石記曰凡弓五箇力而箭重四錢者發去則飄從不穩而三箇力之弓重七錢之箭發之必遲而用而不捷力不力之弓用箭重四錢五分四力之弓用箭重五錢五分重于五力六力之弓用箭亦然此惜加注輕重得宜付也以三）故箭之長短隨弓力以重輕弦細之精麁亦視弓之強弱（者細舊往以附弓得其粗細不符則弓弦不誤）是故調弓審矢使輕重長短強弱適均然後目力會意縱送無虞　又曰戚將軍云對敵射箭惟膽大力定勢險節短則人莫能避矣蓋弓矢長兵也（步戰射）用馬力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長刑謂之勢險短則謂之節短也故馬戰射敵射其大者不必的子射人語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所以諭其要也　又曰凡射以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須以大指上以指節採過中指上以節大指與中指並平攢緊中指屈要平大指要微屈二指靠弓弝平屈無名指與小指要十分屈十分緊自肩至肘與手要直如箭若一節彎屈肯節不對便無力不勁也後手以二指勾大指上一節二指要斜靠箭扣指頭不下垂箭扣搭宜最正稍上亦可若搭下恐箭多上起而不直前也撒弓未滿時前後手且少用力至箭鏃方進弓弝之時前後手掌十指並加力上緊審固徹放之　又曰身法之善莫若蹲腰坐胯最為便宜腰蹲則身不動坐胯而臀不顯肩肘腰腿力萃于一處易起易伏過敵之際前

手挽弓可衛一身控拽撒放身俱不動在射者有法而旁視者美觀矣　又曰今學射者曰前手撐弓以緊爲主後手拽弦撒放有法是前力也後巧也其法左手執弓必中中云者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右手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三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于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承箭羽下至潤以指頭的二指節當潤約弦徐徐送之令家指差池如鳳翎使當於心又令當潤羽向上引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中平直然後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拳主定前後肩正慢開弓緊放箭射大存于小射小加于大務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絕存云者壓其前手加云者舉其前手抱之欲拳與肩齊也前撇後絕射之玄機一撇一絕乃相應之妙萃聚精神奮力推拽胸銳前挺背弦後走則箭疾而加于尋常數等矣學者之病在始拽弓時兩手就緊至放手轉不加力矢去不遠若肩手不對矢向兩旁或後手得法前　手不應前平快出門便動或前手得法不不應箭必僻恐將落必動此巧力之妙在撒放時用凡箭去搖頭乃右手火食指扣弦太緊之故其扣弦太緊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射時用小草梢一寸以無名指小指共搯于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擺矣　又曰凡射箭前腿似柧後腿似瘸隨箭改移只在後脚左肩與胯對垜之中兩脚先取四方

立後次轉左脚大指對左肩尖當垜中心右脚橫直鞋杈對垜此爲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脚左射左改右射的之常法也凌學之既熟則使武如轉環所以能應變此又不可不知又曰凡射對則武對把站定意在把子或敵人不得看扣至箭頭進弓弝時便當顧把子中心即放箭去未有不中的者　又曰動娘子云記稱持弓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而後中的可決今射者多于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且夫審者　今人皆以爲審的而已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矣必加審之使精神和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爲何故欲知審字工夫合于慮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又曰射之有決俗名指機服宜少長不宜固所以然者取其緊夭大指麻臨陣無疎處此不易之法也吾友于一躍別有獨得之妙其言曰用決之策原爲手指皮肉不能與絲弦相當故用此借木堅也人多若用大力勾挽致箭縱橫不調用是機者其中有微妙焉如用于大指極根箭去木而不靈動搖遲鈍隨之用于大指紋中扯拉無力滑泛易去巧力審頓撒放之法會用不及而箭去矣世人有此二病莫

知其端今善射者用決于大指近根處搭箭挽弦時決自徐
徐前行方到大指紋中弓開已滿當額用力即放矢去平快
使妥良由此耳指楷徐徐之妙難以言形惟以意會學射者
參之　又曰馬射法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馬一縱
時身即左跨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飦一翼弓稜圓滿
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枝射百發百
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
人身左胯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
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
抹楸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昔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
射也曰對鐙向傍射也曰抹楸向後射也分鬃者以馬之頸
爲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遶軍不然以身俯出
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敵倉皇之際庶無誤對鐙者
主左一邊而言今北方習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
使發箭亦此義也　又曰射貫神貴奇凡射以目至神射以意
至凡射惟中左奇射　無中右此今世之所聞有而學者所
能致也今夫彈鳥雀者不視弓不視彈以意逆飛者而中之技
矣者何獨不然初學時手足身狀之法息不可廢及其後也諸
法渾忘意的之所在而矢無虛發　北方射師口訣十五首射
箭君子問真傳原來箭主在前拳一拳對定紅心把慢扯緊

放是實言　用盡工夫箭出門出門不顧無定分先將大力空
使盡箭去無法總不真　大小落頭今起落只怕兩手力不平
射君得了真訣法萬人頭上顯豪英　前手力大後手鬆箭出
由拳決向來後手力大前手鬆箭出必定向西行　前後分明
兩力齊裏推外裏是玄機立開臥放能合式箭去如飛中不移
人高身高箭行高須當小架得平著拳起不許過肩上手膊
平行直到腰　依我量力扯輕弓長箭得法與硬同力薄弓強
難開滿硬者傷身軟者精　兩手均分定陰陽按鈴縱訣顯高
強軟弓長箭認真法何然能射在當場　眼中一見忙知數心
中一喈知定郲手中從出行有止三巧定在手中期　前拳推
弓後手離兩手推開一在出次至釘頭當巧力得手討准顯稽
奇　認訣得法對真審出手分均前行穩全要弓矢兩相應意
與心同固得准　討陰帶平虎口緊討陽必定撤手後陰陽開
放兩分齊得手應心妙法准　意真心真眼同真前拳對把真
對真開弓固准心對心認訣從法音脆音　晉弓人妻法最真
內中一訣語知音深明後手在何處百萬軍中有幾人　發矢
當機後手明心自安閒氣自平意在的間意在手此箇圓機妙
入神　昔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
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
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箭左手不知

公以其儀而射穿七札　黑韃遺事曰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以索維之安俾手有所執從重肥驛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飆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特抹鞦而已　弩　熙寧中内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檿爲身檀爲弰鐵爲鐙鏡頭銅爲馬面牙麻䌁索札絲爲弦弩身通長三尺二寸兩弰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弝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玉津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長鏃有司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北征錄曰近日諸軍弩手皆欠指㡉人身通以五尺爲率上頂至項一尺則下止四尺泥淖五寸則上止有三尺五寸　弩　手進則踏弩以射退則蹻弩以歸櫓長若過六尺梢長若過三尺肩弩則櫓梢柱胎而下有縋絆之憂踏弩則梢頭柱胎而上無牽挽之力草萊藤蔓之地懼其牽絆必棄弩而空走塗潦泥塹之地被其蹋絆必爲弩而長軀令欲使弩鬥力自二碩至三碩不許太硬令久渡之兵易於蹉踏使弩撞自五尺至六尺不許太長令矮短之兵易于肩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潤筋角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木索重滯則用角弩梢撞太長者悉令諸軍減令短捷則庶無廢弩是謂弩制　教弩法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著弦張有闊狹左脛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手敵遠則撞頭放箭敵近則平身敵右則右回身敵左則左回身敵在高高擎手敵在下低伏手發記唱殺殺然後擊

劍

桃氏爲劍臘兩刃日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莖謂劍夾圍人所握鐔以上也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士服之　武編劍歌曰電掣昆吾晃太陽　一升一降把身藏左右四顧四劍搖頭進步風雷響　滾手連環上下防開右足一劍又左右各一劍進左足一劍收劍　左進青龍雙探爪縮退二步開劍用右手十字撩二劍刺一劍　右行單鳳獨朝陽用左手一刺跳進二步左右手各一挑左右手各一蓋右手一門轉步開劍作勢　撒花蓋頂遮前後右滾花開足　六馬步之中用此方　蝴蝶雙飛射太陽右足進步右手來去二劍左足進步左手一刺一晃　梨花舞袖把身藏進二步從上舞下四劍　鳳凰浪翅乾坤少進右足轉身從兩手仍翻手左手一劍右手來去二劍左手又劍開劍進右足　掠膝連肩劈兩旁　進步滿空飛白雪從下舞上四劍收右手　回身野馬去思鄉右手抹眉一劍右手抹腳一劍抹眉一劍右手抹腰一劍一刺右劍一手收劍

戈戟殳矛

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內謂胡以內接柲者）倍之胡（胡其子也）三之援（援直刃也）四之已倨（謂胡微直而鄙多也）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倨句皆有外博二寸）重三鋝（三鋝為一斤四兩）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廬人為廬器（廬戈戟之柄也）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 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且涉不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句兵戈戟）欲無彈（彈掉也言欲引之使來其柄不可掉動）刺兵（刺兵矛屬）欲無蜎（蜎撓也欲其中之使深故其柄不可橈）是故句兵椑（椑隨圍也隨圍者削方而去稜）刺兵摶（摶圓也）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校疾也）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傅近也）人傅人則密（密審也止也）是故侵之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被把也中把）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晉矛戟下銅鐏也）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首殳上鐏也）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刺謂矛刃胸也）凡試廬事置而搖之（謂豎于地以手搖之）上以眡其蜎也灸諸牆（謂柱兩牆之間輓而內之也）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謂置于膝上以手執一頭搖之）以一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六建者夷矛建于酋矛之前酋矛建于戟之前戟建于殳之前殳建于戈之前戈與人之前也）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丘濬曰臣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中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為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周禮者司兵註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說者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殳則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詩小戎之厹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則用弓兵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旋擊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後世無車戰唯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唯以步為主今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無古之所謂戈戟殳矛與弩者弩僅見用于廣右之徭獞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遺製也

牌 唐荆川武編曰每衛鋒五人為伍用長𢶍牌一面伍長選身長力大者一名在前執牌面左止許顧左不許顧右後身第二名執狼筅西右以筅出牌右五尺緊緊靠牌其鎗手在筅之後三步平執鎗伍長執牌徑進餘各緊緊依法隨行敵決不敢以前鎗戳牌如將鎗由牌頂戳來伍長用牌一起即將鎗高閣息待收鎗戳之鎗兵出而戳

敵矣如左面賊來必欲中傷執筅兵之後脊鎗須由牌兵面前過三尺餘牌兵可以手捉其鎗後之鎗手出矣如敵兵將鎗由右來欲傷牌兵之對筅兵以用筅按其鎗鋒而後行鎗手又出矣如賊用鎗由牌下戳牌兵之足牌兵用牌一坐下壓其鎗而後之鎗手亦出矣至於賊之短兵刀鈎等項必不能近唯牌兵專禦一面而既遮筅兵之脊筅兵亦專一面而遮牌兵之後鎗射銃手俱立牌後六七尺則正面矢石已不能及而復左右皆狀矣再如則賊衆直平我則通將牌齊列雖有萬賊進不能與我相交刀退後有所通而不敢必生延望相持稍久而我之奇伏相機遣出人張聲勢而翼漸逼賊必分兵四禦我則間牌縫而出甲士尾之賊計窮矣夫浙兵之不敢戰謂其以赤身生命抗死寇無自衛之策也鴛鴦陣之法最妙者取其敵之鋒刃不能及兵身應兵之膽可恃以無恐而敢進且退則有蔽於後進則如載堵墻而前百戰不殆此也振勇破堅此也直搗巢險此也再如賊在山上有擂木滾石我欲山下仰攻而上賊將木石下拋則每牌下止用三人執牌於前而上遇有木石下擊以目看正各伏身其下以此牌遮其身上牌下根附山高土破牌頭下垂則木石過之而直行無礙順勢滾下我再舉牌復登磴險上山尤要器也但牌身如用銃打透諸計皆罔矣革銑新牌之功用何如哉　戚繼光藤牌群老祖藤如指用之爲骨藤篾經聯中心突向外內空底箭入不及手腕也邊簷高出雖矢至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古有圓長二色其來尚矣圓初用木加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南方雖不能禦銃子其矢石鎗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執一牌腰刀一把閘刀手腕一手執鏢鎗一枝彼長我短持定無隙將鏢擲去毋論中否彼必應我急取刀在手隨牌殺入一入鎗身內則鎗爲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鏢後每每倉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此器禦短更易南方田塍泥水間頗稱輕便務使遮蔽一身付之以鏢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爲我之疑兵賴以勝人者也牌無鏢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後鏢起切輕發即岳武穆旁牌麻扎刀之制令軍士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出入陣中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南北通用之利器也製雖稍有不同以此置于行伍之先必在狼筅之下蓋恃筅爲勢架護于上方能筅下突進因勢之蹈路利於出入故也若無筅則牌刀皆短不能獨出獨入每爲長器所制　鏢鎗製或用稠木細竹皆可鐵鋒要重大柄前重後輕前粗後細爲得法

刀

腰刀解　腰刀造法鐵用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削平削至刃刃芒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鏟橫出芒兩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秃即爲頑鐵矣此當辨之刀要與手相輕柄要短形要嵌鋒短牌下不爲所礙蓋就牌勢也　長刀解　此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閃而前我兵已奪氣矣倭善躍一迸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今如獨用則無衛惟鳥銃手賊

遠發銃賊至近身再無他器可以捍刺如兼殺器則銃重藥子又多勢所不能惟此刀輕而且長可以兼用以備臨身棄銃用此況有殺手當鋒故用長刀備之耳　腰刀製長三尺二寸重一斤十兩柄長三寸　長刀製刃長五尺後用銅護刃一尺柄長一尺五寸共長六尺五寸重二斤八兩　鎲鈀　鎲鈀解上用利刃橫以彎股刃用兩鋒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鋒尽利日久不老彎股四稜以稜為利須將稜四面　直削亦日久而不老中鋒頭下之庫可容稜桃則安於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關之但橫股壯矣正鋒頭鑿于木杪細而淺每擊多墜臨時鋒墜是失一兵矣新造用正鋒與橫股合為一柄杪入鐵庫既深橫股庫又粗任擊不落此器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粵川貴雲湖皆舊有之而製不同乃軍中最利者兵法五兵五當長以救短短以救長兵種類甚多而　惟此一品可擊可禦兼矛者兩用若中鋒太長而橫太短則不能架拿賊器若中鋒與橫股齊則不能深刺故中鋒必高二寸且兩股平平可以架火箭不用另執箭架故每執此器之兵二名共給火箭三十枝賊遠則架箭燃而發之近則棄箭而用本器萬全萬勝之計也　鎲鈀製長七尺六寸重五斤柄杪合釘口根粗一寸至杪漸漸細太細則不堅用力擊時鐵頭可墜地也　狼筅　狼筅解此器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

技之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軍之門戶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戶扃鍵而盜賊能入者雖然得人而用之則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則制於人矣干將太阿之利使童子而持於國門之外則必有袒臂而奪之者何也其所能率其所使故也今當擇力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為物之所使然後以牌盾伍其下以長鎗夾其左右鎲鈀大刀接翼于後夫筅能架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于用此者緣臨敵白刃相交心奪膽怯他器單薄不見可恃雖平日十分精習臨時張惶失措忘其故態惟筅則枝稍繁盛遮蔽一身有餘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庶人敢站定如賊用大旗則只將有鉤狼筅遇旗展來不與鬪只將筅三四枝齊齊并立送于大旗面上旗着筅鉤所墜重不能舉即以我長鎗戳去此必破之方也如筅枝不足層數則取他枝增而縛之以藤足數後已如根輕則如以他木接之使重筅鋒重半斤以上亦可附枝除近手二層外餘俱用倒鉤冠其枝後要粗重手執于中要前後相稱平枝重毋前重附枝軟則刀不能斷層深則長鎗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為前列乃南方利器筅竹浙閩不如兩廣浙閩用茅竹兩廣用筋竹往日浙江等處兵士未練無膽執前臨敵每每棄之反以阻戳我兵馬幾手棄而不用此因練兵既成使遣人言必用為前列遂百戰全勝始無異議矣　狼筅製長一丈五

尺重七斤有竹鐵二種附枝必九層十層十一層尤好　鎗

長鎗解鎗桿枫木第一合木輕而梢軟次之要劈開者佳鋸開者文斜易折損竹腰軟必不可用北方乾燥竹不可用木桿可用東南竹木皆可通用做鎗工匠須知用鎗大意方做如鈒教之十日使恬肯栄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可盈把從根起漸漸細直至頭而止如腰粗則硬強不可拏鎗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邊他鎗使開最忌枉粗與腰硬皆不可學是棗鎗也鐵鎗頭不可過四兩鎗法之傳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妙在乎熟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圓神而不滯又莫貴于静静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奧者蓋有之矣或秘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真是以行於世者率皆沙家馬家之法沙家呼為竿子各有其妙而長短異其用惟楊家　之法手執鎗桿出鎗甚長且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　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震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欄邪進退左右必依以短兵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敗

又曰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陰陽虛實之理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拏他鎗其緊在撤手扎去而脚步不進令用彼之拏法取我之進步將鎗收短些脚趕上且勿放他只管定他鎗則無敵矣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後便一拏一戳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再無住歇彼雖習藝勝我幾倍一失勢使無再復之際雖有師家一敗永不可還矣近以此法教長鎗壯明斂極妙

八母鎗起手　你劄我我拏鎗你劄我我攔鎗你劄我脚我顛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擄鎗你上劄我捉鎗你下劄我顛鎗你鎗起我纏攔下你下劄我我拏鎗　一合先有圈鎗為母後有封閉捉拏梨花擺頭救護要分明裏把門外把門閃賺是花鎗名曰秦王磨旗　我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劄你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illegible]頭鎗我顛鎗還鎗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拏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劄我住頭鎗我顛鎗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我摇花鎗乃秦王磨旗　二合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桿黑龍入洞拏鎗救護閃賺花鎗上名曰鳳點頭　我纏你鎗你劄我我攔下還鎗你攔下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拿下你起鎗我隨鎗纏拏下你鎗我還鎗你拏下還鎗我攔退救護拏你鎗你劄我我攔下我摇花鎗乃鳳點頭　三合先有穿指後有穿袖鷂子撲鵪鶉救護閃賺是花鎗四面是鎗法名曰白蛇弄風　你劄我我拏下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

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我推花鎗乃白蛇弄風 四合先有白拏鎗掤退鎗秋蘿後有白攔退步如猫捉鼠秋蘿閃賺是花鎗名曰鉄掃子 我白拏進步上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攔退秋蘿拏鎗我白攔進步上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我白顛進步閃賺花鎗上劄你你拏鎗進鎗我拏鎗就推花鎗乃鉄掃子 五合先有四封四閉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封接閉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 你劄我我拏鎗進步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劄我攔鎗進步劄你你攔鎗蓋鎗我攔鎗你拏下我鎗你鎗起我反拏你鎗你攔下我鎗你鎗反攔下你鎗你拏我鎗我鎗閃過攔你 鎗你攔我鎗我鎗閃過拏你鎗你劄住頭鎗我顛閃捉住你反起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鎗還鎗我攔鎗我撥花鎗乃撥草尋蛇 六合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拏六直閃賺是花鎗下遊場撥草尋蛇上遊場秦王磨旗以上乃戚南塘紀效新書鎗法唐荊川武編鎗法與此稍異並錄於後以備參考 武編回頭一合鎗先用圈為母後用封閉捉拏秋蘿閃賺是花鎗名色叫做梨花擺頭第二合鎗先有纏鎗後有攔鎗黃龍占桿黑龍入洞拿鎗秋蘿閃賺是花鎗名色叫做鉄掃子第三合鎗先有穿袖鎗後有穿袖鎗鷂子拿鵪鶉秋蘿閃賺是花鎗名色叫做鳳點頭第四合鎗先有白拿鎗後有進步鎗如猫捉鼠如掤退秋蘿閃賺是花鎗叫做白蛇弄風第五合

鎗先有迎風鎗後有截進鎗四封四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四面使鎗第六合鎗一截二進三拿四纏五攔六微共六路花鎗上有場秦王磨旗下有場撥草尋蛇中調四路閃賺梨花擺頭鐵掃子鳳點頭白蛇弄風 兩鎗動我鎗拿兩鎗不動我鎗發中間一點難招架指人頭取人面高低遠近要見鎗是淨腰索先取手後取脚取了脚與手閉住五路通傷口鎗有三件大病一立身法不正二當扎不扎三三尖不照上不照鼻尖中不照鎗尖下不照脚尖病上又加病扎了猶嫌遲 他使裡把門等我我將鎗閃向圈外攔拿放等我我將鎗閃過圈裡纏拿放鎗他若一纏拿我我閃過圈外進鎗此順其勢而用之也他若使裡把門等我我用纏拿硬上一劄放鎗他纏拿我我閃從圈外進鎗他若使外把門等我我攔拿硬上一劄放鎗他攔拿我我閃從圈裡進鎗此逆其勢而用之也當來覆去我從圈裡放鎗他纏拿我我閃從圈外反攔拿他所謂死中反活也當來覆去我從圈外放鎗他攔拿我我閃過圈裡反纏拿他所謂無中生有也拿圈裡鎗為纏拿為封拿圈外鎗為攔拿為閂重手為拿輕手為封閉仰手向裡為穿指陰手向外為穿袖鳳點頭土下帶左右後手上下動上觀面下觀手白蛇動風右轉梨花擺頭左右上下鐵掃子左右動俯身者進仰身者退也纏拿仰前手後拿俯身身俯攔拿縮後手前手探身身仰纏拿後手手心向

裡攔拿後手手心向外老楊封閉皆用陰陽滚手老吳以為滚手進一着只兩手手心俱向下拿定竿子我圈裡鎗只前手略左旋一圈打開為封我圈外鎗只前手略右轉一圈為閉手法甚緊其圈為母便手持鎗離彼前手前三尺即放下前手將後手挨竿一轉進鎗其我下鎗為提亦不全滚手略滚一半使轉手持中平鎗頭交三尺沒彼在圈裏即轉右足兩手用力將竿捺住為纏或彼抽出鎗扎我圈外即將竿從下向上一挑為攔彼若使花鎗則纏攔不住我或用低鎗或用降鎗待彼將穿過時我鎗從上乘機疾扎前手蓋彼以左穿右穿為妙我正乘其穿而用之也穿指鎗從圈外穿過扎圈裡我用仙人抱琵琶勢將前彼手一縮向上托間穿袖鎗從圈裡穿過扎圈外我用帖挑勢從下向上托開向左此二法纔用滚手以彼撒手進鎗近也二鎗從下揭上此法一一搗所無

棒　戚繼光

大棒解此器勢短步卒習用竟不能以短捷長即使法皆一打一刺而棒無刃以何為刺今加一刃但刃長則棒頭無力不能雁他棒只可二寸形如鴨嘴有中鋒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漕磨精重四兩共長八尺粗二寸打則利於棒刺則利於刃兩相濟矣一名曰棍南方語也一名曰白棒北方語也孟子曰執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蓋謂得其人和則雖梃可撻堅利今無孟子之所謂人和而欲以梃為利器何不思之甚也畢竟不是為上利器為所謂史甚

程宗猷棍法論

或問曰棍以中四平為諸勢之王以其機變難測也然使彼我皆四平何以勝之曰彼持四平我則以他勢驚之待彼捨四平而變他勢我則捨他勢而變四平取巧而入乘空而發故法曰四平還用四平破此之謂也

或問曰諸勢之中有曰拏攔提捉閃者可得聞其要乎曰圈內有拏圈外有攔遮下有提截上有捉惟閃則上與左右可兼用也用法雖難形容大要不外拳之陽仰陰覆而已一陰一陽一仰一覆將仰時覆如龍之翔如鳳之舞如珠之走盤活潑圓轉而前手之伸縮不常後手之開闔無跡尤當究心也

或問曰訣中有閃有劄有打可混用呼曰不能受劄者目鼻喉心臍腿虎口膝臁不能受打閃者太陽腦頭耳手指穿其用劄打其手者使難持棍劄打其臁膝者使難出入劄其心臍者使難遮攔大抵上下易遮而心手難架也

或問曰吾聞法云者去如箭來如線言其疾也用中雖有拏攔閃捉勾提等法而架格之然其棍體縱小如恐兩平相敵亦有格不中而着空者乎曰今以一字又字喻之則可明矣如彼劄我面是此斜一字吾以後手稍低使棍頭略高是此斜一字二一字交加成一又字如彼劄我中平是此正一字吾亦以後手稍低是此斜一字二一字交加亦成一又字如彼劄我脚是此斜一字吾以後手稍高使棍頭低下是此斜一字二一字交加亦成一又字不

拘拏攔劈捉勾提等法勢勢之中着着之內彼來我去畫成一又字豈有着空而不中者乎　或問曰嘗聞單手劄人名為孤注又名素鎗果爾否乎曰如單手劄人圈裏彼拏閃我失前手則順勢用法中倒拉鞭而走隨用風捲殘雲勝之如單手劄人圈外彼攔閃我失前手則順勢用孤雁出羣而者走隨用鷂子撲鵪鶉勝之此無中生有死裏逃生又何孤注素鎗之有　或問曰倒拉鞭救圈裏敗鎗孤雁出羣救圈外敗鎗固矣然亦有利于人而不利于已有利于已而不利于人者乎曰人已勝敗總在圈外如單手劄圈裏彼易拏捉以敗我鎗于左我雖順勢用倒拉鞭走出再轉身有風捲殘雲可[illegible]然其步多體擲且其棍撩上打下猶未必能併中平鎗而紮可撩可打也若我單手劄圈外在彼固難拏捉縱能敗我鎗于右用孤雁出羣走出勢力順手足快而前手接棍人使再用撲鵪鶉單手斜劈則隨其鎗之高下無有不中較之圈裏之利于人而不利已者功相反也故臨敵時惟圈外為破的　或問曰吾聞棍打起手可常恃乎曰藝中有先人發後人至舊力略過新力未生之法此等玄機真千古不發之秘能于此中觧悟權巧制敵使彼進之不可退之不能束手畏伏方為無敵若未成列而襲人此不過偷狹取勝而已何以伏人哉　或問曰先發後至固矣如我待彼發彼待我發將送已乎曰法中有云彼鎗發我鎗拏彼鎗不動我

鎗劄此一劄也不淺不深龍非真龍非偽明此機者進乎技矣故法有彼靜我亂彼亂我靜靜中用亂亂中用靜此取勝之好用學者當體認也　或問曰吾聞器長一寸強一寸如彼持長鎗而我棍僅半之何以敵乎曰此特不能先發耳如對敵我則以花法誘之待彼鎗近我身或拏或提連步速進身入彼鎗中雖長何用此所謂守法也　或問曰我持小棍難短以刀亦無幾也如遇彼長刀大劍不將為彼截其銳乎曰棍中有穿提閃賺之法如活龍生虎難攖其鋒彼安能傷此所謂柔能制剛也若鎗之身長體重進退不捷而傷于刀劍者又不可一例論也　或問曰訣中有穿提閃賺之法可得聞　曰斯法也其機玄其旨微龍心精思巧者不能造詣功深力到者不可言閃賺者手固步小推棍入彼懷中左拏閃右右拏閃左莫可測度不至犯硬此其賺法若穿提即龍非如閃賺者之小可也局勢闊大運用圓活如彼立勢使于左攔我則從左上以湊其攔及彼攔下我已先機而穿乎右矣如彼立勢使于右拏我即從右上以湊其拏及彼拏下我已先機而穿乎左矣循環無端進退無迹如電飛雷奔目不暇視手不暇措無論諸勢皆以此為勝算抑破諸家利器亦恃此而奏功訣中所謂靜中用亂者此也所謂舊力略過新力未生者亦此也所謂彼鎗不動我鎗劄者亦此也豈龍非一了百了之說乎　或問曰有持其棍枝至盡者有握其中而

留其半者果何見乎曰此各有時如我身入彼棍中收棍而用
陰則我棍緊密彼棍在我身外離棄物乎若我身未入彼棍中
用兼鎗帶棒苟不持根則拏捉不圓活且棍根自擊腸腹矣
或問曰人常持棍惟恐失手今遇敵換手可乎曰左右換手蓋
欲惑亂敵人耳目使不可測然須換在未定靜之先令人狙而
不覺也　或問曰如遇十餘人四面圍合何以出乎曰藝中有
指東擊西視南攻北之法如我見某人弱可出必先張威賈勇
佯敵乎强忽然擊弱攻其無備圍斯解矣此謂所寡可敵衆也
或問曰既得出圍入或擁一字或排雁翅欲復圍我何以禦
之曰凡敵只怕背而兩受其敵如彼人多我則抽身只對右首
一人則彼衆人皆在我面前而背後可無患矣此所謂一面受
敵者也　或問曰雖一面受敵羣然同進何以應之曰藝中有
佯輸詐敗之法故我抽身而走則彼必追然追者雖衆不能無
先後吾取其最先者而用奇以擊之此所謂以弱勝强者也
或問曰持棍有左手在前者又有右手在前者其意可得聞乎
曰左手在前劄擊等法人人使之右手在前者劈打須易而單
手劄鎗難也今以左手在前謂之孤雁出羣勢鷂子撲鵪鶉勢
此是右轉身劈打法也又以右手在前謂之敬德倒拉鞭勢可
化馬孤雁出羣同用法左家亂劈柴勢可化馬鷂子撲鵪鶉同
用法此是左轉身劈打法也又可化騎馬勢左手在前邊攔勢同用

法此順步劈山勢可化騎馬左手前在鐵牛耕地同用法又可化
與在手在前穿袖同用法此二勢即是左右二手同用法勢也
惟不便于單手劄鎗耳如人習演左右二手用法精熟可稱絕
技矣　或問曰勢有轉身回打者似于遲滯不快疾可得聞其
妙乎曰轉身之法其機在頭頭乃人一身之主如身欲右轉必
以頭先轉右視敵人身則隨之如身欲左轉亦以頭先轉左視
敵人則身隨之此左右轉身之秘法快如風旋海遲滯之有
或問曰有云庄家六棍者又何謂也曰庄家者不識棍法之稱
六棍者謂左右之上中下也如彼持棍右手在前則右脚亦在
前方能用力打我左邊頭頂當以陰手持棍立勢左脚在前如
四平勢樣使彼打下我用棍梢圈外一勾進右脚入彼圈裏用
棍根番打彼太陽彼若躲閃我即當心一搗彼橫打我左邊腰
我移左脚進于右將棍梢摔在地上直擋格彼棍進右脚入彼
圈裏用棍根當心一搗彼橫打我左邊脚我進右脚將棍梢摔
在地上直擋格彼棍進左脚用棍梢番打彼頭此三着圈裏把
硬打也彼持棍打法如前我持棍立法亦如前彼照我左邊頭
頂打下我將頭一低往左一閃移左脚于左入彼圈外進右脚
用棍梢順拏則彼棍從我頭上過于右矣用棍根打彼膝頭彼
打我左邊腰我移左脚于右將棍梢摔在地上直擋格彼棍進
右脚入彼圈裏用棍根當心一搗此着亦是把硬不能順其勢

力入圈外打也彼打我左邊脚我脚並齊且跳起則彼棍從我脚下過于右矣我進右脚入彼圈外用棍根番打彼太陽此上下二着圈外順勢力打也如彼持棍左手在前打我右邊頭腱脚我進步架格亦如前法破之此陰手棍法也若少林棍法則不然彼我之棍長短皆同我用陰陽手持棍立四平則我棍半截在前彼欲打我頭腰脚我棍已抵彼心前彼焉能打得我乎必是劈格我棍我即用穿提閃賺等法勝之矣且陰手前法圈裏化硬次法圈外順勢力二法雖善恐入懷内縣閃稍不如法難保全勝大抵長棍打人力弱短棍雖力雄與長棍敵又難近身凡遇打者用躲閃架格鑽入彼懷内或有不及之處必不能重傷我也何也凡打人棍頭有力棍腰無力鑽入懷者彼棍已半截在我身後矣稍有不及故云不能重傷我也　或問曰閒棍長一寸强一寸今棍只用八尺或八尺五寸者何不再加長乎曰如不精熟反被長悞矣　或問曰所用之棍以何木為佳鐵棍可能用乎曰木惟貿堅而賚性剛而和自根漸細至梢如鼠尾然者則用方畫生成直無疤節者為上劈成鋸成者文斜易斷如梢過大則頭重難用如腰軟則無力如太硬不使拂扡然棍之重輕則隨人力之大小而用之若常用惟三觔二觔半者為的如鐵棍則長七尺五寸約重計十五六觔其制與木棍等然非巨力者不能用兩頭細于腰者但使于陰手耳要之輕者使捷也　或問曰棍當冠之以刃而所以輕重之宜可得聞乎曰刃制以菠菜葉中起脊取其堅也兩刃要薄取其利也鎗庫亦要薄取其輕也庫口週圍一寸八分過大則桿大而難用中用一銅箍如算盤子大庫口亦用一銅箍只一分餘潤總之以輕為最也其安桿之法以桿之性不免有彎者將彎順其性對桿彎側安其上庶擎劈至地不使鎗頭插入土中而失悞也桿後不宜安鐏恐自擊膈臉惟用一銅箍箍底用平鼓釘一箇釘桿內為好不可漆如漆澀手不活矣

鐵　武編曰

鐵有生鐵有熟鐵鋼有生鋼生鐵出廣東福建火鎔則化如金銀銅錫之流走今人鼓鑄以為鍋鼎之類是也出自廣者精出自福者粗故售廣鐵則加價福則鐵減價熟鐵出福建溫州等處至雲南山西四川亦皆有之閩出山西及四川瀘州者甚精然南人實罕用之不能知其悉熟鐵多瀵滓入火則化如豆查不流走冶工以竹夾夾出以木捶捶使成塊或以竹刀就爐中畫而開之今人用以造刀銃器皿之類是也其名有三一方鐵二把鐵三條鐵用有精粗原出一種鐵工作用以泥漿淬之入火柱熱夾出即以鐵捶捶之則渣滓瀉而淨鐵合初煉色白而声濁久煉則色青而声清然二地之鐵百煉百折雖千斤亦不能存分兩也生鋼出處州其性脆拙工煉之為難蓋其出爐冶者多雜糞炭灰土且其塊粗大惟巧工能爲火候不疾不徐捶

擊中節若火候遇則與糞滓俱流火候少則本體未鎔而不相合此鋼出自處惟浙東用之若則他遠土則皆皆熟鋼也熟鋼無出處以生鐵合熟鐵煉成或以熟鐵片夾廣鐵鍋塗泥入火而團之或以生鐵與熟鐵并鑄待其極熟生鐵欲流則以生鐵于熟鐵上擦而入之此鋼合二鐵兩經鑄鍊之手復合為一少何土糞滓凡工鍊之為易也人謂久鍊則生鐵去而熟鐵存其性柔頗似不然蓋生鐵雖百鍊所折甚少熟鐵每一鍊所折甚多其実其存不知其熟多而熟少也人有謂團鋼久鍊則脆與性柔之說相反此二鋼久鍊之其形質細膩其声清甚若鐵之久鍊者声雖清然不及鋼也一先將毛鐵逐塊下爐入火候微紅時鉗出用稻草灰拌鉀身却入爐大火扇遠紅發值時鐵花飛冒之除鉗出鏈成板子就以鋼鏨鏨縱橫深紋于其上其紋路俱隔分數如此三遍初次一煉一二次二合一三次四合一其藥灰對鑿紋絶同前法但盡此法製其色白勝如銀其声清而有韻此其証驗

成遠砲

武備志曰製成遠砲須用閩鐵晉鐵次之煉鐵炭火為上煤次之鐵在爐用稻草截細雜黃土頻灑火中令鐵屎自出煉至五六次用黃土和作漿入稻草浸一二宿將鐵放在漿內半日取出再煉須煉至十火外生鐵五七斤煉至一斤方熟入爐時仍用黃土封合一以防灰塵一以取土能生金不知煉枯鐵之精氣製砲不離爐方成一片如成遠砲將鐵分作八塊打如瓦樣長一尺四寸濶一尺一寸中厚邊薄將瓦四塊用胎竿打成一筒八塊共成二筒湊齊用鐵釘斂固將二筒接作一處再用前餘鐵三十斤分作兩塊亦打如瓦圍于砲腹中裝藥發火處加厚合縫時稍有灰查日後必至損傷須對磨極淨成筒孔欲小心用錯之河砲既成然後上架用墨線吊準不失分毫用鋼鑽洗塘可光可圓藥玄即到為過極淨方可安底火門近底點放不致倒坐照門及覆門俱就砲本身判成務令堅緻各砲大約做此又曰口敞則火散而力緩口撮則火拘而力急如人開口舒氣則無力撮口出氣則有力藥箭出管難則行遠出管易則行近如射箭後手放箭扣緊則有力扣鬆則無力砲声細則響而震耳声宏則散而不震耳如樂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淺　又曰凡久不打之銃砲恐其驟打而炸也宜挖窟丈餘先用火燒炕其銃使砂石打洗內外淨入坑中內以泥塗覆蓋燒煉俟其冷取出復用桃艾湯洗以牛或羊豬血塗內外仍出坑煉之

大將軍

成繼光

無敵大將軍解此器所以擊衆也夫虜馬動以萬數擁來毋論講整須臾墮溢踏之而過快鎗等器一銃一子勢小難禦但能擊死有限之虜不能阻其直前之衝我軍以致每每不支而敗舊有大將軍發熕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難移須裝則日久必結線賍生澁臨時裝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

直起龍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而體若佛狼機亦用子銃
三倍輕可移動且預為裝填臨時只大將軍母體安懸高下限
以木杙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以子
銃云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洞衆周有不懼而退者
其放法先將子銃刷淨用藥線一條撚入外以布裹之恐擊下
馬子催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被打馬
子擊泄耳藥不過二箍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
與上口平下至二箍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馬子上
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膛有隙處次下鐵子一層又下
土一層俾子緩皆以土實之而用木送築之如此五次如尚不
滿再下一層鐵子不拘六七層以平口上第五層箍下口而止
此層不用生土就子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
子覆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為準下子銃
入腹門定舉放又每位用載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即
三四人可以上下

佛狼機

佛狼機解此器最利且便
速無比但其體重不宜行軍比無車營只可邊墻守成用之今
有車營龍有重器難以退虜衝突之勢其造法銅鐵不拘唯以
堅厚為主每銃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築矣五尺為中
三尺則僅可耳再短則不堪也腹洞與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
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大出則無力
子銃後尾須抵門前後緊逼無縫乃不傷門及他處其放法先
以子銃酌大小用藥舊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推重子每致
銃損又多遲滯今用入藥不必築不用木馬唯須鉛子合口之
半舊以平頂送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鐵凹心送一根送
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
過

虎蹲砲

虎蹲砲解此器因其形得名也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
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每虎砲者百子砲者固亦利器俱體輕
易躍每發必退回二三十步之後我軍當舉此砲時必出營壁
安置凡營墻內外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適足以中傷出燃
此砲之人且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虜而群砲在後不得
齊發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于壁壘間則火發易躍必傷我營
後之人故用之適以害之且重至三十斤步兵行水田中尤難
載重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成武佛狼
機更重更難于扛行今創此虎蹲砲器內吞百子每子亦五錢
子再小則口大出散無力上用大石子一或鉛子一約重三十
兩大子石鉛不重用石子體輕則小子如數鉛子體重則小子
減半蓋藥力有限也比佛狼機而輕比鳥銃一可當百南方五
百兵中馱扛三位以備守路截陰甚妙 習法先用藥線縛之

以布次用藥七八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為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許入鐵子一層又用土少藥再下鐵子一層子以五十丸為限用合呂大鉛子一枚下口一半慢慢築入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鏍去土三四寸不等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墊尖斜在下四箍後將前爪上活籠與後判俱各抵砲身實箍之肩底不退走此砲只去人五寸無慮矣底燃樂大小砲之人不必避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鎗砲可以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前倭賊遇少每每三五百結為一簇擁來再不顧四面只衝一路仕有若干兵列若干長必不能禦但衝處徑能潰圍而臨特渾此一砲大好大好

銃歌一洗銃二入藥線三下藥四下覆紙五下送子輕六下木馬七下送子用力打至藥前第一箍尺止八下子一層下土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九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一下子一層下土土下送子十二下子一層下土下送子十三下大子下送子用力打入口平銃完候令

鳥銃

鳥銃胖鳥銃所貴在于造時揀鐵熟兩簡相包原孔甚小用鋼鑽鏇之一日鏇寸許至底而止一月鏇光者為上銃身重六斤五斤者為好銃口以可容三錢鉛子為準下藥亦三錢子輕則藥減子重則藥增藥數同子子重合口下口之半徑之入為浮散若再加口大子必重子重藥必多則手不能持定口小子小藥少則無力而不能射遠此器中國原無傳自倭夷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猶可中金錢狀不備穿楊而已夫達重鎧之利在腹長腹長則火氣不泄而送出勢達有力射能命中在于出口直出口直在于手托藥之前火藥不能黍所以手托腹前者以有木為托郎有腹炸不能傷手方敢加手于木銃身得木為托則其送蹤之勢自減而弱譬如人騎以手挽其髮雖有力者莫能與之爭後手不用素把點火則不搖動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馬上步下唯馬銃為利器北朵堅而不耐煩劇亦未見馬銃之利尚秋迷快鎗雖比于教場馬銃中鵠十倍千快鎗五倍于弓矢而終不肯服亦可異哉

習法銃口可容鉛子幾錢用藥幾錢截竹為簡只儘藥為長短預先較試停妥裝三十管列在皮袋內緊于腰將線藥研細用更急于銃藥者入錫叢內緊以絕與鉛子袋附腰內鉛子預製光圓再自修合口子閣銃口上一半微微用力入腹則不致溜出照歌裝先用口吹銃使腹內潔淨取一簡藥入銃內用搠杖用力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搠杖送下至藥除用紙一片成丸送入塞住鉛子將火門取開用另裝錫叢內細火藥傾入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銃架後尾

人面要桀尾之上用一隻眼爲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
射擊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撥軌向後軌入龍頭落在火門藥燃
銃發　銃歌一洗銃二下藥三送藥實四下鉛子五送鉛子六
下紙七送紙八開火門九下線藥十仍閉火門安火繩十一聽
令開火門照準賊人舉發　製合鳥銃藥方硝一兩熿一錢四
分柳炭一錢八分通共硝四十兩熿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
用水二鍾樁得絕細爲好祕法洗將硝熿炭各研爲末照數兑
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樁之不用石樁者恐有火也
每一臼樁可萬杵若樁乾加水一碗又樁以細爲度樁之半乾
取[illegible]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多樁數萬杵也好清水
樁換出硝中鹼䴚至盡大端如製合好墨法相類若添水樁至
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于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
者不敢入銃夫之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即可
入銃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即不佳又當再加
水樁之如式而正

快鎗

快鎗解此乃手把銃也鐵身長二尺柄長五尺者爲佳愈長愈
妙腹用鑽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吞鉛子三四錢藥有竹木筒量
就封貯候用俾臨時不至增減藥線舊時隨撚或長線見截慢
事更甚今教裝放之法先將藥線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爲一束
以硫黃熊兩頭不唯平時不致藥散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
之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搠杖築實下鉛子一枚不可
用二三枚二三枚者舊弊彼殊不知一錢藥一錢子則去直中
途不落地可以計步命中藥多子輕則未出腹而化如水藥少
子重則出腹至半途必墜地激之再發不唯不可中且中不雜
人下手後人須屈前膝架銃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極易但用
用手燃線須棄銃柄而燃之線燃用手回執銃柄則已遲矣況
銃依在腋下而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畢竟不能命中然
人情見常未可輕議棄置即盡棄之以精鳥銃可也　搠杖解
搠杖頭大有層每過銃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滓化濕夜飾以湯
熟布如錢纏在杖頂有層處帶入腹內洗銃菜藥子須用杖

六合銃

六合銃解以堅木六條做成內尖外潤湊合圓體長三尺內自
上口至腹深二尺底下實木內有眉長一尺筆鐵子銃一門厚
五分徑五寸高五寸僅足滿藥而已用凰穗其炸須木銃內口
徑六寸要口再大任意必以鐵箍大小爲準口上外木厚三寸
口底實木自外至尖厚六寸石子用堅石合口軍中有匠隨時
採用不拘木之乾濕或柄做帶用以可　銘曰新製一銃六合
其韓但載金羅隨處可備[illegible]道均臨群真聚會徑之之[illegible]一擊
可碎攻堅則製行險則[illegible]須用口傳難以文會　習法若在陸

用先將木做完六合為體用𥿄羅緊另將子銃先安藥線用藥築實銃外線眼處用藥一兩包線下入木銃內留線眼稍大用粗二分藥線撚入不必遠子銃只對包藥所縛處撚外線入藥包藥自燃又快又不致失悮下合口石子一丸可以碎堵陸用必攻堅營擊城寨乃設發時遠亦不可過半里百步外更妙太遠則力汞水中用以木為小船將銃縛在上另用三板船或八槳哨馬之類以繩一丈繫銃船一面預用粗火繩燃繫長竿杪點發一擊賊舟為粉此器任其沉水遂舍之不甚費也得碎一賊巨艦何惜焉發時必遠不過二十步近至五步內尤妙緣水中舟盪風帆旋轉再遠則發後舟移但差一尺不可望中為徒勞且使機宜錯過矣

子母銃

子母銃鮮用一木軸雕成羅絲轉形為渠以藥線隨渠纏足下露線一節用稍紙于線外包緊與子銃口合仍將炸藥入瓶八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撥撥安入若仰子裝軸則軸底有藥放時藥催軸去而瓶不得破惟覆裝其軸務入到底康底下無藥藥在周圍軸線燃入藥乃炸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子線燃入木軸不見即點母線發去若子線燃遲（母線太長則瓶不出口子線太長者子銃燃遲）未及燃入射去則閉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線居中燃火終是不齊還是兩燃為妙用之驚營或夜間放入賊壘少停于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烏合之衆集難之慌忙必驚惶我得乘之此器最好

火箭

火箭桿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堪火藥頭粗不及寸鐵鋒長可四寸三棱頭柄粗二分飛入後隊人人自危莫測所向製法搽稍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頭用繩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五箇輒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許所鑽藥線孔必三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或墜太深則火突箭頭之前遂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則線少火微出則不利

三飛

飛鎗飛刀飛劍即一太火箭也造用徑六七分荊木為柄長可五尺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製之态墜地不起惟近日所造之法其鏃長五寸横濶八分或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不獨穿而已但命中則不能擊大隊齊衝之賊賊人畏此甚於神鎗鉛子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不見其至則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後行無慮也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躍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避使賊未測所向也凡

有杖牌之物皆可架放

噴筒

噴筒用硝磺樟腦松脂硇黄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俗合筒口餅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用送入推緊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徑飛粘如膠立見焚燃莫救此極妙極妙萬方效策

剛柔牌

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御鉛子屢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製法以輕木為長枕中用一檔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安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鬆鋪圍為一毯挨行擺之又用蚕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蓋之四邊竹釘定周遍用漆灰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又足坐臥結實除此之外或以鐵為銲或云用獸毛人髮或用釜紙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失其斧余曾極其智慮博采萬口之說盡以製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不能遮斷鉛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第一生牛皮一層內用好太蚕綿布納一層第三薄桑皮紙毯一層審擺相接第四層好蚕綿納布一層蓋裹以上通用灰布漆油

兵說

周太公佐武王伐紂陳師牧野壹戎衣天下大定身不失天下之顯名遂謂其以至仁伐至不仁不用奇謀詭計其見於詩者曰上帝臨汝勿貳爾心其見于書者曰紹我周王見休其見於史者曰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於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武王亟入紂師皆倒戈不戰以歸武王固也然見於詩者又有曰維師尚父特為鷹揚見於書者又有曰血流漂杵見於史者又有曰陣法作於黃帝演於太公管仲祖之諸葛孔明祖之李靖又祖之歷代立武成王廟血食配享與孔子相頡頏者則何以稱焉蓋古昔賢哲不武言湯武之用兵者為聖人諱也為萬世防也而太公之神於用兵載在六韜三畧者自不可誣

齊管仲桓公大抵審輕重持權衡以寵天下之權致隣國之弱盡地利以收富強完兵械以臨不服仗王室之威為諸侯之長其術類商鞅其言類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有高山牧馬諸編可考

衛吳起貪而好色然用兵雖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常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往年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按吳起善用兵者自成一家言與孫武並稱不衰而史記吮疽一事不厭富詳者何居觀此而兵家之所重可知已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起兵使田忌田嬰田勝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勇悍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剄齊乘勝大破魏師　此法雖善用之者如孔明虞詡諸公不知其凡幾矣恐不足以欺人師其意而善用之可也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臨卒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後智伯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致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脂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竈產蛙民無叛意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後矣二子乃陰與孟談約內應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滅其族　觀此而用兵者之所尚可知矣而用兵者之所戒可知矣智哉襄子也而能以人和為干城愚哉智伯也而乃以寇讐作心腹

燕樂毅為將三月下齊七十餘城皆為燕郡縣惟莒與即墨三年不克時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乃疑使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恐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編妻妾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約降燕軍益懈又陰使心腹者詐為天神語

言某日天降五百龍助戰田單祠之使齊軍知之使燕軍亦知之而騎刼不之察也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燕人殺騎刼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封單為安平君 樂毅若在火牛計雖善無可施者故火牛計奇間樂毅尤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單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辭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兵凶事也將死官也捨死則勝求生則敗

魏范雎亡入秦說秦王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如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逺交而近攻之計失也今不如逺交而近攻得尺則王之尺也得寸則王之寸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附齊必懼矣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拜雎為客卿與謀國事後卒如范雎言 周建都鎬京而又營洛陽為成周者亦是此意

秦王齕伐韓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數讓之應侯乃使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父書而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刼之括乘勝追躡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趙軍之後趙軍人糧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括自以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坑之遂進圍邯鄲 易將更約臨戰所忌趙軍之敗也固宜然秦易白起而勝後吳易陸遜而勝故置將又在乎知人固執不變者亦謂之膠柱鼓瑟

陳涉起兵時百姓苦秦苛法諸郡縣爭殺長吏應涉兵勢頗振遂據陳自立為楚王張耳陳餘說涉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勿王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强誅秦據咸陽

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沛不聽果敗後范增相楚請立六國後
首事者不成天道也立國豎黨自是人謀之善遂立石晉金
立張邦昌劉豫皆此物此志也若大勢已歸則自益其敵矣故
張良爲善酈生爲不善

沛公攻嶢關秦王子嬰遣將拒之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顧
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
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
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
大破之遂至藍田　此與廣武議和而復追羽至固陵者同意
子房之用兵大率類此

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
公欲有天下耶欲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之所以亡
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軍灞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無道
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者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
病願沛公聽噲言乃還軍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爾等
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
堵如故遣人及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悅爭持牛羊酒
食獻饗軍士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此即周有大賚之意收拾
人心之大機括也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皆用之寧獨漢高祖
爲然

漢王拜韓信爲將禮畢王問信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
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與爭天下者豈非項王耶
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
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夫項
王喑噁叱咤千人自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煦煦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
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過無不殘
滅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
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將將秦子弟數年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挾詐盡坑之唯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
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犯除秦苛法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
大喜自以爲得信晚　合天下古今人心風俗形勢而論之者
謂之大計即謂之大將若攻一城陷一陣則其餘技耳辨將才
者當於此得之

漢王與項王戰於睢水兵大敗太公及呂后俱被擄因謂張良

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主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此韓敗為功之策也

韓信以兵數萬擄魏王豹取夏悅張仝遂東擊趙趙王請廣武君李左車畫計左車曰韓信佐以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之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奇謀詐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敗引兵東下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壁誡曰趙軍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若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為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逐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旗趙軍已不能得信耳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令某等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予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解其縛東向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夫不可以圖存信曰百里奚去虞而虞亡至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知於秦也用與不用故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將軍擄魏王豹誅成安君威振天下然欲舉疲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辯士奉咫尺之書燕必聽從燕若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若不背水為陣則趙兵安致之來哉故拔幟為奇背水亦奇也

漢王在滎陽被項王圍急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疑忌信讒必內相誅殺因舉兵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恣平所為不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宣言鍾離

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而分王其地項王果不信鍾離眛等時有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舉進遂問亞父起居甚殷使曰吾非亞父使乃楚使也乎若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更以亞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攻下滎陽項王不聽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發背疽死　凡用間者必取情理之似而後可以詐人時英布彭越張耳韓信皆楚臣也而漢封之為王而項王之於有功當封爵者吝不能予故陳平裂地而王之間得行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園高密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身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與信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過河上流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盡定齊地　我之坦然而往者即使彼坦然而來也否則半渡而擊豈非兵法所忌

漢高帝誅韓信醢彭越英布大恐舉兵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豎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韓信彭越英布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居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後布之敗卒如薛公言　上中下三計薛公詳言之矣然又不知其所謂請得而再詳焉夫漢唐取咸陽明祖取金陵皆一舉而扼天下之大勢者上計也漢時天下大定已不得扼吭拊背而有之矣擇一形勢聯屬山河險固得與漢抗者便為上計蓋吳楚則江漢為固齊魯則河海為險漢兵雖多鞭長不及馬腹豈能朝發而夕至乎且漢南攻則布東進漢東征則布南起亦有擊首尾應之意故曰山東非漢之有也凡卒定利守而不利戰利主而不利客布以吳楚為本而即進擄韓魏是戰也客也兵出一途而無首尾聯屬之應也是亦敗多而勝少矣况專居下流乎且齊魯項王封邑曾經韓信拊循田橫得士必有聞風而響應者傳檄燕趙亦立六國之意也

漢景帝時七國反周亞夫為將言於上曰楚軍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

陽發至濁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人於殽澠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使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吳攻梁急亞夫堅壁不出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餉道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亞夫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乃引去亞夫追擊大破之

漢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拜龔遂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中耳今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耶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迎遂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賣劍買牛渤海悉平

王莽時長安有稱漢成子子輿者莽殺之及莽末兵起咸謂劉氏復興邯鄲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為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時大司馬劉秀至薊城中擾亂秀趣駕而出至南宮遇大風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灶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聞秀至大喜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護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思漢久矣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眾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眾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兵擊王郎郡縣還復響應　光武若因二郡之兵建入關之策此所謂委成業而臨不測者也使不有邳彤之廷對安得有東漢乎此彤之雄傑孟堅所以贊其一言興邦東坡所以稱為漢之元臣也

漢更始時銅馬鐵脛尤來大搶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盜賊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刦掠蕭王秀擊銅馬於鄗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效死乎由是皆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　曹孟德破黃

巾於青州而即以青州兵虎據中原唐太宗取咸陽曰關西遠起之將不可不早招懷也有志天下者大約以得人為急務

漢蕭王以河內險要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 亦不獨漢高為然唐宋以下皆用之未有無本而進戰退守能與天下爭鋒者也

漢賈復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恂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而出結友而去 為大臣者有威又須有量為人君者雖權能刑賞又必和衷群臣否則恩威不立而內先乖戾矣何能克濟大業

漢鄧禹在關西糧乏戰不利威名損於先時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遣偏將軍馮異代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岑彭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擄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 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光武其庶幾乎此所以不數戮而成帝業也

漢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既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澠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時赤眉尚十餘萬人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相齊內存驕悍睇望之意帝令縣廚皆賜以食令勒兵還陣較決勝負示以不強臣服之之賊

衆皆拜伏帝即隨宜遣散之於銅馬則藉其兵於赤眉則散其衆其將則宜然也然其所以處之者皆有開誠布公隨時達變之意否則藉之未必藉散之亦未必散也

更始末公孫述即帝位於成都隗囂使馬援往觀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僚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里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何知非刺客姦人而陛下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光武帝王裔也而簡易若此公孫述崛起將也又與故人相見乃矯飾如彼一興一廢於是卜矣圖大事者甚無若井底蛙木偶人如馬援所譏也

漢安帝時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鄧騭惡虞詡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產者為下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彩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鄧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百里何也詡曰羌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羌見吾灶日增必謂郡兵來迎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可同也

漢順帝時御史張綱劾奏大將軍梁冀不法十五事冀惡之時廣陵賊張嬰冠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任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延至上坐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恨相聚二千石信有

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
守來思以爵祿相崇不顧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
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爾相聚偷
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也但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
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賜還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梁冀之害張綱與鄧騭之害虞詡同也一則以德而服叛一
則以才而抄賊各有攸當不相甲乙
漢獻帝時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
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荀彧曰昔晉文
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天下歸心自
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
軫東京蓁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懷感舊之誠茍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
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乃將兵赴雒陽因移駕
幸許以成篡逆之謀
漢自平中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
歲之計飢則寇畧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
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
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
以騎都尉任俊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
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
之勞遂能兼併羣雄　屯田與三倉法並行可也
曹操攻劉備於樊城備南遁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
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
陵備曰夫濟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
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用輕騎追趕一晝夜行三百
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乃棄妻子走劉琮舉荊州降操乃進軍
江陵次江上遺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
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
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已
得荊州長江之險則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密言於權曰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不足以圖大事願早定大計將周瑜
在番陽肅勸權招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托名漢相實漢賊也
將軍割據江東兵精用足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
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
數者用兵之患也瑜請得精兵五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
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此天以君授孤也因

板砌所棄曰諸將吏有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周瑜背曰公瑾言此甚合孤心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續發人衆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併力逆曹以魯肅爲賛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在樊口日遣羅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使蔣幹來説周瑜瑜曰子冀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説客耶具詞和而斷使人引幹觀軍資器仗訖言兩國爭鋒不得擅歸告曹公以虛實待破曹公相見[illegible]出營外穆山間有讀書聲視之乃龐統也統曰周瑜指日休矣幹問以故言因具不納忠言而妄拒曹公也幹遂龐統渡江統遂因蔣幹見操操告以軍士疾疫之患統曰北人不慣乘船因而致疾若船艦連續首尾相接則牢固難重無風濤怒浪之虞便如陸地一般操善之統告辭以不使周瑜知覺爲言約破瑜後相見統遂還先是操使劉表水軍舊將蔡瑁降瑜瑜覺焉因厚遇之以爲反間乃陰使大將黃蓋妄言迎操爲得計拒操爲失策瑜詐怒斬蓋諸將告免重責八十令其將功贖罪蓋遂以降操之意告蔡瑁瑁遂以書遺操言黃蓋怨望周瑜欲以糧船來降降時東南風急蓋將取便至也時東南風忽起瑜臨發斬蔡瑁祭旗令蓋取蒙衝鬬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以十艦最大者在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操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騎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兵從華谷道奔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瑜乃渡江屯北岸與曹仁相拒孔明佐劉備因而跨荊取益

曹操者征伐之兵也孫權者備禦之国也語云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国則操之征伐者其常權之備禦者亦其常也獨怪劉備以蚌鷸之成敗建鼎足之形勢則孔明之將畧過人遠矣

晉世祖太康元年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吴鎮戍所向皆克吴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　是果晉人之善吴人之不善歟曰非也晉人作筏治炬而草人以疑之吴人置錐橫鎖而無人以守之故耳若使吾水精兵知錐鎖所在飛舸遊擊江中將筏與炬乘水勢牽之南岸或取之以修戰守之具或亦以鐵鎖繫之

則不獨鏁鎖可拒戰艦即筏炬亦可拒戰艦豈得因敗而遂謂其匪術也哉推斯術也如度溪河渡口為敵人必由之路鐵蒺藜絆馬索暗置其中或縱橫掘大坑坎於內傍近伏兵以待可以得志冬則打冰使薄下置鐵蒺藜等物亦可以得志如於陡峻坡坂為敵人必至之路注水成冰置土其上傍近伏兵以待亦可以得志或當木落之時林間要路掘坑其下填樹葉於上傍近伏兵守之亦可以得志髑類傍通莫可窮極顧人用之何如耳如劉黑闥圍羅成於相州知城內缺糧因天雪鑿坑填雪其內薄圍放之遣陷廼獲羅成者此物此志也

陳永嘉論晉元帝曰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劒五載而成帝業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微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驅非己之民食非己之粟而收非己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雎水之圍滎陽之脫濟於死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不幸而不集吾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盛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復侵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之後中興之功莫易於光武蓋光武非獨能也蓋其勢亦高祖之道而光武亦以高帝之道用之也

昔後趙石勒不學使諸生讀漢書聽之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聞留侯諫廼曰賴有此耳夫同一立六國後也在陳勝不立而敗在范增立之而霸在漢高不立而又得頡何殊也非頡殊也陳勝不立則寡黨故敗范增立之則與衆故霸漢高不立則衆且專故王謀天下者斟酌時勢稱量古今類如此

晉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見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為軍諮祭酒後溫去而猛不果從越三年因呂婆樓之薦見秦王符堅堅悅以玄德遇孔明自方初為尚書繼為丞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舉異才修廢職放出尸素

顚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秦國大治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

由後觀之猛固賢矣何以見其賢也不必觀之於其後也去北海而居華陰者知長安有興王之勢也捫虱而談旁若無人者知之深故言之熟學成於己故忘勢於人也使溫遇以國士寄之心膂則猛將說之曰與其要君孰若克敵與其鼠竊荆楊自甘跋扈之臣孰若虎踞秦雍咸建霸王之業乎則猛之見也何心去也又何心哉惜溫不足以語此而堅之賢亦因可見矣

晉桓溫帥步騎五萬伐燕時慕容恪已死諸將不能抗燕王暐乃求救於秦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燕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淆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乘其斃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焉遣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鎧仗由陸道奔還燕吳王垂人傑也自帥八千騎追之及溫於襄邑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茍池亦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戎頓挫銳氣沮喪後燕慕容垂亦因內難奔秦越一年秦遂有燕而猛之言驗矣是取燕不在取燕之日而預其謀於敗溫之中也否則燕雖可取而溫必伺間而起收漁人之利矣秦敢輕動乎猛之計誠神矣哉

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獨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且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内斷於心耳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滅昭然甚明勞師大舉恐無完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讐太子獨與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豪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下詔大舉入寇遣陽平公融督後將軍張蚝冠軍將軍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孰能成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晉以謝石謝玄率衆八萬拒之陽平公融克壽陽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栅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不敢進融於壽陽

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爲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來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玄等從序言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楊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資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爲弱也憮然始有懼意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半渡擊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麾兵使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故一退不可復止謝玄等引兵渡水即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返旆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死者蔽野塞川走者聞風聲鶴淚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十喪七八朱序與張天錫皆奔晉堅中流矢單騎走慕容垂二萬人獨全後姚萇乘敗起兵自稱後秦王　秦兵之敗也秦王之驕矜天道之違順群議之不洽慕容垂姚萇朱序之倒戈固矣然陽平公融亦非知兵者也兵法貴進忌退豈有敵人而我乃麾之使退乎即退也書云不愆於五步乃止齊焉漫令之退何所底止乎且治衆與治寡不同旗鼓一移衆志驚駭亦烏知其欲半渡而擊乎此秦兵之所以敗也若謝玄者雖得朱序爲之內應亦可機敏有勇者矣

劉宋時魏奚斤與夏平原公赫連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統萬者夏都城根本處也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夏王將步騎三萬出城魏主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夏衆大潰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統萬長安魏兩取焉孫子所謂攻其所必救者類如此

宋檀道濟伐魏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魏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食盡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斬之道濟全軍而返　焚燒草穀清野之說也魏之計得矣唱籌量沙不幾亞少米壞乎後有效者師其意可也想當日食亦未必盡匱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以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勇氣百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按穎疑兵之計可為縱火焚屋則不仁甚矣且孫子曰因糧於敵亦與兵政不合

隋煬帝十一年八月巡北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急攻鴈門詔天下守令募兵競來赴難李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不絶夜則鉦鼓相應彼必謂援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

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軍役行掩襲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遂將精兵七千人襲回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襁負道路相屬於是推密為主號魏公

劉文靜說世民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群盜殆以數萬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咲曰君言正合吾意後終如文靜言

昔唐公李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淵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誓淵得書咲曰密妄自尊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也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皋之險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鷸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冀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附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絶　噫約與國卑而驕者兩得之矣

唐公西征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未返突厥與劉周乘虛入晉陽淵召將佐議北伐裴寂等皆以為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内實相猜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

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前則克退後則散前敵承於死亡無日矣淵乃悟命世民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　武周襲太原果虛乎然何以至次年而遂有元吉棄太原奔長安之事也愚謂其得計者非在棄太原在得長安耳有長安不可不有并州有并州不可不有長安也急之則得緩之則不得唐世民加於人數等矣

八月雨霽淵命軍士縢鎧仗行裝趨霍邑建成世民將數千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分道而出建成右師少却老生乘之世民帥鐵騎橫衝後軍斷劉弘基斬老生遂克霍邑　將數千騎者示之易犯也圍且詬之者使之必犯也一却一進者奇正相生也世民他日謂李靖曰暗與孫吳合

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人馬憑堅城固守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背腹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却坐費日月儻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蠭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兵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　兩從之識是也是時王世充株守東都李密殫嗜倉粟且一穴二兔互相羈絆殆天相唐成事乎不然李密嘗以智畧自矜者何碌碌猶人不如其視晉陽者視倉粟也

唐秦王世民克薛仁杲語諸將曰宗羅睺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摭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

唐李靖擊蕭銑自夔州順流東下時銑兵俱在江嶺之外聞阻不能遠集乃悉見兵拒戰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盡投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後果如其言衆皆嘆服

劉武周降將尋相叛去唐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

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大丈夫義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已耳既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且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來無所礙大獲全勝世充僅以身免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崛起者之兵與將大抵皆所與角力之人也不如是大度恢宏推心置腹安能鼓舞英雄而致其死力乎漢高之處英布光武之處盆子宋祖之處郭進一揆也

唐太宗大宴群臣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在我上任城王道宗攻其下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見漢高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葅醢非高祖之過也國家綱紀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無遺後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常熟丁奉曰帝之責之也共保富貴之語何其恩之深而韓彭葅醢之言何其威之烈也恩威交濟甚得御將之道

唐太宗伐高麗進軍白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

唐將突厥入寇天久淋雨世民謂諸將曰彼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角俱解弓不可用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待勞此而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乃相與議和

安祿山將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乃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束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得矢數十萬其後夜復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敗焚壘而遁 天子播遷之日衆心疑貳之秋乃有將領欲叛肆言惑衆不斬則變疾斬亦變善哉悲像以作其忠誅逆以一其志蓋做北軍左袒之意而用之尤善者也後雷萬春雨中六矢而不動羅雀掘鼠而無叛實權與于此

尹子奇益兵圍睢陽甚急張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兵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騎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為矢盡

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
軍還

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異同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按此法在城守可耳在聰明絕人之張睢陽可耳若統兵數十萬出征數百里其不謂之失律者幾希誠哉兵之變也為將者亦不可不識此意　按史記張巡兵萬人城中居民亦且數萬人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唐僕固懷恩肅代將中興功臣也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輸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功無與比至代宗廣德三年反君臣兩有過焉上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與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僕固瑒圍榆次旬餘不拔其將白玉焦暉率衆攻瑒殺之懷恩聞之與麾下三百人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以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具禮葬之功臣咸嘆悲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子儀興唐之功不在懷恩下其可叛之隙亦不比懷恩少然始終如一表裏無二朝受命夕就道略無纖芥介意不獨懷恩之衆欲歸之即懷恩亦卒不愧之乎況代宗又善補過其所以厚待懷恩者亦所以厚待子儀也尉繚子曰兵以道勝其斯之謂歟

唐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諸道兵救之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携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環甲張旗鼓譟還趨京師　不能撫卒者類如此　唐德宗問陸贄曰近有卑官那建自山北來論說賊勢語甚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是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奸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乃上奏其畧曰以一人之聽睹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奸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項籍納秦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疎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

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
御物物終不親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
機有獨馭區宇之意謀吞衆畧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
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咸致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
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
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願陛下以覆車之轍
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上又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贄以為賢
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
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
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　按陸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
病皆本仁義炳炳如丹可為後世法治安之道在其中軍旅之
道亦在其中君與將皆當佩服比之韋絃
唐憲宗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李
吉甫議興兵討之宰相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
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
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決於家僮衆皆憤怨田
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四拜興度不免乃謂衆曰汝
等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
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乃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謂李絳
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
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
以大恩若待將士表來為請節鉞則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將
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
度使賜名弘正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前代宗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
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名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軍士因
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一則使軍士戴恩一則使諸道聞之知朝
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
可望焉　孫子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此正間
以仁義而聖智行之者也南北朝侯景降梁而高澄請和其事
亦類此
唐李愬擒吳元濟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
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
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
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
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
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
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五代晉王克用薨其子存勗嗣為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

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不諳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周德威等發晉陽直抵夾寨塡塹焚柵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梁王聞之大驚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若吾兒豚犬耳

五代唐莊宗祀南郊大赦郭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縉唐主內府錢山積不肯給賜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于是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卒致嗣源之變　清順治五年大同姜驤兵變清師乏糧山西巡寧道王昌齡齎銀五萬濟之軍士皆言道路充斥兵少不可行昌齡强之曰家丁如韭菜割了一查又一查及行至九原驛內變被殺正與唐莊宗事可互相發明

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西平王自帥兵赴筠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厚恩不敢愛死北漢主却與周世仇不悦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好惡不同謀多不協遂為宋石守信高懷德等所敗　宋太祖纂周者也周太祖纂漢者也北漢主仇周者也李筠仇宋者也以仇宋者而使仇周者為周以仇周者而使為周者伐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事前難為謀事後難為處也故曰疑志不可以立功昔宋太祖嘗舉幽燕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此圖必出曹翰太祖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默默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宋之君臣謀之如此其密北漢與筠慮之如此其疏又奚俟其敗而後決哉

宋太祖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閲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普之謀曷以善哉兵在內則篡兵在外則叛不內不外而又寓激勵軍士之權居重馭輕之勢故善

宋李漢超為關南北兵馬都監民有訟其强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幷所貸錢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宋郭進為西山巡檢使威令嚴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貰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者太祖預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胆氣今貰汝罪若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果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聞乞遷其職太祖從之　太祖之將將者固奇而郭進之將兵者亦奇因罪貰勇轉禍為福雖一時權宜亦具深長遠慮李漢超亦若是

宋太祖將南唐池州人樊若水屢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竹絙自荊渚而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試舟於石牌口迻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之

宋太宗發兵取契丹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勢大振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勢設伏林莽以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糧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會將彬部下諸將聞美累進建功而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薄宋師伺其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宋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時方炎暑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駝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休哥旌鼓符契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彬信失勢休哥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關宋師敗績棄戈甲如丘山　契丹之有幽燕也久矣其根深蒂固矣況聖宗為賢主休哥為良將乎一旦欲驅而逐之必經以歲年儲積糧餉得一步則守一步得一尺則守一尺反客為主右攻左取令其奔命不暇大國攻小國之道理固有不易者乃欲速見小徼幸從事未有不敗者也太宗得之矣曹彬失之矣

宋張齊賢守代州契丹兵自湖口來薄城神衛都校馬正禦之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兵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去乃閉美使選精兵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兵少卻復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

幟燃罔契丹兵迷見火光中旗幟意謂弁師至駭而北走齊晉
先伏步卒二千干土鐙砦掩擊大破之　張齊賢具善形者乎
雖古之良將何以過宋聞契丹兵至遣李繼隆從真定兵萬餘
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
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
敵鹿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
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莫若吞甲啣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
不虞我之後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衆皆
憤激從命繼倫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
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隆兵四五里會食訖將戰隆方列陣于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敵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
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當相謂曰當避
黑面大王　人謂尹繼倫之致死乎否則謂繼倫之善求生也
何也惟躡敵與李繼隆兵近雖敗當不至死
宋宗澤為東京留守時金兵充斥盜賊蜂起有王善者河東巨
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
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
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有楊
進號沒角牛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推衆各數萬澤遣善
言者諭以禍福悉皆降之人馬衆盛軍威大振　與郭子儀單
騎見回紇者同一揆然王善必躬詣而楊進等則遣人諭之蓋
善既降則進等有不得不歸之勢此澤之權宜其間也
宋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
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為統制
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
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
其言飛由此知名後招撫使張所謂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
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武經郎
宋李綱奏疏謂步兵不足以勝騎騎兵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頒京東西路製造而教閱之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
創兩竿雙輪文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長兵禦
人短兵禦馬傍施鉄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一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
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
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中　當訪其
制　宋趙鼎言經畧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畧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
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荊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瞰京
洛三國所必爭宜以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計無
出于此　愚按鼎之言自南而北之計也自北而南之計亦復如是故有元取襄陽而東南不可為矣

宋韓世忠得命進駐揚州手敕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復如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朝廷使魏良臣如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回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宋師動息則具以所見對聶兒字聞世忠退大喜即起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别將撻不戠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宋師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士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

金兀朮南侵還欲濟江時宋大將韓世忠移兵鎮江以待之兀朮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焉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兀朮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兀朮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復餽以名馬世忠終不許遂相持於黃天蕩兀朮畢江南兀朮援兵字佳太一軍江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兀朮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拽一舟沉之兀朮窘甚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船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祭天遂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而舟上皆有五緉兀朮令善射者以火箭射之五緉皆自焚煙焰蔽天世忠遂大潰然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者凡四十八日　按兀朮為世忠所扼者世忠之計得也世忠為兀朮所敗者兀朮之善變也用兵者甚勿以勝而疎其謀以敗而沮其氣也

宋岳飛討水寇楊太于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軍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哉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𤫉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兵四起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

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可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大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避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撫諭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算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期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

宋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人及殿司卒三千為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譟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孥以行至是錡召諸將問計諸將以東京已陷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遏老稚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議與錡合錡喜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募土人為間探于是軍士皆奮勇備戰守婦人礪刀劍時守備一無可恃錡于城上躬自督厲取車輪埋城上徹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金遊兵已涉潁河至城下五月壬寅金師圍城錡預于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自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既而金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錡令開諸門金兵疑不敢近先是錡傳築城牛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堞端軼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轅門無不中者金人稍卻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于李村錡遣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嘂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即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聞吹嘂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與孔舟酈瓊趙榮等帥十萬衆來援過淮

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
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
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
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
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
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
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
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耿訓曰太尉
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
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于潁河上敵
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
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軍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敝
錡士氣閑暇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
病往往困乏方神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氣索忽
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戰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追之死者
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
號鐵浮圖戴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
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一步退不可却錡兵以槍標去兜
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金
人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
無前至是亦為錡兵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少休
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
已撤拒馬深入斫敵又大敗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中仗
積如山阜兀术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　按錡自致其死以
致衆人之死軍孥在城則亦自致其死且藉暑雨以得天時背
城垣以乘地利竹器為號尤稱奇絕敵人焉能得其號亦安能
遁有是物神謀不測從容制勝豈幸也
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圍宋吳璘請于胡世
將而犁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
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
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見陣以拒
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待則以鼓為節騎兩
翼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
于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得車戰餘意無
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時胡盞習不祝據
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
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前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
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軍敗矣習不祝善謀
胡盞善戰二將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法更
休迭戰士殊死鬬金師大敗　按疊陣法正兵也夜半截坡嶺
奇兵也惟正故不敗惟奇故能勝戰于山前能而示之不能之
計亦在其中
宋李全叛攻楊州守將趙范趙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
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
如出堡寨傍[illegible]卒鑶金槍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
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擒南軍官軍
見賊突圍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
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引數
十騎北走葵師諸將蹙之全趣親塘親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
久戰晴霽塵如爍壞全騎過之皆陷淖不能自拔遂殺之　前皆
軍謀之常按淖陷一事亦可以人爲者也
元速不臺攻金汴京立攻具沿壕列木柵以新草塡壕頃刻平十
餘步金有火砲名震天雷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
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已上着者鐵甲皆透元又用牛皮洞直至城下掘
城爲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金以鐵索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
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人惟畏此物後竟不克因議和退師　蟻附攻城策
之下者也然必死之冠未有不如是者亦不可不知　下
元伯顏用兵紀律外嚴而中以不殺爲主故所至降附或請其入視降城府
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者伯顏笑曰是欲賣繇噬吾民耳乃下
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論以軍法故其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
未嘗一有所私元主眷賜有加　按元以北方之馬力展中國之技巧
其神機妙算出奇制勝必有出人意表者惜史不詳載焉但稱
太祖曰深沉大畧用兵如神稱世祖曰仁明英武屢立大功而已然
北人剛狠攻戰圍其所長乃以不殺爲主其廟算之勝孰有過于
此者乎所以開有元一代之業也余嘗詳覽元史深嘉其治尚
恤民風俗朴實即順帝亡國之君較之呂政楊廣漢獻唐僖等輩
亦有間者乃福祚不及百年蓋亦天也
元季陳友諒據湖廣欲約姑蘇張士誠同侵建康明太祖深患焉
時羣議沸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
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巨艦乘之遂謂所陷
今彼居上流順勢來攻舟師十倍于我猝難敵也或勸自將攻
之上曰此亦不可敵若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
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師步騎亟回百里趨戰兵法所忌
皆非良策吾有一計足以破之乃招指揮康茂才曰有事命汝能
之乎茂才曰惟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爲冦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

汝與友諒舊作書遣使偽降約為內應仍告以虛實招之速來且分兵三道以的其勢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事友諒具書令齎以往必信來無疑將行以其謀語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上曰此策不可失也釋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寇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寇則東寇落膽矣善長曰善遂遣閽者持書詣友諒營友諒甚喜問曰康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閽者歸具以告上喜曰寇落吾彀中矣乃命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完發兵四出埋伏設黃赤二幟于獅子山戒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發令諸將皆嚴師以待是夕友諒遲以舟師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紿即與其弟號五王者帥舟千餘向龍江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甚銳上令舉赤幟諸軍競前拔柵黃幟舉伏兵四起友諒師大潰生擒七千餘人殺溺死者無算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友諒乘別舟脫走追至采石復大敗之遂復太平　按此即周瑜令黃蓋詐曹公之計也然瑜必以苦肉而後行之諒則無故而即信之愈愚矣

元季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湖水有淺處舟難迴旋不利進退遂入江據友諒上流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列柵于江南北岸置火舟火筏于中流戒嚴以俟敵舟不敢出困二十七日糧且盡計窮冒死突出繞江下流欲由禁江逾回上流諸軍追擊復以火舟火筏衝之友諒師大潰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　所謂先處戰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此類是也

明徐達既定燕京與諸將議取太原曰聞擴廓帖木兒以元主命率師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以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擣太原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兵法所謂批吭擣虛者也若彼還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兵皆曰善遂引兵逕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鋒甚銳萬騎突出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千騎衝却之敵軍于城西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不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使人約降且請為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亂自相殺戮擴廓聞變不知所出急踰帳後乘騾馬從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　按潛兵襲人城池未得敵師還救步兵不集營壘空虛表裏受敵危道也而乃賈勇劫營伺間制勝則轉敗以為功矣兵法云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明燕王靖難兵起宋忠守居庸關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

城中皆為燕府所設委屈積滿道路宜為執仇將士聞之或信或
否王乃令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先鋒衆遥識旗幟又識其父子
兄弟無恙相呼輒應皆喜曰我家固安遂多降者忠師餘衆倉皇
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忠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
入遂克右庸　兵機也宋忠之用機也以死燕王之用機也以生方憂
其死而忽予以生以生之機奪死之機而死之機反有以濟生之機矣故
用兵者貴審機明燕王靖

明燕王靖難兵起南將潘忠屯莫州楊松帥先鋒驍勇者九千人
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燕王聞之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令軍秣馬
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
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忠援兵不至松令軍士登城大罵
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王度潘忠在莫
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遂命譚淵領
兵千餘度月樣橋伏水中各取茭草一束蒙其頭又令軍士數人
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
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橋不得背腹受敵遂生擒忠
至莫州盡降其衆獲馬九千餘匹　掩其不備兵家常事不意水中
亦可伏兵且以楊松餌潘忠故曰奇正相生如循還之無端噫亦密矣

明李景隆帥師征燕王次德州收集先帥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
路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粱
豎子耳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忮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
而輒以五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覆見于今矣然吾在此必
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
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
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止自示弱
使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掎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
為永平直欲誘九江來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去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
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為守備切勿出戰又有請守盧溝橋者王曰
九江方圖深入舍此不守使彼肆志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既而吳
高聞燕王將至永平引師遁還山海燕兵追之斬首數千級遂議攻大
寧先是寧王因燕王巡邊宴會相得甚歡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約且大
寧傾朵顏等三衛多胡人驍悍不靖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北地苦
寒日夜思歸燕王知之至是朝廷又以寧王與燕合謀削其三護衛燕
王佯為不知惟以窮蹙求代為陳請朝廷和解免禍為辭寧王得
書大喜燕王意兼程趨大寧然必道松亭關有劉貞陳亨守之關
門險塞猝恐難下王曰今從劉家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悉
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
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然守大寧者四人都督劉貞
陳亨都指揮卜萬朱鑑貞性愚懦不斷而亨有二心陰與靖難師
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燕王忌之乃設計為反間作書貽萬甚

稱獎萬而桎拱亨械繫牢固各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
中俾歸與萬其同復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建
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守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不敢望賚守者
如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貞
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殺萬執下獄籍其家萬力辦卒不能自
明遂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戰死卜萬亦為北兵所殺松亭關師
潰都督陳亨及都指揮房寬等五六驍將皆降惟劉貞單騎負敕
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寧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寧
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為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
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戎幷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
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戎及護衛官校戍卒皆從大寧為之
一空靖難兵自北益盛兵將李景隆聞燕王在大寧遂帥師瀘溝橋
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為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
州又結九營于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之還令壘營人非受令不
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
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夜夜縋城斫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
都督瞿能奮勇與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
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
城中北軍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南軍明日雖欲登城不可
得矣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
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
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使諜者打聽景隆調度行事
知其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勞苦不得休息凍死及墮指
者甚衆燕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罷其衆吾不勞而勝矣景
隆遣都督陳輝渡白河燕王帥精騎薛祿等逆擊之輝敗僅以
身逸乃悉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
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夾攻景隆不能
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
走委棄兵糧晨夜南遁景隆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臣
等請攻景隆然後攻大寧而殿下不從睿算神謀料敵制勝無
一不酬何其神也王曰此適中耳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
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後有商略無難子言
燕王用兵有謀而勇赴之也大抵創業之主以臣子而叛君父
成則為帝王敗則登鬼録寧能北面事人乎故漢高祖隋度陳
倉唐太宗直趨長安漢光武百戰昆陽明太祖親襲建業皆躬
擐甲胄親歷戰陣履經險阻而不畏數臨患難而不懼死中求
生敗中求勝故能有成否則如宸濠在正德之世亦有為之時
也左顧右盼猶豫不斷豈非李密所謂楊玄感好反而不欲勝
者乎雖曰天道豈非人事耶
明廣州黄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知數

坐堡鹽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柴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筒中破鈕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蟻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如歸市旬日間至萬餘人攻圍都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餓死者如疊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誘惡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還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欣逆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挾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　不意柴中亦可伏兵則凡可以伏兵者何不用也

明英宗親征出土木被也先挾去將中國無主群議洶洶咸謂京都不可守當如宋高宗南渡故事兵部尚書于謙立郕王監國未幾即真貪祿固位並無納賂迎請之意而也亦不索賄要播萬世美名遂踰年送還　若以忠孝論之則景泰不如高宗以功效論之則高忠不如景泰若以貨利論之則也先不如金人以度量論之則金人不如也先此亦古今最奇事昔秦繆公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孔子以秦誓續周書為其有王人之度也也先之事豈不有類此　此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明李賢備邊策有云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馬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銃是也其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不難取勝如馬隆平涼州朱超石卻魏軍常敵走楊大眼唐哥舒翰馬遂宋魏勝皆常用之不獨一青然也　按此以步禦騎以弱敵強以主待客平川野戰可為長策若長驅遠襲則有所不及在用之者善變耳

明兵科給事中鄭林受命操練團營繪圖以進曰臣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戰陣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西正東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則諸葛孔明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神道設教以神其法使人莫知

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嚮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按此正兵居外為正奇兵居内為戰戰者縱橫守者自若固良法也然必部伍分明簡選有素某為戰鋒隊某為陷鋒隊某為遊鋒隊某為馬兵隊某為步兵隊某為長鎗火銃等隊旗鼓一動鬥指相應否則恐散卒流為蠹絆

明正德六年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猖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起門墻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俟于竇内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

風角

候風法

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鷄羽八兩為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亦可於竿首作盤作三足木烏於盤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内轉風來則烏轉迴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占之羽必用鷄取其屬巽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象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烏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烏為其首也今按古書云立竿三丈五尺以鷄羽五兩繫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取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衆中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烏畢行權設取使用羽作葆之法取鷄羽中破之取其多毛處以細繩繫縛内中夾之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𢿢揺鹿扶揺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

風名狀

爾雅曰風而雨土曰霾陰而風曰曀日出而風為暴迴風為飄焚輪謂之頹扶揺謂之飆

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著此語其文至繁今輙以一家例之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為不吉之象一日之内三轉移方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狂亂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絶絶復忽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主有卒暴事鳴條

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旨迅風觸塵蓬勃古云獨鹿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搖羊角今謂之迴風迴風者旋風也迴風卒起而圍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輪轉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直或磨地而起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古云清涼溫和塵埃不起今謂之和風古云晻冥昏濁寒慘者今謂之霾曀

凡風和暢清悅溫涼適時塵埃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色晦暝雲氣昏濁風聲寒慘埃𡏖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錯交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魁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上下不寧風風勢冥冥白日陰慘黃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慽慽南北雜亂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勢凜冽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惜為大喪風風聲欷欷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為旱火風連風冥晦四五日人皆悲傷為大水殺人風

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悅是謂祥風人君德令下施之應

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揚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今略諸家寒魁白濁為例諸稱寒魁白濁今謂之災風諸稱清明溫和今謂之和風諸稱大風寒氣冥冥日無光色沉沒霧氣今云昏風

占驗訣法

凡候風須明知八卦審定干支或上或下或高或卑俱無乖越然後可驗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不可不慎先定八千四維十二支位辰總二十四方逆相衝破即知風所發所止然後占之

凡風從戌來須抵辰自辛至必直乙二十四方先定其衝則虗明向辰卦既明自無失誤

諸例

黃帝占曰凡風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瀆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為常式若在宮宅城營之內戰陣之所風勢異常揚沙走石日光皆濁則必占之

凡人君理順四時則春無淒風夏無苦雨先王之治以天下為家兆民為子風起異常用意察之若紛錯交橫乍起乍止濡墨深藏智者檢點

凡風暴疾南北無定交錯離合氛埃相注此風之應必在人主李淳風曰巽為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築臺高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刻不爽矣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及五行生尅旺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

凡年月日時四殺五墓風從其上來白濁皆寒皆為凶風其日

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賊暴至若行防伏兵平時無兵防人謀害
凡年月日時刑殺五墓風起天色白濁日氣昏寒興兵動衆遣
之急整武備
凡兩軍相當欲分主客以日辰納音為客以時下辰與風來方
為主若日辰納音尅時辰及方則客勝時下支辰及風來方尅
納音則客敗主人勝尋常家居亦以此分內外凡忌風黑風三
刑衝破墓殺風當日有大雨及三日內大雨者其災散一曰宮
風當日雨徵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
但依數得雨皆解
凡風自衝來者為殃為長為火為兵為大臣死以日占何
國若當時有大雨即不占
凡風滚雨及風後降雨皆雨氣也不占
凡風從太歲上來鳴條擺樹而天色清爽日光明盛着體清
凉温和者祥風也天子有德令法不私人大臣畏惧國昌民安
之象若風勢蓬勃揚塵蔽天着人寒慄日白無光康刑帶殺則
為國有暴令月建為大臣日為令長時上來為民
凡風濕熱逼人着地走石吹沙鳴條落葉者為凶風以日辰
占何國饑荒人不安風勢和緩不揚塵土氣色清温日光皎
潔則以日辰占何國歲美人安
凡風起歲月日時德上鳴條落葉及宮日宮時天門乾上發

風皆為吉風五音之日風起歲月日時刑上黑色勃勃然經刻
冥冥不見人形是謂妖風宮日為君以下四日為大臣死其分
不熟民災以日占國
凡風起三刑而鄰于德不可分辨刑與德者以風言之德風鳴
條索索雖擺枝落葉作起作止止而去地尺外不動塵埃不揚沙
石日光不變是謂吉占刑風着地吹塵漲天轉石揚沙蓬蓬勃
勃乍緊乍慢日光昏暗是謂凶風宜從凶占歲

歲月日時方德刑墓殺例

干德甲丙戊庚壬為陽陽德自處甲德在甲丙德在丙戊德在
戊庚德在庚壬德在壬此謂自處乙丁己辛癸為陰陰德在陽
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此謂在陽取
合為德也　假令太歲在甲則歲德在甲太歲在乙則德在庚餘
依上月日時同歲取月月取日日取時及方時取方歲月亦兼取方
支德歲月日時在子德在巳在丑德在午在寅德在未在卯德在
申在辰德在酉在巳德在戌在午德在亥在未德在子在申德在
丑在酉德在寅在戌德在卯在亥德在辰以次順行前五辰是也
月干德寅午戌月德在丙亥卯未月德在甲申子辰月德在壬巳
酉丑月德在庚
三合申子辰　亥卯未　寅午戌　巳酉丑
六合寅亥　子丑　卯戌　辰酉　巳申　午未

干德合甲己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歲月日時殺寅午戌殺在丑　巳酉丑殺在辰　申子辰殺在未　亥卯未殺在戌

吟呻殺四孟月在酉　四仲月在巳　四季月在丑

歲月日時刑子刑卯卯為刑下子為刑上丑刑戌戌為刑下未為刑上寅刑巳巳為刑下申為刑上卯刑子子為刑下卯為刑上辰刑辰巳刑申申為刑下寅為刑上卯刑子子為刑下卯為刑上午刑午未刑丑丑為刑下戌為刑上申刑寅寅為刑下巳為刑上酉刑酉戌刑未未為刑下丑為刑上亥刑亥凡刑下來者禍淺刑上來者災深自刑者兼刑上刑下其災尤深謂之三刑者刑上刑下自刑也

五墓亥卯未木墓在未　寅午戌火墓在戌　申子辰水墓在辰　巳酉丑金墓在丑　土墓在辰

干刑甲刑戊　乙刑己　丙刑庚　丁刑辛　戊刑壬　己刑癸　庚刑甲　辛刑乙　壬刑丙　癸刑丁

衝破十二支衝子衝午午衝子　丑衝未未衝丑　寅衝申申衝寅　卯衝酉酉衝卯　辰衝戌戌衝辰　巳衝亥亥衝巳

五音六屬法

五音　一言宮　三言徵　五言羽　七言商　九言角

六屬　庚屬震　辛屬巽　戊屬坎　己屬離　丙屬艮　丁屬兌

子午屬庚　丑未屬辛・寅申屬戊　卯酉屬己　辰戌屬丙　巳亥屬丁

乾主甲子壬午甲為陽日之始壬為陽日之終子為陽辰之始午為陽辰之終乾初在子則四在午乾主陽內子外午內為始外為終也日干也辰支也

坤主乙未癸丑乙為陰日之始癸為陰日之終丑為陰辰之始未為陰辰之終坤初在未則四在丑坤主陰故內主未外主丑初四謂卦畫之初爻四爻也

震主庚子庚午震為長男乾初九主甲對于庚故震主庚以父授子故主子午與父同也

巽主辛丑辛未巽為長女坤初主乙乙與辛對故巽主辛以母授女故主丑未與母同也

坎主戊寅戊申坎為中男故主中干中辰

離主己卯己酉離為中女亦主中干中辰

艮主丙辰丙戌艮為少男乾上主壬對丙故主丙辰丙戌是弟五配

兌主丁巳丁亥兌為少女坤上主癸對丁故主丁巳丁亥是弟六配以地十二辰合十干以十干所屬所主從月來也

五音占風法

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定五音有十二辰配五音有聽聲配五音五音所主宮為君商為臣角為事徵為令羽為物宮數一為君為自徵數三為宗廟先人為鬼怪羽數五為境界為妻為財商數七為子為臣為僕角數九為病為死為喪

納音甲子壬申甲午庚辰壬寅庚戌為陽商　乙丑癸酉辛亥乙未辛巳癸卯為陰商　丙寅戊子甲辰甲戌丙申戊午為陰徵　丁卯己丑乙巳乙亥丁酉己未為陰徵戊辰庚寅壬午壬子戊戌庚申為陽角　己巳辛卯癸未癸丑己亥辛酉為陰角　庚午丙戌戊申戊寅庚子丙辰為陽宮　辛未丁亥己卯己酉辛丑丁巳為陰宮　甲申壬辰丙午甲寅丙子壬戌為陽羽　乙酉癸巳丁未丁丑乙卯癸亥為陰羽凡言宮徵羽商角日皆依此

地十二辰五音法子為陽宮土主帝王丑為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宮寺主口舌寅為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為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辰為陽商金主大將軍主吏士巳為陽角木主疾病主憂患午為陰宮土主后妃未為陰徵火主度人主土工主蜚蟲主詔誥主書檄主旱申為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酉為陰羽水主霜雪主雷電主沉陰主雹戌為陰商金主小將主兵刃亥為陰角木主死喪哭泣李先生曰自子至巳皆為陽律所生故為陽自午至亥皆為陰律所生故為陰

五音相動風占

宮日風從子午宮來為宮動宮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急出有急令慢風慢出有嘉令以日干占其遠近宮日風從陽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地動旱有土工風從陰宮來地震裂或后妃出行又為旱一曰陽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君出行陰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后出行宮日風從子午宮來時又子午為重宮君欲行大臣走又為風雨不調宮日風從丑未寅申徵來為宮動徵有火燭有土工實物出有兵時又寅申丑未為為重徵有義兵行有土工有詔令謂之義風宮日風從卯酉羽宮來為宮動羽有大雨不則大臣出走或復旱宮君羽臣君怒臣走宮土羽水土盛水衰則火起故復為旱也時又卯酉為重羽即有雨五穀成宮日風從辰戌商宮來為宮動商有兵行且有客兵來時又辰戌為重商有兵殃宮日風從巳亥角宮來為宮動角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有喪從陽角來邊兵戰有大喪宮為土為君角為木木動土不勝故君凶木主哭泣故有喪時加巳亥為重角君不昌有大喪伐宮日大風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色和暢日光明盛不寒慘者國有善令從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水湧地裂從巽來蝗蟲生害五穀從坤來有土工走獸為害已上時加宮則占

徵日風從陽宮來土工起大旱火災頻起宮寺中風從陰宮來太子有疾時加徵為重徵有土工火災起徵日風從寅丑陽徵來有火災君有恐走獸為人害宮寺多焚從王相來則歲大旱又多火災風從未申陰徵來人君憂走獸為人害一曰六畜多死時加丑寅未申為重徵國四門閉為事大徵日風從陽商來有急兵人主出以兵自守期七日或七十日從陰商來邊有急兵戰一曰風從陽商來輔臣強大臣死民有殃以日占國徵日風從陽羽來四鄰有事實物出陰盛于陽且有雷電霜雹諸侯大臣多失火四夷有兵從陰羽來實物出多

震雹四夷有事徵日風從陽角來有兵戰邊急金尅木木子火反
尅金故為有兵亦為有喪從陰角來邊有驚火一曰邊兵大起春
有喪
羽日風從陽宮來人持財物聚君有更令邊兵起土工興將受命有
集會有寒雪雹風從陰宮來暴寒傷物有水有土工兵集羽日風
從陽徵來國有兵有急令臣有憂關梁塞道路不通從陰徵來邊
兵憂羽日風從陽羽來有白衣聚有大喪大寒雪雹期五日或五十
日且有大雨雨從南方來國有憂人多病雨從北方來賊聚水中且
有雪雹陽羽日應陰羽夜應羽日風從商來有兵圍城不戰邊有
急關梁不通大雨客單不利金水母子和故不戰羽為角除害象
臣為君討賊故動必大雨不出戰也羽日風從角來邊有兵圍城城破一
曰兵不解時加已亥為重角有圍城有大喪商
商日風從陽宮上來戒太子忌怒人臣有急兵宮土商金母憂其子故為
太子亦為人主有疾從陰宮來庶子有憂有急變兵起北方商日風從徵
來國邑受令兵行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行徵為號令商為兵前
受徵尅故兵退一曰有小旱時加徵為重徵有火大旱商日風從羽來大
雨水歲大荒國憂亂有兵起東方水從金生故有大兵大水之事商日
風從陽商來有白衣聚衆自立且有大雨關梁不通大將出忠外兵
邑有小兇人君憂國門四閉兵在西方從陰商來國有大殃粟貴邑有兵
風怒期七日或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商為金二金並行故為大兵一曰
商日風從商來大臣死商日風從陽角上來有猝兵有急令從角
上來有喪土工作
角日風從陽宮來兵從中起君憂國門四閉從陰宮來
有大喪貴人多疾病有土工宮為君角主死喪
故有大喪角日風從徵上來大臣災亦防火焱
生粟貴一曰吏儉人財有兵倉粟富物出角
日風從羽上來有大雨土工興邊有兵卿大
夫多口舌疾病亦為貴人相奪角日風從商
來有急兵一曰臣不忠角日風從陽角來邊
兵起人主憂有賊至戰不勝多死亡從陰
角來有兵有大喪一曰遠喪至時又已亥有喪有
逆兵戰賊盜起衆貴民飢野多死人角主死喪
重角尤甚也已上係古風角書及樂產本李淳
風刪其煩亂著之于占然陰陽五音所生亦有
不同宜細詳之
凡五音惟宮日占在君以下皆為大臣令長庶官
及民當之仍以日辰言國
宮日風鳴條以上發止於宮者皆為人君出從德
來以德事出從刑鄉來以刑事出溫和清明以
喜事出寒慘昏濁以憂事出宮風卒起宮

宅皆為土工興作若瀆亂則為聚衆

徵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徵及辛起宮宅之中皆為火災口舌爭鬬追召之憂若風從徵來時加徵又止于徵者宮寺失火

羽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羽及辛起宮宅之中皆為聚衆或貿物出入渡船水物為變之事若風從羽來時加羽又止于羽者有大雨水亦為有酒食燕會

商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商及辛起宮宅之中有鬬兵傷若其日納音尅時則外人來傷主人時尅納音主人傷客若風從商來時又商又止于商即宮宅中必有自傷者一曰陽商之日兵起于外陰商之日兵起于內

角日風鳴條以上發止于角及辛起宮宅中皆為疾病若時又角而風從角來又向角去或止于角皆為外喪期九日或九十日時加旺為君長相為臣子及妻死囚休為下賤以風起止之方決其人及所在角雜羽為水死雜徵為燒死雜商兵死雜宮囚死純角病死

大凡風起止日時方位徵多為火羽多為水商多為兵為粟貴角多為疾病宮多為吉須鳴條以上拔木揚塵吹沙走石落葉擺樹乃占

宮日風從徵羽來皆為民不安從角徵來為火起從角來又為疾疫從商宮來皆為糴貴羽來又為水澇商來亦為火須蓬勃吽怒吹沙走石日光昏慘乃占後同此

徵日時加徵怒風勃風從商上來天色黃黑疾作火燒倉庫止于商徵者事疾徵日時加羽勃風從徵商角上來天色昏冥為火燒市肆徵日勃風從羽上來先陰寒後熱大殺人

羽日時加羽風起羽有疾疫以風止處為災止之月如止寅則正月止也

羽日風從商角上起時加徵者月內未貴人不安

商日風從角上來時加商角粟貴人疫商日風起徵商角粟貴且有火災

角日風從商角上起粟貴人疫角日風從徵上起火災亦為粟貴或時加角徵或從他處起而止于徵角皆為有火災

五岳之音占風

五岳之音以納音為論若風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至三日以上乃占不能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不盈時而止者雖凶亦無大害

東岳之音東方寅卯之角國有大冦人疾疫庚寅辛卯是也有妖言鬼神之書作妖有火災丙寅丁卯是也寅卯之商國有大兵客主攻伐之事賊出燕趙壬寅癸卯是也寅卯之羽有暴霜雹水災蝗蟲起甲寅乙卯是也寅卯之宮帝不安其都有出行貿物出有善令以財物賜庶人戊寅己卯是也

南岳之音南方巳午之徵國有夷狄之害逆人謀乙巳戊午是也巳午之羽有江海賊或水中船中害人癸巳丙午是也巳午之商國之大臣新事人民强亂辛巳甲午是也巳午之角牛羊疫魚死水中

小民移動巳己壬午是也巳午之宮天子欲驚暴亂賞有功逐佞人封有德丁巳庚午是也

西岳之音西方申酉之商軍民内移出行乘舟没溺亥壬申癸酉是也申酉之角有貴人災使者至有姦兵起庚申辛酉是也申酉之宮臣多財不恤國戊申己酉是也申酉之徵有内臣謀逆丙申丁酉是也申酉之羽霜雹非時秋水災則兵動水賊起民疾病五穀不熟甲申乙酉是也

北岳之音北方亥子之羽蝗蟲卒起露傷萬物癸亥丙子是也亥子之商外兵為患水中賊起辛亥甲子是也亥子之角三公憂喪人疾疫己亥壬子是也亥子之宮土工事之兵行丁亥庚子是也亥子之徵皇后憂太子有暴喪乙亥戊子是也

中岳之音四季辰戌丑未之宮有土工人流移牛羊疫丙辰丙戌辛未辛丑是也辰戌丑未之徵山賊出流言于民民怖欲逃亡甲辰甲戌己未己丑是也辰戌丑未之羽民詠妖言有流移之災壬辰壬戌丁未丁丑是也辰戌丑未之商五穀不熟民多災死庚辰庚戌乙丑乙未是也辰戌丑未之角夷狄兵起胡人作難實物出戊辰戊戌癸丑癸未是也

五音風聲占法

李淳風曰凡占風必知風之情脆風之聲五音者五行之聲皆出于黄鍾之管管長九寸聲最濁而為宮其數九九八十一分增減以生上下故三分減宮一分餘五十四三分益一為七十二三分減一餘四十八三分益一為六十四以成五音之數聽聲之法必須耳察大小清濁必以度數正之度數正則聲亦正不可以文載口論姑言其梗槩云宮風聲如牛鳴窖中隆隆如雷鼓礬徵風聲如奔馬如炎火如縛彘駭走羽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水揚波激聲氣相碰商風聲如離羣羊如扣鍾磬如鸞羽之集如鳴咽流水鳴聲感人角風聲如千人語垠垠然令人悲哀如人叫啾啾如嘯如呼如雉登木

宮風發屋折木有土工興人君内煩宮為君怒則自動其心故内煩不出十日遠百日宮數也有所之風以動之不安故有所之且有急令風怒急也貴臣相捕斬内不安相疑忌天下兵起上下不安故兵起盜賊滿市人饑不救國亂上下不相恤車馳馬奔流亡不止宮動土故人移居也他做此

徵風發屋折木有火災不出三日或三十日吏憂自行四方告急事或有大火妖言為幻百姓驚恐自亂凡言吏者理人之官上至三公皆是徵主烽燧故四方告急

羽風發屋折木不出五日或五十日糴大貴以水為憂有大喪后妃黜珍寶出

商風發屋折木不出七日或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糴大貴國門大閉備守禦關梁塞兵從中起

角風發屋折木不出九日或九十日有急賊鬭戰糴大貴民饑相食有大死喪疫癘已上係風聲占與日辰五音不同然亦須以日辰來方相參課之

雜占五音法

凡五音之風從本墓上來或時加墓或止于墓皆主大臣有死喪疾病或黙或爲火起若蓬勃有聲吹沙走石大歬三日内有雨則災不成歲墓上來人君不安刑上來后不安月建墓上來宰相大臣有病至死日墓比來以日占其分長吏死民不安米貴在刑月及本月内將墓上來受風之處小兒多死月建刑衝上來受風之處米貴人災若帶角徵日時及方上來火災已上蓬勃吽怒吹沙走石天色晦冥乃占若天清日朗氣色温和不揚塵走石者其風雖大未可輙以此斷

凡五音之日風來色黑不覩人面先緊後慢經刻止者主疾病惟宮日其占在君其下四日以日占其地大臣死民流亡期以支干合數假令甲子日二九之數近十八日遠百八十日更遠九年

諸宮日風頓起白日沉冥霧氣四塞或熱或寒邊境不寧臣下逆命宮日寒風切切人戰慄人君用刑急刻誅罰不中宮日亂風啾啾有聲令人悲惨鳴條落葉冷氣逼人有大喪大臣殃宮日風肅肅習習搖樹鳴條去地稍高不揚沙土日色清明天氣和暢或從歲月日德及合上來謂之德風天子有德大臣忠正天下太平凡受宮之日風從乾天門起鳴條以上至發屋折木風氣清涼止于德合日光明潔是謂王風宮日風起于坤鳴條以上不揚沙土天氣清爽日色明盛是謂相風皆爲天子有德臣子忠孝五穀豐熟四夷歸順百姓康寧庚子陽宮之日夜半宮時大風從子上來折木發屋止于辰此爲陽宮入墓天子有憂喪白服大臣死期九日或九十日庚午陰宮之日日中夜半大風從子午上起折木發屋止于辰此爲陰宮入墓皇后卒暴災病期九日或九十日庚午陰宮之日夜半風酉上起止午風調不怒不動天子有喜或立后期九日或二十七日丙戌陽宮之日有風從未上來止于戌民憂疾病以日占國此是則例其餘依此占之

諸徵日風起艮上天氣清涼日色和暖赤黃雲滿天天下和平五穀豐熟君安國昌徵日風炎炎熱氣逼人或在徵上來或止于徵或帶刑殺五墓皆有火災不出三日

諸羽日風從坤上起鳴條以上至發屋折木日氣温和天色清爽白雲滿天天下安寧人主壽昌羽日疾風天下皆人疾疫多盜賊

諸商日風從巽上起鳴條以上天日清明氣色和好青白雲滿天天下安寧人主壽昌

諸角日風從乾上起鳴條以上天氣清爽日色明盛黃雲偏天君令大行百姓安寧五穀豐登角日疾風天下皆兵大起角日大風從亥上來止未爲入墓中大臣將相死近期九日遠期二十七日以日占其地舉此爲例

凡五音之墓皆准此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來三日至九日人疾病若風從巳亥上來寒慘止于未者人死喪以日占國期九日或二十七日五音日皆准此巳巳受角之日風從巳亥角上來止于巳亥者爲大夫長吏客喪亦爲民殃以日占國

凡風起五墓又止于墓爲死喪事宮羽墓在辰商墓在丑徵墓在戌角墓

在未宮主君四音主大臣國底及民死喪風從五音王相方來止于王相人主壽昌百姓大安

五音主客占法

凡日辰納音為客風所從來之方為主人日辰納音者甲子乙丑商丙寅丁卯徵是也風來之方子午為宮丑寅未申為徵是也　假令今日甲子納音商為金而風從未申丑寅上來為商動徵徵火尅金主人勝若從巳亥上來為商動角角木受制于金客勝他倣此

又曰辰納音為客加時為主人　假令今日丙寅納音是火風起之時又加卯酉為徵動羽羽水克徵火主人得羽主人勝若時加辰戌為徵動商商金受徵火尅主人得商則為客勝他倣此

又如今日甲子商為客時加丑未寅申為徵火火克金主人勝而風又從丑未寅申上來即是兩火共攻一金主人于是大勝餘准此

又風從日刑上來客勝時刑上來主人勝此亦謂時與日相刑也

凡言主客之法軍從遠來者為客居其地者為主又先起者為客後應之者為主若兩軍相持以先動者為客後動者為主如兩人相擊以先舉手者為客不動及後舉手者為主有氣勝無氣敗凡言主客者莫不准此

六情占法

北方之情好水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生于申盛于子其性趨下浸淫漸漬關物而潤故其情為好好而無厭則為貪婪故謂之貪狼主貪財嗜利強奪橫取欺紿詐騙攻劫盜竊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上來不出七日關梁驚不則自兵往攻他界貪狼之日時加貪狼風從貪狼上來有盜賊劫奪人財禍起北方若寒急昏慘則傷人不則小盜公正上來有報仇怨者揚兵相擊歲月在丑未大凶奸邪上來有惡人持物至廉貞上來有人持物相賂寬大上來有人持禮相候欲求財物陰賊上來有人以陰賊事相連不則出外為獸所傷貪狼之日時加姦邪陰賊風從姦邪或陰賊上來必有盜賊劫殺之事

東方之情怒木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木生于亥盛于卯其性屈曲受水而生貫土而出陰映閉匿故其情為怒怒而還賊所養故謂之陰賊主陰謀陷害屈曲邪佞叛逆戰鬬暴戾殺傷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來不出七日有陰賊入偷營斫寨事陰賊之日時又加陰賊風從陰賊上來有賊格鬬在所部內必傷人貪狼上來有賊自爭財相殺公正上來外人謀內寬大上來告客行財與人廉貞上來有巢穴之士為人所知一曰士人為劫姦邪上來有婦人從東來若東家婦人勿留之是窺隙而為盜者陰賊之日時加貪狼風從姦邪上來或止貪狼陰賊必有盜賊逆亂殺人之事

南方之情惡火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火生于寅盛于午其性猛烈無所容納其性為惡惡則忿惡疾邪不染污穢故謂之廉貞主賓客禮儀嫁娶宴享圖議忠信舉用賢良遷官慶賞之事其日風從本方來有相辨惡一曰有長者千里來相慶賀廉貞之日時加廉貞風從廉貞上來清和條暢有貴人慶賀宴樂若帶刑殺或昏冥寒慘則困而生

怨貪狼上來有人爭財一曰有客來求財物寬大上來有遷官召命貴客
酒食燕樂一曰有人以財物來求好公正上來貴人有事相問一曰有報仇怨
者姦邪上來有人上符文召發事不則有姦人設計相詒陰賊上來有
賊欲刼竊不幕刑殺無害廉貞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廉貞或寬大上
來或正寬大有貴人以酒食來相樂
西方之情喜金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金生于巳盛于酉其性剛利利刃加
物無不寬大故其情喜兑主秋成乾體天故謂之寬大言無不容也主福
祿賞賜酒食施與貴人君子聚集賜賀車恩賞賚之事其日風從本
方來兵在外不戰有喜寬大之日時加寬大風從寬大上來有貴人
請召飲食賜與姦邪上來有奸人為性婦人欺夫一曰有衆我不廣
以為欺者貪狼上來有爭財者一曰有惡人相遺物廉貞上來有遷
官賞賜陰賊上來防陰賊詭計公正上來貴人召問寬大之日時加
廉貞或大風從廉貞寬大上來有貴客至主喜慶事
上方之情樂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上方北與東方也（皆家之所指生北[illegible]）木落歸本水流歸源木
利在亥水利在申利而無阻故樂水性智智窮則姦木性上出窮則寄
行故謂姦邪主欺紿不信淫佚邪慝蔽善與惡姦私疾病之事其日
風從本方來七日內有賊或陰人斑詐虛驚一曰風清和帶德則為婚
姻往來寒㥞帶殺則為姦為賊姦邪之日時加姦邪風從姦邪上來
主人見謀或出遇疾病陰賊上來有宿怨者相攻有流血公正上來有人欲
報仇怨廉貞上來有文書或以姦盜相引貪狼上來有賊謀持物去寬

大上來有人相請因酒食生病姦邪之日時加陰賊有風從寬大上來有人
持酒禮相候謀賊害者
下方之情哀哀行公正丑戌主之下方南與西也陰氣之所萌生故為下
方戌窮火也丑窮金也金剛火强各歸其鄉火刑于午金刑于酉午
與酉火金之盛也盛時受制至窮而無所歸故哀火性無私金性堅
剛故為公正主報怨復讎主諫諍主驚恐主兵主誅暴亂主訟其日
風從本方來有忠臣直諫國有喜赦仇有功兩軍相守大將來降
不出七日敵兵自敗公正之日時加公正有風從公正上來吏人相爭仇
人報怨陰賊上來下陵上姦邪上來人有欲告言部吏私財物者貪狼
上來有亡失逃蹤相牽引者有吏人爭財相傷廉貞上來有遷官
事寬大上來出遣酒食公正之日時加廉貞風從姦邪上來有人報仇兩
來非人六情例第一本情甲乙主之 第二合情丙丁主之 第三刑情戊
己主之 第四衝情庚辛主之（合情用本日支辰所[illegible]衝情用本日支辰） 第五鈎情壬癸主之本情用本日支辰
所刑衝辰情用本日支辰所衝鈎情陽日用支後第三辰陰日用支前
第三辰
本情甲子陽商貪狼 乙丑陰商公正 甲申陽羽貪狼 乙酉陰羽
寬大 甲辰陽徵姦邪 乙巳陰徵寬大 甲戌陽徵公正 乙亥陰
徵陰賊 甲午陽商廉貞 乙未陰商姦邪 甲寅陽羽廉貞
乙卯陰羽陰賊
合情丙寅陽徵陰賊 丁卯陰徵公正 丙子陽羽公正 丁丑陰羽貪狼

丙戌陽宮陰賊　丁亥陰宮廉貞　丙申陽徵寬大　丁酉陰徵姦邪
丙午陽羽姦邪　丁未陰羽廉貞　丙辰陽宮寬大　丁巳陰宮貪狼
刑情戊辰陽角姦邪　己巳陰角貪狼　戊寅陽宮寬大　己卯陰宮貪狼
戊子陽徵陰賊　己丑陰徵公正　戊戌陽角姦邪　己亥陰角陰賊
戊申陽宮廉貞　己酉陰宮寬大　戊午陽徵廉貞　己未陰徵公正
衡情庚午陽宮貪狼　辛未陰宮公正　庚辰陽商公正　辛巳陰商陰賊
庚寅陽角貪狼　辛卯陰角寬大　庚子陽宮廉貞　辛丑陰宮姦邪
庚戌陽商姦邪　辛亥陰商寬大　庚申陽角廉貞　辛酉陰角陰賊
鈎情壬申陽商寬大　癸酉陰商貪狼　壬午陽角陰賊　癸未陰角公正
壬辰陽羽公正　癸巳陰羽貪狼　壬寅陽商陰賊　癸卯陰商廉貞
壬子陽角寬大　癸丑陰角姦邪　壬戌陽羽姦邪　癸亥陰羽廉貞
凡言六情日依此時與方止用支辰以本情言之

六情風鳥所起加時占

巳酉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鳥鳴其上若時又王相當言為長吏休廢囚死
當言酒食　時加寅午有酒食辭讓者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爭訟
時加亥卯有以酒食相謀害者　時加辰未有酒食女人口舌　時加申子
有酒食爭財　申子貪狼之日時加申子鳥鳴其上時又王相當言群
賊功劫休廢囚死當言有賊盜事　時加寅午有善人說攻劫事　時
加巳酉有酒食言攻劫事　時加丑戌有盜賊詞訟或文書連盜賊事
時加亥卯王相則有群賊攻劫休死小賊　時加辰未婦人說盜賊事

寅午廉貞之日時加寅午鳥鳴其上時又王相當言長吏休廢囚死當有
諫諍事　時加巳酉有遠書至　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財物事
時加辰未有陰私婦人口舌　時加丑戌有酒食　時加亥卯以酒食起
爭相殺
丑戌公正之日時加丑戌鳥鳴其上時又王相有長吏公正之日休囚當
有吏來相慰問　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賜與　時加寅午有公正辭
讓慶賀　時加辰未有吏來說陰私盜賊事　時加申子有吏來說
公正欺詐事　時加亥卯有吏來說盜賊相殺傷事
亥卯陰賊之日時加亥卯鳥鳴其上時又王相群賊大戰囚死有爭
鬬相殺傷　時加巳酉酒食相傷　時加丑戌有吏逐賊相害　時加
寅午有婦女鬬傷事　時加辰未有婦女姦事鬬傷　時加貪狼有
兩賊自相攻劫
辰未姦邪之日時加辰未鳥鳴其上時又王相當言有長吏來捕姦非
休死當有口舌事起　時加寅午有隸恭人言姦淫事　時加巳酉有
酒食陰私事　時加丑戌有吏來捕姦私陰謀事　時加申子有陰謀爭
鬬劫盜事　時加亥卯有賊兵相害事已上六情之日鳥鳴及風起于
本情方上則課其時依上占之
凡陰賊之日有飄風從四季（辰戌丑未）上來時加四季或群鳥飛從四季
上來時又四季皆為有閙鬪搜索之事若直旺相路遠休廢囚死
即在近道假令今日風起市中或群鳥疾飛從其方來即將搜索

之事占其所輔何事若將加丑戌則是仇怨辰未則是盜賊或殺人賊辛卯王相是大賊

十干十二辰風占

巫咸曰諸甲日大風丙丁日必雨不雨則海中兵起　乙日大風粟貴邊夷內侵　丙日大風有猝兵來圍城　丁日大風天傷物人畜俱疫有旱　戊己日大風土工興食物貴　庚辛日大風蟲生人病宜急防邊　壬癸日大風北夷侵邊　子日大風兵起水中　丑日大風粟猝貴　寅日大風黃赤氣四塞有火災　卯日大風蟲蝗大起　辰日大風人民移堡居集大將出行　巳日大風有大旱　午日大風邊防事急　未日大風土工大作　申日大風暴賊攻劫穀貴　酉日大風肅肅濡潤大雨水災　戌日大風胡兵大起　亥日大風兵賊相攻人民哭泣已上不論五音六情但風起鳴條以上㖏怒蓬勃揚沙走石折木發屋吹塵漲天日色昏沉天氣寒慘則依上占之仍以久暫言其災之大小

天門風占

天下多有出風之處名山大川皆有風穴惟天門所出風可占天門者乾方也戌乾亥同為乾方天門上發風擺木落葉而天氣晴明日光輝盛者天子有德令行天下日民皆喜天門上發風盡地尺餘不動塵上拂拂然天氣晴明黃赤雲滿天謂之祥風天子欲有赦令因人出獄天門上風先急後慢拂拂經時黃雲遍天忽夾微雨忠良在位民安君樂　天門上出風和慢後緊吹沙走石折木發屋黑氣遍天經時而止謂之邪風佞臣在位天子憂病若風止而雨降則解先憂後喜　天門上出風初微而漸大擺樹有聲而雷吼經時乃止天子欲行急令有赦年豐熟半日止五穀成賢人來天下安一日止有大赦不出年一日半止天子發大使出安邊行德令撫撫問事二日止外國來朝貢天子國有大喜二日半止天子欲行南郊禮大赦天下三日止天下五谷大成遠夷入貢若風帶熱氣天下穀蟲傷一分帶冷氣民勞苦風色黑慘陰濁天子有病三年災民不安物不成

八方暴風

北方坎風名曰廣莫風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曰四方暴風起北方主盜賊起天下兵皆動令人病濕滯下不能起居北方主水主盜賊

東北艮風名曰條風主立春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北方主鬼行人道多旱疫天下水令人病洩變容冬春之交萬物改變艮為鬼門

東方震風名曰明庶風主春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方主人流盜起相攻天下旱冥霜歲饑令人病變節四肢不可動搖

東南巽風名曰清明風主立夏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南方人多病洩痢乳婦暴病死

南方離風名曰景風主夏至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南方有火災來年旱人多病熱生瘡目盲離為目

西南坤風名曰涼風主立秋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南方天下兵動日

月失色令人食不入口病腰脊股膝肩背皆腫坤為衆攻兵動陽衰故日月失色

西方兌風名曰閶闔風主秋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方主秋旱霜天下兵動日月蝕人多患瘡痍

西北方乾風名曰不周風主立冬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北方天下大饑有盗賊相攻人流亡有神不起日月失色地動人多病疽疥癘惡瘡疾疫死喪　右八方暴風起其方即依上占京房曰八方風候及八卦風氣春白夏黑秋赤冬黄皆為下逆上兵革動各隨其部日辰占之乾為折風一曰衝風坎為大剛風艮為凶風震為嬰兒風巽為弱風離為大弱風坤為陰謀風一曰謀風兌為小剛風已上八風折木發屋飛沙走石三日不雨則占大凡風為陽雨為陰陽怒得陰則解故怒風得雨而解

歲首占風

漢魏解正月朔旦八方占云風南來大旱　西南來小旱　西來有兵西北來有胡兵胡豆成　北方來為中歲　東北方來為上歲　東來大水東南來人病歲惡　八風各以其衝對課多勝少疾勝徐自旦至食時為麥食時至日昳為稷日昳至晡時為黍晡時至下晡為菽下晡至日沒為麻　風從北來宜客南來為主吉西來為客東來宜主西北來宜客東南來宜主西南來有謀不成東北來主客俱不利若風熱冷異常或暴急皆澗又當以八卦暴風占之京房占

正月朔旦候八風從乾來有憂兵坎來有大水艮來人疾疫歲內有蟲蝗震來陽氣干歲大旱有長巽來年內多風傷五穀離來歲旱大熱多火災坤來有疾疫道上多死人兌來有兵事

八節風占

立春正月節其日晴明少雲歲熟陰則旱蟲傷禾豆風從乾來暴霜殺物穀稃貴　坎來冬大寒胡兵內侵　艮來五穀熟　震來氣泄物不成　巽來多風蟲　離來旱傷物　坤來春寒六月水人多愁土工興　兌來早霜兵起春分二月中其日東方有青雲歲熟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鐵倍貴　坎來豆菽不成民饑疾　艮來夏不熱米貴一倍　震來五穀成亦無盗賊　巽來蟲生四月多寒　離來五月先水後旱　坤來少水人多瘧疾兌來春寒八月國有憂兵

立夏日南方有赤雲起歲豐晴明則旱　風從乾來其年凶饑夏霜麥不刈　坎來多雨水魚行人道　艮來山崩地動人疫　震來雷不時擊物　巽來其年大熱　離來夏旱禾焦　坤來萬物夭傷兌來蝗蟲大作

夏至日南方有赤氣則熟晴明則旱　風從乾來寒傷萬物坎來寒暑不時夏月多寒　艮來山水暴出　震來八月人多疾巽來九月風落草木　離來五穀熟　坤來六月雨水橫流　兌來秋多雨霜

立秋日有白雲及小雨則吉晴明物不成　風從兌來甚寒多雨　坎來冬多雪多陰寒　艮來秋氣不和　震來秋多雨雹人不和草木再榮　巽來内兵將起　離來兵戎不利多旱　坤來五穀熟　兌來兵起將行

秋分日西方有白雲則善晴明物不成　風從乾來人多相掠　坎來多寒　艮來十二月多陰寒　震來人疫五果再花不實　巽來十月多風　離來兵動國南七百里　坤來土工興　兌來五穀大收

立冬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喜　風從乾來君令行天下安　坎來冬雪殺獸　艮來地氣洩人多病　震來人不安居多寒　巽來冬温明年夏旱　離來明年五月大疫　坤來水泛溢奐塩倍多　兌來妖言爲幻　兵在山澤

冬至日有雲雪寒明年大豐晴明物不成　風從乾來强國有憂多寒　坎來歲美人安　艮來正月多陰　震來雷不發大雨併　巽來百蟲害物　離來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人疫　坤來蟲傷苗多水　兌來明年秋多雨兵起

立夏巽卦王風從乾來爲一逆小凶　立春艮卦王風從坤來爲二逆兵起　立秋坤卦王風從艮來爲三逆穀無實　立冬乾卦王風從巽來爲四逆人出其鄉　秋分兌卦王風從震來爲五逆帶刀入市　冬至坎卦王風從離來爲六逆人民潰散　夏至離卦王風從坎來爲七逆臣子爲亂　春分震卦王風從兌來爲八逆殿上有刺客

已上八逆風若帶刑殺皆寒日色白濁大凶

乙巳占例八節風占

立春艮兌巽春分震坤乾風去地尺餘搖樹枝小有聲不動塵黄白雲滿天天氣晴明是謂景風應木之氣則節令調和忠良在位萬物成熟歲美國安若夾小雨則百果實

立夏巽兌艮夏至離艮乾風去地尺餘樹枝小有聲不動塵天氣和暖紫赤雲在日上下或遍天是謂祥風應火之氣則節令調和君明臣賢萬物阜成民安國昌若風先慢後急揚沙走石黒氣漲天則萬物不成人多病

立秋坤乾震秋分兌巽艮風去地尺餘搖樹鳴條不動塵土蒼白雲滿天是謂和風應金之氣則時令調和民物阜成主壽康兵戎不興若走石吹沙先慢後急日光沉没天氣昏冥來年春人不安

立冬乾震坤冬至坎坤巽風去地尺餘颯颯不動塵遍天白黒薄雲氣色和平是謂德風應水之氣則陰陽和萬物成熟民安國昌四夷效順若走石揚沙先慢後急日色晦冥明年麥損蟲生五菓不實

三辰八角風占

辱殺反吉抵誕忿爭。

申子辰日　艮震巽離坤兌乾坎

巳酉丑日　巽離坤兌乾坎艮震

亥卯未日　乾坎艮震巽離坤兌

寅午戌日　坤兌乾坎艮震巽離

凡風從辱上來國家有耻辱事從殺上來有暴相殺若行道逆之有相殺之人來過從反上來有反逆不順之事從吉上來有喜慶事行道逆之有賢人君子相見酒食燕樂從抵上來有非理抵䚡以旺衰占人如旺貴人相中人休發庶人囚死罪人相連從誕上來有妄誕之人相欺紿從怒上來有非理怒爭之事從爭上來有姦人來爭財物　宮宅之中有回風亦可用此占

占風知兵

立春正月戊申二月己酉三月庚戌有暴風從西來七日夜不止兵起西方　立夏四月辛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有暴風從北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北方　立秋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丙辰有暴風從南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東方　立冬十月丁巳十一月戊午十二月己未有暴風從東方來七日夜不止兵起南方以上皆不出衝大起諸

商日時在姦邪風從貪狼或陰賊上來日色白濁或昏霧比連三日或七日人間盜賊屯聚攻城邑不出一月遠不過七十日

諸商日夜半風卒起大霧至日中不解兵起

四季受商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子午外界民爲賊屯聚相攻關梁塞道路絕不出七十日

諸商角之日怒風從姦邪陰賊貪狼上來白濁冥晦比連三日已上必有大兵起以日辰占何方近三十五日遠七十日

凡貪狼姦邪之日怒風逆勃從陰賊貪狼上來寒慘昏濁又與歲月日時刑相會或墓殺相會必有急兵至無兵爲猝兵起

諸風逆勃四起或自上而來䚡地名爲逆風有暴兵起平旦發人民食時發賓客逆日中發姻親逆晡時發臣下逆黃昏發賤隸逆夜半發同姓逆雞鳴發妃后逆皆大故不出三十日若風止有大雨則災不成

諸宮日時加子午風從四季上來有姦人揚言行鬭人君左右親客內亂右風勢勃亂吽怒寒慘吹沙漲天日色冥晦或兼刑殺必有叛逆兵起

諸公正之日風從公正上來止于寬大爲長吏勝賊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時加公正風止姦邪或從姦邪上來止于嚚賊皆爲賊勝長吏

出軍占風

凡初出軍日時風從後來衝霧捲雲人壯馬嘶旌旗前指鼓角響亮者全勝　風從旁來而向前者得天之助獲敵資糧敵人來降

風從地上五音相生之方來生我者爲母翊子受我之生爲子扶母天色清明風氣條暢者必勝

凡初出軍及三日內行次風常逆來衝我旌旗不舉人氣怯馬不嘶或後或前或從旁起吹塵揚沙瀰瀰勃勃人馬行步無跡此名鬼風兵出必有挫敗當且止以觀便宜

凡出軍三日內道逢急風甚雨沾濕人馬咸不能行者不利

凡出軍連日昏霧沉沉風聲錯亂容雲不雨防下人有謀

凡出軍連日風雲不興草木不動賊不可得　出軍有飄風驟來

牙旗摧折旂旛纔竿或下垂者交戰將死軍行而旗指後者兵不利

出軍而風逆來雨不沾衣名曰天泣軍必敗若交戰而風雨從前驟來逆衝者謂之落尸當其衝者大敗　出軍繞下營旗鼓方張而有暴風來挽軍幕傾撤干戈摧例者大凶

凡出軍之日風從五音相生之地來天色晴明風氣條暢不昏不亂者前行必有大功若天氣昏濁風勢渤勃寒慄往必有戰以時方日辰分主客以歲月日時德刑分勝負仍以五音六情詳之

兩軍相守占風

凡兩敵相當先分八卦以察主客勝負若風從西北乾上或正北坎上或東北艮上皆為利客宜先舉　若從正東震來東南巽來或正南離上來宜後舉皆為利主　若西南坤上起主人有謀不成主客俱不利　若從正西兌上來客有伏兵主人宜設備不備必敗　風從乾上來客舉兵必複主糧

凡無兵之時風雲相交為兩用兵之時謂之龍虎相交主戰大交大戰風為主雲為客風勝雲主人勝雲勝風客勝兩軍相當陳師原野未知勝負以先舉入人地者為客後舉自居其地者為主常以日納音占客以時及風起之方占主若有大風起以五行刑尅決之相刑則戰比和不戰若時方俱為納音所尅宜先動急擊之以為客時方共尅納音宜堅陳固守待彼先動以應為主

凡入敵境三日內有風雨雷霆從我軍上發入彼軍者為龍虎助戰大勝

凡軍行敵境未遇敵人忽有急風來射我軍有雲乍雨乍東迟速奔走者急防兵來

凡軍入他境初下營擬為攻劫未定若兩軍相守有八難風生必須迴避此時敵若來攻軍必敗八難風者遍歷八方回旋不定拔木發屋吹塵蔽天若在敵軍上宜急攻之在我軍宜嚴備若軍行路上逢之宜令弱兵先退奇兵漸進強弩勁騎向敵翼而迴之

兩軍相當暴風忽起從三刑五墓上來昏塵蔽天鮮葉茂條皆落乍起乍著前後皆有伏兵掩人不備若天色晴明風不寒克者不成

兩軍相當有風從歲月日時刑上來勢大而遲緩者宜備賊來有大戰若風勢急速乍起乍止者有狂賊至小戰以日納音與風起時方占勝敗

兩軍相守未戰忽有風從彼軍方來初起遶動及至我軍而低小蕭索其兵止十里外不戰

旋風從三刑五墓上來有伏兵勿戰戰必不勝行者值之急走生者起避之

凡出軍行師兩軍相守有大風從三刑上來不可戰若起五墓上來避之依五音日數吉

諸商日大風折木從丑寅未申上起比連三日客軍大敗將死若主人力弱客亦自退若纔微風起在微月寬大時客軍急退而不退其軍不疾疫死則自潰散凡時方克納音者依此

四季謂戊辰戊戌癸未癸丑是也受角之日大風從四季辰戌丑未上來時加子午客兵

入界自相殺不出三十日四季受商日同　陰賊之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慘者賊自相殺　商日怒風從陰賊上來賊自殺其主將

凡寬大之日時加丑戌風從寬大來止于寬大者大兵解散四季之日風從巳酉上來止于巳酉時或方者賊兵解散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風從巳酉上來止于巳酉時或方者群賊皆散寬大之日風從巳酉或丑戌上來夜起晝止者大衆欲解而主將不欲解若風晝起夜止氣色温和者上下同心解散若天色陰寒時日雖善猶未解也寬大受商之日辛亥壬申是也有風從酉上來連三日至五日天色清明主兵散不出四十日遠七十日　廉貞之日風從巳酉寬大上來天色清和者敵兵退散若從四激上來敵兵自退四激者春戌夏丑秋辰冬未也

凡遇解軍之風其風發時天色清明風氣和暢即不戰而解若風氣寒慘日光昏濁此兵未解必戰若日辰受克則以敗退

凡四季受宮之日（丙戌丙辰辛未辛丑是也）風從寬大或四季上來皆為敵軍來降

城營占風

凡坐營相守有急風從敵上來正射我軍上而復下或止而復起必有大兵欲來攻襲宜早備之若攻人城未下而有此風則有救兵自外至若入敵界已得城池猶有未下邑亞而有此風者必有兵來戰寒慘帶刑殺必須嚴備

凡與敵相守營寨上有旋風歷過者隨所歷有殃至宜急備之　旋風入營拔土發屋倒戈徹幕急備不虞若旋風自外入彼城營急從入處攻拔之旋風吹物上空在城營中兵不利宜固守

諸羽日怒風從商上來揚沙晝晦有兵來攻城邑若至日中夜半風益怒此時攻城不下客軍必敗商金羽水母子為強水畏于土勢不能行土必制水日中夜半子午時也宮音也城中強兵可以固守外兵自敗

諸角日大風勃怒從申子亥卯上來大寒昏慘至夜半或日中其風益怒連三日已上有大兵起攻城城必陷主人宜出避之夜半日中子午時也純宮屬土日辰角木克之利為客不利為主故攻城則必陷近期九日中二十七日遠九十日

諸羽日大風日光冥冥昏霧沉沒大兵圍城客勝期五日中十日遠一月

諸商日怒風從子午上來時加子午日光冥晦不利主人宜防內兵自亂
子午宮音生商我生之也故自亂

凡姦邪受宮之日（辛未丙辰二日）怒風從宮上來止四季風氣寒慘城中兵亂夜殺長吏四出不禁期七十日遠九十日

凡有兵圍城視諸商之日風從丑上來比連三日以上至七日客軍敗退丑商墓也又為陽德火商金遇之兵敗將死近期七日中二十一日遠七十日

凡日中夜半風從申子亥卯上來夜發晝止日中大寒不解敵必夜來攻城劫營不避風雨主將忌之期五日至十日

邊夷水賊風占

四季受角之日（戊辰癸未戊戌癸丑是也）時加日中夜半怒風從四季上來五日而止四季者中國欲伐夷狄也所以然者四季土也土畏木今日角木克土故知伐四夷也欲知所伐則觀風所止止辰為伐東夷止未為伐南夷止戌為伐西夷止

丑爲伐北夷皆期九日至十九日若風止有大雨則不成餘同

凡壬辰日主東夷風從辰上來七日至九日東方海賊動期五十日　乙未日主南夷風從未上來比連七日南蠻反叛内侵郡國期七十日　壬戌日主西夷風從戌上起七日以上西羌反叛内侵郡國期五十日　癸丑日主北夷風從丑上起七日或九日匈奴大入邊邑二十四日八十日已上風勃怒吽吼則內大戰賊欲攻王國風大寒則夜至近期七日遠不出三十五日已上四日有大

占　壬子壬申壬辰壬戌之日有風從子上來三日已上日色不明此水風寒慘入人肌肉不解皆爲賊發從王相來賊發疾因死發遲

壬戌癸亥己卯壬辰甲申丁未六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或辰未上來水中兵起相殺近期五日遠五十日

諸羽日大風皆霧夜半從申子上來陰寒迅急當雨不雨水賊攻絶津梁道路不通期五日或五十日

丙辰辛未丙戌辛丑四日爲四季受宫日風從四季上來止子午折木揚沙五日至九日止此爲夷狄君長萬里來朝或遣使貢獻近期五十日中百日遠百五十日天色温和清明乃至寒慘昏濁不至

壬辰乙未壬戌癸丑四季之日有風從申子亥卯上來迅急寒慘比連三日至七日此外界群賊屯聚與夷狄并勢侵犯郡國晝伏夜行來爲侵盜不出七日中十四日遠七十日　凡此四日有風從貪狼陰賊姦邪上來勃怒陰慘皆爲夷狄反叛依前言之

庚辰乙未庚戌乙丑爲四季受商之日時加商風從亥卯辰未上來止子午滿五日以上至九日風怒不解夷狄兵起若風中止更轉已酉上來賊必自解近期七十日中九十日遠百日若風來不滿日止或轉從子午上來或時加子午若雨温熱者皆爲賊軍中道離散

四季受商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此外國賊欲屯聚相攻不出七十日若風從四季上來不滿五日復從四仲上來轉從陰賊方來寒慘迅急日冥無光此夷狄兵中道自相殺不至近九十日遠百二十日

姦邪公正受商之日大風勃怒暴亂從姦邪公正上來爲夷狄犯塞十日不止千里來二十日不止三千里來期七十日

諸四季之日暴風猝起及遊風半日須臾止者爲千里外兵來不則近界雜居羌胡爲變事不必在千里而千里外之人亦可以慰其占風小事小風大事大若風滿九日則爲萬里外兵或羌胡居幾同者有變

凡大風從四季上來止子午氣色清明天日和暖者皆爲四方界分欲來求和隨日期之

大凡四季主關梁津渡道路主管鑰主遠方客占外郭外州外界外夷各以風起日數知遠近遲疾知進止寒温知勝負他放此

水火災風占

凡受羽之日但納音屬水者皆是風從卯酉羽上來天雲陰潤人心悲慘連三日者必有暴雨大水驟至若風來帶刑殺及貪狼姦邪陰賊之日時則有水中賊起害人

凡風從卯酉來時加卯酉風氣肅肅調習又止卯酉潤氣濡物者大雨即

至也
諸角日有怒風從寅申丑未徵上來乍遲乍疾時加夜半火起宮寺院
廟中　辰午酉亥四日為自刑日其日受角而風從徵來辰日加辰燒
左部二千石侍舍大臣將相之宅午日加午燒都廷尉舍大夫官吏之宅
酉日加酉燒貴府大傅舍廚庫貴人店肆亥日加亥燒丧家并店肆
牢獄若徒因之家大寒迅急則燒殺人温和但燒屋不殺人風止即有
雨下見雷電乃已不然雖期內有雨火亦必起
四季受角之日怒風從四季上來止子午者下亭鄉市失火有文書三
日至期內雨不發諸亥卯受角之日怒風從辰未上來時加申子此賊
以火攻主人寒急者殺人財出若時加廉貞公正此怨仇相殺不出三
日六日以日占其地諸徵日時加徵暴風猝起而天氣清明者有書檄
至為失火事近期三日遠三十日以日占國　凡陽徵日風從陽徵來
時加夜半為都市中府寺火起風從陰徵來為下亭鄉市及人
閒火起　凡占火得巳酉之時此疾相燒也得公正之時為仇怨相燒得廉
貞之時因文書口舌相燒得貪狼之時為賊攻燒主人得陰賊之時為惡
人逃相燒或捉賊燒屋得姦邪之時為小盜陰私相燒日辰王相有氣者人
事相燒囚死無氣時加商角鬼神所燒若徵日起風三日以上天氣赤黃
徵風不解至七日此天火災起千里相望近期三日遠三十日若風止即
有大雨則解　占火與使者檄書同占　暴風忽起東南巽方繞木悲鳴
聲如振火有火災不出三日　假令丙寅丁卯之日怒風從寅卯上來為都
市中火起所以然者丙丁火寅卯木也火得木而燃此是兩火共燒一木卯為
都市期三日或丙七日丁六日應亦以日占其國期內大雨則止　乙巳略例
辰戌之日及諸受商之日風從辰戌上來巳亥之日及諸受角之日風從巳亥
上來受徵之日風從辰戌上來諸受角之日風從丑寅未申上來辰午酉亥
之日風從辰午酉亥上來巳上諸風鳴條擺樹乍起乍止勃怒暴亂天色
昏冥皆為發火之候風起二三刻止火非遠半日止十里內一日止五十里二日
止百里三日止千里外又初疾後慢非遠初慢後疾遠火至王相時方燒都
市宮室官舍宅第囚死牢獄廟宇休廢驛亭店舍鄉郭閭屋

候風知詔書

諸陽宮之日風從陽徵上來為詔書到欲知何詔書以風至之時占之時加
寅午遷除詔時加巳酉寬大詔時加丑戌徵詔詣臺詔時加申子賦斂詔時加
辛卯非章事老詔一曰盜賊事詔時加辰未嫁女傳詔近期九日遠則四
十五日
諸陽宮之日風從歲月日刑上來因止德方風大迅急此上官收下官證
對無罪　假令風從帝旺上來若子丑上來為詔書又加子丑帝王地益
明視干支所加日情生克之時知書所為若從相來為公卿書
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天子所在風從其上來有天子來若時加公正此
天子令也時加姦邪此詐詔不可信

候風知赦

春甲寅帝乙卯王庚申為詔獄辛酉為司空　夏丙午帝丁巳王癸亥

為詔獄壬子為司空　四季月戊午帝己未王甲寅詔獄乙卯司空
秋庚申帝辛酉王丁巳詔獄丙午司空　冬壬子帝癸亥王戊戌詔獄戊
辰司空　凡風從詔獄上來大赦司空上來小赦　春甲寅日時加申風
從甲來三日止申其風温和法為有大赦期六十日又云風從庚上來有
大赦乙卯日時加酉風從甲上來止于申為小赦期四十五日夏丙午
日時加亥風從丙上來止亥其風清和有大赦期六十日又云風從壬上來
有大赦丁巳日時加午風從丙上來止亥有小赦期四十五日四季月戊巳
日時加寅風從寅上來止于寅有大赦時加卯小赦期六十日內四季日
王時風從時辰上來有大赦卯上來小赦卯日未上來小赦秋庚申日
時加寅風從庚上來三日止于巳其風温和有大赦期六十日時加申
子為小赦冬壬子日時加巳風從壬上來其風和調有大赦時加申有
小赦期六十日內
冬至從丙申日風從丙上來大赦甲申戊申庚申日風從丙上來小赦
丁巳日風從巳上來三日止大赦一日一夜止小赦
寬大之日時加巳酉風從巳酉上來三日止詔獄有大赦常以帝王之日
巳酉寬大之日獄日候風從王上來加獄時或止獄時皆有大赦鳴條以
上占之
諸戊巳王日風從天門上來有赦　春甲日日出之時風從卯上來須臾
止又復從卯上來有赦近二十日〻
春甲為天子庚為獄有風從甲上來時加庚為有赦若連三日止庚其
風清温必有大赦風止而雨有賞賜期九日或三十日以下三時依此推之
春甲日風從甲來止庚須臾止有贖書半日止府吏原罪一日一夜止州
書原罪三日止使者原罪　春甲日旋風從甲來入人家止庚亦為
有赦令　春風常從甲來止庚必有赦令亦為陰陽和律呂正國
有喜
四時寬大巳酉之日時加巳酉風從王鄉來止巳酉有大赦

侯風知遷官免

國君公卿以下所屬日春三月寅皇后甲天子卯太子乙太子妃辰
太子吏巳司空丙司徒午太尉未九卿丁太傅申司隸庚詔獄酉庶民
辛卒徒戌夷狄亥宗廟壬內相子宮府丑大將軍癸內藏　夏三月
巳皇后丙天子午太子丁太子妃未太子吏申司空庚司徒酉太尉辛
太傅戌九卿亥司隸壬詔獄子庶民癸卒徒丑夷狄寅宗廟甲內相卯
宮府乙內藏辰大將軍　秋三月申皇后庚天子酉太子辛太子妃戌
太子吏亥司空壬司徒子太尉癸太傅丑九卿亥司隸壬詔獄子庶民乙
卒徒辰夷狄巳宗廟丙內相午宮府丁內藏未大將軍　冬三月亥皇
后壬天子子太子癸太子妃丑太子吏寅司空甲司徒卯太尉乙太傅辰
九卿巳司隸丙詔獄午庶民丁卒徒未夷狄申宗廟庚內相酉宮府辛
內藏戌大將軍
春寅為皇后此日中有暴怒動亂之風從午上來五日以上皇后有大
憂其風氣温皇后有憂近期八日遠九十日若風止大雨則不占餘放此

春丑為大將軍此日大風發屋折木從丑上來四日以上丑有氣將軍
賀賜無氣有罪迅急寒免大將軍有憂近期八日遠八十日
春丁巳為三公風從丑上來止三公上天色清明三公遷封受賀風氣寒
急日不明三公退免受誅丑者己日墓也四時風從天子上來視所止為
詔書所加風氣清和為遷官寒急昏濁為憂罪止而雨為事解雨止
之後仍有寒風為事不解但遇亦不解風半日一日從近期三日以上
從遠期卒暴從近期稍遲然從遠期
戊子戊午甲辰甲戌四日以四時候使者州牧刺使從事檄書風從其
時上來有氣為遷無氣免退　假令春甲辰日風從辰上來三日止
甲使者徵拜尚書　假令甲上來三日止辰使者遷二千石近期三日
遠二十七日書到諸使者用事之日風從徵上來止辰使者遷二千石止丑
使者喜止公卿座其風清和有遷賀喜若大寒迅急為使者奏三公二
千石令長當退受罪近期三日遠三十日
丙辰日為府君其日有風從辰上來二日止君位上二十石徵納補　丙辰日
有風從辰上來止午清和者二千石表使者寒急二千石表刺使吏相奏上
有氣者勝無氣者出止辰上為奏事不則為奏事還受罪近期九日遠
四十五日
五丑為令長相奏日五丑之日有風從丑上來大寒急止辰丑有氣此令長奏
府君止午奏使者止三公座則奏三公此下官與上官相奏以寒溫決勝負
五亥主諸丞凡亥日風從亥上來亥有氣丞遷賀無氣丞免官風半日

止者郡丞二日止為府丞三日止為州治中四日止為公侯長史五日止為尚
書六日止為二千石
五戌為都尉丙戌之日有風從戌上來戌有氣都尉遷無氣免官半日
須臾為小尉若溫和為遷賀寒急為免官他放此

候諸公貴客

諸陽宮寬大之日有大風從天子上來止三公座上為三公入賀期百
九十日丙辰戊寅日是
諸寬大廉貞公正之日有風從丑上來視所止為君德所加主有遷官
賞賜以四時為位言其官若大寒迅急君有暴令視所止之位當之
凡大風折木從臣座上來止君位皆為臣上書奏事溫和清爽不寒
慘為喜從刑殺來日光昏濁者為有姦假令廉貞寬大公正之日其
日清明風從臣座上來止君位其臣忠正所奏公直必受慶賞若邪姦陰
賊貪狼之日風氣寒冥者反是　假令宮日時加宮者此近臣也四十里
內風半日止者五十里內貴客也一日止百里內客也二日止者千里客也三
日止者外臺使也四日止者外州使也五日止者邊將使也七日止者數萬
里夷狄使也以上言止者皆謂止于君位者若風冥冥寒急此遠方使
至心懷叛逆其風來時日加巳酉丑戌寅午皆為正臣欲有獻于君清
溫吉寒迅有憂假令風從宮來寒急者君怒也溫和而雨為欲加位賜
凡四季受宮日風從四季上來止君位或太子位皆為客候主人

候王侯公卿二千石出入

諸陽主長吏諸陰主民間　天子所在二千石使者令長同占之　假令春三月天子在甲有風從甲上來時加甲風止寅天子入皇后宮中甲來止丑天子入大將軍府中止酉天子候白衣士止戌天子入都市止辛天子入人家甲來止四季天子出遊千里止四仲出百里止四孟出行城郭以占

諸侯二千石令長同法

風從臣位起止于君位皆為臣上事　假令春天子位在甲風從未上來止甲為九卿上事入省從丑上來止甲為大將軍上事入省餘准此

何以知大將軍兵先起商角之風兵起風上宮羽徵風兵起風下假令陽角之日風從角起則為大將軍先將兵出也欲知勝負按法言之風起相生則利相克則戰如角日風從羽來角羽相生大將軍出兵必勝餘放此

春三月天子在甲在內則占天子出入在外以占臨民則令長至二千石使者諸侯亦占甲所謂君人者上下同占也

喪疾風占

壬子壬辰之日風起夜半止夜半占皇后國夫人起日中止日中皆占人君君夫人他放此

庚子陽宮之日日中夜半怒風從子上來止辰此為宮動宮止辰為入墓中宮為君入墓有君喪期九日遠九十日庚午陰宮之日日中夜半怒風從子上來止午或辰后有卒暴子來為喪午來為黜止辰為入墓中期九日遠九十日風起三日已上止乃以此占不三日為病

諸角日大風從亥來二日止未二千石有死喪期九日或二十七日　壬午角日風從未來三日止使者州刺史有喪　癸丑日風從未來一日止丑令長有喪　已亥日有風從亥上來半日止未丞尉有喪　丙戌日風從未來止戌小尉有喪　四季受角之日風從未上來比連三日民大疫若風從已亥上來止未民大死喪期二十七日　已亥受角之日風從已亥或止已亥此長吏客喪連客止驛傳近期三日遠期九日

五墓之日風從五墓上來或止墓上皆為死喪憂事假令宮墓在辰宮日風從辰來或止辰是也宮主長吏商墓在丑風從丑來或止丑皆為死喪疾病餘做者

凡風從墓上來或入墓皆為死喪若時加已酉入止王相或帶德及德合皆為死者得生囚者亦必遇赦他做此

救百姓疫法

春以已角之日戶曹出行疾病至未治壇白羊白犬白雞禳之夏遣法曹秋遣金曹冬遣水曹四季月遣功曹各于其時之墓羊犬雞用所被克之色救之則雖病不傷不遣則其災必有大恩衡月

飄風占

飄風回風也扶搖羊角焚輪皆其類也自下而上直至于天亦有自上而下者通謂之旋風旋風起宮宅中以六情言之清和吉王相有氣亦吉囚死為凶旋風卒起宮宅之內或從外入揚人衣物發人屋宇皆為有卒暴事若從歲月日時德上起來或止于德合之方或寬大日辰

值德合之時王相有氣則有吉事若從歲月日時刑衝墓殺上來或止
刑殺墓之方或日辰囚死勝時下皆為凶事　貪狼陰賊姦邪之日旋
風入室中飄揚衣物當憂財物火驚宮日旋風起宮宅中為鬭訟為
囚繫為縣官有連引事若起道路從內向外衝上者吉商日旋風起宮
宅中有人持酒肉來不出三日角日憂疾病徵日憂火羽日憂失財物凡
旋風起坐席君子失官小人失財　旋風從歲月日時刑墓上來行者急
走坐者急起避之凡行道見旋風從正南上來有酒食若時加巳酉皆
大吉旋風吉方起兩處夾道隨人行者重吉久而不滅亦無他事但從
凶地來即凶行道有旋風從前面來逆衝人者勿前防有伏匿相謀以時下五
音德刑占之旋風急從後來逐人亦以其日支干納音時方刑德五音六
情占之以清和為吉寒濁為凶旋風傍起前行或橫衝而過皆凶並用日
辰刑克占之凡行道有回風四面遶人宜迴避之　回風遶人宮日有田
土爭訟徵日有鬭訟若從徵方來家防失火　羽日失財物或憂酒肉事
聚衆于上　商日為財物亡遺為人所謀　角日有疾病從角地來為死喪
事　宮日回風突人或田宅憂移徙或爭訟田宅若道上遇之不宜為客衝
外則吉徵日回風突人或告訟文書凶或有失金錢事　羽日回風突人或
入水行舟防沒溺或失財物有衆聚事　商日回風突人或爭財若入
山林墜下被傷　角日回風突人有疾病死喪哭泣不則相擊傷
凡宮宅之內西堂為父東堂為母堂邊為長子房為妻女戾為中子
墻壁為少子井灶為婢僕門為賓客回風暴風猝起若從外入皆以德刑

言其所主之人吉凶一曰西堂為父北堂為母東堂為子南堂為孫亦是凡
宮宅中戾為大衆庭戶為四鄰墻垣為小口井灶為婦女碓磑為奴婢馬廄
為役隸客堂為外人門為賓客廳為諸公客有風起止其地時加姦邪陰
賊或從姦邪陰賊上來止此或從此起而止于姦邪陰賊之地各防其人有謀若
風氣寒慘帶刑殺克害而來有所觸損者各言其人有災凡回風暴風
猝起宮宅諸商日時加寬大風從角上來止于囚死休廢為賓客作姦風
起門外入門而止于商時方亦然加姦邪不覺加公正覺　商日時加申風
從未上來回入南門至堂邊為長子作盜回入井為婦女作姦欲共他人
殺夫陰賊之日時加申子風從姦邪來止陰賊婦女作姦欺夫　辛
丑日時加午風入宅中從午上來後三日有酒食　商日日辰勝
時下風從純商來為怪物害人商日風起純角入宅為惡鬼入宅害人
日辰王為縣官從王鄉來為家長相鄉來為子孫休廢來為客賓囚死
來為下賤貪狼來為盜賊姦邪來為淫婦小人公正來為仇人餘以類
推之凡宮宅中同坐非止一人或十餘人同行而有旋風相衝未知在誰當
以風發之時及日辰推之風從宮來即宮姓者當之若同音者非一人即
又以長幼別之孟為長年寅申巳亥主之仲為中年子午卯酉主之季
為少年辰戌丑未主之若長幼又同者非一人則以休王別之日辰王相事
在尊長貴人休廢囚死則在卑幼賤人又陽日取男及在左者陰日取
女及在幼者又同則取衣服之色宮黃徵赤商白羽黑角青或取其所
執持之物以決之即知其事在誰若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從

來逆人而過去者以日音期之假令今音得角期九日
旋風從人本命墓上來而值之為疾病　假令時加角為從高墜下失足
竹木所傷時加徵為燒炙或見血時加宮為瘡腫時加商為金刃所傷時
加羽為沒溺淹死
旋風從本日墓上來值之者疾病歲刑上來為縣官呂月刑上來為尉部
鄉亭召日刑上來或爭訟時刑上來有卒急公事皆凶
旋風從歲月日時德上來皆為有酒食慶賀吉事假令年在木鄉有
木器物從北方來在火鄉有銅瓦物從東方來在土鄉田宅物從南方
來在金鄉錢物從四季方來在水鄉酒肉六畜物從西方來四孟之日四孟
上來上官長吏有賜與四仲之日四仲上來次官長吏賜與四季之日四季
上來下官長吏賜與若音得商時或商日辰加商得金銀銅錫之物得徵
時或徵日辰又加文書采色之物得羽時或羽日辰又加酒食若水物得
角時或角日辰又加木實穀栗繒布衣物得宮時或宮日辰又加土、
瓦器脯肉皮革之類王相其物良休廢囚死則敝濫
凡宮宅中及衆人道路行畔有暴風入衆人中亦可以風聲五音求其
同音者言其憂喜
凡在宮宇廳院園苑之中有旋風分明依道不急不惡清明和暢漸向
前來當有貴人君子至或為使者召命喜慶之事
凡行道之次忽遇暴風旋風當以行年次之行年(男一歲起丙寅二歲丁卯三歲戊辰至十一歲得丙子為行年)
(女一歲起壬申逆行十一歲至壬戌)若風來突人從康貞寬大公正上來與人本命相生則
為歡喜酒食相迎從姦邪陰賊貪狼上來與人本命相妨宜妨佞謀
相害若蓮勃寒冥又加刑殺大禍即至　宮日忌爭田宅　徵日有爭
訟文書亡失金錢等事　羽日有水厄亡失財物　商日防鬪打相
傷角日主哭泣疾病
旋風從地中出直注日者卜師死
旋風從宮闕中一日再三名曰太陽或不出一年內兵起行道見回風
從四方來必有酒食
諸飄風起而止前者皆以時音期之
天鏡占飄風吹衣繞于都市中有殺王不出一年
凡軍初出有旋風從旁起直至軍前飄轉引道者軍必大勝若從敵
上來宜急設備　軍行有回風相觸者中道而還無功　軍行有大旋
風起軍前右迴繞者將死左迴繞者得敵糧
凡扶搖獨鹿之風卒起軍營中營中有反者

占風來遠近法

凡風發初遲後疾其來遠初急後緩其來近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
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大木
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
凡大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者千
里風也
凡風二日二夜事及三千里外一日一夜周時事及二千里六時以上事及

千里半日半夜三時以上事及五百里一時以上事及百里

凡大風拔木事及三千里外折大枝事及二千里若風近起城郭即城郭中有急事卒起宮宅爲左右變事

凡風自百里以上來者其風時緩時急倐長索索然若蓬勃作起乍止卒緩卒急勢無常准者並是二百里内非遠來爲災乃重若當時有雷雨者不占其應四時災日兼雷雨而發者並依別占

凡風發一日爲其縣二日他縣三日其郡四日他郡五日其州六日他州各以日數知災所及一曰風一日一夜爲邑二日三日爲州四日五日爲州國六日七日以上爲天下京房風角又有推五音占風所發各以五音之數期風之遠近凡五音有納音金木水火土有以十二支配五音有應聲配五音者宮風近十里中百里遠千里徵風近七里中七十里遠七百里羽風近六里中六十里遠六百里商風近九里中九十里遠九百里角風近八里中八十里遠八百里皆以五行成數推之變通其數觸類而長之風所從來二十四處皆須明知發止審別干支八卦所在發時早晚來從何處息在何時迴止何辰皆須知之乃可以言

觀風知賊數

欲知賊數多少視風所從來之方爲月期所來辰爲道里以止發時支干爲人數來王氣十倍相氣五倍休廢如數囚死減半　假令風從坎來起半夜止日中坎居子位建子爲十一月子數九其賊當以十一月來在九百里或九十里内賊九人或九十或九百多則以千萬言之支干數者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之數也

對敵八卦占風

乾爲折風位西北風從折占來主人將死客勝　坎爲大罡風位正北風從大罡上來利先發主人不勝客勝　艮爲小罡位東北風從小罡上來主人不勝客勝　震爲究風亦曰嬰兒風位正東風從嬰兒上來客軍不勝主人勝　巽爲小弱位東南風從小弱上來利後發主人勝客敗離爲大弱位正南風來大弱上來敵上止利後發主勝客不勝　坤爲琜風位西南風從琜上來利後發客軍不勝主人勝　兑爲衝風位正西風從衝上來利先發主人不勝客勝　京房占風從震巽離坤上來主人勝客乾坎艮兑上來客勝主人

十二歲月日時占風

太歲在寅正月寅日寅時風從寅上來太歲在卯二月卯日卯時風從卯上來太歲在辰三月辰日辰時風從辰上來太歲在巳四月巳日巳時風從巳上來太歲在午五月午日午時風從午上來太歲在未六月未日未時風從未上來太歲在申七月申日申時風從申上來太歲在酉八月酉日酉時風從酉上來太歲在戌九月戌日戌時風從戌上來太歲在亥十月亥日亥時風從亥上來太歲在子十一月子日子時風從子上來太歲在丑十二月丑日丑時風從丑上來急慓寒慘者皆爲客勝主人軍不勝

三刑相會風占

假令今日是丑日時加戌風從未上來大寒克者必大戰流血所以然者丑
刑戌風從未來又刑丑而戌又刑未此三刑俱會主客皆傷申日時加寅
風從巳上來者同占子日時加卯風從子來客大勝主人多死傷風從卯
來主人勝辰午酉亥自刑之日風從其上來客勝若時加辰午酉亥風從
其上來則主人勝　風從日刑上來猝暴者賊必夜來攻人風從刑上來
相衝對起者半路有突兵為飓風逆行者伏兵起軍中　凡風從
三刑上來坐者急起行者急走賊必至至必交戰必敗宜固守若戰將
必死月刑不出月日刑不出日
凡風從三刑上來非惟兵戰百事皆凶刑上來發疾刑下來發遲
假令今日子日刑在卯風從子來為從刑上來客利風從卯來為
從刑下來為主人利餘同　凡刑金刑為兵金日庚辛申酉是也木
刑為喪木日甲乙寅卯是也火刑為火火日丙丁巳午是也水刑為
水水日壬癸亥子是也
凡軍始行逢歲月日時刑下風來者必有將死若得旺相客死囚廢主
人死　風從歲刑來必有大兵人馬死不出歲天下大兵　風從月刑來
為賊起郡兵發風從日刑來為賊夜至主人兵敗　風從時刑來不
出三日鄉兵起

雜占風

凡風頻從歲月德合上來日色明盛天氣清和謂之祥風其占為
天子用賢人遠小人天下偃兵萬物阜

凡風聲聒耳不調頻從三刑歲衝上來謂之妖風其占為天子用小人遠君
子旱澇不節天下凶
凡風從歲月日時刑衝上來止于刑衝者大臣災煌蟲生糴貴有火
災以日占國　假令微風不動枝葉常從德合上來　有喜亦小常從
刑衝上來不動枝葉有災亦小必鳴條以上至于折木發屋揚沙走石乃
可言大災福
凡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四季月戊為四時天子風若順時于歲月日德上
來止于德合時方其風鳴條擺樹不走沙石天氣温和日色明朗者天子
有德天下治安五穀豐熟四夷聽順國有大喜
凡八節之日風從三合六合及天門上來皆為吉慶
凡春甲乙寅卯日夏丙丁巳午日秋庚辛申酉日冬壬癸亥子日有風
鳴條帶雨不驟民安物成
凡春庚辛申酉日夏壬癸亥子日秋丙丁巳午日冬戊己辰戌丑未日風
起擺樹鳴條或加雨雪揚沙飛塵吁怒有聲皆為人民不安萬物不成
凡春甲寅夏甲午秋甲申冬甲子天門乾上有風鳴條落葉有救五
穀大熟
凡乾坤艮巽上風起颯颯鳴條拂樹落葉夾雜微雨或小有一二聲當
者亦曰祥風五穀成天下安
凡四季月風從乾坤巽艮上來天子有德令
凡甲乙日風從坤來丙丁日風從乾來庚辛日風從艮來壬癸日風

從巽來戊己日風從坤艮來動葉鳴條去地尺餘不揚塵沙風氣清和

日光明凛民安國昌五穀蕃熟

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壬日風從丙上來皆爲衝破甲乙日風從庚辛酉申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爲刑克其餘准此其風暴怒勃陰慘寒濁皆爲大憂五穀傷人不安

凡乾爲天門風起蓬勃乍緊乍慢天色黃黑爲火爲旱爲疫爲米貴

又曰風蓬勃鳴條天色黃黑王相微大旱百果不成王相角疫疫旺相羽蟲生人飢王相商兵動物貴王相宮有德令萬物成　巽爲地戶風起吹沙走石有聲如雷雨如牛吼有大水一日以上止西南方人多疫東南方人半疫蟲虎傷害人二日止來年國有大水災　坤爲人門風出去地尺餘不動塵沙風氣清爽日光明潔遍天有黃赤雲氣國有大慶

大抵坤上風吉多凶少有非常之風又當以五音六情刑德言之　艮爲鬼門有風吹沙走石有聲如千萬人呼風氣昏黑天氣晦冥民多疾病牛馬疫死五穀不成應在來年西南爲衝方人多病死鬼出人見之

凡戊己屬中宮無刑衝寄于乾坤艮巽皆爲土位主中國之君若戊己日風發于乾坤艮巽在辰戌丑未之時戊日爲陽己日爲陰其風又止于辰戌丑未之方則爲天子有德令天下安寧歲美人樂

凡風常發坤方其氣暄熱主旱常發艮方其氣凄涼主多陰雨

凡春甲子夏丙子秋庚子冬壬子四季月戊子謂之天甲子春甲子日風雨有赦夏丙子風雨兵起刑獄興秋庚子日風雨有威賞之令冬壬子日風雨當進賢人四季戊子日風雨歲熟國安有赦令

凡立春正月戊申二月己酉三月庚戌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西方　立夏四月辛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日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北方　立秋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丙辰日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東方立冬十月乙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日有暴風從西方來滿七日兵起南方其應皆不過衝

凡春丙申丁酉日有大風從西來夏戊申巳亥日有大風從北來秋壬申巳巳日有大風從南來冬甲辰戊午日有大風從四維來皆爲大賊方起若已有賊必來相攻亦有謀叛者

凡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日有暴風急雨尽克者賊必起巳有賊必入界若風至夜不止必有大賊圍城

黄帝占暴風卒起東方天下饑民流亡盜賊相劫卒起東北方鬼行人道有旱疫病卒起西北方食物不入人病悚瘡疹卒起西方秋旱霜物不成

凡暴風忽起擺樹鳴條風勢緊急未及一二刻漸微而止者其風遠不過十里來當視日辰占之若在刑衝方則外界有送賊盜至在德方則外界有送祥異至在合方則外界有送書信至

凡風驟起經半時止者其風在三百里來其占在民若在日辰刑衝方月內米貴若風色陰黑飛沙揚塵不出二月民不安居若在日辰德方月內米賤在日辰本位上來民間有大火此占不用分野但風所當處即爲災

凡風驟起時吹沙走石經一二時止此風在五百里以上千里以下來其占在大臣長吏專視月建若在刑衝方來其地長吏有憂病出司若風帶熱吹灰漲天天色陰慘爲長吏大臣亢若在月德合及月建本位上來一百日内長吏有賞賜加職遷官之喜長吏者一郡一州之長官也

凡風驟起吹沙走石拔木折枝半日一日而止當視太歲干支若在刑衝上來君怒欲行誅殺不出三月來貴有旱澇之灾在德及合上來不出三月有德令

凡風聲如雷觸地而起者其地大兵起

凡風雨俱大雷皆爲天子有急令

凡風鼓塵連日不散如霧其色赤黑黄燥有火災

凡風聲愁鳴氣勢悽慘連日不止有兵則敗見于所鳴之方無兵則其地主民者有憂喪亦爲有火灾

凡風入骨寒慘爲雨

凡大風發屋折木天色赤者有兵大起行千里又曰蝗蟲大起

凡六辛日風起宫宅中有人持肉來

凡大風黑雲綺錯臨軍者軍有憂十五六日者大憂十七八日者軍破滅敵上有此急伐之

凡暴風急入舍發屋戸内不出六十日有相殺者若入宫殿中人主患之暴風入宫裂帷帳君有憂入軍幕折旗槍將有憂

凡晝昏有風聲而無風亦殃外至臣共欺君不出千日凡風作後有雨者不占雨晴從風起即占之

凡天子占千步諸侯去宅五百步庶人去家一百步占之

拾遺

凡軍興右畔有風動塵土者吏士多死傷　風雨驟從四維上來翻覆回轉城營中必有反者風從四維上來乍高乍下寒迅者敵欲從山林伏兵暴風發屋折木從四維來名曰賊風有賊兵從風所來東不出八日八十日東南不出四日四十日西南不出二日二十日西北不出六日六十日凡姦邪日風從貪狼上來賊方自散公正日風從陰賊上來止於姦邪賊必破滅　陰賊日風從陽角上來賊欲來攻城期九日或四十日

陰賊日時加貪狼風來急寒者敵軍夜來襲人急備之

諸角日時加宫風從角上來止於陰賊大兵猝起主人軍中欲反勿信左右一云諸商日

諸羽日風從宫羽上來乍高乍下乍南乍北四面分散去復還者敵詐降因欲遁期七日或九日

諸商羽日皆有大風折木從申子亥卯上來日中夜半風益急者期三七日大賊至一云諸角日

諸徵日風猝起午上止於亥軍中左右必有謀反之人六甲窮日占同

諸陰賊日有飄風鬼風從四季上來時加四季或鳥飛從四季上來必有搜捕之事欲知捕何人加丑戌爲捕怨仇加辰未爲捕盜鳥占即至

風占以日時支干休王期之

有風忽起西北却復東南四轉五復者主將貪虐士卒謀逆

兩軍相當風從離坎起挾刑殺者愼勿出戰出戰必敗　旋風猝起敵軍上急擊之勝[illegible]　旋風自敵上來入我營中敵欲降如挾刑殺而來者賊有伏兵　營中旋風頻起而出者不可以戰急移營去之

旋風挾時刑主人利疾戰日刑客勝　旋風直上衝天起我軍中急戰大勝

大風捲旗幟東西南北周旋回轉將死軍覆若風繞旗竿直而垂下者戰大敗

五音次序

李淳風曰按五音所主以宮爲體象五行之內土爲最尊土即是地地與天敵體故宮於五音爲君土者火之子也君國者必立宗廟行號令徵又爲號令故次之土以火爲妻故羽又次之有妻必有子故商又次之物窮則變死而爲鬼剋土者木也故以角終焉

孫子彙徵四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鄭端撰端有政學編已著錄攷孫子十三篇舊註見於史志及諸家書目者今多不傳傳者亦多散見諸書罕專行之完本端此編彙集衆說兼采古來談兵之言足與孫子發明者附錄於各句之下頗爲詳備然徵引太冗如作戰篇公家之費節注內所錄車馬器械之論於車則全載考工記於馬則悉引相馬經於弓矢戈戟牌棒鈀鐵等類則縷陳演習攻打之法極其瑣細亦博而不精者也其書每卷皆標曰孫武子集解廣義而端自序則又題曰孫子彙徵未詳二名孰先孰後今姑從端自序之名焉

便宜十六策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空軍指揮學院圖書館藏清刻諸葛武侯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六策一卷》提要

諸葛忠武侯兵法卷第三

武威 張澍 介侯 編輯

便宜十六策

澍案隋書經籍志武侯十六策一卷崇文總目武侯十六策一卷鼂公武讀書志云蜀諸葛亮撰十六策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一治國云云陳壽錄孔明書不載此策疑依託者今考陳壽進諸葛亮集表有曰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是壽曾經刪芟繁複十六策應在二十四篇之外也

治國第

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者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應和也倡始者天地也應和者萬物也萬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人君舉措應天若北辰爲之主台輔爲之臣佐列宿爲之官屬衆星爲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變改台輔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錯繆此天之象也故立臺榭以觀天文郊祀逆氣以配神靈所以務天之本也耕農社稷山林川澤祀祠祈福所以務地之本也庠序之禮八佾之樂明堂辟雍高牆宗廟所以務人之本也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

國鑿不可以方柄鉛刃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則有逆氣地失其常則有枯敗人失其常則有患害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謂也

君臣第二

君臣之政其猶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為仁臣以事上為義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禮則民易使上下和順則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謀其政臣謀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勸功也君

勸其政臣勸其事則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陽著其聲臣北面向陰見其形聲響者教令也形景者功効也教令得中則功立功立則萬物蒙其福是以三綱六紀有上中下上者為君臣中者為父子下者為夫婦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禮為本父子上下以恩為親夫婦上下以和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亂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則忠臣之事舉學者思明師仕者思明君故設官職之全序爵祿之位陳璇璣之政建台輔之佐私不亂公邪不干正此治國之道具矣

視聽第三

視聽之政謂視微形聽細聲形微而不見聲細而不聞故明君視微之幾聽細之大以內和外以外和內故為政之道務於多聞是以聽察採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其目眾音佐其耳故經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目為心視口為心言耳為心聽身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國之有君以內和外萬物昭然觀日月之形不足以為明聞雷霆之聲不足以為聽故人君以多見為智多聞為神夫五音不聞無以別宮商五色不見無以別玄黃蓋聞明君者常若晝夜晝則公事行夜則私事興或

有吁嗟之怨而不得聞或有進善之忠而不得信怨聲不聞則枉者不得伸進善不納則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姦故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納言第四

納言之政謂為諫諍所以采眾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敢進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孫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問周公不恥下賤

故行成名著後世以為聖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第五

察疑之政謂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紅紫亂朱色淫聲疑正樂亂生於遠疑生於惑物有異類形有同色白石加玉愚者寶之魚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蔞似瓜愚者食之故趙高指鹿為馬秦王不以為疑范蠡貢越美女吳王不以為惑計疑無定事事疑無成功故聖人不可以意說為明必信夫下占其吉凶書曰三人占必從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謀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內惟患內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賤不知貴惟患貴不知賤故士為知已者死女為悅已者容馬為策已者馳神為通已者明故人君决獄行刑患其不明或無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彊者專辭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見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氣災暴之患旤亂之變惟明君治獄案刑問其情辭如不虛不匿不枉不弊觀其往來察其進退聽其聲響瞻其看視形懼聲哀來疾去遲還顧吁嗟此怨結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盜視見怯退還喘息卻聽沉吟腹計語言失度來遲去速不敢反顧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治人第六

治人之道謂道之風化陳示所以也陳經云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日月之明衆下仰之乾坤之廣萬物順之是以堯舜之君遠夷貢獻桀紂之君諸夏背叛非天移動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猶如養苗先去其穢故國之將興而伐於國國之將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務知人之所患皁服之吏小國之臣故曰皁服無所不剋莫知其極剋食於民而人有饑乏之變則生亂逆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餘糧以給不足天下通則路不拾遺民無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餘故今諸侯好利利興民爭災害並起彊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雲手足不安經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貴無用之物使民心不亂各理其職是以聖人之政治也古者齊景公之時病民不奢侈不遂禮制周秦之

立去文就質而勸民之有利也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璧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繡纂組綺羅綾縠彡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鏤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害農事輜軿出入袍裘索釋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蕭牆數仞家塞過度竭財高尙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經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備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

舉措第七

舉措之政謂舉直措諸枉也夫治國猶於治身治身之道務在養神治國之道務在舉賢是以養神求生舉賢求安故國之有輔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細輔不可弱柱細則害輔弱則傾故治國之道舉直措諸枉其國乃安夫柱以直木爲堅輔以直士爲賢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衆下故人君選舉必求隱處或有懷寶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絕不見招求或有忠賢孝弟鄉里不舉或有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有忠質於君朋黨相讒堯舉逸人湯招有莘周公采賤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懸賞以待功設位以待士不曠庶官闢四門以興治務彡纁以聘幽隱天下歸心而不仁者遠矣夫所用者非所養所養者非所用貪陋爲下財色爲上讒邪得志忠直遠放彡纁不行焉得賢輔哉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爲人擇官者亂爲官擇人者治是以聘賢求士猶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財爲婦故女慕財聘而達其貞士慕彡纁而達其名以禮聘士而其國乃寧矣

考黜第八

考黜之政謂遷善黜惡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惡廣及四

海不敢遺小國之臣下及庶人進用賢良退去貪懦明良上下企及國理衆賢雨集此所以勸善黜惡陳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務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爲私乘權作姦左手執戈右手治生內侵於官外採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或有重罪得寬扶彊抑弱加以嚴刑枉責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之人斷絕語辭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長吏數易守宰兼佐爲政阿私所親枉剋所恨逼切爲行偏頗不承法制更因賦斂傍課採利送故待新奪徵發詐僞儲備以

成家產此所苦四也或有縣官募功賞罰之際利人之事買賣之費多所裁量專其價數民失其職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無此五者不可不遷故書云三載者績黜陟幽明

治軍第九

治軍之政謂治邊境之事匡救大亂之道以威武為政誅暴討逆所以存國家安社稷之計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備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則共戲怒則相害人無爪牙故設兵革之器以自輔衛故國以軍為輔君以臣為佐輔彊則國安輔弱引

國危在於所任之將也非民之將非國之輔非軍之主故治國以文為政治軍以武為計治國不可以不從外治軍不可以不從內內謂諸夏外謂戎狄戎狄之人難以理化易以威服禮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唐堯戰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討有扈自五帝三王至聖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謀然後乃施其事審天地之道察眾人之心習兵革之器明賞罰之理觀敵眾之謀視道路之險別安危之處占主客之情知進退之宜順機會之時設守禦之備彊征伐之勢揚士卒之能圖成

敗之計慮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軍任將張禽敵之勢此為軍之大略也夫將者人之司命國之利器先定其計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一作至）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弓弩（一作）之張動如機關之發所向者破而勍敵自滅將無思慮士無氣勢不齊其心而專其謀雖有百萬之眾而敵不懼矣非讐不怨非敵不戰工非魯般之目無以見其工巧戰非孫武之謀無以出其計運夫計謀欲密攻敵欲疾獲若鷹擊戰如河決則兵未勞而敵自散此用兵之勢也故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懼是以智者先勝而後求戰闇者先戰而後求勝勝者隨道而修途敗者斜

行而失路此順逆之計也將服其威士專其力勢不虛動運如圓石從高墜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無敵於前無敵於後此用兵之勢也故軍以奇計為謀以絕智為主能柔能剛能弱能彊能存能亡疾如風雨舒如江海不動如泰山難測如陰陽無窮如地充實如天不竭如江河終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時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窮故軍以糧食為本兵以奇正為始器械為用委積為備故國困於貴買貧於遠輸攻不可再戰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則費罷去無益則國可寧也罷去無能則國可利也夫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堅甲銳兵不足以為彊敵欲固守攻其無備敵欲興陳出其不意我往敵來謹設所居我起敵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敵先擊其實不知守地不知戰日可備者衆則專備者寡以慮相備彊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趨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勝者全威謀之於身知地形勢不可豫言議之知其得失詐之知其安危計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慮之知其苦樂謀之知其善備故兵從生擊死避實擊虛山陵之戰不仍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

之戰不逆其虛道上之戰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通典太平御覽並引云此兵之利也故戰門之利唯氣與形也無道上之戰二句此文又無戰門之利二句利一引作勢）夫軍成於用勢敗於謀漏饑於遠輸渴於躬井勞於煩擾佚於安靜疑於不戰惑於見利退於刑罰進於賞賜弱於見逼彊於用勢困於見圍懼於先至驚於夜呼亂於闇昧迷於失道窮於絕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計故立旌旗以視其目擊金鼓以鳴其耳設斧鉞以齊其心陳教令以同其道興賞賜以勸其功行誅伐以防其偽晝戰不相聞旌旗為之舉夜戰不相見火鼓為之起教令有不從斧鉞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則不知九變之道

天之陰陽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獲處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敵不知其士則不知其敵不知其敵每戰必殆故軍之所擊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間之道軍之所親將之所厚非聖智不能用非仁賢不能使五間得其情則民可用國可長保故兵求生則備不得已則門靜以理安動以理威無恃敵之不至恃吾之不可擊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以實待虛以生待死以衆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來整整之旌堂堂之鼓當順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險阻而營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軍之道全矣

賞罰第十

賞罰之政謂賞善罰惡也賞以興功罰以禁姦賞不可不平罰不可不均賞賜知其所施則勇士知其所死刑罰知其所加則邪惡知其所畏故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賞虛施則勞臣怨罰妄加則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讒之敗夫將專持生殺之威必生可殺必殺可生忿怒不詳賞罰不明教令不常以私為公此國之五危也賞罰不明教令有不從必殺可生衆姦不禁必生可殺士卒散亡忿怒不詳威武不行賞罰不明下不勸功政教不當法令不從以私為公人有二心故衆

姦不禁則不可久士卒散亡其衆必寡威武不行見敵不起下不勸功上無彊輔法令不從事亂不理人有二心其國危殆故防姦以政救奢以儉忠直可使理獄廉平可使賞罰賞罰不曲則人死服路有饑人廄有肥馬可謂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賞先令而後誅則人親附畏而愛之不令而行賞罰不正則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賞賜不避怨讎則齊桓得管仲之力誅罰不避親戚則周公有殺弟之名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此之謂也

喜怒第十一

喜怒之政謂喜不應喜無喜之事怒不應怒無怒之物喜怒之間必明其類怒不犯無罪之人喜不從可戮之士喜怒之際不可不詳喜不可縱有罪怒不可戮無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廢其功將不可發私怒而興戰必用衆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戰則用衆必敗怒不可以復悅喜不可以復怒故以文爲先以武爲後先勝則必後負先怒則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憂而不懼悅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則刑罰施刑罰施則衆姦塞不加威武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衆惡不理其國亡

治亂第十二

治亂之政謂省官并職去文就質也夫綿綿不絕必有亂結纖纖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綱不正六紀不理則大亂生矣故治國者圓不失規方不失矩本不失末為政不失其道萬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軍之亂紛紛擾擾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綱紀政治當有先後先理綱後理紀先理令後理罰先理近後理遠先理內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彊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綱則紀張理令則罰行理近則遠安理內則外端理本則末通理彊則弱伸理大則小行理上則下正理身則人敬此乃治國之道也

教令第十三

教令之政謂上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為人之所瞻也夫釋己教人是謂逆政正己教人是謂順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則令不從令不從則生變亂故為君之道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不教而戰是謂棄之先習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習其旌旗指麾之變縱橫之術二曰使耳習聞金鼓之聲動靜行止三曰使心習刑罰之嚴爵賞之利四曰使手習五兵之便鬭戰之備五曰使足習周旋

丈旋之列進退之宜故號爲五教教令軍陳各有其道左教青龍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軒轅大將軍之所處左矛右戟前有後弩中央旗鼓旗動俱起聞鼓則進聞金則止隨其指揮五陳乃理正陳之法旗鼓爲之主一鼓舉其青旗則爲直陳二鼓舉其赤旗則爲銳陳三鼓舉其黃旗則爲方陳四鼓舉其白旗則爲圓陳五鼓舉其黑旗則爲曲陳直陳者木陳也銳陳者火陳也方陳者土陳也圓陳者金陳也曲陳者水陳也此五行之陳輾轉相生衝對相勝相生爲救相勝爲戰相生爲助相勝爲敵凡結五陳之法五五相保五人爲一長五長爲一

師五師爲一枝五枝爲一火五火爲一撞五撞爲一軍則軍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務知節度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壯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糧牧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習陳三鼓起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聽金然後舉旗出兵以次第一鳴鼓三通旌旗發揚舉兵先攻者賞卻退者斬此教令也

斬斷第十四

斬斷之政謂不從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輕二曰慢三曰盜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亂七曰誤此治軍之禁也當斷不斷必受其亂故設斧鉞之威以待不從令者誅之軍法異等過輕罰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斬期會不到聞鼓不行乘寬自留避迴自御覽作務止初近後御覽作而遠喚名御覽有而字不應車御覽作軍甲不具兵器不備此爲輕軍輕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受令不傳傳令御覽作令不審迷御覽作以惑吏士金鼓不聞旌旗不覩此謂慢軍慢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食不稟糧軍不省御覽作部兵賦賜不均阿私所親取非其物借貸不還奪人頭首以獲其功此謂盜軍盜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變改姓名御覽有易姓名衣服不鮮旌旗裂壞金鼓不具兵刃不御覽有利字磨器仗不堅矢不著羽弓弩無弦御覽有主者吏士法令不行此

爲欺軍欺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聞鼓不進御覽作行聞金不止御覽作即按旗不伏舉旗不起指揮不隨避前向御覽作在後縱發亂行折其弓弩之勢卻退不鬬御覽作或左或右扶傷舉死自託而歸御覽作因託歸還此謂背軍背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出軍行將士卒爭先紛紛擾擾車騎相連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御覽作前呼喚喧譁無所聽聞失亂行次兵刃中傷長短御覽作將不理上下縱橫此謂亂軍亂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屯營所止問其鄉里親近相隨共食相保御覽有招呼字不得越次彊入他伍干誤次第不可呵止度營出入不由門戶不自啟白姦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飲酒御覽作食阿

私取（[illegible]）設大言警（御覽作驚）語疑惑吏士此謂誤軍誤軍者斬（御覽作有此者斬之）斷之後此萬事乃理也

思慮第十二

思慮之政謂思近慮遠也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謀也慮者思事之計也非其位不謀其政非其事不慮其計大事起於難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慮其害欲思其成必慮其敗是以九重之臺雖高必壞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鄭二子知其害吳王受越女子胥知其敗虞受晉璧馬宮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練

兵車目夷知其負凡此之智思慮之至可謂明矣夫隨覆陳之軌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業不及堯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亂生於治君子視微知著見始知終禍無從起此思慮之政也

陰察第十六

陰察之政譬喻物類以覺悟其意也外傷則內孤上惑則下疑疑則親者不用惑則視者失度失度則亂謀亂謀則國危國危則不安是以思者慮遠遠慮者安無慮者危富者得志貧者失時甚愛太費多藏厚亡竭財相買無功自專憂事衆者煩煩生於怠船漏則水入囊穿則內空山小無獸水淺無魚樹弱無巢牆壞屋傾隄決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遲乘危者淺履冰者懼涉泉者溺遇水者渡無楫者不濟失侶者遠欲賞罰者省功不誠者失信唇亡齒寒毛落皮單阿私亂言偏聽者生患善謀者勝惡謀者分善之勸惡如春雨澤麒麟易乘駑駘難習不視者盲不聽者聾根傷則葉枯葉枯則花落花落則實亡柱細則屋傾本細則末撓下小則上崩不辨黑白棄土取石虎羊同羣衣破者補帶短者續弄刀者傷手打跳者傷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疾足賢不必聖人要之智通總之有五

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賞賢罰罪三曰安仁和衆四曰保人定功五曰豐撓拒讒此之謂五德

十六策一卷（永樂大典本）

此本載永樂大典中舊題漢諸葛亮撰考亮所著作陳壽三國志詳列於本傳之後初無是書之名故晁公武讀書志疑附託者所爲又晁志曰有序稱謹進便宜十六事是尚有僞撰亮序文今本不載而末有李革跋云泰和五祀中秋日閱圖書得此集因錄一本旣竟而題於此革字君美河津人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貞祐中爲吏部尚書蓋晁氏所據宋人本此則金人本耳又晁氏稱六曰治民今本作治人十二曰治亂今本作治政十六曰陰察今本作陰誡亦小小異同然皆不足究詰也

諸葛武侯心書一卷

題〔蜀〕諸葛亮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黃邦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心書一卷》

提要

忠武侯心書序

諸葛武侯王佐才也自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方其高臥南陽清嘯梁甫以爲彼公卿之賁千金之富果何足以易煙霞林泉之趣乎由是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韜光晦迹以適鳶魚之天塵睨軒冕萬乘不能屈其節銖視金玉五鼎不能移其操若將終身以忘天下焉及其感先主三顧之精誠乃幡然而起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故仗義履仁

鞠躬盡瘁不以時之利鈍而改其忠貞義烈之志觀夫出師二表忠肝義膽與日星爭輝八陣一圖星羅棊布而隱微莫測誠伊尹太公之儔與東坡所謂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折當矣彼於蒞政之餘行師之際推廣爲將用兵之法編名曰心書條分縷析言約意盡是非臆度揣摩之說其經綸運用之妙皆自肺腑中流出者也其間所載如擇才知用之方戒備習服之道與夫順天因時之術知性察情之理靡不具備是皆運籌決勝之機若武侯可謂用心之審者耶惜乎天不祚漢星隕前營三分之業終不可復良可慨夫是書山陽二守高君[illegible][illegible]正圖書以畫之靜寧知州蓋君獲得而珍寶韞匵以列之總類爲帙行於世何其用心之仁且博哉余忝任婁陽守而陣圖正值郡城南江洲中因公暇歷覽其形勝有以感發景仰於心適

幸而得覩是書正所謂先得我
心之所同然以發千古氷心雪
操玉折竹裂之心也欲捐俸壽
梓以廣其傳故不揣庸陋僭書
以冠其篇端云
弘治三年孟冬既望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夔州事關
西劉讓書

漢諸葛武侯像

維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
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
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
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
而以時動噫侯之心萬世不泯遺像有
嚴瞻者起敬
南軒張氏讚

諸葛孔明心書目録

孔明心書目録終

諸葛武侯心書

漢　諸葛亮　著

明　黄　校

兵機第一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虚誇妖説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姦侼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盜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貴此謂

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固疆埸長於斂戟此所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即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伺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察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嫳而後巳此十萬人之將仁愛給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獘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獘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忠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彊不崇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徇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察言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抑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

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恡恡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厚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授詞訖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

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於是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鬭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鬭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

如奔馬者聚為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為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為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為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為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皋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試將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聞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

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爲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無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習服第十八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陳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歛削無度信卒徇巳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無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身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

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餓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沉審機密爲耳目勇捍善敵者爲牙爪

謹候第二十二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候使令審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刑第二十一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也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威則色不可不明心威則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善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者則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

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黄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崕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粮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當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係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辨青黄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矣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

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將識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以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後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知也師徒已列戎騎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少擊眾利之以日暮以眾擊寡利之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之以踰眾遇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熟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恃其有備也是以鋒鋭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闘不勇與蠆同矣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陂草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艸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矣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闘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粮絶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脩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剥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粮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接敵有此者引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

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蓄息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脩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倖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其在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將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鬭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金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人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群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其衆者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

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生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形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第四十七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鬭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下餘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勝也

南蠻第四十八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粮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很故人多不臣當候

之以外釁釁之以內亂則可圖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艸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不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云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鬪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賫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鋭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候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衆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虜自寬矣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抜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為督

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参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

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保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書武侯心書後

夫慕武侯之為人者當觀其心觀其心者當觀其大致未可以書論也蓋書固心也非武侯之所以為心而亦不足以盡武侯之心世之論賛武侯者多矣予獨愛其明志以澹泊致遠以寧靜已窺為學之大原觀書取知大義不事章句已知稽古之大旨內免聲色之娛外脫調度治生之策已得脩己之大槩是以其處也雖自比管樂而寧龍臥

非帝冑則不出非三顧則不出出則授魚水之懽起雲雨之勢噓炎燼於既灰續赤帝之墜緒且受先主之顧命而惓惓於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出師二表具見忠勤之節至死而不已馬此侯之大致侯之心也即其八陣制兵呼吸風雲木牛流馬神施鬼設以抗曹瞞以走仲達以昭天威以同時雨皆有所以致之而況是書也雖以心名人且疑其有所托而亦何足以盡

其心哉然而愚也景仰百世之下若神交心契于侯者無能起侯于九京而接其論議是以即其書疏陣圖梓之以貽後世俾藉其書想見其爲人以淂其心于言詞之外而因知其平生之大致是刻心書意也不然徒曰百代殊絕人物曰君臣義重曰仗義履仁而識其大曰出處同于伊傳太公之流曰表疏與說命伊訓相表裏曰是乃心書而不知其養心之自與其心之大

致亦何足與語侯哉雖然侯有遺恨不能吞吳馘魏或者是書也寄其心之一端俟後之忠臣義士得以發揮其未盡之意而昭其心于不忘未可知也則是刻亦不可無矣

新都黃邦彥治徵父

心書一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漢諸葛亮撰書中皆言爲將用兵之法陶宗儀說郛作新書明宏治間關西劉讓鋟之於木始改名心書附以出師二表嘉靖中夔人張鋭重刊增入夔門圖前載讓序後有鄖鄉進士寇韋跋皆以爲眞出於亮考五十篇內之文大都竊取孫子書而附以迂陋之言至不足道蓋妄人所僞作又出於將苑之後也

李衛公望江南一卷

題〔唐〕李靖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年保定府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兵要望江南詞一卷》提要

望江南序

靖聞自古善用兵者以謀為主權變次之其賢智之士即情為用假事合機故情者事之源機者動之端假令情發掩樞謀伸紫塞奸邪造作草寇興妖軍未舉揚旁窺先兆賢者覩象預為隄防至於事起大兵顯彰吾不獲已出師應之或部兵出國遠陟長驅或師徒在道權駐野營或與彼相近未舉鋒鏑或兩壘相望約日交軍或處居城邑以伺便情或調發偏裨暗拗明迎或力弱固守以待發兵或初捷利中復敗須知此等類千變萬狀

出於一時但彼我意立軍未出征
而至於接刃其成敗終始俱有應
兆上則形於日月星斗風雲雷電
虹霞氣霧下則形於山川草木土
地震崩百鳥呈恠六畜見祥至於
敵人建謀巧詐隱設奇伏俾我軍
中内生變亂每有一事起一象兆
黄帝占風論兵曰凡聚百人皆有
氣色天象示變鳥獸呈恠者何也
蓋兵所摧執者莫非堅利建意立
情者莫非殺戮白刃既交專為殘
殄此必然之理也故興作在下則
顯應在上天垂象兆預使人知勝
負成敗斷由主客惟有賢者能詳

情度事逐景興思　報隨形而為
攻守可前則舉不移時勢乖則捲
關固守不畏勍敵亦不強進師既
在野必要成功但學廣者知學寡
者愚天雖示象愚者莫知若止恃
勇強直前貪戰憑力取功何異無
目之人必敗大事靖今自黄帝為
始以晉漢書撮取諸家兵道要妙
以至占課主客迎避應軍所宜勝
負情源選纂類聚作為誦歌計七
百首目之曰望江南使後之學者
習而歌之貴乎記誦如有事乖勝
負速明交對覺舉必應機權輔翊
聖主民康時泰不惟名德建立亦

能助濟全生若能以戰止戰則可以坐致昇平如不能詳事破敵徒使謬名誤國可不惜哉

貞觀七年中秋前一日三原李靖序

李衛公望江南集目錄

李衛公望江南

委任第一

兵之道切忌起無名不止少功虛效力
巡反禍復危傾容易勿言兵
統軍帥不可比塩梅相政乖斷猶可救朝
綱雖失亦能回兵敗國傾危
當權將其責重如山社稷存亡全在爾安
危君父一時間爵祿帝王頒
詮大將須要素知兵非是等閑虛譽職莫

將軍印委任生輕擁帀兵行
諸屬幕必是選堪良勿取門高富勢位無
私親舊與鄉邦曲順定為殃
攻敵策謀乃勝之原勿只迎兵交血刃休
憑角力靠兵官勇是禍之端
經曰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非智者
不能行非賢者不能用也
統軍帥智慮有明謀善識天文能勇敢更
兼威德賞勤勞士卒自英豪

爲将帥筮卜識機緣更用一八高術士精
通占候要知言凶吉預聞先
覘彼勢虛實要先評兵有正奇将勝敗有
無強弱在軍情料敵不須驚
量彼敵将勇戒驕盈整暇正須期死戰凱
旋猶懼有生兵養氣勿輕臨
戰危事上将戒貪兵闘計豈能求小利師
行自有古常經紀律要精明
叅彼将德性好攻心仔細究精隨好中
行離反詭相親設刹誘前擒
履兵敗将攻其便究其情代其機
統兵帥剛暴自殘兵有勇有勢無賞罰却
将閑慢事行刑彼将定欺凌
審向道情候要分明莫爲恃多隊躁進勿
從剛暴迷熏程慮彼伏潜兵
途頓止調節要均停力若有餘兵有鋭
逢強賊亦堪征不致有惶驚
量強弱彼我孰優長敵若勢兵将廣大吾

軍衰弱亦難當主帥要叅詳
将權柄識務辨春秋須是先施仁與恩後
行刑戮擇其由威愛自然收
賞與罰須是要均平不可徇私行喜怒稍
偏親舊失軍情否則禍災生
水與陸兩勢作艫艄陸有勢形水亦有舟
車捷力不相爭專在将能明
統軍帥不可妄行刑莫以軍威行殺戮人
生一失永無生悞損命天嗔
統軍帥藏爵受皇恩莫以暫時輕賞罰休
生外意信奸人叛智怎成名
如信佞叛背事皆訛自古兩邪難立廟當
朝忠孝賜恩多世代盡包羅
狂寇定乘馬復還京結局奏功須均賞莫
将親識冒功陞反掩勇無名
蜂城壘謹守保邊隅莫恃雄強侵彼境復
從奸佞起兵夫虛國死無辜
太平世積食養雄兵不可輙忘征戰意常

時論武使令精防寇紀邊庭
吾勢銳人馬總精雄財實滿盈軍足用更
詳天象審蒼穹災禍辨軍中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陽不
順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
事見於迹心與迹同者敗心迹異者勝

占風角第二

興兵道風角最爲先若是迎風權且住後
來風助合蒼天大戰我當先
春屬木風自震方來繞起微微聲不大終
無禍福不須猜疑慮却成災
離與兌壬癸自三方飄作如春依逐分不
須多慮與張惶有寇整兵當
四季内或有猛風聲倒瓦揚沙急似箭隨
來方所擺精兵急備彼軍人
猛風過如箭便無蹤名曰飆颻當速備風
聲繞斷賊來攻日後愈爲凶
兵行次黯黯又陰沉不雨又無光色現下

人謀上恨情深仔細好搜尋
爭出國風自背邊與大則大贏爲大勝小
風小勝總堪征天意助吾行
軍大舉方出帝王城逆面風來軍恐懼合
將人馬結營停守過待時更
軍行次風猛逆征吹出陣若逢如此兆不
如抽退得全歸免損將軍危
吾擊彼叅審主人方莫問四時并氣候風
來後助得無妨迎面莫征他
敵居所風起自他方便有精兵宜固守若
言舉動禍之殃實語莫猜量
假令法且論在三冬彼國守乾吾欲討風
離西北不堪征以此教餘容
雖是應還即應他方也是彼贏吾負衆候
其風止或攻傍不可不叅詳
假令法彼國在離間我擁前軍時正夏南
便北敵若冬寒隨衆擊傾殘
以方法准此定成功好事急乘他氣逆勿

狗朝暮達吞攻莫放彼從容
巳亥角辰戌便爲商丑未寅申皆屬徵宮
音子午正相當卯酉羽音方
占風法申子是貪狼丑戌謂之公正位奸
邪辰未自然當審細看来方
亥卯未陰賊内中藏巳酉謂之寛大日廉
貞寅午未其方知意細推詳
占飄起客記納音風徵羽宮商并角姓盡
爲主位辨方踪勝負在其中
納音土欲得角風来土是客軍水是主風
從巳亥發来衝客敗主收功
納音土風向羽来吹水被土尅能尅伏定
知主敗客来追莫要展旌旗習旨也
軍營内忽有旋風来吹折鎗旗并倒屋奸
謀惡黨欲来榷窺有賊兵欺又防火
風来處如遇作泥人蒿箭桃弓披髮向望
空搭箭射来蹤禳厭禍消鎔
風夜起晝則不聞聲寇賊夜行[illegible]則伏遣
人探視莫交停防備夜偷營
邪與邑風猛似雷聲折木飛砂并走石揺
門拔户禍應生第一怕三刑
軍營内風猛突然来若在歳刑憂歳内月
刑之内必爲灾准備莫遲回
乾與坎艮震巽離官坤兑八方真正位敵
軍居守起方風枉戰我無功
吾攻彼審今看風情令不順方吾莫擊風
如順我必攻城降虜出前迎
營下舉風卒似雷聲吹倒旗鎗飄帳幙須
防敵騎欲奔營大戰血交并
天風起有雷聲吼三朝五日间
兵行吹風卒突軍旗人馬驚奔皆恐懼前
程必有廟堂基祭拜免災危
歸陣吹風伺後颭来旗幟翩翩吹向敵天
威默助剿歆回賊敗息塵埃
臨陣吹風起四維間兵近塞邊先備敵便
從豹尾擊黄旛殺敵不爲難

占雲第三

兵若進須要識浮雲雲氣順時當急戰毋
令雲散後交兵莫問晝陰晴

商音姓軍陣見雲從白與黑時吾大吉青
雲亦勝赤雲凶黃者兩平踪
主取天子姓不主出帥姓

角音姓青氣爲晴空黃赤二雲軍亦勝黑
雲陰昉喜先鋒白色定爲凶

宮音姓黃色要先逢青色氣來軍大敗更
兼兵死將無功黑氣利先攻

徵音姓赤色火燒金非火尅金成大器白
雲黑氣現黃雲軍將禍殃深

羽音姓惟是要青青列陣賊來先自走赤
黃白黑總非羸宜退不宜征

雲起處行色重而鳥暗伏賊兵軍不見露
其形體在高隅一半是蕃胡

雲起處低覆似人形此是賊軍謀我衆須
防入境起征凶遣將用精兵

雲似虎或若豹行形及似穿連長匹紵綦
師入境却偷營排陣整兵迎

四方現雲色競騰過點淡相親來我寨賊
來請命未爲和賢將莫蹉跎

雲起現片片或舒長有似舒繩排椽木名
爲愁氣不相當現處將憂喪

雲氣赤尤更接連綿有似長藤無斷續外
邦賊起入中原主戰在秋天

雲氣赤那更滿蒼天必定賊來侵我界黑
雲來往有似兩爭龍只在外軍盤頂上賊
中雲赤亦徒然吾將必還延
邦兵將必逢凶我帥顯英雄

雲似鳥盤繞在其中此是上方天助順不
宜復見黑雲峯連赤亦爲凶

甲乙日將忌白雲前若奔吾軍還勢急理
當速退捨平川守固在高原

丙丁日若遇黑雲開莫恃兵多兼將勇也
宜堅守引師還征戰必遭殃

戊己日前面有雲青急止勿行權住在軍
人須語審詳聽施惠得中旌
庚辛日前忌赤雲來勢緊迫吾須大戰彼
軍得勝我軍推守險固顛危
過旬中邦行
壬癸日雲忌暗而黃此兆主災迎老將無
緣兵廣恣倡狂謀者審而詳
觀雲氣擇士細詳看晝夜用心精審寃莫
將此事以爲閑風色辨相干
軍營上雲若似飛鳥有似蓋來并伏虎此
爲勝氣不須疑攻則定蹤虜
軍營上雲若死灰揚若蓋臥魚或乍見此
爲衰氣不舒張不動將軍亡移寨遠壽吉
城頭上突出赤色雲或是黃紅雲上現城
中不久喜來臻以比得和平

雲氣門

占氣法雞羽爲輪車二者勿離牙帳內敵
人千里外須知圖變在須臾

軍既舉惟以氣爲先兵若精雄加氣銳超
關投石可攻前鼓作在英賢
將軍善識得氣妖祥風角鳥雲能總解機
籌謀畧又相當取勝應功良

占氣第四

兵進擊覘氣合參詳不必攻城并野戰度
其形狀自斟量稍錯便乖張
城營內氣似鳳如龍更若大山并類蓋猶
人火赤降城中其下不堪攻
高空現拂拂又微微透闕輕籠烟霧霧一
下必有貴人
般黃氣色依依慶賀兩朝期
猛將氣龍虎兩相連掛騎蔽天蕪掠地莫
與蓋路覆平川堅守莫爭先不可交戰
猛將氣樓閣及旌幢或似長堤形淼淼更
如　蓋與王良其下莫能當
猛將氣黑色似龍形或類虎形并猛獸當
其敵上或城營不可向前征

猛将氣顯赫又衝天或似雙蛇山兵様又
如倉廩及濃烟休戰最爲先
猛将氣持戟或持刀林下森森千弩様色
兼青白若脂膏将士盡雄豪
猛将氣如虎黑霞遮或似門樓旗立内又
如氣出若蛟蛇其下将堪誇
暴兵氣如火又如烟或似旗旛幷戰馬低
頭仰尾向軍前觸戰血成川
伏兵氣渾渾又能圍黑氣中間琢赤氣又
如赤柎黑霞連其下立戈鋋

狀如赤柎在黑氣中
降兵氣叉手盡低頭形似成行相把手三
朝五日敵來求宿日倒戈矛
伏兵氣勢觜狀迎樓兼有似人幷黑赤或
如山岳覆崗丘其下有戈矛
兵發日天氣久陰沉不雨又無光彩色到
人謀事恨懷心仔細速推尋
觀氣色日月氣來冲北面氣來還北狀氣

南南狀或西東常以此爲宗
将軍位善識氣妖祥風角烏雲皆總解機
籌謀畧又相當征討應功強
城上氣結似犬羊形象主血流圍邑破好
持降類出門迎方免血殘兵
占蒙氣欝欝遶城營其氣周迴如帛遶分
毫不入此城新休撃此般城
城營寨有氣入城中必主奸謀事已定安
排大戰奪吾城謹守令嚴明

軍上氣漸漸變成雲或作山形於直上内
中大有将機謀要撃且休休
臨陣次赤氣後前生必有伏兵埋氣下事
須謹慎探其情固守莫胡行
占敗氣如網又如虵赤氣照天營上起又
如破屋壞氈車其下死如麻
占敗氣捲帚似豬羊豚蔓死蛇幷死狗挨
塵走鹿又驚獐不戰自奔亡
占敗氣群烏似低頭或類揚灰魚卧死懸

鐘映暈或來牛幾戰若星流
占敗氣掃帚又如缸卷席懸衣灰色梯卧
尸無首覆舡同戰彼不須攻
敗軍氣鳩尾及鷹飛或似壞山并破屋彼
軍形現敗無疑一戰自奔馳
敗軍氣乍有乍微纖一去一来皆斷續又
如霞氣入青天俱是敗之先
敗軍氣千萬似人頭更有偃魚零落樹如
灰死礫覆城樓其下血交流
黑氣現其象若胡人又似虜兵排列陣八
方東夏起烟塵民殺屋燒焚

占霧第五

天霧者不止四時生陽不順時陰成霧陰
不和上霧紛紛邪氣事難精
天之霧五七日當占有雨時時且平吉若
無雨時疾瘟纏民病有災愆
相對敵有霧敵邊来似雨紛紛来勢急如
煙入眼目難開馬步一齊来
兵發日霧氣晝昏昏欲似露来兼洒雨此
爲天泣淚紛紛須駐賞三軍
久陰霧顏色帶紅鮮更被黑風吹上去兵
戈即日展平川速備莫遷延
城營上有霧似懸屍爲將且須觀此象所
居營寨即那移不去將當之
軍營内大霧數朝濃晝夜不開相對敵客
軍先敗走奔衝排隊襲其蹤
城營内大霧起城頭白色似烟兵戰喜三
朝五日簇戈矛准備好方遊
大黃霧騰阜掩山川乍合乍開防詐偽須
防内外有相連不悟血侵田
周回霧城内没步見欲要攻城攻不得其
城天助有軍威謹守自安宜

占霞第六

占霞色似氣不相成形若似雲雲不是形
如拖掃氣紛紛識者自詳因
兵發日占顧面前霞甲乙怕逢霞氣白丙

丁黑氣向前遮大戰不應差
兵發日霞氣日辰兵縱有前程應大戰遭
霞生日應須贏拗日不多精
甲乙者黄戊巳日黑之類
觀氣色霞氣日辰裁兵進前途交戰勝開
疆王帛積成堆人馬盡驅来
兵發日五氣辨災祥角姓怕逢霞氣白羽
音黄氣莫禁當宫姓怕青蒼
商音姓前怕赤霞攔徵姓黑霞并黑氣皆

爲鬼賊怕相殘不得視爲閑
城營上五色氣并霞盡是賊軍天須顯早
須驚覺較量些否則死如麻
霞與氣二件或相兼氣若色黄赤白好霞
如黑色亦同占髣髴在良賢
霞似席雲即便爲龍龍虎相交軍必勝臨
時勝負辨誰凶遂我彼軍凶
出軍日霞氣莫前攔我後氣来風更順從
他前銳後實寬軍馬獲平安

攻城寨先料水情源上有大流堪决灌不
須交刃損兵負勿縱暴剛權

占虹霓第七

虹霓現因雨影東西晨現必當雨未止晚
来東現日光輝術者細觀之
兵行次虹貫日邊傍禦備伏兵前有阻且
須審細自商量終不得開疆
虹霓現城寨可攻之蛇直入来爲病疫淺
[illegible]無解要須知移寨避災宜

虹赤白盡是阻軍行若是横橋攔著路且
須盤泊犒軍兵不久却回程
虹入井盡是敗軍情或有鼠形營上現忽
然交戰血成坑防擊保城營
虹如暈更復似弓形有若白虹形斷續兼
之五六見城營皆主血光成
虹霓見更或似弓形有若暈来如断續兵
興五日便四程久住必災成
當赤虹單見色無雙如氣冲天或横過虫

凡旗旆動戈鎗起處必爲殃
虹旋處頭尾地侵天其虹見時非有雨晴
天見者血成川民更有災徵
白虹見晝見地青天其地一方皆主亂衆
人喧鬧有災經年内應其占
白赤虹晝見莫與兵更有虹霓垂軍上彼
軍教将且須停動必有災迍

占雨第八

凡論雨二氣是陰陽升則爲雲降則雨若
逢兵動合災祥良将要參詳
師在道或始出郊城雷雨如傾溪澗阻沐
屍凶象不堪行匆足與天争
軍始進雨急立成泥名曰沐屍當速止别
詮吉日與良時強進必凶危
軍發日微雨洒軍行此是潤軍兵必利旌
旗前指最爲精所向定須贏
兵始進旗幟迸於鎗半雨半晴霞氣過且
須盤泊好參詳去即陣難當

天數日半雨半兼晴營内有奸謀結叛先
晴後雨叛難成先雨後晴興
兵發日風雨逆沾人天意欲知教我記不
須前進恐危身見陣潰亡軍
天行志如軍行見大風猛雨倒折旗鎗大雨不止者天之怒也軍不
可進宜待天氣和明别擇日時門戶軍行方吉也
天雨物形體不能聲其分凶災主兵寇功
臣遭戮國須傾固守得平平
天雨血賢退進邪人血染金華皆不喜急
移營寨賞三軍無罪受王刑
天雨鳥爪翅及諸般若在彼軍他主敗我
軍逢此不能安必見損兵官
天雨蛩在敵不宜攻或鱉或魚皆凶兆我
軍見者便回程不動必遭凶
天雨毛主将信邪奸急宜謹廌須固守莫
将輕慢事非凡天意報君顛
無雲霧一色見晴天此象無雲而雨降謂
之天泣事難禁主帥未安心

黑雲現横截在天河見此天河新作換来
朝有雨應君家此語不曾差
天河内閃電見光明隨即来朝遭大雨自
然雰霈若盆傾平地水汪盈
月生暈月暈暈參星或暈井宿遭雨降五
朝七日不差分空裏似盆傾
密雲見雨陣黑濃濃驀地攔前轟霹靂天
雷驚震擁来攻有雨不多分

占雷第九

老陽極出地變成雷出聲之先收聲後此
爲災怪號非時兵起主荒饑
占雷法大怕出非時皆是守官無政法酷
民枉役有天知天怒震威摧
兵發日風吼忽雷鳴戰馬盡驚旗倒折前
程必有賊来迎大戰血交幷
兵發日雲氣與雷聲雲赴我軍雷逐後天
威神助大軍行此去必須贏
兵發日雷動我軍營天助威靈軍得勝若

居彼上我勞軍審細聽其聲
冬三月何事忽雷鳴只利客軍非利主高
旗先舉定須贏後戰必無成
雷霹靂樹木及諸般若在彼軍營寨上天
威殺氣我難當移寨始爲安
營寨上雷只一聲鳴定是命来應迅速不
然急詔事丁寧上将好詳聽
營 邑天上忽雷聲欲似雷鳴還不似多
應土地注長傾否即戰将争
兵發日風送逆雷聲天意欲将兵仔細不
宜先舉恐傷危遇敵恐遭摧
無雲氣天色十分晴陌地一聲如雷響或
如霹靂野雞驚龍出沒災刑
經曰謂之天鼓亦主兵火又曰龍鬪
将軍衆驀地一聲雷次後並無雷附矣将
軍兵衆必行之舉處可先爲
春三月甲午共庚寅乙丑戊子幷辛卯雷
鳴霹靂恐傷人大戰月旬驚

將戰次臨陣有雷聲後我軍中鳴至敵敵
軍必敗我軍蘇反此一同情
天陰久不雨數朝期忽有雷鳴我軍上前
程務徒占便宜反此我軍危
雷四起南北與東西其勢往還鳴不定合
當田避不須遲大戰兩傷之
聲渾渾其勢又圓長起處來方我軍上若
還征戰定無妨又助我軍強
霹靂震牙帳震聲雄忽速收兵休要住須
知營寨有奸宄尋覓莫從容

密雲見蹲踞若倒河忽有雷激先大作其時有雨也無多說出遍遍無
雷忽震震而東人驚若雷雖散振驚我軍之上必折傾移寨免災殃
雷聲震連日不收散此災主萬多天信為地官吏不能清天令與人間
雷震起隨即雲空飛陰雨賊陽因此將賊自將起事須疑主史損心知
兵發日雷發我軍中天助滅敵兵大勝若居彼上我軍凶詳細辨雷聲
兵發日雷氣與雨散震後隨我軍而向彼敵戰應之我軍前此去必成功

占天第十

天之道為父又為君清凈麗明為順吉昏
暗陰散缺忠臣諂佞近王庭
天氣赤蔭地一般紅人物盡來如屠血來
兵必戰有災凶兵罷莫西東

宋咸淳甲戌七月初六日庚辰酉時在天有一天餘
高霞映地如血當年十二月過江至丙子納降江淮
軍民遭[illegible]又

同前

天之道哀響又兼鳴此處必主興王道異
謀革位少良臣年內見其因
天之道其象號乾方或若分為於兩半分
帝別土亂征傷人主見憂惶
天之道忽裂見樓臺皆主兵荒人世亂千
般祥瑞忽為災其怪報人來
天河分忽若似戟尖兵革當興逢此兆諸
州郡府見憂煎塗炭遍山川
天色白慘慘甚昏朦久陰不雨陰謀事必

爲兵火事難通年内始知蹤
天忽響鳴鬧在蒼穹多是子憂當父慼天
鳴臣怒鑒君同君主可寛刑
天道慘慘色變深黄必主大風三二日船
行急止莫滄洋預報與君忙
天忽見有紅赤紅黄貫北斗極星還遠君
生賢聖主非常此事甚相當
天久旱無雨水盆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
能下降del高謊禾散豈全收

占日第十一

太陽位爲主正爲君兆主國君家國事通
行循度總和平昏蝕主憂驚
日傍氣赤色若懸鍾遊所見邊須將死不
論春夏及秋冬所舉總成空
日生暈上下兩重交必有彼將亡將過中
謀獨覇不成韜終是舉鋒刀
日在右白氣若虹交兆主血流成大戰緣
蟲災政作成妖無法可禳消

月光暈暈耳有陰風左右並同爲兆吉三
般變易日時逢日月在羅籠
日邊暈四日有抱氣來對有降軍降將至也
日光暈有暈要須知關處預先防備吉忽
然不關亦須疑三日雨淋漓
日中暈上蓋下爲纓向暈則凶背暈吉若
無征戰有風聲霞氣兩還成
暈不合重在兩邊生城内有謀人不説且
就緩慢看軍情一事也無成
暈邊氣入則外軍贏隨氣攻之應大勝忽
然内出我軍傾勝負預先明
暈邊耳一耳喜來生兩耳欲来相解意又
言拜將擁公卿此速甚分明
日月背順吉背須凶若背東方西面勝背
西東面獲其功南北並皆同
占日月主客要先知晝把太陽將作主夜
憑星月驗安危客認氣隨時
日月爲主雲霞氣爲客

相闘敵兩日見分明必有拔營離寨去正
當日下看拋城大戰血交并
相闘敵日闘對城營交戰血流看主客必
應主敗客軍羸日度筭還生

筭太陽分野

日中暈日被白虹穿天下大兵看即起又
兼烈士執仇冤奮怒氣冲天
發兵日日偶食并虧莫往前程尋大戰天
垂戚象遣人知去剌將難歸
冠纓日日上即爲冠在下爲纓禁捧日冠
爲喜兆將須懽纓則將心攅
兩日闘步時及明朝倘或急聞如此兆外
藩草莽𧾷兆興妖進步疾兵消
日邊氣如杵赤而明既顯不當軍將出執
堅迷往損其兵一半不回程
日傍暈狀若死蛇圍其兆主災先舉將帥
徒半出不能回宜敗據師歸
日邊暈抱日一邊生順抱敵人須可擊還
如逆抱戰無羸隨象舉其兵
日下氣赤氣列三層天下流亡兵競起黎
民失業禍災生鹿走覇圖爭
日四耳俱在四隅邊宮闕備君生太子歡
忻期降定三年人馬罷征權
日中氣上下黑衝過長子建謀與大逆速
當根冤莫蹉跎遲便舉兵戈
兩陣近青氣日邊生其狀分明如半月順
其行氣速前征交戰必須羸
太陽畔八字氣分明下若鹿麞形勢走將
亡兵潰禍災成固守保關營
太陽畔雲氣傘張形又若飛烟星影裏火
星傍出血成坑堅守不宜行
太陽畔突出太山端紫氣盤旋俱不散城
中軍勝賊當殘館陣審詳看
太陽畔氣蓋日當中白色東西連外百主
憂社稷重凶災敗號任神龍
名曰喪門

太陽畔九曜簇於邊似火如燈光爛爛九
州大亂水滔天王道苦憂煎
太陽畔牛鬪競爭時更有傍邊持戟立戟
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
太陽畔如綦又如花相續相連不間斷嬪
妃皇后亂其家術士見生涯
太陽畔氣似剪刀形更有散花桃杏雜君
王失政后妃稱鮮絜愈爲精
太陽畔氣若壁形圓其影圍圓如暈色群
邦臣下反謀專奪我境邊田
主宗臣謀反分國
太陽畔一樹蒂根成兩氣橫生長拽出獄
君自縊叛臣情隨帝應其徵
太陽畔如鼠樹枝間又如鷄形雙翅舉看
看洪水作爲難移寨向高山
太陽畔帆慢氣堪疑又若破船來向岸仍
居乾位帝京應帆落勢傾時
太陽畔五色氣鮮明下有奔獐形象具忠
臣遭戮又妖興不可不留情
太陽畔十字在中張大禍欲来先露兆奸
凶懷恨作妖祥齊醮早消禳
太陽畔氣色似人兵若在離邊移寨上君
王易代表臨坰賢者得其情
太陽畔兩手在其傍更有金星圓出現后
妃作孽亂生狂乾地應其殃
乾符六年三月八日午時現
太陽畔舉手若兩分或作掃形居兩手君
王帝位欲分更不散失然藏
氣現久不散其殃必應
太陽畔青氣散如飛變作鴈行分勢列外
邦小國賊臣欺謀反禍相隨
太陽畔若對斗牛間更有一虹迎面見三
公流國戰無還遷改莫辭難
日邊氣皆應在丑亥申酉且須看獬豸喪
門申未午時求見處便堪愁
日之外有耳兩邊生必有和通同好善兩

軍不戰結惟忻四海得安寧

滑大象日月氣來衝北西氣衝北西旺南
衝南旺認西東取此以為蹤

日色與黃赤病之源色若白時多死兆更
兼兵起禍凶年疾疫湊來纏

日五色或有氣稜層其分國王權砂失貌
迷酒色損生靈脩德滅翁矜

日紫色名曰疾篓雜其分起兵多喪敗且
宜脩德厭天機勿起禍當時

日有耳兩耳織均平享慶必產君占取一
邊有耳一邊產無戰高交兵

日青色其分國堪傷或似火光兼火影皆
為災亂殄忠良防備賊臨疆

日生暈須有暈形圓其形如暈圓圓背那
邪臣子叛謀專奪取境邊田

日四耳項上即為冠兩下為纓須近日下
為履象不為權田報日須端

經曰日上為冠下為履兩下為耳長而為纓朝抱

日占

太陽鬭競與日爭時更有傍人持戟立戟
人無首影依稀宗廟必傾危

太陽位下復見形圓便若白來其色黑王
更國變別憂權一日見憂愁

日出現便若似臙脂蔭地滿天如血染此
為大殺苦軍權七日雨平刑

無雨主大炎

占月第十二

大陰位為后又為臣凡有象形凶吉定行
兵主帥要知明一一細分情

占圓月下小彼軍多若總大時占我眾全
無大小必相和青白定西戈

出軍夜看月好然詳有兇主人占大勝兇
無還是客軍強仔細審形相

占夜月五色氣相當比是交兵須謹慎直
須捹得賞兒即慳吝必相傷

太陰內有暈使人驚其象分明如力字奸

臣謀反事将成察究速加刑
守彼壘吾督将須攻月色無光灰粉様接
城不過一旬中守将亦須凶
看夜月五色氣相衝皆是将災宜謹慎直
須重賞宴軍中堅執禍相逢
月生暈厚薄四方停此是三軍匀力象一
邊有抱抱邊羸順抱若神兵
月生暈暈有耳兼生将有火災難閃避三
朝有雨得安寧無雨禍還成
月生暈暈内有流星當有貴人奔出走客
一星入則将當驚國亦不安寧
月如赭莫戰最為良若或不依須見敗客
軍得勝主軍傷宜且守封疆
相關敵月滿色無光客勝主衰須謹慎忽
然交戰主難當城内欲枝降
雙月現現則有兵荒两两三三俱亂出當
其現處競猖狂人馬两逃亡
两月鬬倶景犯裂朝倘或遭逢如此兆外

藩椎暴有謀輡倶廢若氷消
兵在外月蝕八分強軍欲還鄉休罷戰忽
然食盡倒城亡将死向郊荒
太平夕月破作三分四海荒荒興逆叛都
緣人主寵奢昏草冦輒稱尊
月黄色分野現明光此是将軍遷職象彼
師我衆两無傷各自守封疆
月邊氣其象若群豬羽姓将軍兵大吉宫
商角徵不占拘把捉顧方隅
十五夜月缺不團圓一面凸凹三两處近
臣懐怨奪君權急究反情原
金入月星朗月無光星蝕太陰臣造逆月
明生暗将星亡星沒客軍傷
金與月倶出在西方星北北方軍必勝星
南南面将星強月向将兵亡
金月暈星暗月昏昏客災敗亡須好認木
星三暈宰臣奔天象顯然明
月有暈白虹向中穿天下大兵看即起更

兼壯士執仇寃日怒氣冲天

占星第十三

兵要法為主認星辰伏逆遲留須固守更
看金現便宜行俱伏两均平
兵要訣為主認金星若也伏藏休動作逆
行逆戰亦均平順則最宜行

星退宜退星進宜進

金與火統帥識星無須等行藏知決勝何
須堅執講星孤諸事細㭗圖
二星合相犯必為災分野若當須有事本
藩太守禍之胎脩德免災来
三星聚晋宋為兼唐此地将軍須就獄總
兵主帥作猖狂斬首獻明王
四星聚平帝會張星王莽赤眉兵造起後
来光武掃餘兵晋魏也曾更
五星聚漢祖得其時秦滅漢與東井合君
王起事合天機星會尾如箕
星落寨為将恐遭殃宜速移營方見吉強
堅舊所必凶傷天降禍難當
星相打攻守两徉徉遇戰血流交滿野攻
城不下好隄防宴犒賞兒郎
金星畔邊有小星侵相去不過咫尺遠客
将當敗将消沉兵罷只如今

凡金星為将星專主兵權兆

金星疾急戰定應嬴行若緩時須固守星
高攻戰有功名低害莫深征
金芒角隨角出軍征若有焰光如掃帚亦
名天狗食妖兵其下血成坑

如鏤赵於其下必敗

占星宿伏現在西東星若近南南必勝忽
然近北北宜攻專祖此爲蹤
金星出出在卯中央東而兵强莫與戰西
出西方不可當勿與鬪鋒鎗
金西伏木出現東方軍在西南休進戰二
星同出現東方西若戰須亡

或水或木星

金東伏水出現西方東北二方須敗走忽
然同現在西方東面不能當
同伏現相去尺餘間交戰将兵須有應水
居月上戰應當月内必師還
水在月上也
捷星現分野屬何方若是正臨災在即忽
然頭尾也遭殃仁德可脩禳
星一箇無尾赤兼青直下落来營寨上急
須遷去別為營此地定無成

金晝見名號是經天其分用兵兵必敗未
曾動豪却兵連人馬滿郊田
已動緊来動易敗
星晝殞聲震響如雷赤白或長三五丈忽
然更有小星陪軍勢若寒灰
星晝殞其地定為災必有火焚軍寨柵兼
防将士渉沙泥移寨莫徘徊
軍營内斗大墜星来或是作聲長数丈其
間大戰将星摧急去免災危

軍營内星殞落其間拽尾或長三五丈皆
爲敗証莫相殘急去免災奸
軍營内星殞作馸鳴兆是敗軍并殺将便
須移寨不當停天意甚分明
營寨内星大殞其中芒角光明兼拽尾急
須移寨避災凶不去禍重重
出軍法夜與日皆殊彼上有星兼月朗我
軍上西暗稀疎進戰決成輸
星晝殞分作二三星此是兵戈将欲動須
防敵國別来侵陰賊逆謀生

吾守壁月内一星明必是外奸来入壘期
於半月害吾城搜捉審奸情
捉大衆欲打彼城墻月左有星占上角城
中賢将有謀方速退莫施張
敵守壘我力有餘攻月下有星相近駐彼
城奸欲亂吾中門户審其蹤
圍彼久月背一星随壁内敵人謀走北其
城沉潰不須摧捷報凱歌田

觀敵壘月背見三星狀若連珠敵便遁不
須攻打自安平撫衆勿殘生
軍馬進月畔見三星形似三台將月棒攻
城不下戰無成擇地設營停
侯過旬日別看氣候
攻彼壘月下列三星城內詐降設巧計急
當準備出師征莫信詐為誠
圍敵壘月角露三星亦類三台侵抱月其
城難取枉亡兵別處設謀贏
彗星現出在月傍邊必有弑君并殺父國
中紛擾禍相連更主易桑田
金臨木三五寸金分少婦合憂生哭泣又
兼鬪將見灾凶偏將喪郊中
星墮地鳴下似雷聲著地便如焚薪狀此
爲天狗食人民百日見災生
彗星現但看出何方定主國軍喪姓命不
過百日見驚亡咸滅在君王
太白犯昴畢二星纏定主逆臣謀　主馬

奔人走喪中原入昴赦人原
金與水二曜若侵凌定主破軍并殺將水
居金上客軍贏在下主和平
彗星現從斗向南行經過垣墻天市界外
邊兵冦界相臨損將血成坑

占北斗第十四

凡北斗斗乃衆星魁天上衆星難相犯若
來相犯有災危占候者須知
斗口內彗現出光芒掩內兵戈俱大起江
河流絕業城荒民作甲兵粮
北斗內穿出彗星輝國內主君邊寨將陰
謀惡黨起旌麾著意謹防危
北斗下氣若破車輪白色漸生侵口內饑
荒不稔寇成群餘禍不堪論
黑色氣守定斗口邊父子相吞天下歎水
渰城郭少乾田災害四方傳
占北斗第一是妖星却要分明君始吉忽
然不現衆星明主將落奸情

熒星乃貪狼星也

占北斗夜夜白霞遮不過七旬兵大起橫

死千里卧如麻忌戰日西斜

占北斗紫氣在其中有事欲來君且記不

斗為主霞為客酉來索戰不可出

過旬日喜重重萬姓賀堯風

占北斗赤氣在其中萬萬雄師徒費力攻

城盡死不成功枉耗庫廒空

占北斗兼有小星多天下不安人失業荒

凉米貴遞相磨𤼵動干戈

青蒼氣漸入斗星中定有賊來侵郡邑不

然裨將欲謀凶大忌是三冬

占北斗明閃電光輝定主好人初出世輔

賢明德助人君此兆即非輕

占北斗太白入其中定主將軍逢戰死城

營難守亂人民大小走西東

太白入斗將星失度也

黑雲氣夜掩斗星中如此三朝當有雨急

須準備候天晴此理甚分明

占北斗忽直或伸之冲入斗中奸事有犯

其星位各占之術士亦須知

占北斗遇夜黑雲遮定主來朝須有雨急

披雨笠候天涯應兆不能差

占地第十五

地之道與月一般稱為母為臣生萬物發

生含育盡乾坤明辨豈無靈

統軍帥下寨要安營先是須知吉凶地莫

令悞犯損軍兵此理要精明

地名好川破不堪安大路叉中休下寨伏

屍古墓見多般將帥要知言

主虛驚賊來劫寨

山窄地泣滴莫安營兩路中間休立寨勿

投天竈怎持兵仔細與君尋

戰場地古廟與靈壇攻破城營遺故地盡

言凶敗與傷殘細說與兵官

山谷口下寨忌逢之前高後下居之險地

無草木主憂疑明将總須知
大驛路前後總須疑或在高崗或近水長
深溪澗最無疑下寨得便宜
營已下須識有災非地上忽生諸怪類往
来天象看来情主将要知因
占其地毛羽忽然生必主人君遭厄難大
兵侵國亂朝廷百事應憂驚
田地上忽然便生毛膚膚盡生人總見此
為謀道血流郊百日主凶妖
易曰憂喪之兆如生毛在地積亂無根鋪在地
城營内火焰忽然先将士敗亡看在速忽
須移寨免災殃不去禍難當
城忽裂必主起干戈山中地或如雷吼敵
軍来速探如何急避莫蹉跎
營寨地泉水及生塵有戰不離於月内早
排兵甲敵邊隣移寨避災迍
先移後戰
城營地無故動還徙大戰必應於歲月直

須移寨禍應消不去将身招
城營内地動起兵戈但且移營於福上不
然行禍将身遭陣破自消磨
城營内忽見地生毛所統精兵當便起須
臾不去禍應遭穰醮保功勞
城營内地上起錢花有似馬蹄同此兆移
營擁士定歸家應驗快無差
城營内地忽陷崩頹禍起兵連綿此兆移
營脩禳禳凶災不信将身摧
城營内忽見地生丹敵騎欲来衝突我差
人截路莫輕開移寨倚亭關
城營内花草忽然生急去莫令軍疾病經
旬不動将身傾智士切須明
城營内地上忽然黄五穀或生弃地長将
軍禄位福無疆士馬樂安康

占樹第十六

城中樹忽然總萎黄威氣助吾軍必勝陰
神祐我必成強主将喜悲啼

營側畔樹木自崩摧若近軍前師敗辱不
然彼近賊衝来移去免凶災
諸樹木花發不當時營内見之須速備定
知賊衆欲来圍移寨免災危
營寨内樹木被雷驚或是衆傷人與物此
爲傷敗被天嗔移寨免憂心
諸樹木忽地出奇枝異花奇葉人罕見必
生異事報君知將帥者脩爲

占蜂第十七

軍寨内蜂衆泊於營兵欲動移應不久脩
磨器甲莫教停總令便須行
軍行坎蜂蝶接来連定用伏兵居草澤好
防林木與山崖先探保無災
軍下寨蜂蝶遍天飛防有賊来攻我寨急
須固守莫遲回主將要先知
軍營内蜂悪亂呵人或是反軍與謀將必
然軍將有災危謹守賊追欺
軍營内蜂子遍飛遊必主將軍多口舌若
還移寨没災危記此在心機

占鼠第十八

占見鼠其物夙名虚主盗主奸背主賊若
来爲怪將兵虞不信禍難除
逢見鼠白色是金精若順軍行軍大勝逆
軍来者禍相生凶吉甚分明
逢赤鼠来往在軍前此是伏軍藏詭計搜
尋斜谷道傍邊急備莫遲延
軍營内鼠咬屋椽楹忽向壁間撤出土移
營在近致還寨非備向前程
軍營内行鼠尾銜前將生有災須醮謝夜
深谷谷罷戈鋋太白報人言
營寨内驀地鼠成行欲似吊人聲不罷此
須爲禍將身當禳謝得平康
營寨内白日鼠撤兒不是火災應大水三
朝五日速還移不出禍相随
寨中鼠能舞向人前必有内奸通外敵且
須搜捉莫遲延速備實爲先

軍營鼠血染將衣冠或咬鼓旗皆不利信
須脩謝拜星官移寨且求安
將軍服上被鼠来傷必有奸賊看在即或
傷腰下不相當財散客軍強

經曰鼠者賊也如有此災易必主奸寇入也

占蛇第十九

兵發日路上遇横蛇或入水中應大勝蛇
還亦地戰無涯勝地往步步

經過一日亦動則吉

兵行次蛇亦忌逢之慎備前程来勒戒訓
兵激賞布恩威厚薄勿偏虧
軍發次藉地見交蛇講武揚兵須宴犒不
然上將中風邪身衣掩黃沙
蛇諸色大小外邊來來入我軍兵欲敵更
防引得外奸乖德向好通開
長蛇見飲水近營傍抽退還鄉方始吉不
然移寨向高強營壘布旌幢
兵行次蛇貫路邊傍備禦伏兵前道阻且
須仔細更思量終不使開疆
蛇入井俱是敗軍形或似杵形營内現若
還交戰血成坑堅守我軍營
蛇貫道白赤動軍情必有賊兵攔道路只
宜盤泊賞軍兵不久却回程

謂看參色之蛇攔路回師罷戰大吉

蛇如鳥更有似車形或似白蛇行斷續無
之五六見城營泣淚血交并
蛟蛇見營寨必宜改更有青蛇人疾病黃
蛇殘瘴總成凶移寨免災凶
兵行次水裏怕逢蛇更有魚龍蜃類見悉
皆進退事無涯速退莫咨嗟

如見龍蛇蜃並同

下營畢遶寨大蛇栖必有賊兵来打寨高
強營壘矗旌旗謹慎好防之
天久旱無雨水盈流此是天時雨不潤不
能下奔水高流禾穀豈全收

占獸第二十

城營内馬伇轄嘈鳴軍欲離營將大戰早
排號勇令行明法號整齊行
軍營内馬咬石噍沙必有賊兵吾大獲將
軍克勝遠方誇小大總榮華
軍營内牛犇向人前欲罷戰争休士卒干
戈不舉却廻旋齊賀太平年
馬廐内天火忽然燒看即大兵將欲起且
預備禳禍去消勿使自身招
城營内駁馬作人言聽取語言爲定準更
看馬駁教畢年方使衆皆兇
軍營内牛馬夜間鳴必有暴兵来覔鬪更
須防備夜偷營迹暗布精兵
城營内生産兩頭竒或有足多生八隻四
足兩頭禍不移裂土應逾期
占走獸戰守躰相將凡有怪形須要審由
分凶吉與君張要獸虎豺狼
發兵日野獸截軍行直向隊中衝透過必
然隊伍兩縱横良將要須明

兵行次狼虎及熊羆若在軍前狂亂走此
行的日戰無移先舉得天機
諸禽獸異色及無名有爪有牙爲我怕無
牙無爪亦應輕此兆甚分明
營前後野獸亂縱横殺取太牢天地祭三
軍方保得安寧有戰必須羸
城營内白鹿入營来將士病災方欲起若
還無角主兵回移寨免災危
兵屯次鹿走入軍營必有降人来見我期
於三日事分明或喜長威聲

有戰作主大勝

狼與虎切忌入軍中隊伍營同并截路不
過數日有危凶警備勿交攻
虎相食兆不出三年必有大兵當至此来
其分野禍相煎其兆理關天
兵屯次野象入於營急急殺来將祭獻三
軍從此得安寧齋沐要嚴精
城營内鹿子入其中殺取三牲將祭禱急

當移寨免災凶否則禍重重
軍營側蓊地有毛猪須備伏兵来犯我便
宜先衆莫躊躇移寨始無虞
一軍營内或有野猪来若戰先贏多後敗速
移營寨避其灾脩謝莫遅𢌞
軍營内兎走在其中雖有雄兵終不戰都
緣前敵欲和同不在苦邀功
軍營内狸獸夜頻鳴恰似豺狼同此兆必
知将士欲離營不久禍災生

兵屯次豺狗入於營内有奸人相結外急
須捜捉察原情莫遣叛宗興
軍營内狗恠遺人猜忽教血流於戍地理
深三尺以禳災敵将必擒来
城營内獐入及登城若遇此妖多是火不
然孝服與兵爭祈謝保安寧
兵行次路上遇俵猴嚴令小心防恐怖理
當排搠整戈矛預備盡良籌
狼與虎逩寨作悲鳴似笑似號軍大敗将
軍兵敗事多驚危疊凋濂平
狼奔走直撞入吾軍不出三朝并五日个
来降我引朝君彼我受皇恩
野猪鹿從外入營中定有降人来投我只
於三日見分明引使傒王庭
狼與虎卒見使人驚我在師徒前去後須
防大戰血成坑不過聖賢明
兵屯次狸走入軍中不住夜鳴圍逩寨先
因風火事重重埋伏擬藏中

城營内蓊地有来獐三日七朝須大戰不
然講武教旗鎗速斬免灾殘
牛與馬産出是人形定主胡人侵大國不
分南北亂人民且保聖明生
狼與虎號呌又傷人五日七朝兵定至館
時勝負豫鋪陳方治敗来軍

占水族第二十一

兵行次水族忌逆之征是魚龍蛟蜃類悉
皆不吉兆灾危抽退亦相宜

龍現壘室宅及池中必有大臣謀逆叛且
須作急探奸宄莫待有奔衝

壬癸朱温時龍現泚沼

軍行次龍鬬在軍前必是交鋒亡命戰黄
龍得勝黑龍偏平地血成川
城營内鱉忽露其形防衜内奸謀叛逆不
然水漲浸軍兵速去得安寧
城營内龜蟹入其中更有聚蠅億萬數軍
兵潰散不從客看即旋營空
軍行次路上見黿鼉或有戰争營寨内不
宜前進有兵戈審細莫奔波
城營内龜鱉入其營盡是頓遲亡敗象速
當移寨免灾凶不去禍將生

占鳥第二十二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横或逐我或
来逆我或成群仔細說来情
鷹搦鷄勢速入軍營必是義兄圖義弟不
然義弟欲謀兄奸禍兩般情

兵行次鷹鷂向前飛所向進兵應大勝必
能捉彼將師歸天意助神威
城營内鷂子搦蒼鷹定有奸謀陰禍起早
須排備莫惶驚有戰損精兵
兵行次鷄鷂捉飛禽此兆前程須有戰得
其首領盡生擒主將稱其心
兵行次鶻鴈盡同占鴈不避鶻鶻不搦兩
軍通好守盟言各擁士回還
城營内或見社鵲来鳴有賢宄人未雪侫
臣謀間損賢才夭遣時聲衰
群鳥喋隊隊遶營飛防有賊兵来刼寨早
須整備設關機遲慢致灾危
城營内衆鳥噪聲鳴必有暴兵来刼寨不
然有戰損千兵移轉最為精
群鳥隊飛去又飛来不以下營并在路此
行千里足難回仔細察天灾
群鳥聚飛起忽然驚盡向满天鳴噪鬧不
過三日火燒營或有刼殘兵　移寨吉

城營內四面鳥声鳴千萬結成鳴噪去急
須固守本城營堅執戰傷兵
城營內鳥夜結群鳴必有衆兵來覓戰不
然城寨有虛驚探後用心聽
城營內鳥衆泊營墻頭向此營皆盡呌人
驚不起是天殃不免見傷亡
城營內鳥鳥驚然驚內有奸人連外賊隄
防若戰無成疣謀反害英明
城營內鳥鶩急鬪墻營有敵兵來打寨不
然疾病失更殃營內欲來降
城營內鳥噪兩三聲必有命來應在即亡
須奉候出門迎此意且須聽
鳥相打防擊有奸爭斬斷罪行懲　衆若
無停戰禍應生固守始為精
城營內鳥集奪巢飛必有鬪爭相競事不
然下吏欲為非防慎間分離
館陣決鳥向四方鳴選取鳥聲鳴呌處但
從此地出軍征百戰百回贏

兵發日前面有群鳥亂呌衆鳴防伏截戍
然有戰莫先圖詳緩保無虞
兵行次鳥衆集旌旗若見軍中加喜氣將
軍增爵位遷移在即不為遲
兵發日鳥衆逐軍行未見彼軍防隱伏若
逢敵戰利先征攻戰必先贏
兵行次橫陣列鳥來防有伏兵衝隊伍披
羅前後用心猜不信必為灾
兵行次鳥衆後頭來若遇前隨應大勝迭
來衝我且宜回退卻免灾危
軍行次鳥立在軍旗必有奸人言賊勢今
旬來月好防之偷號運謀機
兵行次軍上鳥鳴飛不占下營將布陣若
同此瑞合天機必勝莫遲疑
下營次鳥衆集牙旗急宰三牲將祭禱不
然軍敗主分離靈物報人知
城營內白鵲入軍中若作巢窠兵大起急
須移寨免災凶否則禍重重

下營次鳥衆集營中防有外兵来擊我亦
虞諸将起奸凶急去莫從容
寨始定白鵲入營来此是金星呈恠象有
人相害處謀乖移寨免其灾
城營内靈鵲作巢窠不去營空兼火起速
當移寨禍消磨久住殺傷多
群鵲巢頭向敵軍營随鵲戰之軍必勝一
般群鵲事無成在外也須驚
頭指敵巢我軍勝不指敵巢則虚驚
城營内野雉入軍中若在德鄉来即吉或
臨刑殺候為凶仔細審西東
城營内鶩地降鴐鵞必有奸人生户内不
然朋友害忠良自衛已身強
城營内燕鴿忽離城定有火灾兼禍起軍
中刑殺事叮嚀禳厭始安平
城營内水鳥忽啣魚将至門橋　茔屋必
應大水漫街衢預辨早防虞
鴨聲異一様似鵝聲必有官灾幷口舌速

須齋醮慎交爭方始免灾刑
鶯鶉鳴或解作人聲家内必登三品禄一
門兒姪盡耳榮皆兆自天生
城營内鷄母作雄聲或在夜鳴家有禍若
門陰　不怪怪禳謝始安寧
兵行次軍上伯勞鳴兆是軍分爲兩路兼
防禍起察奸情主将要須明
伯勞鳥鬬噪在軍前大禍須知須早覺不
逾兩月事應然此象理關天
伯勞鳥啼叫在軍營南北敵人因我将東
西只是有虚聲此象甚分明
城營内梟鳥噪聲鳴如在德鄉分隊伍如
居刑殺及奔驚預叫使人聽
下營次衆鳥集群鳴如在德鄉循自可若
臨刑上血成坑此兆細詳聽
兵發日百鳥忽迎軍此是天威来助順賊
人歸向息邊塵端的立功勲
兵行次鳥覆於營必有大軍来擊我息

旗黄桿引師行禳厭畢登程

兵行月蝕乃或朝軍将有福神天祐助必

然白日立功勲官爵顯超群

鷄聲閙半夜及黄昏半夜精兵行在速黄

昏啼後有回軍太白報人聞

衆鷄主國事一鷄主家忩

燕雀閙隣境動兵爭更有黑頭黄鳥至腹

黄身黑不知名彼已出精兵

城營内鷄鳥共喧爭鳥若羸時軍外勝鷄

羸主勝甚分明偷寨两般情

鵶鳴噪無故噪城營此是用兵灾欲起人

家被噪有凶情禍發不安寧

城營内鷔鳥入其城定有兵灾并疫痒人

民饑餓夫耕耘脩德免灾成

城營内黄鳥赤其頭必有官灾三日内兼

防奸叛有因由熒惑禍堪憂

城營内赤鳥入於營更有野鷄并野雉須

防風火與虛驚皂幟厭為精

如見赤色鳥入軍營覆將帳禳以皂旗白犀五斛

三日厭

城營内大鳥逩其中不是將軍亡疫瘴及

防外寇損身躬先兆已呈凶

城營内異鳥或來然奸慎外歸刑禍事不

然軍主将身灾齋醮保無乖

城營内夜静有烏鳴此是暴兵来逼我便

須防備速移營即得事安寧

城營内衆鳥驀翻翔陣日戰天成陣起必

知内外将倡狂將細可消詳

彼軍上衆鳥泊其中定見拋營軍敗走不

然潛伏剽營空仔細審其蹤

彼軍上衆鳥閙紛紛聚散只看三五日不

然潛伏擬謀人防禦始叅真

諸鳴鳥不利叫三聲一與五聲将快和若

進此數不堪聽一任徹天鳴

占飛鳥何處入軍營若在德鄉加喜氣若

從　地是凶聲百鳥一般聽

城營内鳥散作巢窠其地欲荒甚在即速
須移禁莫蹤此不生禍来磨
攻城次群鳥出墻頭内有敵圍軍欲出外
軍急備整戈矛用意敵良籌
眾營内白鳥立旗顆相聚數枚人總見將
軍遷位作公侯吉慶喜無休
鷹與鷄逐鳥奔吾軍前来暴兵来勢猛速
當准備莫因循常守險關津
下營次鳥立樹枝閙或在牙旗毛羽掩須
防敵騎欲相殘五月内生奸
占飛鳥軍旅要知因或是縱横或逐我或
来逆我或成群仔細看来情
城營内異鳥入其中宿處不知人不識終
須血染草頭紅防備有奸通
占鳥鳥結伴後隨軍路後敵人應過去我
軍不久却廻程相賀喜安平
城營内巨鳥忽留停防備賊人来索戰兆
當催衆早收兵不去禍還成

城營内巨鳥至紛紛他分欲荒人存即已
須排備莫留停號令速驅兵
臨陣次聆取鳥聲鳴若在我軍頭上叫切
須避敵莫交兵若在彼我軍贏
臨陣次鳥向彼軍飛便整旗鎗征敵吉統
軍大帥不須疑天助得其時
臨陣次鳥向敵軍来一隻一雙猶可擊或
然成陣叫聲哀勿戰速當回
欲戰軍至群鳥出高飛閙有雄兵来突我其
[illegible]難事速當由不備將身免
城營内鷄鴈入於中必有外奸通敵事忽
然摘鳥更為凶遇戰豈成功
群鳥至五五及三三營上往来聲不絕四
邊飛時認收還軍潰散兵殘
兵發白鳥鳥後隨聲此是順天天助我靈
鈴領衆戰須齊將士有權情
臨陣次敵上鳥来衝進戰必當傷將士如
從我後却宜攻賊敗定生擒

城營內夜靜有鳩鳴軍欲還郷宜准備此
爲天意事叮嚀爲将莫憂驚

占怪第二十三

戈矛上忽有火光明兆主三軍輕命戰官
須交戰我軍羸青熾不止兵
大青焰小如拋火者主兵憂

帥衣服無故血痕班彷有奸謀来害巳急
須焚燬禍田還不爾将遭殘

抽刃劍血點自然賊戰有大功須在近又
兼鈴鐸不搖鳴過賊必須羸

出軍日龍現衆人驚急令回師休強進若
還堅執徃前行柱損馬和兵

将軍帳無故似人捱兆主敵人兵潰散稍
驅兵馬向前交尾鮮與氷消

将軍帳床動衆人驚及有血生俱作　若
還臨陣禍無輕身喪掩泉埛

将軍袂驀地起飛騰此是将軍傾折衆難
禳兵衆敵相凌火急整回程

軍繞止陂澤與郊田或有石盤從地湧此
爲吉兆可攻前君聖宰臣賢

安營訖分布已周圍碎石或生無數目将
軍不久罷兵權天地應昭然

軍營內田地陡然高必得敵人来土貢開
旗羸彼不疲勞休士止鋒刀

軍營內元處是平田地比始臨微似長将
軍官職必陞遷禄位享遐年

軍營內地上或生黃照得敵人兵與馬凱
旋歸國長威光天下畢官商

軍營內氣出地中央滿塞便教人勿討敵
人怯戰愈乖張獲将得封彊

軍營內地上水泉生此是潤軍天助順須
當先敵将和兵捷報入朝京

軍止歇地上忽生塵如有震声人總怪二
朝五日定還軍大戰苦勞辛

營寨內地上忽紛紛此象大凶人速避麻
衣布帽送将軍床望有功勲

軍營内地上艾方生青嫩葉香人盡識師
徒将疾事非輕惡病使人驚
安營内街徑已編成地上忽然生折裂不
如准備速移營不信大亡傾
營寨内地陷或成坑大陷大虧微小負俱
爲虧敗喪軍情火速去移營
軍營内地陷幾人驚若更似催征戰鼓此
般凶象速移營稍緩禍災成
城營内半夜忽然驚定有暴兵来刼寨并
防謀反及奸生列陣後相迎
軍營内螻蟻滿營生奸備奸謀陰禍起蕪
虞地道入奸兵早備得平平
軍邑内天上忽然聲欲似雷聲還不是多
應土地見英靈不久戰兵行
諸惟見不可廣傳聲防有奸人知仔細亦
如彼内有賢英知我兆元情
城營内晝夜起虛驚營所舊爲神廟地速
移營寨莫居停不去賊偷營

城營内旗鼓自提鳴此是天威来助我十
番出戰九須贏上将稱其情
城營内鼓角急聲雄此是乾坤興廢事戈
矛大舉禍重重萬姓失耕農
城營内鼓角自然鳴必有敵軍来擊我急
須整備待来兵着意與交征
城營内鼓打不多鳴一丈高懸并九尺都
虞副将驗鎚聲七拜解妖精
各七拜鍪打
城營内鼓打不能鳴主将戰輸遭寇虜早
須收拾便回程不去損其兵
移寨立得
或晝夜大将劍刀鳴刺客奸人在庭近急
須搜捉莫教停便見血光成
營與邑井沸闌其聲或溢水泉皆是敗更
還龍見也同情覩此便移營
城營内獨鼓自然鳴此兆敵人来刼我隨
鳴火急整精兵速擦向前征

城營俳㕦孚遠而微誤斷聲長不諧謌起
當我衆出災危固守免傾頹
金聲鼓自裂七分餘此是三軍因發兆速
當求解醮移居不可恣行誅
鎗旗戟無故倒交加象主病灾如前章四
門窣犬瀝田沙子候設施隹

子時以犬血瀝四門地上

鈴與鐸風息自然鳴鼓角雄聲音根地必
須勝敵既軍情擁衆返回程
或晝夜歌宴在其中熱鬼盡鳴人總訝奴
人已起意忙匆急遣將邀衢
杯器内清水忽然紅有似血來人盡訝此
爲祥瑞立奇功戰息總無凶
軍營内戰馬忽然嘶跑擁掟身非時亂賊
兵降伏要相欺深享上天知
軍器甲夜後更生光折斲月形方上害離
營百步正相當遠去更宜良
風不起旗號自飛揚前指敵軍并陣次必
當我勝用心腸術勝早迴鄉
臨陣次馬匹忽然驚欲慄欲謀多退縮牢
經不動自違情迴首免軍驚
占怪異說與衆賢知正是一人行蹤處當
違前異怪違爲兵衆豈無知

禳厭第二十四

禳厭法其理事情深首異諸般奇異怪或
違要日要時辰厭法要精明
軍行月春正及春分須用長鎗前列勝次
排亦將在中軍來勝定須闘
軍行日立夏至皆同令下三軍諸將士須
排戈戟作先鋒將士定英雄
軍行日秋始與秋分金氣旺時須要順先
將弓矢向前存得勝遠方聞
軍行日凜冽正當冬得氣一陽回一候首
令刀劍向前冲逢戰得全功
東方陣角姓七人從純著青衣青隊伏青
旗青馬作先鋒本陣號青龍

南方陣徵姓最為雄七箇赤衣乘赤馬赤
旗招動號長空朱雀陣先鋒
西方陣商姓白衣兵七箇徤兒乘白馬白
旗獨角引前程為首向先行
北方陣羽姓顯然明騅馬烏衣如北斗黑
旗玄武隊前行賊將勢摧傾
中央陣宮姓要黃衣七箇黃旗黃色馬勾
陳大將助堪衣敵國定橫屍
凡行陳甲子甲辰申三箇甲頭旬　有前
祛天馬擺令真整頓要辛勤
凡行陣甲午甲寅旬甲戌都来為一處當
將刀劍在前行兵陳勤来兵
揚兵吉須向九炁方諸惡不成加喜氣更
宜上將見恩光安得有乖張
天乙式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潜伏
占夢第二十五
凡占夢本出自微詐得一夢来三事應方
知凶吉為君張神鬼預鄉祥

將軍夢雲外見飛龍急去戰時須獲捷不
過百日帝王封位顯立奇功
將軍夢魚變作蛟龍百戰自然看百勝相
敵来捉必無凶大將職加封
將軍夢打鼓大聲鳴小鼓小聲軍小勝不
鳴固守莫先征勝負取其聲
將軍夢夢得大魚形看得小魚軍小勝電
光霹靂主軍驚此象最為靈
將軍夢見水及波濤或與敵人相角競須
来挑戰莫輕交堅守我門橋
將軍夢天上作雷鳴破敵擒王有此兆無
拘月暗與陰晴摧士向前程
將軍夢身涉大高山遇戰必麤功顯着相
逢敵戰急攻殘莫放片時間
將軍夢夢見大舟船順水順風帆慢順戰
之捷獲獨為先不爾似神仙
周易占候第二十六
聖人道作易變爻辭擲卦要知凶與吉切

須盥手動占儀懇意合天機
凡占易動靜卦爻装先辨剛柔分彼我更
分主客要知當決勝自昭彰
論主客後舉我爲尊旗低住坐並爲主先
身行者號爲賓此理甚分明
入他國我即論其實若是他攻来我寨我
爲賓者汝爲尊此理合天文
凡占易先論六親方太謹五鄉比和尅應
殺世主總漂揚官鬼子孫量
彼與我子鬼取爲先子孫旺相吾軍勝鬼
爻囚死徒遭愆反此亦如然
世爲我應象便爲他世克應兮當我勝應
爻克世我無家比者各安家
内卦我外卦屬他邦内克外時無攢捷子
孫發動急旋張大戰我軍強
官爻動却在内爻與若得子孫傍發動雖
来攻我不曾癲彼敗怎回程
凡占克戰世爲我應爲他内爲我外爲他子爲我

官爲他此者吉
子孫動有氣甚分明我若擊他全獲捷[illegible]
来攻我敗無門我將立功勲
占賊信官鬼上二爻無氣動居爻五六雖
然已動不相遭賊衆再回巢
占賊信鬼發内三中或是官爻生有氣賊
軍來速在逡巡急備點三軍
占賊信卦裏子孫與六位官爻全不見話
中空自說來情不見信和音
占賊信應動世爲他其賊来時雖是到到
時攻我將須拿來將夜黄沙
占賊信兄弟動如何三四爻中我克我逡
巡來到不蹉跎到後却安和
占賊信父母主文書若遇　神天喜位朝
延加禄永安和賊智設機多
占賊信卦象動妻財天喜來交爻已動若
来相戰兒兵乖我將得和諧
凡占易奇偶與剛柔陽爻爲九陰爻六陽

爻多衆我須周衆少彼軍憂
入他境我却用官爻官旺子孫休我勝若
然反此少功勞術士自詳消
入他國大要看財鄉子動財興皆出見處
處獲捷有衣粮飽賞喜還鄉
爻上見無鬼又無孫但有應方并世上以
應為他我世軍此克定軍情
世爻旺若克應爻宫速便提兵前去吉自
知天助喜重重主將得竒功
兄獨發有寇伏埋藏且莫提兵行速路急
行前必有驚惶不信見遭殃
賊爻動便是我軍粮出國尋粮財旺發無
財難旺恐饑荒半敵遇空亡
世若墓我軍且執屯應爻被克休囚位来
軍必敗損人兵我衆喜忻忻
官臨火尅我應偷營水立官鄉休立寨土
臨官鬼四方兵不一亂提兵
木宫旺必定有凶兵金火不宜臨世應西

家流血定交争火鬼刼吾軍
兄爻克防奪我軍粮木動舟車火營寨文
書父母合倉場嚴令下兒郎
爻辭位九六號陰陽中半自然皆相守比
和世應兩無傷各自主刀鎗
外卦靜内動見兄爻空亡臨象虛驚事更
無不定事無毫固守且平交
歸魂卦三四動爻凶若　鬼爻凶轉隊若
逢天喜好田軍不久却抽兵
易之位六親與丑鄉外卦世爻子孫旺三
般有氣我無傷勿要落空亡
占凡課内動外平安動爻無鬼虛驚恐内
交兄動稔凶張術者細參詳
外卦動内卦動與交内外動爻俱動發若
然我戰動鎗刀大戰殺聲高
鬼爻旺三四動交交定主賊兵侵我陣急
須田首莫相交動則我軍兆
四德用其課我軍強春占雷巽寅卯木夏

火巳午得離鄉此理要知當
秋乾位申酉喜相逢三冬亥子坎宮卦士
旺用事艮和坤丑未戌辰中
天乙式第二十七
天乙式逆順論陰陽五日六時成一局八
門九騅逐時當凶吉利門方
為術者天乙遁須知起造凶喪須得此出
行理任動兵機用者得便宜
出軍日出門向何方開休生門三吉路一
奇臨自合然良主將得安康
乙丙丁名曰是三奇天上若臨三吉路自
然神助合天機恁往莫憂疑
九星位當住八宮方惟有中宮寄在二術
人運式細消詳依此我軍強
甲加丙龍首反為先丙甲相臨鳥 穴時
中得此自然全得勝凱歌旋
天乙遁月奇合生門下有六丁加臨者此
時禰政顯公卿上策進書呈

開門合日奇六乙方此為地遁安營吉藏
兵設伏免憂殃所獻日精良
星奇合休門有陰人舉善薦賢求猛將和
仇說敵哲明言此法合先賢
月奇合生門見九天祭禱神祇行聖術布
籌作法此間言神遁不虛傳
生門月奇合得九天所臨之位謂神遁宜作布籌行聖術祭神祇
日奇合九地見開門探審賊機揚塵陣遁
塵說假利偷營鬼遁隱神兵
口休併九地上加臨竜遁祭竜宜水戰祈
求雨水奏天庭掩敵有才能
生門下辛儀艮位安此處一方為虎遁招
安反賊討交關將帥總平安
論雲遁竜走有奇門便把鐵碟噴巽酒令
軍仰望必昇平雲遁自相陳
論風遁白虎號張狂運式天星加地乙癸
風起順祝吾邦此理合天蒼

九天上大利我兵陳九地伏藏宜密事迯
潛六合避凶星隱伏喜忻情
五不遇甲午丙從辰乙日巳時丁日卯更
兼戌日在於寅都是忌行軍
五不擊第一九天方九地直符直使位生
門通共五般傷此法遁中藏
六儀刑謀事總難成遇着此時遭失陷奇
門強有也難禁大忌用兵行
子符使都忌在無害戰酉卯宮申在艮午
雞酉異必為凶寅與甲辰同
三奇墓課是設人多好事中間須減力奇
門須遇也難過固守免蹉跎
乙奇墓未上望坤方丙其戌地酉中是丁
奇同位戌朝張都是審明方
三奇將遊在六儀中子庚丑辛寅乾上卯
壬爲例順行蹤八方四維宮
六癸丁天網四張時舉用祈謀皆不定周
天網者有高低坎地一宮随

如急難事速要迯之刀刃對肩居左右行
過六十步無疑此事為君知
開門照六戊合奇門前程貴容相扶助陰
人酒肉待相迎拜返喜忻忻
休門外喜笑得錢財出外三旬五十里蛇
鼠陰人及小孩出外定無灾
生門上三奇合此門公吏官人生紫皂逢
之軍馬六三程特應與軍門
傷門内捕盗可移趍杜門有難前潛吉景
門凡事不安居驚事稍通蹤
死門上攻戰要逢之出獵更宜朝此向若
還征戰賊亡威决勝要逢之
驚門路捕盗捉迯亡出行一二十里路路
道不通鵲噪狂論訟喜公方
占六壬第二十八
看行動只取日辰推若在貴人前實是三
傳同此去無疑反此却難移
看天馬辰戌亦同前若在支干應定發更

還加季不留連人馬閙喧喧
占虛實後六作天空若在支干虛事定天
空為敍最朦朧虛妄更重重
占主客勝負早須知甲乙丙丁并戊己陽
時出戰主凶危此事决無疑
占宿次今夜定如何太乙天罡太衝上支
干見者恐奔過驚備禦兵戈
看嶽月衝破下推之上將行年居此下師
侯身必有凶危禳厭始無虧
看六害用將及像中若見定知他捷利更
兼惡將定重凶不鬪却無凶
後三五前四將年辰若被日衝兼破害破
刑亡者負於人好記認為真
參詳取太歲頭上神若魁貴人虛詐事太
陰六後偽為真防備見傷人
聞賊去大吉是其元若在前時應未去若
臨賊後是虛傳勿聽此狂言
他軍走虛的好參陳神克日辰天馬併傳

陽定去必無人此兆决然真
經險路為則忌天罡加孟前行應不喜罡
臨四仲已中傷加季後逃亡
兵行次四季獄神凶春卯順雷居震主辰
年艮上忌相逢臨着失勳功
遊都將并敍又重傷若遇德神并合將加
臨不克又加祥降虜我軍強
遊都將克日至行年約束我軍牢固守莫
數見戰必遭迍不鬪都為賢
坐年上須要克遊都克得此宮為大勝多
應擒捉賊首徒半虜半降誅
遊都將玄武與勾陳白虎年將須穩害休
囚絶氣不傷人旺相却殘身
玄武將斷例與前同無克後三皆大勝後
三來克主皆凶却是審其中
勾陳將忌魁主行年若魁行年多敗死行
年無魁見勳全審細去參詳
勾陳克 玄武主勝

凶神将又尅主行年若遇行年尅前四此
時交戰勝當先喜躍信趍前
軍勝負六害卦中凶更作惡神占惡将直
須固守候晴風俱勝莫前衝
上将本命見天喜與白虎凶無敗
遊都将臨日在如今辰上見之明日是支
干不是用前神三二是朝逃
聞賊去仔細驗天罡若此孟方猶未去忽
然加仲已商量加季發他鄉
三傳将遥見霓夋干将克支干休進戰三
神被克我軍安必獲彼旗幡

人藥方第二十九

衆軍聚駐扎已經時多有相蒸多氣欝使
軍疫癉見灾危一一與君知
如癉氣鶻骨火燒将便去上風焚此物衆
人聞此疢災殃從此得安康
轉筋脚急去使生姜新水一鍾煎五合飲
之即去總無妨主将記心腸

金刃重速剪馬牛毛二件一同燒作末敷
之血止自然消皮血便堅牢
金傷者香白芷為靈細嚼噀敷瘡口上更
将酒下七分功細說與君聽
金傷者甚渴即非常切忌休将水與飲飲
之必定有乖張肥膩即無妨
金傷處傷腦及天倉臂中脉跳并心内鳩
尾五臟小腹胱醫者不能當
金傷者腦髓出非常頭咽喉中聲沸者兩
目直視痛難當血似水來瘡
似此皆不治而難醫也
金瘡法閑時備急方五月五日平明節採
其諸草擣成漿石灰共作湯
遣毒箭更及馬汗方大頭蟲蟲端午取去
翅陰乾為末霜挑破藥敷瘡
次用醋打麵糊紙壓瘡口上即追出毒氣也
軍或患發背及癰疽人屎糞盤下潤土 破
細篩羅貼敷之猪膽共調施

人霍亂吐瀉有方高生姜三斤两酒炮過芭
蕉一两去皮熬五两大黄烧
大黄炒過為末寒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丸以利為
度架不利以粥投藥
急慌閉青艾汁酒靈濟下自消血破出後
巡不救損於人切記在心動
冬月肉無艾葉枝枯草内急尋蛇床子烧
烟入口自消除速救免災虞
單人衆涉水鼻瀉多手脚面皮皆裂拆麦
棗狼黄汁相過飢瑰即安和
嗽瘁氣嵐谷用恒山獨頭大蒜烏梅肉速
將酒煮便安痊謹記此良言
恒山三两 獨頭蒜一两 烏梅肉三十枚
為吹咀用酒一盞煎至一大盞分為二服初一分未發
時喫次一服已發喫
馬藥方第三十
常嗺馬黄柏與黄連升麻大黄山梔子胡
盞青黛等分為末

相馬法要識歲年何鼻上金字十八歲罔
字八歲不年多八字四年過
鼻上赤二十歲無零馬鼻若青三十歲公
字須當念五乘此象甚分明
馬瘟病急取獺之肝肚内將來去屎洗煮
汁吹嚾便平安牢記在心間

李衛公望江南集終

跋重刻李衛公望江南集後

李衛公望江南集以今年壬午刻保定
郡中蓋祇奉
督撫大中丞辛公檄也
今縣寓救寍視古四夷為守盛治不
啻過之乃公圖傳是書意固硁硁何哉
郡吏振先蓋竊窺微指矣是集云出衛
公尚屬疑信類語中要與非知兵者不
能述攷其首簡論敘成在貞觀七年寔
維俘頡利覆葉護朝靺鞨之既彼當羣
吏內屬不忘以兵事相儆備則篤于謀
國以也公忠純淵蓄文武為憲匪並伯
仲衛公而晝周保乂桑土屢懷覽此適
有符券故亟思昭布于存事其人俾夙
知誦繹為防有豫非體國切衷然邪編
中大都言占候者什八惟占候諸家蓋
本始周官聽律詔吉凶之法師行胡可
廢第義涉微眇介胄之士烏能貫以應
猝維是闡秘徵于諺語即愚下卒能耳
授而通其詞當兩陳間大帥倡之下迨
裨校若什伍之夫咸得同聲循令有合
于孫子交和而舍之軌詎不於勝筭有
宏裨也夫測沴穆以决進止履乂安而
戒幾是肄皆知者睹未然事斯公所為
惓惓者乎刻竣振先服校訂之役當於
籍末賛片言而稽于鞅掌迨公奉
召為大廷尉之三閱月始克修缺事焉

直隸保定府知府舊屬吏錢塘張振先謹書

兵要望江南詞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詳述兵家占候凡三十二門各以望江南詞括之崇文總目題武安軍左押衙易靜撰蓋唐人也晁公武讀書志則稱舊題黃石公以授張良其妄殆不待辨此本又題唐李靖撰案段安節樂府雜錄望江南詞本李德裕爲亡妓謝秋娘作則其調起於中唐世傳海山記隋煬帝作實出僞託靖在唐初安得預製是詞推厥所由蓋以望江南調始德裕德裕實封衛國公言兵者多稱靖靖亦封衛國公此書以望江南談兵遂合兩衛公而一之耳末附李淳風占風法諸葛亮氣候歌前有梁楨明三年安邱劉鄩序均詞意凡鄙亦僞託也

將鑑論斷十卷

〔宋〕戴少望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將鑑論斷十卷》提要

將鑑論斷序

三代而下為將者計功不計德任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殆十未一二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皎然明白如指諸掌所冀後人觀往以知來選而入之推而廣之損其有餘抑其太過而勉其不及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志於禮崇廉耻謙遜之風杜爭手陵犯之釁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脩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矣至若歷代華戎之盛衰用兵彼己之勝負商確評訂亦具載焉噫區區論述之意欲以少補於世必有能辯之者矣紹興辛酉中秋日

戴少望序

將鑑論斷目録

将鑑目録終

有宋紹興中戴少望先生嘗取春秋訖于五季諸將行事之槩折衷以理而論述之凡一百篇目曰將鑑其大旨貴仁義賤譎詐有功於世教大矣非特文之精博可傳也柰舊刻豕亥糢糊觀者病焉廣安州守端溪許侯近日受正本于僉憲姑蘇范公愛踰拱璧遂因其素有之材付諸梓人不月而訖工將與四方君子共之也鉞敬書此於目録之後以識其所自云

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六月哉生明四川廣安州儒學學正武昌王鉞書

將鑑論斷卷一

戰國

吳

孫武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

孫武之書十三篇衆家之說備矣奇正虛實強弱衆寡飢飽勞逸彼已主客之情狀與夫山澤水陸之陣戰守攻圍之法無不盡也微妙深密千變萬化而不可窮用兵從之者勝違之者敗雖有智巧必取則焉可謂善之善者矣然武操術有餘於權謀而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而不能利國便民為長久之計可以為春秋諸侯之將而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也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知之古者文武一道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皆以大聖大賢而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為心以安社稷為心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而權謀亦寓夫仁義之間如六韜司馬法之所陳本末先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主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裔卓乎其不可及也若夫武之為將知有權謀而已不知古有所謂仁義之兵是以用於吳訖無成功假楚之權禍連怨積秦越乘獘於外夫差造變於內師入而人無來蘇之望戰勝而國有自焚之災闔閭矜其盛強既以兵死夫差負其貪虐復以兵亡得不補失利不償害雖曰善於用兵而所以用之者蓋不由其道也其後戰國君臣效之率皆棄仁義而相傾以勢相搏以力遂使干戈日尋天下大亂至秦白起王翦蒙恬數人又以殘忍暴酷決意於殺戮逆天理拂人情而已樂為之故積屍流血塗炭四海而亦自以戕其軀鯨吞虎噬夷滅諸侯而亦自以覆其祀得失利害果何如邪漢魏以來諸將未易槩舉然輔以仁義者必能善終如始蕭張寇鄧羊杜李郭之徒是也專任詐力者往往及於禍敗韓信英布鄧艾鍾會侯君集薛萬徹之徒是也史冊具在可考而知噫後世之人首達孫子權謀之用而以仁義存心庶其賢乎中人以上可以語此中人以下又何責焉

魏

吳起才術

智勇愚怯出於才君子小人出於行才者天之所授不可勉強而進行者人之所為可以積習而成才高而行不副焉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今有人於此智通

萬物勇冠三軍坐於邊隅而守必固布於行陳而戰必勝是足以為將矣何行之釋然則孰若才行兼全為賢乎起著書六篇垂法萬世為魏守西河秦兵不敢東向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可謂戰國才士矣後讀其傳考其行事何猜忌暴刻寡恩鮮德之甚邪唯其如是故所至怨謗隨之事魯事魏皆不克終事楚而卒見殺嗚呼有才無行之人其亦難行於世而保身哉後之為將者能師起之用兵而戒起之行事斯可以為賢矣

范蠡才智而濟之以忠誠

自古英雄豪傑之士建立功名於天下後世者不惟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必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悠久不倦之誠能為衆人之所不能為故其終也卓然有所建立而不可援及觀蠡之霸越固不難哉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栖於會稽其國為至危稱臣妾委管鑰於吳其君為至辱國至危也君至辱也自衆人言之越恥豈易雪吳讎豈易復邪蠡獨能佐其君治其國撫其士民備其甲兵深謀密計以驕敵人賂太宰嚭間伍子胥經營二十年觀釁待時而後動不僥倖於一勝而必舉於萬全卒滅夫差隕其社稷使主稱霸尊周室而令諸侯非其志之堅確而不移誠之悠久而不倦能如是乎噫世固有才智足以建功立名者矣然或貪近效而忽遠畧勤於始而惰於終圖事揆策少不如意往往喪失所守半途而廢者有之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蠡殆庶幾者歟至其功名成遂見幾而作脫屣富貴肥遯而終則賢於人益又多矣春秋戰國諸將莫得而及也

齊

田穰苴假權變守經常

莊賈監軍也後期而穰苴斬之於國中蘇建裨將也失軍而衛青不誅於境外二子行事相反如此何邪蓋時有治亂事有常變時方為亂則為將者得假權變之術以濟功時既治平則為將者當守經常之道以尊主不可一槩而論之也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天子之政移於諸侯諸侯之政移於大夫生殺予奪人情自為況夫區區之齊而有燕晉之難舉國授鈞委命於將穰苴擢自庳賤人微權輕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於是請賈監軍因賈後期遂斬以徇又斬使者僕

車之右駙馬之左驂蓋其始之設謀度彼必犯而此必斬之欲借人之死以立己之威欲威君之命以伸己之令用能克敵致身上將所謂假權變之術以濟功名也至漢之時王道休明武帝以雄才大畧駕馭英雄而用之為將者憑國勢以出征受廟筭以取勝君方且攬權綱於上臣安得作威福於下況青為大將軍信望既已隆盛宜遠嫌疑以避僭逼故蘇建有罪不敢專誅囚詣行在所使天子裁之所謂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也使穰苴行青之事於齊則優游而失律矣使青行穰苴之事於漢則致亂而招禍矣雖然青之事可繼也穰苴之事不可繼也是秉國危君弱而自為於一時者也向若當治平之世遇英武之主其殆矣哉後之談兵者率多指此以為口實故因明辨而詳言之

孫臏 不能謹於取友

嘗讀孫臏傳而有所感者二事焉既知夫君子取友之必謹又知夫怨讒之不可加於人昔者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為將畏臏之賢於己召至則刖而黥之嗟夫臏智能料敵不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豈其工於為人而拙於自為耶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其交耳故曰君子取友之必謹也夫婢妾賤人感嘆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畫計無俚之至耳 西漢田叔傳贊無聊賴 臏遭刖刑隱忍不死從梁之齊陰售其術威王信之用為軍師兀坐輜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減竈示怯斬木出奇斃龐涓於馬陵之隘獲譽當年顯名後世亦可謂烈丈夫矣故曰志士之重其死也江上亡命能鞭楚王墓中棄屍能殺魏相怨讒之報疾若影響王者猶難免於其身況朋友乎死者或至於更生况黥刖乎龐涓畏臏之軋己至為害而不慮其畜憤圖報之无可畏也使臏之斷足無能用而不知其自剄滅身之无可快也天道循環於此見之故曰怨讒之報不可加於人也雖然使臏定其交而後求則有明哲保身之美使涓樂與勝己者處則有進賢受賞之慶二子為戒後世顧不諒哉觀書者至此則必有所感矣

田單 以火覆衆以弱取強

自古用兵以火覆衆以弱取強者有矣功名之奇未有如田單者也方燕人之入齊境而齊王之走莒也

過都大邑望塵免解單以區區即墨按其鋒而守之循捧塊土隄決河見者縮慄謂必無幸免也卒能乘弊而奮誅夷騎劫追奔逐北再造齊國可不謂善之善者也嘗求其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而已夫反間可以誤敵者也神師可以惑衆者也火牛可以乘人之不意者也是皆僥倖於一時殆非御勝之術也又觀魯仲連之說然後知其所以制勝之本焉單嘗攻敵三月不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對曰將軍之在即墨也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宗社亡矣當此之時將軍有必

之氣聞君之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騁於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於是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桴鼓之急狄人乃下嗚呼魯連子不惟知言亦知兵者乎孫子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夫即墨之謂也故大國大而兵衆者未必強國小而兵寡者未必弱強者未必常勝弱者未必常敗國大兵強而狃於勝則將軍惰而士卒驕怠於料敵而輕於使人譬之如富貴之子志得而心足安居而

飽食耕問奴織問婢而已惟驕奢淫佚之是樂不屑介意於危辱榮枯之事卒有暴寇乘間攻之且將震悸隕越救亡之不暇矣國小兵弱而戒於敗則上下心專而力齊慮深而難犯譬如死士竄走山谷而遣吏從其後迫之雖猛虎踞左毒蛇蟠右且將踴躍奮臂而前求免斯須之急以幸萬一之生矣以燕之所以敗而齊之所以勝也嗚呼世之為將者能使三軍之士如田單在即墨時庶幾戰必勝攻必取守必固歟

燕

樂毅不知君臣之義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愚謂戰國無賢將所謂無賢將者非謂其不善軍旅之事謂其不知君臣之義也當戰國之時廉恥之道喪縱橫之說勝士無素守臣無全節投隙抵罅見利而動今日合堂同席而坐與之謀謨議論明日反眼若不相識而操戈相逐者有之強則為逆弱則出奔視其出國如吏傳舍臣既不忠於君君亦不信於臣上下岌岌然罔知所托說之搖禍機箭激嗚乎其可謂大亂之世歟毅之於燕也舉於隣國之使授以上將之權摟諸侯以伐強齊指

掓呼吸之間臨淄震蕩而不守實徹席卷攻其堅城所餘莒即墨耳而積年不拔意者毅欲進兵有王誠如齊人之言乎不然何燕惠王召之翻然背燕而降趙而是皆不可得而知也古之君子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況夫難未嘗及罪未必有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聞召命委身而去君臣之義固如是乎觀惠王與毅書有曰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則是初無害毅之心雖或當時不得已而有是言然臣之事君義也無遺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為大戒毅之亡奔失為君臣之義矣其所報書辭婉意切引類取譬固已盡善然將何以為訓乎後世言者多稱管樂夫以毅猶如此況餘人乎故曰戰國之將不知君臣之義也雖然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亦未嘗不推恕以與人余於毅竊有取焉其在趙也趙王欲與之圖燕毅伏而流涕曰臣事昭王如事大王也臣若獲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其後嗣乎此則猶愈於伍子胥蓄恨以報楚衛鞅盡計以舉魏者矣雖已失節庶幾補過此不得不與而進之也

趙

趙奢知子莫若父母

奢先據北山而解閼與之圍取譬于時以塞田單之間可謂一時名將矣子括讀其書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而奢不謂之善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為將母又書訟其不可已而果敗如奢所料母以先言得免隨坐嗚呼奢其賢乎括母亦可謂智也已嘗竊論之人愛其子也大公之義奪於私恩暴其所長掩其所短至愚矣而強謂之智至魯矣而強謂之才此人之常情也況於婦人女子所見不出於閨門尋丈之間惟恐子之不富貴而君之不信用雖知其不勝任亦且幸其或有成偷目前之榮忘日後之禍亦人之常情也奢不以括談兵為能而逆料其必敗事母不以括拜將為喜而預憂其將覆宗可不謂之賢且智乎古語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父不知子至於喪家君不知臣至於亡國括之必敗事奢能逆料之括之將覆宗母能預憂之而趙方且使代廉頗以當白起舉四十萬衆流血長平遂使邯鄲去亡一間然則為孝成王者豈特奢之不若曾一婦人之不若哀哉

廉頗優游以折不平之氣

頗為趙將伐齊破燕有攻城野戰之功藺相如從會
秦王於澠池徒以口舌為勞一旦位頗之右頗不能
平必欲辱之後相如稱病免朝引車避路因舍人之
請告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之意頗遂負荆謝罪
頗為刎頸之交趙國賴之以安天下賢之古今以為
口餚此何自而致耶盖礼義人心之所同然世無君
子小人無賢不肖未有不知礼義者也言合於礼而
行當於義未有不心悦而誠服者也剛狠強暴者可
制之以柔褊急忿戾者可御之以寬誕慢詐欺者可
感之以誠邪妄便僻者可格之以正驕矜夸大者可

挪之以譏貪婪卑污者可激之以廉利口便舌者可
止之以默干特犯衆者可鎮之以靜推此道也璧縮
之邦行矣況與人為徒乎況比肩事主乎廉頗老將
不難睹也雖然子貢不欲人之加諸我而孔子以謂
非爾所及固無喜爭而好勝者也方其氣盛怒盈之
時雖程耳未易告語及其氣定怒解之後談笑足以
移之故相如始焉伏匿恐懼優游邐回以折頗不平
之氣而戢其無故之怒然後兩虎共鬪勢不俱生之
語可得避而入之也不然驟而及此彼將奮其爪牙
一決勝負雖大者傷小者死曾何恤之此則相如之

智足以知之也神嘗觀市井之辭者袒裼裸裎䠞跳
呼叫於四通之衢往往醜言及於兄弟惡声加於隣
里方是時也跟抱耳熱看來成碧烏知天地之為大
秋毫之為小邪閉門却之任其自爾少焉既醒從容
論之彼且忸怩怵惕無所措躬矣嗚呼人之處世也
喜爭好勝如市井之醉人則亿而不校燕幾頗子不
形喜愠比方衛玠何蕪頗之足抑高云

李牧良將不貪小利不邀近功

貪小利者不足以成大功邀近效者不足以圖遠略
甚矣世之為將者往往喜於浪戰輕用其力暴用其
威爭毫釐之利求尺寸之效以示武於衆而告勞於
上者常紛紛也惟良將不然重國體愛民命戢兵鋒
蓄士氣時出而用之伐謀伐交折衝樽俎無智名無
勇功而智者勇者莫能加焉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其不獲已而至於戰則以我之逸待彼
之勞以我之銳乘彼之情有所不擧擧必克矣故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此之謂也嗟夫戰國之際何為
將者之衆而良將之寡耶禍亂相糾如絲之棼一國
之内四郊多壘一歲之内四時興師盟墨未乾戎師
已駕獻捷未至告急已聞勝不成勝敗不成敗徒使

人民肝腦塗地言之可爲流涕其忍爲之乎當是之時未有如牧守邊之略也是所謂不戰而屈人役不再籍者也是可爲法於天下後世者也觀其居鴈門也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寇至即入收保有敢言捕虜者斬之以此人無失亡邊得田畜進不求功故衆以爲怯而不爭也退不避罪故主以爲諂而不擧也久而後用悉遣兵約因士奮勵填然皷之大破匈奴十餘萬騎自是而後虜不敢犯北邊無事幾且十年嗚呼如牧良將矣是豈貪小功而邀近效者乎傳曰安邊境在良將安得分閫者人人如牧之爲將而使之脩夷狄哉漢孝文所以拊髀而嘆息也

秦（

白起協心足以濟事

起與趙戰長平坑其降卒四十萬所餘小者二百二十人耳嗚呼不仁哉區區杜郵之死糜爛而菹醢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寃快斯人之憤乎古今皆言其非學者所不必論也然起之死竊有懷焉蓋起之爲將天下後世則爲不仁在秦當時言之則爲有功其所以死則應侯懼其功高軋已而搆之使然也方起之勝於長平也威震諸侯韓魏大恐因蘇代以傳聲耳言說應侯以罷其兵遂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之間機會已失豈可復得故秦欲再擧而起難之蓋知其擧之必敗也昭王強之而不應命遷之而有餘言卒罹賜劍之禍惜其悪稔罪盈天假手於人誅之然應侯謀國如此真傾險之人哉否則秦之稱帝而制六合不待呂政而在斯時矣爲秦言之應侯得無罪乎專以咎起過矣大抵戰國之際智詐爲有餘仁義則不足無推賢遜能之心無同寅協恭之行怙寵以相傾如公孫之於吳起郭開之於李牧皆以勢利之故忌嫉而讒譖之二子之身且不能保何暇克敵制勝

哉西漢之初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陸賈進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衆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平因結歡周勃卒誅諸呂故知將相不和鮮克有終將相交悪固不及亂然相在内情親而難間將在外情疎而易乘嫌隙一開而將先受禍決矣善爲將者必思有以得乎君得乎相内外協心然後可以安意肆志而從事於敵國起蓋未知此也雖其死固宜而所以致死者安得不爲之嘆息乎

王翦 君臣以智術相疑

翦為秦攻趙攻燕皆定其地其料伐荊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哉然其伐荊也請美田宅園地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坐而疑我矣讀史至此未嘗不嘆咲其當時君臣所為如此一鄉之間猶其信義匹夫之交猶重然諾況君臣乎以自言之君猶腹心也臣猶手足也以家譬之君猶父也臣猶子也使之以禮事之以忠結之以恩交之以信尚恐不至安有相為欺詐而可長久者乎唐虞三代之君臣一德一心歡然相得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著於書下以成其政歸美以報其上詠於詩聚精會神不膠膝而固猶忌之事未之聞也春秋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軋君得間則逐其臣無問罪之輕重也臣得間則背其君無問禮之是非也機巧萌生禍亂横作朝位將相暮為囚奴朝君廟廊暮就斧鑕頭顱不能自保家室莫知所托紛紛擾擾大亂數百年至秦極矣始皇與翦為知為君為臣之道也西漢之初流風未泯韓信始平齊地自請為假王是臣欺其君也天下既定高祖偽遊雲夢而縛之是君欺其臣也君臣娍相欺而国不亂未之有也光武中興推赤心置人腹保全功臣善終如始寇復擊賊被創甚帝聞其妻有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馮異在長安人有言其專制關中號咸陽王者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国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以故二十八將率皆感激奮勵同寅協恭於是慶流後昆名垂後世可謂千載一時明良之會矣至若漢先生之於諸葛委國托孤情親意厚亮亦執節一心圖報所遇嘗表後主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吳孫權之於周瑜違衆議而用謀以破曹公瑜亦忠於新事為之效死嘗謂蔣幹曰丈夫遇知己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親言聽計從禍福共之此二子雖霸國之佐功業成於不遠然其君臣相與之誠亦可以無愧於古人也比方諸翦豈不相萬萬耶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然則如之何至誠相與而已矣夫誠感於天地通於神明况於人乎况於君臣之間乎

將鑑論斷卷第一

符鑑論斷卷第二

西漢

張良有道之臣進退盡善

有道之士視富貴如浮雲以功名為外物其進而撫世將以行吾道也事已則卷而懷之退藏於密侯封相印衮衣爵食於我何加焉推此道也以之處已則廉而不貪以之為人則和而不爭以之事君則忠而順以之立事則恭而安其身泰而自得其心寬而有容不忘不尤無怨無惡禍患危辱果何從而來哉子房蓋知此矣始其少時英勇欲報主讐要結俠客擊始皇於博浪沙中是與荊軻聶政不異初未嘗有長謀遠慮可為世用也避迹黃石公授書以矯揉其剛強之性而戢伏其忿怒之氣由是智高而識明木全而德備發縱為成就如此非知道者詎能如此哉方漢楚龍爭虎鬭之際事機間不容髮成則為帝為王敗則為虜為寇而良運籌帷幄之中從容坐制其變神出鬼沒人莫能窺劉氏勃興繫良是賴顧當時從事征伐出力行陣者往往皆市井販繒屠狗之流天下既定籍衆爭功至於偶語謀叛或遂拔劍擊柱而良獨辭三萬戶之齊曰臣願封留侯足矣彼其視爭功者為何如耶淮陰嘗過樊噲噲跪拜迎送言則稱臣信出門笑曰生迺與噲等為伍而良以帝者師後為太子太傅晏然位於叔孫通之下不聞有憤懣不平之語彼其視淮陰輩為何如耶夫西漢名臣多矣未有如良之懿也世或比之范蠡謂其從赤松子遊與扁舟五湖之事相若是殆不然方蠡之去也遺書大夫種以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愈著論深譏刺之而良自持知足之戒初無一言及君之短進退盡善莫得而議其賢於蠡益又遠矣嗚呼近古之將其惟子房為不可及歟

韓信避其強而乘其弊

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強弱強則避之所以挫其銳也弱則取之所以乘其弊也挫其銳而乘其弊然後可以收其全勝之功小而用於一陣大而用於天下莫不盡然春秋之時隨季良謀禦楚師謂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師衆乃攜矣此一陣之強弱也王朴為周世宗畫平邊之策以吳為脆弱易圖以并為必死之寇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先吳而後并此天下之強弱也然從其強而攻之則誰非勍敵手干將鏌鋣天下之利器也肉

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至於導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贅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此何故所施之異也善操利器者每試牛馬盤匜而不擊柱與石故能全千將鎮鋣之鋒知此者可以議兵矣方信之登壇受鉞而東所與爲敵者項羽也然信略定三秦遂分兵北渡取魏取代取趙取燕取齊而有之未嘗親與楚戰迫夫楚之兵益困楚之勢益寡楚之地益削楚之糧益乏於是爲會垓下從容與之制其死命自古用兵全勝未有如信者借使出關之初首趨魏宛棄滎陽成皐之地以漢散卒當楚銳師則或勝或負未可知也惟能避其強而乘其弊此其所以坐收全勝之功歟管子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孫子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為將者其亦審此理而善計之哉嗚呼以弱敵強如周瑜之於曹操謝玄之於符堅是皆迫於不得已而鬬非兵家之常法也

韓信

信遭長樂之禍古今共爲嘆息嘗讀其傳而竊疑焉謂信不知耶則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幾於勇而能怯者矣至於怏怏怨望羞與噲伍其智安在哉謂信不忠耶則推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幾於能忠君者矣至於握手陳豨圖為内應其忠安在哉蓋信之智而忠非能臣也古之賢臣君子見微而知著察隱而知顯審盈虛消息之運明吉凶禍福之機防事於未萌避難於無形夫是之謂上智張子房得之矣致一而不二推誠而不欺處險不易其操生死不渝其守授以任而不辭奪之權而不吝夫是之謂純忠郭子儀得之矣比此二者信無有焉方其破齊自請為假王及會固陵負約而邀地君臣之間初無赤心以相與者天下既定南面稱孤國大兵強其勢足以為亂高祖雖白豁達大度肯遂忽然置而不問乎故告變之書上而雲夢之計舉矣信於此時果能責躬引咎閉門謝事遠變處順自放優游恬淡之域使曲在人直在己猶可全晚節而保始終也烈名如此孰能揜之乃於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際卒及於禍咸自取之其知與忠皆不足論也議者多咎高祖不能保全忠臣誠若有負於信然信譬之則虎也人不刻虎虎必傷人決無兩全之理嗚呼為稱者慎毋使其君畏之如虎哉

樊噲其身以義

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以匹夫而抗萬乘以一身而陵三軍豈惟力有所恃哉必其氣有所激也盖氣有所激則此直而彼曲視衆如視寡視強如視弱衮冕吾不知其為貴金珠吾不知其為富斧鉞吾不知其為威鼎鑊吾不知其為刑生吾不知其為樂死吾不知其為苦虎豹可搏也蛟龍可斬也浩然之氣孰能禦之考之烈士可以禦一旦之命垂千載之名者其以此也昔秦以兵雄天下六國君臣俛首奉之莫敢喘息藺相如奉璧往使復能全璧來歸其後澠池之會效主辱臣死之節厲叱秦王強之擊缶方其怒髮上衝張目瞋視之時其氣充塞宇宙豈知秦之強趙之弱哉遂使國重九鼎名高泰山可謂勇也矣項羽入關之初其勢暴戾於秦沛公往會鴻門其事危甚於趙范增舉玦而誅已成項莊拔劍而禍將及咳唾之間有存有亡欲釋紛則無所措其鋒欲排難則無所施其計特雖留侯在坐亦將如之何惟噲奮不顧身持盾以入立於帷下不震不慄飲卮酒食彘肩自謂死且不顧卮酒安足辭因以大義責楚權其鋒刃折其閑鍵使高祖脫於再生之網雲蒸雷動而龍翔雖曰漢祚方啓神明扶持然所以解紛救難非斯人孰能為之論噲之勇力固不下於相如而較其成效則過相如遠矣雖人之勇以力力之奮以氣而氣激又必以義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世之固有因杯酒之狂爭睚眦之怨白晝持刃殺人無毫髮顧吝至於臨大利害乃覩望畜縮而不敢發者何哉盖徒知負氣而不知義之所在故耳惟夫抱忠守節見義必為身徇國家之急功立而名從之此所以為烈士也夫戰國之勇者多矣獨稱藺相如西漢之勇者多矣而獨稱樊噲二子之勇迨今千有餘載而姓名隱然在人牙頰三尺童子皆能誦之非以其勇於義故歟豈可與孟賁夏育同日而語也

周亞夫失君臣之禮

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惟扶震主之威懷無君之心乃不用禮焉夫禮之用多矣而莫嚴於君臣之禮其在朝廷便便言唯謹耳君在踧踖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盖其恭如此自三公九卿至於一介之士罔不用此禮也嗟夫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亞夫之患起於賜食二臣之功豈不巍巍盛哉其失於無禮而不遜慢易踞肆以犯人主之所難堪遂至破家而滅身故曰有禮則安無禮

則危此之謂也觀亞夫初營細柳屈天子之尊伸將軍之威後擊吳楚守便宜不奉詔委梁于吳以收全勝可謂為將善用兵矣然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欲以行陣之儀而行廟堂之上可乎且亞夫強閼劉狠昧於事變以謂人臣專欲自用常可如營細柳擊吳楚時也故議徐盧之封則執一而固守因謝病罷相然猶未害也其後賜食禁中以無切肉不置箸心不能平見於容色而君臣之礼失矣其與霍光驂乘宣帝內憚之事豈相遠哉景帝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卒詣廷尉不食而死雖漢法過嚴急於繩下特有不幸及於大故者然而事君無礼而自貽伊戚嗚呼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雖至貴不得以驕其父臣雖有功不得傲其君天下通義也亞夫未之思焉惜哉

衛青 畏謹而能全其功名

青為漢將擊匈奴收河南地置朔方郡七出單于遠走漠南無警王庭策勳賜爵號大將軍可謂盛矣然治兵方畧不見於傳出奇決策後世無聞豈非乘中國之強威故易於行師憑大漢之威德故果於勝敵歟自古時有遇不遇事有幸不幸多此類也雖然青能久處富貴以功名終始則有君子之道者三焉其待人也恕其好賢也識其臨事又謹是皆可稱可法者也青遇士大夫以礼與士卒有恩李敢無故擊青青諱臣之不揚其待人之恕如此汲黯與青抗礼而青賢之過黯加於平日數請問以朝廷所疑其好賢之誠如此蘇建失軍不斬誅欲以風人臣不敢專權其臨事之謹如此夫以武帝天資嚴峻用法刻深丞相如李蔡莊青翟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罪誅親幸如嚴助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徒亦多不免雖以皇后太子之親往往莫克自保甚言一入戮辱相尋況青寵極位隆猜間易行無是三者安能全於此時哉噫論青之才止於中人使其與韓彭較智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然韓彭以驕矜而無青以畏謹而全至於言將必稱衛霍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君子於此當知去取矣

霍去病 兵法不可不學

去病之為將也六出匈奴所向輒克涉狐奴過焉支破祁連通四國飲馬瀚海封狼居山前後斬首虜動以千萬計誅降其酋領名王相國將軍萬戶都尉數千百人師出初減什七中減什三卒減什二可謂善制勝矣

然史止稱少言不泄有氣敢往所將常選軍亦有天
幸而已豈其成功為偶然邪量才程能蓋亦衛青之
比也武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
不必學古兵法其言如此嗚呼使去病之言然孫吳
之書宜投諸火何乃世傳而代習邪用兵之法其來
已尚矣周官大司馬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
故辨鼓鐸鐲鐃之音用坐作進退之節未嘗無法也
穰苴述之盛行於世孫吳獨得其要遂以名教猶孔
子六藝之文學者所折衷也方畧如何之對為去病
一時言之則可天下後世言之不幾使人面墻而寘

行興去病少而侍中貴不省事其在塞外卒乏糧食
不能自振而乃尚穿域蹹鞠軍還重車餘棄梁肉而
士有飢者非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視士如嬰兒親卒
如愛子其有成功蓋天幸云雖然兵法不可不學也
學兵法而不達其用亦不可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
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譬兵法也巧譬則兵
法之用也趙括讀父書傳取敗長平是猶良工之子
守父規矩而未得其巧也兵法何罪焉若乃法病則
棄規矩而任其自為亦已過矣噫君子一言以為
智一言以為不智言不可不謹也使後世庸將不知

古今勇而無謀愚而好自用者往往以去病之言藉
口監諸賢人豈不陋哉

李廣用兵失紀律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所謂制者何紀律是也兵有紀
律則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勇者不能
獨進怯者不能獨退左右前後如手足背腹之相為
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克捨此雖太公莫之
能行矣廣之才氣世號無雙居邊郡者積四十年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然所向輙北無無尺寸之功

可錄卒以失軍自剄而死古今惜之嘗求其故蓋由
兵無紀律而然也先儒以為部伍行陣營屯頓舍與
夫晝夜之謹嚴符籍之管攝皆謂之紀律雖百夫之
卒不可一日輙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其言信矣
廣之為將乃一切弛畧不用使人人得以自便雖簡
易不苛細士樂為之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此所以
十出而九敗而終及其身歟不然以廣之能當與衛
霍同功而並賞何至是哉然廣之治軍失於簡程不
識之治軍失於繁簡則士卒慢易而不戒倉卒無以
應敵繁則士卒勞擾而不堪命敵未至而自疲擇其

中制而行之斯為善焉必不得已而取其一寧效程不識而廣非所宜法也

李陵一舉失當身名俱廢

為將之道貴乎重敵而輕死何謂重敵知彼知己慮善以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少則能退之不若則能避之是也何謂輕死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是也善將者知此故百戰而百勝事有出於意外則身雖殞而名不泯李陵反是輕敵而寡謀所以敗也重死而偷生所以降也夫寡不可敵衆天下之常理今夫有人於此力若烏獲捷若慶忌勇若孟賁然使之匹馬隻輪旁無副後無援奮然驅馳於敵場殆不可催鋒陷敵少焉氣衰力憊則血肉於衆人之手決矣是何邪蓋一夫非三軍之敵也故匈奴當武帝之時承冒頓之後控弦百萬抗衡上國長平從軍每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或至十萬騎有李廣李息蘇建趙信公孫敖之徒相為犄角僅能克之方陵之召見武臺自陳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無所事騎因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八萬騎接且戰且引日數十合衆寡之敵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不敗哉此其輕敵之過也古語曰非死之難處死為難人各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在審所處而已豫讓死於智伯王蠋死於齊紀信死於漢周處死於晉張巡死於唐王彥章死於梁雖事功不就而志節不屈可謂知所處矣陵為漢將有祖風烈兵敗而死孰以為非乃偷生而降北面奢虜遂使戮及宗親禍貽朋友下負家聲上辱國命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此其重死之過也噫論陵之才與其平生殆非碌碌者始嘗將八百騎過居延視地形又嘗將五百騎至藍水迎貳師司馬遷稱其事親孝與士卒信當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素所畜積有國士之風則其為人可知矣一舉失當身名俱廢惜哉然則重敵而輕死其為將之大要歟陵蓋失之也

趙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兵

漢自武帝征伐西夷之後威聲振乎絕域迨至孝宣屬精為治吏士日益選練蕞爾先零之叛命不啻手足之疥癬速攻而亟滅之固無甚難者而充國以老臣任邊事經營圖回至謹至重但用兵禁入之議畫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御縻以歲月初皆疑其迂緩

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羌戎自破古今賢之此
何理邪蓋世有所謂智將有所謂勇將有所謂常勝
之兵有所謂幸勝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國事
揆策因時制勝以深謀遠慮爲先惟全國全軍是務
此智將也躍馬揮劍窮討力鬭貪前利而不恤後害
急近效而不暇遠略此勇將也以律而出見利而動
十則圍而五則攻避其銳而乘其弊此常勝之兵也
勃興於草野閭巷之間再鼓於奔北敗衄之後乘亡
而復存轉禍以爲福此幸勝之兵也勇將能效搏執
之力智將能取指縱之功幸勝之兵可成事於一時

常勝之兵可爲法於萬世充國以智將而用常勝之
兵故每先計而後戰嘗曰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
足貪又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謹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又曰兵以
計爲本故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又曰戰不必勝不苟
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凡上書至於論列數四其
言深切皆可爲萬世法與夫不度彼已不計成敗殘
民以逞僥倖功名者豈不相萬萬邪雖然自古創業
之君應天順人投隙而奮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往往
驅策英雄糾集智勇戮力疾戰以求常勝蓋其起於

匹夫乘時而圖非所望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勢
不得不爾至於天下已定繼世之生上承宗廟之重
內撫士民之衆而欲命將出師從事夷狄勝之未有
得福敗則或爲禍階在我所繫者重故其發之也不
可以輕然則充國用常勝之兵破先零真得中國御
夷狄之術此所以稱　漢中興名將而屯田足食歷
代以爲備邊之良策與

馮奉世乘使以立奇功

僥倖以成功詭譎以取名君子所不貴也違命以生
事矯制以興師王者所不與也此經常之論一定之

法耳然固有美偉非常之士忘身徇國因利乘便消
患於未然制勝於萬里人君於此固當權其輕重審
其所宜處之又安可規規然責以微文牽於流俗使
之齟齬頓挫而不得騁邪方莎車之叛漢也鄯善以
西皆絕不通奉世以節告諭諸國發兵攻其城而誅
其王可謂希代之奇功矣廷臣皆曰春秋之義大夫
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
膺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不可帝用其議而止嗚
呼若望之可謂守經常之論執一定之法而未可與
權者歟夫莎車背叛形勢已成借使稽誅禍可勝言

命將出師未必能克就使必克所失已多奉世忠義奮發見危授命不費斗糧不遏一鐵而有勝敵安邊之效引利償害則害一而利百以功補過則過少而功多列爵分土豈僭賞也雖然忠臣有心於徇國無心於立功志士有心於立功無心於邀利觀奉世初與嚴昌計以為不繫莎車其勢必危西域則是有心於徇國也非有心於立功而邀利者也人有心於徇國功或不成尚若可賞況於成功如此而賞不加焉是將何以使人其後陳湯誅郅支單于是亦出矯詔之舉然郅之遠竄於康居不能除邊境之患較之莎車難以同日而語湯尚賜爵關內侯而奉世為水衡都尉二子雖皆用於吏議賞不當功而所以被賞又有輕重之差讀書至此未嘗不為湯嘆息而為奉世憤惋也嗟夫亦有由矣豈非不遇時而致然歟唐武后苦黙啜寇侵之害有詔誅者封之積數十年終莫能致明皇嗣位郝靈佺始得其首以獻而宋廣平慮天子馳騁武功將佐覬幸邊釁痛抑其賞踰年始受郎將靈佺失望慟哭而死使當宣元戡兵之日故蕭望之輩得持所見以阻格之時則然矣噫一盛一衰大武經綸古今天下未嘗無事亦未嘗終亂也時焉而已矣既感二子立功不遇其時又感世人當可為之時而不能有所為者傳曰辰乎辰乎曷來之遅而去之速有志於功名者勉之哉

陳湯習知兵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議之事何由濟此言雖鄙而切於理今夫兵家之用情狀萬殊自非素所更嘗雖使良平處之亦未能灼見其利害而逆斷其成敗昔者創業中興之君天下雖已平定必有老臣宿將相與圖回廟堂次於用兵皆身所涉歷不但耳聞目見而已也故謀必中機會而動必收成功迨至後世承平武事廢弛而天子左右前後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嘗聞金鼓目未嘗見旌旗兵之利害成敗何從知之邊隨卒有警急而資其發蹤指示是猶訪織於奴問耕於婢豈不顛倒錯亂而失所措哉漢元成間兵久不用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救兵丞相王商大將軍鳳集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而問之湯為言胡人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三河當漢之二今圍會宗者人少不足憂且料烏孫危合

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當解已而果然無一不效夫湯之識慮非盡出漢庭公卿之右也徒以數使外國習知兵事觀往察来故能然耳諺曰智如禹湯不如更嘗傳曰百聞不如一見其謂是乎然則當夷狄外侮之時在延百執事之列其亦宜擇如湯者而置之侍衛以為緩急之用哉此武后所以擢唐休璟而稱其練知邊事也

將鑑論斷巻第二

將鑑論斷巻第三

東漢

鄧禹 仁義之將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不能以自治也必擇人而共治之故舉國政而属之相舉軍政即属之將文武之任雖殊皆所以為民也非欲殺人以自全也非欲害人以自利也苟殺人以自全害人以自利是逆天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大者亡家其次亡身身苟幸免猶及其子孫若應影響若合符契有不期然而然者也善者反是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其見天地之心乎後世言者乃謂三世為將必敗信斯言也將不可為也是大不然凡為將雖同而所以為將則異使如白起則一世已為久矣使如鄧禹雖十世何害焉禹之為人深沉有大度内而文明篤行淳備初見光武説以恢復帝業言古之王者在徳之厚薄不在大小則其智識固卓然矣乃受命西討師行有紀所至民望風攜負而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停車駐節勞之父老童稚垂髪戴白満其車下莫不感悦遂使關河響動懐赴如歸遺黎思漢之心膠固而不可解非仁義之將孰

能然乎嘗自嘆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其後世有興者卒之雲臺圖像為漢家名臣子孫繁衍福祚綿遠凡侯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貴寵累葉與漢相為盛衰非積善餘慶源深流長而致之歟其與白起相去遠矣故曰為將雖同而所以為將則異術不可不謹也

鄧訓禹之子也父子繼美

和熹太后嘗謂鄧禹既以武功書竹帛兼以文德教子孫之言及觀訓之為將所謂世濟其美矣人豈可無家法哉訓始為謁者理滹沱石舊河知大功難成因奏罷其役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訓弟門曰常謂活人者子孫有封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噫豈非禹義方之教所使而樂於為善歟何其賢乎後為護羌校尉務以恩信懷柔遠人由是湟中諸胡莫不感悅籍以為用以平迷唐既而種落款附邊境安之及卒吏士羌胡旦夕慟哭戎俗父母死恥悲泣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以至家家立祠每疾請禱求福嗚呼恩信感人至於是乎夫刑可以戢姦而不能使人之不死威可以抑強而不能使人之不怨智可以籠愚而不能使人之不疑惠可以誘貪而不能使人之不忘必欲人心悅而誠服愈久愈固捨恩信何以哉訓之守边非特軍民慕愛之雖羌胡亦親附之非特生而奉祠之雖死且追思之則其恩信所感深矣嗟夫世之人固有悖理犯義操行無良而親戚朋友厭苦鄙棄之者固有挾權怙誠施為不軌而士民口是而心非之面從而背違之者固有窮兇極惡慘酷不仁而天下懷憤蓄怨碩刃其腹而臨其肉者從古以來此類多矣回視訓之行事得不謂之賢乎雖遺世之承乎無大勳業然父子繼美亦可尚焉此鄧氏所以盛於東都也

寇恂高祖君臣俱失光武君臣俱得

唐太宗嘗曰韓彭夷戮非高祖之過李靖則曰劉項皆非將將之君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固爾嗚呼是何言之偏歟為君而言則以高祖為無過為臣而言則比韓彭於范增皆非通論推其至當高祖君臣俱失光武君臣俱得雖使聖賢復起不易斯言高祖奮布衣有天下嫚而侮人卒多過舉魏豹張敖二王

皆不勝屈辱而叛用陳平之計僞遊雲夢以擒韓信則近於詐矣聽呂后之言使人告變而族彭越則幾於寃矣然二人操行本非忠賢貪權冒利市井之徒信為陳豨內應罪固無所逃越方天子親征之時擁兵稱病不赴卒窮世戮咸自取之豈不曰君臣俱失乎光武推赤心行柔道監遠矯枉不任功臣以吏職高秩厚禮富貴優崇之使食租賦奉朝請而已大業既定海內無事諸將爭頓釋甲兵敦儒學如鄧禹之篤行寇恂之長者馮異之謙退吴漢之謹質賈復之方直祭遵之廉約濟濟相遜雅有士君子之風各保

福祿慶流後裔豈不曰君臣俱得乎噫使韓彭而遇光武終必不能自全使寇鄧而遇高祖蓋亦有不幸而死者矣明良之會期於千載可不謂之難哉雖然四七之將首稱鄧禹之賢矣恂其亞乎觀恂初守河內帝有可任之稱後去潁川民有借一之請破蘇茂而收其兵斬皇甫文而降其城凡所建立甚偉然猶可為也至於屈賈之辱舉世鮮儷議者或以比方廉藺非也夫相如以口舌一日之長位居廉頗攻城野戰之右頗雖怨之無名相如亦有所憮故折節下之於理為易若乃恂之與復則兼列將帥咸著勳業復

部將殺人恂以法從事復不知自咎而反以恂為怨其曲在彼其直在此矣又能推誠下之不其賢乎夫其於同列如此庸肯犯上而作亂乎以是知東都諸將之賢非特善處君臣之間至於行已與人皆可稱述漢初諸子何敢望乎其能以功名始終雖曰光武善於保全亦皆自有以致之也

馮異上 不伐其功

傳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君子德脩諸身功加于民無所爭而人莫與之爭不求名而名從之如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

厚焉如江海善下而百川水潦歸焉小人反是所得未尺寸而挾尋丈以傲人所較輕錙銖或至躁忿以忘身驕矜倔強自謂天下莫己若者而天下卒不與也徒見嗤於識者而已噫老氏之不爭顏氏之不伐尚矣此道甚易知而世莫之知甚易行而世莫之行曰彼聖賢之為也非所望於為將者也將貴勇而尚氣不馳騁而功不成不誇大而名不彰安知勇氣固自有處而立功名亦自有術歟良農不與人競富而自計其家之贏餘苟積蓄多貲用廣人必稱其富矣何以競為異之為將其達此理哉異性謙退行與諸將

相逢輙引車避道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官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及破邯鄲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願屬焉光武以此賢之其後拘邑之捷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帝下璽書褒稱以謂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以異豈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歟雖然異君子也所行所為可與高見遠識者道而難與淺中狹內者語也韓信常過樊噲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為伍鄧艾既平蜀謂士大夫曰姜維自是一時雄與某相值故窮耳失二子非惟未得勵世之宜而其器識亦瑣陋矣卒至顛覆有自而然較之於異豈不鄙哉

馮異下 威權不可久執

將不可無威而威多則身蹶將不可無權而權重則身危故夫威權者將之所以成功也而亦所以賈禍也譬之舟然能濟江河亦能隨入於風波賢否於此有所勵矣威不久立權不久執故成功而禍不至焉異之西征也披荊棘立郡縣誅除群盜懷來百姓出入三歲上林成都可謂非常之功矣既而久於其任乃有言其專制擅殺號咸陽王者光武以章示異異惶恐上書稱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夫以異之謙退帝遇親信明良相得洞然無間而人言可畏尚或如此況夫君臣之間素相猜忌有隙可擾有釁可乘者乎此韓信彭越之所以菹醢鄧艾鍾會之所以夷族而范蠡之所以偏舟五湖張良之所以從赤松子遊賈復之所以釋甲兵于謹之所以碩優遊蓋有由也然則大威不可久立大權不可久執惟大賢哲然後知之

賈復 文武隨時用舍

一盛一衰文武經綸古今治世之道也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帝王隨時之義也賢人君子超然遠覽洞然溪識察盛衰治乱之端審盈虛消息之運用則行舍則藏進以禮退以義其進用也不以為已榮其退舍也不以為已辱從容委蛇無容心焉小人反是闇於事機貪大位慕大祿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已而不自已得志則矜誇而囂囂失勢則怨望而戚戚時異事變而不悟患至難及而不顧必至顛覆而後止耳抑嘗思之國家譬則人之身也禍亂譬則人之疾病也兵譬則藥石也將譬則醫者也夫良醫治人之病必待請祈而後乃往病者既愈即辭而去理固

然也安有操砭石布藥餌規規然立於不病之家而強之曰我能醫乎哉將帥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時方草昧欲靜風塵則分閫受鉞之權不得不重然斯權也可以常操而久居乎高鳥盡良弓藏乃事勢之必至何足怪哉雖然秦漢以來未有建武諸將之賢也賈復初從征伐有折衝千里之威敗青犢於射犬破五校於真定先登深入身被數創會議擊郾卒然請行意其持勇悍累敵之人耳未必能達用舍進退之礼也及天下既定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釋甲兵敦儒學以列侯就第閣門養威重受易請明大義群臣共薦宜為宰相帝雖不用而無怨言非達於用舍進退之礼者能如是乎李靖唐之勲臣號稱兼資文武方貞觀承平之際太宗勤兵於遠域靖為腹心初無一言規諫至伐高麗又自請將兵以堅其君黷武之志幾成帝戒自焚之禍時靖年愈七十矣尚賈餘勇欲為所為其不知止足者哉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請以是而方李靖夫知靖之為失則知復為得矣建武諸將何其多賢者歟

吳漢 質朴忠謹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温在朝恭而遜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善哉言乎知此可以為將矣是以古之賢將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出臨閫鉞凜然人望而畏之入居廟堂退然若無能為者固非矯情而詭行事勢之所宜也吳漢勇鷙有謀屢翦勍敵平蜀之舉功為最優每從征伐諸將見陣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而漢意氣自若光武有隱若敵國之語及在朝廷誾誾謹質形於体貌此其得於司馬法之訓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始終倚愛之既卒而特諡以忠以襃之良有由也史臣著論乃以陳平周勃為比謂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見疑朴者取信是大不然自古人君之用臣未嘗不以質朴忠謹為賢人臣之事君亦未嘗不以質朴忠謹為美雖三代漢唐之盛明良千載之會上之所以待於下下之所以交於上不出是而已若夫智術傾側揚攘之會以之排難解紛非所以施於君臣之間也安在仁義不足以相懷而智者見疑朴者取信乎嗚呼使古今為將者忠謹質朴皆如周勃吳

漢之徒則人君可以推誠託國而無慮也已

岑彭 臨戎當持重

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任死官御凶器呼吸之間有亡有存可不戒哉況夫天下之禍常起於所忽未然而發往々以為笑已然而悔又無如之何此智士所以深悲而明者之所以遠慮也今夫虎狼之威震發百姓然殺機而貫以毒矢曾脫免之不如孟賁之勇馮陵萬夫然乘間而刺以利刃雖童子能斃之為將而輕敵冒禍何以異於此哉方其鈇鉞在手叱咤風生果銳直前山可拔而河可塞卒然變起肘腋是一匹夫之敵耳觀彭之為將屢建方面大功其伐蜀也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勢若風雨所向悉解公孫述以杖擊其地稱之為神乎蜀之舉在食頃矣刺客投之身以殞殁豈其地名有彭而數之黙定乎抑亦軍行無備而時之偶然乎議者往往咎諸人事也惜哉非獨彭然來歙死於河池費禕死於漢壽而皆刺客也孫策驍勇蓋世肇造江東徒以單騎獨行傷於許貢之刺客故夫大將臨戎務在持重不可不謹如周亞夫之立營程不識之治軍趙充国之謹斥堠皆為將之良規也或曰將貴輕死若是持重何其死乎是大不然人之敢死貴審所處若夫戰則死行陣守則死城郭任人之国則死社稷死得其所者也彭與來歙費禕孫策之徒皆不得其死者也以為勇乎何足為勇以為智乎烏足為智是特輕敵以冒禍爾非所以成就事功也世之為將者當以數子為戒而以亞夫不識克国為法若夫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又何足道哉

耿弇 料事於未然

天下之事兆於胥々成於略々其方兆也舉世莫能求其故其既成也愚者亦能知其然所貴乎智者非獨其同乎衆也謂其出乎衆也傳曰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烏獲之力則無不舉矣離婁之目則無不見矣師曠之聰則無不聞矣古之人在閭巷則廟廊有之謀處一室則懷四海之慮前事揆策料敵應變致用於前而收功於後言之於當時效之於將來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若執符契而耿貴於人固非常識為之傀偉於偶然也韓信見高祖於漢中論項羽其強易弱謂三秦可傳檄而定耿弇見光武於舂陵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

育地夫高祖之在漢中光武之在舂陵方是時国至小也兵至弱也羣雄之鴟張隼擊者連城跨邑未知孰雌孰雄也二將心期意度以為必克非徒言之且將行之迨用有成無不一驗非大智之過人者能如是乎弇之破張步也光武謂其功與韓信相方且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則弇之始謀雖光武且不能必而已獨能必之其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少衄成敗得失如二子者可謂知明之士矣其後諸葛亮起草廬從先主謂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以為援荊益可跨有之以成霸業三国鼎峙卒如其言王朴為周世宗畫平邊策以吳為脆弱易圖以并為必死之寇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先吳而後并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夫亮與朴之智是亦僅與弇之智也雖然自古將帥固難責其盡如四子苟能知彼知己慮善以動吾是以有為矣若夫中無所主而妄動外無所見而冥行置勝負於幸不幸之間者幾何其不覆國喪師耶尉繚子謂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悖率人者難以為將而智不足有如者其狂而盲聾之人耶

耿恭善守以全節

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暫而貴其久取譬諸物亦莫不然勁草不搖於疾風良玉不變於猛火為其難也江河不以水旱而常流山嶽不以古今而常存為其久也人孰不欲盡忠而難於全節然而忠臣節士每曠世而獨立者少矣論人之情為其易而莫為其難為其暫而莫為其久故也耿恭之守疏勒範曄以為節過蘇武豈非貴其久之忠全節既難且久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者乎俘取二子而論之解揚之致晉命藺相如之歸趙璧申包胥之哭秦庭世之所謂盡使節矣然皆指七尺之軀決一旦之命是人之所能為者也若夫蘇武之使絕域單于百計脅降之納於大窖之中徙於北海之上以至齧雪吞氈用當飲食幽囚窮處積十有九年而執節來歸不辱君命其誰能為之田單之保即墨韋孝寬之固玉璧劉昌裔之全寧陵世所謂善守者矣然或內有兵可恃外有救可待皆人所能為者也若夫耿恭之守孤城匈奴數萬攻圍之連日踰年心力困盡以至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所餘吏士二十六人而卒全忠勇不為漢恥其誰能為之嗟乎彼使如蘇武善守如耿

恭旦古以來未之有也故曰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暫而貴其久方二子危蹙困苦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堅於金石非幸知於君也非徼譽於衆也非希榮於當時也非求聞於後世也徒以義重於生故捨生而取之有死無二如斯而已是其所謂忠臣節士歟雖然伯夷制行以清故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制行以和故聞其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蘇武耿恭咸以忠節自名意其高風所激亦終古而不泯也世之人固有違居廟堂而安平之時臨小利害故挾詐以欺君又有專制方面而緩急之際觀望成敗柬手以降敵者聞二子之風宜少知愧哉孫讓曰吾所以為者將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蘇耿二子殆亦云然

將鑑論斷卷第三

將鑑論斷卷第四

東漢

王霸 養三軍怒氣

兵之所以戰者氣也氣之所以激者怒也氣以怒激戰以氣勝方其氣勇怒盛雖童子亦有死志及其氣衰怒解雖勇士亦無鬪心善用兵者養其氣蓄其怒時出而用之有所不戰戰必勝矣王翦伐荊荊兵數挑戰翦堅壁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而親與士卒同食久之聞軍中投石超距乃曰卒可用矣於是追奔而殺項燕田單守即墨縱反間宣言曰使燕軍劓所得齊卒及掘冢戮死齊人見者涕泣欲戰怒自十倍於是奮擊而燕騎劫二將之克敵制勝非有奇謀祕計神施鬼設不過蓄養三軍怒氣以我之銳乘彼之弊耳方霸之討周建也建與蘇茂合兵以攻馬武之軍武奔呼求救霸乃閉營自守示不相援已而壯士斷髮請戰因出精騎夾攻而茂建駭走是亦前日田單之方畧也豈惟二三子古之人孰不然哉雖然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皆勇亦無皆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者以賞使人以恩使人以威使人以罰使人而賞罰恩威之所不能加又必激之以

利害諭之以禍福鼓之以號令感之以誠意使夫見者聞者扼腕頓足以前死為榮退生為辱矣夫如是則弱者可変為強怯者可化為勇乳敵如捕〻殺敵如復讎一以當十〻以當百〻以當千〻以當萬鋭鋒所向孰能禦之然則吳子有励士之篇亦為是乎

臧宮 將帥欲立功於帝王分休息

揚武以立威將帥之職也脩文以來遠帝王之道也將帥不武則其国弱帝王黷武則其民残必然之理也夫臧宮馬武從光武誅暴乱受封爵感會風雲勤功帝籍天下既定橐弓臥鼓而奮鷹揚虎噬之志豈然其未已也知者思展其謀勇者思奮其力撫劍抵掌請從事於匈奴將以喋血萬里效偉烈而示無窮將帥之職然也光武以上聖之資啓中興之運恤斯民於塗炭親拯救而極摩之初進馮異入関誡以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還定安集之耳後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頭髮皓白常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敛休息黎庶而輩固漢業其有遵高祖顧沛之畏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用勝負於夷狄乎故二將抗章北伐帝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説而報罷之帝王之

兵

道然也雖然比其太緊耳光武亦豈固守文德而遂隳武事者乎其言曰誠能擧天下之衆以成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此則光武沉機深畧所及諸將何足以知之蓋漢自莽號簒弑群雄投隙而起重以赤眉更始之亂四方幅裂尾解斯民殘於戰闘殍於饑饉白骨蔽野存者無幾矣方是之時匈奴雖衰漢業復新苟不思保邦之道而欲事開邊之舉則兵連禍結変故相仍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譬如久病之人方去良醫之手精力未強氣体未充又將觸情而動沉湎酒色幾何其不死耶光武知務之未可故以弱虜遺後昆而燕然之銘終勤於永平之世古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昔者越王敗于夫差歸而治兵欲有為也種蠡難之今年日未可明年日未可深思熟慮養晦遠取積二十年而後得志蓋種蠡之謀也非越王之所能也即以觀光武之聖越王莫得擬議而言武之智不及種蠡遠矣

祭遵 有德之將

兵家之論將曰功而已安以德乎儒家之論將曰德為先功次之何謂之功城守野戰有勞於国是也何謂之德愛人利物尽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一道勝

昉大臣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伊尹相湯伐桀太公相武王伐紂皆盛德之士也功特餘事耳戰国以來為將者率以英雄自名而罕有仁人君子惟俎豆是習而罕任閫域之寄此文武所以分裂而今人所以不如古人也然則賢不絕世豈亦厚誣天下哉有能為古人之所為是亦古人而已矣上焉者功德兼茂其次者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不足寧若功不足而德有餘也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之脩不脩在人在天者不可必也在人者所可必也為將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作威專權必多過舉上則人主忌之下則士庶怨之如是而能全終者鮮矣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人主信之下則士卒附之如是又何患焉欲知人主之待將帥以將帥待士卒之禮觀之可也今有士卒於此其一勞績雖多而兇悖很傲性資不良為將者必猜忌而防閑之矣其一勞績雖寡而質朴謹愿腹心可保為將者必親信而委任之矣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矣是人主之待將帥何以異於此哉祭遵於二十八將中無大功名可紀不過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抵上攻破霍陽聚然其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褲布被夫人裳不加緣飾光武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喪還洛陽車駕素服往臨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已喪禮既成復親祀以大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於是范升上疏請為定謚累數百言追稱其行有曰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又曰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又曰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帝下其章以示公卿謚曰成侯用著其美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哉其見思若此非有德何以致哉彼隋之楊素賀若弼唐之侯君集薛萬徹之徒非無功也以其不足於德故為之君者畢其舉世之人咸以其生為憂而以其死為幸安能使人盡哀於送終而追思於既往乎若遵其有德也

馬援識所從會

自古英雄豪傑出於衰葉之世雖負邁衆之才懷絕人之畧必識所從會得所附托然後通能有所施設百里奚去虞而入秦韓信背楚而歸漢此二子者審廢興之運決去就之機以故君臣契合言聽諫行功名表見於當時若夫范增之於項羽非無謀也由豐之

於袁紹非不忠也而事非其人反以殺身尚何功名之有然則君擇臣而任之臣擇君而事之誠哉古人非虛語也方建武之初天下雌雄未定援遊說蜀之間至與隗囂共起臥又與公孫述同里閈皆許以封侯將軍之位常人之情親其所親安其所安苟偷目前之利而援既至洛陽一見光武即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因遂託身歸國義不返顧既而囂述相繼喪滅援依風雲而為漢名將非識所從會得所附托其能爾耶非援之輕去隴蜀奉事本朝期韜智欲死邊野以馬裹屍遠葬可謂勇後西破戎羌南平交趾威烈盛矣識以加矣而進取之心愈老愈銳方且據鞍矍鑠以亂自效此蓋流俗之所釋而愚者之所喜也卒之一年失嘗前功俱棄豈知其進而不知其退然後及於禍歟君子所以為嘆是也

班超 恩威貴不偏

超在西域五十一年推徠降附五千餘口東漢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歸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情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尚以超無奇策所言平平其後果敗如超所戒嗚呼超能於邊任而收功絕域者以此故歟任尚何足以知之自古為將者性資之緩急度量之大小人各異稟雖於必同寬裕有容者常得眾心褊急而察者常犯眾怒得眾心者常得於安全犯眾怒者常及於禍敗才如關張卒不能免況任尚之流止於罪累亦大幸矣雖然超之戒尚可謂至言然特一時之事有激而云爾未足為後世法也蓋眾過有道在夫恩威之不偏恩威不偏則下知所愛既知所愛又知所畏然後眾可得而用何以言之驅天下強悍勇敢之徒委身聽命於一時不有恩威以臨之誰能心悅而誠服至於戰守攻圍之際死生存亡之地欲其冒矢石履鋒刃不以威加焉則畏敵不畏我是將何以制勝故夫恩威可以兼濟而不可偏廢然恩宜設於先威宜設於後恩宜施於平日威宜施於一時此不易之理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又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然則武之所言全

之尽之宜其為萬代不刊之訓比則非超所得而及
也

審憲中国夷狄相為盛衰

中国常與夷狄相為強弱盛衰方其盛強合天下之
智勇不敵遇其優暴及其衰弱中才之将烏合之卒
或遂制其死命而誅夷之盡譏會者雖為功摧枯
朽者易為力勢則然耳兩漢四百年世被匈奴之患
高皇帝以神武制大業天下初定謀臣如雲戰士如
雨舉三十萬衆見困於平城蒙恥忍辱卒從劉敬和親
之策是豈得已哉孝武資五世之積累憑四海之富

銑衛青霍去病之將連年大舉出塞維戰鬪時有克
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維取河南地置朔方郡亦
棄漁陽之地九百餘里維誅降其　名王貴酋以
千萬數而李陵李廣利之徒覆軍異域者亦前後相
屬卒至宇內虛耗民力疲弊不得單于要領而止是
可嘆也永元之間女后專政竇憲本貴戚膏粱之子將
略無所知聞徒以得罪懼誅求擊匈奴以宜追死命所
將羌胡邊徼之師不及向時十之一二而乃追奔稽
落之表飲馬北堤之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
庭勒功燕然光照萬代何其偉歟夫匈奴之強盛以

霍衛馳騖之不足至於衰弱竇憲攻取而反有餘故
曰為可為之時乘可乘之勢則力半而功倍時未可
而為之勢未可而乘之則用力多而見功寡必然之
理也雖彼有強弱之形在我有攻守之計彼弱則攻
彼強則守宜守而攻則輕敵而召禍宜攻而守則縱
敵而失機惟審所處而已自古中国每以加兵夷狄
為不得已則備边保塞乃經武要務又况彼強我弱
之時勢尋何復戰以邀功乎兵法貴於知己知彼蓋
由是耶

虞詡較之者必以禍敗

甚矣天人之際至難言也謂天果與於人乎則高高
在上無声無臭天何言哉亦何為哉意其無預於人
也謂天果無與於人乎則福善禍淫稱於書虧盈益
謙稱於易天蓋亦難勝人稱於史人不天不成稱於
傳自古聖賢諄諄言之豈欺天下後世哉以理揆之
天即人也人即天也人事之中自有天理今夫農夫
之治田春耕而夏耘秋收而冬藏必黍稷稻粱也故
有粟之利倉箱之積否則稂莠生焉蓬蒿茂焉歲
複何望焉其耕耘既至水旱適遭則一時之不幸非
所以為常也人事天理如斯而已善乎先儒之論曰

吉凶之於人猶若影響焉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乎凶者有之矣爲惡未嘗不及於凶其幸而免凶者亦時有焉此天下之至常也雖然君子有心於爲善而無心於求福故不敢必於天而亂必於人不敢必於人而取必於心心以爲可則安而行之仰而無愧俯而無怍也心有所慊則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復何疑者哉白起爲秦將有大功杜郵之禍引劍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矣李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封侯語王翔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至今恨者獨此耳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虞詡東都儒將於國有勞方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愧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緣不有寃者此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夫三子隱愧不幸多寡有差而或損其身或削其祿或剿其後嗣所以受禍輕重亦異謂天錙銖而權衡之如釋氏之說因果則不可也謂非天之報應而生於偶然亦不可也然二三子者皆感然自状其過則不應而妄之其有慊於心者多矣夫有慊於心則必有作於人有作於人則有愧於天天變得而祐之故曰君子不敢必於天而取必於人不敢必於人而取必於心也噫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使起也廣也詡也或能謹思於臨事之時可無追悔於臨終之際惜其俱死之言兆咎既往也悲夫

皇甫規薦賢

傳曰進賢受上賞又曰蔽國莫大於蔽賢士夫有位先進見賢而進之得士而薦之疑若無甚難者而世每患其難然而鮑叔之於管仲蕭何之於韓信歷代稱美以爲口實信乎其難能也況爲將者率多負氣以自高挾才以自任吝權而不以與人喜功名恐人之軋己其能平心舉善殆千百未有一二焉東漢二十八將惟鄧禹深沉大度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所舉者皆當其才斯已難矣然則如規不其尤難乎規之議論謀畧挺傑生於一時及爲度遼將軍乃薦張奐自代而請身爲之副不惟知賢而舉能且以其位授之不惟授之以其位且以其身下之奐既爲元帥已反爲裨將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之意也豈獨今人所不能爲雖古人亦未聞之也噫人之行

事雖責其全苟有一善可取自足垂芳萬代每讀親傳至此未嘗不爲之嘆息而想其風采若夫龐涓忌孫臏之能而陰加以刑王渾嫉王濬之功而反致其罪彼何人哉蓋名教所不容誅矣

皇甫嵩謹慎有餘而果敢不足

古之人固有才略傑出於一時勳烈著見於四海其勢足以安國家利社稷於倒懸擾攘之際而優游遲回臨事無斷卒至顛覆危傾而不克自立此志士所以深然而永嘆者也東漢之末黃巾竊發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嵩耗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孽其舉而定王國圍陳倉不與賊戰遂收全勝維古良將莫加焉是時董卓寔其副貳既被委兵而卓懷姦逆或勸嵩宜討之乃以專誅爲嫌持之而不敢發後卓挾權欲逞宿憾或又說其奉迎天子大義討逆嵩遂不從甘心委命虎口雖幸免於淩陸而平日威名掃地盡矣唐張九齡王忠嗣開元天寶之後祿山逆謀未露而二公力欲殺之蓋知其必亂天下也卓之殘忍暴酷舉世皆惧其禍嵩既不能翦之於早爲國翦除凶惡及其反狀已著四方義兵群起而攻之孫堅之流名微位下猶且徒手奮呼北面以整王室嵩荷重位群情所附一旦慨然有爲摧卓猶拉振槁乃反畏怖受其窘辱俛首屈膝祈哀乞憐良足悲夫故嵩在漢季雖有平黃巾之功然晚節末路智勇俱困使卓得以流毒海宇卒移漢祚亦由嵩之臨事無斷長惡縱姦而禍遂至於此極也嘗考嵩傳而得其爲人蓋謹厚謹慎則有餘而剛毅果敢則不足觀其行軍愛恤士卒至吏受賂者更賜物以愧之汝豫之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世稱其名誠亦可謂賢矣至此而不克終蓋其性有所短而然嗚呼自古英雄豪傑多失於寡恩君子長者多失於無斷此人才所以難也孰能仁而有勇勇而知義其惟全乎

将鑑論断巻第五

三国

魏

張遼以少撃衆得其指授

十囲五攻用兵之常法以寡覆衆為将之奇功奇功若生於幸會然勝亦有由矣蓋兵多者則常驕常驕則軽敵々々者敗之道也兵少者則常戒々々則致命々々者勝之道也張遼以歩卒八百人破孫権十萬衆決策於未戦之前常求其故蓋権所将者率皆呉卒長於舟楫之利短於攻城野戦而又恃衆軽敵所以自取敗衄若夫合肥之守孤絶無援力戦則生不戦則死遼以驍勇為士卒倡伺敵遠来新至出其不意而致其死命茲所以勝歟雖然三国之君兵謀武略皆不如操々之御将料敵可謂能矣初遼與楽進李典之留也操方西征出教與護軍薛悌約以賊至乃発権既来攻衆皆視之教曰若権至者張李将軍出戦楽薛将軍守城勿與戦遼遵用之遂至克捷蓋以楽薛二将怯張李二将勇操各随其才之所宜使怯者守而勇者戦及敵未合而逆撃之抑其盛氣以安衆心勝而復守々則必固終収成效若合符契嗚呼御将之各尽其材料敵之無有遺算如操不幾神乎故夫遼雖勇冠一時備非操之指授亦安能建此功名也

司馬懿上　長於料敵

欲戦必先料敵與剋敵遇則持之敵非吾偶則乘之堅営而固守所以待之也是謂伺隙而後動雖経時累歳不為久巻甲而疾趨所以乘之也是謂投機而先発雖一旦即成功不為速趙使廉頗拒秦々数挑戦而頗不出其後以趙括代頗遂有長平之敗韓信為漢攻趙令日破趙會食平旦鼓行而前斬成安君於泜水之上頗非拙於戦信非巧於攻也所遇之敵不同耳然頗知秦之未可與戦而不戦信知趙之可以攻而攻之二子皆賢也懿在三国號為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後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径擣所向必克若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沛然孰能禦之及與諸葛對塁渭南相持百餘日雖辱以巾幗而終不軽生古今議者往々以懿為怯殊不知大将臨戎固當如是故不戦而屈人乃善之善者也蓋亮之僑軍利在速戦千里餽糧労而難久懿固持重以老其師蓄鋭以待其釁使彼進退失度而後圖之嘗曰亮雖提卒

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嗚呼亮果無死師其殆
乎若懿可謂深於知兵而善料敵者也故夫敵可與
戰而不戰非知兵者也敵未可與戰而必戰非知兵
者也可以持久而速決非知兵者也可以爭利而失
時非知兵者也差於毫釐之間繆於千里之遠惟能
因敵變化而取勝斯謂之神由是而觀勇而無謀者
是特偏裨之材而大將果以智為大歟

司馬懿 下見利已甚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伯夷不食周之粟豫讓不忘智
伯之讎王蠋不為燕將蘇武不失漢節此數子者皆
以區區匹夫之微守其一節一介之行而古今稱之
頌之尊之仰之巍乎天地之大昭乎日月之明與之
相為久長而不可磨滅也夫辭讓之風淺忠義之士
孰以為賢姦貪之臣孰以為惡而紛爭攘奪之禍熟
代可勝數耶三国之際蜀有諸葛亮魏有司馬懿皆
人傑也才相若也託孤相若也初未知其孰優孰劣
也惟夫晚節末路亮以忠順勤勞慎終如始懿以專
權擅勢見利忘義此所以一為君子一為小人也嗚
呼名教為世防範豈不大哉今謂悁相亞侯曰子如
諸葛亮則必憮然見乎詞色有以為不及蓋其善之
足尚也謂稱求意帶曰子如司馬懿則必勃然變於
色自以為不然蓋其惡之足恥也夫以石勒胡虜猶
且聞其風而羞之則懿之得罪名教深矣其視孔明
殆鴟鴞之與鸞鳳邪

鄧艾 有才智而無器度

功名之會有才智者能取之有器度者能處之夫能
取而不能處不若勿取之愈也鄧艾仕魏踐歷中外
訓兵力農所至可紀善終如始亦足稱為名臣偶以
平蜀之功反貽滅身之禍古今共為嘆息非以其才
智足以取之而器度不足以處之故歟今夫市井閭
巷細民一朝無故而獲千金則踴躍鼓舞喜極而狂
驕其父兄誇其鄰里而陵蔑其儕類猖獗不已遂抵
法禁者有之是何邪蓋其氣小度隘以千金為莫已
若而喜不自勝也艾之平蜀殆類是乎觀其策馬乘
車決策深入役不踰時戰不終日累世負固之國乘
勝而席卷之可謂非常莫大之功矣向若崇謙退之
風守恭順之節戒專取之咎防僭逼之嫌請命天子
振旅而歸則功成名遂慶流無窮然悠謗何自而生
患難何自而及惟其器度不足以處此故輕舉妄作
顛倒錯亂而莫悟也夫會與艾並西征者也承制封

拜而會不與聞是無同列也原艾之心初非跋扈特以褊躁矜恃功而驕謂君決不我疑謂同列決不我較率情任意往往直前攬威福之柄於己肆然自為蹭蹬至此亦可悲夫是以賢人君子以功名為儻來之物得之不矜失之不爭戰勝攻取不自以為能貴極富溢不自以為榮居高位而知懼臨大利而能戒蓋有以處之也晉武帝欲使羊祜臥護諸將伐吳祜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然有付受願審擇其人謝玄破苻堅百萬於淝水也驛書既至謝安與客對棊竟無喜色客問其故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雖安之矯情不如祜之推誠然亦可謂善處功名矣使二子當平蜀之任其肯為艾之所為邪惜乎艾有過人之才知而不知此理也

蜀

諸葛亮 有仁人君子之心英雄豪傑之才忠臣義士之節

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東都之季群雄角力曹操推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籍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使順收兵因權畧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啓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己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為己任以生民塗炭為己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懷夷也西扳祁山而不貿志在於混宇區也至於為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廖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己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乎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而無是心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為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為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而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

功業豈止是邪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而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關羽 乖信寡謀貪矜己傲物

關羽揮蓋策馬刺顔良於萬衆之中絶倫逸群常號萬人之敵可謂勇矣卒至敗亡不克全終者何也輕信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己傲物犯衆怒而失士心也若夫差之信越也從而伐齊卒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伯之信韓魏也與之伐趙已而韓魏反殺智伯於叢臺之上此爲君者永世之明鑑也羽其蹈覆轍而不悟者歟方孫權之還荊州也羽嘗逐其長吏矣及爲子請婚又罵辱其使矣權切齒刻骨何嘗一日而忘西顧邪所以重辱蜀盟直欲伺間待隙而動耳羽將其饒雄處不及遠信呂蒙之詭計受陸遜之甘言其兵乃虚内而外攻襄陽未下而江陵已降道盡途窮父子俱執其與夫差智伯之事何以異乎此其輕信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之過也自古百業之家必有信臣一介之士必有死友以託腹心以備緩急羽爲主將不能以恩信撫循士大夫會其豺虎之威使同舟盡爲敵国糜芳士仁既怨且懼吳兵一動二子舉城從之衆叛親離授死無所此其矜己傲物犯衆怒而失士心之過也有此二者非良將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不事曹公終歸先主忠義大節足以俶高於後代也雖然忠勇如羽夫豈多得徒以輕信寡謀矜己傲物而敗之又况世之才不逮羽者可欺敵陵人乎哉

魏延 勇而不知義

人之有勇一也或以之立功成名或以之破家滅身顧所用之異耳勇而知其義則見危而致命臨難而報節於戰必克於守必固古之壯士烈夫皆以此也勇而不知其義皆輕躁而妄作好勝而喜爭居上而陵下處下而犯上古之亂臣賊子皆以此邪魏延在蜀可謂鐵中錚錚者嘗對先主請拒曹操而吞其偏將十萬之衆又欲得兵萬人間道徑入長安與諸葛亮會於潼關如韓信之故事其志氣豪邁固足有爲於世惜乎徒勇而不知義也斜谷之役新喪元帥義當協和將士先国难而後私讎乃肆其褊心與楊儀交惡爭睚眦之忿蹈叛逆之誅怒激一時禍流三族悲夫故大言誇衆非勇也狠愎自任非勇也盛氣驕人非勇也猶急直前而勇也其必知柔知柔知剛而後可

手夫以蜀之褊小孔明既殁諸将碌碌誰能出疋之右向若少加容忍而務為謙順何患君之不我用而衆之不我與建功立名蓋未晩也寡識淺謀自貽伊戚平日所挾之勇乃為破家滅身之資後人觀此可不戒哉

呉

周瑜 明而有断

為将者非明無以察理非断無以濟功明而不断則猶豫而失機断而不明則軽躁而敗事瑜兼全之所以收赤壁之捷也方曹操舉水陸数十萬衆而南其勢振蕩寰區呉之群臣望風拱手勸迎降者聲相和也瑜獨創議廟定大計謂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呉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長又時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国士卒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大忌而操皆冒行願得精兵三萬破之必矣以片言書而决興王之策以一方而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開拓荊土非明而有断詎能然乎至其議徙劉備於呉不宜資以土地又欲西取巴蜀而并張魯北據襄陽以蹙曹操其雄圖遠畧出人不意之表使究其志未易量也雖然李廣與匈奴七十戦白首不侯瑜為赤壁之後一舉而鼎分三国功名之奇古今罕偶雖天靳其壽中路殞殁而其所建立亦足垂無窮矣嗚呼盛哉

魯粛 見於未形

明者見於未形智者謀於未萌然明智之士国之寶也王業所由以成敗廢興者也夫事変之来利害相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有能未形而見之未萌而謀之則圖難於易為大於細用力寡而建功多孫子所以貴夫廟筭尉繚子所以貴夫勝於朝廷者其謂是歟方孫權保據江東勢至弱也魯粛一見要語便及帝王大畧其後建議使劉表以觀荊楚之釁宣言説劉備共為犄角之勢及曹操率衆而南聞者莫不披靡粛獨開陳大計排斥群議薦周瑜而任以事一戦定覇故夫赤壁之捷發謀自粛収攻於瑜至於設詐出奇實賴黄蓋之力然天下後世止稱瑜而粛蓋不知名豈非發縱指示與追殺獸兎固自異乎雖然粛之明而處有遺策得之於曹操失之於劉備々之梟雄佐以関張議者皆知其必非久屈於人為人用者瑜欲徙置於呉娯以声色玩好而粛乃勸權割以土地竣龍得雲雨果非池中物事機一失卒為勍敵雖

後與羽駐馬會語爭辯曲直曾何損於己哉嗚呼向使肅之言不用而瑜之計得施則魏吳當南北中分無復鼎足之勢矣將天命有在非人力所及歟不然何肅之巧於料操而拙於知備也

呂蒙 學之有益於人

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謂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辭軍中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用卿為治經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之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穎悟學必得之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後聰明日進智謀傑出謂降郝普襲取關羽諸所規畫奇謀權術其可次周瑜而勝於魯肅又亦羨其終能克己有國士之量嗚呼學之有益於人乃至是乎蓋不出戶庭而知天下廢於今世而知前古惟學為然聖賢之道王霸之畧立身行己之方齊家治國之術未有不學而能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聖人尚耳況餘人乎雖然三代而上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入則為相出則為將阿衡尚父是亦將也春秋之時猶有先王之遺風晉作中軍謀元帥而趙衰舉郤縠曰臣亟聞其言矣閱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之將中軍其後戰國諸將雖棄黜仁義尊尚詐力然孫武吳起田穰苴之徒各能著書立言格世豈常人哉傳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廟廊之語[illegible]之事將所宜聞觀此則將之不可不學審矣至於匹夫之勇一劒之能亦足以為將未盡於此也三國之際人才衆多其君如曹操孫權劉備其臣如諸葛亮荀彧周瑜陸遜類皆學識博洽議論宏偉蒙之少時果敢有驕而已長而進用遂為名臣人患不為耳為之必有得焉雖然將相之學貴於體要其必事親而學孝事君而學忠達仁義禮信之源明刑賞政教之用鑑前古之成敗審當今之得失而措之事業然後謂之學歟若乃玩其文而不玩其實務其末而不務其本樓章摘句以專門舒駁黠輸以夸衆此腐儒之所常為而非將相之所宜急也

陸遜 多智畧

貫詡嘗曰孫權識慮實陸遜見兵勢考諸傳記其言信然權在位久更事最多自少至老躬履行陣兵之

利害知之悉矣故其割據江南憑恃地險持重養威乘間伺隙敵加於此不得已而後應雖或遂出爭利西不過襄陽北不過合肥而止前後累與攻戰皆用舟楫取勝又文帝大舉南征駐軍廣陵多張形勢欲牽致之而權終不渡江戰於平陸捨其所長僥倖萬一非知虛實能然邪若夫遜之為將號多智略周瑜魯肅之亞匹初鎮陸口密圖關羽誘為恭欽以尊奉之羽墮其畫中權因取南郡其後劉備傾國東下欲復荊州之地遜與相拒凡七八月卒長成算以收雋功備既孑身逃走蜀兵殲滅無餘諸將咸欲窮追深入遜獨決策請還慮魏人陰乘其弊已而果然異乎知得而不知喪貪前利而不顧後患矣夫以君臣識慮如此宜其保有一方抗衡二國兵屢勝而少敗歟雖然東漢之末群雄並齊曹與孫劉皆智勇傑出於一時者也而又各有賢能為之輔佐故天下不得不三分矣各立鼎峙智均力齊故其勢不得以卒合疆埸之外彼此嚴備譬如善弈者相持一舉失當則曹公敗於赤壁劉備敗於夷陵皆失於輕舉者也夫魏尚不能吞吳吳豈能并魏與蜀哉權遜於此所以固疆保境以自封殖未嘗勞民動衆兢事所難亦爲國之長算也迨至孫亮嗣位諸葛恪輔政狃於東興之捷遂懷輕敵之心不度德不量力違衆議而北伐兵動身誅君臣俱喪自是而後吳衰矣成敗之效豈不相遠哉

陸抗奇謀遠畧

三國中分吳最久世諸將繼歿抗獨後出有父祖風烈步闡之誅威加敵國又與羊祜講信脩睦務敦信義以寧疆埸故晉雖威強未敢輕以南伐而抗之經畫亦不敢圖中原嘗上疏曰易貴隨時傳美觀釁又曰爭霸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長策又曰昔齊魯三戰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小大之勢異也況今之師所獲不補所喪哉宜暫息進取之規以蓄士民之力觀釁乘隙庶無悔吝其言如此可謂知已知彼審強弱盡用兵之利害者及病且死復論西陵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其後王濬順流東下果如抗之所慮嗚呼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之安危之主也自古万乘之國有一賢將則雖弱且未危雖危且未亡如抗之奇謀遠畧天假之年固當保據方隅孫氏歷祚豈晉人所得長驅徑擣而度天塹之險哉

將鑑論斷卷第五

将鑑論断巻第六

西晋

羊祜 仁義之将

自三代王者之道隠春秋戦国居在務以智力争雄紛紜数百年間至秦以狼虎呑天下白起王翦為之牙距挙六国生霊而魚肉以為一時之功名風流相染世習相仍而仁義之将寥寥不復可観矣為将者往往残忍暴刻為先務曰不如是不足以立威也不足以役人也以詭詐反覆為善謀曰不如是不足以成事也不足以克敵也以故鈇鉞之下多抱冤之鬼彊場之間寡守信之約恁恁数戦更相師承雖有高見遠識之士亦且習慣以為当然而莫之卸矣然則若羊祜者可謂仁人君子哉観其都督荊州也墾田殖穀以実軍儲據険築城以厳辺備不邀近功不貪小利務以恩信懐柔初附毎与呉人交兵克日乃戦不為掩襲計将帥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出軍行呉境刈穀為糧皆計所得者又絹還之由是政教被乎江漢呉人翕然悦服称為羊公而不名士吏軍民雖負而至常絡繹也其死之日南州之人聞者號慟呉辺将士亦為之泣襄陽百姓建碑立廟於峴山歳時祭享不絶望其碑者莫不流涕其仁徳所感如此嗚呼後代之将安可復見如羊祜者何慚古人哉至其力排群議独決大策挙王濬杜預而任以事卒平呉會皆祜之用其功名豈小哉雖然受斧鉞之寄尚矣軍令不可不厳也軍機不可不察也斬戮之刑不可得而已也権変之術不可得而廃也要在審所先後擇所重軽当為而為之当行而行之仁義之道在乎中矣世或有言為将無所用於仁義而専以残忍暴刻詭詐反覆為事者観諸羊祜子宜少知愧哉

杜預 得君得時得権得機儒将

甚矣功名之会不易得也得可為之君者未必得可為之時得可為之時者未必得可為之権得可為之権者未必得可為之機事変之参差人言之混淆利害之相乗勝負之相因自非智者烏能決策於冥冥収功於赫赫乎夫以晋之強呉之弱武帝之明孫皓之昏土地小大至不侔也甲兵衆寡至不敵也自今観之何疑之有而当時晋廷之臣賈充之流各執所見以死固争建議大全者羊祜張華杜預而已祜啓之華賛之預成之平呉之功預且優乎観其初請師

期忽而未果預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
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又曰君孫皓師而生
計或徙都武昌更備江南諸郡遷其居人城不可攻
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或無所及既克上
流衆議班師又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役
不頁籍而敵國遂平嗚呼預之料敵制勝如此其晉
之歸向乎然非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參會亦安
能有所建立也至於城成之後從容無事耽思經籍
以左傳癖自名豈乎貪功嗜利者也號稱儒將名德
失辭色於人哉王濬王渾之徒固未足以語此然而
賢人君子之道固如是也方濬之舉舟師下金陵順
流而東千里電擊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直搗其壘乘
勝納降可謂得為將之宜盡用兵之利也大功赫赫
孰能掩之王渾褊心横加譖毀濬但抗章自明在理
固可宜爾及夫凱旋之後進見之際叙其勞效陳其
屈抑或至憤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乖軒陛之儀
濬也烏得謂之無罪乎雖然晉之君臣皆可罪也夫
以濬之功如此渾之奏如彼事甚顯明遂罪疑似為
上者正當諸其功之高下辨所奏之是非應賞而賞
俱優哭笑哉

王濬所爭者小所害者大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
矜者不長左傳曰師克在和尉繚子曰爭者逆德凡
此皆言謙遜和順之是貴而爭陵犯之不可為也
古之賢人君子得時而行道以致君澤民為心以安
國家利社稷為心功成不居卑以自牧三讓之位不
苟取萬鍾之祿不妄受也譽言及之而不喜毀言加
之而不怒夫豈爭毫芒之利害較尋寸之曲直而輕
之歷罪而罪之應賞得所而人心服矣豈宜含糊不
決優游不斷使之譊訟力爭相鬩於前哉加以當國
無嚴平之宰在廷無司直之臣君渾宗室強臧友吏
役濬之罪既請以檻車召還復請付廷尉推治國憲
朝綱紊亂至此是將何以使人哉且晉之君臣皆可
罪也抑嘗論之將帥不和禍亂之本上為亡國其次
亡家其次亡身所爭者小所害者大楊儀魏延為之
於蜀鍾會鄧艾為之於魏身死家破國亦危殆在晉
之初覆車未遠渾與濬從而行之不至大敗亦為幸
矣方濬之納降也渾恚忿欲攻之所賴何攀勸濬從

睽與渾兩瞬不然二特自相魚肉禍亂可勝言哉故
夫有國者常於閒暇無事時以賢人君子之道訓迪
在位而為將者亦當以古昔成敗之跡觸類其情庶
幾臨事不致顛覆也歟

馬隆 車戰

兵車之用尚矣三代王者之征伐紀於詩書述於史
傳凡平原廣野未有不以車戰者也今推原其意蓋
以先王用兵本於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則以車為
陣止則以車為營甲冑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
逸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還守務
在持重以圖大全非若後之用兵者取辦於時時勝
則進不勝則退七遁北惟利是視敗則鳥散兎解掃地無餘時
數萬之衆而決機於一時之幸不幸也春秋之時猶
制尚存雖吳越之澤國往往亦皆用之漢魏而下
用者浸寡晉咸寧中馬隆討涼州獨依八陣圖作偏
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
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illegible]遂以克敵
李靖謂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
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為古法深矣夫
靖在唐最號知兵者與太宗議伐高麗而首及於此
則車之為利豈小補哉靖又嘗論蕃漢短長以蕃長
於馬馬利乎速鬭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然則不忝
以車而專事步騎與弩將何所載而車亦豈容緩故
知車戰不惟合於古法且為中国之長技噫國家廢
棄不用久矣安得復有如馬隆李靖輩出而用於舉
世不用之時乎

周處 始惡而善終

仁義之道若大路然有目者所共睹也有足者所共
由也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其始相去不能
一間其終相遠不啻天地四方異位故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
惡人在所趨向何如耳世顧有聰明才智之士積行
累功至于白首而偶失一節遂得罪於名教者亦有
若市井閭巷之人鮮廉寡恥無所不為而一旦遷善
改過遂知名於後世者古今此類多矣周處其尤彰
著者歟處初以跅弛之資為鄉曲之患與猛獸長
蛟同為三害其人之賢不肖不待言也既而悔悟朝
聞夕改勵志好學克己為善遂躋顯位卒為忠臣嗚
呼人患不為耳君子小人豈有常哉方處之西征也
孫秀勸以母老免行處曰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

子乎及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絶援力戰終日斬首萬計弦矢盡而救不至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効節之日何退之有古者良将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而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死晉庭褒贈典禮有加謂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因以執德不回謚之曰孝嗟夫處之行事始終若此始也貽患里閭庸人羞與為偶終焉死節於国奉世以為難能然則所貴夫崇德從義過而能改者是歟三復處傳誠可深嘉而永嘆也

東晉

祖逖 功垂成而殁

善觀人者觀其所行事之是非而不觀其立功之成敗世固有僥倖而成功者矣亦有不幸而至於敗者矣惟迹其行事而求之則賢不肖之分無逃於後世之公論也晉自八王召釁戎狄乘之元帝南渡再造王室士大夫幸免偷安為避計者滔滔皆是也惟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恢復之志慷慨發憤獨議北伐之舉是時劉石之強兇徒百萬鯨吞虎噬四海横流逖止以部曲百餘衆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其英風雄槩可畏可仰百世之後誦其語猶足以作士氣而激人心一何壯哉既而擁衆鼓行所向輩偃克譙城鎮雍丘招集離散撫納叛亡李矩之徒悉受節度大河以南復為晉有躬行儉約勸督農桑百姓戴之歡若父母石勒為脩其母墓而不敢加兵王敦包藏禍心亦且畏頥而不敢輒發其謀謨之所經畧恩威之所懷徠忠義之所折服為何如邪究其施設卓立特出儻使天假之年事與時會李郭之功不足為也惜夫金行不競胡孽方滋故日月告凶中路淪没豈惟逖之不幸亦晉之不幸也世之議者多以成敗論人往往不得齒諸英豪之列故因表而出之

周訪 不自有其功

魏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兵存趙国趙王自郊迎之唐旦謂曰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兵存趙国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頥君忘之信陵君曰謹受教讀史至此未嘗不咨嗟嘆息竊嘗謂戰国之士率多誇誕譎詐務能伐功之小人若唐旦者安得有此長者之言而信陵君能聽用之可

謂晉矣周訪其亦有得於此乎　訪在東晉有大勲勞才名威望與陶侃相埒然賦性謙虛未嘗論功伐能或問其故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嗚呼使人臣皆如此自古豈有僭逆敗亡之事哉天下之患莫大於為人臣而自有其功夫為人臣而自有其功則必內懷僭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以故君之謀議必我從也國之賞罰必我與也兵之權柄必我執也少不如欲怏怏隨之如此而不至於亂未之聞焉請以王敦觀之方元帝經理江東王氏實佐命之臣導秉鈞衡敦提將鼓內外交輔以濟多艱跋扈之釁未萌芽也徒以自恃其功謂人莫己若日資月長馴致猖獗刁劉用事意不能平遂爾改圖操戈犯闕嗟夫使敦而知訪之所言則為晉元勲矣何至自陷大逆乎是以聖人立教貴乎功名不居所謂不居者非辭榮避寵高舉遠引也不自有其功耳若訪殆庶幾焉

陶侃勤勞王家

書稱畢公曰克勤小物詩稱仲山甫曰夙夜匪懈夫以三公之賢為周輔相盛德懿行不可勝紀而詩書所稱如此豈非勤勞王家人臣之鄭歟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於勤勞而敗於怠惰者也傳曰民生在勤又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故士不勤則術業廢農不勤則田畝荒工不勤則器械拙商不勤則資財乏等而上之莫不盡然況夫軍旅之事以整飭為先爪牙之臣筋力為用設或自暇自逸群下化而從之則強者反弱勇者反怯委靡而不振害其可言哉是為將者尤不可一日而怠惰也然人之情居貧賤者常奮勵處富貴者常驕奢奮勵則勤勞驕奢則怠惰有能不改其度於既富且貴之後者斯為難矣侃初守廣州朝暮自運百甓謂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其事其後都督荊州雍益梁諸軍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接引疏遠門無停客嘗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其勵志勤力如此以至斥老莊浮華之言投樗蒱博之具奉績而出於刀作者雖微物必喜持指而用以為戲者雖小過必懲遂使百姓力農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議者方之諸葛亮嗚呼賢哉是所謂勤勞王家者雖其行事得失相半未足稱為純臣至於勤勞之鄭古人何以加諸

謝玄天方祚晉適值幸會

兵莫難於用衆將莫危於輕敵用衆則士卒之心力常不齊輕敵則主將之謀慮常不審夫以謀慮不審之主將御心力不齊之士卒鮮有不敗者也苻堅其坐此矣方其擁百万之衆長驅而南自謂投鞭可斷江流克敵易於摧槁一旦指授乖方軍潰陣動玄以八千之卒蹂踐而殲焉之鼠竄兔伏僅以身免昔之侔因降虜爭起而壓之其國兵法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古語曰貫耦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其堅之謂歟借使堅從朝臣之議姑以晉為後圖兵不用衆衆不輕敵則有勝而無敗雖敗且不亡何逮至於身死人手宗社覆没哉嘗謂堅之此舉譬如富家之子傾囊竭橐探其萬金與市井博徒一擲以決勝負勝必少得敗則取喪萬貲是亦不思之甚矣若夫玄之籌策傳無所述意謂其天方祚晉適遭會然能舉揚越輕敵之卒拒秦幽冀兵百萬精鋭之師始焉遣使請戰恬不為懼已而渡淝水逐擊其鋒非勇智過人者孰能為之其英情傑特亦周瑜之亞也雖然自古敵國相值一強一弱未有如秦與晉者當其掃國入境之初舉世以為莫禦及夫兵刃既接勝負相反如此然則兵亦多變矣後之人強者得不以堅為戒弱者得不以玄自勉乎

將鑑論斷卷第七

南北朝

秦 苻氏

王猛上 知人 料敵

為國莫先於知人用兵莫先於料敵能知人則國無不治能料敵則兵無不勝此二者將相之所宜急而古今之所難能也世以王猛比諸葛亮其才術若此相似然至於知人之明料敵之審則亮不逮猛多矣亮龍臥草廬屈劉備之三顧猛蝸蟠布衣異苻堅之一言君臣相得感會風雲縱橫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其為政也循名而責實其行法也信賞而必罰國富兵強戰勝攻取遂使崎嶇之蜀並為霸據之雄犬羊之秦亟及昇平之治經綸大略未易以優劣辨也然亮用馬謖設前鋒而致街亭之敗惜楊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不能早為之所身死肉未及寒而二子更相吞噬幾成大變則謬於知人矣謂吳可與為援而始也不諫先主之東征使至覆軍憤惋以死謂魏不可與爭鋒而終也連年出師以北伐舉國勞弊無尺寸功則疎於料敵矣嗚呼是豈諦觀審而當局迷邪孰謂亮之智而短於此也若夫猛勸堅勿以晉為圖而秦卒敗於晉言鮮卑之必為患而秦卒亡於鮮卑其知人料敵過賢於亮遠矣嘗秦之強虎視一世土地甲兵十百於晉重以堅之英偉夫誰與為敵慕容垂之徒是特籠中之禽耳猛於永訣之際惓惓以此為慮憂深思遠期以必然數年之後無一不驗如良醫因察脉觀色而決人之死於康強未病之時何其明且審耶於此可以觀猛亮之優劣至於才德兼全號稱王佐世必推諸葛而非猛所得而偶也

王猛下 報私怨

韓信王楚召淮陰辱己之少年以為中尉李廣拜右北平太守請霸陵醉尉至軍而斬之古今識者孰不賢信之廣度而罪廣之褊心也若猛殆有甚焉蓋廣邊將也結髮從事戎行以氣決勇敢為能其決意於忌怨乃中人之常情且其賊殺不辜止於一尉而上書自陳以為已過揆之以理無足深罪若夫猛之在秦任兼將相乃校斗筲之量必報睚眦之忿是假國之大柄以逞已之私憾此何理也觀其設競婚之言激怒苻堅而使樊世被戮求佩刀之贈給誑慕容垂而致其子出奔陰謀詭計如鬼如蜮巧發奇中陷人於死鄉黨自好者不為而猛為之料其秉政積年橫

羅禍害者何止區區之一尉其罪豈不千萬而廣哉
昔范睢事秦昭王言聽計行既以兵威脅趙力取魏
齊之頭又與白起有隙卒賜杜郵之劍天下究之前
史稱其睢眦之怨必報睢固戰国縱横反覆之小人
不足以礼義責孰謂猛亦為此乎雖然猛有經濟才
畧所短不足掩其所長特非厚德君子耳然痛排而
力詆之者惡夫世俗之人其才不逮猛而一旦得位
徇私專欲垂意報怨者故著以為戒云

宋 劉氏

檀道濟 三畧之書不可不知

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家惟三畧究通於道而適於用
王用之則王伯用之則伯為将用之可以立功而保
身非孫呉比也盖孫呉之書知有權譎而已可用之
於危而不可用之於安可用之於整而不可用之於
久然其利近而效速故後世談兵者必先焉若夫三
略之書則其旨遠其理深人君惟光武知之故能以
神武定四方又能以柔道理天下能駕三十八将以
成功又能不任功臣以吏事可謂聖君矣人臣惟子
房知之故能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又能辭三萬戸之
封侯能運籌帷幄又能從赤松子遊可謂賢矣觀光
武嘗引剛強柔弱之説以塞臧宮伐匈奴之請子房
嘗遇父老於圯上夜半受書而歸則其平日之所施
設何適而非三畧耶且三畧之言曰君無疑於臣臣
無疑於君国定主安臣以義退又曰臣不可以無徳
無徳則無以事君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国弱臣不
可威多威多則身蹶嗚呼此天下至言惜夫宋文帝
檀道濟昔莫之知也道濟西平姚秦北卻元魏真一
代之驍将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徧聽義康
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飲馬長江之志謂吳
子輩不足復憚頻舉南伐遂至瓜歩延敵感境雖悔
何追嗟夫使文帝能如光武道濟能如子房則明良
之會两得何至是乎既悲道濟以威多蹶身故知夫
三畧之書有補於世而又念夫為将者不可不熟究
其義而用以立功用以保身也然則世不絶聖国不
乏賢光武子房何時而無邪

王鎮悪 功成人所忌

晋自五馬渡江之後群胡四起而分中原百餘年間
南北阻絶迨至姚秦衰弱宋武秉舋以圖関中鎮悪
實為軍鋒觀其自河入渭泝流而進風馳雷擊遂克
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矣惜夫武帝不能推

試委任相與共濟大業迺顧江左引兵遽还既留鎮
惡為司馬以副其子義真又与沈田子之徒退有後
言以啓其嫌隙卒相夷滅鎮惡及禍而関中復失此
真可謂大不幸者也雖然自古将帥非惟立功之難
而能保成功為難非惟能保成功為難而協和同列
為尤難也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而人所必爭也方
其敵国未滅惟恐用兵之不力而人事之不濟及乎
鳥尽弓蔵兎死狗烹禍患往往旋踵而至故曰能保
成功為難也人君之遇将固欲求天下豪傑而任之
然負蓋世之才者不免忌於衆懐無人之畧者必見
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擾勢位之相軋謗毀之所由
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故曰
協和同列為尤難也嘗讀鄧艾傳深嘆其非辜及讀
鎮悪傳又傷其不幸艾容有以自取鎮惡何自而致
邪則無功而不居以賢而下人茲明哲之先務也

梁蕭氏

韋叡 用其所長 乘其所短

天下有常勢勢有所不可強英雄豪傑有所不能為
其為之也必因其間而乘其隙然後可以得志昔者
三国之時吳據江左其後晋宋齊梁陳起而乘之六
朝数百年閒明君賢臣累累而出經營圖回求逞志
於西北者非一率多不得所欲而止惟周瑜有赤壁
之捷謝玄有淝水之捷韋叡有邵陽之捷是三捷者
破敵以数千百萬計誠曠世之盛举然吳晋与梁終
不能收中原尺寸之地而三將亦不敢窮追遠討以
求非常之功名何故蓋地各有利人各有宜南方地
臨江淮而人便舟楫舟楫利以守北方地多平野而
人便騎射騎射利於戰南方之人輕巧而文明北方
之人重樸而武勇風聲氣習之不同强弱勇怯之不
敵是雖英雄豪傑出而將之豈能易所利而反所宜
哉此其勢之不可者也若夫宋武帝用南方之人一
舉而滅燕再舉而滅秦則有由矣蓋值慕容超姚泓
之庸暗謨謀乖次内外離叛以故長驅徑擣如蹈無
人之境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因其間而乘其隙以
得志者也又嘗考叡傳而識其所以制勝之具初魏
大將楊大眼以精騎萬餘傳戰叡乃結草為陣射以
強弩而走之既而遣馮道根等裝大艦為水軍因風
縱火焚其橋栅而魏軍大潰中山王元英脫身逃去
殆与周瑜破曹操之術不異是皆善用南方之所長
以乘北方之所短亦兵家之至數也夫欲伐国圖功

而不用其所長以乘彼之所短又不伺敵之間隙憲善而後動如此者謂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出於幸而已矣

魏 拓跋氏

崔浩上 推吉凶休咎

漢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技巧而陰陽居其一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而下著書十有六家其所從來遠矣至於天文星曆五行著龜雜古諸家亦各有術歷代傳之不泯蓋古之聖賢仰觀俯察探賾索隱通三才而周萬物無一物之不知也後世術家者流拘於多畏滛巫瞽史又捨人而談天是以君子無取焉尉繚子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斯言也人而已矣奚以天為至崔浩之論則不然曰與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国安而身盛与尉繚子何相異邪蓋尉繚子之言正而未通浩之言通而且正優劣不待較而明矣嘗以農夫之治田以譬之深耕易耨東作西成者人事也相高下視肥磽者地利也雨暘之不齊豐凶之不常者天時也三者參合然後可望於五穀熟而倉廩實又況兵凶戰危成功难必宜勝而敗宜敗而勝在反掌間耳東晉至弱得歲而昌符堅至強犯歲而亡此非天耶浩之術數精矣深矣熒惑失所而知童謡之入秦彗星犯太微而知劉裕之謀晉謂五星並出東方以利西伐謂月行掩昴宜破旄頭之国謂害氣在揚州不宜舉兵南向前後所占吉凶休咎無一不驗而又博達明鑒長於計謀料敵国之強弱量人才之能否以之參較成敗而發縱指示於幾微渺綿之間与夫拘而多畏捨人談天者異矣宜其制勝惟幄而為魏之良佐歟雖然天官時日風角鳥占孤虛遁甲之術為將者固难必其盡能而能之者不害而為多學博識以之決狐疑定猶豫於戰守攻圍之際亦有助焉或者乃以已之不能而忌人之能执一偏之說而廢毀之亦見其可也

崔浩下 不能以晦自處

嗚呼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惟晦乎用之可以成功名不用可以保身誠哉是言也何謂晦抱璞自珍韜光內照寬以居之靜以守之謙以持之順以行之達而在上不矜功不伐能窮而在下不怨天不尤人有若無實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若凡此謂之晦

今人有百金之宝必思深蔵而謹守之何者懼其致寇而召禍也况夫懐材負器立衆人必争之地而昭昭然若揚日月而行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夫忌者思有以乗其間疑者思有以揭其端怨者思有以逞其忿讒者思有以幸其短徇私欲而不戒犯衆怒而不恤如是而能全身遠害者未之見也浩性資明達長於計謀博通文史百家陰陽律暦之学毎自比張良謂其稽古過之魏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皆浩指授之功誠一代之傑也然而處大軍之国事虎狼之居恃才藉寵専制朝權知進而不知退可已而不自已用閔湛郄摽之言刊立国史以彰直筆誇口一騰罪罟四布係属門吏駢頸就誅貪私己之虚名遺宗門之實禍悲夫彼嘗自比子房而卒庸夫之不若豈目見秋毫而不見其睫之謂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揚子曰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非大雅君子其孰能為之

于謹 謙謹保全

為将者非立功名之難而保功名為難非取富貴之難而守富貴為難有為之初投隙而奮仗宗社之靈憑士卒之勇待機而動戦必勝矣戦勝則賞従之矣故曰非立功名取富貴之難也無事之後人情萬端權専而疑生望重而毀来富貴不与驕奢期而驕奢自至矣驕奢不与禍敗期而禍敗自至矣故曰保功名守富貴之難也然則有一言而可以保全者其惟謙謹乎在易之初六曰謙謙君子用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又曰括嚢無咎無誉象曰括嚢無咎謹不害矣繋辞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曰謹斯術也以往其無失也夫易窮神知化極深研幾之書而言謙与謹至於反覆数四者豈非以損益盈虚天地萬物之常而吉凶在人所召故謙能謙能謹則高而不危満而不溢居上而下不忘處前而後不害何功名富貴之不能保守哉如于謹可謂知此也観其負経済之才值艱難之運著建都関中之策復陳取江陵之謀動業既隆寵任弥篤而事上益恭處己益卑毎朝恭所従不過一二騎而已浮戒満盈常慮傾覆卒以名徳為国之元老全節始終人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其後蕃衍率皆顕達周魏之臣鮮有及者非謙謹安能致於斯乎嗚呼為将者欲保功名守富貴観諸此而足矣

齋高氏

斛律光 因讒間而被禍

魏自東西分裂之後周據關中齊據山東兵連不解始且數世武帝雖勤於政治浸以盛強後主雖溺於驕淫日以衰弱國有人焉未遽亡也蓋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否則樵夫牧童掉臂而往矣以光之忠壯推武威加隣國齊之關張也不幸立於昏暗之朝與羣不肖共事讒語興之於內謠言間之於外禍因發機一旦屠戮周武聞之赦其境內身舉東討遂以平齊及入鄴追贈上柱國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遂至此嗚呼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昔趙聽郭開之讒受秦人之間斬李牧而王翦因以并趙與光之事異世同符自古無罪而殺忠賢鮮有不及於敗亂而讒間能覆邦家亦可畏哉若乃明良之會道同德合則孰得而讒之孰得而間之士所以貴於遭遇其主者也

周 守文氏

韋孝寬 得形勢之地以守

自古分閫之臣非必交鋒原野蹀血行陣然後可以立功苟得形勢之地而善守之亦可以坐役敵人而致其死命韓安國為孝王守梁而吳楚不得犯京師張巡與許遠守睢陽而祿山不得盜江淮二子有功於漢唐豈小補哉然而全勝獨克未必如孝寬者也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苦戰凡六旬殺傷士卒十之四五而城終不拔神武發疾遁去因此恚忿而殂可謂善守者也古今莫能加焉巍然城守之法兵家之論是謂五全一曰城隍脩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和五曰刑嚴賞重是謂五全要之必在主將智勇為本智者應敵而不窮勇者臨敵而不懼無是二者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適資敵人之吞噬爾方齊師之來攻也起土山鑿地道造為攻具四面並進而孝寬臨機應變咸拒破之自言關西男子不為降將軍鎖其子弟牽至城下臨以白刃誘會使降而孝寬慷慨感激略無顧意人莫不感勵有死難之心夫以勇智兼備如此宜其守之固歟噫人無全材將無全功長於守者或短於戰巧於戰者或拙於守當因所宜而任之世或貴攻戰而賤退守持一偏之論矣夫欲安邊保境以制敵國必得如孝寬者然後可也

將鑑論斷卷第七

將鑑論斷卷第八

隋

長生晟 以夷狄攻夷狄

夷狄之性暴而喜爭忍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昧君臣之義其酋長專以力制諸部落而役服之其部落稍稍強大則必忿怨以仇其上而自相攻擊習俗從古然也惟夫酋長部落自相攻擊然後禍大聞於中國而中國始得因閒隙而致討焉西漢之興匈奴爲患以高皇創大業而遭平城之圍以武帝爭閼遼而棄漁陽之地至孝宣帝時五單于分爭乖亂於是有渭上之朝及永平間南單于請兵北伐於是有燕然之勒故夫以夷狄攻夷狄最策之上者晟之圖突厥蓋得此矣始其獻言謂突厥兵強而位下處羅喉姦多而勢弱阿婆首鼠惟強是與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使其首尾嫌猜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隋文帝信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引兵還還既而阿婆內朝單于外徙自是而後北虜衰矣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不過亡三十萬金天下諸侯可盡虜陳平爲漢王以金四萬斤間項羽而疎亞父孰謂此策止可施於中國間而不可施於夷狄乎夫五間之用兵家所重雖難責其効而必其成功亦顧所使之人與所授之機如何耳得如晟者與之謀鮮有不濟云

楊素 才勝德

先儒有言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嗚呼爲是說者其知君子小人之情矣若素者所謂才勝德者也素小而倜儻不拘小節全文武之才懷功名之志議論英發謀畧淵深隋室初興重膺閫寄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汎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沙漠清虛考績策勳朝臣無出其右者向若栩之以忠實行之以仁義則蕭曹寇鄧蔑以加諸而恃其縱橫專事智詐阿諛以媚上巧詆以害人營造離宮導君於奢侈廢易冢嗣措国於傾危卒使社稷丘墟海宇版蕩推尋禍本皆素所由自古小人挾才爲惡未有不亡家敗国者也迹其御軍雖號嚴整然每將戰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咲自若及兵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不然無問多少悉斬之益遣更盡還如向法常以此

為取勝之術嗚呼自太公以來為將善用兵者多矣殘忍暴酷未有若斯人者也身雖幸免死於牖下子為亂階卒就孥戮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吁可戒哉吁可畏哉

韓擒虎 所遇之敵不同六朝

自昔征伐固有將之勇怯同兵之衆寡同地之險易同而成敗相反者何故蓋其所遇之敵異耳荊揚據長淮大江其地尤便於守六朝迭興常與中原抗衡以曹操之雄武而敗於赤壁以苻堅之盛強而敗於淝水其後周齊之師五至而五敗疑若難於攻取矣至王濬之平吳韓擒虎之平陳渡江如履坦途險阻曾無所礙濬猶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騎五百為諸軍先鋒襲采石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夫擒虎之將畧非過於魏武擒虎之兵力固劣於苻堅而成功如此良以陳政昏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士無鬭志加以九總管並出敵人首尾牽制故擒虎得以鷹揚隼擊而全國全軍也昔魏文帝伐吳至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於是引却然則使叔寶能如孫權而其臣有如周瑜擒虎以一旅深入將救死之不暇尚何功之立哉故為国者險不足恃而所保在人為將者功不可必而所任在敵智者觀此思過半矣

賀若弼 小有才足以殺身

隋太子廣嘗問賀若弼諸將優劣如何弼對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智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大將為誰弼對曰惟殿下所擇弼意以自許爾然則若弼者果可為大將乎自今觀之其與二三子實無以相遠也夫弼之為人器小而志銳德不足而才有餘效鷹犬之用則可收狗功失駕馭之權則必為戎首非忠良之臣也大將之任疇克舉之為大將者貴夫不貪功不爭名不吝權不怙寵不害人而利己不背公而徇私以愛君憂國為心以安民和衆為務若諸葛亮郭子儀之徒是也曾何弼之能為乎弼之進用高熲所薦平陳之役深自矜伐還求為内史又求為僕射高祖譴熲曰功臣止於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及相揚素弼遂怨望其後下獄帝數之曰公有三心太猛嫉妬心太猛是非心太猛無上心太猛因疏斥之不復任使煬帝之世卒以誅死嗚呼弼果可以為大將乎孟子曰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於弼殆亦云然

史萬歲 貪則爲禍

史萬歲討南陵夷爨翫降之有詔將翫入朝萬歲納其金寶捨之而還後翫復叛窮治其事得實高祖責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邪因欲誅之高熲進諫而免嗚呼萬歲之貪至於是乎身爲上將祿非不厚率三軍之衆征萬里之夷功成事遂何求不得反貪貨賂欺君縱冦一何愚哉免於刑戮茲爲幸焉竊嘗論之貪之禍於人大矣使人見利而不見義知得而不知喪捨生而取之亡身而徇之小者投於刑辟大者陷爲冦攘皆貪之所自也原夫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貪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是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也貧而思富賤而思貴窮困而思通達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然則何以止貪傳曰知足而已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知足之足常足矣人能知足何以貪爲苟不知足雖富無敵貴無儔猶將慊爲之何高爵重祿當思足於仰給升斗者也建旄秉鉞當思足於從事行伍者也大車駟馬當思足於徒步跣行者也食肥衣輕當思足於飯蔬被褐者也如此尚何貪爲哉黃石公三略亦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嘗曰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嗚呼賢哉萬歲庸人何足議此姑因其事而及之耳

將鑑論斷卷第八

将鑑論斷卷第九

唐

李靖有先定之謀

上世取天下專以德秦漢而後取天下必以兵兵豈非重事哉安危存亡繫焉是以良將不輕於用兵明主不輕於用將欲克敵於原野先制勝於廟堂君處心以訪問將竭誠以獻替相與謀求其故而善為之所平居無事則脩軍政設武備立行陣之制申教閱之令土地之險易城壘之堅脆貲糧之盈虛器械之工拙技巧之短長色色早正治之一旦有用又必有料敵國之強弱量敵人之衆寡知彼已之情狀審主客之形勢其處宜攻其處宜守其日起行其時利戰如此而有利如此而有害如此而有成如此而有敗規摹經畫定矣然後為將者分閫受鉞而出雖臨機應變固難預期而大謀至計蓋先定矣孫子有廟筭之說為是故爾每讀太宗與李靖問對未嘗不嘆息仰太宗之大有為想李靖之不世出所以整軍齊旅建大事功者豈茍然而已邪夫靖之才兼文武唐室初造釋縛而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銑如拾遺推輔公祏若振槁海内既定買餘勇以征四夷北平突厥西破吐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隕膽落奔走救死之不暇遂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為臣妾一何盛哉觀其與太宗語僅萬言而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與夫兵家奇正分合之術車騎營陣之法燦然畢舉皆可為範將來信乎其深於兵矣以貞觀之際海内治安而太宗與靖密勿軒陛謀謨議論亹亹不倦如此況王業未造之時乎況隣敵方強之時乎想其朝夕思慮於廟堂得筭多而後動從可知矣嗚呼此太宗之所以為賢君而李靖之所以稱良將也後之為君為將者可取則焉

李勣強人所不能必敗事

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起與文論功而文不如者三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嗚呼起亦可謂能自克者歟夫將相殊才軍國殊任因其才而任之則事無不成非其才而用之則鮮克有濟是以古之明君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古之賢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期於各得其所而已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騂騮一日而馳千里用

以捕鼠則不如狸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秋毫晝則瞋目而不見山岳言殊性也知此可以與言用才之方受任之宜矣李勣在唐號稱名將武德之初從秦王　定天下平竇建德王世充其後專閫征伐四方克突厥而破高麗勲名赫然李靖相為先後功烈盛矣蔑以加矣太宗善其始在黎陽之背李密謂之純臣即可託以大事嘗剪鬚以療其疾觧衣以覆其醉勤勤懇懇屬以孤幼末年出為疊州都督囑太子立而召用之冀感恩以力圖報効高宗即位擢至上台以老臣輔少主人望以為如何也及宮帷易奪事繫安危褚遂良長孫無忌韓瑗來濟之徒皆以死争天子猶豫取決於勣或可或否惟勣是聽乃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用其言遂立武氏卒使斲削唐室殆至淪昏史氏深貶之謂其幾於一言喪邦嗚呼何勣前智而後愚前忠而後佞邪非也蓋勣善將而已論兵家之勝負料敵国之強弱勣所能也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勣所能也太宗識量不明謬於委寄使勣舉平生之美一旦而失之得罪清議終古不磨然則用才之方受任之寄為君為臣者可不戒哉

李孝恭　心定於内乃能制敵

先儒論之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強敵此乃至言也夫為將而不先治心則怵惕恐懼撓於胷次死生存亡交於目前幾何其不失所措而敗乃事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挹水化為血可謂不祥之大者士皆失色而孝恭自如稱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授首之祥如孝恭者能治其心矣使其中無所主感於變怪則三軍銳氣沮喪安能克敵而成功孫子曰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吴子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古之良將類能果斷以濟事又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所顧畏而委身聽命於己劉裕追盧循於潯陽麾兵將戰所執麾竿偶折旛沉於水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折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軍循單舸遁走夫將戰而竿折旛沉其兆固非吉祥裕因詭辭諭衆作士氣而用之所以勝也李晟討朱泚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謂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夫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其復守

斷則軍不戰而自屈故以臣節勵衆而不言天道蓋人可用而不可使知之也三子所遇之變雖皆能不以妖祥休咎致疑而果斷以濟事非其心定於内詎能爾乎悲夫世之人固有見小利害如毫髮許而喜怒哀樂形於辭色者斯亦難以御大衆而臨大敵矣將以治心之術而發藥焉

尉遲恭 將之勇敢在乎駕馭

自古為將率多慓悍勇敢之人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立大功及夫成功之後往往鮮克令終者何哉以其剛果之心忿戾之氣蓄積有素不得所欲則發雖斧鉞在前鼎鑊在後莫之顧也惟賢將為能處剛以柔御勇以怯與時卷舒而悔吝莫加焉漢高取天下賴韓彭之力為多天下既平禍不旋踵獨張良高舉遠引始終盡美史稱其無智名無勇功後世以為知道者卓乎其不可及矣雖然必待如張良者然後可以為將則閫戚之寄幾曠代而無人后羿不世出天下未嘗彀射和扁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故夫跅弛之士倜儻之才亦在人君駕馭之而已矣觀太宗之於尉遲恭頋不偉哉恭之驍勇絶倫逸群初嘗躍馬刺雄信脱太宗於險又嘗勒兵誅隱太子致太宗即尊位可謂虎臣國之爪牙矣其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在其上者任城王道宗解諭之因擊道宗目幾眇太宗召責之曰朕常怪漢高祖時功臣少有全者及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横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恭由此始悔自戢終亦不及於禍讀史至此未嘗不仰太宗之能駕馭英雄也閑懷以諭之推誠以感之彼非木石能無悔悟君猶不悛何所逃罪大哉帝王之學其視雲夢之事高矣遠矣然則如恭之所為非遇太宗以容安能自勉於世乎此乃可以為戒而不足為法也

蘇定方 因其資者易為力

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為將如此可謂才矣然則非因時乘勢安能爾耶方唐之盛制兵以府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之頡利控弦百萬驁然有輕中國之心曾不數年擒至闕下電掃風除部落為墟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高麗百濟干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遠過秦漢後嗣藉其餘烈得以坐制四夷英衛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屢取戎功於絶幕之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其有資者所為易也然則府兵精而監馬良其諸將功名之資乎天寶以後國勢浸弱一變為彍騎再變為方鎮而制兵無其法矣河隴陥為虜境燕趙鞠為盗區而養兵失其地矣由是吐蕃乘虛陵犯京闕代德之朝荐被其害謀臣將帥睥睨相顧而無所施其計雖子儀李晟馬燧渾瑊將略兵謀之不世出前後悉力經營僅能自保免於敗亡而已子儀常與帝語吐蕃之強慷慨至於流涕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偏者虜未遣四節度將兼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内懼將何以安夫以寡不敵衆理之常也子儀且無如之何況餘人乎嗚呼國之強以兵○兵之強以馬○欲制夷狄此其資也資不若人而輕與之敵未若蓄力觀釁之為利也兵家貴於知強弱實虛為是故歟

薛仁貴　勇士得其所遇

軍旅之事智者謀之勇者行之非智無以使勇非勇無以運智智譬則心也勇譬則手足也心為之思慮於内手足為之執搏奔走於外相有以立相無以廢也世之議者貴智而賤勇然使人人皆持重折衝則誰當輕死而犯難故國不可無勇將將不可無勇士國有勇將必強將有勇士必勝夫戰以氣為主以勇為决方兩壘相望兩陣相對之際卒有勇者奮然勃然乘勢而先登推鋒而先入則三軍之氣自倍讙呼踴躍疾趨而踵進矣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吳子曰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越伐吳有君子六十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所謂啓行選鋒虎賁君子鬬士非勇者莫能為也然世之勇士如馬之騏驥鳥之鷹隼獸之虎豹其毛骨爪牙必傑然出乎倫類而其中亦必翹然有自負之心自強之志故為之上者當於閒暇時推擇之旌別之恩臨之義結之使之感激而圖報然後一旦緩急可以責其捐軀而效命方太宗之伐高麗也仁貴恃其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因召見嗟異之賞賚除拔既優且渥謂朕不喜得遼東喜得猛將嗚呼太宗其盡駕馭英雄之術乎後果以三箭定天山為唐虎臣非惟仁貴之勇能有所立抑亦太宗能用之也嗟乎自古及今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沉淪湮没者多矣李廣

之於漢文帝魏延之於諸葛亮皆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才以至老死而無所施設人之處世固自有幸與不幸也

裴行儉 明於知人恕以臨下

行儉擒都支而降遮匐誘伏念而縛溫傅用兵方畧優矣然為將者類能言之若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則非賢者莫之能也夫大臣事君貴乎知人而人固未易知後任並不當才必至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偏裨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之輩皆為名臣知人何其明邪嚴狂剛暴武士常態至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則不然朝廷嘗賜馬騎珂鞍令史私馳之馬蹶鞍壞懼罪而逃行儉招還之而不加罪又嘗宴蕃酋將士出示外域所獲珍寶軍吏趍跌碎其瑪瑙盤惶恐叩頭流血行儉咲曰爾非故也何至是乎色不少變御下何其恕邪此三事雖非兵之所以勝負然議人之賢否必以是稱焉嘗考春秋戰國迄于五代千餘年間為將者數千百人其功有大小名有顯晦或取其才或取其行或取其謀或取其勇或取其議論或取其識量或取其進退之禮或取其始終之節或畧其所短或與其全備觀其詞之抑揚高下而人之優劣可見矣然則如行儉之識見其可與世俗庸輩之流同日而語邪

唐休璟 邊帥得人

古者建國惟才是擇百辟庶尹能者為之並進身之階分入仕之途而使文武之道皆相為用也唐去古已遠然自武德迄于開元邊帥皆用忠厚名臣其功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如李靖郭元振張仁愿與休璟之徒皆稱文武兼備得人之盛如此兵練民安四隱爾清亦有由哉迨李林甫擅朝方杜邊帥入相之路其後將則任胡人如安祿山相則任戚里如楊國忠天寶難作海内幅裂自是唐浸微矣及其衰也帷幄之臣率以詞章取名而未嘗知兵藩鎮之臣率以武力爭雄而未嘗知義並人才所以不周於世用而外侮内陵遂至亡敗休璟方盛唐時舉明經高第已而授鉞臨戎所至底績其後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與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驛書相仍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所 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其策后謂楊再思等曰休璟練知兵事卿輩十不當一遂擢知政事未幾復為安東都護夫以休璟存歷邊任之久自碣石逾

四鎮緣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而運籌甚於用兵行師寧有遺策而因功乎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自古國之安危由於兵之勝負而兵之勝負繫於廟筭之多少則如休璟者所宜注意云

張仁愿 守險設備

戎狄之人生長窮荒絶漠愚而無知健而好鬬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草行露宿病不能侵突鋒冒刃死不及顧蓋其天性與其風土則然從古以勇勝中國自非種落離叛羊馬死亡乘其衰弊而攻之未有勝者也故中國每施備禁之計而以戰鬬為不得已秦漢以下言邊事者有數十家惟陸贄劉貺究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戎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循封疆守要害塹溪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劉貺謂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利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閼險使不得還衡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制之而已三家之論如此雖其強弱叛服時有不同要之中國御戎狄之常道當如是也昔秦築長城東西萬里不量民力歛怨召亂後世懲之以為口實究其本原域固宜築徒以規畫失當遂及於禍耳使蒙恬如張仁愿豈不宜哉仁愿之為朔方總管也以拂雲祠在河之北地形雄勝控扼樞會突厥每犯邊必謁祠禱祝然後料人入寇因默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凡役六旬而三域克就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劉貺之論誠中國萬全之策捨此不務而決戰於平原廣野蓋勝少而敗多也噫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 而外施陷穽以待之蓋猛獸與人異類其氣力之壯爪牙之利雖使賁育與之較難保其不傷戎狄譬則猛獸也人能因利乘便以待猛獸之術待夷狄則善矣

王忠嗣 賢將能審利害得失

天下事物之理利與害相隨得與失相倚又況兵凶

戰危未有全利而無害必得而無失者也在審其輕重小大如何耳利小而害大得輕而失重衆人之所不恤賢者之所不為若忠嗣其賢矣乎方明皇之世海内承平邉臣争欲生事夷狄以固寵權獨忠嗣不然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及議取石堡城以謂所得不酬所失帝用董延光議決意攻取忠嗣不得已而為出軍李光弼諭以啓讒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不忍以數萬人命以易一官哉然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嗚呼春秋戰國以來將師未有能操是心者也其謀國也忠其愛士卒也仁忠於國仁於士卒而以身任其禍非賢而能然乎其後哥舒翰引兵攻拔石堡城而士卒死亡殆盡蓋不計利害小大得失輕重而為之者也彼何人哉忠嗣又嘗逆料祿山必反數以為言而李林甫惡之卒抵以罪忠嗣死而祿山作然則賢將不特繫國之強弱其亦繫時之治亂明皇天奪其察昧於知人如此其失位竄身不亦宜乎得免於亡幸也

李光弼 始得 終失

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蓋言微之不可不謹也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蓋言末路之難全也觀光弼始之所以得與其終之所以失誠足為龜鑑矣光弼之為將善謀而能戰賞信而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始其攘袂徇國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頋諸將不敢仰視一何盛歟暮年擁兵為自固之計而田神功等遂不復稟畏因以慚恨而卒何其衰也孔子曰其身政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非惟治國御軍亦然身苟正失則在我無所嫌投文以祛鬼神畏之況於人乎身苟不正則於心有所愧三尺童子得以為辭況將士乎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踈閹大臣然代宗寬仁所以待光弼厚甚決無慮意外不測之禍及吐蕃冦京師天子幸陝促命持兵入援而光弼遷延不至後拜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而光弼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辭嗚呼孰謂光弼而亦為此邪彼既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不赴方寸懷愧多矣其將何以使人宜乎部曲不受約束而終以憂死也夫以光弼唐之元勲再造王室一旦臣節稍虧遂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將鑑論斷卷第九

將鑑論斷卷第十

唐

郭子儀上 有為有見有容

為將者不患才不足以有為而患識不足以有見不患識不足以有見而患量不足以有容今夫力舉百鈞氣蓋萬夫攻城野戰所向輙克此才也通人情察物理知君臣之義明軍国之務此識也有能不矜有功不伐大智如愚大勇若怯非意干之而不怒無故犯之而不校此量也三者全尽然後可為大將何以言之四海至廣也三軍至衆也大將之任尊且重也人心至難服也人言至易流也事物之變交於目前者至無窮也呼吸之間安危成敗存亡繫焉倘尊恃才而陋於識量幾何而不輕舉妄作以召禍速亂歟秦漢以來名將多矣白起李廣之殺身韓信黥布之誅逆鄧艾之專權王濬之爭功楊素之酷慄史萬歲之貪汚賀若弼之怨望尉遲恭之忿躁此諸將者非無才也識不足以有見量不足以有容也全之尽者惟子儀乎夫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蕃回紇之侵再造王室勲業巍然不待歷數而可知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為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鄙善始善終此非真卓識宏量者莫能為也考諸行事有大過人者五而料敵制勝之才不在是焉初與李光弼俱為朔方牙門都將二人深不相能及祿山反子儀領節度有詔光弼分其半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其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臨別泣下相勉以忠義訖平巨盜實二公之力嗚呼嫉能述賊人之常情為國惜才忘其私怨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一也代宗之時嬖倖擅朝屢遭讒毀奪其兵柄天下洶洶為之不平子儀朝聞命夕引道初無纖芥顧望嗚呼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尊君親上無忿欽承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二也其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体為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哉嗚呼功蓋一時望隆百辟喜於朝廷之信己恥同藩鎮之要君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三也其破吐蕃靈州而魚朝

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来朝中外懼其有變及入見天子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卒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乃天譴非人患也嗚呼橫逆之来能以理遣自反自責歸之於天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四也朝恩嘗約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但以家僮十數往會朝恩恠其車騎之寡因告以所聞朝恩泣涕稱為長者嗚呼服人以德感人以誠使彼姦邪有耻且格非識量過人者能為是乎此其事五也凡此五事人所難處而子儀以遠識宏量不動聲色從容處之若無難者其能以功名富貴令終近世莫與為偶亦有由哉雖然天之降材或相什百至識量則可勉強而進世之為將而有才者固不少矣苟能博以議論廣以聞見精以思慮慎以操存擴充而養成之則識也量也何懼其不如古人乎楊子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又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此言人之貴夫勉強而已矣

郭子儀下

事有出於一時之幸會而成萬世之奇功衆人慕之以為不可及智者戒之以為不可法何邪慕其不可及者泥於迹也戒其不可法者通於理也蓋事有常理理有常宜守其理而為之必安必榮非所宜而為之必危必辱猛虎在田童子荷戈逐之巨魚失水適資螻蟻之食物理且爾況於人乎況於兵乎六韜所載傳記所書嘗聞大將使智使勇矣未聞親以其身而市敵者也嘗聞大將運籌決勝矣未聞親以其誠而克敵者也然則單騎見虜其理何如迫於不得已而出於一時之幸會矣方回紇吐蕃之入寇衆踰三十萬子儀所將兵才萬人比至涇陽虜圍已合守則不固戰則不勝事勢窮蹙計無所施姑將挺身往諭回紇謂其子睎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注以至誠而與之言或幸而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身殁而家亡乃單騎馳出蓋其本謀若此初非萬全成筭也屬以僕固懷恩暴卒二虜交爭回紇改圖自相吞噬卒破吐蕃之兵坐收靈臺之捷豈不曰迫於不得已而出於一時之幸會歟史稱其忠貫日月神明扶待蓋謂忘身徇國子儀之忠至於成功則非人力所可為也非人力所可為之事智者所不法也昔張遼上三公云入昌豨家拜其妻子而就降之兵不血刃遂平巨寇而曹公責之曰此非大將法也嗚呼操之

言足以垂訓久矣世之論事者皆不究其本原而好奇喜異於子儀單騎見虜每誇大而歆艷之至於君上將擁強兵所與敵期未至則無以枝梧而所料敵情未決其可以說誘而間行輕出慕古人僥倖成功於萬一一不戒而萬餘喪者請以曹公之言為藥石云

李抱真民兵

抱真為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日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其籍第能否賞責比及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繕甲練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嘗以其時考之澤潞當代德之世乘戰伐之餘賦重人困軍伍彫敝得一抱真寓兵於農歲月未幾士皆可用其後田悅朱滔王武俊李希烈李納朱泚李懷光諸叛相繼而起關河南北悉為盜區勢燄震赫遠近抱真獨以數州橫絕其中踦蹋四顧莫敢輒嬰其鋒而侮之然則國不患無兵兵不患無食所患治之無人制之無法耳嘗原古者兵農未分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民強則兵強民寡則兵寡矣後世兵農既判負耒耜者不知戰執干戈者不知耕而兵之強弱衆寡民無預焉惟唐太宗治府兵深得先王遺意一變為彍騎而唐室卒不競至於五代始制黥刺迨今百餘年矣方其盛時固多選卒歲久而弊徒存虛名土著善良與夫強壯勇健者往往不樂於應募惟市井游手或凍餒羸弱之人迫於不得已然後為之豈整軍經武久長計邪雖然府兵既未可頻復黥卒又未可盡廢則如昭義步兵之制獨不可斟酌損益參而行之乎夫列辟庶尹寧無抱其遜才群黎百姓孰非澤潞之人一旦行之則農戰備而軍食足疆埸固而屏翰強何畏夷狄之深侵何虞盜賊之竊發何致厚斂遠輸生困吾民哉此考古驗今之士所以拊髀頻足而竊嘆也

李晟可謂仁義之將

仁者愛人惡人之害之也故以仁伐不仁義者循理惡人之亂之也故以義伐不義古之用兵行師如此未有不仁不義可為將者也世道衰微時異事變自戰國以干戈爭雄而人多貪殘自強秦以狼虎爭帝而人多暴刻自韓彭以功高反於禍而臣多疑於君自曹司馬以專權遂其姦而君多忌其臣智詐日滋相師成俗分閫授鉞者衆閱禮敦詩者寡熟為仁邪

孰為義邪唐史稱李晟可為仁義將蓋千百載間數人而已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聞命即日治嚴而孝忠欲止其行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乃與孝忠約婚東西所過樵蘇無犯時李懷光為元帥陰與賊相表裏河北三叛約自王武俊李訥陷鄆李希烈陷汴饋餉梗絶廩庾殫乏晟提孤軍抗群盗秉義挺忠崒然不可奪以忠義感人而人樂為之死嘗言其家為賊所質者泣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既克都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有震驚豈弔民之意由是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可謂曠世非常之盛烈矣及謁帝土橋跪陳臣備爪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與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嗚呼非仁義根於心有大過人者能行是事出是言乎三王之佐莫能加也秦漢以來未之見焉雖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懷惻隱之心者則必有所不忍懷羞惡之心者則必有所不為世俗庸妄之流僅得尺寸權而果於傷人害物粗立毫髮功而敢於要君犯上者何故無惻隱羞惡之心耳然則人能懷羞惡惻隱之心而有所不忍有所不為雖勳業未逭於晟天下後世必謂之賢將矣況勳業如晟者邪

李愬不喜殺不尚氣

甚矣人之智識其相遠也若霄壤然白起降趙卒四十萬懼其反覆一旦坑之而愬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為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二萬衆不殺一人夫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幕府上薄廣因憤之引刀自到而愬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櫜鞬謁裴度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夫三將行事相反如此自今觀之孰不知彼之為非此之為是而起與廣安而行之何邪蓋世之為將者率多喜殺而尚氣喜殺之甚至於不仁故以用兵如兒戲以人命為草芥私一已一時之成事而不恤四海千載之惡名若起是也尚氣之過至於無禮故忌於勝已果於犯上不忍須臾之怒而喪千金之軀若廣是也於此觀愬其賢矣乎史臣贊獨曰平蔡功者為多而下敘此二事以為盛美竊謂唐之諸將立功大於平蔡者衆矣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希世之功也惟其不仁而無禮故兇狠怨躁不得所欲輙鼓其禍而偶一蹉跌遂至無所不為有國者安用之

嗚呼逖觀之行事而想其平生其賢矣乎其盛矣乎

馬燧 責其備則不能無罪

君子之於人或待以恕或責以備顧其人何如耳今夫中下之才偏裨之列負尺寸之長皆足以為能效涓埃之補亦足以為勞至其所短則闊略之蓋待之宜以恕也若夫膺爪牙之寄受腹心之託則所倚者重所繫者大一謀之不臧一事之失宜皆能病民而敗國天下且歸咎焉君子於此未嘗不責其備也燧當德宗朝位居上將為人英雄忠勇先計而後戰潛師以窘田悅決策以平李懷光名蓋一時可謂盛矣

然其始受命東討與李抱真以私忿交惡致大功不克既而三叛假竊自如後信尚結贊等之詞與吐蕃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辱幾危宗社迹其所由皆燧之罪前史謂燧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不以罪廢功其言深得春秋褒貶之旨然則如李晟知解二師而諭之以利害逆料虜情而審其譎詐高識遠慮賢於燧多矣人可得而議邪

渾瑊 長於戰守

德宗之狩奉天也國祚危若贅旒瑊以飢羸之卒當朱泚精銳之兵強弱眾寡相什伯也堅守窮歸曠日持久卒克保全以濟大難議者以忠義感士卒心所致理固如此考其本末亦由在上者委任之專在外者應援之助不然瑊未之或濟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授瑊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衣以授其不吝爵賞事得專決如此已而李懷光自山東赴難敗朱泚兵於醴泉泚懼引卻眾謂救兵三日不至則城不可守以勢度之宜必然也懷光既失臣節瑊遂獨收成功寵任褒崇與李晟等盛矣哉至其親盟吐蕃不能辯虜之詐奔走竄伏僅以身免以常人所不為而瑊為之豈其長於戰守短於料敵歟去李晟遠矣雖然瑊本蕃部也而知書雅好左氏春秋班氏史性貧忠謹功高益下歲時貢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全日碟故帝終始信任治藩十六年常持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嗚呼唐自貞元以後藩臣驕恣桀驁不復知有君臣上下之禮更相倣傚習以成風瑊於是時獨能順恭如此不其賢乎前史稱夷狄性淳因其能知義之所在者驁挺不可近蓋功名不足而諒有餘此固確論然則世之為將者其何蕃部之不如乎

五代

梁

王彥章 忠於梁

孫武論將曰智信仁勇嚴吳起論將曰理備果戒約二子之論詳矣獨不及於忠竊嘗疑之豈其所言者用兵克敵之方而忠在所不必論歟夫為臣之必忠猶為子之必孝反是雖有高才絕倫之技無所用矣是人之所常存行者也然而古語有曰世亂識忠臣何邪蓋平居無事食人之祿榮辱利害不加其身許與趣向孰非忠臣惟夫不幸而至敵傾據之會死生存亡之際然後忠得而見焉歲寒知松柏疾風知勁草此之謂也五代之時天下大亂禮義廉恥之俗掃地殆盡而殺身成仁之士寂寞無聞焉馮道儒者以學古自名以詩書禮樂為世用而相五朝六姓翻為仇敵暮為君臣安其位受其任靦然殊無愧色況餘人乎彥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智俱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所志如此後與晉戰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能委任之梁未亡也屬以主聽不聰羣邪擅政屈抑頓挫使不得騁莊宗入梁委曲說諭欲降而用之彥章慷慨不屈以死自誓曰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壯哉斯言足以立萬世臣節矣作史者特書之屢書之以為世訓令讀其傳凜凜猶有生氣顧不偉歟蓋嘗論之人之身遇不遇時也謀之用不用君也功之成不成天也是皆非我之所私是皆非我之所能必也若夫忠在我之所自為生死以之者也故為將者寧身不遇謀不用功不成而忠不可失五代功臣多矣死而不朽可謂烈丈夫者惟彥章為然想其風采誠可激懦夫而勵頑俗也

唐

郭崇韜 騎虎之勢不得下

慶賞刑威君之權也人臣操君之權未有久而不反於禍者也崇韜其坐此歟嘗讀其傳而考其本末其為人也賢其許國也忠其決策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西討七旬而舉蜀其有勳業於社稷也甚矣卒及於難實自取之嗟夫崇韜亦嘗有意於避權矣是回顧戀而不能速決猥聽故人子弟騎虎者勢不得下之語曰結中宮以固其寵迨夫讒譖交攻嫌隙既成又欲將兵立功為守安計是猶欲逭懷璧之罪而益千金之資其危甚矣故捷表方騰凱樂未奏而顛

觀已碎於閹官之手雖五代昏於斯時然權之禍人亦可畏哉先儒之論以謂人臣之禍常起於操權操權莫重於制兵此名言也而自古為將者往往惟患權之不專且久至於死而不悟嗚呼孰知避遠權勢為明哲保功全身之懿歟

將鑑論斷卷之十終

將鑑論斷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作戴溪岷隱春秋傳序稱其字曰少望則此書當為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尚官資善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各以時代為次每人之下皆以一語標目評其得失而反覆論其所以然大抵多為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條詆孫武之徒能滅楚終於恃強以亡吳蓋隱以比金兵破汴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仇為春秋大夫第一則又隱激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弇一條竇憲一條尤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尚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至以能讀三畧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拯焚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為宋麻沙板明武定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議與宋板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引為將鑑博議則其來久矣

江東十鑑一卷

〔宋〕李舜臣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彭氏知聖道齋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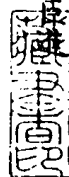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東十鑑一卷》提要

孝宗嘗有志恢復高宗苦禁之至三敗而帝之志隳矣宋之終失中原魏公爲之也舜臣乾道間進士蓋一時議論如此其書徒作憤激語而章奏無設施實際視李仁父六朝通鑑博議遠矣芸楣識

嘉慶[illegible]清[illegible]

江東十鑑

周瑜赤壁之鑑第一

宋李舜臣進

臣聞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為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以陰賊險狠之資潛移漢鼎義師之定於江東者操所不便將遂并吞之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之衆飄忽奮迅而下江陵目下已無吳越矣尚賴江東諸將忠憤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并力覘其巍巍而疾攻之一舉而焚之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虓甝顛沛瀕死義師之氣遂大振于東南六朝舉江左以圖中原此為第一機會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麾彼之困命一二驍將間道御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等輩繼以大將擿之則彼衆可以盡得而操可生虜惜乎劉權之不知出此也曹操既遁荊楚既平其意以為虎豹豺狼之屬既已驅而出諸境不當便足于是關羽周瑜褫虒南郡而劉豫州亦遂駐兵公安聚三雄于荊州而縱曹操于河南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縶三雄遂至于頓興息繼而倒戈自攻此何為也哉至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之地吳蜀之衝也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衆以向宛洛則足以撞敵人之胃臆孫劉於此從而爭之固也然愚竊以謂孫劉之爭荊州當爭之于赤壁未勝之前而不當爭之于赤壁既勝之後何則江東之師聯鑣並轡才過襄鄧則荊州已為釜蹄矣奈何周瑜呂蒙之徒眷眷于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至荊州而遽止終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借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之間以一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于度外逮夫襄陽之役關羽方入于樊城而呂蒙搖櫓之聲已傳于江陵關羽才死于樊城而先主七十餘屯已出于白帝兵連禍結又復三年是時操死丕立中原之釁正當可乘而吳蜀方自以干戈相向孫寵趙咨之徒奉吳之聘以講于魏者蓋無虛日至于辛毗任子之請辭之不可然後白帝之聘始通而合二長以兼天下之說始用吁已晚矣故吳自濡須中洲之役而下凡八攻魏蜀自祁山天水之役而下亦凡八攻魏其間如吳克石亭則蜀圍陳倉蜀出武功則吳向合肥謀不為不同力不為不并然是時魏居中原植本已植位號已定其釁之隙可乘如曩時矣間有攻一城取一邑麋兵相敵僅能克之往往得不償失空自疲其失計也甚矣向使赤壁既勝之後移爭荊州之心以爭天下困操之敗窮兵逐之使河洛之妖氛頓息而漢之日月重光則當塗氏之子孫安得有

如今日之陸梁也哉惟其器褊而量狭志小而謀踈知有荆州而不知有天下故赤壁之役有大機會可以混一四方而遽失之以此而觀則周瑜等輩逐曹于華容而使之歸于許洛者乃所以除地于荆州以待孫劉之爭耳可不為之長太息哉雖然漢自建安之末吳自為吳蜀自為蜀固不可強連雞之棲以圖中原其取荆州之地而中分之尚無足多責而東吳之君臣止望畫江而守之初未嘗有志于中原故魯肅首陳鼎足江東之計止有欲包有荆楚而呂蒙閒陳規取關羽之計亦欲全據長江其謀取荆州則久之而其進圖天下之計則未之前聞也朱宣嘗因石亭之勝請進取壽春以窺

許洛而吳王弗用商禮嘗因魏氏之喪請西命益州以并圖大舉而吳王又弗之省五十餘年之間命將出師攻城畧地東不過合肥北不踰襄陽抑嘗征夏陽圍新城攻六安然夏陽之役荀禹乘山舉火則遽退新城之役魏明帝親至壽春則又退六安之役司馬仲達引軍救樊則又退其輕出遊兵姑欲抄掠緣江之一城一鎮而已非真一舉而取中原者也其棄蜀而講和于魏取荆州而全據長江者亦吳之君臣胸懐本趣云耳可勝惜哉善用江東者前監東吳之陋而勉圖混一之功庶幾車書混同之效發軔于東南以振江東之氣則天下幸甚

祖逖譙城之鑑第二

臣聞晉都金陵非吳比也元帝以帝王之子孫自琅邪藩邸而來江東荀藩等推為盟主而翼戴之其位號居正而石勒以崛起之奴隸縱横中原其醜其惡十倍于曹操江東臣子奉帝子之義兵而以順攻逆宜乎其易與也然石勒乃一時之梟猾而附之以石季龍之驍暴東郡之戰死者十餘萬人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獨惟范陽祖逖捕蛟不敢少遺餘力譙城之役大破勒軍蹴勒于黄河之外使之勢窮情屈而講和之書迭至于豫州之麾下石氏之氣盖索然矣當此之時因其解弛縱怠之隙而推鋒越河以掃除其遺類豈不快哉夫

晉之君臣其廟謨廷議殊掃人意逖才一勝未及再舉而劉隗之謀遽起于中致使戴若思仗節以臨以逖之慷慨英發勇于進取而乃受若思之節度甘于羈制竟以憤死則是石勒未嘗損一金而反間已行于殿陛之間如劉隗者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以為石勒之刺客也措置之謬一至于此曾謂江東宰相有如王導而無一言以救其失欤請移劉隗之罪以罪王導且外域之入中原前晉者未嘗有也自劉石倡亂蹂踐諸華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驚逃中原之州郡牧守聞而扼腕莫不欲折其脊而虀粉之以快其憤而劉石之暴卒未能得其便譙城之戰幸而勝之是時元帝即位之初年

也天下之所觀望人心之所激昂正令日導為江東宰相固宜乘此機會力請大駕起江南侍衛之師而席勝渡江出壽春向譙城以為祖逖後距則逖之聲勢益振而義師之勝氣自倍繼而聲逖之勝以激四方勤王之師以一檄移山東使曹嶷慕容廆之徒自青兗至以一檄移關西使張軌司保之徒自秦梁至以一檄移河之東北使劉琨郭默之徒自并冀至使四方豪傑知帝之龍旂鸞輅近向河南必將雲合響應會于輦下以助逖之進掃除塵紛而修復舊都當自譙城之勝始惜乎以導之相晉其謀謨才畧號為江左夷吾而夷吾之相齊至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導未能勇之之當元帝

即位之初四方征鎮環起而望之不幸中原割據道路梗塞一間僭君之子因義師之勝進幸中原則其為響應與齊威公之時何啻十倍豈意導之相晉曾莫勇為之當逖既勝之後勒之勢窮情屈正自可乘而導終不能勉奉親征之駕出建康以向譙城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討石勒明日檄諸鎮以會河南河南之城晉之陵寢在焉晉之子孫且不勇往而但以空言號名天下之師四方征鎮誰復至者致使逖之在河南掎角無助獨以一身搏戰于雍丘之前而又輕縱劉隗俾之引澆薄無功之人以沮軋至此何為者邪逖存而河南存逖亡而河南亡晉人之所以沮逖者乃所以棄河南也故逖

死未幾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圍譙城置王陽于豫州驅祖約于壽春已而郗鑒以鄒山之軍退保于合肥卞敦以下邳之軍退保于盱眙劉遐以彭城之軍退保于泗口逖之一死寇難益熾猶之決一世之　以縱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間非但河南之地無以堅凝而兩淮保障亦因以動搖勒之慓悍因得以再窺江東門戶于一重之外而終元帝之世竟為不討之讎蓋以其即位之初有可乘之會而不乘故也夫人君即位之初寔足以聳動天下之心而河南之捷又足以大鼓義師之氣席勝除殘正在此舉而晉人甘自棄之彼劉隗不足責則非導之責而誰責歟抑嘗論之元帝之渡江寔王

導本謀而導之所營則建康而已吞沙之寇滔天之讎屏之江外若無預吾事者方勒之南寇襄陽軍中大疲死者大半其疲敝可乘也而導未乘已而退屯葛陂天降霖雨三月不止其飢困可襲也而導未襲張賓謂其欣于敵去必不以奇兵掎擊蓋足以窺見導之肺腑矣然尚有可諉者是時敵人方且奄至江外勝負未交長驅席卷勢亦有所未便乃若逖之于河南則不然設奇制勝敵勢已挫而勒方且退保襄邑致書通好而欲遂講和其窘蓋可知矣大合勤王之師以乘其敗怯之餘此固可以為萬全之舉而導亦未嘗少主其意議何耶意者導之相晉專務姑息才得江東恬然無事以延

歲月使足自慰藩維之在江外者但欲羈縻而已非真能冀戴人主合諸侯而一天下者觀其平日行事之迹如王敦殺周顗而導不能救庾亮名蘇峻而導不能止下敦不赴國難而導不能戮郭默輙害劉嗣而導不能問一時諸將如賈寧等輩多不奉法而導不能懲以此窺之則導之為人盖偷安苟且徒欲每事姑息以全其金陵建國之功而初不知外合諸侯內興王師以為恢復中原之計此劉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說而使祖逖幾成欲就之功遽爾中輟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嗚呼閫外之謀與朝論不協則有為之功動多破缺由古以來每每如此而譙城之勝尤為可惜者盖以元帝即位之初天下有可合之勢而甘自棄之故也乃今真人撫于東南九州四海皆所屬心焉冠劍大臣家賛廟謨者宜視此為鑒以進江東既勝之師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褚裒彭城之鑑第三

臣聞馬上之不可以久安長治也尚矣方石虎強盛之時自以為非天假陷則子子孫孫永無後憂盖謂江東不足慮而中原未必有變也一旦爭奪之禍起于諸子石韜之血未乾而張豺之謀已啟石世石遵石鑒之徒未踰一年而互相殺奪自元海以來骨肉之內自相殘未有甚于此時者也褚裒乘此之釁舉北北伐而倒戈以迎王師襁負以降軍門者以千計朝野之士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裒之此舉固已有混一天下氣象使其席勝長驅有進無退則毡裘之生聚自此無遺種矣奈何裒之所出非自中指行師而朝議不許師退而佐兵不繼出未踰時而遽以王龕之敗名元師以班師使之南轅反旆還入京口當此之時非惟山東河南之失望而河北二十萬之遺黎業已渡河而無所依附悉入于健健等輩垂涎之口江東君臣其兵縱敵之禍可勝言哉嗚呼晉人之縱兵敵盖非一矣石氏自遵鑒而下一門昆季既已內自相殘而冉閔石祇之徒方且更相伺隙未知所以息肩之日一時英雄各懷去就而莫適為主數年之間相繼款附

者不絕如綫苻洪以冉閔之故遣使請降而苻健以麻秋之禍則又稱爵以聽王命姚弋仲以石祇之滅稽首來歸而姚襄以弋仲之死則又單騎以至壽春冉閔以石鑒之誅臨江告晉而冉智以慕容儁之禍則又奉璽以求兵助此輩狼子野心詭詐百出其來致款附者雖皆非出于誠然而亦必內有變故然後肯為此舉使江東君臣真以恢復中原為志因其獻款之際或屈而臣之或從而蹙之則兵戈之禍必不至蔓延于天下豈意一時之人志懦才弱不足以堪此事王龕稍敗而褚裒之軍俄已名歸繼此之後不復再出中原豪傑一切縱之而不問其亦何心哉且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人不

可以噎而廢食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師是以李廣前鋒之失
利不足以寢衛青伐敵之兵高霞寓偏師之少却不足以沮
裴度討蔡之志而況袁之時敵勢極衰人心極順三勝一失
何足損威縱使當時君臣謂袁非長慮謂袁為不武則天下
獨無人乎不過別選賢将從而代之如鄧禹閔中之敗代以
馮異而終破赤眉郭子儀滏水之敗代以李光弼而終破安
慶緒可也而何至名元帥而班全師彭城之役既已坐失機
會而乃今年以故師之號命慕容儁明年以信都襄國之鄴
命苻洪及其子健又明年以高陵太原之號命姚弋仲及其
子襄客主初不相通而心志初不相一但惟以方州遥授以
虛爵羈縻此曹寄于變故應既受命而封豕長蛇之性自若
也故附款未幾而旋又背去苻健則自枋頭以入關慕容儁
則自幽州以入冀姚襄則自許昌以入洛前日之稽首請降
而願受封爵者今復起而為勍敵丨于關河許洛之間中原
之鹿奔逸四散固已分逐于鄧雄之手而晋人方且弛然安
卧若不知覺豈東晋之人才立江東之廟社而遽忘中原之
陵寢乎嗚呼粤自永嘉之亂晋遷江左其立國于金陵者姑
寓云耳綿歷数世之後而在朝已無中原舊臣後生晚出稔
于見聞遂以為晋之廟社寔在江東為晋之計者止當限長
江而謹守不當越長江以僥倖一有議及北征則争相沮抑

是以石勒之死也庾亮嘗欲出田襄陽而蔡謨難之石虎之
死也庾翼又欲徙屯安陸而孫綽諫之至是袁之戒嚴勝勢
已見而朝議又欲沮止雖其後商浩之出稍自中止而王羲
之之徒蓋未嘗少許也庾亮商浩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
姑置勿云而褚袁之在彭城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歸
而閔中豪傑又復在石苞以應晋此天下將遂混合之時也
晋之諸臣乘此之釁自當厲兵秣馬以與袁共驅不然則選
將益軍以壯袁後距而一時權要如蔡司徒者方且坐觀成
敗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而又遂　韓盧東郭所以俱斃之
之論而沮毀其事肉食者鄙例無遠謀其敗人意如此為國
家者果何賴耶嗚呼晋自建武以訖永和歷世凡五歷年凡
二十有七平時摶摶常恨中原無釁一旦獲遭而蔡謨之徒
乃多出懦語以阻褚袁之肘遂使恢復之功俄成而壞而後
世搢紳之士拾其遺迹而論之尚以謨等為謀國得策如此
則是東晋之君俱當拱手環坐俟河之清而中原五世之陵
寢無時而可復也昔者蘇晋之亂温嶠舉義兵于武昌以討
之朝士来者皆謂峻之徒衆驍勇無敵今日之舉惟仗天討
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而嶠勃然變色曰諸君怯懦乃是
譽賊于是奮兵從白石壘以攻之一舉而遂平蘇峻使嶠當
謨之時而出數語以斥其懦則朝臣之氣稍振而彭城之師

必不至倉卒以名歸豈意冠劍盈朝而更相唯唯至今使人
憤抑而不平故將舉江東以圖恢復之功圖必先剛恭讀之
說而後可

桓温灞水之鑑第四

臣聞晉自永和以後中原兵火之刧未艾而五部並起紛然
而割劇之苻健氏之遺種也而據關中姚襄羌之遺種也而
據河南慕容氏鮮卑之遺種也而據河北大抵江淮以北秦
隴以西盡為鋒鏑之區晉之群臣相與熟視其代興而莫敢
誰何惟桓温以一世之豪銳意討伐頻年舉衆搏戰中原如
捕蛟螭攫虎豹不肯少容其縱初征苻健而遂至灞上灞上

永興之灞河也次征姚襄而遂至金墉金墉即今河南之洛
城也次征慕容氏而遂至枋頭枋頭即今河北之衛州也温
軍三出而三立奇功抵亢擣虛直衝賊壘其克敵制勝之功
抑亦壯矣惜夫勇雖有餘而進銳退速其北伐之師雖則中
中原而類皆巽愞觀望而返返自灞上而關西之望絕返自
金墉而河南之望絕返自枋頭而河北之望絕非惟不足以
救斯民塗炭之禍而適足堅斯民從賊之心嘗原其所以一
金墉枋頭之失則寔自灞上之役始深可為之痛惜也且關
西之俗鼓義慷慨遇真人則欣慕聞義師則響應故高祖入
關則爭具牛酒光武持節而喜見官儀宋武西入長安而感
泣顧留廣平王收復京師而歡呼夾道然風聲之所激雖且
翕然而集拯救之不力則俄亦渙然而離故鄧禹之至馮翊
三輔蓋嘗爭赴矣而禹之逡巡北引則旋歸盆子諸葛亮攻
祁山三郡蓋嘗遥應矣而亮之遲疑不進則還附曹真當其
聞風趨附而鱗集輻湊者不可不疾乘其會而慰安之也方
温之至灞上也關中之父子兄弟爭持牛酒以迎勞望官軍
而感泣者無異于漢是時苻健之在長安僅以羸卒數千而
退保小城其勢固已岌岌使温于此因秦民悅附之心鼓義
師銳勝之氣如子儀聞兵南州之日以至誠而動衆如李晟
進屯渭橋之時以忠義而感人夫然後進旗鳴鼓航一葦以

至灞河則苻氏之遺種當跼角稽首以獻降款于軍門矣然
則三秦豪傑必將肉縛苻健而開門以納官軍矣豈意温不
能然當此屯軍灞上隔長安才一水乃睨視長安之樓櫓四
顧徘徊而不敢進未幾而回轅反旆輕徙降人三千餘口以
出于藍田之南此何為也哉温之所徙其果秦中之豪傑乎
抑亦係累老弱而歸以夸示于江東者乎觀温之在灞上王
猛被褐而謁之責之以長安咫尺不渡灞水而三秦豪傑所
以不至則其所徙者非豪民也夫隴上多豪山西將將蓋風
土使然而先漢之世又徙六國強族十餘萬戶于關中是以
秦之豪民日益增衆逮至西晉之末苻洪嘗說石虎徙關中

豪傑以內寔京師而洪以都督流人之歸處于枋頭其後苻健卒因枋頭餘衆以入關又姚弋仲亦嘗說石氏徙隴上豪强以虛秦隴之心腹而弋仲以安西之歸處于清河其後姚萇卒因西州强族以興渭北蓋關中豪傑雄蓋一世以關中之豪而復攻關中則何往而不濟溫之所徙豈真豪也哉王猛之在當時極談世事議論英發如猛一人蓋可敵關中豪傑十萬而溫欵接未幾旋復謝去卒使留佐苻堅為晉人心腹之患幾三十年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而又不能招猛以歸晉室何溫之忍為此舉也大抵溫之北伐但欲以功名取時望非果必攻必取蕩其巢穴而為混一華夏之計是以

其後雖再取金墉入枋頭而旋即班師中原之地若不能一朝居者其視灞上之役同為一律觀其洛陽之役王述謂溫初無事寔徒欲以虛勢威朝廷而溫之議果寢枋頭之役郄超謂乃今盛夏之際可以經造鄴城而溫牽引日月竟不能決則其行兵用師之意蓋可見矣其所以威褻而不張兵退而無作其兆于灞上之役乎雖然溫之豪悍真可以笞苻羌氐掃除河洛而中原三入皆不克有終溫豈固樂為此哉嘗試循其節而逆觀之則所以疑溫之心而啟溫之縱者當時君相不為無失也且溫之跳梁暴橫固一世之老姦而果敢激烈亦一時之豪傑籠絡駕馭如漢祖之所以待韓彭者則

其智力當為國用不然則屏之斥之勿使之容易矣兵可也而晉朝諸公則不然會稽道子之徒頗以溫有征蜀之功疑而不用溫之衆才達武昌而遽以騶虞幡住之擁戎之手羈置于荆襄之間而乃以商浩之晚才進當征討之任逮夫桑落之敗溫始拜表輒出而朝廷止之不能溫于是始有輕朝廷而無必取中原之志其師之迭出姑欲揮戈耀甲聞立奇功以服時望而要九錫耳夫以溫之才力朝廷不能用之而乃使溫用朝廷舉十萬之師出入往來一任其所為而成敗進退未嘗一問卒使英雄果敢之氣變而為跳梁跋扈之禍當時無政一至于此其所以不能盡復中原者豈獨用兵之

罪哉寔當時君臣有以啟之耳而或者乃以為吳兵輕果利于速戰曠日相持則其銳氣自挫故略桓溫用之以征中原雖暫能得于前而旋復失利于後其厚誣江東也甚矣茲故極論其所以成敗之迹而為江東一洗之

謝玄淝水之鑑第五

臣聞天意之不祐殄暴甚昭然也苻堅養兵于秦中幾三十年一旦驅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歲星所在輒冒而攻之雖苻融石越爭以晉室無釁天命未改為言而堅哆然而莫之恤賊雖無强天厚地之勢何其毒之至此以起而行之一于江東乎觀其百萬之師直壓吳境頗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

而謝玄牢之才可以鉄騎蹂殺之志則夸矣然淝水之北岸兵始一交而苻融之首已即就擒継而苻堅挟傷弓之翼以潜遁而全師潰散相與枕籍于淝水之中吳江之流不斷而淝水之流則斷當此之時八公山上一草一木皆為人形而淮淝以北風聲鶴唳皆晉師喧呼馳逐之聲也淝上之捷庸可歸之謝玄等輩之英鋭而草木風聲之異亦豈玄等所能為哉觀此則知苻融之一麾朱序之一唱皆造物陰有以啟之天之祚晉而不祐强暴蓋如是其昭然也晉之君臣所以勅天之命而驅除禍難者當何如耶且堅之遁自淮淝也歸未及關而慕容垂叛之既及關而慕容冲叛之一時英雄迭

起而為肘腋之禍天之所以壓堅父子不但淮淝之一敗也晉之君臣嘗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耶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烽烟其不在兹時乎謝安乘此之釁出廣陵以措授而謝玄受安之命進彭城以經畧于是分遣諸将以收復目封渦頬既定而三魏復降東至于鄄城廣城北至于碻磝滑臺王師所至旋即破滅兹又可以卜天心之喜也然晉師之所經行類皆苻氏之所不守者而堅在關中則不進討丕在鄴中則不力攻方丕之與慕容垂相抗也丕軍粮竭進退路窮而慕容垂亦以歲飢衆潰退保中山堅之與慕容冲相持也關中大飢坐而受窘而冲亦以鋭鋒屢挫力併

僥此兩虎皆斃而一刺可以兩得之時也使安于此命謝玄起彭城之軍而率劉牢之劉襲等因黎陽之勝以擣鄴中命朱序起洛陽之軍而率桓石虔滕恬之等入函潼之關以攻陝右則一舉而關之西河之北悉皆歸晉之版圖而奉晉之正朔矣奈何徘徊于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踰鄴以圖混一而乃令日運米于枋頭以濟苻丕之飢明日率軍于關陝以為苻堅之助夫淝水之師百萬進此其志欲何為幸而天敗粮盡屈不奮力以勦除之而尚可為之助也邪盛德之事固不應于此講也而謝安父子乃舉國之大讎雠以附之相忘之域致使西羌鮮卑之種反依起而攻之南渡之旗未卷而

鮮卑之祀已復項城之壘猶在而西羌之業已成晉兵彷徨久之竟無以措其手足而甘自引歸淮滁壽陽之鎮各悚其本來面目而無所增損則是淮淝之戰端為西羌鮮卑驅除烏雀也自今觀之其一破百萬非所以為晉人賀而乃所以為鮮卑西羌賀不亦深可憐哉説者以為是役之無成乃會稽道子姦諂擅權而不恤國事故託之征役既久以召王師之歸而不知量宜旋旆鮮甲息徒則亦安之本志也觀安之受命出征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往往形之言色此豈鋭于驅除而身膺碎裂無所顧惜之人哉大抵安之出相江左鎮静之謀多而經畫之謀不多撫綏之功勝而征伐之功不勝

觀謝玄之請開籌畧而安了無所言桓冲之請益兵卒而安一無所受徒欲外示閒暇以僥倖大敵之不我攻而已非以為滅敵之計也故淮淝之役雖大啟興運賊徒清散而安乃彷徨中原坐觀鮮卑西羌之成則竟以無功失律而班師曾謂謝安之復晉乃不如慕容垂之復燕也欲觀垂之在秦以失國之讎嗟膭悔恨求欲以奇禍中之而未能也一旦苻堅起南伐之志舉國以為不可而垂力贊其行蓋欲伺堅之敗而乘其釁也及淝水之戰百萬之師悉皆遺散而垂一軍獨全蓋欲俾堅之來而徐圖之也唐太宗謂堅之入垂軍為中垂之計先定于中者如此豈意安之于晉當未戰之初曾無先定之規而既戰之後了無善後之計也欲充類盡義而言之則謝安之清談廢務即王衍之流使衍不敗當作謝安而安之成敗未白差勝王衍一二而已

劉裕關中之鑑第六

臣聞晉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間氣力雄渾足以扛龍文萬斛之重者惟一劉裕而已觀其崛起漁樵之間一時英雄皆以草澤真龍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師浮海徑入大峴而青齊海岱之地一日清汛然後料兵向西一舉關中銳師驍將三道並進檀道濟則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則自汴以入河王鎮惡則自河以浮渭設奇料敵智勇俱奮已而檀道濟自蒲坂以會王鎮惡于潼關沈林子越秦嶺以會沈田子于藍田而王鎮惡自渭河則又舉衣粮船筏順流東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龍驤一軍才抵長安北門而姚羌父子面縛請降遂使百年戎寇迄至剪滅而關中父老垂泣以賀官軍自有關東以來蓋未嘗有此捷也故嘗以為赤壁之役江東之師勝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則關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無留難者江東之師固不負裕而裕鼓江東之氣以取中原亦無負于江東出江東以取中原使夫關河有主而赫連拓跋俯首奔遁此千載一至之機正當力投其隙而勇為之裕之所以終内江東者固應如此也奈何關中之地粗能頓與息駕稅休于日昃之頃而初未及冀除排闥以定民志而劉穆之死于江東裕乃捲旗旋師奔走東歸領以乳臭小兒為三秦之主卒使鎮惡田子內自相圖以啓赫連之入則是裕徒知以身固江東而不知以身固關西者乃所以蔽江東也除殘撥亂功烈如此而不知所以堅凝之術可不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關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萬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薄江淮則下兵于函潼自能一出其背而搤其吭故

重兵宿于關中者江東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關之險一旦
還歸版籍再為晉有自當定為帝車天蹕之所以斡旋天下
則江東之地固關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捨關中以防江
東者哉嘗試為裕畫策裕之此行一時驍將悉頓麾下檀道
濟以襄邑之勝聲振河北而魏人憚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
以備拓跋王鎮惡以王猛之孫關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
之屯于北地以備赫連而沈林子田子與夫毛德祖傅洪之
徒又一時勛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護河南或置之彭城
以護山東或置之南陽以護荊襄或置之睢陽以護江淮使
之如臂指相連手足相應則江東雖邈在萬里之外而卒然

有急可以相援劉穆之死于江東而一時機謀如謝晦者猶
可以順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捨關中之天險而躬
自奔走以歸江東也使裕知此分守諸將以護四隅而以身
駐關中以為諸軍重且息徒養士運粮積穀南運江淮之資
自襄陽歷上津抵扶風而西引巴蜀之粟自漢中出陳倉入
櫟陽如漢高故事遣吳蜀接資附三秦以壯軍容夫然後首
起關輔蜀漢之師而督王鎮惡以取赫連次起司豫青齊之
甲而附檀道濟以攻拓跋則六合車書百蠻冠帶而江左興
王之地當鎮壓于天下亦何必身歸江東而為後為江東之重
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萊首誅靈寶以清全吳繼而殄盧循

于廣南擒譙縱于巴蜀則江東之地首蜀漢而尾淮南上下
江流不斷如帶而江之外又得關之西以至于山之東煙火
亭障彌稱萬里固當渡江而北駐蹕中原以為江東之外護
然晉自南以來植江東之本甚固非如關中新造之邦逼于
魏夏而其勢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關西于諸將
以歸守江東其計得矣是不然大裕之為人才力有餘而謀謨
不足其蕭山東舉關中皆以全軍致死地以取勝非有經畧
天下之規模素定于胸中者其急歸江東則亦裕之本志云
耳觀裕之泝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謂其勁躁之性必不顧後
患而赫連勃勃亦以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則裕之無意于守

關中敵人皆已先見之雖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關
中者蓋可以預卜也不然三秦形勝之地帶連山東而益之
以吳蜀之饒自足以制魏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
之高祖起自太原而進攻關中兵才入關而劉武周舉兵以
攻太原諸將業業謀還救本根獨太宗以為不然破宋老
生擒薛仁杲既平關中定為帝都然後一舉而破劉武周而
竇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發而况裕之
入關九州之地已據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
拓跋赫連何敢輒動惜其胸懷本趣止在江東而一時諸將
又非過人之識以起其意當其既勝之後裕亦嘗建為遷都

洛陽之說而王仲德獨謂當以建業為王基不可騷議遷徙于是奔走東歸竟不能守死當是時而有如張良者是婁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駕有如郭子儀者闢程元振之論以止代宗之東遷則關中之地固可冀除排闢以為帝王萬世之業而必不至委棄以與敵人可勝惜哉可勝嘆哉嗚呼江東之勢龍盤虎踞與王之地也用江東以取關中者固有餘而留江東以守關中者則不足蓋東西萬里之遠不相接所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者是也然則乘時遇勝迤邐進幸于吳蜀之兩間以為東西諸將重而闢中廓清之後即日西駕都長安其今日恢復中原之上計乎

劉彥之河南之鑑第七

臣聞宋文帝賢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練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時拓拔氏起自陰山而入中原控弦百萬威振天下五部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顧起江東之精卒直指河南飆忽震蕩疾如風雨致使北邊諸將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碻磝滑臺悉皆斂戍相避初不破江東一領甲折江東一隻矢而河南四鎮之地還為宋土宋師之入中原其鋒不可當而勝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強馬尾所向無不摧破而獨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嘗一與之較則其國中之人亦必有說而慶此了隮敵于目中而具見識于

閫外者于此當以長策縻之而當時諸將曾莫之悟到彥之之流方且津津然喜見眉間畧不知所以戒懼之意則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諸將之計甚疎故魏退未幾而旋復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風奔潰而碻磝滑臺亦不守則以其不諳北土情偽而墮佛狸之詭計故也嗚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歷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與中原抗衡者非帥閫之專謀則權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詔也獨惟宋文帝以賢明之資承富有之業斷然起并吞北方混一華夏之志而一時諸將憑藉威福之力乃致為魏人之所悞竟使文帝之志墮于渺茫之域其亦焉用彼相也且佛狸之強大不

減將堅崔浩之機謀不下王猛其為江東之患烈矣一旦宋師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鎮之地以復渡河而北亭障斥候為之一空此豈其情也哉觀崔浩欲縱使北來徐取于秋高馬肥之際而魏亦欲俟擊于冬寒地淨之時則其斂戍北渡者姑欲垂餌于大河之南退而結網以漁之于後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彥之則不然敵在而懼敵去而泰自河南一勝之後遽為分屯列守之計首起潼關而尾連彭城之西列城經二千里而每戍不過千人若彥之守河則謂之無策可也夫長河縈帶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碻磝滑臺皆緣河南岸西向河北固敵人所攻之衝不容不聚兵于此然

而敵人東徙徐泗以寇江淮西出商虢以薄襄鄧則每每撓
出其後而河南四鎮之地遂為栖兵故駐兵于四鎮之地而
不動者未必能守河者也然則如之何曰厲兵秣馬以攻為
守使敵人四顧而備我而我不至倉卒以備敵如漢祖之守
關出而與項氏持戰于滎陽蓋欲以身屏蔽函潼之外如諸
葛亮之守蜀出而與司馬仲達對壘于渭南蓋欲身外護于
蜀漢之間如此則敵嘗備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憂墮
其詭計哉奈何彥之之徒慮不及遠目前才去強敵而意外
已忘黠計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國人皆謂宋師南侵而
捨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彥之等獨不知擣其虛及魏人之西
伐赫連也其國中又謂宋師猶在河中若捨之西行則東州
敗矣而彥之等獨不知乘其隙致死魏人雍容不迫悉舉其
國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連以絕佛狸之後患然後徐
復渡津飲馬于河洛之間而四鎮之地還復聚而為它人之
域可勝惜哉向使彥之于既勝之後以攻為守日夜申警其
師俾之北首趙而東道衛與西道擣鄴以乘其西伐之虛則
為佛狸者當不暇領息而詭計自亂如不可殺必驅之于陰
山之北而後止又安許其再出而蹂踐于河南四鎮之間惜
夫一時諸將惰不及此雖王仲德備從武帝西伐關天下之
患難最多獨能逆料虜情之詐而制勝之謀亦不及此姑惟

退自憂歎形之言色則亦與晉之恭讀何異故嘗以為晉元
帝有取天下之勢而無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
而無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難成然後知
河南之役既勝而復失者非江南白丁難進而退易之罪也
抑嘗觀北人之輕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關之初魏人
嘗謂縱使國家盡棄常山以南彼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
北及南藩諸將表南師將入而魏人又謂縱使國家與之河
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到彥之輩不能至鄴而魏人又謂吳
人正望因河自守北渡北渡之意其為北人所料審矣是知
江南諸將進不勇決守不堅重使知所以取勝而不知所以
持勝故兵才一勝業已偃然志滿意得不復有進取之意其
形外露敵人得以窺之文帝謂檀道濟再行無功者以其養
寇自藩而到彥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動蓋[illegible]寔語也
雖然諸將之不力固無所逃罪而帝于戒飭之際則亦不容
無失觀其臨遣諸將且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入之若
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則諸將之所以分也例守亦帝之出師
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有有以縻之也嗚呼以文帝元嘉之
治獨冠江左其讀王玄謨奏議且有封狼居胥意則混一之
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師之際猶有遺恨然則一舉而定中
原其惟我宗乎

蕭衍義陽之鑑第八

臣聞外域之所以據有中原者非其自為之也皆中原之人誨之誨石勒者張賔也誨苻堅者王猛也誨魏太武者崔浩也誨魏孝文者王肅也然石勒之欲救襄漢則張賔止之苻堅之欲攻晉室則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襲劉裕則崔浩止之夫數人者其一時謀議了無遺策而于江東之國俱不敢輕議獨惟王肅一見孝文于鄴首陳伐齊之計孝文從席移景不覺其疲于是圖南之規轉銳而王肅劉昶遂舉數十萬之衆以向義陽蕭蓋齊人王奐之子而昶則江南劉宋之後也肅之入魏蓋為父復仇而昶之入魏則為國復仇孝文于

此既以王肅將兵而又以劉昶益之蓋將以助其忿而成其必報之仇其謀深矣齊之群帥疑若不足以禦其鋒者而蕭衍揚旗遽至一肅昶奔遁流血絳縢則是江東之奇才良策固自不乏若蕭齊者初不必鎖長江而自守以　拓拔之強然魏兵才退而齊人亦遂解嚴此其何故也蓋齊之羣帥其設奇制變者獨蕭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廣之輩例皆畏懦闒弱不足與共摧大敵故蕭昶中箱中所藏之勑亦但曰若得蕭衍則江東吾有以此而觀則廣之不能以勝而攻魏者為將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謀齊非一日也粵自那寧一戰既歸之後躬造河橋親選步騎將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陽一旦欲自舉兵燕代諸將稽顙于戎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肅之謀然後決遷之議征南之師而其國中之六宮文武從官家屬悉遷之于洛陽然南方炎蒸之地非代北之人之所宜也是以其時老酋宿將皆不樂是遷雖至親骨肉之間如其子恂亦且苦河南之熱而潛遁于北則是孝文以獨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國焉耳雖則王肅崔光從而和之而貴戚舊臣相與怨疾為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語又明日禁北人之代還故子恂內逆而穆泰外叛則其釁蓋可知矣當此之時捐數十萬金而遣一二辯士掉舌以行反間之計使其侯王將相內自相圖然後厲兵秣馬

乘間而疾攻之則一舉可以勦除而匹馬不還于陰山之北矣奈何齊之君臣慮不及此獨一蕭衍其智差可以辦事而一時諸將畏懦不武又莫肯共為大舉深入計致使其秘謀奇術時用之于義陽一戰之間觀其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此奇策也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其不意則破賊必矣而衍猶未敢輕用也兩軍既接而堅壁以拒王肅一鼓既退而遺書以疑劉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後揚鞭得勝此則先用間而後用奇固非王廣輩之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陰山數十萬之步騎而聚攻三關非用奇而繞其後則何以禦其強以王

肅劉昶俱有傾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濟非用間以散其謀則
何以嘗其銳先之間而繼之奇其機謀蓋妙天下矣向使推
是計以內間于燕代之舊臣俾仇敵之兵自相圖于洛中而
范增之禍遂中于王肅則衍之奇兵蓋可以進圖強敵而清
河洛何止于流血絳野單馬逃去也哉嗚呼拓跋世居北荒
遠于諸夏迨至明元之世以雲代苦飢將謀徙鄴而崔浩之
徒極言其不可于是復歸陰山而時出以撓中原宋齊之君
臣蓋嘗深患之而不能徑探其巢穴則以其遠故也乃今徙
都河南據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時權臣又且不相為謀則
其危亡之釁端自可見而齊人隅在江外拱手而莫之發致

使拓跋之極盛倘徉于中原而亟脩先世帝王之詩書禮樂
以善其政治大立其規模而齊若無所聞知者豈以為無預
吾事而恝然忘之哉夫齊自高祖與魏一戰而大江南北遂
講和好玉帛相往來慶賀相遺問者往往一歲之間而于再
于三間嘗屈指數之自永明元年至延興元年魏人來聘于
齊者凡九自劉纘至劉　齊人之所以聘于魏者凡八循其
迹而觀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遺而邢巒一歸
之後遽起南征之師則彼之詭詐不測豈可以一退之故置
而不問然齊之所以不暇大舉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
所以繼統承業者非有賢明仁孝之聲聞于天下其視揖遜

相受者慙德多矣而其見之行事者又不能推赤心置人腹
中徒欲為殺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觀其永泰之誅典籤之禍
齊高武魏文之諸子死于兵者殆盡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
武如王敬則如陳顯達則又懷不自安日懼誅戮其間以瘞
老黜退而免者僅一二君臣之間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
意故雖強寇逼境而一時諸將莫不觀望進退獨惟蕭衍一
軍奮戈以前而王廣之徒擁衆俳佪竟莫一助者雖則諸將
闒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
于授受之際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惇叙宗室之懿親
以茂其本支收名先朝之耆老以為之心腹則其國固已具

勝勢將見宗族協謀將相效力以掃除滔天之寇而敵人之釁
不容坐視而不進惜乎其國之本已先自撥而不暇鳴鼓以
攻之徒使蕭衍之奇兵才一見于義陽之戰而旋即班師惜
哉世之覘國者知齊人之所以不振則知今日之所以必勝
矣惟上之人亟圖之

陳慶之洛陽之鑑第九

臣聞梁武帝在江東四十八年而敵國凡更八主以其在江
東四十八年之久則宜其有餘力可以舉中原以敵國之凡
更八主則宜其有外釁可以滅強敵然命將出師時出以挑
魏而終不能一舉武以踐中原之土此其何故也蓋帝之暗

于機會而重于失洛陽之役故也方慶之之入洛也正當魏孝莊播立之際爾朱榮提兵内向之初中原擾亂自相屠戮慶之衛送元顥還北而兵鋒所向無不摧破自銍縣以至洛陽拔復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由是榮黨奉頭鼠竄而魏孝莊卧不安席乘此之會可以豬洛陽之廟社復中原之衣冠而使自東晉以來干戈鋒鏑之禍一洗而空之而武帝莫之為也謂武帝之重于用兵耶則西開牂柯南平狸洞固嘗曠歲累月以事南蠻兵革未嘗息也謂武帝之憚于勞人耶則南越浮山北抵峴石固嘗用二十萬衆以築淮堰而力役未嘗止也謂武帝之不貪土地耶則函谷以東瑕邱以西固

嘗河南之地以納叛臣而土地未嘗棄也而獨于洛陽之役則一切委之元顥而莫之問慶之之在洛陽獨以七千之兵抗爾朱榮十倍之衆形单勢弱屢請益兵而帝乃納元顥之間遂寢而不報此何為也耶機會如此勝捷如此而不知帝此之勢以定中原卒使孝莊爾朱再陷河洛已而高歡則挾魏孝静以居河北宇文泰則挾魏孝文以入關中元魏更迭八主分為東西而武帝之在江東猶自若也帝之所以保護江東固為善矣而神州赤縣甘使陸沈帝其謂何哉武帝揚兵以討爾朱而以元顥主魏甚矣其失也原帝之意豈亦欲如秦之送重耳于晉晉之送蒯聵于衛而責其厚報耶向使

武帝因慶之之勝傳檄天下因爾朱殘虐之禍而大興江東之衆以進屯洛陽則舉三齊以遥應豈但邢杲而已豈意慶之之出專為元顥之復國而初未嘗明恢復中原之謀自元顥敗後尚以江東之兵三送元氏而為魏主則是武帝之惑惑蓋終身不解也抑嘗觀之陳慶之之師入洛陽是歲大通元年帝于是歲初尚佛法釋御服被法衣以身為禱武帝至是蓋為佛法之牽制朝夕從之何暇有意于中原哉是以九年六月慶之入京師魏孝莊出居河北而帝方在建康設救苦齋八月爾朱榮向洛攻殺元顥而帝方在建康設無遮會三年爾朱兆廢元曄奉節閔為帝而帝方在建康設般若經

遠至大同元年東西兩魏相攻南師大舉北伐此宜可以進乘兩國之敝矣而遂下詔班師因與東魏講和自是之後縱意事佛凡三度捨身而強寇陸梁竟莫之問以此而觀武帝之在江東事佛則力而征伐則不力說經則暇而闢土地則不暇此其所以享國雖長而規模淺狭也

吳明徹淮南之鑑第十

臣聞國于江東者強則守河其次則守淮又其次則守長江長江之境自西陵至　江都凡五千七百里荆楚者長江之上流也巴蜀者荆楚之上流也限江而守者當以上流為重蓋自蕭梁之亂巴蜀先陷于西魏世祖之立江陵又分于蕭詧則

江左上流已非陳有矣而又自江而北盡入高齊自嶺而南舉歸蕭勃建立弱小而割據分起固驅除無從也陳宣帝以英武之資承二祖之烈斷然闢朝臣之異論而奮武以攻齊吳明徹之師一出而緣江列戍望風歸附壽陽之戰一舉而生擒王琳致使皮景和數十萬之衆畏威奔遁而淮南之地再為陳有起江東之弱以虎視高齊寔自壽陽之役始當此之時齊政荒亂政由群小壽陽既陷而齊之君臣荒樂自如且謂假使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則長驅席勝以取亂侮亡者其機似不可失也而吳明徹自壽陽策命之後遷延逮康而總師再出才取彭城而止則是舉千鈞之弩將為鼷鼠發機耳迨夫周既併齊地而明徹始進兵以爭徐兖不亦晚乎嗚呼陳之取齊不取之于不肖子孫荒淫之時而欲强奪于强有力者既得之後甚矣其不知量也觀宇文泰自高歡啟難之初躬以兵衛孝文以入關既而陰懷異圖以造周之業盤據于四關之内蓋已數世而巴蜀江陵又相繼以附于泰則後周之勢愈强而荊楚之西門殆不可以驟攻為陳之計者莫若東從海審以舉山東既得山東則其力自可以敵泰長江之上流既與周人共之而周陳之勢兩强相衡未知其孰勝也奈何首陽之役克復淮南其在陳人可以進圖山東之勢併力而攻之取齊易矣而陳人莫之行自大

建五年吳明徹已破齊軍進至呂梁而又四年則彷徨于呂梁之間未嘗頃步進也迨至周人汾晉之捷山東河北之地盡入于周而東西二秦遂合為一則周有餘力雌雄判矣而陳人方且進淮南之師崛强以爭徐兖呂梁之戰僅得一勝而王軌大軍已入淮口至使明徹之軍進退無助返遇周人厚集之陣摧于不支以此而觀則汾晉舉齊之後陳人之出而與周角是乃趣周人之戰而犒之兵耳曷若移敵國之兵而先發以取齊全齊既舉則周人且逡巡以退避而何敢出爭于徐兖之間惟其志謀不廣進取不力雖有可舉之會乃撫其機而不發此其所以坐困于周而歸守江東也亦嘗觀周人取齊之迹乎方齊政之荒亂周人覘知之遂謀北伐自越王盛以至丘崇凡六總管俱出自齊王憲以至宇文盛凡九道分攻初舉全師直至河陰猶以為撫其背而未扼其喉也則遷回軍以指臨青而周高祖則又親屯汾曲以督之既而齊軍大潰諸謀撫師而高祖勃然作色進而入并又進而入鄴又進而降齊主于青州蓋自吳以下其進圖中原者亦嘗有如是之舉乎故嘗謂江左之建國吳晉宋齊梁陳是不一軌而師之迭出終不能恢復中原者其失有五廟謨不先定王師不大舉乘輿不親征諸將不分攻勝兵不勇進觀其拜表輒行者朝論初不之許請問籌策者謀主一無所言又

安有先議撫背扼喉如周之高祖者乎討石勒之暴者鎧仗才給三千抗佛貍之强者精卒不踰五萬又安有六總管之師同時並出如周之盛者乎晉元帝自琅琊一入江東而終身不肯渡江宋武帝自關中一歸逮康而其後不復再舉雖英才如吳之大皇而攻城畧地不出襄陽合淝立志如宋文帝而亦未嘗親駕戎輅一指于河南也又安有如周之高祖親屯汾曲以督諸軍者乎近攻之兵出襄陽即不出壽春出壽春即不出廣陵遠攻之兵入灞上則不入金墉入金墉則不入廣固譙城洛陽之師進無旁助灞上枋頭之軍退無後距又安有步騎兼用九道分攻如周之盛者乎赤壁之役至荆州而遽止河南之役守南岸而不進雖大捷如淝水之戰而不力進以舉燕秦深入如關中之勝而不少留以圖魏夏又安有如周之席勝入并入鄴而又追逐于廣固以降齊主者乎嗚呼使江左六朝有一時君大舉以圖中原如周人之所以攻齊則兵戈必不至蔓延于天下以至于隋而後能蕩平之也知此則知六朝之所以不能遂復中原者夫豈江東之罪也哉

江東十鑑終

江東十鑑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李舜臣撰舜臣字子思井研人乾道二年進士官成都府教授擢宗正寺主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蒐輯江東戰勝之迹上起三國下至六朝共得十事一曰周瑜赤壁之戰二曰祖逖譙城之戰三曰褚裒彭城之戰四曰桓溫灞水之戰五曰謝元淝水之戰六曰劉裕關中之戰七曰到彥之河南之戰八曰蕭衍義陽之戰九曰陳慶之洛陽之戰十曰吳明徹淮南之戰皆先敘其事次加論斷蓋宋自高宗南渡偏據一隅地處下游外臨勍敵岌岌乎不能自保故舜臣特作此編以勵戰氣然自古以來無以偏安江左而能北取中原者舜臣徒爲大言未核事勢也明姚廣孝等編輯永樂大典特錄其書殆以廣孝吳人故借以誇鄉邦之形勝又成祖詔修是書之時猶在南都故廣孝等遷就其說不知明太祖之得天下實緣起於江北與漢高祖畧同又以崛起方新之氣乘元綱縱弛盜賊蠭起之後故席捲長驅混一海內非地形可據之故也成祖纂立之後終於北遷則金陵之不爲勝地審矣恭讀

皇上御題綜括南北之大勢洞燭往古之得失用以闢
舜臣之虛談揭廣孝之私意經緯天地
睿鑒高深爲萬古定評非尋常管蠡之見所能窺測萬
一也考永樂大典所載尚有地圖此本無之蓋傳
寫佚脫然舜臣持論旣謬則其圖之有無固亦不
足計矣

美芹十論一卷

〔宋〕辛棄疾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光緒羅振玉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美芹十論一卷》提要

美芹十論

進美芹十論

歷城　辛棄疾

臣聞事未至而預圖則處之常有餘事既至而後則應之常不足虜人憑陵中夏臣子思酬國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嘗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濟南代膺閫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輒引臣輩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人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粤辛巳歲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嘗鳩衆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共藉兵二十五萬納款於朝不幸變生肘腋事乃大謬負抱愚忠填鬱腸肺官閑心定竊伏思今日之勢朝廷一於持重以為成謀虜人利於嘗試以為得計故和戰之權常出於敵而我特從而應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幾而京城之圍急城下之盟方成而兩宮之狩遠秦檜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則戰倦則和詭譎狙詐我實何有惟是張浚符離之師甫有生氣雖勝不慮敗事非十全然計其所長方諸既和之後投間踈蹶猶未若是之酷而不識兵者徒見勝不可保之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為膏肓之大病亟遂齗舌以為深戒臣竊謂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而朝廷公卿過慮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正以此耳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神武灼見事幾雖光武明謀憲宗果斷所難比擬一介醜虜尚勞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獻謀効命之秋臣雖愚且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憤所激不能自已以為今日虜人實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預備乃為无患故罄竭精懇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論名曰美芹其三言虜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當行先審其勢次察其情復觀其釁則敵之虛實吾既詳之矣然後以其七說次第而用之虜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沉先物之幾志在必行无惑群議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烈无遜于唐太宗典冠舉衣復歸侯雖超職之罪難逃野人美芹而獻於君亦愛主之誠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憐其愚忠斧鑕餘生實不勝幸萬幸萬之至

審勢

用兵之道形與勢二不知而一之則沮於形眩於勢而勝不可圖且坐受其弊矣何謂形大小是也何謂勢虛實是也土地之廣財賦之多士馬之衆此形也非勢也形可舉以示威不可用以必勝譬如轉嵌岩于衆仞之山轟然其聲巍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塹留木拒未容於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礙之至力殺形禁則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勢則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濟譬夫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縱自我不係於人有軼而過者抨擊中射惟意所向此實之可慮也自今論之虜人雖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勢其舉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謂欲用以求勝者固知必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未詳夫形勢之辨耳臣請得而條陳之虜人之地東薄於海西抵於夏南抵于淮北極于蒙地非不廣也虜人之財簽兵于民而無養兵之費靳恩於郊而無泛恩之賞又輔之以歲幣之相仍橫斂之不恤則財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馬所生焉射御長技人皆習焉則其兵又可謂之衆矣以此之形時出而震我亦在所可慮而臣獨以為不足恤者蓋虜人之地雖名為廣其實易分惟其无事兵以形制若可糾合一有驚擾則忿怒紛爭割據蜂起辛巳之變蕭鷓巴反於遼開趙反于密魏勝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

从于脊骨覘而爲王又反于晉其餘紛紛所在皆是此則已然
之明驗是一不足慮也虜人之財雖多爲多其寔難恃得吾歲
幣惟金與帛可以備賞而不可以養士中原廩窖可以養士而
不能保其先失蓋虜政龐而官吏横常賦供億民租可支意外
而有害公實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則財不可得而
反喪其資是二不足慮也若其爲兵名之曰多又實難調而易
潰且如中原所簽謂之大漢軍者皆其父祖殘于蹂踐之餘田
宅磐于梔刹之酷怨憤所積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簽者越在萬
里之外雖其數可以百萬計而道里遼絶資糧罷甲一切取辦
於民賦輸調發一歲而不可制始逆亮南寇之時皆是誅脅
長破滅資產人乃肯從未幾中道竄歸者已不容制則又三不
足慮也又況虜廷今用事之人襍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
猜防議論齟齬非如前日粘罕兀术輩之叶且骨肉間僭殺成
風如聞僞許王以庶長出守於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嘗暴之于
又此豈能終以先事者哉我有三不足慮彼有三無能爲而重
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謀人臣抑聞古之善覘人
國者如良醫之切脉知其受病之處而逆其必殞之期初不爲肥瘠
而易其智官渡之師袁紹未遽弱也曹操見之以爲終且自斃者以
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陽之都會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見之以爲當
如是矣項籍見之以爲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蓋國之亡
未如民怨嫡庶不定之爲酷虜今並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與
勢異惟陛下實深察之

察情

兩敵相持先以得其情則疑疑故易駭駭而應之必不能詳有以得
其情則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聽彼之自擾則權常在我而敵實
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務爲必勝而能謀爲不必勝蓋不可
勝者乃所以徐圖必勝之功也我欲勝彼亦志于勝誰肯處其敗
勝敗之情戰于中而勝敗之機未有所決彼或以兵來吾敢謂
其張虛聲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適吾敢謂其非匿形以誘我乎
是皆未敢也然則如之何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定
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審故也能定而審敵情雖萬里之遠
可坐察矣今吾藏戰于守未戰而嘗爲必戰之待寓勝于戰未
勝而嘗有必勝之理彼誠虛聲以耀我我以静應而不輕動彼
誠匿形以誘我我有素備而不可以乘勝敗既不能爲吾亂則固
神閒而氣定矣然後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猶是彼亦猶是南
北雖有異慮休戚豈有異趣哉虜人情僞臣嘗熟論之矣譬如狂
狗馬心不肯自閒擊之則吠吠而後却呼之則馴馴必致齧蓋吠
我者忌我也馴我者狎我也彼何嘗不欲戰又何嘗不言和惟其
實欲戰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實欲和而乃以戰要我此所以和
無定論而戰無常勢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嘗屬
其佞使與和曰韓張劉岳近皆習兵恐非若輩所敵則是其情
真欲和矣然而未嘗不進而求戰者忌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劉
豫之廢亶常慮無以守中原則請割三京亶之殺亮常惧吾有
問罪之師則又謀割三京而還梓宮亮之殞褒又嘗緩我追敗之
師則復謀割白溝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詐也
未幾亶之所割視吾所守之人非其敵則不旋踵而復取之亮之所
謀窺吾遣質之使知其無能爲則中輟而萌辛巳之逆褒之所
謀恰有班師之失先意於襲則又反覆於有意外之請夫既云
和矣而復中輟者蓋用其狎而謀勝於我也今日之事揆諸虜
情是有三不敢必戰三必欲嘗試何以言之空國之師商墅不遠
彼必不肯再用危道萬一猖獗特不過調沿邊戍卒而已戍卒豈
有能必其勝此一不敢必戰也海泗唐鄧等吾既得之彼用師三

年而无成則吾有攻守之士而虜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戰也契丹諸胡側目于其後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雖不得不從從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戰也有三不敢必戰之形懼吾之窺其弱而絶歲幣則其勢不得不張大以要我此一欲嘗試也貪而志欲得其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務于僥倖謀不暇于萬全此二欲嘗試也且彼誠欲戰耶則必不肯張皇以速我之備且如逆亮始謀南寇之時劉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漢之則麟逐而松年鴆惡其露機也今誠必戰豈欲人遽知之乎彼誠不敢必戰耶貪殘无義忍不顧敗彼何所恤以毎之覬兄之長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猶弑之何有于我況今沿海造艦沿淮治具包藏禍心有隙皆可投敢謂之終遂不戰乎大抵令彼雖无必戰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嘗試之舉彼于高麗西夏氣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則多方腆鮮曲意防備如人見牛羊未嘗作色而遇虎豹則厲聲奮臂以知之此又足以見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忌我獨無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虜欲必戰而在于虜幸勝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則吾受其病矣禦之之術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為身而不顧後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漢而疑罕开解仇結約充國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敗薛公充國非有風角鳥占之勝枯莖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慮審耳朝廷心定而慮勝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敵情之知而觀彼虛聲詭勢以為進退者非特重困吾且失夫制勝之机為可惜臣故曰知遠之情而為之處者綽綽乎其有餘矣

觀釁

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係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實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視之若未休戚喜怒之既積離合始決而不可制矣何則喜怒之情有血氣者皆有之飽而愉煖而適遽使之飢寒則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棄則痛寃而求伸忿而求泄至于無所控告則怨怨深痛鉅而怒益服則合叛則離秦漢之際離合之變於此可以觀矣秦人之法慘刻凝密而漢則破觚為圜與民休戚天下不得不漢而怒秦秦人則役繁賦重不恤而漢則寬仁大度務從簡約天下不得不喜漢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積則喜而有所屬秦始不得自保遂離而合于漢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為朝廷赤子耕而食蠶而衣富者安貧者濟賦輕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視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愛憎自殊不復顧惜借方劃之時彼守未固此謀未定循勉强姑息以示恩時肆誅戮以賈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縣半是胡奴分明植黨仇滅中華民有不平訟之於官則胡人勝而華民則飲氣以茹屈田疇相隣胡人則强而奪之孳畜相雜胡人則盜而有之民之至愛者子孫簽軍之令下則貧富不問而丁壯必行民之所惜者財力營築饋餉之役興則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產者困窶无置錐者凍餒民初未敢遽叛者猶狃于苟且之安而訴于積威之末辛巳之歲相廷以與臨自南望思變舊主者怨已深痛已鉅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勢格巢穴迴遠恐狂謀无成而竄身无所故疾趨淮上僥倖一勝以謀潰中原之心而求歸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慮不及此中原義兵尋亦潰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觀之中原之民業嘗叛虜虜人必不能釋然于其心而吾民亦豈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則慮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動而輕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復則已誠有意焉若莫於無事之時張大聲勢以聳之使知朝廷有儼然可恃之資存撫新附以誘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

則一旦緩急彼相轉相告渝翕然而起爭為吾之禦兵又況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矣者民習于治而人知兵不意之禍如蜂蠆作于懷袖知者不暇謀勇者不及怒自亂離以來以安于析代而力鬭于攻守虜人雖暴有王師為之援民心堅兵鳴婦雖狼健其為士笑之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臣亦謂今日之中原離合之釁已開虜人不動則已誠動焉是將為陛下驅民而已惟靜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自治

臣聞今之論天下者皆曰南北之勢定矣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臣之說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穢不可以久安于華夏夫所謂南北定勢者粵自漢非之亡天下離而為南北吳不足以取魏而晉足以并吳晉不能以取中原而陳亦既斃于隋與夫藝祖之取南唐取吳越天下之士遂以為東南地兵勝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至于此吾見韓盧東郭逡俱斃而已臣以為吳不能以取魏者蓋孫氏之割據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過而西蜀之地又分于劉備雖傾以兵窺魏勢不可得而晉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時諸戎皆有豪傑之風晉之强臣方內自專制擁兵上流動輒問鼎自治如此何暇謀人宋齊梁陳之間其君臣又皆以一戰之勝蔑其君而奪之位其心蓋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自固也至于南唐吳越之時適當聖人之興理固應爾无足怪者由此觀之所遺者然定勢也且方今南北之勢較之彼時亦大異矣地方萬里而叛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國大而上下交征政龐而華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規規然模倣古聖賢太平之事以粧其耳目是以其國可以言靜而不可以言動其民可與共安而不可與共危非如晉末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戰國唐季之藩鎮皆家自為國國自為政而貪殘吞噬剽悍勁勇之習純用而不雜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澤涵養浸漬之深忠而中原民之眷戀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為今日比臣故曰較之彼時南北之勢大異矣當秦之時關東彊國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動以數十萬之衆見屠于秦君為秦虜而地為秦墟自當時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敵之明驗而項梁乃能以吳楚子弟驅而之趙救鉅鹿破章邯諸侯之軍十餘壁皆莫敢動觀楚之戰士无不當十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秦軍入函谷焚咸陽殺子嬰又是可以南北勇怯論哉方懷王入秦時楚人言之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夫豈彼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蓋天道好還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論之夫所謂古今常理者逆順之相形盛衰之相尋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順居盛猶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臣之所謂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長而據有中夏子孫又有泰山萬世之安古今豈有是事哉今之議者皆痛懲往者之事而怵于積威之後不推項籍之亡秦而狠以蔡謨之論晉者以籍口是猶懷千金之璧不能斡營低昂而遂尾于販夫懲蝮蛇之毒不能詳覈真偽而俛娩于雕弓亦已過矣故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精心強力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古今南北之勢知其不侔而不為之惑則臣固當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勝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優困財用之豐耗士卒之強弱器械之良苦邊備之廢置此數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舉也碩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難之而不敢發者一曰絕歲幣二曰都金陵臣聞今之所以待虜以緡計曰二百萬餘以天下之大而為生靈社稷計曾何二百餘萬之足云臣不為二百餘萬

所恃也若唐都金陵但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一水之越百里之遠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為數百里計也然而絶歲幣則財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則中原未可以遽復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區區以為是言者蓋古之英雄撥亂之君必先內有以作三軍之氣外有以破敵人之心故曰未戰養其氣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則不然待敵則恃歡好於金帛之間立國則借形勢于湖山之險望實俱喪莫此為甚使吾內之三軍習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是以為夷狄必不可敵戰守必不可恃雖有剗心勇氣亦銷鑠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緩急將誰使之戰哉借使戰其能必勝乎外之中原民心以為朝廷置我于度外謂吾無事則知自偷而已有事則將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斃為吾響應者他日必先若是之捷也如是則敵人將安意肆志而為吾患今絶歲幣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戰天下有戰形矣然後三軍有所怒而思奮中原亦有所恃而思亂陛下聞敗其二百餘萬緡者以資吾養兵賞勞之費豈不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觀虜人之情玩吾之重戰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過一二年必以戰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絶之則彼亦將自沮而權固在我矣議者必曰朝廷全盛時西北二虜亦不免于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虜倍西北之勢雖欲不賂得乎臣應之曰是趙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鄲而去趙將割六城而與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抑其力尚能進且愛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為虞卿之所以謀趙者是今日之勢也且今日之勢議者固以東晉自卑矣求之於晉彼亦何嘗退金陵輸歲幣乎臣竊觀陛下聖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將陵跨漢唐鞭笞異類然而為社稷豈能鬱鬱久居此者乎臣願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紛紜之論則恢復之功可以必其有成古人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曰作屋道邊三年不成蓋謀貴眾斷貴獨惟陛下深察之

守淮

臣聞用兵之道無所不備則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則不必皆備何則精兵驍騎十萬之屯山峙雷動其勢自雄以此為備則其誰敢來離屯為十屯不過萬力寡氣沮以此為備則備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嘗觀兩淮之戰皆以備多而力寡兵備而氣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嬰虜人遠鬪之鋒故十戰而九敗而所以得畫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虜人之情臣固已論之矣要不過以成兵而入寇幸成功而先內禍使之踰淮將有民而撫之有城而守之則始足以為吾患夫守江而表淮吳陳南唐之事可見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曠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朮之將曰韓常劉豫之相曰馮長寧者皆嘗以是導之詎知其他日之計終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謂守淮之道先懼其必來當使之兵交而非去無幸其必去當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戰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破之地然而非備寡力專則不能也且環淮為郡凡幾為郡之屯必幾退淮而江為重鎮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蹕之兵且將皆有定營其營皆有定數此不可省也環淮必欲皆備則是以有限之兵而用無所不備之策兵分勢弱必不可以折其衝以臣折之不若聚兵為屯以守為戰庶乎虜來不可以為吾憂而我進乃可以為彼患也聚兵之說如何虜人之來自淮而東必道楚以趨揚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趨真與道壽以趨和自荊襄而來必道襄陽以趨荊今吾擇精騎十萬分屯于山陽濠梁襄

陽三處而于揚或加置一大府以督之虜攻山陽則堅壁不戰而虛盱眙高郵以餌之使濠梁分其半與督府之兵橫擊之或絕餉道或邀歸途虜併力于山陽則襄陽之師出唐鄧以擾之虜攻濠梁則堅壁勿戰而虛廬壽以餌之使山陽分其半與督府之兵亦橫擊之虜併力于濠梁而襄陽之兵亦然虜攻襄陽則堅壁勿戰而虛郢復以餌之虜無所獲亦將聚淮北之兵以併力于此我則以濠梁之兵制其歸而山陽之兵自沭陽以擾沂海此正所謂不恃敵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竊謂解襍乱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救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因大破之于桂林後唐莊宗與梁相持于楊劉德勝之間盡嘗戰而不勝其後用郭崇韜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勢從古已然議者必曰我知擣虛以進彼亦將調兵以拒此過其實未見其虛是大不然彼沿邊為守其兵不過數萬既已厚屯于三城之衝其餘不容復多兵少而力不足謂能當我全師者又非其所慮也又况彼縱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為之阻則猶未足以為利我得中原而簞壺迎降民心自固且將不為吾守乎如此則在我者甚堅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堅攻彼所瑕此臣所謂交兵而必乘去兵去而不敢復犯者此也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論天下也哉

屯田

趙充國論備邊之計曰湟中積穀三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動李廣武為成安君謀曰要其輜重十日不至則二將之頭可致者此言用兵致勝以粮為先轉餉給軍以通為利也彼欲使粮足而餉无閒絕之憂惟屯田為善而屯田蓋亦難行國家經畫于今幾年而曾未覩夫寔效者所以驅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為之任其責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萬矣名曰屯田其實重費以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賴小人惟其懶而不事事而迫于飢寒故甘捐棄于軍伍以就衣食而苟閑縱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當矢石其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飽煖于官今為官有事而責死力于我且戰勝猶有累資補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辭今遽而使之屯田則是无事而不免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豈不能從富民租佃以為生而輕失身于鋒戟上能驅我于萬死豈不能捐穀帛以養我而重役我以卒勤不平之氣无所發洩在畎畝則邀奪民田脅掠酒肉以肆无稽在行陳則呼憤扼腕疾視長上而不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誠未覩夫享成之利也鹵莽滅裂徒費粮種祇見有害未聞獲利此不為策之善如臣之說則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盡力向者之樹苟且而應故事不如籍歸正軍民釐為保伍擇歸正不釐務官擇為長貳使之專董其事且彼自虜中被簽而來耕稼之事蓋所素習且其生同鄉井其情相得上令下從不至生事惟官之計其間田頃畝之數與夫歸正軍民之目土人已占之田不更動搖以重驚擾歸正之人家給百畝而分為二等為之兵者田之所收則盡以予之為之民者十分稅一則以為凶荒賑濟之儲安室廬具耕種之法一切遵舊使得植桑麻畜雞豚以為歲時伏臘婚嫁之資彼必忘其流徙便于養生无事則長貳為勸農之官有事則長貳為主兵之將許其理為資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勸而委守臣監司覈其勞績奏與遷秩而不限舉主人孰不更相勸勉以赴功名之會哉且今歸正軍民散在江淮而北方之人例以異類視之不幸而主將亦以其歸正則求自釋于廟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卹間有挾不平出怨語重典已繫其足矣所謂小名目者仰奉給而為活胥吏沮抑何嘗以時得嗚呼此誠可憫也誠非朝

廷所以懷誘中原忠義之術也聞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思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為國家便而且亦為歸正軍民之福議者必曰歸正之人常懷異心羣而聚之慮復生變是大不然也自和親之後松江歸正軍民官吏失所以撫摩之恩相扳北歸者莫計當時邊吏亦皆聽之而莫為制此豈獨歸正人之罪今之由者既少安矣更為屯田以處之則人有產而上無重歛彼何苦叛去以甘虜人橫暴之誅求哉若又曰恐其窮發且人惟不自聊賴乃攘奪以苟生誠豐飫矣何苦若是飢者易為食必不然也誠使果尔陳而遠之于江外不猶于愈聚乎內而重驚擾乎且天下之事逆慮其苦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盖今所謂御諸軍者待之素厚而養之素優故驕驕則不可復使此甚易曉也若夫州郡之卒異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勞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農桑失業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嘗擬于丁壯勁勇者為一軍矣臣以為可革徙此軍視歸正軍民之數倍而發之使阡陌相連廬舍相望並耕乎兩淮之間彼其名素賤必不敢倨視歸正軍而媒怨而歸軍正民視之猶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勢足以集歸正軍民之變足以盡屯田之利計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頑民相率為乱周公不誅而遷之洛邑曰商之功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其後康王命畢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而教之終則擇其善而用之聖人治天下未嘗絕物固如此今歸正人聚于兩淮而屯田以居之發其勞績而祿秩以誘之內以節冗食之費外以省轉餉之勞以銷桀驁之變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為戰之術而井田兵農之遺制也況皆吾舊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異念術而使之天下豈有不濟之事哉

致勇

臣聞行陳無死命之士則將雖勇而戰不能必勝邊陲无死事之將則相雖賢而功不能必成將驕卒惰無事則已有事則其弊猶尔則望敵先遁臨敵遂奔幾何而不敗國家事人君責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為之處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則情者奮驕者聳而死有所不敢避嗚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術也致之如何曰將帥之情與士卒之情異而所以致之之術亦不可得而同何則致將帥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貴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紓其不平速賞而卹其已亡臣請得而備陳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閫外之事朝廷所知者勝與負而已所謂當進而退可攻而守者則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盖曰平時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擾攘而使我冒矢石各且幸富貴矣豈不能逡巡自愛而縱賊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師有遷延而避敵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中擇其廉重通敏者每軍置參謀一員使之陪計議觀形勢而不相統攝非如唐所謂監軍之比彼為將者必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識行陳戰守緩急均可以備邊城之寄將帥有可進而攻之便彼知縉紳之士亦識兵家利害必不敢依違養賊以自封而遺國家之患此之謂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則冒死亡以求富貴已得志則保富貴而重其生古人論御將者以才之大小為辨謂御大才者如養驥驥御小才者如養鷹犬然今之將帥豈皆其才大者要之飽則飛去亦有如鷹者焉向者虹縣海道之師有得一邑破數艦而遽以節鉞使相與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齊量其功等第而與之非謂无予之謂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後効而戒諭文吏非有節制相臨者必以資給為禮與左遷人均毋使如正使選郡者閒有趨伏堂下之臨如唐以金紫而執役之數彼被介胄者如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選貴賤之別則亦矜持奮厲盡心

于朝廷而希尊榮之寵此之謂貴爵而激其所慕營幕之間飽煖有不充而主將歌舞无休時鋒鏑之下肝腦不敢保而主將雍容于帳中此亦危且勤矣而平時又不與之休息以養其力至使之解土運甓以營私室而肆鞭撻彼之心懷憤挾怨惟恐天下之無事以求所謂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誰肯挺身効命以求勝敵哉兵法曰視卒如愛子故古之賢將有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勞苦臣今欲乞朝廷明勅將帥自教閱外非修營治柵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謂寡使而紓其不平人莫不惡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愛冒萬死幸一生所謂奇兵斬獲者有一資半級之望朝廷較其毫釐而裁抑之賞定而付之于軍則胥史軋之主將邀之不得利不與數去師捷主將享太平貴而士有一命又復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離子散香火蕭然萬事瓦解未死者見之誰不生心兵法曰軍賞不踰時而古之賢將亦有為士卒裹瘡郵孫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賞命特與差官携至軍中軍中呼名給付而事死之家申勅主將曲加撫勞以給士卒之心此之謂速賞而卹其已亡如此則驕者化而為銳惰者化而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凡茲數事非有難行重義朝廷何惜而不舉以收將卒他日之用哉臣竊觀陛下向嘗訓百官以罷武臣隆恩數以優戰伐是誠有意于激勵將卒矣然其間尚有行之而未及詳已行而旋復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說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審處而力行之庶幾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難不至于誤國此實天下之至計也

防微

古之為國者其慮敵深其防患密故當不吝爵賞以籠絡天下智勇辯力之士不欲一夫有憂愁怨懟亡聊不平之心以敗吾事蓋人之有智勇辯力者皆是天民之秀傑者類不肯自己苟人而不得見用於世小而又飢寒於其身則其求逞之志果於毀名敗節凡可紓忿充欲者無所不至矣是以敵國相持勝負未決一夫不平輸情於敵則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長彼習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長是殆益敵勝而遺敵資耳不可以不察傳曰謹備於其外患生於其內此正聖人所以致深意而庸人以為不足慮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嘗教吳乘射御而吳得以逞漢中行說教單于毋愛漢物而漢之有匈奴之憂史傳所載此類甚多臣之為今日慮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為朝廷重輕蓋以為泄吾之機足以增虜人之頡頏耳何則科舉不足以盡籠天下之士而爵賞亦不足以盡縻歸附之人與夫逋逃窮民之無所歸茹冤報恨之無泄所泄者天下亦不能盡無爲計其中有傑然自異而不狥小節者矣彼將甘心俛首守死於吾土地乎抑亦壞垣越柵而求釋於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為是說者非欲以聳陛下之聽而行己之言蓋亦有見焉耳請試言其大者逆亮之南犯也海道舟楫則平江之匠實為之淮甸惟秋之防而盛夏入犯則無錫之士實甚之赴敵弓弩虜兵之所不支令已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為驕令已知之此數者豈小事哉如聞皆其比歸之人叛軍之長教之使然且歸正軍民或激於忠義或迫於虐政故相扳來歸其心誠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嘗許以不遣矣自去年擱以文來虜人間以文牒翻請索朝廷亦時有曲從其間有知詩書識義分者如解元振輩上章請留陛下既已旌賞之矣若俗所謂泗州王等輩既行之

歲得之通路皆言陰通虜地於其親戚諸虜必移書來請必此
必其心有所不樂於朝廷者此若北曹雖關餘無能千里數舉
發以歸之國不足邮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
謂傑然自異者忠生所恩漸不可長臣願陛下廣令弘之望開
之節之路啓之陳說利害盡其可採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詔有
司時收保以使部歸明歸正之人外而助州縣吏使之蠲除苛
役平亭獄訟以紓其逃死蓄憤無所伸愬之心其歸正軍民或
有用案而猶古顧行者此必陰通偽地情不可測朝既無自於
此輩而猶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誅其一二亦可以絕其奢望不
然則縱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邺恐他日萬一有如先朝張
源吳昊之西介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叙制邊鄙意外之擾
不可不加意焉臣聞之魯公父文伯死有婦人自殺於房者二
人其母聞之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今死而
婦人為自殺是必於其長者薄於其婦人厚議者曰從母之言
則是為賢母從妻之言則不免為妬妻今臣之論歸正歸明軍
民誠恐不悅臣之說者以臣為妬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久任

臣聞天下無難能不可為之事而有能為必可成之人人誠能
也任之不專則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
不熟不如稊稗何則事有操縱自我而謀之已審則一舉而可
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謀之維審亦必持久而後可就蓋自
古夷狄為中國患彼皆有爭勝之心聖人方調兵以正天誅任
宰相以責成功非若政刑禮樂發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
朝而用兵夕而遂勝公卿大夫交口歸之曰此宰相之賢也明
日而臨敵後日而聞不利則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與折
衝也乍賢乍佞其說不一於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

[illegible]越句踐漢高祖之難任人而種蠡良
平之能處事斷而勝遽而敗皆不足以動其心而信之專期之
成皆如其所料也觀大會稽之棲五年而吳伐齊虛可乘也種
蠡如不聞人四年吳伐齊虛可乘也種蠡肯發兵助之又二年吳
伐齊不勝而種蠡始欲破之可以取之種蠡不取又九年而始
一舉滅之蓋歷二十有三年而句踐未嘗以為遲而奪其權豈
沛公之興秦三年漢敗於薛漢元年高帝厄於鴻門又二年敗於
彭城又三年困於滎陽又五年不利於固陵平何嘗一日不
從之計哉然未免於齟齬者蓋歷五年而始蹶項立劉高祖亦
未嘗以為疎而奪其權誠以一勝一敗兵家常勢慭敗狙勝非
求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間於譊說圖其回大功
也不邮於小節所以能責難能不可為之事於能為必可成之
人而收其效也虜人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終不可以
為身安然其決之也必如炷艾則痛亟而無後悔而其銷之也
小於傳餅則痛遲而終焉大患病而用醫不一其言至炷艾方
施而傳餅移之傳餅未幾而炷艾奪之病不已而乃咎醫吁亦
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與戰和固非上策然太上皇帝用
秦檜一十九年而無異論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篤而秦檜守之
之堅也今日之事以和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以保
戰為不可諱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誠疎瑰
慮以天下之事盡付之宰相使其優游無疑以悉力於圖回則
可和與戰之機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視相府如傳舍其所成者
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師道遣刺客以緩高師霞寫敗
而錢徽蕭俛以為言憲宗信之深任之篤令狐楚之罷為中舍
乎達吉之出為節度皆以沮謀而見疎故君以斷臣以忠而能
成中興之功而頃者張浚雖未有大捷亦未至大敗符離一挫

高皇所路逆以罪去恐非越句踐漢高祖唐憲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內而戶部出納之源外而泉曹總司之計與夫邊郡守臣屯戍守將皆非朝夕可以責其成功者臣願陛下要成功於宰相而使宰相責成功於計臣守將俾其各得專於職治而以休戚雖其節績不必輕移遠遷則人無茍且之心樂於奮激以自見其才一綱舉衆目張天下之事猶有不辦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詳戰

臣聞鷗梟不鳴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獸此虜人雖未動而臣固特以論戰何則兩無我詐我無爾虞然後兩國可恃以定盟而出盟可恃以弭兵今彼常有詐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備乍一虞謂天下不至於戰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戰則出兵以攻人與坐而待人之攻也孰為利戰之地為其退而自戰其地者孰為得均之不免於戰莫若先出兵以戰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權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論戰也詳戰之說奈何詳其所戰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為之勢不詳其地不知其勢者謂之浪戰故地有險易有重輕先其易者險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輕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勢重者果安在哉曰山東是也不得山東則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則中原不可復此定勢非聽說也古人謂用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尾則首應擊其身則首尾俱應固也若夫擊其首則死矣尾雖應其腐有濟乎方今山東者虜人之首而京洛關陝則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虜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無濁流之阻所謂千二百里者從枕席上過師也山東之民勁勇而喜亂虜人有事常先窮山東之民天下有變而山東亦常首天下禍至其所謂備邊之兵數之他處山東號為簡略且其地於燕為近而其民素喜亂彼方窮其民簡其備豈真識天下之勢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心則手足無強力兩陣相持探其營則士卒無鬭心故臣以謂兵出沭陽則山東可指日而下山東已下則河朔必望風而震河朔已震則燕山者臣將使之塞南門而守請試言其說虜人列屯置戍自淮陽以西至於汧隴襍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滿十萬關中洛陽京師三處彼以形勢最重之地防之為甚深備之為甚密可內其為重大之名以信之揚兵於川蜀則曰關隴秦漢故都百二之險吾不可以不爭揚兵於襄陽則曰洛漢吾祖宗陵寢之舊廢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揚兵於淮西則曰京師吾祖宗社稷基本於此吾不可以不復多為旌旗金鼓之形陽為志在必取之勢已震關中又駭洛陽又聲京師彼見吾形忌吾勢以必以十萬之兵而聚三地且沿邊郡縣亦必皆守而後可是謂無所不備則兵所不寡如此則燕地之衛兵山東之戶民中原之簽軍精甲銳兵必悉舉以至吾乃以形聳之使不得遽去以勢留之使不得遽休則山東之地固虛邑也山東雖虛竊計青密沂海之兵猶有數千我以沿海戰艦馳突於登萊沂密淄濰之境彼數千兵者盡分於屯守矣山東誠虛盜賊必起吾誘羣盜之兵使之潰裂四出而陛下徐擇一驍將以兵五萬步騎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兗鄆之郊臣不知山東諸郡誰將為王師敵哉山東已定則休兵秣馬號召忠義教以戰守然後傳檄河朔諸郡以兵躡其後此乃韓信所以破趙而舉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師恢復之意堅虜人破滅之形著則契丹諸國如窩斡鵝巴之事必有相軋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門而守也彼虜人三路備邊之兵將北歸以自衛耶吾已制其歸路彼又慮

向西兵關中前之兵未可擇而去也抑為戰與守郎膽心已潰
人自解綏若人將突出其背而大擊之當此之時陛下築城而
降其兵亦可驅而之北反用其鋒亦可縱之使歸不虞而後擊
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也然每道與三路之兵將不必皆勇
士不必皆銳蓋臣將以海道三路之兵為正而以山東為奇奇
者以銳正者以弱弱者牽制之師而其情未見也為我毀敵為
我毀身不可勝數而終不毀悔豈可使之帖然受制於人而無
所泄其情闊然相疎於我而無所效其情紹興隆興慶歆恢復
而不就蓋謀國大臣握兵諸將之過而非中原之難下也中原
難下當在他時日愈久則情愈衰情衰則相視如路人甚則相
反如仇讎此則中原難下之時也宣和取燕山契丹謂吾師曰而
人只道燕雲是我故地不道屬我已二百餘年能無許久君臣
之情今日但當死鬭故涿易二州之外其餘皆怨然也他時中

原故應有此氣象有此氣象則難圖矣假使不與夷虜相安則
恐當有京范豪傑起而收之今日雖有豪傑亦未能收何者人
情未以我則知有我不知有他從我則能行捨我則不能立故
豪傑睥睨而不敢發舉必待我而後可動雖使有王郎赤眉亦
託漢為名則借漢為重是已其權已在漢也權在漢則終當為
漢何者彼不敢真也今陛下握夷虜興亡之權制豪傑從違之
命而或者以謂恢復為難陛下過聽而未決也臣以未嘗有以的
然可指之形判然不可易之理而告陛下者也臣謂今日有事
於中原以十分為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攻金人強者必取之
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嘗曰吾觀行陣形勢每陣
必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敵遇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
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此特太宗用之於一陣間
耳臣以為天下之勢避實擊虛不過如是苟曰不然必將驅堅

兵從山三路以進寸攘尺取為恢復之計則吾兵為虜弱久矣
擬而用之未嘗不敢近日符離之戰是也假設陛下一取而取
京洛一取丹眾而復關陝彼將南絕大河下燕冀之甲東適泗
水背山東之眾陛下之將帥誰與守北冀者三京之役是也借
能守之則河北猶未病河北未病則雌雄猶未決也以是策之
陛下其知之矣昔韓信請於高祖願以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
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言於光武欲先定漁陽
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收下齊皆越人之都而謀人之國二子不
以為難而高祖光武不以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見之明
而策之熟也由今觀之使高祖不用光武不信其言則二子未免
為狂何者其言落落而難合也如臣之論焉知不有謂臣為狂
者乎雖然臣又有一說焉為陛下終言之臣前所謂兵出山東
則山東之民必叛虜以為我應是不戰而可定也議者必曰率

已之歲山東之變亦大矣然終無一人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
中興者何也臣之說曰北方郡縣可使為兵者皆鋤犁之民可
使以用兵而成事者非軍府之驍卒則縣邑之弓兵也何則鋤
犁之民寡謀而易聚懼敗而輕敵使之堅戰而持久則敗矣若
夫驍卒之與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號令之不可
犯而為之長吏者戰守其部曲亦稔其賞罰進退之權違之
則如孔彥舟李成輩殺長吏驅良民膠固而不散者皆此輩也
然辛巳之歲何以不變曰東北之俗尚氣而恥下人當是時耿
京王友直輩奮臂隴畝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聽命以為袁
大下故寧嬰城而守以須王師而自為功也臣嘗揣量此曹
有豪傑可與立事者然虜人薄之而不以戰自非土木之興築
官吏之呵衛皆不復用彼其思一旦之變以逞夫平昔悒怏勇
悍之氣抑甚於鋤犁之民然而計深慮遠非見王師則未肯輕

於陛下誠以兵入其境彼將開門迎降惟恐後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將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於此焉擇之未見其可也故臣於詳戰之末而備論之

附録

上光宗疏

臣竊見朝廷行用會子以來民間爭言物貨不過軍伍亦謂請給損減以臣觀之是大不然蓋會子本以便民其獘之所以至此者蓋由朝廷用之自輕故耳何謂本以便民世俗徒見錮可貴而楮可賤不其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銅楮其實一也今有人持見錢百千以市物貨見錢有船載之勞物皆有低昂之獘至會子卷藏提攜不勞而運百千之數亦無虧折以是較之豈不便于民哉何謂朝廷用之自輕往時應民間輸納則令見錢多而會子少官司支散則見錢少而會子多以故民間會子一貫換六百一二十足軍民嗷嗷道路嗟怨此無他輕之故也近年以來民間輸納用見錢會子見錢中半向之弊則會子自貴蓋換錢七百有奇矣此無他稍重之故也古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豈不信哉臣以為今諸軍請給微薄不可復令虧折故願陛下重會子使之貴于見錢若平居得會子一貫可以變轉一貫有餘所得雖微物情自喜緩急之際不過多印造會子以助支散百萬財賦可一朝而辦也臣嘗深求其獘夫會子之所以輕者良以印造之數多而行使之地不廣今所謂行使會子之地不過大軍之所屯駐與畿甸之內數郡尔至于郡鎮鄉落稍遠城郭之處已不行使其他僻遠州郡又可知也臣愚欲乞姑住印造正以見在數泄之諸路先明降指揮自淳熙二年以後應福建江湖等路民間上三等戶租賦並用七分會子三分見錢輸納民間買賣田產價錢悉用錢會中半仍明載于契或有違戾許兩交易并牙人陳訴官司以準折受理僧道輸納免丁錢亦以錢會中半以臣計之諸路所入會子之數雖不知其多寡姑以十萬為率論之其已輸于官者十萬藏之于家以備來者輸納又十萬商

賈因而以會子興販往來于路者又十萬是因遠方十萬之數而泄數內會子三十餘萬之數也況其數不止于此哉會子之數有限而求會子者无窮其勢必求買于屯駐大軍去處如此則會子之價勢必踴貴軍中所得會子比之見錢又有贏餘領會子豈不主哉行一二年兩路之民雖于軍伍市井收買亦且不給然後多行印造令諸路置務給賣平其價直務得見錢而已則民間見錢將安歸哉此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之術也然臣所患者法行之初僻遠州郡會子尚少高其會子之價紐見錢令人戶準折輸納及其觧發却以見錢于近裏州郡收買取其贏餘以資妄費徒使民間有增賦之名而會子无流通之理臣愚欲乞責之諸道摠領轉運立為條約日以察部內之不奉法者旌得其人嚴置典憲以示懲戒如此則无事之時軍民無會子之弊緩急之際朝廷无乏興之憂其利甚大

論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壤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荊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者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猶以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責任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陽而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以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君軍則曰臣聞朝警夕就道捲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與襄兩路道里相遼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彼人人皆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荊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接艦相望東西聯亘可前可後專任鄂渚之責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无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失兩路之名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之天下之勢亟有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亦天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不能合秦為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為除驅晉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代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離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惧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脩車馬備器械使國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江淮疏

臣竊惟自中興以來駐蹕臨安阻江為險然江之為險須藉兩淮自古南北分離之際蓋未有無淮而能保江者然則兩淮在今日豈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邊防規恢遠畧沉机先物慮无遺策然臣偶有管見慮之甚熟誠恐補萬一惟陛下寬聽蓋兩淮綿地千里勢如張弓若虜騎南來東趋揚楚西走和廬蘄

兵无以断隔其中則彼東西往来其路徑直如走弦上蕩然无慮若吾兵断隔其中則彼淮東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應淮東設使勢窮力蹙之際復由淮北而来則走弓之背其迂遠懸隔千里勢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為二其敗可立而待古之為兵者謂其勢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身則首尾相應然後其兵立于不敗之地今以兩淮地形言之則淮東為首而淮西為尾淮之中則其身也断其身則首尾不能應明矣三國之時吳人以瓜梁堰為身築壘而守之而魏終不能勝吳者吳保其身而魏徒能擊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時南唐慮周師之来盖嘗求吳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猶遣皇甫暉姚鳳以精兵十五萬扼定遠縣負清流関而守世宗亦以藝祖皇帝神武之兵當之虜騎之来也常先以精騎由滁梁破滁州然後淮東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惟滁之兵為最後由此觀之自古迄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嘗不以精兵断其中也況今虜人之勢一犯吾境況其所以忌我者非戰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後耳一出其後則淮北之民必乱而淮北之民亦可乘間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鄧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揚于東城廬城和于西金湯屹然所以為守者具矣然臣以謂兩淮之中猶未有積甲儲粟形格勢禁可以截然分断虜人首尾之處以臣愚見當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為三大鎮擇沉鷙有謀文武兼具之人假以歲月寬其繩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節制東西二鎮緩急之際虜攻淮東中鎮救之而西鎮出兵淮北臨陳蔡以擣之虜攻淮西中鎮救之而東鎮出兵淮北臨海泗以擣之虜攻中鎮則建康悉兵以救之而東西鎮俱出兵淮北以擣之東西鎮俱受兵則彼兵分力寡中鎮悉兵淮北臨宿亳以擣之此蘇秦救六國之所以為守而秦人閒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関也比之紛紛紜紜自戰其地者利害不謀矣如臣言可採乞陛下両府大臣并知兵將帥詳議建立三鎮去處措置施行

議建民兵守淮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臣謂兩淮製為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為兵至于城上開門拒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道路所歸宿飢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稀少分則不足聚而有餘若使每州為城每城為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于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来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虜雖善攻自非掃境而来焉能以歲月抜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横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朮之智逆亮之力亦將无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為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時使各安其土營治生業无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檄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資粮聚之城内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于本鎮附近險要去處分據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没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為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敢流離奔走徒轉徙溝壑就斃而已也

此書宋志不著錄丙午夏黃陂陳士可孝廉[illegible]
乃宋[illegible]進者　四庫未收[illegible]（見浙江采進遺書書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美芹十論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辛棄疾撰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官至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卒謚忠敏是書皆論恢復之計其審勢察情觀釁三論所以明敵之可勝其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詳戰七論所以求已之能勝卷末又載上光宗疏一篇論荊襄上流爲東南重地疏一篇論江淮疏一篇議練民兵守淮疏一篇則後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棄疾有此書考江西通志載臨川黃兌字悅道紹興進士官至朝議大夫嘗獻美芹十策進取四論此或兌書後人僞題棄疾歟

張氏集註百將傳一百卷（存十卷）

〔宋〕張預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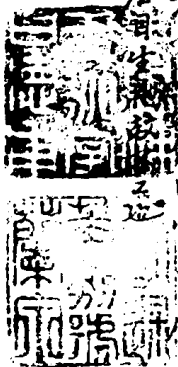
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將傳一百卷》提要

百將傳二冊如新印行者極可寶此種書在宋時只是坊刻然已精美若是又歷數百年而初無黯敝之色殆真有護持之者耶 蘭泉司寇云誅工甚印記乃未工耳又有傳是樓一章愈足爲藏家增重也戊午二月正闇學人記

書中頗有丹黃未知出自誰手古人往往校讀精審而不署一字其不好名之心非今人所及也

宋槧張預撰百將傳殘本二冊每半頁十四行行廿四字卷五十四之五十八一冊六十四之六十八一冊計僅十卷玩其楮墨簇新古香古色雖蠹佚殘編實不啻片羽吉光之可寶後有藏者宜拱璧珍之

嘉慶丁巳小寒日題於詠歸齋南榮遂庵天祖時年七十有四

吳　陸抗

陸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illegible]
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
吳志曰恪字元遜瑾長子恪平山越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　南北攻守類攷曰柴桑在今江州德化縣南之楚城鎮也　吳書孫權紀曰赤烏六年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
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孫皓即位
吳志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孫休立封皓烏程侯休薨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元興云
加鎮軍大將軍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前漢地理志曰西陵縣僞江夏郡夷道縣屬南郡　隋志樂鄉縣僞竟陵郡公安縣屬南郡　南北攻守類攷曰吳志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李吉甫云樂鄉城在江陵松滋縣東亦可想見其總帥鎮守之地
抗聞都下政令多闕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无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仍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鳳凰集改明年元曰鳳凰云　吳志步騭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協卒子璣嗣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爲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
抗聞之日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弈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
晉書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　水經曰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注曰洲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回略滿故城洲上城周回三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皇元年騭息闡復爲西陵督據此城降晉晉遣羊祜接援未至爲陸抗所陷　南北攻守類攷曰西陵即古夷陵也魏武平荊州分置臨江郡劉先主改爲宜都郡吳改爲西陵通典六歷代常爲重鎮李吉甫云陸遜爲宜都守鎮此步闡陸抗並鎮焉西陵峽山陸遜所守峽口也荊州記曰自夷陵縣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陵峽長二十里皆岩万仞所謂三峽即其一也或曰巴東自有三峽此即峽石也又曰州城陸抗之壘也羊祜攻之不下即此
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注曰故城即山爲墉四面

天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絶北對夷陵縣
之故城夷山在西北因山名縣王莽改曰居利吴黄武元年
更名西陵後復夷陵云
晋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
南北攻守類考曰今江陵府也
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无所憂患假令敵没
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
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牢固
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
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粮揚声將破堰以通步
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
南北攻守類考曰今荆門軍當陽縣
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晋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
詣建平
晋地理志曰巴東郡漢置統縣三魚復朐䏰南浦 隋地理
志曰巴東郡梁置信州統縣十四其八曰巴東縣舊歸鄉也
在巫峽 南北攻守類考曰今歸州建平郡也
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
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
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虚實者
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処即夜易夷民皆以
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処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
衆傷死者相属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
領伺視閒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
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
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
步闡傳曰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
滅云 吴志孫皓傳曰鳳凰元年秋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

據城降晋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数十人皆夷
三族
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数万口脩治城圍東還樂鄉貌无矜色謙
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晋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
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
於今漢晋春秋曰羊祜既帰増修德信以懐吴人陸抗毎告
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
无求細益而已於是吴晋之間餘粮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
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吴獲晋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
抗嘗疾求藥於祜祜以誠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
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咸諫抗不答孫皓
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郷不可以无信義之
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无傷也或
以祜抗為失臣節而譏之 習鑿齒曰夫理勝者天下之所
保信順者万人之所宗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吴人不
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長江以争利者力均而
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
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懐匹夫猶不可以力服况一國乎
力服猶不如以德來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
兵之則振義網以羅強吴明兼愛以革暴俗故能德音悦暢
而襁負雲集自吴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国小主暴而
晋德方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已无固本之規百姓懐叛敵之
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内外者莫若親
行斯道以侔其勝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濬溝池
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懐射於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已
身之私名者哉由是論之賢人君子所以極世垂範舍此而
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旣処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倐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国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呉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国爭之遂卒子晏嗣

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呉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陳壽評曰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抗違衆議而不攻西陵○又曰上兵伐謀抗決堰以破羊祜之策○又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抗以舊將易夷兵是也

論講好以寧疆場○三國中分呉最久世諸將継歿抗獨後出有父祖風烈步闡之誅威加敵國又與羊祜講信脩睦務崇信義以寧疆場故晉雖盛強未敢輕以南伐而抗之經畫亦不敢圖中原嘗上疏曰易貴隨時傳美觀釁又曰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国家之良策又曰昔齊魯三戰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之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宜暫息進取之規以富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其言如此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弱之勢尽用兵之利害者又病且死復論西陵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其後王濬順流東下如抗所慮嗚呼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自古万乘之國有一賢將則雖弱且未危雖危且未亡如抗之奇謀遠略天假之年固當保據方隅綿延歷祚豈晉人所得長驅徑擣而渡天塹之險哉 戴溪

論不墮羊祜之計○孫呉之後善兵者莫若孫臏其救趙也不以兵走趙而以兵疾走大梁使趙圍自解其後救韓復用前策兵勢多変而臏之策不変宜爲敵人之所測而復以此取勝古今解圍之法未有如臏之善者也雖百用之可也況再用乎陸抗圍西陵羊祜攻江陵以救之亦用臏之法也而陸抗不顧卒破西陵何也曰此祜用之不善也非臏之法不可用也臏之法孫武所謂攻其所必救者也祜之攻江陵非呉之必救也觀陸抗謂敵得江陵所損者小則江陵非呉之必救明矣攻呉之所不救則西陵之圍安得解哉故曰此祜用之不善耳非臏之法不可用也 錦川

論臣子不得外交○羊祜務以德信懷呉人與陸抗使命常通降人欲去即以還之刻日方戰不可掩襲美則美矣而非將軍守保境土之正法也以爲計耶卒之所以取呉者凡八大將二十餘万人舟師数千里戰勝攻克非呉人感祜懷徠之恩而自服也故君子以羊祜陸抗交歡邊境方之華元子反私平於下而蔑其君仁人正義而不謀利法固如是也借使羊祜嘗以此得呉之城壁鎮戍式取其師徒而有奏使私交之嫌則所得者少所喪者大仁人不爲矣六一居士評羊祜襄陽去思之美曰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盖亦不知仁之爲道夫慈愛寛厚特仁之一事爾且原祜之心誠非爲私況以大晉而臨一方之呉君無可嫌者君子猶以爲不可有如呉人臣晉而陸抗行之必爲交歡除有通遺安知其非借勢於晉以固其權取必於呉而脅其主耶故君子於祜之事正之所以謹礼於微訓後世臣子无外交之義也 胡寅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四

晉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

晉書地理志曰泰山郡漢置統縣十一其四曰南武城

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礼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從征記曰汶水出萊蕪縣西南流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黑多行石澗中出草樂饒松柏林灌綿蒙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回巖絕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陵高降深兼惴栗之懼危蹊險逕有懸度之艱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下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平行入穴丈餘高九尺餘廣四五丈言是晉人居處去 元和郡縣圖志云鄆州中都縣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又北入須昌縣界又曰兗州乾封縣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西南流經縣治南去三里又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太山郡水皆名曰汶太 卒時年五十八官至太傅

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文帝爲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任給事中黃門郎陳留王立賜爵關內侯武帝受禪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

百官志曰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自置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 散騎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二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无負秦始十年武帝使二人与散騎常侍通貟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左右置四人去

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与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爲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无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

晉志曰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爲之 漢東隋国也晉屬義陽郡晉志江夏郡漢置統縣七安陸雲杜曲陵平春鄳竟陵南新市

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馬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万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

晉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

及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万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万餘人賊衆不過三万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无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

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幷之心

春秋左傳襄公元年鄭伯睔卒子罕當国子駟爲政晉師侵衛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杜預注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襄公元年夏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
弱城東陽以偪之杜預注曰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境上邑
也襄六年傳曰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国之來聘也四
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丁未入萊
罒陳无宇獻萊宗器于襄宮迁萊于郳　石城晋地理志
不載九域志忠州南賓郡古迹有古巴子城方輿記云一名
故石城也非此石城也寨南北攻守類攷曰石城今郢州長
壽縣輿地記云晋羊祜鎮荊州立石城因山爲固晋爲竟陵
郡治至後周置石城郡又復州沔陽縣有石城在西南西臨
沔水因山爲固今寨晋志竟陵縣屬江夏郡

每与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輙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
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与俱吳將
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
喪祜以礼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晃謂葛晃傳注祜募生縛香既至宥
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
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沔湖注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爲
吳人所傷而爲晋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
爲羊公不之名也

祜与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
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
豈酖人者鴆嫐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曰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
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
盟曰我无爾詐爾无我虞注曰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
界而已无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
可以无信義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无傷也

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得專辟召
武帝泰始元年改咸寧元年　晋志大將軍古官也驃騎車
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
軍輔国等大將軍皆爲位從公

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
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
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
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
濬修舟檝爲順流之計
晋五行志曰孫皓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
玄云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无過者
而王濬先定秣陵　南北攻守類攷曰濬留益州則今成都
益州治所也

祜善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
南和吳會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
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成不一大舉掃滅則
衆役无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无爲之化也
晋紀文帝昭景元四年夏謀伐蜀平之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
指夏口鄱湖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
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
虛一処傾壞則上下震蕩
晋志梁州按禹貢華陽黒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
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名焉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

益州泰始二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云又曰益州按禹貢
及舜十二牧俱為梁州之域益之為言阨也言其地險阨亦
曰彊壤益大故名焉魏景元中平蜀泰始二年分蜀益州置
梁州云　江陵縣屬南郡故楚都　武帝分南郡為南平郡
今云平南未詳豫州禹貢荊河之地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
国沛国譙郡魯郡弋陽安豊皆豫州地　徐州統彭城国下
邳国東海郡瑯邪国東莞郡廣陵郡臨淮郡楊州統丹陽宣
城淮南廬江毗陵呉郡呉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
豫章臨川鄱陽廬陵南康等皆楊州之地青州統斉国濟南
郡樂安国城陽郡東莱国長廣郡凡六兗州統陳留国濮陽
国濟陽郡高平国任城国東平国濟北国泰山郡凡八云
漢中郡巴郡巴西巴東二郡皆屬梁州
呉縁江為国无有内外東西数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敝者大无
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將疑於
朝士困於野无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
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国
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
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呉人戰於其内有憑城
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
其俗急速晉地理志曰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是也　楯
龍作盾音㨗尹切周礼曰兵掌五盾干櫓之屬説文云敝
也所以扞身蔽目今文作揗音時允切欄檻也漢書有鉤楯
主近苑囿本亦作盾
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呉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
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断不断天
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
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正月虜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馬隆
擊之

會呉人寇弋陽江夏略戸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
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
亦已經日矣歩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
晉地理志曰魏文帝分汝南立弋陽郡統西陽軑蘄春邾西
陵期思弋陽等七縣江夏郡統安陸雲杜曲陵平春鄳竟陵
南新市等七縣　襄陽郡屬荊州統宜城中廬臨沮邔襄陽
山都鄧城鄀等八縣
昔魏武置郡督類皆与州相近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
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輙徙州賊出无常亦未知州之
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晉職官志曰建安中魏武為相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
孫權夏侯惇督二十六軍其也
祜寢疾求入朝既至帝見傾礼及侍坐而陳伐呉之計帝以其
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禅代之
美而功德未著呉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混一六合以興文
教為百代之盛若孫晧不幸而没呉人更立令主雖百万之衆
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賛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呉
志者子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晉受禅拜黄門侍郎封関内
侯数歳拜中書令初帝潜与羊祜謀伐呉而羣臣多以為不
可唯華賛成其計
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呉會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
勞聖慮耶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
其人疾漸篤乃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
哀是日大寒帝涕涙沾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
喪莫不号慟罷市巷哭者声相接呉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
德所感如此
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

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
名爲墮淚碑
峴山荆楚山名今屬襄陽
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祗呈貺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
心焉昔齊有黥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並
之勢祭枚不競瓜瀾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
衢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
風飈者也
○孫子曰全國爲上祜修德信而吳人歸附 又曰進而不可禦
者衝其虛祜料吳人一旦傾壞則上下震蕩 又曰自戰其地
爲散地祜謂吳人有懷城之心是也
評 爲將本乎仁哉 若羊叔子者可謂仁人君子哉觀其都
督荆州也墾田積穀以資軍儲據險築城以嚴邊備不邀近
功不貪小利務以德信懷柔初附每与吳人交兵剋日乃戰
不爲掩襲計將帥有進譎詐之策者輙飲之以醇酒使不得
言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封絹還之由是政教被
乎江漢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而不之名士夫軍民襁負
而至常絡繹也其薨之日南州之人聞者号慟吳邊將士亦
爲之泣襄陽百姓建碑立廟於峴山歲時祭享不絕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其仁德所感如此嗚呼三代之將安可復見如
叔子者何慊古人乎至其力排羣議獨決大策卒王濬杜預
而任以事卒平吳會皆祜之用其功名豈小哉 戴溪
論 用兵以道相勝○尚權謀行詭道兵家者流也開誠心布
公道仁義之將也秦漢以來分閫外之寄提方面之權者爭
爲權謀詭譎之術以斬刈爲上策鮮有能開誠心而布公道
若羊叔子爲晉而謀吳獨異於是觀其都督荆州出鎮南夏

與吳人開布大信及據險要建五城攻膏腴之地奪吳人之
資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吳人交兵剋
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詭之策者輙飲之
酒使不得言有擒吳二兒爲俘者則遣送還其家
尚潘景來寇而見斬則美其死節而飲之有吳
口則物其生縛而宥之其出軍吳境刈穀爲糧
其游獵江沔而得吳人先所傷獸則使封還之
疊使命交通抗稱其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
之遇祜飲而不疑祜饋之藥抗服而无拒時人
又復見於今也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
而自服各保分界无求細利於是開二境交和
臣不如此以彰其德於祜无傷初祜以伐吳必
於是表王濬監益州密令修册楫爲順流之計
卒廣以戍邊上疏進表推請速濟大功无使有
其入朝懇陳伐吳之計與張華之成志卒杜預
卒二歲而吳平武帝因以剋定之功策告祜廟
化內經妙畧著德推誠江漢歸心奉有成資謀
史臣又有羊公世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乎
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袂同歸之語皆鑒
天下王通以爲仁人可使推此而言宜乎武帝
之功也
論 施設知所先後○羊叔子之鎮南夏也田固
人爲仁義之將矣殊不知其所施設自有先後
襄陽七百里每爲邊害叔子患之竟以詭計令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其始至
之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積遂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
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叔子之威望隱然敵
知吳雖陸抗名將每告其戍各保分界无求細利二境交和

叔子爲將可謂知所先務矣由是增修德信懷柔初附吳晉
疆埸之間安然無事其深識遠覽豈晉之朝臣所能彷彿
其一二哉又得張華杜預王濬之徒以成其志終能
宇卒如其策向使叔子當至重之任不能審先
行德茂不務培固基本竊虛名無實用其不爲
幾希矣

論能起平吳之策○上兵伐謀善戰不陣以奇
而爲神預之平吳其計有得於此始預之都督
甲耀威武破吳將張政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
既定乃啓伐吳之期武帝報之以待明年及預
推將替之遂以太康元年之正月陳兵于江陵遣
衆而循江而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剋城邑又遣[illegible]
率奇兵而夜渡往襲樂鄉出於要害以奪賊心故吳將[illegible]
震恐与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既又以伏兵[illegible]勇
歆故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万遂進逼江陵剋之既平上
流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命所斬及生獲吳
都督監軍凡十四牙門郡守凡百二十又因兵威徙將士北
戍之家以實江北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或曰百年
寇未可盡剋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
以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
復著手處也由是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
卒成平吳之績是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任
帥之列而以立功自期史臣取其振長策而攻
轉戰良有以夫

論爲人終始事迹○父老目其好相謂爲以建大功
其談論稱爲今之顏子不就辟於曹爽是其先識也加恩礼
於夏侯霸是其重義也以疾邪佞故爲荀勖馮紞之所忌也
以惡佞媚故爲王衍王戎之所憾也加開府之儀而不受遜

南城之封而不拜則見其恬退也有謀議而焚其草有進達
而人不知則見其慎密也或言慎密太過者祜則以拜爵公
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或勸營置有所歸載者祜則以人臣
植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歷職三朝任典樞要政事損要率
諮訪其居職也如此既定邊事角巾東路故師蹤[illegible]
蒲其去位也如此鑒帝王之氣於祖墓而其爲[illegible]
立墮淚之碑於峴山而流涕於襄陽之百姓所謂令名
與峴山而俱傳信不誣也

論心无先見之明○善爲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難
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无後憂晉厲公与楚共王爭
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
用大丈夫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畜而陵
上国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
而猶棲栖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国曰乱將作矣吾不可俟使
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
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与晉国相終始范蠡事越王
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
国知越王之難与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
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殺范蠡至於逃亡而
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
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国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
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
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
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
不擇人苟安而无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勖之流以爲
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
於女色蔽於佞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国所以兆亡

国之禍者不可勝数此則滅吴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无
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国外患者国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欲於滅吴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
吴滅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雁之曰為
国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吴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呉更立君
則長江未可越也呉既不亡則晋之君臣厲精不懈是亡
滅而晋不乱也不猶愈於滅呉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
欲使卧護諸将祜曰滅呉不須臣自行但呉平之後當勞
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呉矣憂在平呉而勇於滅呉其
不若范文子遠矣蘇子由

論臣子不得外六人〻見陸抗傳末

ミのナ

張氏集註百将傳巻之五十五

張氏集註百将傳巻之五十六

晋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

晋地理志曰雍州京兆郡統縣九其二曰杜陵

博学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
幾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傳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
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文帝嗣立起家拜尚書郎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
西長史

与車騎将軍賈充共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詔班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受詔為黜陟之課朝廷以預明於籌略會匈
奴帥劉猛挙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定計省闥

晋地理志曰并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
也周禮正北曰并州云并者以其在两谷間也并州統郡国
六　河東郡統縣九安邑聞喜垣汾陽大陽猗氏解蒲坂河
比是也　平陽郡統縣十二平陽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
陵絳邑獲澤臨汾北屈皮氏是也　前漢髙后傳賛注曰闥
宮中小門也又曰門屏之間

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

晋職官志列曹尚書本漢承秦置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
屯田度支六曹云

預在内七年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
無所不有也

時帝密有滅呉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与帝意合祜
病挙預自代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

車第二駙馬

晉輿服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間是爲乘傳去

預既至詔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

南北攻守類攷曰西陵今峽州也

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留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全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生患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若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

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南北攻守類攷曰武昌今鄂州武昌縣夏口今鄂州江夏縣

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音平博局也）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將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

武帝改咸寧五年爲太康元年　南北攻守類攷曰江陵今江陵府　襄陽今襄陽府

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万餘口

南北攻守類攷曰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曰樂鄉在江陵松滋縣之東陸抗所築也歐陽忞政和輿地廣記亦曰在今江陵松滋縣東而樂鄉寫作渠郡如指掌圖等書皆作渠郡從其誤也　按漢松滋縣本爲廬江郡今之霍丘是也江陵之松滋則晉所置也晉書桓沖傳云上明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今上明古城實在江陵松滋縣之西則樂鄉之去松滋道里遠近益可攷而知也　南北攻守類攷曰巴山在今峽州

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謡曰以計代戰一當万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音婢城上女牆也）預攻尅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

按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入下雋西合洞庭中郭璞注曰象郡今日南也鐔（音淫）城縣今爲武陵下雋（音兗反）縣今爲長沙　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又曰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入洞庭下郭璞曰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于江也　晉地理志曰交州按禹

貢揚州之域是爲南越之土統郡七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
眞九德日南是也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佗所據之
地統郡十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涼高興寧
浦是也　荊州六国時其地屬楚秦取楚鄢郢爲南郡是也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衆軍會
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
來冬更爲大擧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
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処也遂指授羣帥
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
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　案建康志曰秣陵楚
威王所置金陵邑秦改秣陵爲鄣郡漢元封二年改丹陽郡
而縣不改江都易王子纏封爲秣陵侯孫權自京口徙治
之改爲建業晉太康三年分淮水北爲建業南爲秣陵四允
九年移於闘場柏社之地元熙二年省揚州禁防參軍又移
小長千巷内以舊圖志攷之雖迁徙不常而故城在今秣陵
橋東北周回五甲国朝景德二年置秣陵鎭去府城五十里
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封子耽爲亭侯賜絹
八千匹
晉地理志當陽縣屬南郡
初攻江陵呉人知預病瘻瘤疾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毎
大樹似瘻所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瘻瘤也博物志曰山居之人多癭疾
預既還鎭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攻破山夷錯置屯
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
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蛮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
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
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元和郡縣圖志曰岳州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
里周二百六十五里即古雲夢澤屬巴陵縣　水經曰沔水
東南與陽口合注曰水上承江陵縣赤湖　江水又東逕曾
山南注曰右翼際山也地説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
者也山上有呉江夏太守陸渙城蓋取二水名地理志夏水
過郡入江夏　岳陽風土記曰巴陵本漢之下雋縣之巴丘
也漢書地理志下雋屬長沙郡按在今鄂州蒲圻界此其地
耳水經所謂本呉之巴丘邸閣城也晉立巴陵縣於此宋立
巴陵郡其城踞岡嶺濱阻三江巴陵對長洲其洲南分湖浦
東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謂之三江口　晉地理
志荊州零陵郡呉置統縣十一泉陵祁陽零陵營浦洮陽永
昌觀陽營道舂陵冷道應陽是也桂陽郡統縣八郴耒陽便
臨武晉寧南平是也
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興造必考度終始鮮有敗事或譏
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
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毎有大事輙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
恭而有礼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
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成一家之學時王濟解相馬又甚
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
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書王濟王渾子也字武子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
史臣賛曰昔之誓旅懐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
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晉地理志鄧縣屬義陽郡　史臣論曰杜預不有生知用之
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
春秋有五而獨稽其一不其優歟

孫子曰敵人開闔必亟入之預表還所獲而間張政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預以奇兵襲樂鄉而孫歆以謂飛渡江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預謂兵威已振如破竹是也

論 儒將名德俱優 甚矣功名之會不易得也得可爲之君若未必得可爲之時得可爲之時者未必得可爲之權得可爲之權者未必得可爲之機事變之參差人言之混淆利害之相乘勝負之相因自非智者焉能決策於冥冥收功於赫赫乎夫以晉之強吳之弱武帝之明孫皓之昏土地小大五十六倍也甲兵衆寡五不敵也自今觀之何疑之有而當時晉庭之臣賈充之流各執所見以死固爭建議大舉者羊祜張華杜預而已祜發之華贊之預成之平吳之功預其優乎觀其初請師期帝意未果預表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無功耳又曰若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或無所及既克上流衆議復欲班師又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役不再籍而敵國遂平嗚呼預之料敵制勝如此其晉之韓白乎然非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參會亦安能有所建立也至於成功之後從容無事昔患經籍以左傳癖自名異乎貪權嗜利者也號稱儒將名德俱優賢矣哉 熟溪

論 平吳謀善首末。 上兵伐謀善戰不陣以奇而取勝以速而爲神預之平吳其計有得於此始預之都督荊州也繕兵甲耀威武破吳將張政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處分既定乃啓伐吳之期武帝報之以待明年及預表兩至張華推枰贊之遂以太康元年之正月陳兵于江陵遣樊顯等率衆而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尅城邑又遣管定等率以兵而夜渡進襲樂鄉出於要害以奪賊心故吳將孫歆震恐遁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既又以伏兵而虜歆故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遂進逼江陵尅之既平上流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望風歸命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凡十四牙門郡守凡百二十又因兵威徙將士北戍之家以實江北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由是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拱手卒成平吳之績是雖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從大事輒居將率之列而以立功自期史臣取其振長策而攻取旗儒風而轉戰良有以夫

論 勸武帝修武備 地中有水師之象也故君子有容民畜衆之言澤上於地萃之象也故君子有除戎器戒不虞之說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夫兵者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固非一日之可忘也柰何武帝有不知此觀其自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郡國無備不能擒制天下大亂然則兵武之備果可以無事而弛去者乎

論 守節不如羊祜 晉之平吳始於羊叔子終於杜元凱敢問二子孰賢曰預以才祜以德固有次第矣其亢不逮祜無貪榮固位之心預則有矣或曰何以辨之曰祜每拜官辭多受少至心素著每見伸於分列之外又不附結中朝權貴以取馮紞荀勖所憎而節不爲之變也預在襄陽數行餉遺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但恐作害爾嗚呼預熟於左傳善用兵矣而不聞郜鼎衞俘垂棘之璧屈産之乘河外之五乘東都之三十邑紀甗玉磬藏巾錦如瑱及晉卿始禍樂祁見執蔡侯

從吴昭公弗納之事皆以寵賂公行保邪廢正敗其國家是
徒取孟獻子謀不免之一言而忽於叔孫豹衛社稷之正道
皆人蹄冗凱傳癖夫夲春秋而不知義利之分其蔽深矣(鶡翔)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六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七

晉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

晉地理志曰弘農郡屬司州統縣六其二曰湖注太故曰胡漢武更名湖

博涉墳典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前漢陳勝傳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鴻黃鵠也一舉千里

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徐邈以女妻之後參征南參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

晉職官志曰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　按祜傳公長兄名發今暨兄之子也　晉職官志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

除巴郡太守郡邊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産育者皆与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晉地理志曰巴郡屬梁州泰置縣四江州墊江臨江枳是也

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迁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内侯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晉地理志曰廣漢郡屬梁州漢置統縣三廣漢德陽五城是也　漢武帝開西南夷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晉所統郡凡八蜀郡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嶲牂牁郡

武帝謀伐吴詔濬脩舟艦〈皆艦版〉濬乃作大船連舫〈附舫甫妄切〉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鷁五歷切水鳥〉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揖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柹〈芳廢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吴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謡言拜濬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時朝議咸諫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吴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无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无失事機帝深納焉張華因勸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无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吴丹陽尅之禽其丹陽監盛紀

晉武帝改咸寧五年改太康元年　晉地理志曰巴東郡屬梁州漢置統縣三魚復朐䏰南浦是也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少便弓馬身長八尺力兼人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集參佐論距吴之策彬陳吴有可兼之勢累遷別駕泰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欽悅稱於文帝薦爲掾屬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益州東接吴寇監軍位缺遂用彬尋又詔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吴之策甚合帝意　江陵志曰楚世家熊繹當成周時始受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陽徐廣注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漢郡國志有丹陽聚又山海經曰夏啓封孟涂於丹陽郭璞注云在今秭歸縣南周成王時以鬻熊之功封勢於此至今以熊姓者猶自家焉又通典曰楚自丹陽徙枝江亦曰丹陽舊丹陽在巴東郡今丹陽監乃巴東丹陽也

吴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吴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筏音伐〉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无所礙二月庚申尅吴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

南北攻守類玫曰西陵今峽州　晉地理志宜都郡吴置統縣三夷陵夷道佷山是也　水經曰江水又東歷荊門注曰荊門山在南岸上合下開開徹山南有門像因以爲名　南北攻守類玫曰今荊門軍　晉地理志曰夷道縣屬宜都郡　南北攻守類玫曰夷道今峽州宜都縣　水經曰江水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佷山縣　北注之注曰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夷路由此故曰夷道王莽更名江南亘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吴陸遜所築爲二江之會　樂鄉〈[illegible]〉

濬自伐蜀兵不血刃攻无堅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万人御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无私焉

夏口已見前注　晉地理志云武昌郡屬荊州統縣七武昌柴桑陽新沙羨沙陽鄂官陵是也本吴置　三山磯屬今建

康府　南北攻守類攷曰石頭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之石頭
城　面縛銜璧輿櫬杜預曰縛手於後惟見其面故曰面縛
以璧爲贄手縛故銜之大夫衰絰將受死故衰絰櫬棺也
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
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
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无緣得施節度濬至
西陵預与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
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
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
元和郡縣圖志曰兗州泗水縣有泗水源出縣東陪尾山其
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　水經曰汳水出陰溝于浚
儀縣北注曰陰溝即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沁
乱流於武德絶河南入滎陽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沛水
断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
水洪汎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
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
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
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
勝納降渾耻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
案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
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
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寰宇記曰歷陽有當利浦王濬水軍順流而下王渾招之不
泊即此又和州烏江縣總要録云高望鎮在縣東四十里晉
王渾伐吳帥師出横江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
俞恭破之王濬傳云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即此地　王
渾太原晉陽人泰始初鎮許昌領豫州刺史遷安東將軍

濬上書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
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
尉賈充揔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濬渾彬等皆受充節度
无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踧子六
勢无所至十四日至牛渚砂縣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
爲攻取節度
晉書賈充字公閭父逵魏豫州刺史伐吳詔充爲使持節假
黄鉞大都督揔統六師　晉書宣五王傳琅琊武王伷字子
將平吳之役率衆數万出涂中
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与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
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
有次第无緣得於長流之中廻船過渾令首尾断絶須臾之間
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
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破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
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
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无緣共合空圍又兵人
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
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普故切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
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
付託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万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筭臣
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
聖詔皓以衆叛親離无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
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臣至便得
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輙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惟當竭節盡忠奮不顧
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
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投身死地孫子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爲死地
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吴寶物濬復表曰昔樂毅伐齊下城
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箧况夫犯上干主
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
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
踵此臣之所大怖也
史記甘茂傳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
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
前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
臣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
檻折曰臣獲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未知聖朝如何耳後欲
理檻帝曰勿理故以旌直臣　韓非傳曰龍喉下有逆鱗徑
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説之者能无嬰人主之
逆鱗則幾矣　魏證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
敢批逆鱗哉　辛慶忌字子真成帝時爲光禄大夫執金吾叩
頭流血以救朱雲　蕭望之傳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拜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禄勳周堪
爲光禄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元帝即位与
劉更生金敞同心謀議上甚鄉之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与高爲
表裏論議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繇是大与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朋黨欲以專擅權埶爲
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召致廷尉於是制詔赦望之罪會望
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
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奏之詔望之於牢獄敕令召望之
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傅
臣將軍衆數兵人不得安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万衆
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
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
人皆吴人所知也
又聞吴人言張悌戰時所殺綫有二千人而渾渾濬露布言以万
計以吴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
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濬等虚詐尚欺陛下
豈惜於臣
按渾傳吴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帥衆数万指城陽渾擊
破之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云
濬至京師拜濬輔国大將軍領步兵校尉封爲襄陽侯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渾子濟所抑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
之狀或不勝憤恚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
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
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顔老之不伐
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无愧乎濬曰
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无言未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
語顔淵曰願无伐善馬氏注云不自稱己之善　前漢龔遂
傳治渤海民皆富實獄訟止息上徵問以治狀遂對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天子説其有讓　史記藺相如趙人位
在廉頗之右相如每朝不欲与廉頗爭列相如曰秦之所以
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闘勢不俱生
吾所以爲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史臣曰孫氏負
江山之阻隔持牛斗之妖氣奄有水鄉抗衡上国二王屬當
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献捷横江濬亦剋清建鄴討吴之役將
帥雖多定吴之勞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
推功上禀廟堂下憑將士豈非茂勲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怙勢驕陵遂乃喧黷宸扆
數乱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

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西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後又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

公 孫子曰毀人之国而非久也濬徑造三山而降孫皓○又曰上下同欲者勝濬下建平而社稷不施節度是也

論 与王渾共伐吳○爲將而立功非難爲將而保其功爲難鄧艾鍾會之平蜀其功固立矣然終不能保其首領以没李愬李光顏之平淮蔡其功亦立矣然終不免有忿爭之醜甚哉爲將而保功之難也晉受魏禪之後思欲集大統於六合班正朔於八荒于時孫氏負江山之阻隅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国渾与濬爲當戎旅受律遄征覩渾之始領豫州則有擊薛瑩之功繼鎮壽春則有破皖城之績破諸別屯焚其積穀陳兵東疆視其地形及大舉而伐吳則率師而出橫江自攻尋陽瀨鄉已後破孔忠破俞恭獲吳將周興者凡五人獲吳相張悌等凡二人於是吳人大震陳代朱明既恐懼而來降何植孫晏送印節而就詣此則渾所立之功也觀濬之始守巴郡全活生民繼刺益州懷輯殊俗妖賊張洪卒就誅戮徼外蠻夷多來歸降及成謀伐吳大備舟艦力疏請伐及發自成都始剋丹陽又剋西陵又剋荊門夷道樂鄉皆獲其將兵不血刃攻无堅城夏口武昌无相枝抗於是順流鼓棹逕造三山張象望旗而降及入石頭孫皓輿櫬而至此則濬所立之功也是以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勞此焉爲最向使洪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奧朝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也歟柰何渾則恃勢驕陵濬則矜功負氣始焉詔濬下建平則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則受王渾節度預謂諸將曰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不宜令受制於我濬至西陵預与之書曰足下既摧西藩便當徑取秣陵亦職廿一事也濬大悅及至秣陵渾要濬論事濬舉帆直指曰風利不得泊也濬既乘勝納降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濬後恥而且忿乃表濬之違詔有不受節度之罪檻車召之濬又上書自理進表雪冤纏纏幾二十言每進見則陳攻伐之勞見枉之狀不勝忿憤徑出不辭有司復奏濬而罪濬幸帝容恕不問時濬外親范通謂之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尽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何以過之此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无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之及不得无言未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秦秀孟康李密等表訟濬之屈帝乃任濬鎮軍大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猜防如此是宜爲戒於功臣致誚於清論乎以見其不善保功者也

謚 表論權臣猾国 初武帝謀伐吳以謡言擢濬於是使都督荀梁諸軍事濬乘勝納降王渾嫉其功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上書自理有曰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竊嘗疑之賞慶刑威曰君君者出命者也宰相者行君之命者也君无是命宰相雖欲慶賞刑威乎下不可得矣而王濬何爲有貴臣不可忤之說耶曰此非論君臣之常理也謂君失柄而臣切權者也人主如天无所適莫非大无道亟疾忠正如桀之於龍逢紂之於比干則怒亦有時而釋矣推權柄下移使竊據者用以飾喜飾怒則施之必過賞不過不足以鼓舞小人而示恩罰不過不足以沮遏君子而立勢人君所欲賞刑反不得伸必多爲之說以変之而已之所欲賞刑必文之以有功於時有害於国而必行之自趙高王莽已來所由一道王濬非虛言也人主可一日而失其柄乎 胡寅

論有功不能謙遜○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推賢遜
能庶官乃和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老子曰自伐者無
功自矜者不長左傳曰師克在和尉繚子曰爭者逆德凡此
皆言謙遜和順之是貴而爭爭陵犯之不可爲也古之賢人
君子得時而行道以致君澤民爲心以安国家利社稷爲心
功成不居甲以自牧三旌之位不苟取也萬鍾之祿不妄受
也毀言及之而不喜毀言加之而不怒夫豈爭毫芒之利害
校尋常之曲直而輕失詞色於人哉王濬王渾之徒固未足
以語此然而賢人君子之道固如此也方濬之駕舟師下金
陵順流而東千里電擊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直擣吳壘乗勝
納降可謂得將之宜盡用兵之利矣大功赫赫孰能掩之王
渾褊心横加譖毀濬因抗章自明在理固亦宜爾及夫凱旋
之後雖見之際叙其勞效陳其屈抑或至憤怒不辞而出失
朝廷之礼乖廉陛之儀濬也烏得謂无罪乎雖然晉之君臣
皆可罪也夫以濬之功如此渾之奏如彼事甚顯明跡非疑
似爲武帝者正當論其功之高下下所奏之是非應賞而賞
之應罪而罪之區處得所而人心服矣豈含糊不決優游不
断以之醜詆力爭相関於前哉加以當国无處平之宰在廷
無可直之臣畏渾宗黨強盛反更致濬之罪既請以檻車召
還復請付廷尉推治国憲朝綱紊亂至此是將何以使人故
曰晉之君臣皆可罪也抑嘗論之將帥不和禍亂之本上爲
亡国其次亡家其次亡身所爭者小所害者大楊儀魏延爲
之於蜀鍾會鄧艾爲之於魏身死家破国亦危殆在晉之初
覆車未遠王渾王濬踵而行之不至大故茲爲幸焉方濬之
納皓降也渾恚忿欲攻之所頼何攀勸濬致皓与渾兩解不
然二將自相魚肉禍乱可勝言哉故夫有国家者當於閑暇
無事時以賢人君子之道訓迪在位而爲將者亦當以古昔
成敗之迹矯揉其性庶幾臨事不至顛覆也歟戴溪

巻終

晉 馬隆

爲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

晉地理志曰東平国漢置統縣七其五曰平陸屬兗州古

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
雖舊有為宰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
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
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

晉地理志曰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
兗端也信也又取兗水名焉統郡国八其六曰東平国　職
官志曰三衛始制前驅由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没
河西断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
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
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
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无問所從來率之
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
太守

晉地理志曰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漢改周之雍州爲涼
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統郡八縣四十六南隣西羌西
通西域　又曰涼州雍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匈奴失
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居涼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
泉燉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云魏涼州
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　武帝紀曰
咸寧四年夏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
績死之　又曰涼州武威郡漢置統縣七姑臧宣威揖次倉
松顯美驪靬番禾是也

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

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
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
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
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
晉職官志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
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鈞三十斤也
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
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
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
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曰石磧平曠望兼川
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
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
皆圖兵勢行藏之權　神武秘略曰奇正離合者天陣居乾
地陣居坤風陣居巽雲陣居坎是謂四正爲陽爲剛爲闔門
飛龍居震虎翼居兌鳥翔居離蛇蟠居艮是謂四奇爲陰爲
柔爲開門以正合以奇勝或八而爲一或散而爲八是也
偏箱車制左右偏箱車并前後拒車共四色各係絞車連弩
內偏箱各連添神臂弓兩枝拒前拒後車各連床子弩一枝
其車梯長一丈六尺闊四尺五寸雙輪各高五尺五寸箱高
三尺八寸闊六尺前後車轅各長五尺左右偏箱笓籬各高
六尺五寸闊八尺前後轅推槍各兩條通長八尺五寸向外
出槍頭前後拒車笓籬各高六尺五寸前轅推槍一條後轅
推槍兩條各通長八尺五寸兩梢出槍頭左右偏箱各於外
輪車頭設斜槍六條各長二尺五寸笓籬額槍六條各長四
尺前後拒車各前轅設槍兩條長五尺其兩輪設槍并笓籬

額槍並同偏箱之數目尺寸每車一乘合用推車絞弩兵士
一十二人車傍執器械備戰兵士又一十二人擁押一名通
計二十五人如人數有餘則更添之若深入長驅即別置輜
重守車兵士之數　本草磁石一名玄石一名處石生太山
川谷及慈山有鐵處則生焉本注云吸鐵虛連十數針乃至
一二斤刀器回轉不落　南州異物志云漲海崎頭水淺而
多磁石外徼人乘舶以鐵鍱鍱之至此關磁石不得過　鎧
甲之別名　犀甲以犀革爲甲也
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
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
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
鼓吹
晉地理志曰魏文帝分河曲爲涼州分隴右爲秦州又曰天
水郡之冀縣注云秦州故居　晉樂志曰鼓角橫吹曲按周
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率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
帝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減爲中鳴胡角者本以
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
域傳其法於西京李延年更造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
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衆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
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
州遂平
晉武帝紀咸寧元年春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三年三月平
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破之五年正月虜帥樹機能
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是年十二
月馬隆擊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
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此適所以爲誘引今

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乃從班議賜
加秩各有差

楊珧字文琚楊駿弟弘農華陰人歷位尚書令衛將軍

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
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
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
虜以隆无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无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
政不敢爲寇

晉武帝改咸寧五年爲大康元年　西平郡屬涼州漢置統
縣四西都臨羌長寧安夷是也

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
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
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
隴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

晉武帝改大康十一年爲太熙元年　略陽郡本名廣魏泰始
中更名屬秦州統縣四馮翊郡屬雍州　楊駿字文長弘農
華陰人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子咸嗣亦驍勇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

孫子曰兵无選鋒曰北隆募勇三千而平涼州　又曰踐墨隨
敵以決戰事隆依八陣法且戰且前　又曰兵以詐立以利動
隆令士卒詐爲田者因其无備而破之是也

論能以車戰討涼　以車之用尚矣三代王者之征伐紀於
詩書述於史傳凡平原易野未有不以車戰者抑嘗推原其
意蓋以先王用兵本於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則以車爲陣
止則以車爲營器甲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逸待勞不
求大勝亦无大敗進則速奔退无遽走務在持重以圖万全
非若後之用兵者取辦於臨時勝則追亡逐北惟利是視敗則
鳥散瓦解掃地无餘舉數万之衆而決機於一時之幸不幸
也春秋之時舊制尚在雖吳越之遲國往往亦皆用之漢魏
而下用者浸寡晉咸寧中馬隆討涼州獨依八陣圖作偏箱
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
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
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馬隆所得古法深矣李靖在唐最號知兵者與太宗議伐高
麗而首及於此則車之爲利豈小補哉請又嘗論蕃漢短長
以蕃長於馬馬利乎速鬭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然則不參
以車而專事步騎與弩將何所戰而車亦豈容緩故知車戰
不惟合於古法且爲中國之長技噫國家廢棄不用久矣安
得復有如馬隆李靖輩出而用於舉世不用之時乎

論平涼方略首末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洪討之衆
胡內叛與樹機能共圍洪於青山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
烈牽洪皆勇而无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爲國恥帝以
騫與洪不協故毀之至是洪果軍敗而死及後涼州刺史楊
欣復失羌戎之和馬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樹機能所沒河
西斷絕帝有西顧之憂臨朝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隆以爲
能帝以隆爲武威太守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得
三千五百人至武庫選仗給以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
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據險拒之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爲木
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
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至帝撫掌歡笑詰朝召
群臣曰若從諸卿言无秦涼矣乃假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
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來降咸寧五年十二
月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平又爲西平太守時南虜成奚
爲邊患隆討平之後加東羌校尉威信振於隴右云

論忠勇不恤讒毀　傳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若馬隆者
其不恤人言者乎初河西斷絕晉武帝有西顧之憂朝士皆

難其行隆獨以數三千勇士鼓行而西其氣勇可謂壯矣而公卿僉議則以隆爲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用之而隆果立平涼之功洎其謂東羌化威信大振洛陽守嚴鈞密圖代鎮且毀隆年老謬悖不宜服戎帝罷之而關隴復擾不免遣隆復職自非隆之忠勇報國其能不爲人之讒毀者幾希昔子文爲令尹三仕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慍色夫子猶以爲忠况隆之爲將用之則功立廢之則亂生烏得不謂之忠勇乎以是知爲將者惟患忠勇之不立爾苟忠勇過人又何畏人之讒毀哉 張文忠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五十八

(宋)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

隋地理志曰濟陰郡統縣九其九曰金鄉

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宋紀義熙十二年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 南北攻守類聚曰洛陽今西京 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預注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文帝即位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陳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

宋紀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元嘉元年八月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大赦改元 宋書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武帝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失德廢帝文帝即位帝以羨之亮晦罪誅之羨之自縊死 又謝晦傳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喜曰今得脫矣三年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職子世平兄子紹等晦先舉羨之亮哀以發子弟凶問集精兵三万人奉表言羨之亮無罪見

誅帝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万發自江陵
移檄建鄴言王弘等罪又上表陳情云　王華字子陵誕從
祖弟文帝即位以華爲侍中右衞將軍　傅亮字季友北地
靈州人少帝廢亮奉迎文帝及即位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
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出奔兄迪
墓郭沉收之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
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文帝入奉大統元嘉三年討謝晦
進彥之鎭軍於彭城之內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
謝晦傳初晦與徐傅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鎭廣陵各有
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
道濟委之以衆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
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
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
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
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
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
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白服乘輿徐出外
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
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鎭壽陽
宋到彥之傳元嘉七年遣彥之率北侵自淮入泗自四月至
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牢洛陽守兵並走彥之留
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武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
城次至武牢杜驥走尹沖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冰將合糧
食又盡彥之目疾大動將士疾疫乃回初遣彥之資實甚盛
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爲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　北史魏
紀世祖太武諱燾北俗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明元帝
崩即位神䴥三年宋將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遣將
渡河攻冶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濟河攻洛陽拔之

平武牢帥諸軍攻滑臺四年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　南北
丹陽王叔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　南北
攻守類攷曰滑臺今滑州　隋地理志曰東郡開皇十六年
改滑州　齊郡統縣十其一曰歷城注曰舊置濟南郡　唐
地理志曰齊州濟南郡領縣六其一曰歷城　南北攻守類
攷曰壽陽今壽春　隋地理志曰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
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隋
曰壽州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
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領
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
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三年春將遣還鎭下渚未發會上疾動義
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八人並誅之時人歌曰可
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
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万里長城
南史武帝七男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
文帝即位與王弘共輔朝政弘羸又領揚州刺史太子太傅
既專總朝野輻湊文帝有疾內外事皆專決施行上疾篤
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
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　李南壽論曰道濟始因鋒用故
得忘暇晚困大名以至顛覆
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北有
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商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
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
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
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自將步騎十万奄至南頓太守鄭琨
走夏四月引兵還秋七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

校付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垣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
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
東西齊李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
王義恭出次彭城爲衆軍節度冬十月魏主渡河衆号百万
至瓜步声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内外戒嚴陳艦列營周亘江
濱六七百里文帝登石頭城有憂色　南北攻守類玫曰瓜
步在今眞州揚子縣石頭城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
元和郡縣圖志瓜步山在揚州六合縣東南二十里臨大江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登此山隔江望秣陵去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晦悉臣男果不戰而自潰。又曰
強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論爲將智勇兼全。有智有勇將有智勇兼全之將張子
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其狀貌反若婦人女子皆無魁梧
奇偉之容此智將也關羽張飛号稱虎臣爲万人之敵然驕
於士夫不恤小人而終反不能自保此勇將也有智無勇尚
能自全有勇無智其終必斃若檀道濟者可謂智勇兼全之
將矣宋武北征道濟獨爲前鋒王師所在望風降附徑進洛
陽所過俘囚築爲京觀迨夫文帝西伐道濟又爲前驅上問
料敵之策而道濟力陳奉王命以外討必未陣而禽卒果如
所料自非智勇之過人又孰能如此哉雖然此猶未見其奇
謀也滑臺之役唱籌量沙而魏軍不敢追秉輿徐出而魏軍
不敢逼全軍而返雄名大振嗚呼茲其所以爲智勇之兼全
歟異時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而毋嘆曰若道濟在豈
至此苟智勇一或有闕魏文果何如是之惓惓耶　張鳳

論有大功而見殺。爪牙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雷肅物不
用則如猛虎出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
小大輕重詳議而誅滅之自非叛逆無殺之道也道濟有大
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私説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
康任秉軍國乃聽用譖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釁頁之
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忠直謂道濟之強也
以爲兵之則莫于毒已不知殷景仁[illegible]臥疾無堅甲利兵
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干戈其爲患豈不甚矣哉　胡寅

論君臣不知三略　兵法傳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於
道而適於用人君惟光武知之人臣惟子房知之觀光武常
引剛強柔弱之説以塞臧宮伐匈奴之請子房嘗遇老人於
圯上夜半授書而帰則其平生之所施設何適而非三略耶
且三略之言曰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君國定主安臣以義
退又曰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君不可以無威無
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嗚呼此天下之至言惜夫宋文帝擅
道濟皆吳之知也道濟兆秦比郤亢魏眞一代之驍將卒以
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
是魏有飲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復憚賴奉南伐遂至
瓜步延敵壓境雖悔何追嗟夫使文帝能如光武道濟能如
子房則明良之會兩得何至是乎既悲道濟以威多蹶身固
知夫三略之書有補於世而又念夫爲將者不可不熟究其
義而用以立功用以保身也世不絶聖國不乏賢光武子房
何時而無邪　戴溪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五

(宋)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觀注括）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

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切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

年十三而苻氏敗後隨叔父曜歸晉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国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

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

南北攻守類政曰廣固城在今青州益都縣西四里晉曹嶷所築爲青州刺史治所南燕主慕容超所都也　安帝義熙五年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發建康五月至下邳步至琅邪六月至東莞　孟嘗君問其父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舸古我切）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晨夜兼行揚声劉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舡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舡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声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矟所角切）手中被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宋高祖紀義熙八年荊州刺史劉道規疾患求歸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帝知毅終爲異端必盗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帝偽許焉藩入朝帝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發建鄴王鎮惡蒯恩前襲江陵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武帝征孫恩常爲先登膂力過人以功封都鄉侯　隋書地理志南郡舊置荊州統縣十一其一曰江陵注曰帶南郡　神武秘略曰嚴警鼓角者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没時撾鼓一千撾三百三十撾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一十二声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鼓二角而昏明畢　劉藩毅之從弟爲兗州刺史毅乞爲副貳　金城江陵城名　宋紀十一月帝至江陵

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虎牢及柏谷塢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

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
宋紀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猥及平荆雍
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關中擾亂帝表伐關洛乃戒
嚴北討　宋書劉穆之字道和東莞莒人帝北伐留世子爲
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
司將軍甲仗五十人入殿居東城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
如流事無壅滯　九錫者按宋紀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
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納陛武賁之
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是爲九錫　義熈十三年武帝發建康遣王鎮
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肥向許洛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
苟生以漴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
皆望風欵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
之進克許昌獲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晉兵進至成皐秦陳
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閻生帥騎三千
救之姚益男將步卒一万助守洛陽又遣姚懿南屯陜津爲
聲援寧朔將軍趙元勸洸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司馬姚
禹陰與檀道濟通以爲不可嬰城示弱乃遣趙元將兵千餘
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既而成皐虎牢皆
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　水經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注
曰成皐縣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高四十丈春秋傳曰制岩
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晉成公與諸侯會于
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天子射鳥
獵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七萃之士擒而獻之天子命爲
押畜之東虞是曰虎牢名自此始也秦以爲關漢乃縣之
南北攻守類攷曰成皐虎牢皆來降者蓋非一処李吉甫於
汜水縣大漢之成皐縣一名虎牢何我攷之寰宇記云成皐
今孟州汜水縣虎牢城在今邑界則非一処吉甫以成皐爲

虎牢者以其地皆在汜水縣耳　南北攻守類攷曰柏谷塢
在今西京偃師縣緱氏鎮之東北李吉甫云在緱氏東北七
里　前漢韓信傳曰東不得方軌注曰方軌謂併行也　水
經注曰河在關内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河水自潼關
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黄花坂傍此坂以升關歴北出崤
涵謂之函谷關號曰天險　義熈十三年宋武王入長安檀道
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憑城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
姚氏亦保據山阜之上尚傳故迹直北隔河有風陵南則河
濱姚氏營與晉對岸　隋書地理志曰弘農郡統縣四其一
曰弘農注曰舊置西恒農郡後周廢大業初置弘農郡
初帝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
至潼關爲偽大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援時帝
軍入河魏軍屯河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
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
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
至湖城讚引退
隋書地理志曰河南郡統縣十其二曰洛陽注曰有漢巳來
舊都　南北攻守類攷曰洛陽今西京　義熈十三年帝發
建康遣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泝河西上
先遣使假道於魏魏明元泰常元年晉劉裕泝河伐姚泓使
羣臣議之崔浩以爲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魏乃遣娥清
阿薄干等將步騎十万屯河北岸　隋書地理志曰河南郡
閿鄉縣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
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
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舡者悉在艦内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舡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
便棄舡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
安城北門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並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

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内六万餘户鎮惡撫慰初附
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覇業者真卿也謝曰
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孝馮異邪帝留第二子桂
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
南北攻守類考曰渭橋即中渭橋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曰在京兆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　神武祕畧曰蒙衝以犀
革蒙舡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
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舡務於速疾乗人不及非戰舡
也　隋書地理志曰京兆郡統縣二十二其二曰長安注曰
帶郡有㳂宫有舊長安城　南北攻守類考曰灞上在今京
兆万年縣東　帝以鎮惡欲孝馮異按史通宋武不孝史氏
緣飾之辝耳　宋髙祖紀帝欲息駕長安經畧趙魏劉穆之
卒乃歸發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爲兖州刺史鎮長安宋書廬
陵孝獻王義真孫脩華所生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
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州刺史加都
督以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不
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墓咸陽宫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愍然曰受命朝廷
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
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手授帝云
鎮惡以征虜將軍鎮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
隋書地理志曰馮翊郡統縣八其一曰馮翊注云後魏曰華
陰是也
又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遁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
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
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
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
北史鐵弗衛辰第三子屈丐本名勃勃明元改曰屈丐道
武末屈丐僭稱大夏天王恥姓鐵弗遂改赫連氏晉劉裕
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裕去後
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留
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　隋書地理志曰北地郡後魏置
幽州西魏改寧州統縣六
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
論者深憚之田子峣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争功武帝將
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乱者爲有衛瓘
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
有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与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
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
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横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
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義熈十二年沈田子傅洪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
進屯青泥秦主泓使姚和都屯峣柳以拒之田子等將攻峣
柳秦主泓欲先擊敗田子等然後東出乃帥步騎數万奄至
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洪之
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絶勢
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乗其始至營陣
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
皆踴躍鼓噪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灞上　南北攻守類考
曰峣柳城則今京兆府藍田縣城也　辛氏三秦記涇水出
安定朝那縣开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云
宋書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
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
水經大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注曰十二門北出西頭第一門
本名横門王莽更名覇都門左幽亭如淳曰其外郭有都門
有棘門又有通門亥門　李南壽論曰自晉室播迁來宅

揚越閩遊遥沮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衂枋頭則先宅之運中年沆集宋武帝蹶起布衣非藉人僉言一旦驅率烏合奄興覇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蹊功桓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崤澠陳師天嶮及靈威齊震重關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摧鋒直指前無彊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

○孫子曰兵以詐立鎮惡揚声劉藩來上而譎劉毅○又曰死地示之以不活鎮惡棄衣糧而勵士卒是也

【論】用兵剋復長安○用兵之道必使三軍之士有百死直前之心無一生後顧之望然後戰必勝攻必剋無所往而不如吾意矣昔項羽擊秦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視士必死無還心由是楚兵冠諸侯無不一當百王鎮惡入渭令將士食畢便棄舡登岸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並已逐流唯宜死戰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踊争進遂剋長安夫項羽之兵與諸侯之兵一也楚之所以必勝者由項羽湛舟破釜有以作之爾鎮惡之兵与姚秦之兵一也晉之所以必剋者由鎮惡之棄舡登岸有以激之爾豈非示之必死而使之勇鋭人自為戰以求生耶吳子曰三軍之衆百万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謂之氣機尉繚子曰戰在於治氣詎不信夫

【論】不能保其功名○晉自司馬渡江之後羣胡四起而分中原百餘年間南北阻絶迨至姚秦衰弱宋武乘間以圖關中鎮惡實為軍鋒覩其自何入渭泝流而進風馳電擊遂剋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矣惜夫武帝不能推誠委任相與北從太尉次須江之引兵遽還既留鎮惡為司馬以副其子義真又與沈田子之徒退有後言以啓其嫌隙卒相夷滅鎮惡及禍而關中復失此真可謂大不幸者雖然自古將帥非惟立功之難而能保成功為尤難非惟得君之難而協和同列為尤難盖功名世之所甚重而人所必争者也方其敵國未滅惟恐用兵之不力而大事之不濟及乎鳥尽弓藏兎死狗烹禍患往往不旋踵而至故曰能保成功為尤難也人君之選將固欲求天下豪傑而任之然負盖世之才者必見忌於衆讒嫉人之畧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撓勢位之相軋讒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者故曰協和同列為尤難也嘗讀鄧艾傳深嘆其非辜及讀鎮惡傳又傷其不幸艾容有以自取鎮惡何自而致耶則推功而不居以賢而下人茲盖明哲之所務也戴溪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五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六

梁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父祖歸宋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

前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復爲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統縣十二其十二曰杜陵注曰故杜伯國宣帝更名

齊末多故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

梁書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東昏立都下大相殺戮顯達懼禍舉兵欲自襲建鄴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東昏即位誅戮將相慧景不自安江夏王寶玄說之慧景聞言響應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都督下水陸衆軍慧景濟江趣京口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慧景禽殺之　梁武帝紀姓蕭氏以天監元年即位于南郊

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它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茄湖叡參建筭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梁紀永元二年十一月李兵移檄建鄴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茂景宗帥衆濟岸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郢迎戰茂等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王王世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中江絶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衆推軍主薛元嗣及州長史程茂爲主三月南康王即位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帝移屯漢南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等潛師襲加湖[illegible]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四更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攻之大潰子陽等竄走衆尽溺于江郢魯二城相視奪氣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投黄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求降東昏聞郢城没乃爲城守計　隋書地理志曰江夏郡舊置郢州統縣四江夏武昌永興蒲圻是也

天監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栅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入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

隋書地理志曰豫州爲禹貢荆州之地豫之言舒也言禀和平之氣性理安舒也汝南郡後魏置豫州後周改曰舒州後魏又以所統新息縣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故河南郡大業元年改豫州梁反以廬江郡置南豫州同安郡亦置豫州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歷陽烏江二縣　梁紀天監四年冬十月使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侵魏　梁書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鄭人武帝即位爲驍騎將軍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遷輔國將軍　南北攻守類攷曰小峴城今廬州梁縣之小峴城也淮南圖經云小峴山在梁縣東四十六里小峴城在縣東四十五里以其傍小峴山爲名　韋叡攻合肥者今廬州　隋書地理志曰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爲合州統縣七合肥廬江襄安愼霍

山淠水開化是也
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畧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
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
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
帥軍五万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
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
人少安
漢書地理志曰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
入河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冀州浸　平陽隋臨汾郡也
後魏置平陽郡　合肥志曰廬州合肥縣肥河水在縣南應
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酈元曰按州
詠別無合注之理廬江四辨曰水出雞鳴山在縣西北四十
里北流二十里所分而爲二其一東南流經合肥縣南又東
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投于淮二水皆曰肥
爾雅云歸異出同流肥言所出同而所歸異也是山雄一水
分流合於一源分即爲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又舊經曰源
從西北自雞鳴山合三澗師子步河流入州下合小史河盛
灣七曲水故曰合肥四辨之言爲有理　左傳成公十一年
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
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
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
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將
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
無爲志曰巢湖在巢縣西周圍四百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
占合肥舒城巢廬江四邑之境　三丫河在軍西南　南北
攻守類攷曰古巢湖水北流合于肥河今湮矣吳魏舟師之
所由不可見也　說文曰綏車中靶也　魏武帝令曰將軍
死綏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

叡素羸[illegible]每戰不肯騎馬以板輿自戰督勵衆軍魏兵鑿
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
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万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
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齧其齒齒皆血
流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武
讓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
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
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
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
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迁豫州於合肥
南北攻守類攷曰壽春本豫州刺史治也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
万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
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
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
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处負户而汲車馳卒奔
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
北史景穆十二王南安王楨子英以功迁安南大將軍賜爵
廣武伯宣武即位進爵常山侯改封中山王　南北攻守類
攷曰鍾離郡豪州齊以爲北徐州今鍾離縣東四里有古鍾
離城宋明帝於此立徐州梁爲北徐州　梁書昌義之歷陽
烏江人天監元年封永豊侯累迁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
大舉北侵五年冬詔班師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
英果率衆數十万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
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万計魏軍死者與城平　隋書
地理志曰鍾離郡統縣四其一曰鍾離注曰舊置郡寰宇記
云春秋時鍾離子國　濠州圖經云邵陽洲在州東北十八
里　梁書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

攻鍾離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値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　濠州圖經陰陵城在定遠縣西北六十里漢置陰陵縣屬九江郡王莽曰陰陵又曰定遠縣東南至廬州梁縣界七十里北至本州鍾離縣界三十里　南北攻守類攷云韋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者自今廬州由定遠縣界以趨濠州

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

梁書馮道根傳魏攻鍾離武帝詔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　濠州圖經云州有東西二城北臨淮清流門外有濠口渡北作鏁口三十九步南作鏁口七十步二城周一十里四十步濠水自濠塘山發源北東而北流百餘里回旋紆餘來遶州治至城西隅抱城正東流一里所由觀風門外北折入淮去近合為一城未復其舊迹

魏將楊大眼將万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声呵之乃定

魏書大眼武都氐雞當孫也　內典云如意梵云阿那律泰言如意指歸云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刻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痒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故名若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崇王敦皆執鐵如意是也

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尽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声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脱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万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万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荅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以功進爵為侯

梁書曹景宗傳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云　南北攻守類攷云梁郡者道根為南梁州刺史也南梁今文玉州梁所置郡　梁書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天監初除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illegible]治[illegible]樹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　馮道根傳云及淮水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　景宗傳云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尽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乱登諸城呼声震天地楊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

魏書元英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為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頗少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

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還士衆沒者十有
五六云
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
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
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
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
退帝亦下詔罷軍
隋書地理志曰南郡舊荊州統縣十　義陽郡齊置司州梁
曰北司州後復曰司州後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中州統縣
五義陽鍾山羅山礼山淮源是也　南北攻守類攷曰義陽
今信陽軍在唐爲申州李吉甫云本漢平氏縣義陽鄉之地
樂史云魏文帝分南陽立義陽郡居安昌城晉武帝割南陽
之東鄙復置義陽郡梁天監元年改曰北司州尋復爲司州
三關者平靖武陽黃峴是也寰宇記云平靖關在信陽縣南
七十六里齊志義陽有三關之塞此其一也武陽黃峴二關
在安州今德安府應山縣界宋齊以來常爲邊鎮黃峴一
曰東關又名廣峴平靖一曰西關　安陸今德安府之安陸
縣　天監七年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
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
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步騎三万出汝南以救之十月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
援於司州馬仙琕上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平城遣副
將齊狗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爲司州刺史魏以
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
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
孝智將兵七千逆戰巒破之乘勝至懸瓠早生出戰又破之
因渡汝水圍其城魏聞巒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十二月巳
未齊狗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英乃引兵前趣義陽八年
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若克一關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
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
恐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
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
米四十万石軍資稱是　安陸今德安府之安陸縣
十五年拜表致仕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
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礼敬之
恂恂溫恭貌
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
梁紀武帝天監十八年改元普通
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惠愛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
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
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
爲名將餘人莫及
李南壽曰觀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疾身
不跨鞍杖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叡軍旬日而至邵陽。又曰神乎神乎至
於無声叡比曉立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叡
謂爲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叡營幕未立不肯就
舍是也
論用兵以其所長。天下有常勢勢有所不可雖英雄豪傑
有所不能爲其爲之也必因其間而乘其隙然後可以得志
昔者三国鼎峙吳據江左其後晉宋齊梁陳起而乘之六朝
數百年間明君賢臣累累而出經營圖回求逞志於西北者
非一率多不得所欲而止惟周瑜有赤壁之捷謝元有肥水
之捷韋叡有邵陽之捷凡三捷者破敵以數十百万計誠曠
世之盛事然吳晉與梁終不能收中原尺寸之地而三將亦

不敢窮追遠討以求非常之功名何哉蓋地各有利人各有
宜南方地臨江淮而人便舟檝舟檝利以守北方地多原野
而人便騎射騎射利於戰南方之人輕巧而文明北方之人
重樸而武恭風声氣習之不同強弱勇怯之不敵是雖雄豪
傑出而將之豈能易其所利而反其所宜哉此其勢之不可
者也若夫宋武帝用南方之人一舉而滅燕再舉而滅秦則
有由矣蓋值慕容超姚泓之庸暗謀謨乖次内外離叛以故
長驅徑擣如蹈无人之境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因其間乘
其隙以得志者也又嘗考叡傳而識所以制勝之具初魏大
將楊大眼以精騎万餘揮戰叡乃結車為陣射以強弩而走
之既而遣馮道根等裝大艦為水軍因風縱火焚其橋柵而
魏軍大潰中山王元英脫身逃去殆與周瑜破曹操之術不
異是皆善為南方之所長以乘北人之所短亦兵家之至數
也夫欲伐国圖功而不用其所長以乘彼之所短又不伺敵
之閑隙慮善而後動如此者為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出於
幸而已 戴溪

【論】用兵獨示其弱〻韋叡梁之名將威懾鄰境三關援動元
英欲滌鍾離之耻其鋒銳甚詔叡督衆以援仙理宜示其所
長使敵知畏方且增築安陸之城開塹起樓衆頗譏其示弱
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已而元英服叡威名知其不可犯
而退嗚呼叡之此舉固異夫庸人武夫恃匹夫之勇而不知
變者故特表而出之

【論】將帥和協有功。梁武帝遣曹景宗攻魏於是景宗以韋叡
鄉鄉望宜善敬之又詔韋叡與景宗會兵賜以龍環御刀曰
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自是景宗見叡甚謹上聞之曰二將
和師必濟矣邵陽之役魏果大潰蓋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
川王宏既敗不重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
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
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雖然以曹韋
論之景宗又非叡比也伐魏之任初不委叡則元英楊大眼
之徒豈能當哉呂義之被圍得釋德此二人設錢二十万官
賭之景宗擲得雉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又作捷也
景宗爭先叡獨居後彼其臨財如此居伐又如此其胸中有
餘地矣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六

梁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祁人也父神念事魏位潁川太守與僧辯
據郡歸梁
隋地理志曰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統縣五其六曰祁縣注曰
後齊廢開皇中復潁川郡舊置潁州東魏改曰鄭州後周改
曰許州統縣十四屬豫州
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
有凌雲之氣
隋經籍志曰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賈逵左氏解詁三十卷
服虔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王肅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
遇春秋左傳章句三十卷左氏傳義注十八卷王朗春秋左
氏傳十二卷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元帝為江州刺史僧辯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
田間得白蛆[illegible]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
神而禱之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
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城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城僧辯
擒之由是以勇略稱
梁紀世祖元帝武帝第七子也隋志三公三師二大各置中
兵參軍事中兵者掌畿內丁帳事及蕃兵等事　隋地理志
曰廬陵郡安復縣注曰舊置安城郡平陳郡廢改曰安城公
侯景及元帝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荊湘疑貳元帝令討之僧
辯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
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
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
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
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
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
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賊臣傳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人也武帝紀曰太清元年司
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二
年秋侯景舉兵反　梁書元帝紀太清三年帝徵兵於湘州
刺史河東王譽二拒命遣世子方等討譽軍敗死之又遣鎮
兵將軍鮑泉討譽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寇江陵鮑泉攻
湘州斬譽湘州平　水經曰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注
曰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
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之東門　岳
陽風土記曰巴陵本漢下雋之巴丘漢志下雋屬長沙按在
今鄂州蒲圻界水經云本吳之巴丘邸閣城也　晉平康元
年立巴陵縣　隋地理志曰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岳州
統縣五竟陵郡舊置郢州統縣八非此也乃江夏郡舊置郢
州　元帝紀太清元年為荊州刺史侯景陷建鄴帝命柵江
陵城周回七十里
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尅
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
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
首元帝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
縣公
梁書胡僧祐字頵果南陽冠軍人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
大通二年歸梁事元帝侯景之亂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援
僧辯將發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
凶則由白元帝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
敗景將任約軍擒約　賊臣傳六景初圍臺城援軍三十萬
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以羸卒一千破
任約精甲二萬六
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

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二時碎散有龍自城出
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
仙等困蹙乞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
舟將發僧辯命杜龕攻誅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

水經曰江水又東逕魯山之南注曰右翼際山也　地說曰
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傍者也　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
江夏山左郡沔水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
直鸚鵡洲之下尾是曰黃軍浦吳將黃蓋所屯得名　賊臣
傳宋子仙為佐命元功加三公之位　梁元帝紀曰太清三
年侯景悉兵西上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
王僧辯屯師巴陵帝遣將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僧祐等擊
破景將任約軍擒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率眾追景所至皆捷進圍郢州獲賊將
宋子仙等

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
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京[illegible]者
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
進並蒙優荅

尋陽志曰廬山記六郡本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因名尋陽今
蘄州蘭城即其故址咸和九年刺史溫嶠始自江北移於盆
城之南亦尋陽之境內宋書志尋水注江因水以名縣　隋
地理志曰九江郡舊置江州統縣二　前漢項羽傳注曰數
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　陳高祖紀曰進次大雷軍人
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
下征侯景去

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
等戍並剋之又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
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
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
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
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
景走朱方僧辯命眾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
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
都下百姓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
趙伯超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命送江陵於是逆寇悉平

陳書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国人父洪遠蜀賊張文萼據白崖
山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洪遠討之戰死瑱斬文萼範委
以將帥之任範卒瑱領其眾據豫章降侯景及景敗乃應義
師梁元帝授瑱南兗州刺史　隋地理志曰南陵屬宣城郡
南北攻守類攷曰石頭城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五里　賊臣
傳王僧辯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洲并
引水步俱進僧辯大破之至是景登烽火樓望西師大懼僧
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進營
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　盧暉略景之爪牙尤
毒於百姓者也　朱方今鎮江也　賊臣傳梁人為景用者
故將軍趙伯超盡心竭力　景單舸走前太子舍人羊鵾殺之

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改封永寧郡公先是天監中沙門
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无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
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
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
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
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
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眾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
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

隋地理志曰長沙郡舊置湘州統縣四衡山郡平陳置衡州

統縣四零陵郡平陳省永州統縣五皆屬荊州　陳書高祖
武帝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王僧辯征陸納於湘州承
制命帝代鎮楊州承聖二年湘州平帝旋鎮京口
供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甲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
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
鬬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无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
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
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遂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
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
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
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武艦皆衣
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
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无備親執旗鼓以
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
賊知其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
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
梁書邵陵攜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大寶元年綸至郢州
南平王恪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
官改聽事為正陽殿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
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
走武昌復收卒屯于齊昌郡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復歸
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王李素孝開城納之綸乃
復修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楊忠侯幾通攻破
城執綸殺之投于江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嗣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偶赦還
蕃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
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荊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
至乃召慥深加慰諭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內慥心知禍及遂
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
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
梁書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本兵家少好武遂為將帥稍
遷岳陽內史隨王僧辯破侯景後拜湘州刺史麾下萬人多
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
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
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
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不受命乃執黃
羅漢殺張載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
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恐懼納啓申琳无罪請復本位
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
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
納等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
史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大同三年
為都督益州刺史及侯景陷臺城大寶元年遣世子圓照領
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頓白帝未許東
下七月繹報武帝崩問紀將發繹止之二年四月紀乃僭號
於蜀五月以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
名七勝鏁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元帝甚憂六月紀築連城
攻絕鐵鏁及頓兵日久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
世子圓照啓紀荊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率衆急進知侯
景已平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
速平蕩元帝遣紀書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於是樊
猛率所領至紀所甲士祝文簡拔刃升舟紀首落其子圓照
軀亦分六

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乃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

姑熟今太平州　寰宇記曰東關在含山縣西九十里又曰在巢縣東四十里本屬和州今無爲軍亦管其半則東關在兩邑之間也　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魏遣兵及梁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陷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

周書文帝紀西魏恭帝元年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　北史附庸梁帝蕭詧字理孫武帝孫昭明太子統第三子大同元年除雍州刺史太清二年以詧兄譽爲湘州刺史元帝令其世子方等攻譽詧乃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魏恭帝元年周文伐江陵詧以兵會之　荊州陷事見于謹傳　梁紀敬帝元帝第九子太清三年魏克江陵王僧辯陳霸先定議以帝爲梁王太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乃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如故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馳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頠就執是夜俱被絞殺

北齊紀斷祖文宣帝神武第二子天保元年五月即位于南郊　梁書長沙宣武王懿子猷猷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武帝納侯景大舉北侵以明爲都督趣彭城大圖進取魏遣慕容紹宗赴援明軍敗見俘執及至魏釋其禁送晉陽東魏除明散騎常侍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後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王僧辯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與東魏齊師北反　隋地理志曰歷陽郡後齊立和州統歷陽烏江二縣　梁紀承聖三年七月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即位年號天成以敬帝爲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僧辯

李商隱論曰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厥酷濫幾致隕覆安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爲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奕棋延敵開門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辯因賊有星墜龍去之異而成功　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辯能據胡牀而不動是也

論討侯景爲有功○侯景作逆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既覆梁祚浮江西寇兇焰方張元帝以新造之荊豈易抗拒然而天理助順僧辯軍次巴陵而流星墮於賊營及攻郢城又有星隕龍出之異進師尋陽軍人夢二神助天子討逆自發鵲頭羣魚引導賊望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豈非人事順於下則天時祐於上耶故侯景自謂天亡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石頭之戰景軍大敗以百騎東奔卒喪于羊鯤之手則天道助順伐逆之理豈不昭然孰謂高遠而不能感動者哉　戡淩

論不能保其功名○夫立功名於世者固已爲難而能保夫功名者爲尤難有志之士得時遇主或詳謨於帷幄或征伐於疆埸言聽計從功成名遂能以謹畏自將循理而動功施當時名垂後世盛德可必皆哉若乃遭罹變故亦當長慮卻顧不僥倖於非望竭忠正之節繼之以死而後已僧辯委質梁元率兵東下前無堅壘所當者潰掃平兇逆可謂不世之奇功矣旣而荊州覆滅敬帝即梁王之位僧辯預援立之功所制進爵君臣之分定矣名位已極無何徇齊人之請而納蕭明不幾於爲蛇畫足卒爲霸先所圖何其惑哉此所以爲立功名者固已爲難而保功名者爲尤難也故史臣論之以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弈棋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世以爲確論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七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八

陳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

隋地理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後齊置秦州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有六合山

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塋余傾切墓域也)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己(紿蹭詐也)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

明徹即吳樹之小子也

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鎭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指執手即席明徹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即位加右衛將軍

陳書武帝紀曰太淸二年三月破侯景王僧卞啓命帝鎭京口 京口已見前注 隋經籍志天文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又兵家有六甲孤虛雜決一卷六甲孤虛兵法一卷孤虛法十卷五行家有黃帝陰陽遯甲六卷伍子胥遯甲一卷又丈一卷遯甲經要鈔一卷遯甲萬一決二卷遯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葛洪遯甲肘後立成囊中秘一卷遯甲囊中經一卷又跳一卷遯甲立成六卷郭弘遠遯甲叙三元玉曆立成一卷遯甲立成一卷又臨孝恭一卷遯甲穴隱秘处

經一卷王琛黃帝九元遯甲一卷黃帝出軍遯甲式法一卷
遯甲法一卷遯甲術一卷臨孝恭遯甲用局法一卷雜遯甲
鈔四卷三元遯甲上圖一卷三元遯甲圖一卷遯甲九宮八
門圖一卷榮氏遯甲開山圖三卷葛洪遯甲返覆圖一卷遯
甲年錄一卷遯甲支手決一卷遯甲肘後立成一卷遯甲行
日時一卷遯甲孤虛記一卷遯甲孤虛注一卷遯甲九宮亭
亭白茂書一卷遯甲三卷葛洪要用四卷又秘要一卷又要
一卷信都遯甲三十三卷許昉三元遯甲六卷又劉毗六卷
三元遯甲二卷三元九宮遯甲二卷杜仲三正遯甲一卷遯
三十五卷遯甲時下決三十三卷陰陽遯甲十四卷遯甲正
經三卷遯甲經十卷開山圖一卷九星曆一卷三奇三卷推
時要一要遯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雜遯甲五卷陽遯甲九
卷陰遯甲九卷計五十四部、陳武帝紀紹泰二年梁帝備
九錫之禮進爵爲王遜位于帝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
即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　陳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
始興王之長子武帝崩入纂皇統改元天嘉
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摠衆軍以討迪明
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
本號還朝
南史賊臣傳周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亂周續起兵於臨川迪
占募鄉人從之渠帥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
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元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
氍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湓口又徵其子
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迪至是與法
氍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
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弟方興襲周
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擒天
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

黃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
宣帝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
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摠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
陳紀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永定元年遙襲封
始興郡王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光大二年十一月慈訓太
后黜廢帝爲臨海王以帝入纘皇統正月甲午即位改元太
建　按徐陵傳太建中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
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
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
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
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地宣帝置酒舉杯屬陵曰賞
卿知人
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
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
之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
陳書程文季傳文季靈洗子也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
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
齊人並下大柱爲杙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
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克秦郡　南北攻守類攷曰仁州今
宿州北齊改蘄郡置仁州
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
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
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
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
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
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
和懼而遁走
南北攻守類攷曰壽陽今壽春也　隋地理志曰淮南郡統

縣四壽春安豐霍丘長平是也　梁書王琳字子珩會稽山
陰人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得在左右少
好武遂爲將帥元帝多忌以琳得衆心出之嶺外元帝爲魏
所圍逼乃徵琳琳師次長沙知魏巳平江陵立梁王詧乃爲
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攻梁傳檄諸方時長沙蕃王蕭
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受江頻破梁軍又以
琳兵威不接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師老不能進乃遣
使奉表詣齊初魏克江陵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
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文
宣遣兵援送纂梁祚于郢州及陳文帝立琳乃奉莊次于濡
須口齊遣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
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
兵東下陳遣侯瑱等拒之琳軍爲陳軍所殺及軍敗劉仲威
以莊送壽陽琳與莊同入齊齊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
更圖進取賜琳璽書令鎮壽陽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
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
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巳高皆利爲客我將有
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鬪破胡不
從戰于呂梁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蒼頭犀角大
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將戰
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示其
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
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彎
弓未發摩訶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
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琳單馬突圍僅
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巴陵郡王
南北攻守類攷曰金城今潁水軍金城鎮　水經曰肥水出
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注曰
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又北逕芍陂陂有五門吐
納川流西北爲香門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肥水
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　北齊書皮景和琅邪
下邳人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
文城郡王及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
明徹者多傾覆惟景和全軍而還　王琳傳曰陳將吳明徹
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
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
月至十月城陷被執明徹殺之城東北二十里傳首建康
詔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
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六年自壽陽入朝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八年
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兗州刺史
南北攻守類攷曰彭城今徐州　呂梁在今彭城東南　隋
地理志曰彭城郡舊置徐州統縣十一其一曰彭城郡有呂
梁山　魯郡舊兗州是也其都郡則梁所置南兗州後齊改
曰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州後周改爲吳州隋開皇九年改揚
州云
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惠覺攝
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
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
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
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
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
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
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追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
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
憂遇疾卒於長安

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户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周紀武帝平齊乃於河陽及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州置揔管府相并二揔管各置官及六府官　隋書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周武平齊封郕國公位上柱國宣帝即位除徐州揔管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也　南北攻守類攷曰南清河本泗水今見行黃河周書王軌太原祁人魏賜姓烏丸氏軌起家事互城公武帝即位進位上大將軍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揔管梁士彥頻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揔管率諸軍赴救軌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欲決堰以斃之　蕭摩訶傳曰周遣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鎖其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今被圍逼慙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揔督必須居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在前摩訶因夜發率精騎八千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内史封海安伯

李南壽曰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閫上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亟亡國喪宜其矣哉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内不和而文帝遽令代之○又曰出其不意明徹乘夜攻王琳○又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因敵結營不進一鼓而禽之是也

論材之可稱者五○太公論將以為將有五材勇智仁信忠也若明徹者可謂兼有之矣今即其傳而考之勤耕種以修墳塋分粟麥以賑鄰里仁也書史經傳微涉其意天文遁甲略通其術智也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獨決策而請行忠也陳武帝鎮京口明徹深相交結彼為之降階即席信也至於都督諸軍沿江降款進逼壽陽中宵而潰躬擐甲冑一鼓而禽王琳登陴受策陳旗鼓戈甲成礼而退為將之勇特餘事耳秦漢以來為將者類皆武夫悍卒販繒屠狗之徒識智仁忠信之為何物然曰有之其能兼之明徹用兵雖未可以全取若以平時大槩觀之亦其罕見者也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孔子無求備於一夫吾於明徹亦云

論志識不能度大○吳明徹圍周彭城蕭摩訶曰聞王軌始鎖下流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明徹奮髯曰長算遠略老夫事也竊嘗因是而思之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爲氣勝矣器量之所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度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者士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淺若衆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充非若力之難强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李者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則叛者九国曹操既克荊州而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矣况其餘乎

論用兵本無成筭○用兵之道必有成筭而後進師故動而成功苟爲不然徒速其喪敗耳三国時曹操遣朱光屯皖孫權將攻之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工具及山川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三軍銳氣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此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而克皖城既而張遼至硤石聞城已拔而退噫蒙之料敵制勝何其明且審也陳吳明徹之北侵也至呂梁而敗梁士彥之衆仍迮清水以灌徐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既不能速拔其城王軌之救且至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蕭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至鎖其下流兩頭築城未立若擊之彼必不敢拒明徹不能用及遣摩訶帥馬軍前還自決堰乘水力以追軍至清口水力微舟艦並不得度軍潰就執此與呂蒙謀皖之事固无以異惟其進師不若蒙之有成筭以取勝又其得疾昏瞀故至於敗吁可惜哉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必勝不知此而用戰必敗誠知言也

張氏集註百將傳卷之六十八

百將傳一百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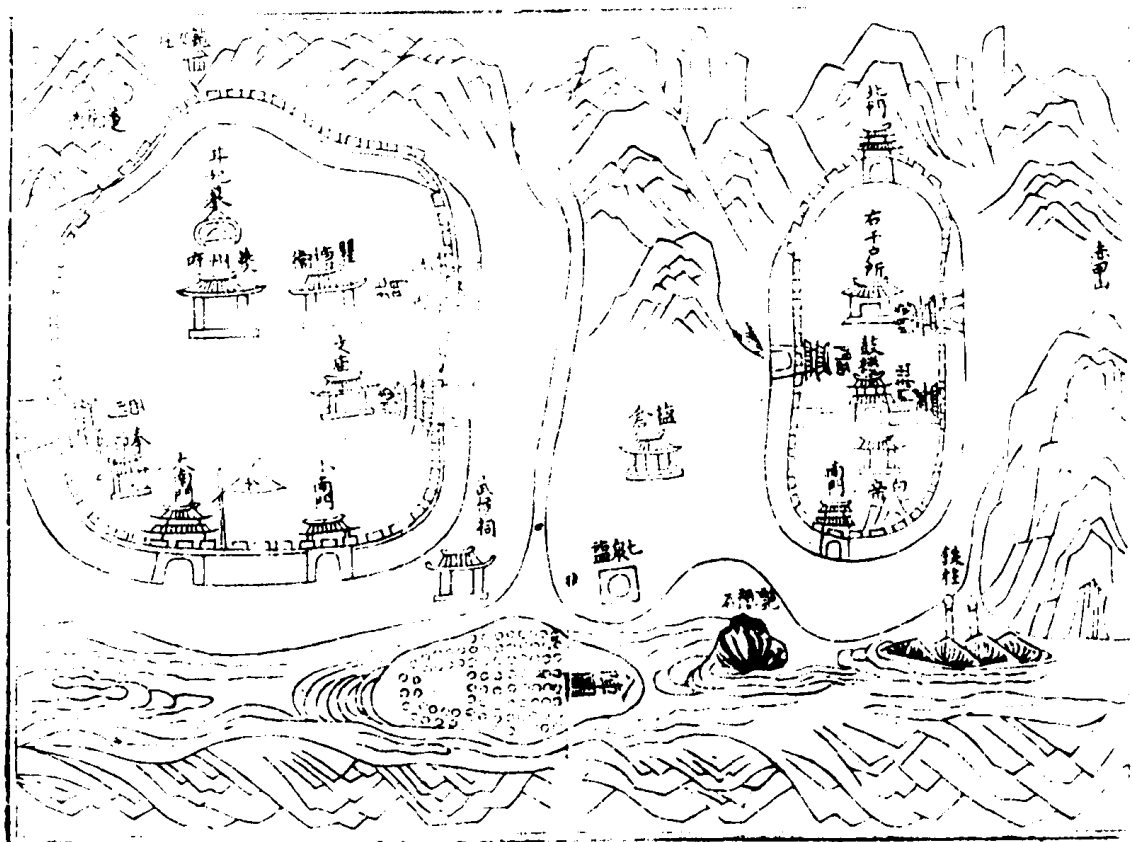
宋張預撰翟安道註預字公立東光人安道字居仁安陽人其書采歷代名將百人始於周太公終於五代劉鄩各爲之傳而綜論其行事凡有一節與孫武書合者皆表而出之別以孫子兵法題其後蓋欲述古以覘時亦戴少望將鑑論斷之類然其分配多未確當立說亦未免近迂仍爲宋人之談兵而已矣

八陣合變圖說一卷

〔明〕龍正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黄邦彦刻諸葛武侯心書

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八陣合變圖說無卷數》提要

八陣合變圖說敘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於八陣者厥旨諸葛之八陣昉於黃帝風后而窮之於心濟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於沙從橫皆八名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衝天衝與夫曰風曰雲若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名各其方列之名有名位遊

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一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時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其屯法圖之合離若其內外之分為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為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為龍飛為虎翼為鳥翔為蛇蟠者此八圖之變離合不自名而包含莫盡變不窮變而應敵其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纖

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出以取敗也至庾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署樹機能亂為務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是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致行伍雖時提綱具載圖說而於陣圖後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

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且於擺陣未有旆旌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參憲與兵漢中之時所以景慕武侯遺使魚復圖之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以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以武授士人能嫻正名者諸孫傳圖與語胎右深加

黄浚遂亦取小石於總事後布，以為之
起以变之，其合其变在乎手，而宋於是以
其法教諸將士，推其可与有為也。遂若之
圖說，比舊加詳，而採陣变陣之舉，实友
所未發也。刊以行書，图將領以至士卒人
给一本，誦而習之，其於精熟敏慎之氣
十倍於常矣。乃制為衛陣之濠溝，選
勇銳以衛之，衛既見持，世張脫者將士

所羅思敌一逞，由是成忠奮揚，屢戰屢
捷。漢南搗賊，杌次援首斬獲，除救世
患數萬計。濟中丈安，班師奏凱，論功
推擢。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何莫
而不自八陣圖得來耶？惜其刊於深
中者傳布未廣。今公以少司寇兼都
憲清理兩淮等處鹽法，而士大夫之道
經於此訪陣圖之說者沓來，[illegible]煩於應酬。
友于兩淮運司同知鳳君朝用翻刊原
本與代庭酬，且屬氏使名君承命，先其
傳佐屬敘於余。余雖不佞，而總閱浮中
之功成於陣圖之習，陣圖之習宋於兵
之發，而兵不得其人存故余也，是用不辭
而次第其槩如右，以俟若夫陣圖之說
之用於方來者，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
參議雅揚徐昂後

八陣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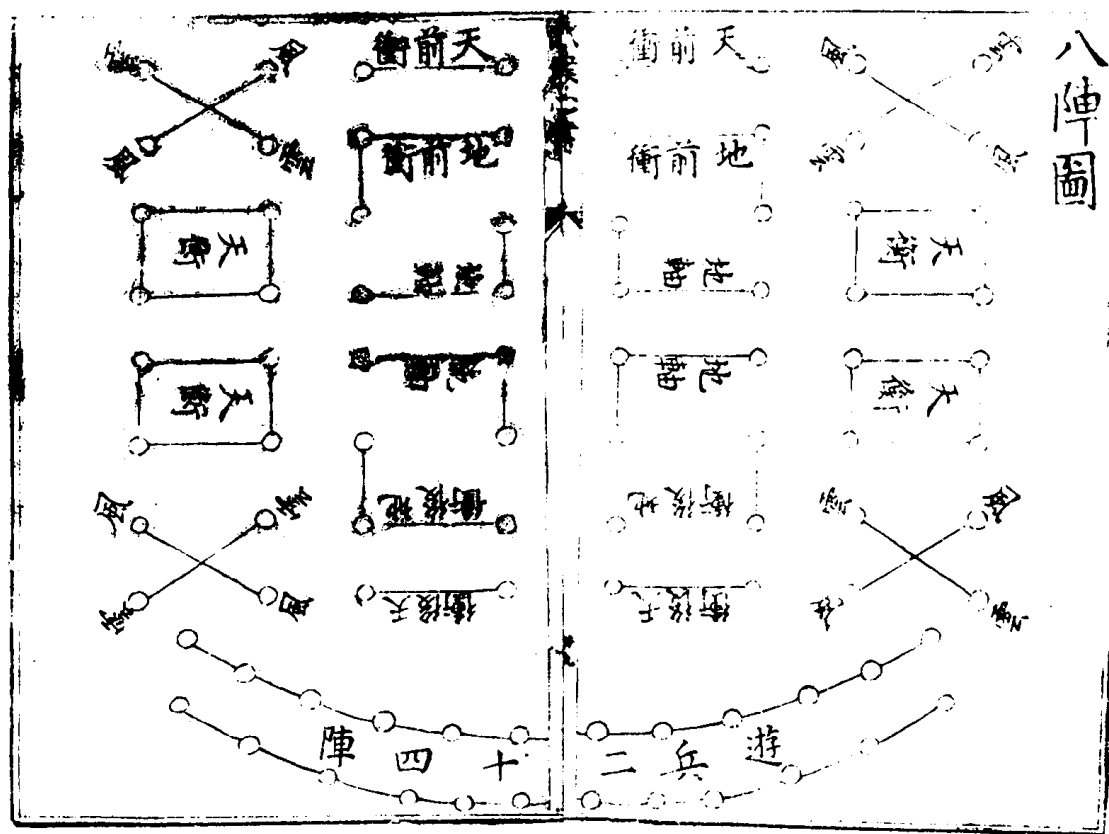
凡遇操練之日侵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為一隊二萬人之上四陣合為一陣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為一部俱分兩層駐劄聞中軍號笛響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諭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嗐囉響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套馬第二聲嗐囉響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嗐囉響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蹻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磨旗三次發喊三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各作戰勢官軍齊唱護護護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七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二陣三次點鼓後第一陣又間隊出緩行過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声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磨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行十八步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如前作勢齊唱訶訶訶三聲咧咧響發喊摔鈸響收隊駐為第四陣中軍放起火三枝點鼓每陣皆間隊出前行十八步正各趨原分

地方下營左右前後縱橫擺成行列面俱
朝外金響止戰聲喇叭響單擺開如陣總
團隅落鉤連以成八陣之規喇喇響發喊
摔鈸響收隊若欲演變陣者先整前哨
金鼓旗二對響器二副金二口鑼二面鼓
十二面摔鈸二箇大銃四口中軍金鼓旗
牆如舊聽本哨官入天陣内用次中軍舉
玄黃二色旗為一變天覆地載二陣放砲

一箇點鼓該天陣隊往南緩行布天陣該
地陣隊往北緩行布地陣各至地界磨旗
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響發鼓急趨下
營金響止單擺開鑼響放銃弓弩槍牌皆
作戰勢齊唱護護護三聲喇喇響發喊摔
鈸響收隊中軍放起火三枝二陣皆動復
同總陣打得勝鼓[illegible]喇叭號笛齊響各
歸原地若再變陣亦如前擺旗鼓響器等

件聽左哨官入陣用中軍舉五綵五暈二
旗則為第二變風揚雲垂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風陣隊往西緩行布風陣該雲陣
隊往東緩行布雲陣其進止動盪四營號
頭皆准前例但唱殺殺殺三聲若再變陣
右哨官入陣中軍舉青白二旗為第三變
龍飛虎翼二陣放砲一箇點鼓該龍陣隊
往東南布龍陣該虎陣隊往西北布虎陣

但唱突突突三聲其進止動盪號頭皆同
前例若再變陣後哨官入陣中軍舉赤黑
二旗為第四變鳥翔蛇蟠二陣放砲一箇
點鼓該鳥陣隊往東北布鳥陣該蛇陣隊
往西南布蛇陣但唱訶訶訶三聲其號頭
皆與前同

八陣圖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為伍十伍為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生成之數也八隊為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為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為小成可變而陣也八部為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為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於六十四卦也八將為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為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善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作兩層駐劄而為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為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為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華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五百二十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

以中成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二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陣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内餘數步加中軍而為間也以天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一號以地後衝四隊東北西北風雲各二隊定作二號以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各二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書於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每陣皆間隊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八陣為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

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
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
之取勝衝擊全在乎遊兵也

天覆陣

右天前衝
左前天衝
右前天衝
右天後衝
左天前衝
左後天衝
右後天衝
左天後衝

天覆陣贊

天陣十六　外方內圓　四為風揚
其形象天　為陣之主　為兵之先
善用三軍　其形不偏

八陣變例

內外之分為第一變

外之分變為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
面之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南以

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衝兩維以左右前天衝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衝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衝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圓也

地載陣贊

地陣十二　其形正方　雲主四角
冲敵難當　其體莫測　動用無窮
獨立不可　配之於陽

内之分變為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衝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各三隊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衝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風揚陣贊

風無正形　附之於天　變而為蛇
其意漸玄　風能鼓物　萬物撓焉
蛇能為繞　三軍懼焉

左右之分為第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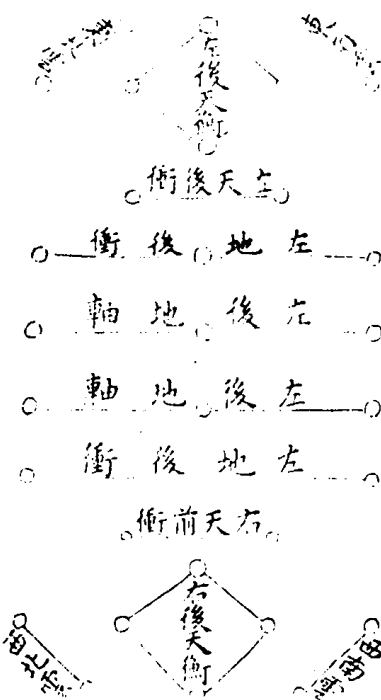
右之分變為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右一半隊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衝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衝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後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雲垂陣贊

雲附於地　始則無形　变為翔鳥
其狀乃成　鳥能突擊　雲能晦冥
千変萬化　金革之聲

左之分變為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左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右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後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龍飛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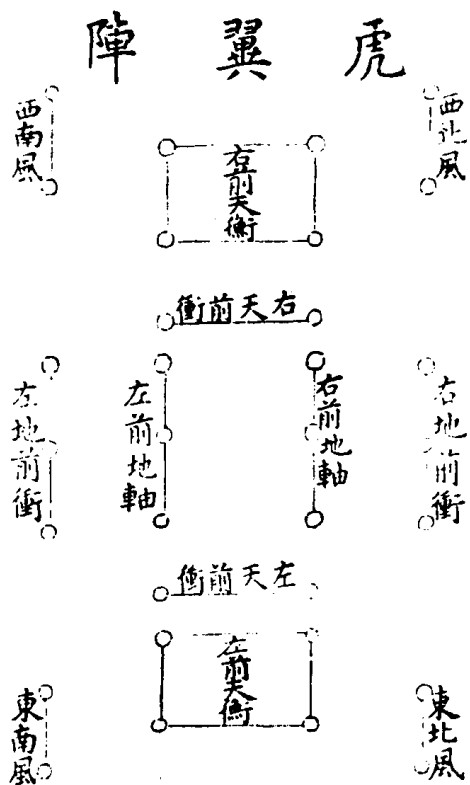
右後天衝
左天後衝
左地後衝
左後地軸
左後地軸
左地後衝
右天前衝
右後天衝
西北雲
西南雲

龍飛陣贊

天地後衝　龍寔其中　有爪有足
有背有胸　潛則不測　動則無窮
陣形赫然　象名為龍

前後之分為第三變

後之分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為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左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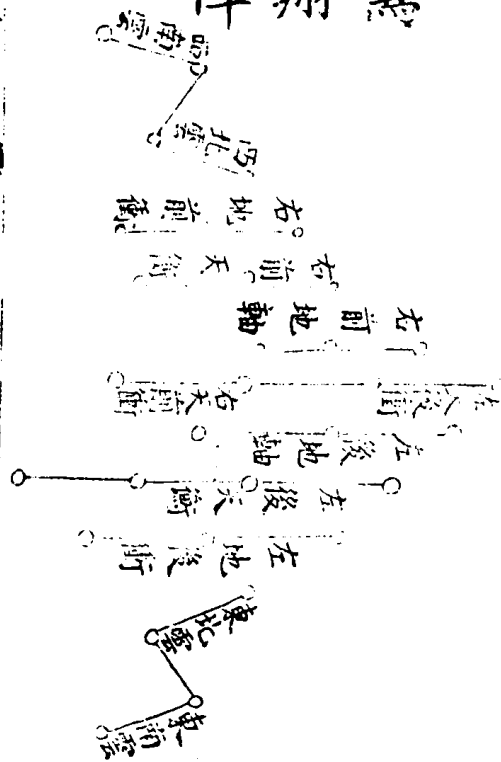
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為翼謂雲從龍而形象龍也

虎翼陣

虎翼陣贊

天地前衝　變為虎翼　伏虎將搏
盛其威力　淮陰用之　變為無極
垓下之會　魯公莫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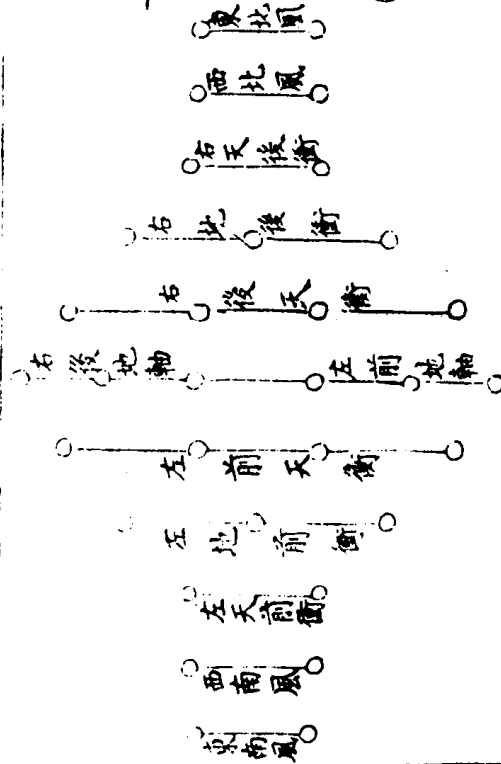
前之分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為前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衝各三隊列地軸兩廂為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為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二維為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鳥翔陣賛

鷙鳥將搏　必先翶翔　勢凌霄漢

飛禽伏藏　審之而下　必有中傷

一夫突擊　三軍莫當

四隅之分為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為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東北為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後為尾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前地軸二隊列天衝左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右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右為羽翼以西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衝左為羽翼謂雲附衝而形象鳥翔也

蛇蟠陣贊

風為蛇蟠　附天成形　勢能圍遶
性能屈伸　四奇之中　與虎為鄰
後變常山　首尾相因

西北東南二隅變為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為首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後為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地軸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地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八陣圖䟦

諸葛武侯推演兵灋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余言之握機文迺依托為之者非風后也寔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為得於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於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偽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

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余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於歬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卻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卻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辟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

於此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

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歬後四隅又變而為八陣縱

横開闔鈎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付郡守楊秉衡刻梓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昼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鬬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

能與於此哉

正德八年癸酉仲夏既望

賜進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萊藍章跋

八陣合變圖說無卷數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萊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道人至魚復江圖八陣壘石正時在章幕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